

#116
67

書叢本基學國

諸子平議

俞樾著



商務印書館發行

0014453

國學基本叢書

諸子平議



商務印書館發行

序目

諸子平議三十五卷。德清俞樾撰。樾有羣經平議三十五卷。已自爲序錄矣。及諸子平議成。又序其端曰。聖人之道。具在於經。而周秦兩漢諸子之書。亦各有所得。雖以申韓之刻薄。莊列之怪誕。要各本其心之所獨得者。而著之書。非如後人剽竊陳言。一倡百和者也。且其書往往可以考證經義。不必稱引其文。而古言古義。居然可見。故讀莊子人閒世篇曰。大枝折。小枝澁。澁卽推之段字。謂牽引也。而詩七月篇。以伐遠揚。猶彼女桑之義見矣。讀賈子君道篇曰。文王有志爲桑。令匠規之。而詩靈臺篇。經始靈臺。經之營之。之義見矣。讀管子大匡篇曰。臣祿齊國之政。而知尙書今文家說大麓。古有此說。讀董子春秋繁露王道篇曰。恩衛葆。而知春秋左氏傳齊人來歸衛俘。字固不誤。讀商子禁使篇曰。騶虞以相暨。而知韓魯詩說。以騶虞爲羣鳥獸官。亦古義也。讀楊子吾子篇曰。如其智。如其智。而知論語如其仁。如其仁。非孔子之許管仲以仁矣。讀楊子五百篇曰。月未望則較魄于西。而知僞孔傳解哉生魄之誤。讀商子貨刑篇曰。昔湯封於贊茅。而知皇甫謐謂湯居穀熟之非。讀呂氏春秋音律篇曰。罔天閉地。陽氣且澁。而知月令以罔而閉地氣沮澁之文。有舛誤也。讀淮南子時則篇曰。大禱祭于公社。而知月令大割祠于公社。割乃周之誤字。周乃禩之段字。禩卽禘祭也。凡此之類。皆秦火以前。六經舊說。孤文隻字。尋繹無窮。烏呼。西漢經師

之緒論，已可寶貴。況又在其前歟。然諸子之書，文詞奧衍，且多古文段借字，注家不能盡通，而儒者又屏賈弗道，傳寫苟且，莫或訂正，顛倒錯亂，讀者難之，搃治經之暇，旁及諸子，不揣鄙陋，用率經平議之例，爲諸子平議，亦三十五卷，今錄其目於左方。

管子平議六卷

晏子春秋平議一卷

老子平議一卷

墨子平議三卷

荀子平議四卷

列子平議一卷

莊子平議三卷

商子平議一卷

韓非子平議一卷

呂氏春秋平議三卷

董子春秋繁露平議二卷



賈子平議二卷

淮南內經平議四卷

楊子太元經平議一卷

楊子法言平議二卷

是書也。成與羣經平議同。蓋醫中未出也。及羣經平議刻成。而此書亦遂不自秘。稍稍聞於人。諸君子聞有此書。乃謀餼錢而刻之。經始於強圉單閼之歲。至上章敦牂而始觀厥成。蓋非一日之功。亦非一人之力也。詩不云乎。無德不酬。輒仿漢人碑陰之例。書其名字焉。曰潘君雷。字偉如。曰李君鴻賓。字眉生。曰吳君煦。字曉帆。曰吳君雲。字平齋。曰郭君德炎。字日長。曰劉君佐禹。字治卿。曰沈君璋寶。字書森。曰陳君其元。字子莊。曰馮君渭。字少渠。烏呼。成書難傳。世不易。諸君子之刻此書。將謂此書足以傳乎。抑愛槧而姑以徇其意乎。槧固不足以知之。

諸子平議卷一

管子一

守國之度。在飾四維。故曰。

樞謹按禮義廉恥。非由修飾。飾當讀爲飭。詩六月篇。戎車既飭。毛傳曰。飭。正也。飭四維者。正四維也。飭與飾。古通用。易雜卦傳。蠱則飭也。釋文曰。王肅本作飾。禮記樂記篇。復亂以飭歸。史記樂書作復亂以飾歸。並其證矣。

順民之經。

樞謹按順當讀爲訓。訓民之經。言教訓其民之道也。古順訓通用。尙書洪範篇。于帝其訓。是訓是行。史記宋微子世家。訓並作順。是其證。

不瑱兩原。則刑乃罔。

樞謹按尹注云。瑱當爲章。章。明也。兩原。謂妄之原。上無量也。淫之原。不禁文巧也。尹氏據上文以說兩原是矣。讀瑱爲章。未得其字。瑱乃瑱字之誤。說文土部。瑱。擁也。經典多以障爲之。呂氏春秋貴直篇。是障其原而欲其水也。高誘注曰。障。塞也。障。塞卽瑱擁也。此云不瑱兩原。正與呂氏春秋所云障其原者。

同義。若非誤作璋，亦必改而爲璋矣。

毋曰不同生。

繼謹按生與姓古字通。哀四年春秋經，公孫姓。釋文曰：姓本又作生。然則同生，猶同姓也。詩秋杜篇，不
如我同姓。毛傳曰：同姓，同祖也。尹注謂不與汝同家而生，未達古義。

無私者可置以爲政。

繼謹按政當作正。詩節南山篇，不自爲政。禮記緇衣篇，作不自爲正。史記秦始皇紀，始皇名政。徐廣曰：政一作正。是政正古通用。爾雅釋詁，正，長也。可置以爲正者，可置以爲長也。與上文可立以爲長，下文可奉以爲君，文義一律。

山高而不崩，則祈羊至矣。形發

繼謹按祈當讀爲疊。說文血部，疊，以血有所刳，涂祭也。周官或以幾爲之。犬人職，凡幾珥沈辜，是也。或以刳爲之。士師職，凡刳珥，是也。或以祈爲之。肆師職，及其祈珥，小子職，掌珥于社稷，祈于五祀，是也。肆師之祈，故書作幾。小子之祈，鄭云或爲刳，是知祈爲段字矣。依說文正當作疊。凡作幾者，疊之省。凡作刳者，晉同也。陸德明云，刳音機也。鄭注於士師職云，刳珥，疊禮之事。用牲毛者曰刳，羽者曰珥。此云祈羊，正毛者曰刳也。尹注烹羊以祭，故曰祈羊。北宋本作耳羊以祭，耳卽珥之壞字。蓋以珥釋刳也。刳珥

雖有毛羽之別。然散文亦通。山海經中山經云。祠毛用一雄雞一牝豚。郭璞注曰。刳亦割剝之名。夫雞豚並言刳。是刳與通稱之證。尹注以羊釋新羊。未乖古義。因新壞作耳。後人遂臆改爲烹并新字之義。而亦晦矣。

銜命者君之尊也。

樾謹按銜命形勢解作銜令。其解曰。令出而民銜之。此作銜命。雖於義亦通。然非管子原文矣。當據解訂正。

抱蜀不言。而廟堂既修。

樾謹按形勢解曰。所謂抱蜀者。祠器也。宋氏于庭榼公羊祠兵。左穀作治兵。謂祠器卽治器。又據方言蜀一也。謂抱蜀卽老子所謂抱一。其說祠字是矣。至抱一之說。終有未安。抱一可謂之治道。不可謂之治器。一也。影宋本第一卷音釋曰。蜀音猶。宋謂猶乃獨字之誤。是固然矣。然蜀不當音獨。二也。竊疑管子原文當作抱獨。獨卽榼字也。詩葛生篇傳。獨而藏之。釋文曰。獨本作獨。又作榼。是獨獨榼三字通用。古者國之寶器。皆積而藏之。故論語曰。龜玉毀於楨中。而陳國所分肅慎氏之貢。亦藏於金榼。事見魯語。抱獨不言。而廟堂既修者。言有德之君。但謹守宗器。恭默不言。而廟堂之上。已無所不治也。獨字經典罕見。故須音釋。宋本音獨。正爲獨字作音。自字壞作蜀。遂不可曉矣。

飛蓬之間不在所賓。

樞謹按尹注曰。蓬飛因風動搖不定。喻二三之聲問。明主所不賓敬。此未達問字之義也。問猶言也。廣雅釋詁。言問也。言爲問。故問亦爲言。飛蓬之間。猶飛蓬之言也。形勢解曰。無儀法程式。蜚搖而無所定。謂之蜚蓬之間。蜚蓬之間。明主不聽也。無度之言。明主不許也。然則蜚蓬之間。卽無度之言。問字之義。於此可見矣。

裁大者衆之所比也。

樞謹按尹注曰。裁。斷也。能斷大事。衆必比之。此未達裁字之義也。裁讀爲材。文選長笛賦。裁已當。適便易持。李善注曰。裁或爲材。是裁材古通用。國語鄭注曰。材。兆物。章昭注曰。材。裁也。材可爲裁。故裁亦可爲材。裁大者衆之所比。謂材質大者。容物必多也。形勢解曰。天之裁大。故能兼覆萬物。地之裁大。故能兼載萬物。人主之裁大。故容物多而衆人得比焉。裁字並當讀爲材。謂天之材大。地之材大。人主之材大也。若從尹注。訓裁爲斷。不可通矣。

美人之懷。定服而勿厭也。

樞謹按此句之義。爲不可曉。據形勢解曰。貴富尊顯。民歸樂之。人主莫不欲也。故欲民之懷樂己者。必服道德而勿厭也。而民懷樂之。然則管子原文。本作欲人之懷。必服而勿厭也。故其解如此。若作美人

之懷定服而勿厭。則解何以不及美字定字之義乎。尹注曰。欲令人貴美而懷歸者。須安定服行道德。勿有疲厭。則其所據本已誤。夫令人貴美而懷歸。不得云美人之懷。卽尹注之迂回難通。知管子原文。必不如是。當據後解訂正。

略戒勿怠。後釋迭殃。

繼謹按既勿怠矣。又何迭殃之有。勿疑夕字之誤。略戒夕怠。言朝戒之而夕怠之也。下文云。朝忘其事。夕失其功。此以夕對略言。猶彼以夕對朝言矣。衣冠不正。則賢者不肅。

繼謹按資讀爲擯。古字通用。尙書堯典。賓于四門。鄭注以賓爲擯是也。主君衣冠不正。則擯者亦不肅。若上文云。上失其位。則下踰其節矣。生棟覆屋。

繼謹按生當讀爲笙。方言曰。笙。細也。自關而西。秦晉之間。凡細貌謂之笙。見其可也。喜之有微。見其不可也。惡之有刑。繼謹按。

繼謹按刑當作形。孝經形于四海。釋文曰。形又作刑。荀子勸國篇。刑范正。注曰。刑與形同。成相篇。讒夫奔之形是詰。注曰。形當爲刑。是形刑古通用也。惡之有形。與喜之有微。文義正同。尹氏解喜之有微曰。

徵驗也。必有恩賜以驗見喜。無空然矣。則惡之有形。義亦然也。韓非子難三篇。引管子曰。見其可說之有證。見其不可惡之有形。是其明證。

賞罰不信於其所見。而求其所不見之爲之化。

繼謹按化當作外。字之誤也。爲之二字衍文。此本作賞罰不信於其所見。而求其所不見之外。因外字隸書或作化。見魯峻碑。化字隸書或作冰。見夏承碑。兩形相似。故外誤爲化。後人又加爲之二字。使成義耳。韓非子引此。正作賞罰不信於所見。而求所不見之外。

上好詐謀開欺。

繼謹按尹注曰。開。隔也。有所隔礙而欺誑也。然隔礙與欺誑。何然兩義。恐非開欺並言之本旨。開當讀爲姦。昭二十二年經文。大蒐於昌開。左穀並同。而公羊作昌姦。是其例矣。

道塗無行禽立政。

繼謹按尹注曰。無禽獸之行。此曲說也。禽獸之行。謂之禽行。已於文義未安。況倒其文曰行禽乎。此承上文便辟無威於國而言。禽猶囚也。襄二十四年左傳。收禽挾囚。是禽與囚同。蓋以拘囚而言。則謂之囚。以禽獲而言。則謂之禽也。便辟左右之人。擅作威福。則緒衣滿路矣。今也不然。是以道塗無行禽也。下文疏遠無蔽獄。孤寡無隱治。皆以獄訟言。可證此文禽字之義。

疏遠無蔽獄。孤寡無隱治。

樹謹按無隱治與無蔽獄同義。周官小宰職曰。聽其治訟。司市職曰。聽其大治。大訟小治。小訟。胥師職曰。聽其小治。小訟而斷之。皆治訟並言。治亦訟也。公羊傳。叔武爲踐土之會。治反衛侯。何休解詁曰。叔武訟治於晉文公。令白王者反衛侯。使還國也。是古人以治爲訟之證。然則隱治與蔽獄一也。

大德不至仁。不可以授國柄。

樹謹按尹注曰。德雖大而仁不至。或包藏禍心。故不可授國柄。此注於義未安。大德之人。何至包藏禍心乎。羣書治要引此作大位。疑亦後人以意改之。未足據也。大德不至仁。仁乃人之瑕字。謂雖有大德而獨善其身。不能及人也。下文曰。卿相不得衆。國之危也。卽承此文而言。惟不至人。故不得衆。人卽衆也。

草木不植成。

樹謹按植本作蓐。古德字也。德與得通。易升象傳。君子以順德。釋文曰。德姚本作得。詩碩鼠篇。莫我肯德。呂氏春秋舉難篇。作莫我肯得。並其證也。此云草木不蓐成。卽草木不得成。以惡爲得。猶以得爲德耳。字壞作直。因誤爲植。失其義矣。宋本竟改作得。則又非管子之原文也。

五鄉之師出朝。遂于鄉官。致于鄉屬。及于游宗。皆受憲。

摭議按王氏引之曰。致于鄉屬。于字衍文。然此文實非止衍一于字也。遂于鄉官句。衍鄉字。及于游宗句。亦衍于字。管子原文當云。遂于官。致鄉屬。及游宗。皆受憲。官古館字。周易隨初九。官有渝。釋文曰。官蜀才本作館。蓋官館古今字也。官字从宀从自。自交覆深屋也。但猶衆也。以屋覆衆。是官之本義。爲館舍字也。官司者其引申之義。本義爲引申義所奪。乃別製从倉之館字。說文自部有官。倉部有館。歧而二之。殆非矣。故古書每以官爲館。禮記曲禮篇。在官言官。鄭注曰。官謂版圖文書之處。玉藻篇。在官不俟屨。注曰。官謂朝廷治事處。皆卽館字也。此文官字亦然。遂于官。致鄉屬。及游宗。皆受憲。言五鄉之師出朝。遂于館舍之中。致鄉屬及游宗。而受憲焉。下文曰。憲旣布。乃致令焉。尹注曰。致令于君。夫受憲之後。卽致令于君。則未反其鄉。可知所謂官者。卽在國中。不得有鄉字明矣。後人不達官字之義。疑遂于官三字未足。妄增鄉字。又疑鄉官鄉屬爲對文。鄉官上有于字。鄉屬上亦不得無于字。兩句旣皆有于字。則及游宗三字。文不成義。亦不得無于字。轉展相加。遂成此誤矣。又按戒篇曰。進二子於里。官。尹注曰。里官。謂里尉也。齊國之法。舉賢必自里尉始。故令里官進二子。將旌別而用之。夫管仲隰朋。皆國之大臣。乃令里官進之。不亦褻乎。且果如此。當云令里官進二子。不當云進二子於里。官。尹注非也。官亦卽館字。里字亦後人不得其義而妄加也。此所謂官。正鄭君注玉藻所謂朝廷治事處者。桓公進二子

於官，再拜頓首，誠重之也。後人不達古訓，率意增益，或爲鄉官，或爲里官，大可笑矣。使民於宮室之用，薪蒸之所積，虞師之事也。

樞謹按當作使足於宮室之用，薪蒸之積，足字與民字相似而誤，所字衍文。

正地者，其實必正，長亦正，短亦正，小亦正，大亦正，長短大小盡正，正不正，則官不理。案馬

樞謹按正不正句，上正字乃衍文也。此承正地者而言，不正則官不理，卽謂地不正也。今作正不正，不可通矣。蓋涉上句長短大小盡正而誤，疊正字耳。下爵位章云：是故爵位正而民不怨，民不怨則不亂，然後義可理。理不正則不可以治理，不正句亦衍理字。此承爵位正而言，不正則不可以治，卽謂爵位不正也。今作理不正，蓋亦涉上句然後義可理而誤，疊理字耳。兩文一例，其誤亦同，皆宜訂正。是故百貨賤，則百利不得，百利不得，則百事治。

樞謹按太平御覽實產部引此文，作百利得，乃後人不得其義而臆改也。管子之意，本謂百貨賤則百利不得，於是人人竭其智力以求利，而百事反因之治。下文云：是故事者生於慮，成於務，失於傲，不慮則不生，不務則不成，不做則不失。正申說此文之義，百利不得，則謀慮從此出，事之所以生也。又不得不盡力於所當務，事之所以成也。若百利皆得，則轉以輕傲而失之矣。後人不達此旨，疑百利不得，何以百事能治，遂妄刪不字，然貨賤何以得利，其說殊不可通。孫氏星衍王氏念孫反以爲是，由未詳釋

下文故耳。

季絹三十三制當一錢。

榷謹按尹氏於三十三下出注曰三等其下者曰季。是誤以季絹三十三爲句。失其讀也。此當以九字連讀。謂季絹三十三制而當黃金一錢也。儀禮既夕篇贈用制幣。鄭注曰丈八尺曰制。

秋日大穡與民數得亡。

榷謹按與讀爲舉。周官師氏王舉則從。故書舉爲與。是古字通也。舉民數得亡。謂記錄民數之得失也。襄二十七年左傳仲尼使舉是禮也。釋文引沈注曰舉謂記錄之也。是其義。

十仞見水不大潦。五尺見水不大旱。

榷謹按十仞當爲一切。一切見水。其地較高。故不大潦。五尺見水。其地較卑。故不大旱。若作十仞則太懸絕矣。其說更詳見下條。

十一仞見水。輕征。十分去二三。二則去三四。四則去四五。則去半。比之於山。

榷謹按王氏引之曰。以五則去半推之。則當爲一切見水。輕征。十分去一。二則去二。三則去三。四則去四五。則去半。此說是也。上文云一切見水不大潦。五尺見水不大旱。此卽承上而言。益知上文之誤。王氏但知此文十字之衍。而不知上文十字之誤。故其說猶未盡得也。

五尺見水。十分去一。四則去三。三則去二。二則去一。三尺而見水。比之於澤。

樾謹按尹注以五尺見水。厠上比之於山爲義。解曰。言平地五仞見水。同於山五尺見水。不知五尺見水。與上文一仞見水。相對爲文。尹注誠非也。劉氏績曰。當澇之時。若高亢地十一仞見水。則常征十分中免二三分。十二仞見水。則免三四分。十四仞見水。則免四分。十五仞見水。則免五分。以其極高難澇。可以比於山也。當旱之時。若汗下地五尺見水。則常征十分免四分。四尺見水。則免三分。三尺見水。則免二分。二尺見水。則免一分。以其極低易澇。可以比於澤也。十分去一。當作十分去四。乃字之誤。今按劉氏所說。亦未得也。十一仞見水數句。王氏引之已訂正矣。至此文亦有錯誤。當作五尺見水。十分去一。四則去二。三則去三。二則去四。一尺而見水。比之於澤。此王氏所未及訂正也。請合上文而具論之。上文曰。一仞見水。不大澇。然則一仞見水之地。所患非澇也。其輕征之故。以旱不以澇。故一仞見水。十分去一。至二仞見水。地更高矣。故十分去二。至三仞見水。地更高矣。故十分去三。推而至於五仞見水。則比之於山。地愈高。旱愈甚也。上文曰。五尺見水。不大旱。然則五尺見水之地。所患非旱也。其輕征之故。以澇不以旱。故五尺見水。十分去一。至四尺見水。地更卑矣。故十分去二。三尺見水。地更卑矣。故十分去三。推而至於一尺見水。則比之於澤。地愈卑。澇愈甚也。一尺見水之地。當去十分之五。此不言者。以上文五則去半推之可見。蓋比於山與比於澤同也。古書過數目字。往往錯誤。春秋繁露得國

篇所說諸數無一不誤。辨見本書。然則此文之誤亦無怪矣。劉氏以旱爲涼。以涼爲旱。兩義顛倒。故不得其解。且此文惟五尺見水。十分去一兩句不誤。劉氏反以爲誤。信古書之難讀也。

民之生也。辟則愚。閉則類。

繼謹按尹注曰。縱其淫辟。則昏愚類善也。閉其淫辟。則自爲善。此注非也。辟卽闕之段借字。闕與閉正相對。此兩句之誼。卽所謂民可使由不可使知者。老子曰。其政悶悶。其民醺醺。其政察察。其民缺缺。亦此意也。管子書與老子大指每相近。

若是安治矣。七注。

繼謹按上文云。若是而能治民者。未之有也。下文云。形勢器械未具。猶之不治也。上下文均無安字。則此安字乃踴辭也。古書每以安爲語辭。王氏引之釋詞。引管子書凡九事。而不及此。蓋亦誤以爲實字矣。

猶左書而右息之。

繼謹按息猶滅也。古人文字皆先書於竹。風俗通曰。劉向校書。皆先書竹。改易刪定。可繕寫者以上素。是也。書竹故可滅去。以左手書之之難。而右手滅之之易。其不成也必矣。尹注曰。息止也。未得其義。世主所貴者質也。所親者戚也。所愛者民也。所重者爵祿也。亡主則不然。

樹謹按實乃實字之誤。王氏念孫已訂正矣。下文曰不爲重寶虧其命。不爲愛親危其社稷。不爲愛人枉其法。不爲重祿僭分其威。皆非世主所及。乃以爲亡主。殊不可曉。亡疑當作良。良字古作宜。闕其上

半。則爲亡矣。襄十四年左傳。良君將賞善而刑淫。此稱良主。猶彼稱良君。

立少而觀多。則天下懷之矣。
樹謹按尹注曰。或曰觀當爲勸。然大戴記四代篇曰。臣願君之立知而以觀聞也。亦以立與觀對。則觀字不誤。立知觀聞者。知聞卽見聞也。謂立乎近以觀乎遠也。說詳大戴記。此云立少觀多。義正與彼相近。

凡將立事。正彼天植。反法。

樹謹按尹注曰。謂順天道以種植。此義非也。植乃惠字之誤。古德字也。惠字壞作直。因誤作植矣。管子原文本作凡將立事。正彼天惠。故版法解曰。天惠者天心也。周官師氏職。鄭注曰。在心爲德。觀天心之解。知其字必作惠。若作天植。於義難通矣。

遠近高下。各得其嗣。

樹謹按嗣讀爲司。尙書高宗彤日篇。王司敬民。史記殷本紀。作王嗣敬民。是古字通也。各得其嗣。卽各得其司。尹注曰。嗣續也。失之。

行毆養幼官、

櫛謹按毆之與養二義不倫。尹注曰：謂禽獸之屬能爲苗害者，時毆逐之，所以養嘉穀也。斯亦曲說矣。毆當讀爲嘔，莊子人間世篇：「以下偃拊人之民，釋文引崔注曰：偃拊猶嘔嘔，謂養也。」字亦作嘔，禮記樂記篇：「嘔嘔覆育萬物。」此云嘔養，彼云嘔嘔覆育，其義正同。嘔卽嘔也，養卽育也。

秋行夏政，葉行春政華。

櫛謹按葉字無義。淮南子時則篇：「作秋行夏令華，行春令榮。」疑此葉字是榮字之誤。蓋榮華二字義本相近，故管子言秋行夏政，榮行春政華，而淮南子言秋行夏令華，行春令榮。文雖互易，義實不殊也。器成於僂。

櫛謹按尹注曰：冬行刑之時，故成僂器。此妄說也。僂者，星之假字。說文三部：「星，細文也。器成於僂。」與下句「敦行於鈔同義」鈔猶鈔也。皆謂始於微眇也。星聲與參聲相近，故稷字從星得聲，而昭穆或爲昭繆，穆公或爲繆公，然則以僂爲星，猶以繆爲穆矣。

動靜不記，行止無量，戒。

櫛謹按戒一字爲句，承止爲義。言動靜不記，行止無量，所當戒也。

修春秋冬夏之常祭，會天壇山川之故祀，必以時。

榘謹按食者飭之壞字。修與飭義相近。修春秋冬夏之常祭。飭天壤山川之故祀。二句相對成文。尹注以常祭食三字連讀。解爲常所祭常所食。失其義矣。

官處四體而無禮者。

榘謹按處四體而無禮者。與下文立四義而毋議者。相對爲文。尹注以官處二字連讀。解曰。官處謂處官也。失之。

立四義而毋議者。

榘謹按議讀爲俄。說文人部。俄行頃也。廣雅釋詁。俄。衰也。是俄有傾邪之意。管子沓或以義爲之。明法解曰。雖有大義。主無從知之。大義卽大姦也。是以義爲俄也。此文又以議爲之。立四義而毋議。卽立四義而毋俄。謂不傾邪也。尹注以無異議說之。未達段借之旨。

二千里之外。三千里之內。諸侯五年而會。至習命三年。名卿請事。二年大夫通吉凶。十年重適入正禮義。五年大夫請受變。

榘謹按三年二年之下。又云十年五年。於義難曉。諸侯既五年而會。至習命矣。安得又使大夫請受變。再及五年卽爲十年。亦是五年而會之期。安得又使重適入。至幼官隔十年作七年。亦不可通。合十年計之。則爲七年。就五年計之。則卽二年耳。今以上下文求之。此皆傳寫誤也。蓋三千里內之諸侯。二年

而使大夫通吉凶。三年而使名卿請事。至五年則自來會矣。計五年之中止空閒二年。適當未會之前一年。及既會之後一年。立法周密。不容更有五年十年之事。此二句當在下文三千里之外。諸侯世一至之下。蓋世一至則太疏闊。故五年必使大夫請受覲。十年必使重適入正禮義也。傳寫之誤。所宜訂正。

幾行義勝之。

摠謹按說文。人部。僂。精謹也。幾。卽僂之假字。謂精謹行義也。行義二字平列。賈子俗微篇。此其無行義之尤至者已。尹注謂庶幾行義者。非是。

交物因方。

摠謹按交讀爲校。謂考校其物。必因其方也。尹注謂交質之物。因方之有。非是。

由守不愼。

摠謹按由疑申字之誤。哀二十六年左傳。申開守陴。

死亡不食。

摠謹按食乃飭之壞字。上文飭天壤山川之故祀。今亦誤作食。是其證也。死亡不食。當作死亡不飭。禮記月令篇曰。飭死事。卽此飭字之義。

不可數。則爲詐不敢鄉。

樞謹按爲詐當作僞詐。爲乃僞之假字。兵法篇作不可數則僞詐不敢擲。是其證。審於取與之分。則得地而不執。

樞謹按執讀爲慙。漢書陳萬年傳。豪驕執服。注曰。執讀曰慙。是其例也。說文心部。慙。捕也。捕卽今怖字。審於取與之分。則得地而無後患。故不慙。與上文審於勸靜之務。則功得而無患。義正相同。尹注謂不慙。失之。

慎將宿。五種。

樞謹按尹注曰。傳送貨財。必慎止宿。其義甚爲迂曲。且上文修造途便關市。皆二字平列。則將宿二字亦當平列。廣雅釋詁。將行也。宿止也。然則將宿。猶言行止耳。

貧富無度則失。

樞謹按失當讀爲軼。廣雅釋詁。軼。過也。言貧富無度。則相過軼也。尹注曰。失其節制。非是。士修身功材。

樞謹按功讀爲攻。謂攻治其材藝也。尹注謂士既修身。必於藝能有功。非是。修飢饉。

繼謹按飢饉不當言修。修乃備字之誤。備俗作楸。楸誤作脩。又誤作修耳。版法篇修長在乎任賢。據後解則作備長。此本書二字相亂之證也。

今工以巧矣。而民不足於備用者。其悅在玩好。

繼謹按尹注曰。君悅玩好。則民務末作。故備用不足。然本文無君字。注義非也。悅乃說字之誤。其說在玩好。言求其所以然之說。則在玩好也。韓子內儲說外儲說篇並有其說在某某之文。墨子經下篇言說在某某者七十八句。蓋古人自有此文法。下文其悅在珍怪。其悅在文繡。義並同此。

毋監于說。苗令。

繼謹按毋監于說。義不可通。監當讀爲暗。監本從睪省聲。與暗聲同。故得通用也。字又作曖。淮南子齊俗篇荆吳芬馨。以曖其口。曖卽暗字。蓋古或以監爲暗。因卽監字而加口旁耳。管子作監者暗之假字。淮南子作曖者暗之俗字矣。不用其區區。

繼謹按區字不當疊。下文云不用其區。句區者虛也。可知此文不疊區字。蓋卽涉下文兩區字相連而誤衍耳。

故君出令正其國。而無齊其欲。

榷謹按齊讀爲濟。荀子王霸篇以國齊義。楊倞注曰。齊當爲濟。是其例也。此言君但求正其國。而無自濟其私欲也。尹注非。

夫繩扶撥以爲正。

榷謹按說文艸部。𦵏。足刺艸也。讀若撥。此文撥字。卽𦵏之假字。刺𦵏則有不正之意。故與正爲對文也。荀子正論篇。不能以撥弓曲矢中。亦是以撥爲𦵏。又或以發爲之。考工記弓人曰。菑栗不𦵏。則弓不彘。不依其樂。

榷謹按依讀爲殷。禮記中庸篇。壹戎衣。鄭注曰。衣讀如殷。聲之誤也。齊人言殷聲如衣。然則管子書以依爲殷。正齊言耳。不殷其樂。謂不盛其樂也。說文月部曰。作樂之盛稱殷。樂明而不矜。

榷謹按樂明而不矜。謂樂盛而不矜也。淮南說林篇。長而愈明。高誘注曰。明猶盛也。雖廣其威可損也。

榷謹按北宋本。損作須。然則威疑威字之誤。其威可須。言其滅亡可待也。涉下文是以威盡焉而誤。威爲威。遂應改可須爲可損矣。

失植之正而不認。不可賢也。植而無能。不可善也。

摠議按此本作夫植之正而不謬。涉上文兩失字而誤作失耳。植而無能句。文義未足。疑有闕文。所賢美於聖人者。以其與變化隨也。

摠議按美乃善字之誤。上文云夫植之正而不謬。不可賢也。植而無能。不可善也。此云所賢善於聖人者。即承上而言。不容有異文。

薄承澗而不滿。

摠議按說文水部。涸。淺水也。字亦作泊。此文薄字。即涸之段字。廣韻博字注曰。古有博勞。善相馬。博勞即伯勞也。然則薄之通作涸。猶博之通作伯矣。上句泉涸澗而不盡。與此相對成文。泉是水之深者。涸是水之淺者。因以薄爲之。尹注遂失其義矣。

十日不食。無偽類盡死矣。糧言。

摠議按無字衍文。既云盡死矣。不必言無。涉上句七日不食無國土而衍。

能而殺乎。能而麥乎。

摠議按而字並當作爲。古爲字作爾。故與而字相似而誤。襄十四年左傳。射爲禮乎。太平御覽工裁部。引作射而禮乎。孟子滕文公篇。方里而非。論語顏淵篇。正義引作方里爲非。並其證矣。

諸子平議卷二

管子二

教訓習俗者衆。則君民化變而不自知也。八變

樞謹按化變而不自知。當以民言。不當以君言。此君字涉下文明君在上位句而衍。

萬家以下。則就山澤可矣。萬家以上。則去山澤可矣。

樞謹按上下二字。疑傳寫互易。上云萬家之衆。可食之地。方五十里。可以爲足矣。是方五十里之地。可食萬家之衆。然萬家或有盈有絀。此復分別言之。若在萬家以上者。則宜兼就山澤之地。若在萬家以下者。則山澤之地可去也。如今本義不可通。所宜訂正。

論賢不鄉舉。則士不及行。

樞謹按及當爲服。服從良聲。古或止作良。與及相似。往往致誤。信二十四年左傳。子臧之服不稱也。夫釋文作子臧之及。曰一本作之服。是其證也。尙書呂刑篇。何敬非刑。何度非及。及當爲服。刑謂五刑。服謂五服。卽堯典之五刑五服也。大戴記王言篇。及其明德也。及亦當爲服。謂天下皆服其明德也。說詳羣經平議。此文士不及行。當作士不服行。謂士不服行道義也。字誤作及。失其義矣。

則豪傑材臣不務錫能。

樞謹按臣當依下文作人。

良田不在戰士三年而兵弱。

樞謹按兵字衍文也。三年而弱。與下五年而破。十年而亡。十年而滅。句法一律。故申說之曰。戰不勝。弱也。地四削入諸侯。破也。離本國徙都邑。亡也。有者異姓滅也。可證此文無兵字。

則國居而自毀矣。

樞謹按古謂坐爲居。如所稱居吾語汝之類是也。居而自毀者。坐而自毀也。猶云坐而待亡也。尹注曰。居然自致毀滅。以居爲居然。文不成義矣。

法制不議。則民不相私。法禁

樞謹按議當讀爲俄。說詳幼官篇立四義而無議者下。俄者傾也。邪也。言法制平正而不傾邪。則民不相私也。尹注曰。君出法制。下不敢議。未達假借之旨。

故下與官列法。而上與君分威。

樞謹按列讀爲裂。裂亦分也。列裂古通用。五輔篇曰。大袂列。卽其證矣。毋專治職。但力事屬私王官。私君事。去非其人。而人私行者。聖王之禁也。

總謹按但力事屬四字爲句。毋事治職但力事屬。言不以治職爲事。而其所竭力從事者。惟在互爲連屬也。私王官爲句。私君事爲句。言以王官爲私。以君事爲私也。去非其人而人私行者爲句。去乃法字之誤。言法本非其所宜行而其人私行之也。尹失其讀。故所解皆非。

交於利通。而獲於貧富。
總謹按利通猶利達也。言以賄賂結交利達之人。而所從得者。皆出於貧窮之民也。尹注非絕而定。

總謹按絕猶截也。釋名釋言語曰。絕。截也。如割截也。程天子傳。乃絕潦水。郭注曰。絕猶截也。是絕截義通。絕而定。猶截而定。謂整齊而定也。詩長發篇。海外有截。鄭箋云。截整齊也。是其義矣。

凡君國之重器。重令。

總謹按宋本作右國。當從之。右讀爲有。後人不知右之通作有。而疑爲君之境字。因臆改之耳。天道之數。

總謹按爾雅釋詁。數。疾也。禮記曾子問篇。不知其已之遲數。鄭注曰。數讀爲速。此云天道之數。猶云天道之速。與下句人心之變。相對爲文。下云至則反盛。則衰。正是言天道之速也。尹注謂天道數。終是讀爲數。且幾終之數。失之。

國無怪嚴法、

● 嚴謹按說文心部怪異也禮記大傳篇收族故宗廟嚴鄭注曰嚴猶尊也國無怪嚴謂國無異尊與下文無雜俗無異禮一律尹注曰國不作奇怪則嚴肅是無怪爲一義嚴爲一義失其旨矣況主倨傲易令

● 嚴謹按主乃其字之誤尹注云況其倨傲易風俗是其所據本未誤財無砥滯

● 嚴謹按砥讀爲底昭元年左傳勿使有所壅蔽湫底杜注曰底滯也故以底滯連文故善用民者軒冕不下僂而斧鉞不上因

● 嚴謹按軒冕不下僂謂其人有善卽從而軒冕之不以其人在下位而有所僂議也斧鉞不上因謂其人有罪卽從而斧鉞之不以其人在上位而有所依違也心術篇曰因也者舍己而以物爲法者也此因字之義也尹注曰不以下有私寵妄以軒冕有所許擬不因上有私憾妄以斧鉞有所誅戮此說殊不可通豈上有私寵卽可以軒冕許擬之下有私憾卽可以斧鉞誅戮之乎

● 君臣之會六者謂之謀

● 嚴謹按六者謂之謀當作六者爲之媒言君臣會合皆此六者爲之媒也說文女部媒謀也廣雅釋詁

文同。是謀與媒辭近義通。禮記禮器篇。誰謂由也。而不知禮乎。家語公西赤問篇。作孰爲。宣二年穀梁傳。孰爲盾而忍弑其君者乎。公羊傳作誰謂。是爲與謂古亦通用也。

令人而不謂之瑕。

榘謹按瑕當讀爲格。古字通也。儀禮少牢饋食禮。以綴于主人。鄭注曰。古文綴爲格。瑕之爲格。猶綴之爲格也。說文人部引書曰。假于上下。今書作格。瑕之爲格。猶假之爲格也。令人而不謂之格。謂有所扞格而不得達也。尹注曰。君臣相開故曰瑕。未合入而不至之義。

德行成於身而遠古卑人也。

榘謹按尹注以遠古卑人連讀。非也。上文云。凡論人而遠古者。無高人焉。則此文當以德行成於身而遠古爲句。句末亦當有者字。今奪之耳。卑人也三字爲句。與無高人焉義正相應。猶下文恐士也。與上文無智士焉義亦相應也。

世無公國之君。則無直進之士。無論能之主。則無成功之臣。

榘謹按無論能之主。當作無論能之士。上文云。忠臣直進以論其能。然則直進論能。皆以人臣言。不以人主言。論能之士。卽直進之士也。雖分爲二句。其實一耳。後人不察。疑下言臣。上當言君。妄改爲主。非管子之舊矣。

此四者用兵之禍也。四禍其國而無不危矣。兵法、

機謹按此當作四禍。具而國無不危矣。具其形勢。國而文倒耳。

官無常則下怨上。器械不巧則朝無定。賞罰不明則民輕其產。

機謹按巧乃功字之誤。王氏念孫已據七法篇訂正矣。定乃正字之誤。正讀爲政。七法篇曰。朝無政。是也。王氏未訂。又以七法篇參考。則此文尚有錯誤。當作官無常下怨上。則器械不功。朝無正則賞罰不明。賞罰不明則民輕其產。方與七法篇官無常下怨上而器械不功。朝無政。則賞罰不明。賞罰不明。則民幸生文義相合。

故曰早知敵則獨行。

機謹按宋本作而獨行。當從之。而獨行者。如獨行也。七法篇曰。故蚤知敵人如獨行。

縱強以制。

機謹按尹注曰。有制則強可縱。縱字殊爲無義。當讀爲從。襄十年左傳。從之將退。杜注曰。從猶服也。從強以制。謂有制則強可服也。古字縱與從通。論語八佾篇。從之。何晏集解曰。從讀曰縱。人知從之可讀縱。而不知縱之可讀從。斯莫得其解矣。

一氣專定。則易通而不疑。

櫛說按疑當讀爲礙。廣雅釋言曰。礙。聞也。旁通而不礙。言無隔礙也。尹注曰。精一其氣。專而且定。故不疑。以本字讀之。則與旁通之義不貫矣。

盡而不意。故不能疑神。

櫛說按此本作故能疑神。疑神猶言如神也。形勢篇曰。無廣者疑神。是其證也。盡而不意。故能疑神。與下文和合故能諧。諧故能輯。一律。後人不達疑神之義。而妄增不字。尹注曰。皆非彼所意。故不能疑度。謂之爲神。則神字與不能疑不相連屬。其不辭甚矣。

利適器之至也。用敵教之盡也。不能致器者。不能利適。不能盡教者。不能用敵。不能用敵者。窮。不能致器者。困。

櫛謹按諸敵字。並當作適。利適器之至也。用適教之盡也。尹注曰。兵刃利而適者。其器得宜之至。士卒用命而適者。則教練之盡。是其所據本作用適。不用用敵也。不能致器者。不能利適。不能盡教者。不能用適。即承上二句爲文。乃用適誤作用敵。尹注遂曰。器既不利。教又不盡。敵則不服。豈能用之哉。望文爲說。而不一檢上文。何也。今本因下作用敵。遂并用適教之盡也。亦改作用敵。則又非尹氏所據之舊矣。半本尙不誤。

出入異塗。則傷其敵。

樞謹按出入異塗卽所謂多方以誤之也。故足以傷敵。尹注反云爲敵所傷。誤矣。
不廣開大區。

樞謹按廣者曠之假字。荀子王霸篇。人主胡不廣焉。楊倞注曰。廣或讀爲曠。列子湯問篇。不思高朴廣澤。釋文曰。廣一本作曠。是其證也。不廣開者。不曠開也。詩何草不黃芣。毛傳曰。曠。空也。空與開義正相近。尹注曰。廣求開安。則增出來字矣。

夫所以定齊國者。非此二公子者將無已也。

樞謹按尹注曰。二公子謂諸兒子紉。然上文曰。夫國人憎惡紉之母。以及紉之身。而憐小白之無母也。諸兒長而賤。事未可知也。既云事未可知。安知齊國之必屬諸兒子紉哉。二疑三字之誤。齊僖公止此三子。更無異人。故曰非此三公子將無已也。

受君令而不改。奉所立而不濟。是吾義也。

樞謹按奉所立而不濟。安得云是吾義也。尹注曰。更有所立。不濟而死。則增出死字矣。疑管子原文。本作奉所立而不廢。上文云。犯吾君命而廢吾所立。奪吾紉也。雖得天下。吾不生也。此卽所謂奉所立而不廢。涉上文字。將不濟句而誤。作不濟則不可通矣。

夷吾之爲君臣也。將承君命奉社稷以持宗廟。

臧謨按兩君字並指僖公言。夷吾爲君之臣。則將承君之命爲社稷宗廟之計。不爲子糾一人死也。尹注曰。言已立君臣之義。誤以君臣連讀。失之。

賢者死忠以振疑。

臧謨按振通作拒。儀禮士喪禮。拒用巾。古文拒作振。是也。爾雅釋詁。拒拭刷。清也。是拒與拭刷同義。此云拒疑。謂拭刷其疑也。作振者段字。尹注曰。振救也。未得其旨。

今彭生二於君。

臧謨按二當爲貳。禮記坊記篇。唯卜之日。稱二君。鄭注曰。二當爲貳。唯卜之時。辭得曰君之貳某爾。然則彭生貳於君。謂彭生爲君之貳也。彭生爲公子。故云然。尹注曰。不以正道輔君。而從之於昏。故曰二。夫從君於昏。非有二心之故。安得云二於君乎。

公若先反。恐注怨焉。必不殺也。

臧謨按反乃彼之壞字。當以公若先爲句。彼恐注怨焉爲句。彼謂施伯也。尹注云。若先反管仲。是其所據本已誤。

夫雖不得行其智。豈且不有焉乎。

臧謨按且乃語詞。豈且不有焉乎。猶云豈不有焉乎。故尹注云。直是智不行。不得言無智也。莊子齊物

論篇。誰獨且無師乎。又曰。果且有彼是乎哉。果且無彼是乎哉。呂氏春秋無義篇。豈且忍相與戰哉。並用且字爲句中語助。說見王氏引之經傳釋詞。而未引此文。故爲說之。

召忽雖不得衆。其及豈不足以圖我哉。摠謹按。及乃友字之誤。言召忽雖不得衆。然其一二死友。亦足以圖我矣。故下文管仲之言曰。朋友不能相合。援正釋桓公此疑耳。

臣祿齊國之政。而不死糺也。

摠謹按。祿讀爲錄。謂領錄其政也。尙書堯典篇。納于大麓。今文家讀麓爲錄。故劉昭注後漢書百官志。引新論曰。昔堯試于大麓者。領錄天子事。如今尙書官矣。鄭君注尙書大傳。亦云堯聚諸侯。命舜陟位。居攝。致天下之事。使大錄之。與史記堯使舜入山林川澤之說不合。然管子書已云祿齊國之政。則其義古矣。尹注不知祿爲錄之假字。而云空食齊政之祿。夫食齊政之祿。不可言祿齊國之政。足知其非也。

請修兵革。吾士不練。吾兵不實。諸侯故敢救吾臂。內修兵革。

摠謹按。內修兵革。亦宜作請修兵革。蓋卽上語而申言之也。涉下文內奪民而誤。又因下文云乃令四封之內修兵。適與相合。故讀者莫知訂正耳。

管仲對曰。以臣則不而令人以重幣使之。

榷謹按尹注讀不字絕句。解曰。以臣之意。則不與君同。此說非也。蓋此文十二字當作一句讀。古而如通用。不而即不如也。言以臣之意。則不如令人以重幣使之也。

問病臣。願賞而無罰。

榷謹按尹注於臣字絕句。解曰。臣有病者。君當慰問之。夫慰問病臣。雖亦盛德事。然何與薪業乎。且病臣又何罰之有。此文問字疑國字之誤。山權數益。君不高仁。則國不相被。宋本國誤作問。即其例也。當讀國病爲句。臣願賞而無罰爲句。言國家罷病。臣願有賞無罰以寬之也。下文管仲又請賞於國以及諸侯。君曰。諾。行之。管仲賞於國君。賞於諸侯。按賞於國者。承此文而言也。賞於諸侯者。承下文諸侯之禮而言也。蓋此兩節。國與諸侯分言。下又合併而言之耳。

衛國之教危。

榷謹按危當讀爲詭。漢書天文志。司詭星出正西。史記天官書。詭作危。淮南說林篇。尺寸雖齊。必有詭。文子上德篇。詭作危。是古字通也。衛國之教危。謂其政教詭譎。尹注以高危釋之。非是。魯邑之教。好迺而調於禮。

榷謹按通當讀爲爾。說文發部。爾。麗爾。猶靡麗也。然則魯國好爾。謂麗爾也。正靡麗之意。尹注曰。迺近。

也。未得其義。

齊車千乘。卒先致緣陵。

摠議按卒下有闕文。據上文大侯車二百乘。卒二千人。小侯車百人。卒千人。則齊車千乘。當言卒萬人矣。先致者。先至也。致與至通。戰於後故敗狄。

摠議按戰上闕諸侯二字。上文齊請救於諸侯。而齊車卒先致緣陵。故諸侯之師戰於後也。後字正對上先字而言。尹注誤以後故連讀。解爲地名。非是。

斬孤竹。

摠議按斬讀爲漸。文選長楊賦。麾城漸邑。李善引蒼頡篇曰。漸。拍取也。漸孤竹。猶取孤竹。尹注。謂斬其君。則當云斬孤竹之君矣。

二歲而稅一。上年什取三。中年什取二。下年什取一。

摠議按此卽什一之法而變通之。仍是什而取一也。蓋雖有取三取二取一之不同。然二歲一稅。假令六年之中。上年二。中年二。下年二。則通三二一之數而適得六。是卽歲取其一也。桓公使鮑叔識君臣之有善者。

樞謹按王氏念孫讀書雜誌曰。君當爲羣。其說非也。乘馬篇曰。士聞見博。學意察。而不爲君臣者。又云。賈知賈之貴賤。日至於市。而不爲官買者。工治容貌功能。日至於市。而不爲官工者。君臣與官賈官工。政稱。則君臣猶言公臣耳。襄二十九年傳。公臣不足。取於家臣。古君公通稱。則公臣君臣亦得通稱。又問篇曰。君臣有位而未有田者。幾何人。義亦同此。古蓋自有君臣之稱。未可臆改也。

令一人爲負以車。

樞謹按尹注曰。當令一人以車爲負。載其行裝。然正文明言人爲負。注乃云車爲負。義不可通。尹氏特疑車非人所能負。故曲爲是說耳。今按車乃連字之誤。海王篇行服連。注曰。輦名。所以載作器。人挽者。然則此云負連。猶云服連。負服古通用。淮南子人閒篇。負輦載輦而至。御覽治道部。負輦作服輦。是其證也。連本人挽者。故可以一人負之。下文云。若宿者令人養其馬。然則彼從諸侯來者。固自有車馬。必令一人負以連者。當是分載其糞簞耳。

費義數而不當。有罪。

樞謹按尹注曰。義謂供客之禮。徒費義數。而於事不當者。罪之。夫既爲供客之禮。又何不當之有。且義數連文。亦不可通。義疑義字之誤。七臣七主篇。歲有敗凶。故民有義不足。王氏念孫謂義當爲義。正與此同。有所溢於正數之外。是謂義數。費義數而不當。是妄費也。故有罪矣。

又多不發起，證不駢。

摠議按尹注曰：又教之和通，不相告發，雖有起而證者，莫不恭恪，不爲驕傲。此於句讀未審也。當以起字絕句。多字衍文。涉下文又多發起句而衍。七臣七主篇曰：然頭敵發而起，雖善者不能存，即可證此文發起之義。上云野爲原，謂能辟草萊也。此云又不發起，謂能治盜賊也。又云證不駢，謂能應獄訟也。駢讀爲矯。國語周語曰：其刑矯誣。韋注曰：以詐用法曰矯，是其義也。下文云又多發起證駢，亦當以起字絕句。其下又云又多而發證駢，則誤衍而字，奪起字。

桓公謂管仲曰：請致仲父。中尾

摠議按請致仲父者，欲仲父就己飲酒也。仲父猶仲甫，夷吾之字耳。尹注曰：仲父者尊老有德之稱。桓公欲尊事管仲，故以仲父之號致之。此說非是。蓋自毛公解，尙父爲可尙，可父鄭君亦以尙父爲尊稱。後人因疑仲父之稱，猶尙父之比，故有此說。不知尙父亦字也。初非尊稱。說詳羣經平議。

公與管仲父而將飲之。

摠議按與讀爲預。一切經音義卷六曰：預古文作與，是也。公預管仲父而將飲之。猶襄十四年左傳曰：衛獻公戒孫文子事惠子食也。戒與預其義相近。

三王失之也。非一朝之萃。

樞謹按萃當讀爲狝。言由來者漸。非起於一朝之狝然也。尹注讀如本字。而訓爲萃集。非是。夫鮑叔之忍。不俚賢人。其智稱賢。以自成也。小匡。

樞謹按釋名釋言語曰。仁。忍也。好生惡殺。善含忍也。然則鮑叔之忍。猶云鮑叔之仁。下云其智。正以仁智並言也。左傳正義引作鮑叔之不忍戮賢人。蓋後人不達忍字之義而妄改之。不足爲據。與魯以威。能使魯敗。

樞謹按與以二字。傳寫互誤。當作以魯與戰。言以魯國之師與齊戰也。能字義不可通。管仲以魯師與齊戰。豈反使魯敗乎。能當讀爲乃。以魯與戰。乃使魯敗。明是天意。非人力所爲也。能與乃聲近。故得通用。淮南人間篇。此何遠不能爲福乎。藝文類聚禮部。能作乃。漢書匈奴傳。東援海代。南取江淮。然後乃備。漢紀乃作能。並其證也。

功足以德天與失天。其人事一也。

樞謹按足乃定字之誤。言鮑叔相小白而得國。管仲奉公子糾。以魯與齊戰而敗。此非人事有優劣。乃由小白得天。而公子糾失天也。功之成不成。定以得天與失天。若以人事論。則一而已矣。定與足字。形相似而誤。君臣上篇。朝有足度衡儀。足亦定字之誤。宋本作定。可證也。若依尹注說此文。遂戾甚矣。盡除其類施。

櫛謹按尹注解顛施之義殊不可通。據國語作班序顛毛。韋昭注曰。顛頂也。毛髮也。言次列頂髮之白黑。使長幼有等。然則此文義字疑篆字之誤。篆文作𠂔。與𠂔字相似故誤也。𠂔卽今所用頒賜字。亦或以班爲之。是故管子書以𠂔爲班。亦猶他書之以班爲𠂔也。除乃𠂔字之誤。𠂔與序通。𠂔𠂔卽班序也。𠂔誤作𠂔。後人乃改𠂔爲除。以求合其義。而不知其不可通矣。

以待時乃耕。

櫛謹按時字絕句。乃當作及。字之誤也。及耕二字。周下爲義。齊語作及耕。深耕而疾耰之。是其證。惟齊語時下有耕字。似爲衍文。當據此刪。

奇怪時來珍異物聚。

櫛謹按物當爲總。言珍異總聚也。若作物聚。則不詞矣。因俗書總字作摠。其上半與物相似而誤。無坐抑而訟獄者。

櫛謹按坐當爲挫。言人有挫折屈抑。則宜訟。若無是而訟。是好訟也。故必有以禁之。尹注謂其人自無所坐。而被抑爲訟者。非是。

擇其沈亂者而先政之。

櫛謹按政乃征之假字。齊語作擇其淫亂者而先征之。是其證也。尹注非。

存魯蔡陵。

榘謹按地無名蔡陵者。據下文云築蔡鄒陵。疑此文蔡上奪築字。陵上奪鄒字。存魯爲一事。築蔡鄒陵又爲一事。

割榘地。南據宋鄭。征伐楚。

榘謹按南字當在鄭字下。管子原文本作割越地。據宋鄭。南征伐楚。今本南字誤移在上。則征伐楚句不成義矣。齊語作遂南征伐楚。其明證也。

制冷支。

榘謹按制乃制字之誤。齊語作制令支。韋注曰。制。聚也。

提粟而筮者屢中。

榘謹按筮卽筮字。古書從巫從巫之字。往往相亂。呂氏春秋察傳篇。沈尹筮。贊詭篇作沈尹筮。是其證也。顏氏家訓書證篇曰。巫混經荀。正謂此類。

而蓬蒿蓼蘿並與。

榘謹按蓬乃種字之誤。卽蓍字也。莊子徐无鬼篇。蓍蘿住乎陸路之徑。釋文曰。蓍。本或作蓍。檮載而歸。

櫟謹按櫟字當從禾。即稻字也。說文禾部。稻。蔡束也。從禾困聲。此作櫟者。又櫟從曆聲。曆字亦從困得聲者。故其聲同也。傳寫誤從木。非是。

培夏。

櫟謹按齊語作負夏。古字通也。尙書禹貢篇。至于陪尾。史記夏本紀。作至于負尾。即其例矣。其相曰夷吾。大夫曰寧戚。隰朋。賓胥無。鮑叔牙。用此五子者何功。

櫟謹按尹注曰。言何功而不成。然正文止有何功二字。乃增益其文曰。何功而不成。殆失之矣。據下文管仲請立隰朋爲大行。寧戚爲大司馬。王子城父爲大司馬。賓胥無爲大司理。東郭牙爲大諫。而櫟之曰。君若欲治國殲兵。則五子者在矣。若欲霸王。夷吾在此。然則此文疑當作寧戚。隰朋。王子城父。賓胥無。東郭牙。所謂五子者。指此五人。不數夷吾。明桓公所以霸者。皆由其相夷吾之力。若止用此五人者。則何功之有。故下文曰。則唯有明君在上。察相在下也。正見齊桓明君。夷吾察相。兩相得而成霸功。非由此五大夫矣。傳寫稱王子城父。又誤東郭牙爲鮑叔牙。與後文五子不合。遂并數夷吾爲五子。而何功之義不可解矣。管子此篇。多與齊語同。蓋本齊國史之文。齊語末云。惟能用管夷吾。寧戚。隰朋。賓胥無。鮑叔牙之屬。而伯功立。此自是當時公論。爲管氏之徒者。取其文入管子書。則獨歸功於管仲。而他不與焉。以其書固管氏之書也。今本錯誤。大非其旨矣。

晦夜而至禽側。田算不見禽而後反。

樞譌按尹注解田算不見禽爲其田必見禽。此非也。田乃日字之誤。算古暮字。言日暮不見禽而後反也。

則五子者在矣。

樞譌按呂氏春秋勿躬篇。作則五子者足矣。當從之。此作在者。涉下夷吾在此而誤。

諸子平議卷三

管子三

桓公不救，裸體紉胷稱疾，病形。

樞謹按尹注曰：紉，猶摩也。此訓未知所本。楚辭離世篇：情素潔於紉帛。王逸注曰：紉，結束也。紉，胷疑卽結束之義。亦若信二十八年左傳：魏棼束胷歟。

於是令之縣鍾磬之楨。

樞謹按尹注曰：楨，所以嚴飾之。此未得其義也。玉篇木部：楨，禹煩切。絡絲繩也。或作簋。說文無楨，簋二字。蓋卽綴字。說文系部：綴，落也。落與絡通。廣雅釋器曰：綴，絡也。此文楨字，當謂爲絡。又下文兩言鍾磬之縣，疑此文本作於是令之楨鍾磬之縣。陳歐陽等瑟之樂，故下文曰：於是伐鍾磬之縣，併歌舞之樂。卽承此文而言也。所謂楨鍾磬之縣者，鍾磬本在縣，更從而繫絡之，使牢固也。尹注飾字雖非，而嚴字則是。觀尹注以嚴飾爲解，疑其所據本正作楨鍾磬之縣，故解爲嚴飾。若如今本，則爲縣鍾磬之嚴飾矣。於義豈可通乎。

楚取宋鄭而不知禁，是失宋鄭也。

櫛謹按此本作楚取宋鄭而不止。止卽禁也。故下文曰：禁之。則是又不信於楚也。後人因下文是禁字，遂改不止爲不禁，而傳寫者又或誤合之，故宋本作楚取宋鄭而不止禁也。今本作不知禁，則又因止禁連文，於義重複，故易止爲知耳。夫楚取宋鄭而不止者，非不知也，乃不能也，不曰不能禁，而曰不知禁，是可見其文之誤矣。下文曰：知失於內，兵困於外，知失於內，猶云計失於內，此知字乃智慮之智，非知識之知，不得因此而疑本文之非誤也。

東存晉公於南。

櫛謹按此承上西伐秦北伐狄爲文。自秦而言，則晉在東矣；自狄而言，則晉在南矣。故曰東存晉公於南。尹注曰：自伐楚而遂存晉於晉之南，故曰東存。此得東字之義，而未得南字之義。

兼正之國之謂王，霸貢。

櫛謹按上之字疑它字之誤，它卽他字也。故尹注曰：兼能正他國者王。

故貴爲天子，富有天下，而伐不謂貪者，其大計存也。

櫛謹按伐乃代字之誤。上文化人易代，宋本代誤作伐，卽其例也。管子原文本作世，不謂貪，言一世之人不以爲貪也。唐人避諱改世爲代，因又誤爲伐耳。

國在危亡而能壽者。

繼謹按國語楚語。臣師自壽也。章注曰。壽。保也。然則能壽。猶能保也。晏子春秋雜下篇。賴君之賜。得以壽三族。壽三族。亦猶保三族也。說文土部。塿。保也。古壽字作壽。與塿字並從壽聲。故義亦得通矣。繼最一世。

繼謹按繼乃彌字之誤。草書系旁與弓旁相似。又涉上文繼絕世而誤耳。下文云。彌最一伐。而天下共之。國必弱矣。宋本作彌最一代。代卽世也。然則此云彌最一世。彼云彌最一代。兩文正同。此彌字誤爲繼。彼代字誤爲伐。而兩不可通矣。因其大國之重。

繼謹按其字衍文。下文因彌國之權。因重國之形。並無其字。霸王不在成曲。

繼謹按尹注曰。在於全大體。然成曲之義。殊有未安。曲疑典字之譌。霸王不在成典。言圖霸王者不必拘守成法也。曲與典形近而誤。國語周語。晉獻曲。注曰。曲。樂曲也。宋明道二年。蔡本如此。今本曲皆作典。是其例矣。

精於權。則天下之兵可齊。

繼謹按齊讀爲濟。詩載馳驚。不能旋濟。毛傳曰。濟。止也。周易雜卦傳。既濟。定也。定亦止也。天下之兵可

濟。謂天下之兵可止也。上文云。張國之兵可圍也。圍亦有止義。舉知人急。則衆不亂。行此道也。同。

樹謹按。行此道也。乃總承上文以起下文。尹注以則衆不亂。行此道也。作一句讀。大謬。王氏讀齊雜誌已辨正矣。尹解舉知人急。爲舉困難之事以示人。則亦不然。牧民篇。地辟舉則民留處。尹彼注曰。舉也。此舉字義與彼同。舉知人急者。盡知人急難之事也。

餘子父母存。不養而出離者。幾何人。

樹謹按。離讀爲僂。禮記月令篇。宿離不貸。鄭注曰。離讀如僂偶之僂。是也。不養而出離。謂出而僂偶於他族。若後世贅婿矣。

官賤行書。身士以家臣自代者。幾何人。

樹謹按。尹注曰。其人居官乃賤。自行文書。身任士職。輒以家臣自代。亦須知其數也。然身任士職。以家臣自代。疑無是理。卽有之。亦私事。無從核其數也。士蓋出字之譌。言身出而以家臣自代也。錄書出字或似士。如賢之爲賢。散之爲散。皆是。故古書士出二字往往相亂。王氏引之經義述聞詳言之。

國子弟之無上事。衣食不節。率子弟不田。弋獵者。幾何人。

樹謹按。尹注曰。既無上事。乃率子弟不田。是。但弋獵。此釋率字未得其義。小匡篇曰。十邑爲率。十率爲

鄉。然則率子弟者，率之子弟也。下文曰：男女不整齊，亂鄉子弟者有乎？鄉子弟率子弟，蓋當時有此名。尹氏不達，以謂由國子弟率之使然，非其義矣。國子弟與率子弟，文正相對。

冗國所開口而食者，幾何人。
摠謹按：冗乃同字之誤，與上下文一律。尹注不釋冗字，則所見本未誤也。是其事。

摠謹按：是猶視也。荀子解蔽篇：是其庭可以搏鼠。楊倞注曰：是蓋當爲視，卽其證也。上云視其色，此云是其事，文異而義同。尹注謂是正其事，失之。

邊信傷德。

摠謹按：尹注曰：邊人失信，故傷德也。然邊人失信，不得謂之邊信。於義殊不可通。邊當讀爲蓐，卽今篾字也。玉篇：竹部，蓐，篾也。然說文無篾字，蓐卽篾也。蓐信者，小信也。小信傷德，正與上文小利害信，小怨傷義，一律。尙書君奭篇：文王蔑德，正義引鄭注曰：蔑，小也。然則小信謂之蓐信，猶小德謂之蔑德矣。顧命篇：敷重蔑席。孫氏星衍疏曰：蔑，俗從竹，當爲蔑，卽蓐假音字。據此，知蓐爲正字，蔑爲假字，篾爲俗字。管子之蓐信，與尙書之蓐德，文異而義同矣。

故天不動，四時云下而萬物化，君不動，政令陳，下而萬功成，矣。

闕謹按云字陳字皆絕句下而萬物化言天氣下行而萬物自化也下而萬功成言君道下行而萬功自成也王氏引之謂云卽運字得之謂上句下字涉下句而衍則非也兩句一律不得參差由失其句讀故耳

妾人聞之君外舍而不鼎饋非有內憂必有外患

闕謹按妾人聞之當作妾聞之先人侈靡篇作吾聞之先人是其證

管仲對曰君諸嬰已乎

闕謹按尹注曰嬰已謂有所驚懼而問未止也此注於義未安嬰疑獲字之誤隸書獲字或作獲見祝陸碑又或作獲見靈臺碑其左旁皆與嬰相似缺其右旁因誤爲嬰矣請者問也儀禮士昏禮聘禮鄭注並曰請猶問也君請者君問也君諸獲已乎言君有所問不得已而爲此對也下文將歷言鮑叔牙諸人之短故以此發之

東郭有狗噬噬旦暮欲齧我殺而不使也

闕謹按王氏引之據宋本朱本注中殺字作極訂正文殺字爲極字之誤又云極者迥之段字引說文迥互令不得行以說其義並勝舊解惟讀我字絕句則猶未爲得也此當以旦暮欲齧爲句我極而不使也爲句我者管仲自我也

用日維夢。全典

樞謹按尹注曰。用吉日襲吉夢。此不然也。雖武王伐商。有筮襲於夢之說。然亦偶然之事。豈用兵者。必以夢爲主乎。今按夢覺字。依說文本作寢。非此夢字。夢寐夕部。與夜寢相次。其說解曰。不明也。然則夢之本義。爲夜不明。故此以夢與日對。用日維夢。謂將於其日有事。必先於其夜預爲之計。是所以用日者在夢。故曰用日維夢也。因經傳夢字皆寢之假借。而無用其本義者。故於此文莫得其解耳。而足以修義從令者。忠臣也。君臣上。

樞謹按修與從。二義不倫。修乃循字之誤。下文云。下之事上也不虛。則循義從令者。審也。正作循義從令。可證此文修字之誤。

上下相希。

樞謹按希讀爲睇。說文目部。睇。望也。上下相睇。謂上下相望也。故下句曰。若望參表。其誠也以守戰。

樞謹按誠當爲成。言人審夫教成之後。可用以守戰也。涉上文實在信誠句而誤爲誠耳。然誠與成古亦通用。

法制有常。則民不散而上合。

樹謹按不字衍文也。上云治國無法則民朋黨而下比。此云法制有常則民散而上合。兩文正相對。散者散其朋黨也。昔文王厲政於臧丈人而列士散植墳墓。見莊子田子方篇。此所謂民散即散植墳墓之義。後人不達其旨而妄增不字。非管子原文也。

奔走而奉其敗事。不可勝救也。

樹謹按奉乃救字之誤。上云坐而收其福。不可勝收也。此云奔走而救其敗事。不可勝救也。兩文相對。今誤作奉其敗事。不特義不可通。且與不可勝救句亦不合矣。

主身者正德之本也。

樹謹按主當作立。涉上文兩主字而誤。下文曰。身立而民化。德正而官治。身立德正。即承此文立身正德而言。

主德不立。則婦人能食其意。

樹謹按尹注曰。君意委曲隨於女謁。若食之充口。其說甚迂。且如此則君食婦人之意。非婦人食君之意矣。食當讀爲餽。周易豐彖詞。月盈則食。釋文曰。食或作餽。是古字食與餽通。說文虫部。餽。敗創也。婦人餽餽其意者。婦人能敗其意也。正與下文國無常法則大臣敢侵其勢。文義一律。下篇云。便辟不能食其意。義亦同此。

是故歲一言者君也。

摠議按周官冢人及葬言營車象人。司農注曰。言言問其不如濶度者。此言字與彼同義。歲一言者。謂每歲一言問其不如濶度者也。下文云。時省者相也。月稽者官也。言問亦有省察稽考之意。尹注曰。謂正歲之朝。布之縣象。是未解問字也。

是以明君之舉其下也。盡知其短長。知其所不能益。若任之以事。賢人之臣其主也。盡知短長與身力之所不至。若量能而授官。

摠議按兩若字。並當訓乃。小爾雅廣言曰。若。乃也。國語周語引書曰。必有忍也。若能有濟也。韋注曰。若猶乃也。此文言君必知其臣。乃任之以事。臣必知己。乃量能而授官。授當作受。周官典婦功職曰。凡授嬪婦功。司儀職曰。登再拜授幣。鄭注並云。授當爲受。是古授受得通言也。陳力就列。不能者止。是謂量能而受官矣。

布法出憲。而賢人列士。盡功能於上矣。君臣下。

摠議按功當作貢。說文貝部。貢。獻功也。貢能於上。猶上文言歸親於上也。周易繫辭傳。六爻之義。易以貢。釋文曰。貢。荀作功。是功貢相通之證。治斧鉞者不敢讓刑。治軒冕者不敢讓賞。

櫟謹按尹注曰。讓猶距也。然此以治斧鉞治軒冕者言。非以受之者言。尹解讓字。殆非其義。讓當讀爲攘。禮記曲禮篇。左右攘辟。鄭注曰。攘古讓字。是攘讓古字通也。此文兩讓字。並當爲攘。攘之攘。不敢讓刑。不敢讓貨。兩不敢攘。竊刑貨之權也。

稷君之色。

櫟謹按。續漢祭祀志注。引決疑要注曰。稷。順也。稷君之色。卽順君之色。下句曰。從其欲。從亦順也。尹訓稷爲悅。未得。

雖有偏卒之大夫。不敢有幸心。

櫟謹按。偏者車數。卒者人數。成七年左傳杜注。引司馬法曰。百人爲卒。車九乘爲小偏。十五乘爲大偏。是也。有偏卒之大夫。蓋謂大夫之家有車徒者耳。尹注未得。

此先王所以明德。昭公威私也。

櫟謹按。威乃威字之誤。威者滅也。劉氏積謂是戒字之誤。非是。

若稽之以衆風。若任以社稷之任。

櫟謹按。兩若字並當訓乃。說詳上篇。此承上文而言。既稱德虔功。勸其所能。乃稽之以衆風。乃任以社稷之任也。衆風者。衆人之風謠。尹解非是。

去惡充以求美名，又可得乎？小句。

櫛謹按尹注斷去惡充三字爲一句，解曰：所往去於人者，皆以惡事充。此說殊未安。去惡充以求美名，七字爲句，惡充美名，相對成文。詩山有扶蘇篇，毛傳：子充良人也。正義曰：充者實也。呂氏春秋正名篇：不肖者之充，淮南子主術篇：此皆有充於內。高誘注並訓充爲實。然則惡充者，惡實也。正與美名相對，求乃來字之誤。上文我託可惡以求美名，字正作來，可證也。去來亦相對成文。去惡充以求美名，謂自我而去者爲惡實。自人而來者爲美名，此必不可得之數也。故曰又可得乎？上文怨氣見於面，惡言出於口，此皆惡之實也。尹氏不知充有實義，故失其解。

故之身者使之愛惡，名者使之榮辱。

櫛謹按身上衍之字，蓋涉上文滯之身，去之身，審行之身，審去之身，四句而衍。身者使之愛惡，名者使之榮辱，兩文相對，今作之身者於義難通。尹注曲爲之說，非是。

酒食則慈。四句。

櫛謹按酒食則慈，謂有酒食必分以予人，以見慈惠之意也。或疑其當作辭，非是。

見賢若貨。

櫛謹按此本作見貴若貨，與下句見賤若過，相對成義。謂見貴者則趨之若貨財然，見賤者則若行者。

之相過不相顯也。因涉上句以攻賢者句。而誤貴爲賢。尹注曲爲之說。非是。不友善士。讒賊與鬪。不彌人爭。唯趣人詔。

樹謹按鬪一作通。詔一作認。並當從之。不友善士。故讒賊與通不彌人爭。故唯趣人認。四句之義。皆上下相承。而通與認又韻也。今作鬪詔。則失其韻矣。認之與詔。以形似而誤。鬪字則因注文而釋入者。尹注云。其見人爭則恣令鬪。無彌縫之心。此自解不彌人爭之意。鬪卽爭也。豈正文有鬪字乎。還損善士。

樹謹按尹注曰。善士則邊改而損棄之。疑正文及注文損字。均捐字之誤。惟是捐字。故尹氏以藥字足成其義耳。宜訂正。

耕以自養。以其餘應良天子。故平也。

樹謹按應良天子。義不可通。良疑卽養之壞字。應之言承也。爾雅釋樂。小者謂之應。釋文引李巡注曰。小者聲音相承。故曰應。應承也。說文手部。承奉也。然則應養猶奉養也。言耕以自養。而以其餘奉養天子也。養字闕其上平。而誤爲良。尹氏曲爲之說曰。有時有賦曰良。謬矣。

今周公斷指滿稻。斷首滿稻。斷足滿稻。

樹謹按尹注曰。今周公謂時所用法也。如注義則當云。今周公之法。於文方足。不得但云。今周公也。謬

周公二字。乃用法二字之誤。法字奪水旁。止存太字。與公相倡。因誤爲公。後人因用公二字無誼。妄加口於用下而爲周字耳。尹氏作注時。文尙未誤。故曰今用法。謂時所用法也。後人據已誤之正文。而改注文。遂并注義而不可通矣。

而死民不服。

繼謹按此本作而民死不服。言民至死不服也。民死二字。傳寫誤倒。尹注遂斷而死二字爲句。失之矣。若夫教者。標然若秋雲之遠。動人心之悲。蕩然若夏之靜雲。乃及人之體。鵬然若鶩之靜。動人意以怨。蕩若流水。使人思之。

繼謹按動人心之悲。當作動人心以悲。與下文動人意以怨一律。古以而字通用。說見王氏引之經傳釋詞。動人心以悲。猶云動人心而悲也。動人意以怨。猶云動人意而怨也。今作之悲。則不詞矣。蓋涉上句有之字而誤耳。蕩然若夏之靜雲。當作蕩然若夏雲之靜。與上秋雲句一律。惟雲不能及人之體。尹注增成其義曰。油然合潤。將降其澤及人之體。此曲說也。疑管子原文本作蕩然若夏雲之靜。動人意以怨。與上文標然若秋雲之遠。動人心以悲。相對成文。乃及人之體。當在鵬然若鶩之靜下。鵬然句不可解。疑當作寫然若高山。與下蕩蕩若流水。相對成文。山字與篆文之字相似而誤。又涉上文夏雲之靜句。而衍靜字。後人因若高之靜。義不可通。乃加言旁作鶩耳。鶩字字書所無。乃寫字之誤。因其字從

穴從鳥篆文穴字與隸書肉字相似。傳寫者誤從肉。後人因從肉之字皆在左旁作月。因變而爲鵬矣。墨子備城門篇有鵬字。卽寶字之誤。正與此同。說詳墨子可以爲證。乃及人之體。乃字衍文。卽及字之誤而復者也。及讀爲岌。文選羽獵賦。天動地極。注引韋昭曰。極動貌。竊然若高山極人之體。言如登高山動人之體也。管子此文最舛謬難讀。今考正之如此。

薄德之君之府囊也。

樹謹按尹注但云薄德之君皆囊而藏之。不釋府字之義。疑府乃所字之誤。隸書所字作𠂔。與府相似而誤。管子原文本文云薄德之君之所囊也。故尹注止解囊字也。

鄰國之君俱不賢。然後得王。俱賢若何。曰。忽然易卿而移。忽然易事而化。

樹謹按尹注解易卿句曰。卿不肖立仁賢。解易事句曰。去故而取新。皆非管子之意也。管子蓋謂隣國之君俱賢。則不得王。故必待其有變。忽然而易卿。忽然而易事。皆就鄰國言之。易卿而移。易事而化。皆謂變而不善。使我有可乘之機也。故下文曰變而足以成名。尹注失之。

故日月之明。

樹謹按故疑放字之誤。唐石經桓九年穀梁傳。則是放命也。今本放誤作故。卽其例也。放日月之明。正尹注所謂與日月齊其明者。若作故字。則文義未足矣。

吾君長來獵。君長虎豹之皮。

樾謹按上長字衍文。下長字當訓爲上。呂氏春秋貴公篇。用管子而爲五伯長。勿躬篇。雖不知可以爲長。高注並曰。長上也。此文當以吾君來獵爲句。君長虎豹之皮爲句。君長虎豹之皮者。君上虎豹之皮也。與下文上金玉幣上甲兵文異而義同。尹注曰。君好虎豹皮故來獵。則其所據本尙未衍上長字。若如今本。則君長二字連文。君長虎豹之皮文義未明。尹何以云君好虎豹皮乎。注文好字。正釋長字之義。長卽上也。上之是好之也。後人不達。誤以君長連讀。遂於上句亦增長字。而文義失矣。

百振而食。非獨自爲也。

樾謹按百乃自字之誤。言自振作而食。非獨自爲也。兩自字正相應。因涉上句百姓字而誤自爲百。文不可通。

有雜禮我而居之。

樾謹按有當爲有。我當爲義。並壞字也。有讀爲殺。說文攴部。殺。相雜錯也。漢書食貨志。殺雜爲巧。亦以殺雜連文。

強而可使服事。辯以辯辭。智以招賄。廉以標人。堅強以禦六。廣其德以輕上。位不能使之而流徙。此謂國亡之鄰。

總議按國亡之郡，當依注作亡國之郡，與下文成國之法，正相對成文。然則此七句者，非美事也，而尹注皆失之。今爲釋其義曰：強而可使服事者，言下不順從上令，強之而後可使服事也。辯以辯辭者，下辯字當讀爲變，禮記禮運篇大夫臥宗廟謂之變，鄭注曰：變當爲辯，是其例也。謂以辯給變亂人之辭也。智以招諂者，諂讀爲情，荀子成相篇聽之經明其諂，楊注曰：諂當爲情，是其例也。國語周語曰：而好盡言以招人過，此招字義與彼同，言恃其智以招人之情實也。廉以標人者，標讀爲勦，後漢書崔寔傳勦賈田宅，李賢注曰：勦一作標，是其例也。說文刀部：勦，斫刺也。廉而勦人，言恃其廉而傷人也。堅強以藥六者，尹注曰：君能堅意強力，以藥上之六者。然上文並無六者，注說非也。六乃下字之誤，草書相似故也。國語周語曰：藥人不義，韋注曰：藥，陵也。堅強以藥下，言堅強以陵下也。廣其德以輕上位者，位字當屬下讀，廣其德以輕上，與堅強以藥下，正相對成文。言廣樹其德，以分上之權，若齊之陳氏也。位不能使之而流徙者，位字據尹注作任，故云可以分其上之任，是位乃任之誤也。此文當作任不能而使，之流徙，言不能之人任之以事，而使之得罪流徙，所謂賊夫人之子也。今而字在使之下，乃傳寫誤倒，又誤任爲位，而屬之上句，遂不可曉矣。

奸緣而好亂。

總議按上好字乃惡字之誤，尹注曰：緣卽捐也。性惡者必亂，故棄之，是其所據本正作惡緣，惟尹解此

句未得其義。緣之言循也。廣雅釋詁曰。緣。循也。莊子列禦寇篇注曰。緣。循仗物而行者也。然則緣與順義正相反。惡緣而好順。謂惡因循而好壯健也。

開國閉辱。知其緣地之利者。

樾謹按以下文證之。其字當在開字之下。閉字乃門字之誤。辱知下有神次二字。而今奪之。管子原文本作開其國門。辱知神次。下云開其國門者。玩之以善言。辱知神次者。操懷性與其珪璧以執其辱。皆舉此文而釋之也。因傳寫奪誤。遂不可讀。尹注以知其二字屬下緣地之利者爲句。不知緣地之利者。亦是舉上文而釋之。不當有知其二字也。

奈其辱辱。

樾謹按辱字常屬下知神次者爲一句。乃復舉上文而釋之也。奈其辱三字。並衍文。卽下文執其辱之誤而衍者。執字闕壞。止存左旁之奈。因誤爲奈矣。尹曲爲之說。非是。

若是者。必從是竊亡乎。

樾謹按尹注曰。竊卽曼字也。洪氏筠軒曰。竊疑遷字之譌。王氏讀書雜誌從之。謂尹注亦似作遷字解。其實非也。此字實偏之古文。說文偏相敗也。從人。𠂔省聲。管子疑本作𠂔。亦從人從𠂔省。而止省去中間一回。猶𠂔字從鳥。𠂔省聲。與𠂔字同。而篇文作𠂔。止省去中間一回也。偏之義爲相敗。故以𠂔亡述。

文猶言敗亡也。字誤作譌。於是其字義俱失矣。

大王不恃衆而自恃。

樞謹按尹注以大王竄父爲說。非也。古之賢王多矣。何獨舉一竄父乎。大王蓋泛言古之王者。曰大者尊之之辭。猶言盛王也。說詳羣經平議禮記。

賤寡而好大。

樞謹按法法篇。故仁者知者有道者。不與大慮始。尹彼注曰。大猶衆也。然則賤寡而好大。猶賤寡而好衆。謂不問是非曲直。但以衆寡爲斷也。尹此注非。

先後功器事之治。

樞謹按事字衍文也。尹注曰。功有大小。器有精麤。各定其先後之差也。是其所據本無事字。祭之時上賢者也。故君臣掌。君臣掌則上下均。

樞謹按宰當爲黨字之誤也。祭禮有賓主。故有賓黨主黨。天子諸侯之祭亦然。故曰君臣黨。無使其內使其外。

樞謹按此當作使其內無使其外。與下句使其小毋使其大一律。

如以予人財者。不如無奪時。如以予人食者。不如毋奪其事。

樞謹按如以予人財者。如以予人食者。當作如以財予人者。如以食予人者。不如無時。當作不如無奪其時。

親戚之愛。性也。

樞謹按古人稱父母亦曰親戚。韓詩外傳。曾子曰。親戚既沒。雖欲孝誰爲孝。是也。親戚之愛。句性也。正見人子之於父母。其愛出於天性。與君臣之以義相屬者不同也。尹注非。

人死則易云。生則難合也。

樞謹按說文雨部。雲山川氣也。從雨。云象雲回轉形。是云字本象回轉之形。故有旋繞之義。詩正月篇。昏姻孔云。毛傳曰。云。旋也。鄭箋曰。云猶友也。蓋旋繞卽有相親之義。故得訓友。廣雅釋詁曰。云有也。有與友通。古者謂相親曰有。昭二十年左傳。是不有寡君也。杜注曰。有相親有也。云訓有。卽相親有也。襄二十九年傳。晉不羈矣。其誰云之。猶言其誰親之也。此以易云難合。相對爲文。易云者易親也。古人族葬。故有死則易云之說。下文多賢可云。亦言可親也。故下曰則士云矣。言士親之也。尹注以爲可言。非是。

其亟而反其重。陵動毀之進退。

樞謹按之字衍文也。尹注曰。或遲重滯礙。久而不去者。或發動而有所毀傷者。或乍進乍退者。是三者

並列不當有之字。

視之亦變。

樞謹按亦乃天字之誤。亦古作夾。與天字相似。又涉上句應國之稱號亦更矣。因而致誤。視之天變。與下句觀之風氣。兩句一律。尹注非。

古之祭者。有時而星。有時而星煢。有時而燭。有時而胸。

樞謹按此四句。皆以天象言。謂方祭之時。天象不同如此。卽上文所謂視之天變。觀之風氣也。星者。詩定之方中篇。星言夙駕。釋文引韓詩曰。星暗也。次句星字。涉上句而衍。當作有時而燭。燭者。禮記樂記篇。天地銜合。鄭注曰。訢讀爲烹。烹猶蒸也。正義曰。言天地氣之蒸動。猶若人之喜也。燭烹一字耳。燭字他無所見。疑亦以氣言。胸者胸字之誤。說文曰。部。胸。日出溫也。

鼠應廣之實。陰陽之數也。華若落之名。祭之號也。

樞謹按應字若字。皆衍文也。尹解上句曰。鼠。憂也。凡此皆君之憂人。故廣爲祈福祥而祭之。不釋應字之義。則上句無應字也。應卽廣字之誤。而復者耳。尹解下句曰。言祭時爲物作美號。若花落也。以花落連文。卽正文華落字也。然則華落兩字之間。不當有若字。因注言若花落。遂誤歸入正文耳。管子原文。本作鼠廣之實。句陰陽之數也。華落之名。句祭之號也。雖其義不盡可通。而其文猶可考也。華落對文。

鼠廣疑亦對文。漢書五行志曰。鼠盜竊小蟲。忘者以鼠喻小。故與廣對疑。

諸子平議卷四

管子四

故曰上離其道，下失其事，心術上。

樾謹按此不當有故曰二字，涉下解而衍。

掃除不潔，神乃留處。

樾謹按宋本作神不留處，當從之。下解曰：不潔則神不處，是其證。

求之者不得處之者。

樾謹按下之者二字，衍文也。求之者不得處，謂不得其處也。尹注謂不知其處而得之，是其所據本未

衍。

天曰虛，地曰靜，乃不伐。

樾謹按伐乃貸字之誤。貸字闕境，止存上半之代，因誤爲伐矣。據下解曰：天之道虛，地之道靜，虛則不

屈，靜則不變，不變則無過，故曰不伐，以無過釋不伐，則不伐是不貸之誤，明矣。禮記月令篇：宿離不貸。

鄭注曰：不得過差也。是貸之義爲過差。周易豫象傳曰：天地以順動，故日月不過，而四時不忒，忒與貸

同日月曰不過四時曰不忒文異而義不殊然則此文言不貸而後解言無過正合古義且言天地者當美其不差貸不當言不伐天地之大誰能伐之乎於義求之既不可通貸字與上文色字則字爲韻今誤作伐則於韻求之又合矣是不可不正也

以無爲之謂道

樹謹按以衍字尹注曰無爲自然者道也是無以字

法者所以同出

樹謹按尹注曰有禮則有法故曰同出也如其說當曰與禮同出乃曰所以同出義不可通矣出疑世字之誤世隸書或作卅故與出相似而誤也所以同世謂所以齊同一世之人下文曰故殺僇禁誅以一之也卽所以同世之義

莫人言至也

樹謹按此云莫人言至也下云不宜言應也又云不願言因也皆釋上文直人之言不義不願之義不宜卽不義也然則莫人乃直人之誤疑管子原文本作直人言正也蓋以正釋直禮記曲禮篇直而勿有郊特牲篇直祭視於主鄭注並曰直正也以正釋直乃古義也直與莫正與至皆以形近而誤

因也者。非吾所願。故無顧也。

摠謹按非吾所願。當作非吾所取。此與上文應也者。非吾所設。相對成文。據下文云。其應非所設也。其動非所取也。又云。或而後應。非所設也。緣理而動。非所取也。並以所設所取對言。故知此文亦當作所取也。廣雅釋詁。取爲也。尹氏作注時。文尚未誤。故釋其義曰。非吾所爲。故無顧。以爲謂取。正本廣雅義。或據尹注。謂正文亦當作爲。則是尹氏空舉正文。無所訓詁。無爲費注矣。

關其門。

摠謹按據上文是開其門。此誤開爲關。

變化則爲生。爲生則亂矣。

摠謹按古爲僞字通。禮記月令篇。毋或作爲淫巧。鄭注曰。今月令作爲。爲詐僞。成九年左傳。爲將改立君者。定十二年傳。子爲不知。釋文並云。爲本作僞。是其證也。此言變化則僞生。僞生則亂。而尹氏以本字讀之曰。謂有爲於營生。失之。

篡選者所以等事也。心術下。

摠謹按篡乃篡字之誤。詩猗嗟篇。舞則選兮。毛傳訓選爲齊。仲尼弟子傳。任不齊。字子選。是選有齊義。韓詩作舞則篡兮。蓋選與篡聲近而義通。此云篡選者。所以等事也。正以篡選之義。並爲齊也。賈子等

齊篇曰。撰然齊等是其義也。纂與纂字形相似。因而致誤。尹注曰。或占纂之。或選擇之。失其義矣。金心在中。不可匿。

臧謚按尹注曰。金之爲物彌精。心之爲用彌明。故比心於金。此說迂曲。誠不可從。劉氏結謂當依內業篇作全。今按內業篇。全心在中。不可蔽匿。此劉所據也。又曰。心全於中。形全於外。則所謂全心者。或卽心全之說。然心全於中。文義俱安。全心在中。則有未安矣。內業篇又曰。正心在中。萬物得度。疑金心全心。皆正心之誤。正誤爲全。全又誤爲金耳。正心者誠心也。論語述而篇。正唯弟子不能學也。鄭注曰。魯讀正爲誠。是正與誠。古得通用。誠心在中。則自不可得匿矣。所謂有諸內必形諸外也。下文金心之形。明於日月。察於父母。義亦同此。

昔者周王之愛天下。故天下可附。暴王之惡天下。故天下可離。

臧謚按兩之字皆心字之誤。此承上文正心之形。明於日月。察於父母而言。正心者誠心也。言明王誠心以愛天下。故天下可附。暴王誠心以惡天下。故天下可離也。下文故貨之不足以爲愛。刑之不足以爲惡。貨者愛之末也。刑者惡之末也。正見愛惡之在於心耳。若但云明王之愛天下。暴王之惡天下。安見其愛不以貨。惡不以刑乎。又按貨字乃賞字之誤。貨與刑相對爲文。今作貨則不倫矣。內業篇云。賞不足以勸善。刑不足以懲過。彼篇文義多與此同。可據以訂正。

出者而不傷人，入者自傷也。白心

樞義按此本作出者而不傷人，傷人者自傷也。今本奪傷字，入卽人字之誤。尹注曰：出者既主生，則不當傷人，遂而傷人，是還自傷也。注中有兩傷人字，知正文必有兩傷人字。注中無入字，知正文亦無入字矣。

故曰有中有中。

樞義按此本作不中有中，故尹注曰：舉事雖得其中，而不爲中，乃是有中也。今誤作有中，有中義不可通。

孰能已無已乎。

樞義按已無已，猶云我喪我也。尹注曰：能效天地者，其唯忘已乎。此乃說其義如此。王氏念孫謂已無已當作忘已，非是。

事有適而無適，若有適，庸解不可解，而後解。

樞義按王氏讀吾雜志曰：此當作事有適，句無適而后適，句庸有解，句不可解而后解，句言事之有適也。必無適而后適，庸之有解也，必不可解而后解，其說誠是。然必改參差之文法，以爲整齊，轉非古書之舊矣。小爾雅廣言曰：若乃也。管子書君臣上篇：若任之以事，若量能而授官，下篇：若稽之以衆風，若

任以社稷之臣。諸若字並猶乃也。此文若有適。亦當訓爲乃有適。言事有適而無適。乃爲有適。纔必解其不可解。而後能解也。如此則從舊讀。義自可通。無庸增改。爲善乎。毋提提。

樞謹按提當讀爲湜。說文水部。湜。水清底見也。從水是聲。詩曰。湜湜其止。爲善毋湜湜者。卽老子知其白守其黑之意。水至清則無魚。人至察則無徒。故以湜湜爲戒。湜與提並從是聲。古音相同得相通用。尹注曰。提提謂有所揚舉也。是誤以本字讀之。淮南子說林篇。的的者獲。提提者射。提提與的的竝言。其義可見。高注曰。提提。安也。亦失之矣。

惛惛者不以天下爲憂。刺刺者不以萬物爲笑。

樞謹按笑字義不可通。當讀爲慙。說文心部。慙。快也。廣雅釋詁。慙。可也。不以萬物爲慙。正與不以天下爲憂相對。言萬物不足以快其心也。笑慙並從夾得聲。故假用之耳。知苟適。可爲天下周。

樞謹按周字無義。疑君字之誤。可爲天下君。猶下文言可以爲天下王也。君古文與周相似而誤。君親六合。以考內身。

樞謹按此君字。乃周字之誤。與上文可互證。尹注曰。通六合之極。一一考之於身。蓋以通釋周。是其所

據本末誤也。惟親字無義。尹亦無注。或視字之誤。周禮六合。其義甚明。故尹注不及耳。
無遷無衍。

繼謹按尹注曰。無遷移。無寬衍。然遷移與寬衍。兩意不倫。恐非也。衍當讀爲延。周官大祝。二曰衍祭。鄭注曰。衍字當爲延。又男巫掌望祀望衍授號。注曰。衍讀爲延。詩椒聊篇。蕃衍盈升。一切經音義十九引作蕃延盈升。是衍延古通用也。遷延乃疊韻字。古有此語。襄十四年左傳。晉人謂之遷延之役。是也。無遷無延。猶曰無遷延耳。不當分爲二義。
是以水者萬物之準也。諸生之淡也。水地。

繼謹按淡字義不可通。尹注曰。能濟諸生以適中。故曰淡。亦未知淡字作何解也。淡疑本作澹。淮南子原道篇。富澹天下而不既。齊俗篇。智伯有三晉而欲不澹。高注並曰。澹。足也。又主術篇。求寡而易澹。注曰。澹。給也。蓋贍足之贍。說文無之。古人書贍字。每作澹。漢書食貨志。司馬遷傳。東方朔傳。趙充國傳。字皆作澹。師古注並云。澹古贍字。是其證也。水兼利萬物。諸有生之物皆于水取給。故云諸生之澹。正合古人澹字從水之義。而後人又以澹淡爲一字。文選潘安仁金谷集詩。綠池泛淡淡。注引東京賦。淥水澹澹。云。澹與淡同。於是諸生之澹。改爲諸生之淡。而其義始晦矣。

遠非得失之質也。

樾謹按遠當讀作跽。跽十一年左傳犯五不跽。杜注曰跽是也。跽非猶曰是非正與得失一律。萬物莫不盡其幾。

樾謹按詩楚茨篇如幾如式。毛傳曰幾期也。萬物莫不盡其幾。言無不盡其期也。猶云終其天年耳。尹注非。

耳之所聽。非特雷鼓之聞也。察於淑淑。

樾謹按淑當作淑。淑當作淑。並以聲音。說文口部。淑。嘆也。嗽。小兒聲也。

或世見或世不見者。生螭與慶忌。

樾謹按生字衍文也。據下文云。或世見或不見者。螭與慶忌。無生字可證。

涸川之精者生於螭。

樾謹按於字衍文。王氏讀書雜誌已訂正矣。惟此文尙有可疑。上文云涸澤數百歲。谷之不徙。水之不絕者生慶忌。是則當有生字者也。若此文言涸川之精者則即是螭矣。何得更言生乎。據太平御覽妖異部。法苑珠林六道篇引此文。川下並有水字。疑管子原文本作涸川之水生螭。因涉上文此涸澤之精也而誤。若此文已云涸川之精者生螭。而下文又云此涸川水之精也。則於文義複矣。知非管子原文也。

秦之水泔最而積，澱澱而難。

總謹按尹注曰：最，絕也。積，停留也。謂秦之水絕甘而味停留。蓋尹所據本作甘最而積，故其說如此。然義實未安。當以今本爲長。說文水部：周謂澆曰泔，澆，澆米汁也。門部：最，積也。徐鍇曰：古以聚物之聚爲最。此二句之義，蓋謂泔汁會聚而停留，淤泥沉澱而混雜也。尹據誤本爲說，非是。宋本取作最，則依尹注爲文耳。未足據也。

齊晉之水，枯旱而澁。

總謹按齊與晉聲相近。周易釋文曰：晉孟本作齊，是也。管子原文本作晉之水，聲誤爲齊。校者芻注晉字，傳寫并入正文，遂作齊晉之水矣。尹注謂是齊之西而晉之東，此曲說也。王氏難志謂涉上文而誤，夫上文有齊之水，楚之水，越之水，秦之水，何獨誤作齊乎？是猶未明其致誤之由也。又按澁字無義，乃渾之段字，惟其枯旱，是以渾濁，故曰枯旱而澁也。

使不能爲惛，惛而忘也者，皆受天禍，四時。

總謹按使不能爲惛下有闕文。據上文使能之謂明，總信之爲聖，則此文當有聽不信爲忘六字。忘，忘爲芒。莊子齊物論篇：人之生也，固若是芒乎？釋文曰：芒，昧也。蓋與惛同義。七臣七主皆有芒主。上見功而隱，則爲人下者直，爲人上者駭。

樾謹按直當爲惠。乃壞字也。惠古德字。言爲下者自以爲德也。九變篇曰。凡民之所以守戰。至外而不德其上者。蓋有數焉。注曰。雖復至外。不敢恃之以德於上。此文惠字。義與彼同。因字誤爲直。尹氏卽以肆直釋之。誤矣。

星者掌發爲風。

樾謹按此本作星掌發。發爲風。與下文日掌賞。賞爲暑。歲掌和。和爲雨。辰掌收。收爲陰。月掌罰。罰爲寒。文法一律。今衍者字奪發字。

除急漏田廬。

樾謹按除急二字。衍文也。尹注曰。田中之廬欲漏之。不欲人惡盛陽之氣也。不及除急之義。是尹所據本無此二字。

所惡其察。所欲必得。

樾謹按當作所惡必察。兩句一律。下文云。所求必得。所惡必伏。亦兩句一律。是其證。

圖譯昆

樾謹按此三字之義。爲不可曉。據尹注曰。譯傳言語相疾忌爲圖訟者。是其所據本作譯忌圖。因傳寫奪圖字。誤補之譯字之上。而忌字又從足作踞。此是所傳之異。非尹本之舊也。然尹說亦不可通。上文

曰禁博塞。圍小辯。上一字皆禁止之意。下二字皆實指其事。此文疑亦當同。忌闕違文。雖未詳其義。然譯必舉之。段字說文牽部。署司視也。從橫目。從率。令吏將目捕罪人也。然則署有捕治之義。禁圍之不止。從而捕治之。亦事之相因者矣。

是故人有六多。六多所以街天地也。五行。

楊謹按六多之義未詳。尹氏曲爲之說。殆非也。街字義亦難明。劉氏橫曰。街猶通也。然則街當作衛。字之誤也。說文行部。衛通街也。衛之訓通。正得其義。而其誤爲街。亦有由矣。字亦作迴。玉篇。迴。通達也。淮南子要略篇。通迴造化之母。上德篇。德迴乎天地。王氏念孫讀書雜誌。謂迴字並迴字之誤。是也。卽可以說衛天地之義矣。

修概水上。以待乎天道。

楊謹按王氏念孫謂上當作土。然此與下文治祀之下以觀地位相對爲文。則上字不誤也。其義未詳。奢龍辨乎東方。故使爲土師。

楊謹按土師當作工師。此官在唐虞爲共工。在周官爲司空。司空卽司工。空者工之段字也。故小宰職曰。冬官掌邦事。不曰冬官掌邦土。漢世說經者。有司空主空土之說。僞古文遂曰司空掌邦土矣。說詳羣經平議。此文工師作土師。蓋以形近而誤。然與經義違矣。故不可不辨。

賭甲子。木行御。

樞謹按賭字義不可通。疑當爲都。都古字作都。因誤爲覩。後人遂書作賭耳。爾雅釋詁曰。都於也。都甲子。木行御。言於甲子之日。木行御也。下文賭丙子。火行御。賭戊子。土行御。賭庚子。金行御。賭壬子。水行御。諸賭字並當作都。

不誅不貞。

樞謹按貞乃賞字之誤。上文於春曰。賦祿賜賞於四境之內。於夏曰。發藏任君賜賞。是皆有賞也。下文於秋曰。命左右司馬。衍組甲冑兵。合什爲伍。以修於四境之內。諒然告民有事。所以待天地之殺歛也。於冬曰。令民出獵禽獸。不釋巨少而殺之。所以貴天地之所閉藏也。是皆有誅也。蓋賞以春夏。刑以秋冬。古制如此。至戊子。土行御。則不誅不賞。但務農事而已。故不誅不賞。農事爲敬。賞字闕壞。遂誤爲貞。尹注從而爲之辭。斯曲說矣。

其氣不足。則發擿瀆盜賊。

樞謹按發字涉上句而衍。據尹注無。

不釋巨少而殺之。

樞謹按釋乃釋字之誤。

君危不殺太子危。

榷謹按殺當爲發。聲之誤也。釋名釋用器曰。鑊殺也。釋名一書。皆以聲取義。鑊從發聲。而訓爲殺。是殺與發聲近。時嘖嘖篇。發爾私。毛傳曰。發伐也。廣雅釋詁曰。伐殺也。發訓伐而伐訓殺。然則殺之與發。義亦得通矣。君危自爲句。不發又自爲句。上文曰。瞎甲子木行御。天子出令。命左右士師內御。總別列爵。論賢不肖士吏。賦祿賜。賞於四境之內。發故粟以田數出。國衡順山林。禁民斬木。所以順草木也。此文承上而言。故曰。天子不賦不賜賞。而大斬伐傷君危。不發太子危。家人夫人死。所云不賦不賜賞。而大斬伐傷。與上文賦祿賜。賞於四境之內。及禁民斬木相應。所云不發。與上文發故粟相應。蓋當發故粟而不發。故其災禍如此也。不發正與不賦不賜賞一律。因字誤作殺。尹注遂誤以君危不殺四字爲句。解曰。若君雖危而不見殺。則又太子危。而家人夫人有死禍也。此曲說不可從下文曰。瞎戊子土行御。天子修宮室。築臺榭。君危外築城郭。臣死。君危爲一事。臣死爲一事。然則此文亦當以君危爲一事。太子危爲一事。非君危不見殺。而後太子乃危也。

勳靜者比於臥。勳作者比於醺。勳信者比於距。勳融者比於避。

榷謹按四勳字皆當作重。與任法篇重愛曰失德。重惡曰失威。兩重字義同。蓋靜作信融。各有所宜。偏重之則非矣。尹注皆迂曲未合。

未得天極。則隱於德。

樾謹按古依隱同聲。故釋名釋衣服曰。衣。依也。廣雅釋器曰。衣。隱也。是依隱義同也。此云隱於德。猶云依於德。禮記少儀篇曰。士依於德。是其義矣。尹注謂隱而修德失之。形於女色。

樾謹按此女字讀如爾女之女。形於女色。猶言形於其色耳。蓋既裕德無求。則其安徐正靜。必有見於顏色者。故云然。尹注讀如本字。以爲女之容色。失之。

乘時養人。

樾謹按周書諡法篇曰。乘。順也。乘時養人者。順時養人也。尹注曰。持四時之政。以順養其人。訓乘爲持。未得其義。

萬物崇一正。

樾謹按崇讀爲宗。尙書攸誓篇。是崇是長。漢書谷永傳崇作宗。是古字通也。廣雅釋詁。宗本也。萬物宗一。言萬物本乎一也。老子曰。一生二。二生三。三生萬物。

刑以弊之。毋失民命。

樾謹按刑以弊之。當作弊之以口其口。方與下文令之以終其欲。遏之以絕其志意。養之以化其惡。明

之以察其生。文法一律。因弊之下奪四字。遂據上文於弊之上加刑以二字。非其舊矣。

摠謹按致刑致政致德致道。皆二字爲句。其民屬下讀。言上能致其刑政德道。故其民如此也。蔽字與聽靜爭不協韻。蔽蓋敬字之誤。爾雅釋詁。庸。勞也。釋訓。庸。勞也。是庸之義爲勞。上能致其刑。則其民勞心而敬矣。尹據誤本作注。又誤讀致刑其民爲句。遂以庸心以蔽爲就上之人言。解曰。不用心以斷。則濫及不辜。乃其解下文和平以靜。付而不爭。又就民言。何也。夫四句一律。下二句旣以民言。則上二句亦以民言。故知其民二字必屬下讀。不屬上讀也。付而不爭。當作附而不爭。古字通用。尙書梓材篇。皇天既付中國民。釋文曰。付。馬本作附。周官小司寇職。附刑罰。鄭注曰。故書附作付。並其證也。附而不爭。謂民親附而不爭。尹注曰。人被道則相付任而不爭。未達段借之旨。

出令時當曰政。

摠謹按尹注曰。令當於正。時之謂也。疑正文及注均有誤。正文當曰。出令當時曰政。注文當曰。令當於時。政之謂也。並傳寫者到之。正之與政。則古適用字耳。

正衡一靜。能守慎乎。

摠謹按尹注曰。衡。平也。言但能守慎。則政平而靜一。是尹所據本作正衡靜一。今作一靜。誤。

能服信政。此謂正紀。能服日新。此謂行理。

樾謹按上云立常行政。能服信乎。中和慎敬。能日新乎。此承上文而言。當作能服信。此謂正紀。能日新。此謂行理。上句政字。涉上文臨政官民而衍。下句服字。即涉上句能服信而衍。

不事心。不勞意。不勦力。任法

樾謹按爾雅釋詁。事。勤也。勦。勞也。是事與勞義通。禮記儒行篇。先勞而後獲。鄭注曰。勞猶事也。然則事亦猶勞也。不事心者。不勞心也。至勦字亦無意。疑勦字之誤。不事心。不勞意。不勦力。三句一意。奇術技藝之人。莫敢高言孟行。以過其情。以遇其主矣。

樾謹按遇讀爲愚。詩巧言篇。遇犬獲之。釋文曰。遇。世讀作愚。莊子則陽篇。匿爲物而愚不識。釋文曰。愚本作遇。是遇與愚通。愚其主者。自以爲知。而以其主爲愚也。尹注訓遇爲待。則失其義。

國法不一。則有國者不祥。

樾謹按此本作有國者。國法不一。則不祥。有國者三字。總冒下五句。國法不一。則不祥。與下民不道法。則不祥。一律。因寫者奪有國者三字。而誤補之。則字之下。則與下文句法不一。又誤。國法不一。又誤。疊法字。尹注遂斷國法二字爲句。解曰。有國者有法也。增益以成其義。足知其非。

國受立法以典民則祥。

櫛謹按上下文。凡四言不祥。則此亦當作不祥。傳寫奪不字耳。立法固所以與民。然成法具在。必更易之。則不祥矣。尹所據本奪不字。故失其解。

故曰。法者不可恆也。

櫛謹按尹注曰。法敝則當變。故不恆。此說雖若有理。然以上下文求之。殊不可通。上文曰。故黃帝之治也。置法而不變。使民安其法者也。此乃云法不可恆。則非置法不變之謂矣。其不可通一也。既云法不可恆。而下文乃曰。故明王之所恆者二。一曰明法而固守之。二曰禁民私而收使之。此二者主之所恆也。則又非法不可恆之謂矣。其不可通二也。反覆推求。三恆字皆慎字之誤。法者不可恆也。本作法者不可不恆也。故其下卽曰。存亡治亂之所從出。聖君所以爲天下大儀也。君臣上下貴賤皆發焉。乃申明不可不恆之意。禁藏篇曰。法者天下之儀也。所以決疑而明是非也。百姓所縣命也。故明主慎之。正與此文同義。自慎誤爲恆。而又奪不字。遂失其義矣。明王之所恆者二。當作明王之所慎者二。此二者主之所恆也。當作此二者主之所慎也。慎字右旁之眞。隸書作莫。闕壞而爲亘。故慎誤爲恆矣。夫兩言所慎。文義甚明。若作所恆。便爲無義。其誤顯然。所宜訂正。

然故謹按尹習士。開識博學之人。不可亂也。

櫛謹按尹解。謹按曰。所以毀碎於物者也。謂姦詐之人。僞託於謹。以毀君法。此說殊爲迂曲。殆非也。

謄梓疑當作謄。乃疊韻字。後漢書馮衍傳。意斟斟而不愷。今李賢注曰。斟。猶遲疑也。此作謄。斟者。謄與斟同。梓乃斟字之誤。古書斟字或作埒。故斟。鄒亦作埒。鄒見玉篇土部。又或作埒。見漢書地理志。應劭注管子原文。疑本作埒。因誤爲梓也。習士者俗士也。說文人部。俗。習也。習與俗雙聲。故義亦得通。謄。埒。習。士。謂流俗之士。意。謄。遲疑者也。此指愚不肖者而言。下云。聞讀博學之人。則指賢知者而言。此兩等人。皆能出其私議。以亂國法者也。

卿相不得翦其私。

櫟謹按上云。翦公財以祿私士。此乃云翦其私。義不可通。此翦字當讀爲濟。聲之誤也。爾雅釋言。翦。齊也。郭注曰。南方人呼翦刀爲翦刀。是齊與翦聲相近。又涉上文翦公財而誤耳。

夫日侵而產怨。此失君之所慎也。

櫟謹按失君當作人君。涉上文失君則不然而誤。

令求不出謂之滅。出而道留謂之撓。下情求不上。通謂之塞。下情上而道止謂之侵。明法。

櫟謹按令求不出。據後解作令本不出。然則下情求不上。通亦當作下情本不上。通。後解奪本字。遂并此文而無從是正矣。尹注曰。求不出令。則下無所稟。故滅求不上。通。則與君隔絕。故曰塞也。爾求字亦本字之誤。

比周以相爲匿，是忘主死交，以進其譽。

摠謹按是下奪故字，後解作比周以相爲匿，是故忘主死交，以進其譽，可證也。尹注誤讀是字絕句，劉氏已訂正矣。惟匿字亦當從後解作匿，言比周而爲姦匿也。匿匿古字通。洪範五行傳，朔而月見東方，謂之側匿。漢書孔光傳作側匿。

不一圖國。

摠謹按當從後解，作不一圖其國。

力罷則不能毋靡倪。正世。

摠謹按尹注曰，倪，傲也。則匿當讀爲惰，惰與傲義相近。輕重戊篇，歸市亦惰倪，是其證。

不繁匿。

摠謹按匿亦當爲匿，說見上篇。下文曰，法禁不立，則姦邪繁。繁匿即姦邪繁也。

有愛人之心，而實合於傷民。

摠謹按合於傷民者，足於傷民也。合與給通，給，足也。故合亦有足義。論語子路篇，始有曰苟合矣。言苟足也。孟子梁惠王篇，此心之所以合於王者何也。言足於王也。說詳羣經平議。

治莫貴於得齊。

提議按水經濟水注引春秋說題辭曰齊度也周官亨人以給水火之齊鄭注曰齊多少之量又酒正辨五齊之名注曰齊者每有祭祀以度量節作之是齊有度量之義治莫貴於得齊謂得其度量也史記孝武紀事化丹砂諸藥齊爲黃金矣索隱曰齊音分劑之劑此齊字讀當與彼同尹注非是

諸子平議卷五

管子五

謀乎莫聞其音。內美。

樞謹按謀乎乃形況之辭。與下文卒乎冥冥乎淫淫乎一律。尹注曰。今謀欲尋於道。則不聞其音。此大誤也。謀卽禮記玉藻篇盟盟梅梅之梅。正義曰。梅梅猶微微謂微昧也。正與莫聞其音之義合。梅或體作媒。與謀並從某聲。故得通用。莊子知北遊篇媒媒晦晦。釋文引李注曰。媒媒晦貌。謀與媒亦同。飢不廣思。飽而不廢。

樞謹按下飽字疑飢字之誤。上文曰。飢則廣思。尹注曰。飢而廣思。則忘其飢。然則飢不廣思。其飢益甚矣。故曰飢而不廢。言飢不止也。尹注曰。廢止也。是其義也。今作飽而不廢。義不可通。蓋後人不達其旨而臆改耳。

是謂雲氣。

樞謹按下文云。靈氣在心。一來一逝。疑此文雲氣亦靈氣之誤。隸書靈字或作靈。見王稚子關。與雲相似。故誤爲雲耳。尹注曰。能調其氣。故比於雲。此其所據本已誤。故曲爲之說。

不可爲數。

樹謹按不可爲數。猶言不可勝數。言天下之精材。皆聚於我。不可爲之計數也。尹注非。守戰遠見有患。

樹謹按尹注曰。爲國者。必入守出戰。今吾於此二者。預見其患矣。尹氏蓋以遠見有患連讀。而解爲預見其患。甚爲不辭。遠見卽外知也。下文曰。夫民不必死。則不可與出乎守戰之難。不必信。則不可恃而外知。夫恃不死之民。而求以守戰。恃不信之人。而求以外知。此兵之三闕也。卽承此文而言。故知遠見卽外知也。儀禮特牲饋食禮。若不吉。則筮遠日。鄭注曰。遠日。句之外日。呂氏春秋有始覽。冬至日行遠道。高注曰。遠道。外道也。是遠卽外也。呂氏春秋自知篇。文侯不說知於顏色。高注曰。知猶見也。是見卽知也。

而憂之以德。

樹謹按說文久部。憂行之和也。凡經傳憂字皆慕之段字。此則其本字。憂之以德。謂和之以德也。除君苛疾。與若之多慮而少實。

樹謹按若乃君字之誤。王氏引之已訂正矣。至尹氏謂此句蒙除字爲文。解曰。謂君之材能。多似有而非實。如此者亦祝去之也。果如此。則祝堯已疵之言。未始不善。公何爲不說乎。蓋一除一與。自是兩事。

除者視去之。與者求與之也。多虛而少實。謂致力者少而收功者多。下文曰。又與君之若賢。亦是此意。祝之意以爲不賢固不可。然必實賢則勞矣。故以若賢爲祝也。此二句正所謂婦寺之忠。桓公怒而將誅之。是可以資難矣。管仲是以知其可霸也。

中有卷城。

櫪謹按卷當讀爲闊。大元交次六。大圓四闊。小圓交之。范望注曰。闊。國也。是國有國邑之義。故與城並言。

今者寡人見人長尺。而人物具焉冠。

櫪謹按冠下本有冕字。說苑辨物篇。作有人長尺冠冕。是其證也。今本奪冕字。而竊文類聚太平御覽開元占經諸書所引。並作冠冠。則又因奪冕字而誤補冠字。

右袪衣。

櫪謹按說苑作左袪衣是也。說詳後。

從左方涉。其深及冠。從右方涉。其深至膝。

櫪謹按水而及冠。是減頂矣。又何涉乎。說苑作從左方渡至踝。從右方渡至膝。疑此文冠字亦當作踝。以聲近而誤也。左至踝。右至膝。是左淺而右深也。自踝誤作冠。則爲左深而右淺。遂改上文之左袪衣。

爲右祛衣。左方涉爲右方涉。皆非管子之原文矣。

昔者吳干戰。未亂。不得入軍門。國子搢其齒。遂入。爲干國多。

榘謹按尹注曰。干。江邊地。亂。毀齒也。戰功曰多。言於干戰。國子功多也。此注於干字未得其義。干當作邗。說文邑部。邗。國也。今屬臨淮。從邑干聲。一曰。邗。本屬吳。蓋邗古國名。後爲吳邑。哀九年左傳。吳城邗。卽其地矣。此文吳干戰。吳干乃兩國也。國子乃干國之人。故曰爲干國多。言此役也。國子在干國中。戰功爲最也。尹氏不知干爲國名。誤解爲江邊地。則吳與戰者何國也。且其解爲干國多句。更文不成義矣。

皆要審則法令固。七臣七主。

榘謹按尹解皆要。爲事皆得要。殆非也。下句曰。賞罰必則下服虔。皆要與賞罰相對爲文。若從尹解。則不倫矣。皆當作比。大戴記保傳篇。於是比選天下端士。漢書賈誼傳。比作皆。戰國秦策。斷死於前者比是也。韓子初見秦篇。比作皆。並其例矣。周官小司徒職。及三年則大比。大比則受邦國之比要。鄭司農云。五家爲比。故以爲比名。今時八月案比是也。要謂其簿。然則比要者。大比之簿籍。大比之簿籍審。則法令固矣。管子多本周制。於此可見。

不許則國失勢。

樹謹按許乃悟之段字。言不覺悟則國勢必失也。上文曰得六過一是以還自銳以知得失。然則過主能早自覺悟或尙可爲不悟則已矣。下文凡言不許者其義並同。尹注謂許古伍字。謂偶合也。非是。四鄰不計。

樹謹按此本作四隣不計。故尹注曰四鄰與已爲隣。不計度而知之。四鄰與已爲隣。正解四隣之義。今作四鄰不計者卽涉注文而誤。下文曰故上帶則隣不計。文與此同。彼奪四字耳。

瑤瑤玉儲不足處。

樹謹按尹注曰玉儲猶玉食。然云不足處。則當是居處之事。儲疑國之段字。儲與國並從甫聲。故得通耳。玉國猶瑤國也。楚辭涉江篇曰吾與重華遊於瑤之圃。

夫亡國路家者非無壤土也。

樹謹按者字衍文也。此以國家言。故曰非無壤土。若有者字則以人言。不當云壤土矣。下文夫囚歲雷旱非無雨露也。亂世煩政非無法令也。暴主迷君非無心腹也。並無者字。故知此者字誤衍。

宜多隱憂。

樹謹按宜與道同。孟子滕文公篇。驅蛇龍而放之菴。趙注曰菴。澤生草者也。今青州謂澤有草爲菴。斷名決。

樞謹按尹注曰。依名而斷決。則其所據本。當作名斷決。故下文曰。名斷言澤。吏不敢以長官威嚴危其命。禁廢。

樞謹按危當讀爲詭。古字通用。說見大匡篇。曹大家注幽通賦曰。詭。反也。詭其命者。反其命也。謂反易其命也。與上句不爲親戚故貴易其法一律。

民之承教。重於神寶。

樞謹按爾雅釋詁。神。重也。此言神寶。即上言重寶。因句有重字。故變重言神耳。尹注曰。夫寶有靈。故曰神寶。失之。

能節宮室。適車輿。以實藏。

樞謹按適猶節也。呂氏春秋重已篇。故聖人必先適欲。高注曰。適猶節也。情欲篇。情有節。古樂篇。有節有侈。注並曰。節。適也。是適節義通。適車輿。猶節車輿也。與節宮室一律。

氣情不營。則耳目殺。

樞謹按殺讀爲怒。禮記祭義篇。其親也怒。正義曰。怒謂質怒。氣情不營。則耳目質怒矣。尹讀如本字。非。菹笠以當盾櫓。

樞謹按尹注曰。取菹萍草以爲笠。然則當云草笠。不當云菹笠。且與上文被裘以當鍕鍕。文義不倫。殆

非也。直者組之假字。說文糸部。組。綬屬。其小者以爲冕纓。然則組笠猶言纓冠。正與衿裳相對成文。農事習則功戰巧矣。

樞謹按功當作攻。上文云。耕農當攻戰。此承上文而言。故曰農事習則攻戰巧矣。尹注曰。習農則當功戰。即依上文爲說。功亦應作攻。荀子議兵篇。操用兵革。攻完便利者強。楊注曰。攻當爲功。是攻功古通用。然觀尹注。則其所據本。似本作攻。今作功者。聲近而誤。

順天之時。約地之宜。忠人之和。

樞謹按王氏念孫謂約當爲得。草書相似而誤。而未及忠字之義。忠當讀爲中。枚氏古文尚書仲虺之誥。建中于民。釋文曰。中。本或作忠。是中忠通用也。中人之和。猶言得人之和。周官師氏職曰。衆國中失之事。鄭注曰。故書中爲得。呂氏春秋行論篇。以中帝心。高注曰。中猶得。戰國策齊策。是秦之計中。高注曰。中得也。並古人謂得爲中之證。得人之和。正與得地之宜一律。荀子富國篇。上得天時。下得地利。中得人和。文義與此相近。可以證成王說。

夫敏鈞者所以多寡也。

樞謹按所以下有奪字。下文云。權衡者所以視重輕也。戶籍田結者所以知貧富之不替也。可證。而謀有功者五。

樹謹按當作謀而有功者五。

外內蔽塞。可以成敗。

樹謹按此欲其敗非欲其成。而曰可以成敗。乃因敗而連言成。古語往往如此。說見日知錄卷二十七。漢書何進傳。先帝嘗與太后不快。幾至成敗。亦因敗而連言成。正與此同。王氏引之謂成當爲或。非是。謹其忠臣。

樹謹按謹當讀爲結。言與其忠臣相結也。結與謹一聲之轉。故古或通用。桓三年穀梁傳。謹言而退。公羊傳作結言而退。是其證。

上收而養之疾官。而衣食之。入國。

樹謹按疾官二字連文。官古館字。說詳余所著字義載疑。疾官乃有疾者所居之館舍。當時蓋特設之。以居有疾之人。故曰上收而養之疾官。而衣食之。尹注誤於疾字斷句。則兩句皆不可通矣。

虛心平意以待須。九守

樹謹按須本作傾。與上文靜定爲韻。待訓爲備。國語周語。其何以待之。韋注曰。待猶備也。以待傾者。以備傾也。言虛心平意。以備其傾覆也。今誤作須。則不特失其韻。且須卽待也。於義複矣。鬼谷子符言篇。作虛心平意。以待傾損。是其增證。

誠得乎天地，通於神明，見姦僞也。

樞謹按：見乃兄字之誤。管子書每以兄爲況字。大匡篇：兄與我齊國之政也。是其證也。此言精誠可以暢天地通神明。況姦僞乎？言必爲其所化也。古字也。與邪通。故陸德明經典釋文曰：邪也。弗殊。然則況姦僞也。猶云況姦僞邪。因假兄爲況。又誤兄爲見。而其義全失。鬼谷子符言篇：作醜暢於天下神明。而況姦者于君。其文雖不同。然況字正不誤。可據以訂正。因之修理，故能長久。

樞謹按：修乃循字之誤。鬼谷子正作循理。下文修名而督實。修亦當爲循。鬼谷子作循名而爲實。其文雖不同。而循字不誤。可據訂。

明知千里之外，隱微之中，曰動姦。

樞謹按：動當作洞。辟之誤也。鬼谷子作是謂洞天下姦。

上和積著者，所以爲固也。虛地。

樞謹按：方言：齎，合也。廣雅釋詁：積，合也。稿與齎通。積著猶合著也。文選七發：中若結縈。李善注：引說文曰：縈，車籍交革也。義亦相近。

大夫佐各一人，率部校長官佐各財足。

櫛謹按財足猶纔足也。史記孝文本紀見馬道財足。案隱曰財字與纔同。漢書楊雄傳財足以奉郊廟。師古注曰財讀與纔同。漢書以財爲纔不可枚舉。此文財足正與彼同。言人數不必過多。取其纔足任事而已。尹注曰財謂其祿廩。非是。下文云給卒財足亦言給之以卒使。纔足任事不必過多也。注云財其糧用也亦非是。

可省作者半事之。

櫛謹按省與少一聲之轉。故義得相通。禮記喪服小記篇多陳之而省納之。荀子仲尼篇省求多功。並以省與多對。省卽讀如少矣。此言雖有疾病不能多作猶可少作。故半事之也。尹注謂可以省視作者取其半功未得其義。

補弊久去苦惡。

櫛謹按尹注曰其器既補弊而久有苦惡者除去之。此未得其義。補弊久與去苦惡相對。久讀爲舊。尙書無逸篇舊勞于外舊爲小人。史記魯周公世家舊皆作久是舊久古通用。詩抑篇告爾舊止。鄭箋曰舊久也。文選答賓戲時暗而久章者注曰久舊也。並其證也。此文言弊舊者補之。苦惡者去之。兩句文義一律。若云補弊而久則不辭甚矣。

不利作士功之事放豐焉。

櫛謹按放讀爲妨。禮記月令篇。毋發令而待以妨神農之事也。卽其義。寡人忤。不知四害之服。奈何。

櫛謹按服讀爲備。謂不知四害之備也。戰國策趙策。騎射之服。史記趙世家作騎射之備。是服與備古字通。

五種無不宜。其立后而手實。地良。

櫛謹按兩句傳寫誤倒。其立后而手實。本在五種句前。總冒本篇五種無不宜。自與其本宜旣審云云相屬。乃尊說五施之士。證以下文。其誤自見矣。

先主一而三之。四開以合九九。

櫛謹按一而三之爲三。三而三之爲九。九而三之爲二十七。二十七而三之爲八十一。是謂四開以合九九。尹注誤。

陝之芳。

櫛謹按芳當作旁。字之誤也。陝之旁與下文山之上山之側一律。

七八五十六尺而至於泉。

櫛謹按宋本作八七五十六尺。與上文六七四十二尺。七七四十九尺。一律。當從之。下文七九六十三

尺亦當作九七。

其草如茅與走。

懋謹按如茅疑卽爾雅釋草所謂茹蘆茅蒐。非必二草也。走未詳。

山之材。

懋謹按材字無義。疑才字之誤。才誤作才。因誤作材矣。才者垂之古文。見說文我部。山之手卽山之垂。說文土部。垂遠邊也。是垂有邊側之義。尹注曰。材猶旁也。正得其義。但未得其字耳。

其木乃格。

懋謹按木無名格者。格乃椹之借字。爾雅釋木。椹椹。郭注。以爲柚屬。說文木部。椹。木可作牀几。徐錯繫傳以爲梓屬。二者未詳孰是。此文以格爲椹。猶儀禮古文以格爲設。蓋古音相近。故得通用。

有龍與斥。

懋謹按尹注曰。龍斥並古草名。此古字殊爲無義。疑正文本作有龍古與斥。注文本作龍古與斥。並草名。傳寫奪誤耳。爾雅釋草。紅龍古。卽此草也。

右執挾七。弟子職。

懋謹按尹注曰。七者所以載鼎實。故曰挾七。此說非也。古時七有二。儀禮士昏禮。七俎從設。鄭注曰。七

所以別出牲體也。此一匕也。少牢饋食禮。廋人盛饌。匕與敦于扚。注曰。匕所以匕黍稷者也。此又
一匕也。說文匕部。匕相與比敍也。从反人。匕亦所以用比取飯。一名柶。木部。柶匕也。所以取飯。是匕之
本義爲取飯之匕。因別出牲體之具。爲用略同。故亦以匕名之。取飯之匕小。而別出牲體之匕大。易震
象辭不喪匕鬯注。時大東簋有挾棘匕傳。並云。匕所以載鼎實。蓋皆別出牲體之匕也。尹氏因亦襲用
其說。然管子此文。言弟子爲先生設食之禮。豈必列鼎而食。則所謂匕者。自是取飯之匕。挾七盞二物
也。挾讀爲校。禮記曲禮篇。羹之有菜者用校。鄭注曰。挾猶箸也。然則挾也。匕也。正食時所必用者。雖疏
食菜羹。不可無此二物。弟子執之。正其宜矣。

周還而貳。唯嚶之視。同嚶以齒。

嚶謹按尹注曰。貳謂再益食。盞曰嚶。齒類也。謂食者則以其所盞之類而進。尹氏此說。於同嚶以齒。未
得其義。齒者年也。長幼之次也。同嚶以齒。以先生之齒言。猶下文弟子乃食。以齒相還。以弟子之齒言
也。盞食盞則更益之。有同盞者。則以齒爲序。先生亦或非一人。自有長幼也。

各徹其饌。如於賓客。

嚶謹按於猶爲也。見王氏經傳釋詞。如於賓客者。如爲賓客也。尹注曰。賓客食畢亦自徹也。正見各徹
其饌。與賓客同。

既徹并器。

樹謹按并當爲屏。尙書金縢篇。我乃屏壁與珪。枚傳曰。屏。藏也。既徹屏器。謂既徹之後。則藏其器。故尹注曰。并謂藏去也。

先生若作。乃與而辭。

樹謹按先生若作者。先生謹故爲之起也。弟子不敢當。故必辭。尹注謂以拊未畢。故辭之令止。此未達其旨。爲弟子者。豈宜以已拊未畢。而止先生之作乎。

有頃代燭。

樹謹按尹注曰。燒燭者有鹽。卽令其次代之也。然則正文及注文鹽字。並當作愔。大戴記盛德篇。無度量則小者儉鹽。是鹽與愔古字通。

治安百姓。形勢解。

樹謹按治安上當有主字。主治安百姓。與地生養萬物相對。猶上文主牧萬民。與天覆萬物相對。

人主去其門。而迫於民。

樹謹按門字無義。疑明字之誤。禮記禮運篇。故君者所明也。鄭注曰。明猶尊也。去其明。卽去其尊。上云虎豹去其幽。此云人主去其明。兩文正相對。虎豹必居以幽僻之地。故以幽言。人主必居於高明之地。

故以明言一幽一明。正管子取譬之指也。

濟濟者。誠莊事斷也。

榘謹按詩泂水篇。實始翦商。毛傳云。翦。齊也。鄭箋云。斷也。正義謂齊卽斬斷之義。此文以誠莊事斷釋濟濟。卽此意也。可證古詩說。故特表出之。

度量馬力。

榘謹按此本作度量其力。承上文善視其馬而言。不必言馬也。下文說明主善治其民。亦云度量其力。不言民力。可證此文馬力之誤。

奚仲之爲車器也。

榘謹按車器二字不詞。據下文云。巧者奚仲之所以爲器也。則此文亦當作奚仲之爲器也。車字蓋後人妄加耳。藝文類聚及御覽引此文。並作奚仲之爲車。蓋反以器字爲衍而刪之。考工記曰。一器而工聚也者。車爲多。車亦器也。此文以作器爲長。

備利而儉得。

榘謹按備字無義。疑苟字之誤。苟誤作苟。因誤爲備矣。禮記表記篇。安肆日儉。鄭注曰。儉。苟且也。是儉與苟同義。苟利卽儉得也。

爲人君而不明君臣之義。以正其臣。則臣不知於爲臣之理。以事其主矣。

樾謹按。不知下不當有於字。乃衍文也。下文云。爲人父而不明父子之義。以教其子而整齊之。則子不知爲人子之道。以事其父矣。不知下亦無於字。可證。

禹身決汜。斬高橋下。以致民利。

樾謹按。斬當讀爲鑿。說文金部。鑿。小鑿也。字亦作嵒。文選海賦。壘陵嵒而嵒鑿汪。鑿與嵒古字通。禹鑿龍門。卽此所謂斬高矣。橋讀爲橋引之橋。蓋引而上行之意。斬高橋下。義正相當。猶言高者下之。下者高之耳。

然能戰勝攻取。立爲天子。

樾謹按。能與而古字通。然能戰勝攻取。卽然而戰勝攻取也。下文桀紂貴爲天子。富有海內。地方甚大。戰卒甚衆。而身死國亡。爲天下僂者。羣書治要作然而身死國亡。此文正與彼對。一作然能。一作然而。文異而義同。韓詩外傳。貴而下賤。則衆弗惡也。富能分貧。則窮士弗惡也。崔駰大理箴。或有忠能被害。或有孝而見殘。能而互用。古書往往有此。

如是則朋黨者處前。寡黨者處後。夫朋黨者處前。賢不肖不分。則爭奪之亂起。而君在危殆之中矣。立政

楊謹按王氏念孫謂朋黨當作多黨是也。惟此數句尙有闕文。當云夫多黨者處前寡黨者處後則賢不肖不分賢不肖不分則爭奪之亂起而君在危殆之中矣。今本奪二句則文義不備。

凡觀樂者宮室臺池珠玉聲樂也。

楊謹按此釋上文觀樂玩好不當專舉觀樂而釋之疑本作凡觀樂者宮室臺池玩好者珠玉聲樂也。傳寫奪三字。

疏遠微賤者無所告謂則下饒原注解

楊謹按饒當爲謔說文言部謔詆呼也。

凡人君者欲衆之親上鄉意也欲其從事之勝任也而衆者不愛則不親不親則不明不教順則不鄉意。楊謹按不親則不明句當爲衍文上下文均無此意且下文曰明教順以道之是明屬君不屬民故知此句衍文也不教順則不鄉意下尙有闕文據下文當曰不利則不勝任。

故莫不得其職姓。

楊謹按得職猶得所也。漢書趙廣漢傳小民得職注曰得職各得其常所也此文以職姓連文甚爲不詞疑管子原文止作莫不得其職而佗本或有作得其姓者姓乃性之段字言得其性也亦與得職同義而後人誤合之遂作得其職姓耳。明法解篇孤寡老弱不失其所職所職二字亦爲不詞蓋亦一本

作所。一本作職。而誤合之。

夫學者所以自化。所以自樞。

樞謹按樞當作樞。樞卽模字。漢書蕭望之傳注曰。樞讀曰模。是也。說文木部。模。法也。所以自樞。言以學自爲模範。

明主者。有術數而不可欺也。明法解。

樞謹按有字乃明字之誤。明字之下。又奪於字。當云明主者。明於術數而不可欺也。與下文審於法禁而不可犯也。察於分職而不可亂也。文誼一律。

明主之治國也。案其當宜。行其正理。

樞謹按羣書治要作案賞罰行其正理。此非原文也。案其當宜。行其正理。兩句相對成文。當猶正也。廣韻。正。正當也。正可謂之當。當亦可謂之正。漢書李尋傳。當賀良等執左道亂朝政。注曰。當。謂處正其罪名。索問六節藏象論。當其時則甚也。注曰。當。謂正直之年也。是當與正同也。宜通作誼。周官肆師職。注引鄭司農曰。古者書儀但爲義。今書所謂義爲誼。是誼者古義字。宜乃誼之省耳。故曰仁者人也。義者宜也。仁人古通用。則義宜亦通用。案其當宜。猶案其正義。與下句行其正理一律。王氏念孫反謂當從治要本。誤也。

人主不參驗其罪過，以無實之言誅之，則姦臣不能無事貴重，而求揣摩，以避刑罰，而受祿賞焉。
樞謹按：姦臣當作人臣。蓋人主以無實之言誅人，則人臣皆事貴重以求免，非必姦臣也。涉上文兩云姦臣而觀。

諸子平議卷六

管子六

日至六十日而陽凍釋。七十日而陰凍釋。陰凍釋而執殺。百日不執殺。故春事二十五日之內耳也。臣案
樹謹按七十日陰凍釋而執殺。至百日而止。則尙有三十日。乃云春事二十五日之內。義不可通。疑管子原文本作七十五日而陰凍釋。後人但取六十日七十日兩文相對。而不顧其數之不合。遂妄刪五字耳。易乾鑿度曰。天氣三微而成一箸。鄭注曰。五日爲一微。十五日爲一箸。故五日成一候。十五日成一氣。然則日至六十日。得三微一至者。七十五日。又得三微一至者。一以周書時訓篇言之。日至六十日而陽凍釋。是爲驚熱。七十五日而陰凍釋。是爲雨水。若作七十日。則不相當矣。故知其誤也。

王國守始。乘馬數。

樹謹按下文國用一不足。則加一焉。國用二不足。則加二焉云云。是乃無策之甚者。何以謂之王國。疑王國乃亡國之誤。上文云。出華之令。守地用人。策故開闢。皆在上。無求於民。霸國守分上分下。游於分之間而用足。夫無求於民者上也。游於分之間而用足者次也。然則此爲最下矣。王國之誤無疑也。民無積賈子數矣。

樾謹按數矣二字衍文。涉上文又失諸夏秋之筭數也而衍。宋本作數也。此其初衍之本。今作數矣。則又誤也。字爲矣字。

故以上填之滿。補下填之衆。

樾謹按衆字義不可通。疑本作補下填之虛。虛與滿相對。國蓄篇曰。萬物之滿虛。又曰。守歲之滿虛。並其證也。隸書虛字或作𡗗。故誤爲衆耳。

齊諸侯方百里。事蹟。

樾謹按內業篇。節適之齊。尹注曰。齊中也。齊諸侯者。中諸侯也。謂中國之諸侯也。與下文負海子相對。負海則非中國矣。輕重乙篇。作從諸侯。齊仇一聲之轉。猶鮪魚之爲鯨魚也。

彼壤狹而欲舉與大國爭者。

樾謹按舉衍文。蓋卽與字之誤而衍者。

吾子食鹽二升少半。海王。

樾謹按尹注曰。吾子謂小男小女也。然則吾當讀爲牙。後漢書崔駰傳注曰。童牙謂幼小也。吾子卽牙子。其作吾者。牙吾古同聲。猶駢吾之或爲駢牙矣。大玄勸次三曰。羈角之吾。其泣呱呱。義與此同。集韻有孖字音牙。云吳人謂赤子曰孖孖。蓋卽牙字而加子旁耳。

萬乘之國。正九百萬也。

櫛謹按九乃人字之誤。隸書人字或作九。張休崖淡銘。行九過茲。隸續云。九卽人字是也。其形與九相似。又因上下文多言數。故誤爲九耳。正人二字連文。國蓄篇云。以正人籍。謂之離情。以正戶籍。謂之養贏。是正人正戶。當時有此名目。尹彼注曰。正數之人。若丁壯也。此正人之義。亦當與彼同。揆度篇曰。萬乘之國爲戶百萬戶。爲開口千萬人。爲當分者百萬人是萬乘之國。正人止百萬而已。故曰正人百萬也。王氏引之說與余同。而誤以正字絕句。讀爲征。則猶未得。今夫給之鹽筴。則百倍歸於上。

櫛謹按百字衍文。上云月人三千錢之籍。爲錢三千萬。今吾非籍之諸君。吾子也。而有二國之籍者六千萬。是國之常征。止三千萬。鹽筴之利。得六十萬。適加一倍。故曰倍歸於上。若作百倍。則太多矣。蓋後人不察文義而妄如。又按上文三千萬六千萬之數。王氏引之說最埒。尹注皆非也。說具讀書雜誌。今不錄。

歲適美。則市糶無予。國黃。

櫛謹按方言。予。饒也。此予字當訓爲饒。饒卽售字。說文新附。售。賣去手也。詩抑篇箋云。物善則其售貴。釋文云。售本作饒。蓋古無售字。卽以饒爲之。此文言無予。卽無售也。猶詩云。賈用不售矣。下文云。穀

賤則以幣予食。布帛賤則以幣予衣。言穀賤則以幣售食。布帛賤則以幣售衣也。兩予字亦當訓賤。物適賤則半力而無予。

趙謹按無予之義已見上矣。半力二字義不可通。疑半分之誤。下文云物適貴則什倍而不可得。半分與什倍正相對。輕重乙篇十倍而不足。或五分而有餘。以五分與十倍相對。義與此近。

鍾鑑糧食。畢取贍於君。

趙謹按鍾宋本作餽。當從之。傳寫誤從金耳。鍾本作種。今從金旁亦誤。山國軌篇尹注引此文。正作種。餽糧食可證。

夫國之君不相中。舉兵而相攻。

趙謹按夫國者彼國也。漢書賈誼傳。夫將爲我危。師古注曰。夫。夫人也。亦猶彼人耳。此夫字義亦與同。以百乘之國。視千乘萬乘之國。則皆彼國耳。故曰夫國之君。王氏念孫謂當作大國。非是。

人衆田不度。食若干。山國軌。

趙謹按不度食。當作不足食。涉上文終歲度人食若干而誤也。下文云終歲其食不足於人若干。可證。萬物重十倍。府官以市。橫出萬物。隆而止。

趙謹按隆當作降。古字通用。書大傳。隆谷。鄭注曰。隆讀如厯降之降。是其證也。此言物重則出之。及降。

殺而後止。故曰降而止。廣雅釋詁。降也。降與降同。

故王者歲守十分之參。三年與少半成歲。三十一年而歲十一年與少半。山樞數。

樞謹按王氏引之曰。三年二字。因下文而衍。當作歲守十分之參與少半。言一歲之殺。分爲十分。守其三分與一分之少半。是所守者。爲十分中三分之一也。成歲者。順成之歲也。歲十一年衍一字。當作歲十一年。言順成之歲。三十一年而歲其十年與一年之少半。是所藏者。爲三十一年中三分之一也。今按王氏此說。殊不可通。所守者既爲三分之一。則但曰王者歲守三之一。豈不簡而易明。乃必設爲十分。然後以十分之參及一分之小半。迂回取數。何也。且果三分之一。則是三十年而歲十年也。乃不曰三十年而歲十年。而曰三十一年而歲十年與少半。必多此一年。使成奇零之數。又何也。且前之少半。爲十分中一分之少半。後之少半。爲一年之少半。則多寡迥殊矣。而同以少半言之。使人疑難難曉。又何也。是故王氏說此文。未得其理。此文初無衍字。但三十一年。當作三十七年。七誤爲一。所闕止一筆耳。王者歲守十分之參者。一歲之殺。分爲十分。用其七。歲其三。是謂歲守十分之參。於是三年得九分。又加一年之少半。則又得一分。合而爲十分。是與一歲之數相當矣。故曰三年與少半成歲也。三十七年之中。每年三分。共得一百一十一分。夫一百一十分。是十一年也。尚餘一分。是一年之少半也。故曰三十七年而歲十一年與少半。所以必如此計算者。正以三十三年以前。尚不足十年之數。至三十四年。

則十年而餘二分。三十五年則十年而餘五分。三十六年則十年而餘八分。其所餘之數。皆不能適與上文少半之數合。故必三十七年方可計算也。古人屬辭之密如此。至歲守十分之三。雖非三之一。然所少亦無幾。故下文曰。歲參之一也。王氏泥參之一以爲說。宜所解之皆誤矣。

桓公曰。隰者所以益也。

隰謹按此本作隰者所以陸也。故管子對曰。陸則易益也。正承桓公此語而言。今作所以益也。卽涉下句益也二字而誤耳。禮記禮器篇。君子以爲陸矣。釋文曰。陸本作隰。是隰陸義得相通。故曰隰者所以陸也。陸誤作益。於義難通。且管子陸則易益之言。爲贅設矣。

古者輕賦稅。而肥籍歛。山至賤。

隰謹按肥當爲肥。乃薄之段字也。魏孝武弔比干墓文。被菱荷之輕衣。曳扶客之諸衾。顧氏炎武金石文字記。謂肅卽葩字。然葩衾之文。殊不成義。蓋段葩爲薄。故與輕衣相對。管子此文。段肥爲薄。以輕賦稅。薄籍歛相對。正與彼同。字誤作肥。遂不可解矣。下文祿肥則士不死。幣輕則士簡賞。肥亦當作肥。而讀爲薄。祿薄幣輕。亦相對也。

內則大夫自還。而不盡忠。

隰謹按還當讀爲環。韓子五蠹篇曰。自環者謂之私。

特命我曰。

繼謹按特者人名也。命猶告也。禮記緇衣篇鄭注曰。傳說作書以命高宗。是古者上下不嫌同詞。以君告臣謂之命。以臣告君亦謂之命也。事語篇。秦奢教我曰。佚田謂寡人曰。及此篇梁聚謂寡人曰。有人教我謂之謂士曰。輕重乙篇。衛謂寡人曰。並舉人言以問管子。則特命我曰。義亦同也。

上有鉛者。其下有銚銀。上有丹沙者。其下有銚金。地數。

繼謹按玉符金部。銚。送死人具也。然則銚金銚銀。殊不可通。疑銚字之誤。五音集韻曰。銚。堅金也。

故先王各用於其重。

繼謹按各當爲託。聲之誤也。國語篇作先王爲其途之遠。其至之難。故託用於其重。可證。揆度篇作故先王度用其重。度亦當爲託。

修河濟之流。

繼謹按修乃循字之誤。言循流而下也。循誤作脩。因誤作修。本書類此者。不可勝舉。

巨錢而天下貴。

繼謹按此本作吾賤而天下貴。言五穀興豐。則吾國之穀價賤。而天下貴矣。故曰五穀興豐。吾賤而天下貴。則稅於天下。然則吾民常爲天下所賤矣。今作巨錢者。吾字闕壞。止存上半之五。遂誤爲巨。至賤之

與錢字形相似。音又相同。致誤尤易矣。

故相任寅爲官都。誤。

樞謹按寅字無義。疑更字之誤。隸書寅作寅。其下與更相似。故更誤爲寅矣。相任更爲官都者。言使之相保任。而更迭爲官都也。官都見問篇。按問篇曰。問五官有度制。官都其有常斷。今事之稽也何待。然則官都者。五官之總司也。淮南子天文篇曰。何謂五官。東方爲田。南方爲司馬。西方爲理。北方爲司空。中央爲都。都卽此所謂官都也。上文云。自言能爲司馬。不能爲司馬者。殺其身以登其鼓。自言能治田土。不能治田土者。殺其身以登其社。司馬也。田也。五官中之二也。然則相任更爲官都。殆謂使四官相保任。而更迭爲官都乎。

二五者。童山竭澤。人君以數制之人。昧者所以守民口也。聲者所以守民耳也。色者所以守民目也。人君失二五者。亡其國。大夫失二五者。亡其勢。民失二五者。亡其家。

樞謹按童山竭澤四字。當在上文至於黃帝之王句下。輕重戊篇云。黃帝之王。童山竭澤。是其明證。傳寫誤入此。不可通矣。人君以數制之人。句。亦不可通。疑下人字衍文也。此文本云。二五者。人君以數制之人。君失二五者。亡其國。大夫失二五者。亡其勢。民失二五者。亡其身。至昧者所以守口也。三句。當在二五者人君以數制之之上。試連上文讀之。曰。其在色者。皆黃白黑赤也。其在聲者。宮商羽徵角也。其

在味者酸辛鹹苦甘也。味者所以守民口也。聲者所以守民耳也。色者所以守民目也。如此則文義俱順矣。二五者人君以數制之。又遠蒙事名五正名五而言。下接人君失二五者亡其國。今於中間又錯入味者所以守民口也三句。則文不貫矣。幸其衍一人字。知以數制之下。本與人君相連。其迹未泯。尙可訂正。

重門擊柝不能去。亦隨之以法。

總謹按去字乃者字之誤。上文云。自言能爲司馬。不能爲司馬者。殺其身以登其鼓。自言能治田土。不能治田土者。殺其身以登其社。自言能爲官。不能爲官者。剝以爲門父。故此言重門擊柝不能者。亦隨之以法。不以其職微而寬之也。重門擊柝。猶言抱關擊柝。

臣之能謀厲國定名者。

總謹按厲讀爲利。厲國卽利國也。史記陳杞世家。是爲厲公。索隱曰。厲利聲相近。國策秦策曰。綴甲厲兵。高注曰。厲。利也。

百乘之國。中而立市。東西南北度五十里。

總謹按度當爲各。聲之誤也。謂東西南北各五十里也。上文故先王度用其重而因之。地數篇作故先王各用於其重。度各聲近而誤。在本篇卽可證矣。又按此文當作東西南北各百五十里。故其下云。三

日出境。明每日行五十里也。荀子大略篇所謂吉行五十是也。下文千乘之國中而立市。東西南北度百五十餘里。當作度二百五十里。故其下云。五日出境。亦是每日行五十里也。何以明之。據下文曰。萬乘之國中而立市。東西南北度五百里。其下卽云。十日出境。夫五百里而十日出境。則日行五十里可知。前後必當一例。故知此文有舛誤也。詳管子之意。萬乘之國方千里。是古王畿之制。千乘之國方五百里。是周禮諸公之國之制。百乘之國方三百里。是周禮諸伯之國之制。蓋管子多與周禮合也。古者公侯爲一等。伯子男爲一等。故左傳曰。在禮。卿不會公侯。會伯子男可也。此文言公以該侯。言伯以該子男耳。若如今本。則百乘之國方百里。千乘之國方三百餘里。萬乘之國方千里。參差不齊矣。又五百均無餘數。獨於百五十言餘。亦不可通也。

三日出境。五日而反。

樞謹按此本作六日而反。據下文五日出境。十日而反。十日出境。二十日而反。是反之日。必倍其出境之日。此云三日出境。則必六日而反。可知傳寫誤也。

上農挾五。中農挾四。下農挾三。

樞謹按挾猶給也。挾讀爲浹。古無浹字。故以挾爲之。浹之言周也。徧也。故有給足之誼。荀子解蔽篇。雖億萬已不足浹萬物之變。注曰。浹。周也。文選東京賦。藥簋浹乎家陪。注曰。浹。徧也。並與給足義相近。此

言上農足以給五人，中農足以給四人，下農足以給三人，與下文上女衣五，中女衣四，下女衣三同義。輕重丁篇，此何以治，治即給也。猶言此何以給也。治，澁，誼同。故並有給義矣。王氏念孫以治爲給之誤，非也。

天酸然雨。輕重甲。

樹謹按酸當爲霰。說文雨部，霰，小雨也。從雨，酸聲。

三月解勾弓弩無匡軫者。

樹謹按字書無勾字，疑医字之誤。說文工部，医，盛弓弩矢器也。從匚從矢。國語曰：兵不解医。

王者乘勢，聖人乘幼。

樹謹按幼當讀爲幽。大戴記語志篇曰：幽幼也。史記廉書亦曰：幽者幼也。是幽與幼聲近義通。禮記玉藻篇：再命亦韍幽衡。鄭注曰：幽讀爲黝。然則幼之讀爲幽，猶幽之讀爲黝矣。聖人乘幽，卽上文所謂君請籍於鬼神者。

令以矩游爲樂。

樹謹按矩當爲渠。說文水部，渠，水所居。從水渠省聲。故得段矩爲之。以渠游爲樂，謂以游於渠爲樂。北郭者，蓋履屨之訛也。

櫛謹按屨屨二字無義。乃妻數之段字。釋名釋妻容曰。妻數猶局緒。皆小意也。然則妻數之貶。謂小民也。妻數二字。並從妻聲。屨屨二字。亦並從妻聲。故得通用矣。

北海之衆。無得聚庸而羹鹽。

櫛謹按尹注曰。庸。功也。其說未合。庸當爲傭。史記陳涉世家。嘗與人傭耕。索隱引廣雅曰。傭。役也。漢書每以庸爲之。周勃傳。取傭苦之。不與錢。司馬相如傳。與庸保穠作。並段庸爲傭。是其證也。無得聚庸而羹鹽。此所謂庸。正是賃作者。尹訓爲功。失其義矣。地數篇。毋得聚庸而羹鹽。義同。

是君朝令一怒。布帛流越而之天下。

櫛謹按怒讀爲弩。方言。凡人語而過。東齊謂之劒。或謂之弩。是齊人謂語而過者爲弩。朝令一怒。正謂其語之過也。怒者弩之段字。管子齊人。故齊言耳。

誰能聽旌旗之所指。而得執將首者。輕重乙。

櫛謹按執將。卽主將也。淮南說山篇。執獄牢者無病。高注曰。執主也。

桓公問於管子曰。崇弟將弟丁惠之功世。吾歲罔寡人不得籍斗升焉。去菹菜鹹鹵斥澤山開墾墾不爲用之壤。寡人不得籍斗升焉。去一斛稼緣封十五里之原強耕。而自以爲蓄其民。寡人不得籍斗升焉。則是寡人之國。五分而不能操其二。

榷謹按此文凡三云寡人不得籍斗升焉。句下並有去一兩字。言如此則是去其一分也。今第一句下有去字而奪一字。第二句下去一兩字俱存。而誤屬下讀。第三句下去一兩字俱奪矣。不能操其二。當作不能操其三。蓋上文三言去一。則是去其三分。故桓公言五分不能操其三也。如今本則皆不得其指矣。又按吾歲罔者。卽吾歲無也。罔無一聲之轉。尚書湯誓。罔有攸救。西伯戡黎。罔敢知吉。微子。乃罔恆獲金縢。王其罔害。史記並易以無字。是其證也。歲無卽歲凶。或疑罔字爲凶字之誤。非是。非歲凶而民飢也。辟之以號令。引之以徐疾。施平其歸。我若流水。

榷謹按施乃也字之誤。平乃乎字之誤。宋本正作乎。可證也。乎上當有粟字。管子原文本云。非歲凶而民飢也。辟之以號令。引之以徐疾也。粟乎其歸。我若流水。輕重甲篇曰。故申之以號令。抗之以徐疾也。民乎其歸。我若流水。文法與此同。知此文是粟乎。非民乎者。以本文是言粟事耳。則請重粟之價金三百。

榷謹按此言粟價。而云金三百。義不可通。金乃釜字之誤。釜字填其上半。故成金字矣。據輕重甲篇云。故善者重粟之。買釜四百。則是鍾四千也。十鍾四萬。二十鍾者八萬。然則此文亦必與彼同。三百當作四百。古書四字或作三。因誤爲三耳。使卿諸侯藏千鍾。

櫛謹按此卿諸侯。卽儀禮所謂諸公。鄭注燕禮曰。諸公謂大國之孤也。孤一人言諸者。容牧有三監。管子此文。有卿諸侯之名。且列於大夫之上。其爲孤無疑矣。

江淮之間。有一茅而三脊。母至其本。名之曰菁茅。輕重丁。

櫛謹按母當作毋。古貫字。

齊東豐庸而糶賤。

櫛謹按庸乃康字之誤。淮南子天文篇。十二歲一康。高注曰。康。盛也。然則豐康者。豐盛也。尹注曰。庸。用也。謂豐稔而足用。非是。

然則釜十之粟。皆實於倉廩。

櫛謹按上云。齊西之粟。釜百泉。齊東之粟。釜十泉。然則所謂釜十之粟者。乃一釜十泉之粟。指齊東而言也。蓋齊西粟貴。齊東粟賤。故雖均是籍人三十泉。而齊西止以粟三斗當泉三十。齊東必以粟三釜當泉三十。於是齊西之粟。所入無多。而齊東之粟。皆實於倉廩矣。其下曰。西之民飢者得食。寒者得衣。以此故也。管子因桓公欲以東之賤。被西之貴。故爲此法。則其所注意者。本在齊東一釜十泉之粟。故曰。然則釜十之粟。皆實於倉廩。王氏念孫謂十當爲斗。釜斗之粟。承上三斗三釜而言。則全失其義矣。此謂乘天畜而求民鄰財之道也。

樹謹按天音無義當爲天留留者吳之段字也。隸書留字或作雷，雷字或作雷，雷形相似而誤。崢丘之戰。

樹謹按尹注曰：崢丘地名，未聞說卽葵丘。此說殊不可解。經傳多言葵丘之會，無言葵丘之戰者。安得謂崢丘卽葵丘乎？葵疑乘字之誤。春秋莊十年夏六月，齊師宋師次于郎，公敗宋師于乘丘，或說殆以崢丘之戰爲指此役，故云卽乘丘耳。乘古字作乘，與葵字相似，因而致誤。然則吾非託食之主邪？

樹謹按吾字乃君字之誤。管仲謂桓公爲託食之主，故桓公遽然起曰：然則爲之奈何？造四運之水，以商九州之高。輕重戊

樹謹按商當爲障。古音商與章近。尙書桑扈篇：我商賁女。釋文曰：商徐邈音章是也。障從章聲，故得以商爲之。呂氏春秋勿躬篇：臣不如弦章。韓子外儲說篇：作弦商。然則以商爲障，猶以商爲章矣。魯梁之於齊也，千穀也，蓬萊也。

樹謹按千一本作子。當從之。子殺蓋殺之不成者，猶言蠶節矣。說文艸部節篆下云：禾粟之粟，生而不成者，謂之蠶節。子殺蠶節，其義一也。

令謂左右伯沐塗樹之枝，左右伯受沐塗樹之枝，闕其年，民被白布，清中而濁。

繼謹按闕字無義。乃闕字之誤。其讀爲非。古字通也。此當以闕非年三字爲句。尹氏以闕字屬上讀。注云。闕塗也。非是。

一樹而百乘息其下者。以其不增也。

繼謹按增當從宋本作捐。考工記輪人。以其園之助捐其數。鄭注曰。捐。除也。此言一樹而百乘息其下者。以其不捐除之故。下文曰。今吾沐塗樹之枝。日中無尺寸之陰。正是捐除之也。

二十八日。葵喜之。君請服。

繼謹按二十八日。當作二十四日。上文曰。二十四日。魯梁之民歸齊者。十分之六。此文亦必與彼同。蓋二十四日者。賀言之則二年也。若作二十八日。於義無取。故知其非。

楚生鹿當一面八萬。

繼謹按此本作楚生鹿一面當八萬。言一鹿直八萬泉也。傳寫者誤移當字於一面之上。義不可通。又按下文曰。子爲我致生鹿二十。賜子金百斤。是一鹿直金五斤也。而當八萬泉。則金一斤直泉一萬六千。蓋金一兩而泉一千也。漢書食貨志曰。黃金重一斤。直錢萬。是春秋時金價貴於漢也。

代民必去其本。而居山林之中。

繼謹按此文類聚及御覽引作必去其農。下文代人果去其本。處山林之中亦然。此後人不曉古語。而

應改之也。本者根本也。凡有根本之義者。皆可以本言之。故古人言本者。初無定名。禮記大學篇。此謂知本。正義曰。本謂身也。禮器篇。反本脩古。正義曰。本謂心也。周易大過彖傳。本末弱也。侯果曰。本君也。是知本無定名。對天下國家而言。則身爲本矣。對四體而言。則心爲本矣。對臣民而言。則君爲本矣。管子地數篇。守圉之本。其用鹽獨重。又云。夫齊衡處之本。通達所出也。游子勝商之所道。人求本者。食吾本粟。因吾本幣。輕重甲篇曰。守圉之國。用鹽獨重。輕重乙篇曰。吾國者。衡處之國也。遠結之所通。游客蓄商之所道。財物之所道。故苟入吾國之粟。因吾國之幣。前後文小異大同。或言本或言國者。國亦可謂之本也。淮南子汜論篇。立之于本朝之上。注曰。本朝。國朝也。此古人謂國爲本之證。是故守圉之本。言守圉之國也。衡處之本。言衡處之國也。人求本者。求乃來字之誤。言人來吾國也。食吾本粟。因吾本幣。言食吾國粟。因吾國幣也。此篇代民必去其本而居山林之中。言去其國而居山林之中也。若易本爲農。則失其義矣。

此三人者。皆就官而衆。輕重已。

愚議按衆當作寡。漢書文帝紀。吏寡當受鬻者。師古注曰。寡。給也。就官而寡。謂就官而給也。作衆者。形近而誤。

苟不樹藝者。謂之賊人。下作之地。上作之天。謂之不服之民。

樞謹按兩作字皆讀爲詛。古字通用。詩蕩篇。侯作侯祝。釋文曰。作本作詛。是其證也。此言有不樹莪者。必下詛之於地。上詛之於天。明其爲不服之民。蓋以神道設教之意。若依本字讀之。則不可通矣。

毋聚大衆。毋行大火。毋斷大木。誅大臣。毋斬大山。毋發大衍。滅三大而國有害也。

樞謹按誅大臣三字。衍文也。此蓋以斷大木。斬大山。戮大衍。爲滅三大。其上文聚大衆。行大火。非滅之也。故不數也。若加誅大臣。則爲滅四大矣。又按斬大山之斬。當讀爲鑿。與形勢解篇斬高同。

西出其國百三十八里而壇。

樞謹按上文以冬至始。數四十六日。冬盡而春始。天子東出其國四十六里而壇。以冬至始。數九十二日。謂之春至。天子東出其國九十二里而壇。下文以秋日至始。數九十二日。天子北出九十二里而壇。里數皆與日數相符。此云以夏至始。數九十二日。謂之秋至。則亦宜出國九十二里。乃出國百三十八里者。蓋自夏至。上溯春盡。夏始之四十六日。而并計之也。然所云四十六日。乃舉成數而言。實止四十五日有奇。故歲實三百六十五日有奇。而四時出國則爲三百六十八里也。

諸子平議卷七

晏子春秋

公酒而不聽譌上

榷謹按此但言公之不聽耳。非必言其沈湎也。酒疑偏字之誤。離騷。循規矩而改錯。王逸注曰。循。背也。公聞晏子言而不樂。故背之而不聽耳。偏酒同聲。又因本篇言飲酒事。遂誤爲酒矣。

寡人出入不起。交舉則先飲。禮也。

榷謹按也當作邪。乃詰問之詞。古也邪字通用。故陸德明經典釋文曰。邪也弗殊。顏氏家訓音辭篇曰。邪者未定之詞。北人卽呼爲也。並其證矣。荀子正名篇。其求物也。養生也。弼諄也。楊倞注曰。也皆當爲邪。問之詞。正與此同。

男女羣樂者。周觴五獻。過之者誅。

榷謹按小爾雅廣言。周。而也。蓋觴各五獻。一而而止。故曰周觴五獻。

故里窮而無告。無樂有上矣。飢餓而無告。無樂有君矣。

榷謹按里窮而無告。義不可通。據下文云。民飢餓窮約而無告。卽承此文言之。則此文亦當作窮約而

無告矣。里字上疑當有鄉字。據上文云：懷寶鄉有數十。飢氓里有數家。以鄉里並言。是其證也。晏子原文蓋云：故鄉里窮約而無告。無樂有上矣。飢餓而無告。無樂有君矣。因縣鄉字約字。遂不可通耳。上文懷寶乃墳室之誤。說本王氏念孫讀書雜誌。此所謂窮約者。卽承墳室鄉有數十而言。所謂飢餓者。卽承飢氓里有數家而言。

命稟巡氓家有布糴之本而絕食者。使有終月之委。絕本之家。使有期年之食。無委積之虞。與之薪糧。使足以畢霖雨。

櫟謹按孫氏星衍音義曰：命稟言給之稟也。此說與文義未合。又云：下云柏。則此或臣名。說稍近之。然亦非也。稟乃官名。卽周官廩人也。稟廩古字通耳。使之巡行氓閭。有乏食者周給之。正廩人之事。

令柏巡氓家室。不能禦者予之金。

櫟謹按柏亦官名也。與上文命稟一律。古柏與伯通。故漢書古今人表。伯與作柏。魯伯益作柏益。伯封作柏封。逢伯陵作逢柏陵。是其證也。此柏字亦當作伯。管子輕重丁篇。令謂左右伯沐涂樹之枝。然則此所謂伯。卽左右伯也。其職卽古之常伯。周書立政篇曰：王左右常伯常任。文選藉田賦注。引應劭漢官儀曰：侍中周成王常伯任。是古之常伯。猶漢之侍中。乃近臣也。說文支部。敫。逄也。引周書常敫常任。敫訓逄。有迫近之意。是此官名本當作敫。伯柏並段字也。發金子民。出自內府之藏。故使近臣將命焉。

巡求氓寡用財乏者。从三日而畢。後者若不用令之罪。

榷謹按从三日而畢。五字爲句。外當作終。字之誤也。古文終字或作終。廣雅釋詁曰。終。竟也。終與外相侑。因致誤耳。巡求氓寡用財乏者。終三日而畢。若過三日。是不用令。將治以罪。故曰後者若不用令之罪。下文云。三日吏告畢上。是適如其期。無敢後也。

人待三士待四出之闕外也。

榷謹按三謂三日。四謂四日。人則以三日爲期。士則稍優容之。以四日爲期。皆使得辦裝也。

景公燕賞于國內。萬鍾者三。千鍾者五。令三出而職計莫之從。公怒令免職計。令三出而士師莫之從。王氏念孫讀書雜誌曰。元人刻本云。職計莫之從。士師莫之從。一作職計算之。士師算之。明沈啓南本與此同。羣書治要作職計筴之。士師筴之。念孫按羣書治要是也。筴。隸書策字也。據下文云。請從士師之策。則本作策之明矣。策之蓋謂以策書諫也。

榷謹按王氏說非也。職計莫之從。士師莫之從。文義甚明。若作筴之。則義轉晦矣。王氏謂以策書諫。無論以策書諫不可僅謂之策。且亦豈待令三出而始諫乎。令三出而莫之從。正見其持之堅。若令三出而始諫。轉病其諫之晚矣。蓋晏子原文。正作莫之從。傳寫奪從字。則莫之二字。於義未足。後人因下文有請從士師之策句。以意妄改之。或爲筴。或爲算。禮記仲尼燕居篇注曰。策。謀也。文選運命論注引倉

顏曰。算計也。是策算義相近。疑下文請從士師之策。或作請從士師之算。後人各據所見本改之耳。不作策而作筮者。因策字之形。與莫字不類也。卽此可知原文之作莫矣。晏子曰。今君賞讒諛之民。而令吏必從。正指爾莫之從者而言。凡古書之義。必求其安。未可喜新而厭故也。

先王之立愛以勸善也。其立惡以禁暴也。

王氏讀書雜誌曰。立惡本作去惡。去惡斯可以禁暴。今作立惡。則文義反矣。羣書治要正作去惡。

樞譴按王氏說非也。此惡字乃愛惡之惡。非善惡之惡。若改立惡爲去惡。則上句立愛之文又不可通。必改爲立善始得矣。禮記祭義篇。立愛自親始。教民睦也。立敬自長始。教民順也。此云立愛立惡。義與彼同。不當改立爲去。羣書治要作去惡。乃後人不知立字之義。而妄改之耳。

今有之家。此一國之權臣也。

樞譴按今有之家。文義未明。上文云景公有男子五人。所使傳之者。皆有車百乘者也。疑此當云今有車百乘之家。傳寫奪之耳。

置大立少。亂之本也。

樞譴按王氏念孫從羣書治要作置子立少。非也。下文云。廢長立少。不可以教。下又云。今君用讒人之謀。聽亂夫之言也。廢長立少。臣恐後人之有困君之過。以資其邪。廢少而立長。以成其利者。並以長少

對言。則此文亦當作置大立少。國語周語曰。是以小怨置大德也。章注曰。置猶廢也。然則置大立少。猶云廢大立少。正與廢長立少同義。晏子原文疑本作置大立小。亂之本也。大與小對。猶長與少對也。後人因下文立立少字兩見。因亦改爲立少耳。少小音義並相近。故易淆亂。儀禮鄉飲酒禮。主人少退。注云。少退少避。釋文作小避。特牲饋食禮。挂於季指。注云。季小也。釋文作季少。並其證也。王氏不知少爲小字之誤。而反以置大爲置子。失之矣。

使史固與祝佗。

摠謹按。衛祝佗。漢書古今人表作祝佗。是祝佗衛人。未聞齊亦有祝佗也。佗疑佞字之誤。昭二十一年左傳。君盍誅於祝固。史固。此云史固祝佞。卽彼祝固史固也。祝史互錯。固與佞聲近而誤耳。

使君之年長于胡。

摠謹按。胡者蓋爾齊之先君胡公靜也。詩齊譜正義。言胡公歷懿王孝王夷王。是其享國久矣。諡法。保民者艾曰胡。則胡公諱考令終可知。故封人以爲祝詞。而史記乃有見殺之說。或傳聞之異。不足據也。今君若設文而受諫。

摠謹按。設疑說字之誤。說讀爲悅。下文云惡文而疏聖賢人。惡文與說文。正相對成義。乃令出妻發粟與飢寒。

樾謹按國中之寒者何限。必人人衣之以裘。勢必無以給之。且文王之民。老者衣帛而已。未聞其衣裘也。出裘當作去裘。意林作公乃去裘。是也。公本被狐白之裘。聞晏子之言。不安於心。令左右之人。爲之去裘。故曰乃令去裘也。發粟與飢寒。木作發粟與飢人。因去裘誤作出裘。遂改飢人爲飢寒。藝文類聚太平御覽諸書引此文。又因飢寒二字。於文末安於飢寒下增者字。皆非晏子原文也。文選雪賦注。引作以與飢人。可據以訂正。

爲田野之不辟。倉庫之不實。則申田存焉。

樾謹按孫氏晉義曰。申田疑人名。此不然也。申田。官名也。申當爲司。史記留侯世家。以良爲韓申徒。徐廣曰。申徒卽司徒耳。但語音訛轉。故字亦隨改。莊子大宗師篇。申徒狄。釋文曰。崔本作司徒狄。是申與司古通用。申田卽司徒也。管子小匡篇。聚草入邑。辟土聚粟。多衆盡地之利。臣不如寧戚。請立爲大司田。此齊有司田之證。

晏子止而問于公曰。堯舜支解人。從何軀始。公翌然曰。從寡人始。

樾謹按晏子問。支解人從何軀始。而公遜云從寡人始。語殊不倫。據韓詩外傳作景公離席曰。縱之。罪在寡人。疑晏子本作公翌然曰。從之。從卽縱也。寡人始三字。必有舛誤。或亦如外傳文。或文不必同。而意則必相近也。

則嬰有壹妾，能書足以治之矣。詳下。

樾謹按孫氏音義曰：言一妾男子能書記者，卽成讖矣。此說非也。一妾男子不可止曰一妾，妄疑妾字之誤。嬰有壹妾，能書足以治之，極言治之之易，雖婦女可也。下文曰：則君使吏比而焚之而已矣。蓋兩語皆滑稽之詞，故景公不說也。

今束錫豚妄投之，其折骨決皮，可立得也。

樾謹按得字義不可通，乃見字之誤。史記趙世家：未得一城，趙策得作見，留侯世家：果見穀城山下黃石，漢書見作得，蓋得字古作尋，其上從見，故見得二字，往往相混。

吾細人也，皆有蓋廬，以避燥濕。

樾謹按蓋乃蓋字之誤，蓋讀爲閭，襄十七年左傳：吾儕小人，皆有閭廬，以避燥濕寒暑，語意與此同。未幾朝韋罔解役而歸。

樾謹按孫氏音義曰：朝韋罔未詳，或人名。今按韋罔人名，朝者召也。劉向九歎遼逝篇曰：朝四靈于九濱。王逸注曰：朝，召也。左傳：蔡朝吳，公羊傳作昭吳，是朝與昭通，故亦與召通。上文景公曰：唯唯，將弛罷之，故未幾召韋罔解役而歸也。後人不知古書之假朝爲召，故不得其解。若從孫氏以朝韋罔三字爲人名，則彼自解役而歸，與景公無與，卽不足見晏子匡諫之功矣。

帶球玉而冠且。

樞謹按且當作組。說文糸部。組。綬屬。其小者以爲冕纆。

暨暗非害國家而如何也。

樞謹按害下奪治字。家下衍而字。晏子原文本作非害治國家如何也。古而如通用。如何卽而何。上文公曰。則易害於治國家哉。故晏子言非害治國家如何也。明其與治國家有害也。今奪治字。則與上語不應。又衍而字。則文義複矣。皆由後人臆改。說苑正諫篇作暨暗。則非害治國家如何也。當據以訂正。晏恐國之流失。而公不得享也。

樞謹按流失義不可通。問上篇曰。臣恐國之危失。而公不得享也。疑此文流字亦危字之誤。

景公與晏子登寢而望國。

樞謹按寢非可登之地。此本作景公與晏子登路寢之臺而望國。傳寫奪之耳。上章景公登路寢之臺。下章景公成路寢之臺。三章皆一時之事。

服牛舛。夫婦笑。非有骨肉之親也。爲其利之大也。

樞謹按笑當爲哭。字之誤也。言服牛于人。非有骨肉之親。然舛而哭之者。爲其有利于己也。左傳載晏子之言曰。陳氏之德。民歌舞之矣。卽此意也。

是以諂諛繁於間。邪行交於國也。

櫛謹按王氏念孫謂間字不可通。疑間字之誤。然閭里門也。諂諛之言。豈在里門乎。此間字本不誤。王氏特以間字與國字虛實不倫。故疑其誤耳。問上篇曰。嗜欲備於側。毀非滿於國。彼以側與國對文。則此以間與國對文。亦何不可。而必改其字乎。

津人皆曰河伯也。若治視之。則大鼃之首。

櫛謹按若治二字。衍文也。津人皆曰河伯也。視之則大鼃之首。蓋津人始皆疑。以爲河伯。及審視之。則大鼃之首耳。視之者津人。非古治子也。古治子親殺鼃。挈其頭而出。復何視乎。因涉下文若治之功。而衍若治二字耳。爾雅釋水疏。引此文無若字。疑原文并無治字。後人據誤本晏子增入之。而省若字也。

二子同桃而節。治專其桃而宜。

櫛謹按二語不可曉。孫氏解上句曰。同爭一桃而節。解下句曰。宜言不宜。夫同爭一桃。何節之有。且宜言不宜。則節亦言不節。兩句豈容異義乎。孫說非也。古治子之意。蓋以二子之勇相等。二子同食一桃。則得其節矣。治專食一桃。則得其宜矣。使二子不死。卽以此言處置二桃可也。上文二子死之。治獨生之云云。己自明不得不死之故。此二言又處置二桃。卽以定己與二子之分量。故用雖然二字作轉也。

君得合而欲多同上

樾謹按合與給通。說文糸部給相足也。孟子梁惠王篇是心足以王矣。下文曰此心之所以合於王者何也。上言足於王。下言合以王。合卽給也。君得合而欲多。謂所得者既給而所求者彌多也。倭不吐惡。

樾謹按吐當作囁。從土從出之字。隸書易混。若賈之爲賈。數之爲數是也。囁者詘之段字。從口從言之字。古得相通。若詠之爲咏。譜之爲瞽是也。倭不詘惡。言不以倭而詘惡也。倭者有才辯之稱。故與惡相對。正與上文貴不凌賤。富不做貧。功不遺罷一律。

彼鄒滕雉奔而出其地。猶稱公侯。

樾謹按雉奔而出其地。乃極言其地之小。謂一雉奔竄。卽出其邦域之外也。孫氏晉義曰。雉奔言捷也。未達其旨。又所謂公侯者。有國之君之通稱。故五等之封。皆曰諸侯。而春秋書諸君之葬。皆稱公也。孫氏必以其僞爲疑。泥矣。

大之事小。弱之事強。久矣。彼周者。殷之樹國也。

樾謹按大之事小。義不可通。王氏念孫謂當作小之事大。其說是也。彼周者。殷之樹國也。乃證小事大。弱事強之誼。言周之初乃殷之樹國耳。及周日強大。而爲天子。則殷且事之矣。微子是也。正見魯以弱

小而不能事強大之失。

魯近齊而親殷，以變小國而不服於鄰，以遠望魯，滅國之道也。

榘謹按此所謂殷，卽宋也。宋得稱商，則亦得稱殷矣。變小，孫氏星衍謂疑卽桓小是也。變，音近，故段用耳。以遠望魯，當作以遠望晉。左氏傳所謂魯有佗竟，走望在晉也。因晉與魯形相似，此章又論魯事，晉字止此一見，淺人不察文義，妄改爲魯耳。晏子之意，蓋謂魯與齊爲鄰，而不知事齊，所親者宋，所望者晉，宋既小弱，不足爲援，晉相去又遠，緩急不足恃，故曰此滅國之道也。

廢罪順於民。

榘謹按廢罪當作廢置，字之誤也。舉直錯諸枉，則民服，是謂廢置順於民。

不爲行以揚聲。

榘謹按古爲僞字通用。成九年左傳，爲將改立君者，定十二年傳，子爲不知，釋文並云，爲本作僞，是也。不僞行以揚聲，言不僞託高行，以揚聲譽。

中聽以禁邪。

榘謹按聽謂聽訟也。古謂聽訟爲聽，書大傳，諸侯不同聽，注曰，聽，議獄也。中聽以禁邪，言聽訟得中，則足以禁邪也。尙書呂刑篇曰，罔不中聽獄之兩辭，然則中聽二字，蓋本於尙書矣。罔下篇曰，中聽則民

安。夫刑罰不中，民無所措手足。故中聽則民安也。又曰：「慢聽厚斂，則民散。」聽與斂並言，亦孟子省刑罰薄稅斂之意。

不權居以爲行，不稱位以爲忠。

樞謹按王氏念孫據羣書治要，以居字爲君字之誤，非也。權居與稱位相對，權猶稱也，居猶位也。若作權君，則義不倫矣。古之君子，所居雖卑，所行則高；所居雖汙，所行則潔。是謂不權居以爲行，稽豐義之義。

樞謹按豐義二字，誼不可通。義當作羨，字之誤也。羨，饒也。豐羨猶豐饒矣。地不同生。

樞謹按古生性字通用。周官大司徒職曰：「辨五地之物生。」杜子春讀生爲性，然則此文生字亦當讀爲性。地不同性，卽所謂辨五地之物性也。羣書治要作宜，蓋不知生爲性之段字而改之，未足爲據。吾欲和民親下，奈何？

樞謹按和民當作和臣。下文晏子對曰：「君得臣而任使焉云云。」則臣和矣。可證此文生字之誤。聞寧戚歌，止車而聽之，則賢人之風也。則下。

樞謹按風者聲也。風之所至必有聲。故文六年左傳曰：「樹之風聲。」因而古人卽謂聲爲風。管子宙合篇

君失音則風律必流。風律卽聲律也。輕重已僞。吹埴罷之風。猶言埴罷之聲也。淮南原道篇。結激楚之遺風。高注曰。遺風猶遺聲。得其義矣。此云賢人之風。猶賢人之聲也。孫氏曰。讀如風。非。

景公問晏子。廉政而長久。其行何也。

榘謹按廉字義不可通。疑當作秉。說文秝部。秉持二禾。秉持一禾。秉與兼形相似。秉誤爲兼。又誤爲廉耳。爾雅釋詁曰。秉。執也。秉政猶言執政。景公問晏子。人臣執政而能長久。其所行何若。秉誤爲廉。則義不可通矣。下文曰廉政而逃亡。其行何也。誤同。

不以威強退人之君。

榘謹按退人之君。義不可通。退疑迫字之誤。若吳人藩衛侯之舍。是以威強迫人之君矣。故晏子以爲諷也。

鏗然不滿。

榘謹按鏗當爲歆。說文欠部。歆。食不滿。从欠甚聲。是歆之本義爲食不滿。引申之。凡不滿者皆得言歆。故曰歆然不滿。

矯魯國化而爲一心。

榘謹按矯當爲矯。字之誤也。說文手部。矯。舉手也。故引申之有舉義。史記扁鵲倉公列傳。舌矯然而不

下。索隱云。搢舉也。搢魯國化而爲一心。猶云舉魯國化而爲一心。韓非子內儲說。作舉魯國盡化爲一。此作搢。彼作舉。文異而義同。若作搢則不可通矣。

夫偏邇于君者。距本朝之勢。國之所以治也。

摠謹按此言近臣專權也。乃云國所以治。於義難通。治蓋殆字之誤。國之所以殆也。與下文行之所以衰也。身之所以危也。一律。

謹聽節儉。衆民之術也。

摠謹按儉乃飲字之誤。上云慢聽厚飲則民散。此云謹聽節飲。衆民之術也。兩文正相應。晏子使晉。晉平公饗之文室。既靜矣。晏以平公問焉。

摠謹按既靜矣。晏以五字。文不可通。孫云疑有脫誤。是也。靜字疑當作請。聲近而誤。晏當作宴。聲近形似。且本書多晏字少宴字。故誤也。矣衍字。以字當在宴字之上。其原文云。晏子使晉。晉平公饗之文室。句既。句請以宴。句平公問焉。蓋饗禮畢。後又行宴禮。若昭二十五年左傳。宋公享昭子。明日宴是也。

考非履。

摠謹按詩山有樛焉。毛傳曰。考。繫也。廣雅釋詁文同。此考字亦當訓繫。孟子滕文公篇。相履。趙注曰。相猶叩啄也。然則考履與相履同義。孫氏訓考爲成。猶未得也。

穀桑象牧之處不足，難上。

榘謹按收乃牧字之誤。穀桑象牧之處不足，故下云絲蠶于燕，牧馬于魯也。孫氏不知收爲牧之誤，反讀桑爲索，失之矣。

若使不可得，則依物而偶於政。

榘謹按依猶因也。偶讀爲寓，古字通用。寓猶寄也。依物而偶於政者，因物而寄於政也。若晏子因築臺之事，而寄發粟之政是也。孫曰：言據事而不達于政，未得其義。

蚤歲溜水至。

榘謹按孫氏音義曰：說文：溜，屋水流也。溜同溜。此說非是。下文曰：鄰者防下六尺，則無齊矣。是水之大如此。豈屋溜水平溜疑溜字之誤。齊都營丘，溜水過其南及東，故有時溜水大至而爲害也。

醉而不出，是謂伐德，賓之罪也。

榘謹按說苑反質篇：作賓主之罪也。當從之。上云既醉而出，並受其福。賓主之禮也。此云醉而不出，是謂伐德。賓主之罪也。兩文相應，不得無主字。後人因醉而不出以賓言，不以主言，故刪主字，然不出者賓也。留賓不出者主也。是時晏子爲主人，則固不應專罪客矣。當從說苑補主字。

豈過我哉。吾託國于晏子也。

樾謹按豈過我哉當作我豈過哉。公自喜託國之得人。故曰我豈過哉。吾託國于晏子也。如今本則語不可通矣。

公曰善哉知苦言。

樾謹按知當作如。苦當作若。皆形似而誤也。善哉如若言。猶云善哉如若所言。

夫愚者多悔。不肖者自賢。

樾謹按愚者多悔。與不肖者自賢。兩意不倫。說苑雜言篇載越石父曰。不肖人自賢也。愚者自多也。即本晏子之言。疑此文本作愚者自多。傳寫奪自字。淺人妄補悔字耳。

噎而遽掘井。

樾謹按掘井與噎無涉。說苑雜言篇作譬之猶渴而穿井。

方見國之必伐。不若死。

樾謹按方乃與字之誤。與本作与。隸書方字作方。相似故誤也。與見國之必伐。不若死。日與日不若。正相應。今誤作方。則不可通矣。

臣請禳而去。

樾謹按句末當有之字。說苑辨物篇。正作臣請禳而去之。

爲禳君而殺之。

樾謹按說苑作爲君禳而殺之。此文君禳字誤倒。且無令君知之。

樾謹按柏常壽知地之將動。而借此以欺景公。自必不令君知。何必晏子戒之乎。當從說苑作。且令君知之。蓋此與外篇所載太卜事相類。彼必使太卜自言。臣非能動地。地固將動。即令君知之之意。所謂恐君之惶也。後人不達。臆加無字。則晏子與壽比周以欺其君矣。有是理乎。

賴君之賜。得以壽三族。

樾謹按國語楚語。臣能自壽也。韋注曰。壽。保也。然則以壽三族者。以保三族也。管子新言篇。國在危亡。而能壽者。明聖也。能壽亦即能保也。說文土部。壻。保也。壽字古作壻。與壻並從壻聲。故義亦得通矣。免粟之食飽。

樾謹按上云。食脫粟之食。此云免粟之食飽。免即脫也。廣雅釋詁。免脫也。錢氏大昕養新錄曰。免與脫同義。引論衡道虛篇。免去皮屑爲證。謂免去即脫去也。而未引晏子此文。失之。士之一乞也。

樾謹按乞當作既。說文皀部。既小食也。論語曰。不使勝食既。今論語作氣。此省作乞。古字並通。士之一

既猶云士之一食。下文二乞三乞並同。故曰嬰無倍人之行。而有參士之食也。國不可窮。窮不可竊也。

櫛謹按荀子哀公篇。竊其有益與其無益。楊倞注曰。竊宜爲察。莊子庚桑楚篇。竊竊乎又何足以濟世哉。釋文曰。竊竊崔本作察察。蓋竊與察一聲之轉。廣雅釋詁曰。竊著也。釋訓曰。察察著也。是其聲近義通之證。窮不可竊。當作窮不可察。言窮極之則反無以察矣。故國不可窮也。

召衣冠以迎晏子。外篇重而異者。

櫛謹按此本作召晏子衣冠以迎。上文景公曰。請易衣草冠更受命。故此云衣冠以迎。王氏念孫謂易衣草冠已見上文。不當重出。非也。下云公下拜。送之門。有迎乃有送。可知此四字之非衍。特傳寫奪去。而補者誤著之召字之下。則文不成義。羣書治要因刪此四字矣。

若使古之王者毋知有死。

櫛謹按毋知有死。本作如母有死。如與而通。如母有死者。而母有死也。諫上篇云。若使古而無死。此云若使古之王者。如母有死。文異而義同。因如誤作知。寫者遂移至母字之下。義不可通矣。

是以鬼神不饗其國以禍之。祝史與焉。

櫛謹按之字衍文。其國以禍。四字爲句。言國以之而受禍也。與上文國受其福。相對爲文。說詳羣經平

議左傳

田無字爲埤矣。

榘謹按埤字義不可通。疑圻字之誤。圻誤爲圻。又誤爲埤耳。圻者幾之假字。隱元年穀梁注傳。天子幾內。釋文曰。幾本作圻。然則圻之通作幾。猶圻之通作幾也。田無字爲圻矣。猶曰田無字爲幾矣。問上篇曰。田無字之後爲幾。是其證。

子胥忠其君。故天下皆願得以爲子。今爲人子臣。而離散其親戚。孝乎哉。足以爲臣乎。

榘謹按今爲人子下。不當有臣字。蓋衍文也。然成适之意。蓋謂忠孝一也。故子胥自忠其君耳。而天下之父母。皆願得以爲子矣。今爲人子而父母不得合葬。是離散其親戚也。親戚謂父母也。韓詩外傳。親戚既沒。雖欲孝誰爲孝。是其證也。爲人子而離散其親戚。非孝矣。非孝卽非忠矣。故曰足以爲臣乎。王氏念孫不達此意。謂有闕文。非是。

臣何敢稿也。

榘謹按此稿字與問下篇篇魯國之稿。同爲稿之誤字。荀子臣道篇曰。率羣臣百吏而相與疆君弱君。又曰。事暴君者。有補削。無撻拂。晏子言臣何敢撻。言臣何敢有所撻拂乎。蓋因公忿然作色。故云然。識佞之人。隱君之威以自守也。

櫪謹按古依隱同聲。廣雅釋器曰。衣。隱也。釋名釋衣服曰。衣。依也。是隱與依聲近。誼通。此隱字當讀爲依。依君之威以自守。正與上社鼠之喻相應。由是觀之。其無字之後無幾。

櫪謹按無幾當作爲幾。字之誤也。同上篇正作田無字之後爲幾。可據以訂正。今日吾讀晏子。豈猶保而高概者也。

櫪謹按皆乃臂字之誤。概乃振字之誤。高讀爲谷。以高爲谷。猶以谷爲皐。尙書皐陶謨。釋文曰。皐本作谷。是其例也。墨子公孟篇。是猶果謂振者不悲也。此卽保而谷振之義。保爲保體。振者揭衣也。禮記內則篇。不涉不振。鄭注。振。揭衣也。振。誠不悲。保則更甚。故曰臂猶保而谷振者也。當此之時。民無飢。

櫪謹按飢下當有者字。如今本則文義不足。說苑政理篇。正作民無飢者。廢置不周於君前。謂之專。

櫪謹按不周當爲不由。廢置不由於君前。故爲專也。疑古本段粵嶽之專爲由。其形與古文周字作粵者相近。因誤爲周耳。

敬見不問其道。外篇不合經術者。

樹謹按敬字當作苟。爾雅釋詁。亟疾也。釋文曰。字又作苟。是苟與亟通。苟見猶云亟見。孟子萬章篇。程公亟見於子思。與此同義。亟見而不問其道。仲尼所以行也。苟字經傳罕見。淺人遂加支作敬耳。

此三者。路世之政。道事之教也。

孫氏是衍音義曰。一本道作單。非。王氏引之曰。作單者是也。單讀爲瘡。爾雅。瘡。病也。字或作瘡。大雅板篇。毛傳曰。瘡。病也。路與單義相近。方言。露。敗也。路露古字通。言此三者以之爲政。則世必敗。以之爲教。則事必病也。

樹謹按王說是矣。惟從別本作單。而訓爲病事之教。似近不詞。道乃退字之誤。說文是部。退。數也。周書曰。我與受其退。退事者。數事也。今微子篇作我與受其敗。經傳遂無退字。淺人不知其義。見上句有路字。因妄改爲道字耳。

公曰。合色寡人也。

樹謹按合色無義。下文公曰。色寡人。故將殺之。晏子曰。雖使色君。於法不宜殺也。色上並無合字。合疑否字之誤。否字自爲一句。說文。部。否。相與語。唾而不受也。從。否。辟。公曰。否者。深怪其語。故先唾而不受耳。

昔者秦穆公乘龍舟而理天下。以黃布褰烝。抵至東海而捐其布。彼黃布故水赤。烝。聚故華而不實。

櫛謹按孫刻本據文選注藝文類聚改彼爲破。其實非也。彼黃布者言彼其所捐之布。乃黃布也。若作破字。則破黃布三字。文不成義矣。蒸琖上亦當有彼字。蒙上而省。

晏子沒十有七年。景公飲諸大夫酒。公射出質。堂上唱善。若出一口。公作色大息。播弓矢。弦章入。公曰。章。櫛謹按此下各本均闕。孫刻本據太平御覽增。而王氏讀書雜誌謂雜取諸書補入。不足爲據。因詳錄元刻。又以羣書治要及御覽人事部所引補之。洵較孫刻爲備矣。惟此文實見於說苑君道篇。治要及御覽所引。均非其全者。王氏不錄說苑何也。故備錄于左。補王氏徵引所未及。

晏子沒十有七年。景公飲諸大夫酒。公射出質。堂上唱善。若出一口。公作色太息。播弓矢。弦章入。公曰。章。自吾失晏子。於今十有七年。未嘗聞吾過不善。今射出質。而唱善者若出一口。弦章對曰。此諸臣之不肖也。知不足以知君之不善。勇不足以犯君之顏色。然而有一焉。臣聞之。君好之則臣服之。君嗜之則臣食之。夫尺蠖食黃。則其身黃。食蒼則其身蒼。君其猶有諂人言乎。公曰善。今日之言。章爲君。我爲臣。是時海人入魚。公以五十乘賜弦章。歸魚乘樂途。撫其御之手曰。罷之唱善者。皆欲若魚者也。昔者晏子辭賞以正君。故過失不掩。今諸臣諂諛以干利。故出質而唱善如出一口。今所輔於君。未見於衆。而受若魚。是反晏子之義。而順諂諛之欲也。固辭魚不受。君子曰。弦章之廉。乃晏子之遺行也。

諸子平議卷八

老子

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一章

摭註按常與尙古通。史記衛綰傳。劍尙盛。漢書尙作常。漢書賈誼傳。尙憚以危爲安。賈子宗首篇。尙作常。並其證也。尙者上也。言道可道。不足爲上道。名可名。不足爲上名。卽上德不德之旨也。河上公以上篇爲道經。下篇爲德經。道經首云。道可道。非尙道。德經首云。上德不德。其旨一也。故常無欲以觀其妙。常有欲以觀其微。

摭註按易州唐景龍二年所刻道德經碑。與今本異者數百事。此文作常無欲觀其妙。常有欲觀其微。無兩以字。當從之。司馬溫公王荊公並於無字有字絕句。亦當從之。常字依上文讀作尙。言尙無者欲觀其微也。尙有者欲觀其歸也。下云此兩者同出而異名。同謂之玄。正承有無二義而言。若以無欲有欲連讀。既有欲矣。豈得謂之玄乎。

萬物作焉而不辭。二章

摭註按不辭當就聖人說。不當就萬物說。方與生而不有。爲而不恃一律。河上公注。謂不辭謝而迫上。

非也。不辭猶不言。卽上文所謂行不言之教者。唐傳奕本作萬物作而不爲始。畢氏沅謂辭始同聲。以此致異。奕義爲長。然三十四章云。萬物恃之而生而不辭。與此章文義相近。恐未可舍古本而從傳本也。

道沖而用之。或不盈。四章、

樞謹按說文皿部。盅。器虛也。老子曰。道盅而用之。盅訓虛。與盈正相對。作沖者。段字也。河上公訓沖爲中。失之。第四十五章。大盈若沖。沖亦當作盅。又按或不盈。唐景龍碑作久不盈。久而不盈。所以爲盅。殊勝今本。河上公注曰。或常也。訓或爲常。古無此義。疑河上本正作久也。

解其紛。

樞謹按釋文河上公本。紛作芬。然芬字無義。此句亦見五十六章。河上公於此注云。紛結恨也。當念道無爲以解釋。於彼注云。紛結恨不休。當念道無爲以解釋之。注義大略相同。則河上本芬字。當讀爲忿。若以本字讀之。則注中結恨之義不可解。此章紛結恨也。俗刻又譌爲結根。而義益晦。賴此文兩見。注又相同。尙可訂正耳。王弼本五十六章。作解其分。注云。除爭原也。則亦讀爲忿矣。顧歎本正作忿。乃其本字。芬紛並段字耳。

谷神不死。六章、

樹謹按釋文河上本谷作洛云洛養也然洛字實無義河上本洛字當讀爲穀詩小弁葛藟篇四月篇並云民莫不穀毛傳並云穀養也穀亦通作谷爾雅釋天東風謂之谷風詩正義引孫炎曰谷之言穀殺生也生亦養也王弼所據本作谷者穀之假字河上古本作洛者谷之異文王弼不達古文假借之義而有中央無之說斯魏晉之清談非老氏之本旨

抱一能無離乎十章

樹謹按河上公本無乎字唐景龍碑亦無乎字然淮南子道應篇引老子曰載營魄抱一能無離乎專氣至柔能如嬰兒乎則古本固有乎字又按能如嬰兒句河上公及王弼本均無如字於文義未足惟傳奕有如字與古本合

愛民治國能無知乎天門開闔能無雌乎明白四達能無爲乎

樹謹按唐景龍碑作愛民治國能無爲天門開闔能爲雌明白四達能無知其義並勝當從之愛民治國能無爲即孔子無爲而治之旨明白四達能無知即知白守黑之義也王弼本誤倒之河上公本兩句並作無知則詞複矣天門開闔能無雌義不可通蓋涉上下文諸句而誤王弼注云言天門開闔能爲雌乎則物自資而處自安矣是王弼本正作能爲雌也河上公注云治身當如雌化安靜柔弱是亦不作無雌故知無字乃傳寫之誤當據景龍本訂正

五色令人目盲。五音令人耳聾。五味令人口爽。十二章。

樾謹按河上公注云。爽。亡也。王弼注云。爽。差失也。並未得爽字之義。呂氏春秋尊師篇曰。且天生人也。而使其耳可以聞。不學其聞。不若聾。使其目可以見。不學其見。不若盲。使其口可以言。不學其言。不若爽。以口爽與耳聾目盲並舉。正與老子此章同。列子仲尼篇曰。目將眇者。先睹秋毫。耳將聾者。先聞蚺飛。口將爽者。先辨淄澠。鼻將窒者。先覺焦朽。體將僇者。先亟奔佚。心將迷者。先識是非。然則爽者。口病之名。故莊子天地篇云。五味濁口。使口腐爽。淮南子精神篇云。五味亂口。使口爽傷。疑古語然也。新序雜事篇引呂子爽作暗。可知口爽猶口暗。正與聾盲一律矣。

何謂寵辱若驚。寵爲下。十三章。

樾謹按河上公本作何謂寵辱。辱爲下。注曰。辱爲下賤。疑兩本均有奪誤。當云何謂寵辱若驚。寵爲上。辱爲下。河上公作注時。上句未奪。亦必有注。當與辱爲下賤對文成義。傳寫者失上句。遂并注失之。陳景元李道純本均作何謂寵辱若驚。寵爲上。辱爲下。可據以訂諸本之誤。

古之善爲士者。十五章。

樾謹按河上公注曰。謂得道之君也。則善爲士者。當作善爲上者。故以得道之君釋之。上與士形似而誤耳。

夫唯不盈，故能蔽不新成。

樾謹按蔽乃蔽之假字。唐景龍碑作弊，亦蔽之假字。永樂大典正作蔽，不新成三字。景龍碑作復成二字。然淮南子道應篇引老子曰：服此道者，不欲盈，故能弊而不新成。則古本如此，但今本無而字，於文義似未足耳。

如春登臺二十章。

樾謹按如春登臺，與十五章若冬涉川一律。河上公本作如登春臺，非是。然其注曰：春陰陽交通，萬物咸動，登臺觀之，意志淫淫。然是亦未嘗以春臺連文。其所據本亦必作春登臺。今傳寫誤倒耳。文選閒居賦注引此已誤。

衆人皆有以，而我獨頑似鄙。

樾謹按似當讀爲以。古以似通用。易明夷彖傳：文王以之。釋文曰：以，荀向本作似。詩旄丘篇：必有以也。儀禮特牲饋食禮篇：注引作必有似也。並其證也。而我獨頑以鄙。六字爲句，頑以鄙，猶言頑而鄙也。故傳野本作我獨頑且鄙。可證河上公於頑字絕句之非。王注曰：悶悶昏昏，若無所識，故曰頑且鄙。疑王本亦與傳本同矣。

道之爲物，惟恍惟惚。惚兮恍兮，其中有象；恍兮惚兮，其中有物。二十一章。

繼謹按惚兮恍兮二句。當在恍兮惚兮二句之下。蓋承上惟恍惟惚之文。故先言恍兮惚兮。其中有物。與上道之爲物。惟恍惟惚。四句爲韻。下文惚兮恍兮。其中有象。乃始變韻也。王弼注曰。萬物以始以成。而不知其所以然。故曰恍兮惚兮。惚兮恍兮。其中有象也。注文當是全舉經文。而奪其中有物四字。然據此可知王氏所見本。經文猶未倒也。

以閱衆甫。

繼謹按甫與父通。衆甫者衆父也。四十二章。我將以爲教父。河上公注曰。父始也。而此注亦曰。甫始也。然則衆甫卽衆父矣。一章曰。有名萬物之母。二十五章曰。可以爲天下母。衆父者。猶云萬物母天下母也。莊子天地篇。可以爲衆父。而不可以爲衆父父。

故從事於道者。道者同於道。德者同於德。失者同於失。二十三章、

繼謹按下道者二字。衍文也。本作從事於道者。同於道。其下德者失者。蒙上從事之文而省。猶云從事於道者。同於道。從事於德者。同於德。從事於失者。同於失也。淮南子道應篇引老子曰。從事於道者。同於道。可證古本不疊道者二字。王弼注曰。故從事於道者。以無爲爲君。不言爲教。綵繆若存。而物得其真。於道同體。故曰同於道。是王氏所據本。正作故從事於道者同於道。然以河上公注觀之。則二字之行久矣。

其在道也。曰餘食贅行。二十四章。

樹謹按此河上公本也。河上注曰。使此自矜伐之人。在治國之道。是河上本作在道。王弼注曰。其唯於道而論之。若卻至之行。盛饌之餘也。則當作其於道也。方與注合。今弼本作在道。河上本作於道。由傳寫互誤。兩失其真矣。

輕則失本。躁則失君。二十六章。

樹謹按河上公本作輕則失臣。注云。王者輕淫。則失其臣。竊謂兩本均誤。永樂大典作輕則失根。當從之。蓋此章首云重爲輕根。靜爲躁君。故終之曰。輕則失根。重則失君。言不重則無根。不靜則無君也。王弼所據作失本者。本與根一義耳。而弼不曉其義。以失本爲喪身。則曲爲之說矣。至河上公作失臣。殆因下句失君之文而臆改耳。

聖人用之。則爲官長。二十八章。

樹謹按此河上公本也。河上注曰。聖人升用。則爲百官之元長也。是其本作聖人用之。至王弼注曰。聖人因其分散。故爲之立官長。則當作聖人因之。方與注合。今作用者。後人據河上本改之耳。

或挫或臆。

樹謹按挫河上本作載。注曰。載。安也。臆。危也。是載與臆相對爲文。與上句或強或羸一律。而王弼本乃

作挫則與慝不分二義矣。疑挫乃在字之誤。在篆文作𢇛。故誤爲挫也。或在或慝。即或載或慝。載從戔聲。在從才聲。而或亦從戔聲。州輔碑。我貴不濡。是也。其聲既同。故得通用矣。

以道佐人主者三十章。

樞謹按唐景龍碑。作以道作人主者。乃古本也。河上公注曰。謂人主能以道自輔佐也。則河上公本亦是作字。若曰以道佐人主。則是人臣以道輔佐其主。何言人主以道自輔佐乎。因作佐二字相倡。又涉注文輔佐字而誤耳。王弼所據本已爲佐字。故注曰。以道佐人主。尙不可以兵強於天下。况人主躬於道者乎。後人以王本改河上公本。而河上注義晦矣。

善有果而已。

樞謹按河上公本作善者果而已。當從之。王注曰。果猶濟也。言善用師者。趣以濟難而已矣。是其所據本亦作善者。故以善用師者釋之。今作善有。以形近而誤。

不敢以取強。

樞謹按敢字衍文。河上公注曰。不以果敢取強大之名也。注中不以二字。卽本經文。其果敢字。乃釋上文果字之義。非此文有果字也。今作不敢以取強。卽涉河上注而衍。王注曰。不以兵力取強於天下也。亦不以二字連文。可證經文敢字之衍。唐景龍碑正作不以取強。當據以訂正。

果而勿強

樞謹按傳奕本作是果而勿強。當從之。上文云。善者果而已。不以取強。又云。果而勿矜。果而勿伐。果而勿驕。果而不得已。皆言其果。不言其強。故總之曰。是果而不強。正與上文果而已。不以取強相應。讀者誤謂此句與果而勿矜諸句一律。遂妄刪是字耳。唐景龍碑亦有是字。當據增。

道常無名。三十二章。

樞謹按常與尙通。說見首章。道尙無名者。言以無名爲貴也。河上注。王注。並非。三十七章。道常無爲。義同。

知止可以不殆。

樞謹按唐景龍碑無可以二字。是也。王注曰。知止所以不殆也。蓋加所以字以足句。而寫者誤入正文。故今河上公本作知之所以不殆。此作可以者。又所以之誤矣。

衣從萬物而不爲主。三十四章。

樞謹按河上公本作愛養。此作衣從者。古字通也。蓋衣字古音與隱同。故白虎通衣裳篇曰。衣者隱也。以聲爲訓也。而愛古音亦與隱同。故詩烝民篇毛傳。訓愛爲隱。孝經疏引劉炫曰。愛者隱惜而結於內。不直訓惜。而必訓隱惜者。亦以聲爲訓也。兩字之音本同。故愛養可爲衣養。傳奕本作衣被。則由後人

不通古音，不達古義，率臆妄改耳。

是以上德無爲，而無以爲，三十八章。

樾謹按：無爲與無以爲，似無所區別。下文云：上仁爲之，而無以爲。夫無爲與爲之，其義迥異，而同言無以爲，其不可通明矣。韓非子解老篇作：上德無爲而無不爲也。蓋古本老子如此，今作無以爲者，涉下上仁句而誤耳。傳奕本正作不。

下士聞道大笑之，四十一章。

樾謹按：王氏念孫漢書雜志曰：大笑之，本作大而笑之，猶言迂而笑之也。牟子引老子，正作大而笑之。抱朴子微旨篇亦云：大而笑之，其來久矣。是牟葛所見本，皆作大而笑之。今按王說是也。下士聞道，大而笑之，與上文上士聞道，勤而行之，兩句相對。傳奕本作上士聞道，而勤行之。下士聞道，而大笑之。蓋誤移兩而字於句首，然下句之有而句，則尙可藉以考見也。而勤行之，是勤而行之之誤，然則而大笑之，是大而笑之之誤，可以隅反矣。

建德若儉，四十一章。

樾謹按：河上公注曰：建設道德之人，若可儉引，使空虛也。王弼注曰：儉，匹也。建德者，因物自然，不立不施，故若儉匹然。儉匹之訓，於古無徵。義亦難曉。豈王氏所據本，儉或作儉邪？以韻求之，固不然矣。河上

公蓋讀儉爲健。說文手部。檢引也。故解爲若可儉引。又因其義未足。加使空處三字以足成之。非經旨矣。今按建當讀爲健。釋名釋言語曰。健。建也。能有所建爲也。是建健音同而義亦得通。健德若儉。言剛健之德。反若儉情也。正與上句廣德若不足一律。

禍莫大於不知足。四十六章。

樞謹按河上公本。此句之上。有罪莫大於可欲一句。據韓非子解老篇。則此句當有。惟韓子作禍莫大於可欲。誤也。其上文曰。夫上侵弱君。而下傷人民者。大罪也。則本是罪字明矣。

取天下常以無事。四十八章。

樞謹按常乃當字之誤。河上公注曰。取。治也。治天下常當以無事。疑河上原注作治天下當以無事。後人因經文譌作常。因於注文增入常字耳。

爲天下渾其心。聖人皆孩之。四十九章。

樞謹按爲天下渾其心下。河上公本。有百姓皆注其耳目七字。王弼本當亦有之。故注云如此。則言者言其所知。行者行其所能。百姓各皆注其耳目焉。吾皆孩之而已。是可證其有此句也。注有各用聰明四字。在爲天下渾其心句下。正解百姓皆注其耳目之誼。而經文奪此句。當據河上公本補之。入軍不被甲兵。五十章。

樾謹按被河上公本作避。據韓非子解老篇云。入山不恃備以救害。故曰入軍不備甲兵。則甲兵以在己者言。自當以作被爲長。

兵無所容其刃。

樾謹按釋名釋姿容曰。容。用也。合事宜之用也。兵無所容其刃。言兵無所用其刃。莊子胠篋篇。容成氏。六韜大明篇。作庸成氏。是容與庸通。庸爲用。故容亦用也。

案其兌。五十二章。

樾謹按兌當讀爲穴。文選風賦。空穴來風。注引莊子空闕來風。闕從兌聲。闕可假作穴。兌亦可假作穴也。塞其穴。正與閉其門文義一律。

是謂盜夸。五十三章。

樾謹按夸字無義。韓非子解老篇作盜竿。其解曰。竿也者。五聲之長者也。故竿先則鍾瑟皆隨。竿唱則諸樂皆和。今大姦作則俗之民唱。俗之民唱。則小姦必和。故服文采。帶利劍。厭飲食。而貨盜有餘者。是之謂盜竿矣。蓋古本如此。當從之。

蜂蟄虺蛇不螫。五十五章。

樾謹按河上公本作毒蟲不螫。注云。蜂蟄虺蛇不螫。是此六字乃河上公注也。王弼本亦當作毒蟲不

螭。後人誤以河上注屏入之。

猛獸不據。

據謹按據當作康。說文豕部。康。闕相乳不解也。从豕虎。豕虎之闕不相捨。一曰虎兩足舉。然則於猛獸言不康。正與於壽豈言不替同。今作據者。段字耳。

未知牝牡之合而全作。五十五章。

據謹按全字之義未詳。王注曰。作長也。無物以損其身。故能全長也。說殊未安。河上公本全作峻。而其注曰。赤子未知男女之合會。而陰作怒者。由精氣多之所致也。是以陰字釋峻字。玉篇肉部。腴。赤子陰也。腴卽腹也。疑王氏所據本作全者。乃全字之誤。全者陰之本字。蓋陰陽字本作全。易其從昌者。陽則山南水北。陰則山北水南。並以地言。非全易之本義也。老子古本。蓋從古文作全。而隸書或作全。武梁祠堂畫象。陰字左旁作全。是也。全字闕壞。止存上半。則與全字相似。因誤爲全矣。是故作全者。老子之原文。作全者。全之誤字。作峻者。其別本也。王氏據誤本作注。不能訂正。遂使老子原文。不可復見。惜之。知和曰常。知常曰明。益生曰祥。心使氣曰強。

據謹按此下本有是故用其光。復歸其明二句。後人因已見於五十二章。而刪去之耳。淮南子道應篇引老子曰。知和曰常。知常曰明。益生曰祥。心使氣曰強。是故用其光。復歸其明也。是古本有此二句之

明證。且用其光復歸其明。正見物不可終壯之意。故下文曰。物壯則老。謂之不道。不道早已。今脫此二句。則與下文之意不屬矣。文子下德篇曰。知和曰常。知常曰明。益生曰祥。心使氣曰強。是謂元同。用其光復歸其明。亦有下二句。

以正治國。以奇用兵。以無事取天下。吾何以知其然哉。以此。五十七章。

摠謹按此數句。當屬上章。如二十二章曰。吾何以知衆甫之然哉。以此。五十四章曰。吾何以知天下之然哉。以此。並用以此二字爲章末結句。是其例矣。下文天下多忌諱。而民彌貧。乃別爲一章。今誤合之。夫唯嗇是謂早服。早服謂之重積德。五十九章。

摠謹按困學紀聞卷十。引此文。兩服字皆作復。且引司馬公朱文公說。並云。不遠而復。又曰。王弼本作早服。而注云。早服常也。亦當爲復。今按韓非子解老篇曰。夫能嗇也。是從於道。而服於理者也。衆人離於患。陷於禍。猶未知退。而不服從道理。聖人雖未見禍患之形。虛無服從於道理。以稱蚤服。然則古本自是服字。王說非。

故大國以下小國。則取小國。小國以下大國。則取大國。故或下以取。或下而取。六十一章。

摠謹按古以字與而字通。周易同人彖傳曰。文明以健。中正而應。繫辭傳曰。善之德圓而神。卦之德方。以知。昭十一年左傳曰。桀克有緡。以喪其國。紂克東夷。而阻其身。孟子告子篇曰。秦楚之王。悅於利以

罷三軍之師。秦楚之王。發於仁義而罷三軍之師。並以而互用。是其義同也。大國以下小國。即取小國。小國以下大國。即取大國。猶曰大國而下小國。則取小國。小國而下大國。則取大國也。故或下以取。或下而取。兩句文義無別。疑有奪誤。當云故或下以取小國。或下而取大國。蓋即承上文而申言之。一句作以。一句作而。以而互用。正與前所引諸文一律。因下文有大國不過欲兼畜人句。兩小國字適相連屬。古人遇重文。每省不害。止於字下作二畫識之。此文云故或下以取小國。或下而取大國。大國不過欲兼畜人。小國不過欲入事人。古本兩大國字不重書。止作大二國。後人傳寫奪之。因以大國字屬下句。而以或下而取四字爲句。并上句小國字亦刪去之。使兩句一律。而其誼不可曉矣。美言可以市尊。行可以加人。六十二章。

櫛謹按淮南子道應篇。人間篇。引此文。並作美言可以市尊。美行可以加人。是今本脫下美字。古之所以貴此道者何。不曰以求得有罪以免邪。故爲天下貴。

櫛謹按唐景龍碑及傳奕本。並作求以得。正與有罪以免相對成文。當從之。古之所以貴此道者何。九字爲句。乃設爲問辭。以曉人也。不曰求以得有罪以免邪。言人能修道。則所求者可以得有罪者可以免也。不曰字邪字相應。猶言豈不以此邪。誰不敢質言也。下云故爲天下貴。則自問還自答也。河上公本不曰誤作不日。因曲爲之說曰。不日日遠行求索。近得之於身。失其義矣。

報怨以德六十三章

樞譚按論語子路篇以德報怨。朱文公集注曰。或人所稱。今見老氏書。然老氏之意。實不如此。第三十六章云。將欲翕之。必故張之。將欲弱之。必故強之。將欲廢之。必故興之。第四十二章云。故物或損之而益。或益之而損。此云報怨以德。其旨一也。下文言圖難於易。爲大於細。夫圖難於易。善於圖難者也。爲大於細。善於爲大者也。然則報怨以德。正深於報怨矣。第七十三章云。天之道不爭而善勝。老子之說。大抵如此。朱文公引以證論語。或人所稱。失老子本旨矣。

不敢爲天下先。故能成器長。六十七章

樞譚按韓子解老篇。作不敢爲天下先。故能爲成事長。事器異文。或相傳之本異。或後涉上文事無不事句而誤。皆不可知。至故能下有爲字。則當從之。蓋成器二字相連爲文。襄十四年左傳。成國不過半天子之軍。杜注曰。成國。大國。昭五年傳。皆成縣也。成縣亦謂大縣。然則成器者。大器也。二十九章。天下神器。不可爲也。爾雅釋詁。神重也。神器爲重器。成器爲大器。二者並以天下言。質言之。則止是不敢爲天下先。故能爲天下長耳。乃上言天下而下變文言成器。古人自有此例。史記伯夷傳。伯夷叔齊雖賢。得夫子而名益彰。顏淵雖篤學。附驥尾而行益顯。顏淵所附。本是夫子。因上句言夫子。故下句變文言驥尾。顏氏炎武謂是回避假借之法。是也。自宋以來。儒者不以修辭爲事。莫窺斯秘矣。

是謂配天古之極。六十八章。

樞謹按此文王弼無注。河上公以是謂配天四字爲句。注云。能行此者。德配天也。古之極三字爲句。注云。是乃古之極要道也。然此章每句有韻。前四句以武怒與下爲韻。後三句以德力極爲韻。若以是謂配天爲句。則不韻矣。疑古字衍文也。是謂配天之極六字爲句。與上文是謂不爭之德。是謂用人之力。文法一律。其衍古字者。古卽天也。周書周祝篇曰。天爲古。尙書堯典篇曰。若稽古帝堯。鄭注曰。古天也。是古與天同義。此經配天之極。佗本或有作配古之極者。後人傳寫誤合之耳。

故抗兵相加。哀者勝矣。六十九章。

樞謹按哀字無義。疑襄字之誤。史記梁惠王卒。襄王立。襄王卒。哀王立。據竹書紀年。無哀王。顧氏日知錄謂哀襄字近。史記誤分爲二人。又按秦哀公陳哀公。史記十二諸侯年表。皆作襄公。是二字之相混久矣。襄者讓之假字。周官保氏職。鄭注襄尺。釋文曰。襄音讓。本作讓。是古襄讓通用。上文曰。吾不敢爲主而爲客。吾不敢進寸而退尺。卽所謂讓也。故曰抗兵相加。讓者勝矣。亦卽七十三章不爭而善勝之意。因假襄爲讓。又誤襄爲哀。故學者失其解耳。

聖人不病。以其病病。是以不病。七十一章。

樞謹按上文已言夫唯病病。是以不病。此又言以其病病。是以不病。則文複矣。韓非子喻老篇。作聖人

之不病也。以其不病，是以無病。當從之。蓋上言病病，故不病。此言不病，故無病。兩意皆承不病者，不以爲病也。韓非所謂越王之霸，也不病宜。武王之王也，不病晉是也。無病則莫之能病矣。此越王所以霸，武王所以王也。

常有司殺者殺。七十四章。

櫛謹按：常當作尙。與第一章非常道非常名諸常字同。尙者上也。上有司殺者，謂天也。河上公注曰：司殺者天，居高臨下，司察人過，是正作上字解。

木強則兵。七十六章。

櫛謹按：木強則兵，於義難通。河上公本作木強則共，更無義矣。老子原文本作木強則折，因折字闕，止存右旁之斤，又涉上句兵強則不勝而誤爲兵耳。其字則又兵字之誤也。列子黃帝篇引老聃曰：兵強則滅，木強則折，即此章之文，可據以訂正。

是以聖人爲而不恃，功成而不處，其不欲見賢。七十七章。

櫛謹按：賢下當有乎字。其不欲見賢乎。文義方足。乎者語之餘。古人多不著於文字，而使讀者自得之。尚書西伯戡黎篇：我生不有命在天。據史記則句末亦有乎字，而經文無有，即其例矣。

無德司微。

樹謹按古字微與轍通。二十七章。善行無轍迹。釋文作微。引梁注曰。微應車迹。今作微者。古字少也。然則此文微字。亦與彼同矣。有德司契。無德司轍。言有德之君。但執左契合符信而已。無德之君。則皇皇然司察其轍迹也。河上公解善行無轍迹曰。善行道者。求之於身。不下堂不出門。故無轍迹。此即可說無德司微之義。

使有什伯之器而不用。八十章。

樹謹按什伯之器。乃兵器也。後漢書宣秉傳注曰。銅法五人爲伍。二五爲什。則其器物。故通謂生之具爲什物。然則什伯之器。猶言什物矣。其兼言伯者。古銅法以百人爲伯。周書武順篇。五五二十五曰元卒。四卒成衛曰伯。是其證也。什伯皆士卒部曲之名。禮記祭義篇曰。甸旅什伍。彼言什伍。此言什伯。所稱有大小。而無異義。徐鍇說文繫傳。於人部伯下引老子曰。有什伯之器。每什伯共用器。謂兵革之屬。得其解矣。使有什伯之器而不用。使民重死而不遠徙。兩句一律。下文云。雖有舟車。無所乘之。雖有甲兵。無所陳之。舟車句。蒙重死。不遠徙而言。甲兵句。蒙什伯之器不用而言。文義甚明。河上公本什伯下誤衍人字。遂以使有什伯四字爲句。失之矣。

信言不美。美言不信。八十一章。

樹謹按此當作信者不美。美者不信。與下文善者不辯。辯者不善。知者不博。博者不知。文法一律。河上

公於信者不美注云。信者如其實。不美者朴且質也。是可證古本正作信者不美。無言字也。於美言不信注云。滋美之言者。孳孳華詞。不信者飾僞多空虛也。疑此注爲後人增益。其原文云。美者孳孳華詞。不信者飾僞多空虛也。自經文誤作美言不信。後人因改注文美者爲滋美之言者。不詞甚矣。

諸子平議卷九

墨子一

三子之能達名成功於天下也。皆於其國抑而大醜也。親去。

樾謹按抑之言。屈抑也。抑而大醜。與達名成功相對。言於其國則抑而大醜。於天下則達名成功。正見其由屈抑而達。下文所謂敗而有以成也。畢氏沅校注曰。抑安也。猶曰安其大醜。於文義未得。君子進不敗其志。內究其情。

樾謹按內當作納。即退字也。進不敗其志。退究其情。正相對成文。所謂大行不加。窮居不損也。因退從或體作納。又闕壞而作內。畢氏遂據上句增入不字。說曰。疚究同。猶云內省不疚。殊失其旨。分議者延延。而支苟者諂諂。焉可以長生保國。

樾謹按王氏念孫斷焉字下屬爲句。謂焉猶乃也。其說是也。支苟二字。畢云疑誤。今按支苟乃積微二字之假音。說文禾部。稊。積微也。徐鍇曰。稊微不伸之意。然則稊微者諂諂。殆謂在下位者或爲上所凌壓而不得伸。亦必諂諂然自伸其意而後已。上文所謂上必有諂諂之下是也。是以甘井近竭。招木近伐。靈龜近灼。神蛇近暴。

樾謹按四近字皆先字之誤。上文曰：今有五鎚。此其銛銛者必先挫。有五刀。此其錯錯者必先磨。然則廿井四喻正承上文而言。亦必是先字明矣。先篆書作𠄎。近字古文作𠄎。篆書作𠄎。兩形相似而誤。禮記大學篇舉而不能先。先乃近字之誤。與下退而不能遠相對成文。說詳羣經平議。可以與此互證。夫惡有同方取不取同而已者乎。

樾謹按取不二字傳寫誤倒。而字當在取同二字之上。已當爲人己之己。此文本云：夫惡有同方不取而取同己者乎。同方謂同道也。同己謂與己意同也。聖人但取其與道同而不必其與己意同。故曰夫惡有同方不取而取同己者乎。傳寫錯誤遂不可讀。畢曲爲之說非是。

是故谿陝者速涸。逝淺者速竭。

樾謹按逝當讀爲澁。古字通也。詩有杜之杜篇。噉肯適我。釋文曰：噉韓詩作逝。然則逝之通作澁。猶逝之通作噉也。成十五年左傳：則決澁澁。楚辭湘夫人篇：夕濟兮三澁。杜預王逸注並曰：澁水涯。澁淺與谿陝對文。因段逝爲澁。其義遂晦。王氏引之謂逝當作遊。亦未免不求之聲而泥其形矣。

君子戰雖有陳。而勇爲本焉。喪雖有禮。而哀爲本焉。士雖有學。而行爲本焉。皆身

樾謹按君子二字衍文也。此蓋以戰雖有陳。喪雖有禮二句。起士雖有學一句。若冠以君子二字。則既言君子。不必又言士矣。馬總意林作：君子雖有學。行爲本焉。戰雖有陳。勇爲本焉。喪雖有禮。哀爲本焉。

與今本不同。然有君子字即無士字。亦可知今本既言君子又言士之誤矣。士雖有學。與君子雖有學。文異而義同。或它本自有作君子者。而馬氏誤移作首句。傳寫者乙正之。仍從古本作士。雖有學。而篇首君子二字。失於刪去耳。

是故置本不安者。無務豐末。

摠議按者衍字也。下文近者不親。無務來遠。親戚不附。無務外交。事無終始。無務多業。舉物而問。無務博聞。上句並無者字。是其證。

守道不貧。徧物不博。辯是非不察者。不足與游。

摠議按徧亦辯也。儀禮鄉飲酒禮。衆賓辯有脯醢。養禮。大夫辯受酬。少牢饋食禮。辯擯于三豆。今文辯皆作徧。是辯與徧通用。物言徧。是非言辯。文異而義同。

晉文染於舅犯高偃所染。

摠議按畢云。呂氏春秋高作卻。疑當爲卻。晉有卻氏。然晉有卻氏。未聞有卻偃也。王氏念孫曰。高當作章。卽城郭之郭。左傳晉大夫卜偃。晉語作郭偃。今按王說得之矣。然必謂高是章之誤。則猶求之形而未求之聲也。高與郭一聲之轉耳。故從高得聲之字。玉篇。壻音口角切。嚴音口卓切。鬻音胡角切。然則高亦可讀如郭矣。詩縣篇毛傳曰。王之郭門曰皋門。郭偃之爲高偃。猶郭門之爲皋門也。

無巧工不巧工。皆以此五者爲法。法備。

樞謹按五當作四。上文百工爲方以矩。爲圓以規。直以繩。正以縣。並無五者。賊其人多。故天禍之。

樞謹按當作其賊人多。與上文其利人多。故天禍之。相對。

仕者待祿。游者憂反。七

樞謹按王氏念孫謂待當爲持。憂反當爲愛交。管子明法篇。小臣持祿養交。晏子春秋問篇。士者持祿。游者從交。養交與愛交同意。今按王說是矣。然以憂爲愛字之誤。恐未必然。古書多言持祿養交。豈言持祿愛交者。且持養二字同義。荀子勸學篇。除其害者以持養之。榮辱篇。以相羣居。以相持養。議兵篇。高爵豐祿以持養之。呂氏春秋長見篇。申侯伯善持養吾意。並以持養連文。墨子天志篇亦云。持養其萬民。然則此文旣云持祿。必云養交。不當云愛交也。墨子原文。蓋本作養交。養即養之。反字。古同聲而通用。莊子至樂篇。若果養乎。予果歎乎。養當讀爲養。爾雅釋詁。養。憂也。故與歎爲對文也。此云仕者持祿。游者養交。養當讀爲養。後人不達假借之旨。引爾雅養憂也之訓以釋之。遂有改其字作憂者。而墨子原文不可復見矣。

所言不忠。所忠不信。

榷謹按言乃信字之誤。

二穀不收謂之旱。

榷謹按旱者不雨也。不得爲二穀不收之名。疑旱乃罕字之誤。一穀不收謂之饑。二穀不收謂之罕。饑也。罕也。皆稀少之謂。饑猶饑也。故襄二十四年穀梁傳。作一穀不升謂之饑。饑猶歉也。然則二穀不收謂之罕。其義正一律矣。

爲者疾。食者衆。則歲無豐。

榷謹按疾當爲寡。爲之者寡。食之者衆。則雖有豐年。不足以供之。故歲無豐也。今作爲者疾。則不可通矣。蓋後人據大學以改之。而不知其非也。

故食無備粟。不可以待凶饑。

榷謹按食乃倉字之誤。倉無備粟。與下句庫無備兵。文正相對。若作食字。失其旨矣。下文云食者國之寶也。兵者國之爪也。食字卽此文粟字。不得據彼而疑此文當作食也。

以爲錦繡文采靡曼衣之辭通。

榷謹按衣之當作之衣。此十字一句讀。

此非云益懷之情也。

樾謹按情稍實也。煖之情，猶言煖之實。云益者，有益也。廣雅釋詁曰：云有也。此非云益煖之情，猶曰此非有益煖之實。上文曰：冬則輕煖，夏則輕清，而此獨言煖者，衣固以煖爲主耳。

冬則凍冰，夏則飾飴。

樾謹按畢解飾字曰：若覆食之幕。然凍冰二字一義，飾飴二字亦必一義。不當如畢氏說也。飾疑飴字之誤。論語曰：食飴而餲。冬則凍冰，夏則餲飴。兩句文義正一律。餲字右旁之曷，隸書或止作曷，而飾字隸書或以飴爲之，兩形相近故誤耳。

無乃非有血氣者之所不能至邪？三

樾謹按非字衍文。

昔者堯舜有第期者，且以爲禮，且以爲樂。

樾謹按畢據太平御覽改第期爲茅茨。然茅茨土階，是言古明堂之儉，不得云且以爲禮，且以爲樂也。下文曰：周成王之治天下也，不若武王。武王之治天下也，不若成湯。成湯之治天下也，不若堯舜。故其樂逾繁者，其治逾寡。然則其說堯舜亦當以樂言，不當以宮室言也。下文程繁曰：子曰聖王無樂，此亦樂已若之何其謂聖王無樂也。今作茅茨，則真無樂矣。疑後人不達第期之義而臆改之，未可爲據。仍當從原文而闕其疑。

以勞殿賞

樞謹按畢云。殿讀如奔而殿。此殆非也。論功行賞。勞者當在前。安得反云殿乎。殿者定也。殿與定一聲之轉。文選江賦注曰。殿與定古字通。殿之與定。猶殿之與淀也。詩采芣篇。殿天下之邦。毛傳曰。殿。鎮也。鎮卽有定義。小爾雅廣言。殿。填也。填與奠通。禮記檀弓篇。主人既祖。填池。鄭注。填池當爲奠徹是也。奠亦定也。周官司士職曰。以久奠食。此云以勞殿賞。句法一律。殿奠文異而義同。

舉公義辟私怨

樞謹按畢云。辟讀如辟舉之辟。此說非也。豈有私怨者。不問其賢否而概辟舉之乎。小爾雅廣言。辟。除也。辟私怨。謂惟公義是舉。而私怨在所不問。故除去之也。又禮記郊特牲篇。有由辟焉。鄭注曰。辟。讀爲弭。此辟字或從鄭讀亦通。

雖在於厚祿尊位之臣莫不敬懼而施

樞謹按畢云。下疑脫一字。非也。施當讀爲惕。尙書盤庚篇。不惕予一人。白虎通號篇。引作不施予一人。是也。敬懼而施。卽敬懼而惕。文義已足。非有闕文。

是以民皆勸其賢畏其罰相率而爲賢者以賢者衆而不肖者寡

樞謹按相率而爲賢絕句者字乃是字之誤。愚下讀。惟其相率而爲賢。是以賢者衆而不肖者寡也。兩

句皆用是以字。古人行文。不避重複。今誤作相率而爲賢者。則是民之相率爲賢。以賢者衆而不肖者寡之故。於義不可通矣。

內有以食飢息勞。將遺其萬民。

樞謹按。將當作持。持養乃古人恆言。詳見七思篇。此作將養。形似而誤。天志中篇。正作內有以食飢息勞。持養其萬民。可據以訂正。非命上篇。將養老弱。亦持養之誤。

既曰若法。未知所以行之術。則事猶若未成。

樞謹按。王氏念孫以曰字爲有字之誤。非也。曰字乃云字之誤。云者有也。說見辭過篇。既云若法。即既有此法。後人不達云字之義。謂是云曰之云。疑本書皆用曰字。此不當用云字。故改云作曰耳。

親戚則使之。無故富貴。面目佞好。則使之。夫無故富貴。面目佞好。則使之。豈必智且有慧哉。

樞謹按。無故富貴。義不可通。無乃衍字。故富貴。謂本來富貴者也。不同其賢否。而惟故富貴者是使。則非尙賢之謂矣。上文曰。故古者聖王甚尊尙賢而任使。能不黨父兄。不偏富貴。不嬖顏色。此云親戚則使之。是黨父兄矣。故富貴而目佞好。則使之。是偏富貴而嬖顏色矣。後人不達故富貴之義。而妄加無字。殊失其旨。下篇同。

周頌道之曰。聖人之德。若天之高。若地之普。其有昭於天下也。若地之固。若山之承。不拆不爛。若日之光。

若月之明，與天地同常。

樞謹按此文疑有錯誤。當云聖人之德，昭於天下。若天之高，若地之普，若山之承，不圻不壝。若日之光，若月之明，與天地同常。蓋首四句下，普隔句爲韻。中二句承崩，末三句光明常，皆每句協韻。昭於天下句，傳寫脫去，而誤補於若地之普下，則首二句無韻矣。又增其有也三虛字，則非頌體矣。旣云若地之普，又云若地之固，重複無義，故知其錯誤也。

是故昔者舜耕於歷山，陶於河濱，漁於雷澤，灰於常陽。尙賢下。

樞謹按灰字之義不可曉。疑反字之誤。反者販之段字。販從反聲。古文以聲爲主，故止作反也。尙書大傳曰：販於頓丘。

昔者伊尹爲莘氏女師僕。

樞謹按師當爲私，聲之誤。僕猶臣也。禮記禮運篇：仕於公曰臣，仕於家曰僕。是臣僕一也。私僕猶曰私臣。中篇曰：伊摯有莘氏女之私臣。

古者民始生，未有刑政之時，蓋其語人異義。尙同上。

樞謹按此本作古者民始生，未有政長之時，蓋其語曰天下之人異義。中篇文同，可據訂。天下之百姓皆上同也。

樾謹按而字乃夫字之誤。夫字篆書作而，與而相似，故誤。一夫不上同於天，謂有一夫不與天同也。尙同下篇，使天下之民若使一夫，以一夫對天下之民言，與此一律可證。

古者聖王爲五刑，請以治其民，譬若絲縷之有紀，罔罟之有綱，所連收天下之百姓，不尙同其上者也。

樾謹按請字衍文。古者聖王爲五刑以治其民，十一字爲一句。中篇曰：昔者聖王制爲五刑以治天下，是其證也。所下奪以字，所以連收天下之百姓，不尙同其上者也。若無以字，則不成義。中篇曰：將以連役天下淫暴而一同其義也。彼云將以此云所以，文法雖異，而質同。連役即連收之誤。王氏念孫已訂正矣。

是故歷分天下，設以爲萬諸侯國君，尙同中。

樾謹按歷當爲歷字之誤也。大戴記五帝德篇：歷離日月星辰，是歷與離同義。此云歷分天下，與彼云歷離日月星辰，文義正同。若作歷字，則無義矣。非攻下篇：禹既已克有三苗焉，曆爲山川，別物上下。天志中篇：曆爲日月星辰以昭道之。兩曆字皆曆字之誤。曆即歷之假字也。說本王氏念孫。此歷字誤作歷，被曆字誤作曆，古書之晦久矣。

故古者聖王，明天鬼之所欲，不避天鬼之所憎，以求興天下之利。

樾謹按此本作明天鬼之所欲，而避天鬼之所憎。今作不避者，篆文相似而誤。天志中篇：正作而辟天

鬼之所憎。

春秋祭祀不敢失時幾。

繼謹按舉以幾字屬下聽獄不敢不中讀解曰。幾讀如關市譴。然關市與獄訟不當并爲一事。殆失之矣。幾字仍當屬上讀。幾者期也。詩楚茨篇如幾如式。毛傳訓幾爲期。是也。不敢失時幾者。不敢失時期也。國語周語注曰。期將事之日也。是期以日言。不敢失時。并不敢失日。故曰不敢失時幾。昔者聖王制爲五刑。以治天下。逮至有苗之制五刑以亂天下。

繼謹按之衍字。

故古者聖王唯而以尙同以爲正長。是上下情請爲通。

繼謹按舉云而讀與能同。又據文選東京賦注。引此文作古者聖王惟能審以尙同。是故上下通情。因增入審字故字。王氏念孫謂此本作是故上下請通。請卽情字。墨子書多以請爲情。今作情請爲通者。後人旁記情字。而誤入正文。又衍爲字耳。文選注作通情者。涉賦文上下通情而誤。今按其說皆是也。惟以爲正長句。亦有衍字。下文曰。故古者聖人之所以濟事成功垂名於後世者。無它故異物焉。曰唯能以尙同爲政者也。然則此文當云唯而審以尙同爲政。上下文義始相應。因涉上文屢言正長。遂誤作以爲正長上下不應矣。且既云審以尙同。又云以爲正長。一句中兩用以字。義亦未安。上文曰。其爲

正長者此是故出誅勝者何故之以也。曰唯以尙同爲政者也。然則爲正長以人言爲政以事言。明爲正長者當以尙同爲政也。若作尙同以爲正長。卽失其義矣。下篇云。聖王皆以尙同爲政。故天下治。亦其證也。選注刪此句。畢氏王氏說亦未及。故具說之。

助之動作者衆。卽舉其事速成矣。

舉議按此本作卽其舉事速成矣。上文三言則其此言卽其卽則古通用也。今作卽舉其事。誤。今天下之王公大人士君子。請將欲富其國家。

舉議按請上稱中字。墨子書多以請爲情。中請卽中情也。下篇曰。今天下王公大人士君子。中情將欲爲仁義。是其證也。後人不知請之當讀爲情。故誤刪中字耳。尙賢篇曰。且今天下之王公大人士君子。中實將欲爲仁義。中實亦卽中情也。

當若尙同之。不可不察。此之本也。

舉議按若字衍文。不可不察上稱說字。此下稱爲政二字。當據下篇補。

故實不得下之情。而不可不察者也。尙同下。

舉議按實下當有罰字。義見上文。而不可當作不可而。猶言不可以也。說見王氏引之經傳釋詞。然胡不審稽古之治爲政之說乎。

櫛謹按治字乃始字之誤。下文曰：古者天之始生民，未有正長也。云云，是從古之始爲政者說，故此云胡不審稽古之始爲政之說乎。

故又使國君選其國之義，以義尙同於天子。

櫛謹按：下義字衍文。上文云：故又使家君總其家之義，以尙同於國君。下文云：天子又總天下之義，以尙同於天，並無下義字。是其證也。畢校已及之矣。上下文並言總，而此言選，選亦總也。詩鴉嘒篇：舞則選兮。毛傳：訓選爲齊。選其國之義，猶齊其國之義。曰總曰選，文異而義同也。史記仲尼弟子列傳：任不齊字選，是選有齊義。賈子等齊篇曰：撰然齊等，撰與選通。

天子又總天子之義，以尙同於天。

櫛謹按：當作天子又總天下之義，以尙同於天。義見上下文。

先之譽令聞，先人發之。

櫛謹按：畢校云：先之二字，一本作光，當從之。光，廣古通用。光譽，卽廣譽。孟子曰：令聞廣譽施於身。

臣自愛不自愛君。兼愛上。

櫛謹按：下自字衍文也。上文子自愛不愛父，弟自愛不愛兄，皆無下自字。

賊愛其身不愛人，故賊人以利其身。

樞謹按兩人字下並奪身字。本作賊愛其身。不愛人身。故賊人身。以利其身。方與上句一律。下文云。視人身若其身。誰賊。亦以人身其身對言。中篇云。今人獨知愛其身。不愛人之身。是以不憚舉其身。以賊人之身。並可證人下當有身字也。

然則崇此害。亦何用生哉。兼愛中。

樞謹按崇字無義。乃察字之誤。何用生者。何以生也。一切經音義卷七。引蒼頡篇曰。用以也。詩桑柔篇。逝不以濯。尚賢篇。引作鮮不用濯。卽其證也。言國與國相攻。家與家相篡。人與人相賊。以及君臣父子兄弟之不惠。忠不慈。孝不和。調。當察其害之何以生。故曰然則察此害。亦何用生哉。上篇曰。當察亂何自起。與此同義。

以不相愛生邪。子墨子言以不相愛生。

樞謹按以不相愛生邪。當作以和愛生邪。乃反言以問之。起子墨子之正對也。下篇云。姑胥本原若衆害之所自。此胡自生。此自愛人利人生。與卽必曰非然也。必曰從惡人賊人生。又云。姑胥本原。若衆利之所自生。此胡自生。此自惡人賊人生。與卽必曰非然也。必曰從愛人利人生。皆以反言發問。而起正對。正與此同。若如今本。則文義複沓矣。

然而今天下之士。君臣相愛則惠忠。父子相愛則慈孝。兄弟相愛則和調。天下之人皆相愛。強不執弱。衆

不劫寡。富不侮貧。子墨子言曰。然乃若兼則善矣。雖然天下之難物於故也。

樞謹按君臣相愛至富不侮貧四十字。本在上文人與人相愛則不相賊之下。然而今天下之士。子墨子言曰十二字。當作然而今天下之君子曰。王氏念孫已訂正矣。惟天下之難物於故也。句亦難解。於故二字當爲衍文。下文云。然而今天下之士君子曰。然乃若兼則善矣。雖然不可行之物也。正與此文一律。惟其爲難物。故爲不可行之物也。今衍於故二字。則無義矣。

子墨子言曰。天下之士君子。特不識其利。辯其故也。

樞謹按辯其下脫害字。下文愛人者人必從而愛之。利人者人必從而利之。是其利也。惡人者人必從而惡之。害人者人必從而害之。是其害也。

連獨無兄弟者。

樞謹按畢云連同繇。音相近。字之異也。經典或作輿。或作輿。皆假音。然繇輿憐三字。聲皆不與連相近。畢說非也。連當讀爲離。連與離一聲之轉。淮南子原道篇終身連枯。形于連樓。列瑀之門。高注曰。連樓猶離樓也。是其證也。又本經篇愚夫蠢婦。皆有流連之心。注曰。流連猶爛漫。失其職業也。然則流連卽流離也。亦其證也。

是故別非也。子墨子曰。兼愛下。

樾謹按此本作是。故子墨子曰：別非也。下文是故子墨子曰：兼是也。與此爲對文可證。非人者必有以易之。若非人而無以易之，譬之猶以水救火也。其說必將無可焉。

樾謹按以水救火，何不可之有。畢校云：一本作火救水。然墨子此譬本明無以易之之不可。若水火是相反之物，無論以水救火，以火救水，皆是有以易之。與設喻之旨不合。疑墨子原文本作猶以水救水，以火救火也。故曰其說必將無可。今本作水救火，別本作火救水，皆有脫文。疾病不待養。

樾謹按侍當爲持。古書多言持養。淺人不達，而改爲侍。非是。非命下篇下以待養百姓，待亦當作持。然即敢問不識將惡也。

樾謹按惡下脫從字。將惡從也。猶云將何從也。下文曰：不識將擇之二君者將何從也。是其證。吾惡能爲吾萬民之身爲吾身。

樾謹按爲吾身上當有若字。上文曰：吾豈能爲吾友之身。若爲吾身。是其證。意我先從事乎。惡人之親。然後人報我以愛利吾親乎。

樾謹按惡下脫賊字。當據上文補。故約食爲其難爲也。

樹謹按其當作甚。下二句並同。甚難爲卽至難爲也。下文曰。是故約食焚舟直服。此天下之至難爲也。是其證。

以攻戰之故。土地之博。至有數千里也。人徒之衆。至有數百萬。人。故當攻戰而不可爲也。非攻中。

樹謹接不可爲也。當作不可不爲也。方與上文語意相屬。此是飾攻戰者之言。非子墨子之言也。今脫不字。義不可通。

古者吳閔閔數七年。奉甲執兵。奔三百里而舍焉。

樹謹按教下疑脫士字。奉甲執兵奔三百里而舍。卽教士之法。乃古所謂武卒者。荀子議兵篇。魏氏之武卒。以度取之衣。三屬之甲。操十二石之弩。負矢五十箇。置戈其上。冠鞬帶劍。贏三日之糧。日中而趨百里。中試。則復其戶。利其田宅。今據墨子之言。則閔閔先有此法矣。

今天下之諸侯。將猶多皆免攻伐并兼。非攻下。

樹謹按免字衍文。天志篇云。今天下之諸侯。將猶皆侵凌攻伐兼并。無免字可證。

夫殺之人爲利人也博矣。

樹謹按博疑當作薄。言殺人以利人。其利亦薄也。若作博字則不可通。

率不利和。

繼謹按率讀爲將率之率。利卽和字之誤而衍者。糧食不繼。係食飲之時。

繼謹按之時當作不時。王氏念孫已訂正矣。僚字王云未詳。今按僚卽際字。張遷碑。臍正之僚是也。昭四年左傳。爾未際。孟子萬章篇。敢問交際何心也。杜預趙岐注並曰。際。接也。疑墨子原文本作糧食不僚。不僚卽不接也。與中篇所云糧食輟絕而不繼。文異義同。後人不達僚字之義。據中篇改爲不繼。而寫者兩存之。遂作不繼僚耳。然則是虧不足而動有餘也。

繼謹按動乃重字之誤。中篇曰。則是棄所不足。而重所有餘也。是其證。天不序其德。

繼謹按序乃享字之誤。莊子則陽篇。隨序之相理。釋文曰。序一本作享。是其例也。天不享其德。文義甚明。字誤作序。不可通矣。下文曰。量我師舉之費。以諍諸侯之斃。則必可得而序利焉。序亦享字之誤。

諸子平議卷十

墨子二

牟組不加者去之。而用上。

樹謹按牟組二字凡四見。疑當作鮮且。蓋鮮字左旁之魚。誤移在且字左旁耳。且讀爲臚。鮮且者鮮臚也。說文蕭部。臚合五采鮮色。從蕭虛聲。詩曰。衣裳臚臚。鮮色謂之臚。故合而言之曰鮮臚。今詩作楚楚。毛傳曰楚楚。鮮明貌。然則鮮臚連言。正古義也。鮮且不加。謂徒爲華美而無益於用。畢云不加猶言無益是也。臚從虛聲。虛從且聲。故臚得以及爲之。如繡文。過小篆作退。或作徂。而詩漆箔篇。士曰既且。文曰且往也。則卽以且爲之。是其例矣。

凡其爲此物也。無加用而爲者。

樹謹按上文云。無加用而爲者。此脫不字。

於是利爲舟楫。足以將之則上。雖止者三公諸侯至。舟楫不易。津人不飾。

樹謹按利當作制。王氏念孫已訂正矣。上當作止。止當作上。足以將之則止。雖上者三公諸侯至。文義甚明。兩字互易。不可通矣。畢氏但訂正止字。未訂正上字。故爲補訂之。

仁者將與之天下，誰實而使民譽之，終勿廢也。節邪下。

樞謹按此上舊有仁者將求與天下，誰實而使民譽之云云，共六十四字。畢氏謂與下文複，故刪之。今按畢說是也。惟將下當有求字，下文云仁者將求除天下之相廢，而使人非之，終身勿爲，與此爲對文可證也。然兩文均有錯誤。此當云仁者將求與天下之利，而使民譽之，終身勿廢也。下當云仁者將求除天下之害，而使人非之，終身勿爲也。文義方明。其下云且故與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令國家百姓之不治也。自古及今，未嘗之有也。正承此兩文而言。又按且故二字，文義不順。蓋終身勿爲下，舊有也字，且卽也字之誤。

盧車府，然後金玉珠璣北乎身。

樞謹按車乃庫字之誤。北乃比字之誤。漢書王尊傳師古注曰：比，周也。比乎身，猶言周乎身。使王公大人行此，則必不能蚤朝。

樞謹按蚤朝下脫宴退二字。蚤朝晏退，與下蚤出夜入夙興夜寐對文。若無晏退二字，文義未完。尙賢中篇非樂上篇非命下篇並有蚤朝晏退之文。尙賢篇與夜寢夙興蚤出莫入相對。非樂篇非命篇與蚤出暮入夙興夜寐相對。是其證也。

細計厚葬，爲多埋賦之財者也。

繼謹按細字無義。蓋卽上句粧字之誤而衍者。粧本作紆。因誤爲細矣。埋賦二字亦不可通。賦當作賊。玉篇貝部。賊作郎切。藏也是埋賊卽埋藏也。賊賦相似。因而致誤耳。賊字雖說文所無。然藏字亦說文所無。且從艸無義。不如從貝之爲勝。玉篇收賊字。而訓爲藏。或轉爲古字古義乎。

財以成者扶而埋之。

繼謹按扶字義不可通。扶乃扶字之誤。廣雅釋詁。扶。穿也。扶而埋之。謂穿地而埋之也。說文穴部。突穿也。又曰竅深扶也。義並與扶相近。

君死。喪之三年。父母死。喪之三年。妻與後子死者五皆喪之三年。

樹謹按王氏念孫曰。者五當爲五者。謂君父母妻與後子也。然上文君死父母死。旣已別而言之。此不當總數爲五。五疑二字之誤。

內續奚吾。並爲淫暴。而不可勝禁也。

繼謹按內續奚吾四字不可解。疑當爲內積奚后。皆字之誤也。奚后即譌詬之假音。說文言部。譌。恥也。重文譌。曰譌或從奚。又曰詬。譌詬。恥也。重文詢。曰詬或從句。荀子非十二子篇作譌詢。是其本字。漢書賈誼傳作集詬。集卽譌之省。墨子作奚后。奚卽譌之省。后卽詬之省。古文以聲爲主。故省不從言耳。內積譌詬者。內積恥辱也。蓋出則無衣。入則無食。不勝其恥辱。故並爲淫暴而不可勝禁也。

無封。

櫛謹按畢注云。後漢書注引作窆封。窆聲相近。然上云既窆。畢云詭當爲犯。窆字之假音也。則此不當云無窆矣。且窆者葬下棺也。葬雖至薄。亦必下棺。而云無窆。理不可通。封仍當讀如本字。禮記王制篇。不封不樹。鄭注曰。封謂聚土爲墳。無封言不爲墳也。棺弓曰。古也墓而不墳。此所謂便其習。而義其俗者也。

櫛謹按義猶善也。謂善其俗也。禮記緇衣篇。章義疎惡。釋文曰。尙書作善。皇云。義善也。是義與善同意。秦之西有儀渠之國者。

櫛謹按渠舊作乘。畢據列子改。今按史記秦本紀。厲其公三十三年。伐義渠。虜其王。卽此國也。且語言有之曰。焉而晏曰。焉而得罪。將惡逃避之。天志上

櫛謹按畢改兩曰字皆作日。然上曰字實不誤。且語有之曰。蓋述古語也。言字卽語字之誤而衍者。下曰字當從畢改作日。焉而字盛出。文義難通。疑上焉而字亦爲衍文。墨子本作且語有之曰。晏日焉而得罪。將惡逃避之。晏者清也。明也。說文日部。晏。天清也。小爾雅廣言。晏。明也。文選羽獵賦。于是天清日晏。淮南子繆稱篇。障目知晏。陰蟄知雨。並其證也。此謂人苟於昏暮得罪。猶有可以逃避之處。若晏日則人所共覩。無所逃避矣。下文曰。夫天不可爲。林谷幽門無人。明必見之。然則墨子正以晏日之不可

逃避。起下文明必見之之意。晏之當訓。明無疑矣。畢注謂猶云日暮途遠。是但知晏晚之義。而忘天清之本訓。宜於墨子之意不得矣。

天之爲政於天子天下百姓未得之明知也。

繼謹按。下之字。當在知字下。畢校已及。上之字。當在天字上。則上爲句。本云天子爲政於三君諸侯士庶人。天下之士君子。固明知之。今之字誤在天字下。則固明知句。文氣未足。且天爲政與天子爲政相對。不當作天之爲政也。畢校未及。故具說之。

義者善政也。何以知義之善政也。曰。天下有義則治。無義則亂。是以知義之善政也。天志中。

繼謹按。三善字皆言字之誤。蘇書善字。或作善。張遷碑有張良善用籌策。靈臺碑君子善之。孫叔敖辭去不善如絕約。與言字相似。故言誤爲善。義者言政也。何以知義之言政也。曰。天下有義則治。無義則亂。是以知義之言政也。語意甚明。若作善政。則義之善政不可通矣。下篇曰。義者正也。何以知義之爲正也。天下有義則治。無義則亂。我以此知義之爲政也。並無善字。可知此文善字之誤。義之言政。猶義之爲正也。

今國君諸侯之有四境之內也。夫豈欲其臣國萬民之相爲不利哉。

繼謹按。臣國當爲國臣。正對國君而言。君曰國君。故臣曰國臣也。今倒作臣國。義不可通。

今夫天兼天下而愛之。撒達萬物以利之。

樞謹按撒達二字。義不可通。撒當爲邀。疑本作邀。或作撒。傳寫誤合之爲撒達。而邀又誤爲達耳。達與交通。莊子庚桑楚篇。夫至人者。相與交食乎地。而交樂乎天。徐無鬼篇。作吾與之邀樂於天。吾與之邀食於地。是交邀古通用也。邀萬物以利之。即交萬物以利之。與兼天下而愛之同義。交猶兼也。兼愛中篇曰。以兼相愛。交相利之法。易之。又曰。況兼相愛。交相利。與此異矣。又曰。欲天下之治而惡其亂。當兼相愛。交相利。下篇曰。今若夫兼相愛。交相利。此自先聖六王者親行之。非命上篇曰。與其百姓兼相愛。交相利。然則愛言兼。利言交。固本書之通義矣。

若豪之末。非天之所謂也。

樞謹按非上脫無字。下文同。言雖至秋豪之末。無非天之所爲也。謂當作爲。古字通用。下文正作爲。而民得而利之。則可謂否矣。

樞謹按否字。義不可通。乃后字之誤。后讀爲厚。禮記檀弓篇。后木。正義曰。世本云厚。此云后。其字異耳。是后厚古通用。說文。厚古文作厚。本從后聲。故聲近而義通也。此云若豪之末。無非天之所爲也。而民得而利之。則可謂厚矣。言天愛民之厚也。下文且吾所以知天之愛民之厚者有矣。又曰。此吾以知天之愛民之厚也。並可爲證。

然而莫知以相極戒也。天志下。

樹謹按極戒卽敬戒也。極通作亟。荀子賦篇出入甚極。又曰反覆甚極。楊倞注並曰。極讀爲亟。是也。廣雅釋詁。亟。敬也。亟爲敬。故亦爲敬矣。亟又與苟通。見爾雅釋詁篇釋文。而敬字卽從苟。是可知其義之通。說文心部。極。疾也。從心亟聲。一曰謹重貌。謹重之義。亦與敬相近。

謹爲知。天爲知。然則義果自天出也。

樹謹按此上脫謹爲貴。天爲貴六字。中篇曰。然則孰爲貴。孰爲知。曰。天爲貴。天爲知而已矣。是其證。三不利而無所利。是謂之賊。

樹謹按之當作天。是謂天賊。與是謂天德對文。中篇正作天賊。

今知氏大國之君寬者。

樹謹按知字衍文。蓋涉上句吾以知天下之士君子。何以知天下之士君子。兩句並有知字而衍。氏當讀爲是。禮記曲禮篇是職方。鄭注曰。是或爲氏。儀禮覲禮篇大史是右。注曰。古文是爲氏也。周官射人注引作大史氏右。然則是氏古通用。今氏卽今是也。今是卽今夫也。禮記三年問篇今是大鳥獸。荀子禮論篇今是作今夫。荀子宥坐篇今夫世之陵遲亦久矣。韓詩外傳今夫作今是。並其證也。上文曰。今是楚王食於楚之四境之內。此云。今氏大國之君。文法正同。上文作是。此文作氏。則字之異耳。寬者下。

當有闕文。蓋言其土地之廣大也。故下文以然字作轉語。今無他據。不敢臆補。比列其舟車之卒。

樾謹按卒下脫伍字。非攻下篇。皆列其舟車之卒伍。是其證也。皆列即比列。王氏念孫說。而況有駘人之牆垣。担格人之子女者乎。

樾謹按担字無義。當爲衍文。蓋即垣字之誤而複者。格人之子女。與下耦人之金玉蚤桑。竊人之牛馬。一律。曰格曰竊。皆以一字爲文也。下文駘人之牆垣。担格人之子女者。亦衍担字。又下文此爲駘人之牆垣。格人之子女者。正無担字。可證上兩處之衍矣。畢反謂其脫担字。非也。格人之子女。謂拘執人之子女。後漢書鍾離意傳注曰。格。拘執也。是其義。

與角人之府車。

樾謹按角字無義。乃穴字之誤。穴隸書作內。角隸書作角。兩形相似而誤。於先生之於大夏之道之然。

樾謹按大夏即大雅也。雅夏古字通。荀子榮辱篇曰。越人安越。楚人安楚。君子安雅。儒效篇曰。居楚而楚。居越而越。居夏而夏。是夏與雅通也。下文所引帝謂文王。六句。正大雅皇矣篇文。退無罪人乎。道路率徑。明鬼下。

樹謹按退字無義。疑迫字之誤。謂迫而奪其車馬衣裘也。率徑二字亦無義。按下文此語兩見。而皆無率徑二字。疑爲衍文。

故當鬼神之有與無之別。以爲將不可以明察此者也。

樹謹按此本作故當鬼神之有與無之別。不可以不察者也。下文曰。旣以鬼神有無之別。以爲不可不察已。然則吾爲明察此。此文以爲字。卽涉下文而衍。明察此字。卽涉下文而誤。下云不可不察。正承此而言。故知此文無明字也。

若死而有知。不出三年。必使吾君知之。其三年。周宣王合諸侯而田於囿田。車數百乘。徒數千人。滿野。

樹謹按必使吾君知之。絕句。其下脫後字。本作其後三年。太平御覽引此文。正作後三年。但刪其字耳。韋昭注周語。引作後二年。雖誤三爲二。而後字固在。皆可爲證。文選劉孝標重答劉秣陵書注。引作必死吾君之期。則誤其爲期而屬上讀。且誤使爲死。又脫知字。文不成義。不足據也。田於囿田者。囿田地。名。詩車攻篇。東有甫草。駕言行狩。鄭箋以鄭有甫田說之。爾雅釋地。作鄭有囿田。卽其地也。畢諲圖字絕句。非是。從乃徒字之誤。車數百乘。徒數千人。徒與車爲對文。御覽引作車徒滿野。是其證。

榛子杖栳出。

樹謹按下文榛子舉栳而棄之。栳未知何物。疑此文本作榛子搯杖出。下文本作榛子舉杖而棄之。尙

書大傳八十者杖於朝。見君掛杖。鄭注曰。掛。挾也。此掛杖之義也。因掛杖誤倒爲杖掛。後人遂改下文之舉杖爲舉掛以合之耳。舉杖而棄之。猶定二年左傳云。棄之杖以敵之。棄即敵之段音。諸品先不以其請者。鬼神之誅。至若此其僭速也。

繼謹按畢云。品當爲盟。下請字當爲情。王氏引之云。上請字當爲諸。下請字即情字。墨子書通以請爲情。不煩改字。今按二說皆是也。惟先字之義。尙不可曉。王氏改爲共字。而移在盟字之上。似亦未安。先疑矢字之誤。矢音古通用。盟矢即盟誓也。矢字隸書或作夫。見孔宙碑。先字隸書或作先。見北海相景君碑。兩形相似而誤。

雖有深谿博林幽澗。毋人之所施行。不可以不董。

繼謹按董字無義。疑董字之誤。董借爲謹。言不可以不謹也。管子五行篇。修暨水土以待乎天董。尹知章注曰。董。誠也。訓董爲誠。即讀董爲謹也。說文。董古文作董。形與董相似。故誤。

予非爾田野葆土之欲也。

繼謹按葆土無義。土疑玉字之誤。葆玉卽寶玉也。史記周本紀。展九鼎葆玉。徐廣曰。保一作寶。卽其例也。古之伐國者。或取其田野。或俘其寶玉。故禹自言予非爾田野寶玉之欲也。

湯乘大寶。

繼謹按畢云，贊疑羣字，皆非也。湯乘大贊，卽書序所謂升自陞者。枚傳云，湯升道從陞，出其不意，是也。呂氏春秋簡選篇亦云，登自鳴條，蜚湯之伐桀，必由閒道從高而下，故書序言升。呂覽言登，墨子言乘，乘卽升也。登也。詩七月篇毛傳曰，乘，升也。襄二十三年左傳杜注曰，乘，登也。升陞登鳴條，皆以地言，則乘大贊，亦必以地言，但不能知其所在耳。

自夫費之，特注之汙整而棄之也。

繼謹按畢云，一本作非直注之，是也。直特固得通用，而非字則必當有。墨子蓋謂非空棄之而已，且可以合驪聚衆也。今脫非字，則義不可通。下文正作非直注之汙整而棄之也，當據補。

則是得吾父母弟兄而食之也。

繼謹按弟兄當作兄姪，義見上文。

仁之事者，必務求與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非樂上。

繼謹按仁之事者，當作仁人之所以爲事者，見兼愛中篇。

非直捨淶水拆墳垣而爲之也。

繼謹按畢氏改垣爲垣，是也。垣疑垣字之誤。捨者，說文手部云，杷也。今鹽官入水取鹽爲捨，拆者，說文廣部云，斥卻屋也。一切經音義引說文作卸屋也。隸變作斥，俗又加手耳。行淶之水而捨取之，毀壞之。

垣而拆卸之。不足爲損益。若王公大人造爲樂器。豈直如此哉。故曰非直搭涼水拆壞垣而爲之也。王氏念孫以此二語爲未詳。故具說之。

意舍此。

繼謹按此三字乃承上文而作轉語也。意通作抑。論語學而篇。抑與之與。漢石經抑作意。是其證也。抑舍此者。言姑舍此弗論。而更論它事也。上文言樂之無益於飢者。勞者。下文言樂之無益於大國攻小國。大家伐小家。而以此三字作轉語。正墨子文法之妙。王氏念孫謂此下有脫文。非也。卽我未必然也。

繼謹按我下脫以爲二字。當據上文補。

明不轉朴。

繼謹按此句義不可曉。下文作眉之轉朴。更爲無義。疑眉字乃音字之誤。此句作明。則涉上文耳目不聰明而誤也。朴當作抹。亦以形似故誤。抹者變之段字。尙書堯典篇。於變時雍。孔宙碑作於卞時雍。卽其例也。上句云聲不和調。此云音不轉變。正以類相從矣。

昔者齊康公興樂萬。

繼謹按興猶喜也。禮記學記篇。不興其藝。鄭注曰。興之言喜也。欲也。尙書堯典。庶績咸熙。史記五帝紀。

作衆功皆與。揚雄勸秦美新。引作庶績咸喜。是與與喜一聲之轉。其義得通。與樂萬者。喜樂萬也。樂卽本篇非樂之樂。萬謂萬舞也。

孰爲大人之聽治。而廢國家之從事。曰樂也。

繼謹按而廢二字。當在大人之上。國家二字。當作賤人。後人不達文義而誤改也。此本云孰爲而廢大人之聽治。賤人之從事。曰樂也。言大人聽樂則廢聽治。賤人聽樂則廢從事也。上文曰。與君子聽之。廢君子聽治。與賤人聽之。廢賤人之從事。是其證也。

啓乃淫溢康樂。野于飲食。將將銘其聲以力。

繼謹按畢云。野于疑作于野。實非也。此本以啓乃淫溢康樂爲句。野于飲食爲句。野于飲食。卽下文所謂淪食于野也。與左傳室於祭市於色。文法正同。將將銘其聲以力。疑有脫文。蓋亦八字作二句也。力字與食字爲韻。畢失其讀。故但知下文翼式是韻也。

百姓之諄也。非命上。

繼謹按諄讀爲粹。說文心部。粹。憂也。猶曰百始之憂也。故下文曰。說百姓之諄者。是滅天下之人也。畢引爾雅辟告也釋之。非是。

與其百姓兼相愛交相利。則

樞謹按則上脫移字。下脫分字。上文曰。與其百姓兼相害交相利移則分。是其證也。王氏念孫謂則卽利字之誤而衍者。非。

奈何乎使文王之地及我。吾則吾利。豈不亦猶文王之民也哉。

樞謹按則上吾字。豈上利字。並衍文。

此上之所賞而百姓之所譽也。執有命者之言曰。上之所賞。命固且賞。非賢故賞也。上之所罰。命固且罰。不暴故罰也。

樞謹按上之所罰。命固且罰。不暴故罰也。十三字。當爲衍文。說詳下。

此上之所罰。百姓之所非毀也。執有命者言曰。上之所罰。命固且罰。不暴故罰也。上之所賞。命固且賞。非賢故賞也。

樞謹按上之所賞。命固且賞。非賢故賞也。十三字。當爲衍文。蓋上文說賞事。故述執有命者之言曰。上之所賞。命固且賞。非賢故賞也。此文是說罰事。故述執有命者之言曰。上之所罰。命固且罰。不暴故罰也。今上文衍上之所罰云云。此文衍上之所賞云云。皆於文義未合。卽此文之罰賞倒置。而其傳寫誤衍之跡。居然可見矣。

今故先生對之曰。非命中。

樹謹按。此子墨子託爲先生之言。以折執有命者之說。畢謂生當爲王。非是。是故國爲虛厲。身在刑慢之中。必不能曰我見命焉。

樹謹按。必不能曰下有闕文。下文必不能曰我罷不肖。我從事不疾。必曰我命固且窮。是其證也。

凡出言談。則必不可而不先立儀而言。非命下。

樹謹按。則必可當作則不可。中篇曰。則不可而不先立義法。是其證也。不可而者。不可以也。王氏念孫說。

大誓之言也。於去發曰。

樹謹按。下文又云。武王爲大誓。去發以非之。去發二字。畢云未詳。竊疑是大子發之誤。古人作書或合二字爲一。如石鼓文。小魚作雀。散氏銅盤銘。小子作孚。是也。此文大字字或合書作季。其下闕壤。則似太字。因誤爲去耳。詩思文篇正義引大誓曰。惟四月。大子發上祭於畢。下至於孟津之上。又云。太子發升舟。中流。白魚入於王舟。王跪取出。俟以燎之。注曰。得白魚之瑞。卽變稱王。應天命定號也。疑古大誓三篇。其上篇以太子發上祭於畢發端。至中下兩篇。則作於得魚瑞之後。無不稱王矣。故學者相承稱大誓上篇爲太子發。以別於中下兩篇。亦猶古詩以篇首字命名之例也。

從十簡之篇以尙皆無之。

樹謹按尙當讀爲上。

今謹毋在乎王公大人。賁若信有命而致行之。

樹謹按賁字乃藉字之誤。藉若猶言假如也。本書屢見。

若以尊卑爲歲月數。則是尊其妻子與父母同。而親伯父宗兄而卑子也。非儒下。

樹謹按親伯父宗兄句。文義未明。王氏念孫謂親伯父宗兄。親當爲視。其說是也。王氏引之謂而讀爲如。亦當從之。惟謂當作卑如庶子。則以意增益。未爲可據。今按視伯父宗兄如卑子者。卑子卽庶子。乃取卑小之義。傳二十二年左傳。公卑邾。杜注曰。卑。小也。故凡從卑得聲者。並有小義。廣雅釋詁。稗。小也。方言曰。稗。小者謂之軍。史記孟子荀卿列傳。於是有稗海環之。索隱曰。稗海。小海也。漢書衛青傳。得右賢裨王十餘人。師古曰。裨王。小王也。若言裨將也。然則卑子之稱。正與稗王裨將一律矣。

乘轡授綬。如抑嚴親。

樹謹按抑當作御。字之誤也。天志下篇。以御其溝池。王氏引之謂御當爲抑。隸書抑字或作御。見漢校官碑。御字或作御。見帝堯碑。兩形相似而誤。正可與此互證。

君子必服古言然後仁。

樹謹按此本作君子必古服古言然後仁。脫上古字。公孟篇作必古言服然後仁。亦當作必古言古服。

脫下古字。

巧垂作舟。

樹謹按巧垂當作功垂。字之誤也。問官肆師職注曰。古者工與功同字。然則功垂卽工垂也。莊子胠篋篇。僂工倭之指。釋文曰。僂音垂。堯時巧者也。堯典。齊垂。女共工。是稱工垂者。工其官。垂其名。

夫仁人事上竭忠。事親得孝。務善則美。有過則諫。

樹謹按得字。務字。傳寫互易。事親務孝。言事親者務爲孝也。與事上竭忠相對。得善則美。言有善則美之也。與有過則諫相對。

樹知豫力恬淡。待問而後對。

樹謹按豫猶儲也。荀子儒效篇。仲尼將爲司寇。魯之鬻牛馬者不豫賈。家語相魯篇。孔子爲政。三月則鬻牛馬者不儲賈。是豫與儲義通。隱知豫力。兩文相對。言隱竊其知。儲蓄其力也。畢云。言隱其先知豫事之識。失其義。并失其讀。

雖恐後言。

樹謹按雖當作唯。古字通也。上文有見利二字。蓋言利之所在。唯恐後言也。下文云。君若言而未有利焉。則高拱下視。會啜爲深。曰。惟其未之學也。正與此文反復相明。言苟無利。則君雖言之。而已亦以未。

學謝也。正所以破儒者擊之則鳴，弗擊不鳴之說。

務與天下之利，曲直周旋，利則止。

摠議按利則止，當作不利則止。傳寫脫不字也。非樂上篇曰：必務求與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將以爲法乎天下，利人乎卽爲，不利人乎卽止。與此文有詳略，而義正同。

教行下必於上。

摠議按此本作教行於下必利上，與上句言聽於君必利人相對爲文。教行下脫於字，而利字又誤作於義，不可通矣。

深慮同謀以奉賊。

摠議按同乃周字之誤。深慮周謀相對爲文，言其慮深沈，其謀周密也。

其道不可以期世。

摠議按晏子春秋雜篇作其道也不可以示世。此文期字亦示字之誤。古文其字作丁，見集韻。示誤爲元，因誤爲期矣。

義與女爲苟生，今與女爲苟義。

摠議按王氏念孫以苟爲說文自急救之苟，而非苟且之苟，謂彘以生爲急，今以義爲急也。然求之文

義亦似未合。本文言爲苟生爲苟義，不言以生爲急以義爲急也。此字仍當爲苟且之苟。苟生者，苟可以得生而止也。苟義者，苟可以得義而止也。儀禮燕禮，鄭注聘禮曰：燕私樂之禮，崇恩殺敬也。又曰：苟敬者，主人所以小敬也。然則苟敬之義，亦謂苟可以致敬而止。此言爲苟生爲苟義，正與爲苟敬一律。蓋古語有然，未可臆改也。淮南子繆稱篇云：小人之從事也，曰苟得。君子之從事也，曰苟義。文義正與此相近。

諸子平議卷十一

墨子三

知材也。經上。

墨謹按。知讀爲智。故經說上曰。知也者。所以知也。所以知者。卽智也。淮南子主術篇。任人之才。難以至治。高誘注曰。才智也。才與材通。才調智。故智亦訓材。

同長以訖。

墨謹按。畢謂訖卽正字。是也。惟此句疑當在下文中同長也之下。爾雅釋言。齊中也。是中與齊同義。故以同長釋之。而中之義又爲正。下文曰。日中而南也。是也。故又申之曰。同長以正。

俱自作也。

墨謹按。作疑佐字之誤。爾雅釋言。俱貳也。佐與貳義相近。老子以道佐人主者。唐景龍二年石刻。作以道作人主者。作佐形似。本易相混。而此又涉下文有三作字。故誤耳。

勇志之所以敢也。次無間而不攪攪也。力刑之所以奮也。

墨謹按。次無間而不攪攪也。當在上文似有以相攪有不相攪也之上。文義方以類相從。此文勇志之

所以敢也。力刑之所以奮也。爾語本相儻。中開闕入此句。則儻句隔絕矣。下文利所得而喜也。害所得而惡也。譽明美也。諱明惡也。功利民也。罪犯禁也。賞上報下之功也。罰上報下之罪也。聞耳之聰也。言口之利也。法同則觀其同。法異則觀其宜。並是儻句。今皆以它文隔絕。由墨子寫此篇本旁行。故易以錯亂。今亦未敢一一訂正也。

廣與循。經下。

樞謹按循乃脩字之誤。蓋以廣脩相對爲文。隸書脩與循相似。古書二字互誤者。不可枚舉。經說下篇。廣循堅白。循亦脩之誤。廣脩與堅白。皆二字平列。

矮位量。一小而易。一大而重。

樞謹按鑑上股臨字。位當讀爲立。量乃於字之誤。畢氏王氏均訂正矣。惟未及易字之義。易讀爲施。詩何人斯篇。我心易也。釋文曰。易韓詩作施。戰國韓策。易三川而歸。史記韓世家作施三川。是易與施古字通。施者邪也。淮南子要略篇。接徑直施。高注曰。施。邪也。孟子離婁篇。施從良人之所之。趙注曰。施者邪施而行。丁公著音迪。說文走部。迪。義行也。是迪正字。施段字。此作易者。又其段字也。一小而易。猶言一小而邪。與一大而重。相對爲文。重卽正字。經說下篇。木施景短大。木正景長小。以施與正對。卽其例也。

一少於二而多於五。

總經按數至於十則復爲一。故多於五。經說下篇曰。一狗五有一焉。一有五焉。五有一者。一二三四之一也。一有五者。一十一百之一也。

知狗而自謂不知犬。過也。說在重。物箕不甚。說在若是。

樹謹按畢讀說在重。物爲句。非也。上文云狗犬也。而殺狗非殺犬也。可說在重。文義與此相近。然則此文亦當以說在重斷句矣。物箕不甚。疑當作物甚。不甚。言有甚有不甚也。甚誤作其。又誤爲箕耳。知材知也者。所以知也。而必知若明虛。經說上。

樹謹按經上篇有知材也。又有知接也。知接之知是本字。知材之知。則是智字。故此先著知材二字。然後以知也者釋之。所以別於下文之知也者。古人文字之密也。若明虛句。虛字涉下虛也者而衍。下文若睨知句知字。涉下知也者而衍。若見恕句恕字。涉下恕也者而衍。並當刪去。義志以天下爲芬。而能能利之。不必用。

樹謹按志當作者。草書相似而誤。能能豈用無義。當作而能利之。不能必用。下文孝以親爲芬。而能能利親。不必得。亦當作而能利親。不能必得。誤與此同。

且。自前曰且。自後曰已。方然亦且。若石者也。

樾謹按若石者也。涉下句君以若名者也而衍。又誤名爲石耳。此當讀云且。句自前曰且。句自後曰已。句方然亦且。蓋凡事從事前言之。或隨事言之。皆可曰且。如歲且更始之且。事前之且也。如匪且有且之且。毛傳曰。此也。此方然之且也。惟從事後言之。則爲已然之事不得言且。故云自後曰已。曆外之利害。未可知也。趨之而得。力則弗趨也。是以所疑止所欲也。

樾謹按力字無義。疑人字之誤。篆書人字作刀。故誤爲力耳。趨之而得爲句。人則弗趨也爲句。蓋趨之則得利。而人以爲利害未可知。止而弗趨。是以所疑止所欲也。

樾謹按賈買之義難曉。上文雖有化若。爲勢之文。然買與勢音義俱遠。形又不相似。未可與彼并爲一談也。禮疑賈字之誤。說文貝部。賈。荷也。讀若育。今經典通以爲爲之。上云賈。賈買也。文異而義同。易有交易之義。故以賈。賈言。化亦易也。尙書皋陶謨篇。懋遷有無化居。枚傳曰。化易也。交易其所居積。是化易同義。故亦以賈。賈言也。

非力之任也。爲提者之頗倍。經說下。

樾謹按字書無頗字。疑解字之誤。玉篇角部。解。女卓切。提也。惟是當牛馬。數牛數馬。則牛馬二。數牛馬則牛馬一。

樹謹按惟是當牛馬絕句。數牛數馬則牛馬二。謂分牛馬而數之也。數牛馬則牛馬一。謂合牛馬而數之也。畢讀惟是當牛馬數爲句。失之。

景。光至景亡。若在盡古息。

樹謹按此當讀云景。句光至景亡。句若在盡古息。盡句首景字。舉經文而說之。光至景亡者。謂所以有景由無光也。下文曰。足敵下光。故成景於上。首敵上光。故成景於下是也。光之所至則景亡矣。若在盡古息。又與上句反復相明。言景若在。則光盡古息也。盡古猶終古也。考工記。則於馬終古登陴也。莊子。大宗師篇。終古不忒。是終古爲古人恆言。釋名釋喪制曰。終盡也。故終古亦曰盡古也。畢讀皆誤。

遠脩近脩也。先後久也。

樹謹按上脩字衍文。遠近脩也。先後久也。相對爲文。以地之相去言曰脩。以時之相去言曰久。牛狂與馬惟異。以牛有齒馬有尾。說牛之非馬也。不可。

樹謹按狂與惟。皆性字之誤。此言牛性與馬性異。非徒以牛有齒馬有尾爲別也。

權非爲是也。非非爲非也。大取。

樹謹按下句當作非爲非也。衍一非字。

意獲也。乃意禽也。

樞謹按乃意禽也。當作非意禽也。與上文非意木也非意人也一律。智是之世之有盜也。盡愛是世。

樞謹按當作智是世之有盜也。不盡是世。下文智是室之有盜也。不盡是室也。可證。益其益。尊其尊。

樞謹按尊當讀爲劓。說文刀部。劓。滅也。劓有滅損之義。故與益其益對文成義。昔之知牆。非今日之知牆也。

樞謹按牆字不可通。乃齋字之誤。呂氏春秋情欲篇。論早定則早知齋。先己篇。齋其大寶。高注並曰。齋。愛也。昔之知齋。非今日之知齋。猶上文云昔者之愛人也。非今之愛人也。

貴爲天子。其利人不厚於正夫。

樞謹按正夫當爲匹夫。禮記禮器篇。匹士大牢而祭。謂之饗。釋文曰。匹本或作正。是其例也。節葬下篇。存乎匹夫賤人死者。今亦誤作正夫。王氏念孫已訂正。

長人之異短人之同。其貌同者也。故同。

樞謹按長人之異短人之同。當作長人之與短人也同。下二句正釋長人短人所以同之故也。下文曰。指之人也。與首之人也。異。人之體非一貌者也。故異。將劍與挺劍異。劍以形貌命者也。其形不一故異。

並與此文一律可證。

羣路萬物之然。小取

樹謹按然字無義。疑當作狀。狀誤爲狀。因誤爲然。行而異。轉而危。

樹謹按危讀爲說。漢書天文志。司詭星出正西。史記天官書。詭作危。是危詭古字通。行而異。轉而詭。詭亦異也。

不愛人。不待周。不愛人。不失周愛。因爲不愛人矣。

樹謹按周猶徧也。失字衍文。此言不愛人者。不待徧不愛人。而後謂之不愛人也。有不徧愛。因爲不愛人矣。今衍失字。義不可通。乃淺人不達文義而加之。

子兼愛天下。未云利也。我不愛天下。未云賊也。辭桂。

樹謹按廣雅釋詁。云有也。此兩云字均當訓有。說詳王氏經傳釋詞。

毋幾何而遺十金於子墨子。

樹謹按戰國齊策注。二十兩爲一金。然則十金爲二百兩矣。墨氏崇儉。其徒以十金餽道。不爲不豐。畢云。十金當爲千金之誤。率意增益。厚誣古人。殊爲無謂。

古之善者不誅。

榘謹按誅當爲誅字之誤也。上文君子不作術而已。此云古之善者不誅。術與誅並述之段字。其字並從尤聲。故得相假借也。若作誅則與述聲絕遠矣。

故有我有殺彼以我無殺我以利。

榘謹按此當作故我有殺彼以利我無殺我以利彼。

是猶弁其目而視於禁社也。苟使我皆視。

榘謹按視於禁社也。當作視於禁社曰。其下句卽祝詞也。上文而視於禁社曰。苟使我和。是其證。又按

禁社乃叢社之誤。王氏念孫已訂正。

嚶則思言則壽。勳則事使者三代御必爲聖人。袁義。

榘謹按使者三代御當作使三者代御三者卽嚶言勳三事也。御用也。荀子禮論篇時舉而代御。楊注

日御進用也。此云代御義與彼同。言更迭用此三者則必爲聖人也。因三者二字傳寫誤倒。畢遂曲爲

之說。誤矣。

必去喜去怒去樂去悲去愛而用仁義。

榘謹按去愛下當有去惡二字。傳寫脫之。喜怒哀樂悲愛惡共六者。皆宜去之。卽上文所謂去六辟也。

鉅者白也。

摠謹按鉅無白義。字當作豈。豈者體之假字。廣雅釋器。皚。白也。皚者作豈。又誤作巨。因爲鉅矣。呂氏春秋有始覽。南方曰巨風。李善注。文選木元虞海賦。王子淵洞簫賦。潘安仁河陽縣作詩。並引作凱風。蓋亦省凱爲豈。而誤爲巨也。可以爲證。

吾取飾車食馬之費。與繡衣之財。以畜士。

摠謹按吾當爲若。字之誤也。

是數人之齒。而以爲富。公孟。

摠謹按畢云。齒。年也。然數人之年。安得以爲富。畢說非也。齒者契之齒也。古者刻竹木以記數。其刻處如齒。故謂之齒。易林所謂符左契。右相與合齒是也。列子說符篇。宋人有遊於道。得人遺契者。歸而藏之。密數其齒曰。吾富可待矣。此正數人之齒。以爲富者。蓋古有此喻。

是譬猶噎而穿井也。

摠謹按晏子春秋雜上篇。噎而遽掘井。說苑雜言篇。作譬之猶渴而穿井。渴字較噎爲勝。疑此文亦當作渴。因噎字古作餉。漢書賈山傳。祝餉在前。師古曰。餉古噎字是也。形與渴微似。故渴誤爲噎。

是猶果謂蹶者不恭也。

樹謹按畢謂果爲裸是也。謂擻當爲驟。引說文云。倨也。一曰跳也。則失之矣。驟與裸兩意。不倫。不當取以爲喻。禮記內則篇。不涉不擻。鄭注。擻。揭衣也。擻衣雖不恭。然裸則更甚。故曰是猶果爲擻者不恭也。

三年之喪。學吾之姦父母。

樹謹按吾下脫子字。管子海王篇。吾子食鹽二升少半。尹知章注曰。吾子謂小男小女也。此文公孟子曰。三年之喪。學吾子之姦父母。故下子墨子曰。夫嬰兒子之知。獨姦父母而已。嬰兒子即吾子也。今我問曰。何故爲室。曰。冬避寒焉。夏避暑焉。室以爲男女之別也。

樹謹按避寒避暑爲男女之別三句。皆以室言。不當於男女之別句。獨著室字。室乃且字之誤。古皆且字或誤爲宜。詩假樂篇釋文曰。且君且王。一本且並作宜是也。且誤爲宜。因誤爲室矣。是亦當而不可易者也。

樹謹按亦當爲匹。古文其字也。言我所稱於孔子者。是其當而不可易者也。其字即以孔子言。本篇其字多誤爲亦。畢氏已訂正。而未及此。子亦聞乎。匿徒之刑之有刑乎。

樹謹按之刑二字衍文。子亦聞乎。匿徒之有刑乎。徒謂胥徒給衛役者。匿徒謂避役。

魯君謂子墨子曰。吾恐齊之攻我也。可救乎。魯問。

樞謹按此魯君自是魯國之君。故恐齊攻而求救。畢謂是魯陽文君。楚縣之君。非也。魯陽文君。拊柱篇再見。此篇亦屢見。子墨子之意。皆勸以無攻小國。與此不同。且此篇有魯君。又有魯陽文君。別而書之。其非一人明甚。

齊怨行暴失天下。

樞謹按怨字乃忠字之誤。言與忠臣爲讐也。上文說禹湯文武曰。說忠行義取天下。與此相對可證。

子墨子見齊大王曰。

樞謹按齊大王卽田齊之大公和也。大公者始有國之尊稱。故周追王自釐父始。而稱大王。齊有國自尙父始。而稱大公。以及吳之大伯。晉之大叔。皆是也。說詳羣經平議。田齊始有國者和也。故稱大公。猶尙父稱大公也。至其後子孫稱王。則亦應稱大王矣。猶釐父稱大王也。因齊大王之稱。它書罕見。故學者不得其說。太平御覽引此文。遂刪大字矣。

子墨子曰。出曹公子而於宋。

樞謹按王氏念孫謂此本作子墨子出曹公子於宋。曰字而字皆衍文。其說是也。然出字義不可通。出當爲士字之誤。史記夏本紀稱以出。徐廣曰。一作士。是其例也。士與仕通。子墨子士曹公子於宋。卽仕

曹公子於宋也。貴義篇曰：子墨子仕人於衛。

而以夫子之政家厚於始也。

樹謹按：政乃故字之誤。蓋子墨子仕曹公子於宋，則宋必致祿，故曰以夫子之政家厚於始也。耕柱篇曰：君以夫子之故，致祿甚厚。

若以白公爲不義，何故不受王？誅白公然而反王。

樹謹按：畢讀誅白公爲句，則然而反王文不成義矣。禮記檀弓篇：穆公召縣子而問然，鄭注曰：然之言焉也。誅白公然而反王，猶云誅白公焉而反王，七字爲一句。

北方有侮臣，願藉子殺之。公輸。

樹謹按：有侮臣下脫者字。

子墨子解帶爲城，以牒爲械。

樹謹按：畢據太平御覽改作牒。王氏念孫又以作牒爲是。其實牒，籀皆段字也。其本字當作桼。桼與牒聲韻字。玉篇：久部，漢，決，漢也。虫部，蛺蝶也。桼之與牒，亦猶決之與漢，蛺蝶之與蝶，聲近而義通矣。禮記曲禮篇：羹之有菜者用桼。鄭曰：桼，猶箸也。以桼爲械者，以箸爲械也。文選：陳孔璋爲曹洪與文帝書曰：墨子之守，桑帶爲垣，折箸爲械。

然則守者必善，而君尊用之，然後可以守也。備城門。

櫨謹按尊當爲道，古字通也。此下有脫簡在下文，說詳後。

甃長以力。

櫨謹按力字無義，疑方字之誤。

廣三尺廣四尺。

櫨謹按甃言廣，義不可通。下廣字疑當作長。蓋言爲坐候樓之法，廣三尺長四尺也。下文言陛之制曰：廣長各三尺，彼廣長同制，故合言之。此廣長異制，故別言之也。

五十步一方。

櫨謹按方者房之段字。五十步置一房，爲守者入息之所，故必爲闢衛守之也。尙書序：乃遇汝鳩汝方。史記殷本紀作女房，是方房古字通。

百步爲幽廬。

櫨謹按廬卽竇字之誤。其上本從穴，篆文穴字與隸書肉字相似，傳寫誤從肉。後人以從肉之字皆在左旁作月，因變而爲廬矣。管子修廢篇有閭字，卽竇字之誤，正與此同。說詳管子，可以爲證。

夫長丈二尺。

櫪謹按畢云夫疑卽扶字所以著手王氏念孫據雜守篇改夫爲矢今按二說皆非也下文云爲顛鼻必以豎杖爲夫畢云夫同跌如足兩分也此說得之下云臂長六尺是跌也臂也皆取象於人身畢得之後而失之前偶不照耳雜守篇作矢乃字之誤不當反據以改不誤者後文夫字應讀跌者視此五十二者十步而二

櫪謹按上二字衍文下二字當爲四古人書四字作三傳寫誤分爲兩二字遂移其一於上耳上十字當爲升上文云容十升以上者五十步而十此云五升者十步而四蓋言盛水之器大者容十升小者半之容五升其大者則五步而一故五十步而十其小者則五步而二故十步而四也下文五十步丈夫十人丁女二十人又曰廣五百步之隊丈夫千人丁女子二千人是丈夫五十步而十丁女十步而四與此數一律

城四面四隅皆爲高磨斮

櫪謹按王氏引之謂磨當爲磨斮當爲斮卽說文櫪押指之異文其說是也惟以爲樓名則無據疑高下脫樓字本云皆爲高樓磨斮號令篇曰它門之上必夾爲高樓與此同義爲高樓磨斮猶云夾爲高樓也磨斮卽夾也

時換吏宰署而毋換其養養毋得上城

闕謹按畢云養糧也。此說非是。養卽磨養之養。宣十二年公羊傳。磨役忌養。死者數百人。何休注曰。炊亨者曰養。

此十四者具。則民亦不宜上矣。然後城可守。十四者無一。則雖善者不能守矣。

闕謹按上云。備穴者。城內爲高樓以謹。下云。守法五十步。丈夫十人。丁女二十人。老小十人。文氣正相聯貫。入此三十字。則隔斷矣。此三十字當在上文。罰嚴足畏也之下。又按上文。自凡守圍城者至罰嚴足畏也。凡一百十二字。亦與前後文義不倫。當在篇首。然則守者必善而君尊用之。然後可以守也之下。蓋自子墨子曰。我城池修守器具。至十四者無一。則雖善者不能守矣。皆是先論守城之本。其下云。故凡守城之法。備城門爲縣門云云。乃始詳言其法也。今考正之如左。

子墨子曰。我城池修。守器具。推粟足。上下相親。又得四鄰諸侯之救。此所以持也。且守者雖善。而君不用之。則猶若不可以守也。若君用之。守者又必能守。守者不能而君用之。則猶若不可以守也。然則守者必善而君尊用之。然後可以守也。凡守圍城之法。口口厚以高。壕池深以廣。樓櫓楯。守備繕利。薪食足以支三月以上。人衆以選。吏民和。大臣有功勞於上者多。主信以義。萬民樂之無窮。不然。父母墳墓在焉。不然。山林草澤之饒足利。不然。地形之難攻而易守也。不然。則有深怨於遠。而有大功於上。不然。則賞明可信。而罰嚴足畏也。此十四者具。則民亦不宜上矣。然後城可守也。十四者無一。則雖善者不

能守矣。

右文字譌脫之處。皆據畢氏王氏之說訂正。惟第一句則猶若不可以守也。覆脫猶字。今據下句補。守者又必能守。舊作守者又必能乎。今以意改。君尊用之尊。讀爲遊。古字通也。凡守圍城之法。以下所說。凡十四事。其文自明。大臣有功勞至萬民樂之無窮。共爲一事。蓋大臣素有功勞。則主信而義之。萬民樂之。然後可以有爲也。此十四者具。則民亦不宜上矣。總上十四事而言。當作則民亦宜其上矣。鑿子書其字多作穴。因誤作不。寫者遂移至宜字之上耳。

鑿井城上。

樞謹按城上無鑿井之理。城上當作城內。卽上文穿井城內之事。必以堅杖爲夫。

樞謹按夫當從畢讀爲跌。杖乃材字之誤。言必以材之堅者爲韻皋之跌也。備高隨篇。杖大方一方一尺。備穴篇。兩杖合而爲之輶。杖並當作材。

兩軸三輪。備高隨。

樞謹按既爲兩軸。不得三輪。三當爲四。古三四字皆積畫。因而致誤。

燠資吾池。備提。

櫓謹按王氏念孫讀櫓爲塿是也。惟賁字尙未得其義。賁當讀爲茨。淮南子秦族篇。茨其所決而高之。高注曰。茨。積土填滿之也。是茨與塿同義。古茨字或作賁。爾雅釋草篇。茨蒺藜。釋文。茨本作賁。是也。墨子書作賁者。卽賁字而省聲耳。說文土部。塿。以土增大道上。茨與塿通。

高廣如行城之法。

櫓謹按上文皆言行城。而此卽云高廣如行城之法。義不可通。疑高廣上脫雜樓兩字。上文云。守爲行城。雜樓相見。以環其中。以適廣狹爲度。然則行城也。雜樓也。本有二事。故云相見。相見卽相間也。備城門篇。見一寸。畢云。見疑開字。是其例也。上文旣言行城之法。此繼言雜樓。故省其文曰。雜樓高廣如行城之法。

中鑿夫之爲道臂。臂長至桓。備穴。

櫓謹按此當作中鑿之爲道。夫長若干尺。臂長至桓。夫字誤移在上。遂脫其尺數。臂字又誤疊。皆不可通。下文曰。夫長丈。臂長六尺。備城門篇。雜守篇。並云。夫長丈二尺。臂長六尺。故知此文亦並言夫長臂長。而傳寫脫去也。桓疑垣字之誤。

什大容二什以上到三十。

櫓謹按什十並斗字之誤。斗大容二斗以上到三斗。猶下文云。大容一斗以上至二斗也。凡斗字誤作

什者。王氏已訂正。此又誤作十。則未及。


以盆盛醴置穴中。

樹謹按醴疑醴之壞字。下文又曰。及以酒。酒疑油之壞字。

令有力四人下上之勿離。備城門篇。

樹謹按難乃離字之誤。備城門篇。突一旁。以二襲守之。勿離。備穴篇。令一善射之者佐一人。皆勿離。並其證。

徽引哭而去。

樹謹按哭當作師。說文市部。師古文作。形與哭相似。故師誤爲哭也。王氏念孫謂墨子多古字。然所引如所染篇之高。尙賢篇之佚。非備篇之苟。皆未甚壞。若此率字。則真古文也。故爲表出之。

壇高八尺堂密八。通敵門。

樹謹按密字無義。疑當作夷。說文穴部。夷。深也。謂堂深八尺也。不言尺者。蒙上而省。夷密相似。因誤爲密矣。下密字並同。它皆深字無作夷者。亦古字也。

設守門三人掌右閤。二人掌左閤。四人掌閉。百甲坐之。

樹謹按左右人數不應有異。疑三人是二人之誤。蓋門之啓閉。皆四人守之。啓則有左右之分。故曰二

人掌右閤。二人掌左閤。及閉則無左右之分。故止曰四人掌閤也。百甲坐之。百乃皆字之誤。言守門者皆甲而坐也。

移中中處。澤急而奏之。

櫓謹按。舉云澤當爲擇。是也。惟未解奏字之義。史記蕭相國世家索隱曰。奏者趨向之也。擇急而奏之。謂有急則趨向也。

死士爲倉英之旗。旗。旗。旗。

櫓謹按。倉英之旗。乃青色旗。倉英卽滄浪也。在水爲滄浪。在竹爲蒼筤。並是一義。此又作倉英者。英音古音如央。故與浪同聲。

城上舉旗。備具之官致財物之。足而下旗。

櫓謹按。下之字衍文。本作足而下旗。蓋城上舉旗。則備具之官。各致其財物。既足而後下旗也。之字卽足字之誤而複者。當刪。

性格內廣二十五步。外廣十步。表以地形爲度。

櫓謹按。表乃表字之誤。備穴篇。懸廣三尺。表二尺。王氏念孫訂表爲表之誤。正與此同。謹令信人守衛之。謹密爲故。謹令。

樞謹按故猶事也。言務以謹密爲事也。備梯篇以靜爲故。備穴篇以急爲故。義與此同。畢居下讀失之。乃傳城。

樞謹按乃傳當作及傳字之誤也。上云敵去邑百以上。此云及傳城。其事正相次。傳卽蟻傳之傳。備蟻傳篇曰。遂以傳城是也。畢不能訂正。而屬上謹密爲故讀之。解曰。必有故乃傳用也。殊不可通。及窮巷間無人之處。

樞謹按開上脫幽字。幽開二字連文。明鬼篇作幽澗毋人。澗卽開之段字。天志篇作幽門無人。門卽開之通字。王氏念孫已訂正。

縣各上其縣中豪傑。若謀士居大夫。

樞謹按居乃若字之誤。若謀士若大夫。猶言或謀士或大夫也。秦爵有大夫。有官大夫。有公大夫。有五大夫。是民間賜爵至大夫者多矣。上不能悉知。故使縣各上其名也。上文關內侯五大夫公乘之名。悉如秦制。則此所謂大夫者。非必如周官之大夫也。

客射以書無得舉。

樞謹按舉當作舉字之誤也。下文曰禁無得舉矢書。

舉一垂入境。舉二垂狎。舉三垂入。舉四垂狎城。舉五垂。

樹謹按王氏引之於舉一垂上。補見寇二字。於舉四垂上。補郭字。均當從之。惟以垂字爲表字之誤。非也。垂者郵之壞字。郵卽表也。禮記郊特牲篇有郵表嘏。鄭君說此未明。阮氏元學經室集有釋一符。稍近之。然亦有未盡者。郵表嘏蓋一物也。古者於疆界之地。立木爲表。綴物於上。若旌旗之旄。謂之郵表嘏。郵與旄通。嘏與綴通。鄭君引詩爲下國嘏郵。今長發篇作綴旄。是知郵嘏卽綴旄也。以其用而言。所以表識也。以其制而言。若綴旄然。此郵表嘏所以名也。凡置郵表嘏之處。必在邊境。因於其地置舍。使傳送文書者居焉。其始亦名之曰郵表嘏。後從省而止曰郵。說文邑部。郵境上行書舍。是也。凡置郵表嘏。必於兩道歧出之處。因而凡兩道歧出之處。卽以爲名。其始亦曰郵表嘏。後從省而止曰嘏。說文田部。嘏兩陌閒道也。是也。郵嘏之名。既有專歸。於是從省止稱表。而郵表嘏之名湮。其義晦矣。墨子書多古言。雜守篇。守表者三人。更立捶表而望。捶表卽郵表也。郵誤爲垂。後人妄加手旁耳。重言之曰郵表。單言之則或曰表。或曰郵。皆古人之常語也。王氏竟改爲表。雖於義未失。而古語亡矣。又按狎郭狎城兩狎字。並當作甲。後人不達而加大旁也。甲者會也。詩大明篇。會朝清明。毛傳曰。會甲也。是甲與會聲近而義通。甲郭者會于郭外也。甲城者會于城外也。此言甲郭甲城。雜守篇言郭會城會。文異而義同。其罪射。

樹謹按射疑別字之誤。畢云射謂貫耳。然古不名貫耳爲射。殆非也。

凡有司不使去卒吏民間督令

總謹按去乃士字之誤

升食終歲三十六石。參食終歲二十四石。食終歲十八石。五食終歲十四石。六食終歲十二石。升食五升。參食食參升。四食食二升半。五食食二升。六食食一升大半。

總謹按升食當爲斗食。畢已疑及之。而未敢決。今以下文推之。則升爲斗字之誤無疑也。日食一斗。則終歲三十六石矣。下云升食食五升。則終歲十八石。兩數不同者。上所說是常數。下所說是圍城之中。民食不足。減去其半之數也。參食者參分斗而日食其二也。故終歲二十四石也。句下脫四字。當據下文補。四食者四分斗而日食其二也。故終歲十八石也。五食者五分斗而食其二。則每日食四升。終歲當食十四石四斗。今作終歲十四石。蓋誤斗爲升。又脫四字耳。盧疑是十四石五升。于數不合。非也。六食者六分斗而食其二也。故終歲十二石也。其下依前數而各減其半。斗食者每日一斗。今則爲五升矣。參食者每日六升大半。今爲參升小半矣。不言小半者。傳寫脫去也。下文言六食食一升大半。則此必言食參升小半可知。蓋參食本食六升大半。而減之。爲三升小半。猶六食本食三升小半。而減之。爲一升大半也。無小半二字。卽於數不足矣。四食本食五升。故減爲二升半。五食本食四升。故減爲二升。其數甚明。畢氏王氏皆未見及。故具說之。

必爲疑人。令往來行夜者射之。謀其疏者。

繼謹按疑人。蓋束草爲人形。望之如人。故曰疑人。謀其疏者。謀乃誅字之誤。

諸子平議卷十二

荀子一

君子博學而日參省乎己。勦學。

樞謹按省乎二字。後人所加也。荀子原文。蓋作君子博學而日參己。參者驗也。史記禮書曰。參是豈無堅革利兵哉。索隱曰。參者驗也。管子君臣篇曰。若望參表。尹注曰。參表謂立表。所以參驗曲直。是參有參驗之義。君子博學而日參驗之於己。故知明而行無過也。後人不得參字之義。妄據論語三省吾身之文。增省乎二字。陋矣。大戴記勦學篇。作君子博學如日參己焉。如而古通用。無省乎二字。可據以訂正。

干越夷貉之子。

樞謹按楊倞注曰。干越猶言吳越。盧氏文弼本從元刻改正文于越爲于越。注文吳越爲於越。劉氏台拱補注王氏念孫讀皆雜志。並糾盧本之誤。今按盧刻誠非。而楊注原文謂猶言吳越。亦恐不然。干與越並言。則干亦國名。管子內業篇。昔者吳干戰。未亂不得入軍門。國子撻其齒。遂入爲干國多。則干與吳且爲敵國。非卽吳明矣。尹知章注管子以干爲江邊地。非是。辨見管子字本作邗。說文邑部。邗。國也。

今屬臨淮。從邑干聲。一曰。邗本屬吳。蓋邗古國名。後爲吳邑。哀九年左傳。吳城邗是也。古書言干越者。則當從國名之本訓。不得因其後爲吳邑。而卽訓爲吳也。

神莫大於化道。福莫長於無禍。

繼謹按上引詩云。神之聽之。介爾景福。此文神字福字。卽本詩文也。今本此二句提行。屬下節。非是。假舟楫者。非能水也。

繼謹按能當讀爲耐。漢書食貨志。能風與旱。量錯傳。其性耐寒。趙充國傳。漢馬不能冬。師古注。並曰。能讀曰耐。此文能字。正與彼同。

故不問而告謂之傲。

繼謹按論語季氏篇。言未及之而言謂之躁。釋文曰。魯讀躁爲傲。荀子此文。蓋本魯論。下文曰。故未可與言而言謂之傲。可與言而不言謂之隱。不親氣色而言謂之替。皆與論語同。惟變躁爲傲。可證也。傲卽躁之假字。不問而告。未可與言而言。皆失之躁。非失之傲也。魯論之說。今不可得而詳。以意度之。殆亦段傲爲躁。自古文論語出。得其本字。遂謂魯論讀躁爲傲。實不然也。躁字義長。傲字義短。魯之經師。豈不知此。而改躁爲傲乎。

故誦數以貫之。

摠議按箇數猶誦說也。詩擊鼓篇與子成說。毛傳曰。說數也。說爲數。故數亦爲說。禮記儒行篇。選數之不能終其物。正義曰。數說也。荀子王霸篇曰。不足數於大君子之前。仲尼篇曰。固易足稱乎大君子之門哉。稱與數文異而義同。凡稱說必一一數之。故卽謂之數。誦數以貫之。猶云誦說以貫之。與下句思索以通之一律。誦數思索皆兩字平列。楊注云。使習禮樂詩書之數以貫穿之。非是。隱十一年穀梁傳。隳言同時也。累數皆至也。范注曰。累數總言之也。言卽說也。

及至其致好之也。目好之五色。耳好之五聲。口好之五味。心利之有天下。

摠議按楊注曰。致極也。謂不學極恣其性欲。不可禁也。又云。或曰學成之後。必受榮貴。故能盡其欲也。二說並非是。上文云。使目非是。無欲見也。使耳非是。無欲聞也。使口非是。無欲言也。使心非是。無欲慮也。皆言君子爲學之道。及至其三字。直接上文。安得云。謂不學者乎。若云學成榮貴。義更粗矣。古之字於字通用。大戴禮事父母篇曰。養之內不養於外。則是越之也。養之外不養於內。則是疏之也。之內之外。卽於內於外也。廣雅釋言曰。諸之也。又曰。諸於也。則之與於義。固得通矣。此文四之字。並猶於也。目好於五色。耳好於五聲。口好於五味。心利於有天下。言所得於學者深。佗物不足以尙之也。下文曰。是故權利不能傾也。羣衆不能移也。天下不能蕩也。生乎由是。死乎由是。正申明此數句之誼。足徵楊注之非矣。

天見其明。地見其光。君子貴其全也。

樹謹按兩見字並當作貴。蓋貴字漫漶。止存其下半之貝。因誤爲見耳。光與廣通。說見王氏讀齊雜志。言天貴其明。地貴其廣。君子貴其全。貴誤作見。則與君子句不一律。失荀子語意矣。

勇於猛戾。則輔之以道順。附身。

樹謹按道順二字不可通。順當讀爲訓。古順訓字通用。國語周語。能導訓諸侯者。史記魯世家。訓作順。此文道順。正與彼同道順卽導訓也。楊注曰。此性多不順。故以道順輔之。非是。

愚款端怒。則合之以禮樂。通之以思索。

樹謹按自血氣剛強則柔之以調和。以下八句。文法皆同。此獨多通之以思索五字。與上文不一律。據韓詩外傳。無此五字。當爲衍文。楊注曰。愚款端怒。多無潤色。故合之以禮樂。不及思索之說。是其所見本未衍也。

事亂君而通。不如事窮君而順焉。

樹謹按顧氏千里曰。窮順二字互錯。此不然也。荀子之意。以爲事亂君則不順矣。事窮君則不通矣。然與其事亂君而通。不如事窮君而順。正上文身勞而心安爲之利少而義多爲之之意。若從顧校。則全失其旨矣。王氏采其說入雜志補誤也。

饒樂之事，則倭兌而不曲。

繼謹按不字衍文。涉下不怒不錄而衍。曲者委曲也。言遇饒樂之事，必委曲以取之也。因衍不字。注曰：不曲謂直取之誤矣。

行而倂項，非擊戾也。

繼謹按楊注曰：擊戾謂項曲戾不能仰者也。擊戾猶言了戾也。此說擊戾之義未明。擊戾者拂戾也。考工記弓人和弓製摩。鄭注曰：穀拂也。擊與穀通。郭仲奇碑：磨恃電穀。穀卽擊字也。則有鈞無上，可以爲君子者矣。

繼謹按有鈞無上，謂但有與之齊等，無更在其上者也。故謂之君子。楊注非。不窮窮而通者積焉。

繼謹按楊注以不窮窮謂惠恤綏寡，非也。窮通以賢不肖言。孔晁注周書常訓篇曰：窮謂不肖之人，是也不窮窮者，不強人以所不知不能。中庸所謂於不能也，若以窮爲綏寡，則通者豈不綏寡之謂乎？非十二子篇曰：聰明聖知，不以窮人，即可說此文不窮窮之義。

人有此三行，雖有大過，天其不遂乎。

繼謹按人有此三行，則君子矣。小過或有之，安有大過乎。過當爲禍。漢書公孫宏傳：雖陽與善，後竟報

其過。史記過作禍。是過與禍通。遂成也。言雖有大禍。天必不成之也。楊注曰。若不幸而有過。天亦祐之矣。此固不宜有大災也。大災二字。正可以釋正文之大過。楊不知過爲禍之段字。故不得其解耳。

鉤有須。不苟。

樹謹按楊注云未詳。或曰卽丁子有尾也。丁之曲者爲鉤。須與尾皆毛類。此亦曲說。不可從。鉤疑鉤之段字。說文女部。鉤。嫗也。嫗無須而謂之有須。故曰說之難持者也。惠氏棟校本引大元經婦人噠鉤爲說。謂鉤音拘。與須音相近。噠鉤者須出乎口也。按大元迎次四。袞有衣襦。男子目珠。婦人噠鉤。范望及溫公集注。並無婦人須出乎口之說。且謂鉤與須音近。則噠鉤卽噠須也。以說此文。是爲須有須矣。豈可通乎。今讀鉤爲嫗。亦卽惠氏之意。而說似較安。

盜跖吟口。

樹謹按楊注曰。吟口。吟咏長在人口也。此說殊爲迂曲。又曰。說苑作盜跖凶貪。然韓詩外傳亦作吟口。則又似不誤也。吟蓋吟之段字。吟口卽吟噪。周易說卦傳。爲黔噪之屬。釋文引鄭注曰。謂虎豹之屬。貪冒之類。然則盜跖吟口。乃以虎豹擬之。正論篇所謂禽獸行虎狼貪也。

君子易知而難狎。

樹謹按韓詩外傳。作易和而難狎。字之誤也。知者接也。墨子經篇曰。知接也。古謂相交接曰知。故後漢

書宋宏傳貧賤之交不可忘。韋詩治要作貧賤之知。是知有交接之義。易知而難狎。謂易接而難狎也。詩芻蕘篇首章曰。能不我知。次章曰。能不我甲。毛傳訓甲爲狎。蓋首章言不與我交接。次章言不與我狎習也。說詳萃經平議。荀子以知狎對文。正本乎詩。韓嬰不達此旨。改知爲和。失之矣。王氏念孫謂當從外傳。非也。

以義變應

繼謹按變讀爲辯。周易文言曰。由辯之不早辯也。釋文曰。辯荀作變。禮記禮運篇。大夫死宗廟謂之變。鄭注曰。變當爲辯。是變與辯古通。辯之言徧也。儀禮鄉飲酒禮。衆賓辯有脯醢。燕禮。大夫辯受酬。鄭注並云。今文辯作徧。是其證也。變與辯通。則亦可借爲徧。以義變應者。以義徧應也。下文引詩曰。左之左之。君子宜之。右之右之。君子有之。此言君子之能以義屈伸變應也。左宜右有。正以義徧應之謂。楊注曰。以義隨變。而應增字以成其說。失其旨矣。君道篇曰。並遇變應而不窮。變與並對文。可知變之爲徧也。致士篇。臨事接民而以義變應。義與此同。

入汙而修之者。非案汙而修之之謂也。

繼謹按修當讀爲滌。周官司尊彝職曰。凡酒修酌。鄭注曰。修讀如滌濯之滌。是其證也。滌從條聲。條從攸聲。修亦從攸聲。聲同之字。故得通用。楊注曰。人有汙穢之行。將修爲善。失之矣。荀子書每以修與汙。

對文並當讀爲滌。

不誠則不獨。不獨則不形。

樹謹按上文云。致誠則無它事矣。唯仁之爲守。唯義之爲行。所謂獨者。卽無它事之謂。唯仁唯義。故無它事。無它事是謂獨。故曰不誠則不獨。不獨則不形。言不能誠實。則不能專一於內。不能專一。則不能形見於外。楊氏未達獨字之旨。故所解均未得也。

唯利所在。無所不傾。

樹謹按文選孫子荆詩。傾城遠追送。李善注。傾猶盡也。無所不傾。卽無所不盡。楊注謂傾意求之。非是。夫貧賤者。則求柔之。

樹謹按注不釋求字。禮記曲禮篇曰。君子行禮。不求變俗。鄭注曰。求猶務也。求柔之。猶言務柔之矣。是非仁人之情也。

樹謹按仁字衍文也。上文云。夫富貴者則類傲之。夫貧賤者則求柔之。蓋言遇富貴者率傲慢之。遇貧賤者務柔屈之。此非人情也。正與上文人之所惡者吾亦惡之相應。上文泛言人。則此文亦不當言仁人。後人因下云是姦人。將以盜名於堯世者也。故於上句加仁字。以對下姦字。而不知其義之非耳。巨涂則讓。小涂則殆。榮辱。

楊注按楊注曰殆近也。凡行前遠而後近。故近者亦後之義。謂行於道涂。大道並行則謹之。小道可單行。則後之。此說於殆字之義。甚爲迂曲。且與下文雖欲不謹。文氣亦不貫。楊注非也。讓當讀爲擾攘之。撰說文女部。嫖煩擾也。經典無嫖字。多以擾爲之。禮記曲禮篇。鄭注曰。擾古讓字。故此又以讓爲之也。文選舞賦。擾攘就駕。李善引埤蒼曰。擾疾行貌。巨涂人所共行。故擾攘而不止。小涂人所罕由。故危殆而不安。是涂無巨小。皆不可不謹。故下文曰。雖欲不謹。若云不使也。

辯而不說者爭也。

楊注按楊注曰。不說。不爲人所稱說。或讀爲悅。二義皆非是。淮南子俶真篇。辯者不能說也。高誘注曰。說。釋也。斯得之矣。辯而不說。謂辯而人不解說。由其好與人爭。而不能委曲以曉人也。

重死持義而不撓。

楊注按此本作重死而持義不撓。故楊注曰。雖重愛其死。而執節持義。不撓曲以苟生也。是楊氏所據本而字在持義之上。

肱於沙而思水。則無遯矣。

楊注按。楊注曰。肱與祛同。方言曰。祛。去也。謂失水去在沙上也。然失水在沙上。而曰去於沙。甚爲不詞。楊注非也。祛當作陸。文選吳郡賦曰。陸以九疑。注曰。陸。闌也。因山谷以遮獸也。陸於沙義亦同。此言遯

關於沙而思水。則無及矣。下云。挂於患而欲謹。則無益矣。陸於沙挂於患。文義一律。成則必不得其所好。必遇其所惡焉。

樹謹按楊注曰。雖使姦詐得成。亦必有禍無福。其說非也。尙書皋陶謨篇。爾昭九成。鄭注曰。成猶終也。右謂終爲成。言終則必不得其所好。必遇其所惡焉。下文於君子曰。成則必得其所好。必不遇其所惡焉。並以其終竟言之。臣道篇曰。成於尊君安國。彊國篇曰。道德之威。成乎安彊。暴察之威。成乎危弱。狂妄之威。成乎滅亡。諸成字並當訓終。然而人力爲此。而寡爲彼。何也。

樹謹按力乃多字之誤。多與寡對。文成義下同。

變禹者。非生而具者也。夫起於變。故成乎脩。脩之爲待盡而後備者也。

樹謹按脩之二字。衍文也。起於變。故成乎脩。爲二語相對成文。下文曰。非執脩爲之君子。莫之能知也。正以脩爲二字連文。可證。

約者有侵儀之藏。然而行不敢有與焉。

樹謹按楊注曰。約。儉嗇也。既云儉嗇。則不敢有與焉。固無足怪。不必更用然而字作轉矣。楊注非也。淮南子主術篇。所守甚約。高注曰。約。要也。漢書禮樂志。治本約。師古曰。約讀曰要。是約與要一聲之轉。古

亦通用。約者，猶云要者。孝經先王有至德要道，疏引殷仲文曰：「以一管衆爲要，蓋物之藏於匱篋者，必是貴重之物。」視上文所云「餘刀布有圉郭爲尤要矣」，故特以要者言之，非儉嗇之謂也。

然後使惡祿多少厚薄之稱。

樹謹按：惡當作穀。孟子滕文公篇：「穀祿不平。」趙注曰：「穀所以爲祿也。」此文言穀祿，正與彼同。作惡者，聲之誤也。楊注曰：「惡，質也，以本字讀之，失其旨矣。」王霸篇曰：「心好利而穀祿莫厚焉。」此穀祿二字見於本書者。

子弓短，非相。

樹謹按：楊注曰：「子弓，蓋仲弓也。此說是也。」又曰：「言子者，著其爲師也。則恐不然。仲弓稱子弓，猶季路稱子路耳。子路也，子弓也，其字也。曰季曰仲，至五十而加以伯仲也。」

仁義功名，善於後世。

樹謹按：善乃蓋字之誤。隸書蓋字，或作善。見北海相景君銘。善字或作善，見張遷碑。兩形相似而誤。今世俗之亂君、鄉曲之僞子。

樹謹按：下文云：「中君蓋以爲臣，則此不應言君。且與婦人莫不願得以爲夫，處士莫不願得以爲士，及東平有司，戮乎大市，諸語皆不合，疑本作世俗之亂民，傳寫誤耳。」

今夫猩猩形笑亦二足而毛也。

懋謹按形笑二字甚爲不詞。注云形笑者能言笑也。望文生義未足爲據。笑疑當作狀。傳寫者失耳旁。但存犬字而俗書笑字亦或從犬。後人以形犬二字難通。因猩猩能笑遂改作笑字耳。毛上當有無字。上文云然則人之所以爲人者非特二足無毛也。下文云故人之所以爲人者非特以其二足而無毛也。則此文亦當作無毛明矣。

守法數之有司極禮而儀。

懋謹按極禮而儀文不可通。疑禮字衍文也。極而儀三字爲句。上云文久而息節族久而絕。此云極而儀正與久而息久而絕一律。楊注曰。儀解也。有司世世相承守禮之法數。至於極久亦下脫也。是楊氏所見本尙未衍禮字。故云至於極久亦下脫。是極下無禮字也。所云守禮之法數者此禮字乃楊氏增出以解法數之誼。非正文有禮字也。今作極禮而儀卽因注文而衍。

欲觀聖王之跡則於其繁然者矣。後王是也。

懋謹按楊注曰。後王近時之王也。又引司馬遷曰。法後王者以其近已而俗相類。議卑而易行也。此自得荀子之意。劉氏台拱曰。後王謂文武也。楊注非。汪氏中曰。史記引法後王蓋如賦詩之斷章耳。此注承其誤。名爲解荀子而實汨之。王氏念孫曰。後王二字本篇一見。不苟篇一見。儒效篇二見。王制篇一

見正名篇三見。成相篇一見。皆指文武而言。楊注皆誤。此三君之說。皆有意爲荀子補弊扶偏。而實非其雅意也。據下文云。彼後王者。天下之君也。舍後王而道上古。譬之是猶舍己之君而事人之君也。然則荀子生於周末。以文武爲後王可也。若漢人則必以漢高祖爲後王。唐人則必以唐太祖太宗爲後王。設於漢唐之世。而言三代之制。是所謂舍己之君而事人之君矣。豈其必以文武爲後王乎。蓋孟子言法先王。而荀子言法後王。亦猶孟子言性善。而荀子言性惡。各成其是。初不相謀。比而同之。斯惑矣。呂氏春秋察今篇曰。上胡不法先王之治。非不賢也。爲其不可得而法。又曰。世易時移。變法宜矣。譬之若良醫。病萬變。藥亦萬變。病變而藥不變。鄉之濟民。今爲殤子矣。蓋當時之論。固多如此。其後李斯相秦。廢先王之法。一用秦制。後人遂以爲荀卿罪。不知此固時爲之也。後人不達此義。於數千年後。欲胥先王之道而復之。而卒不可復。吾恐其適爲秦人笑矣。

妄人者。門庭之間。猶可誣欺也。而況於千世之上乎。

樹謹按。可字衍文。涉上文猶可欺也。而衍誣乃挾字之誤。挾字右旁之夾。與巫相似。故誤也。上言衆人乃受欺者。此言妄人乃欺人者。若云猶可誣欺。則與衆人之可欺者同矣。且誣欺二字連文。亦爲不倫。韓詩外傳。作彼詐人者。門庭之間。猶挾欺。而況乎千歲之上乎。可據以訂正。

傳者久則論略。近則論詳。

摠議按兩論字皆俞字之誤。俞讀爲愈。榮辱篇。清之而俞濁者口也。衆之而俞瘠者交也。楊注曰。俞讀爲愈。是也。俞誤作俞。因誤作論矣。韓詩外傳正作久則愈略。近則愈詳。可據訂。

黨學者。

摠議按楊注曰。黨。親比也。於義未合。方言曰。黨。曉哲。知也。楚謂之黨。或曰曉。齊宋之國謂之哲。郭注曰。黨。黨朝也。解寤貌。然則黨學者。猶言曉學者。蓋法先王順禮義以曉學者也。荀卿居楚久。故楚言耳。遼舉則病繆。近世則病僂。善者於是閒也。亦必遼舉而不繆。近世而不僂。

摠議按世字當作舉。遼舉近舉。相對爲文。楊注曰。遼舉上世之事。則患繆矣。下舉近世之事。則患僂。鄙蓋因正文有兩舉字。故注亦云然也。不曰近舉下世。而曰下舉近世者。避不詞耳。今作近世者。卽涉注文而誤。

然而口舌之均。噤唯則節。

摠議按之猶則也。僖九年左傳曰。東路之不知。西則否矣。晉語曰。華則榮矣。實之不知。之亦則也。互文耳。說本王氏釋詞。口舌之均。噤唯則節。相對成文。詩。皇皇者華。篇。毛傳曰。均。調也。言雖上不足以順明主。下不足以和齊百姓。然而口舌則調均。噤唯則中節。故下文云。足以爲奇偉偃却之屬也。噤字疑諸字之誤。凡從言之字。亦得從口。如詠之爲咏。讀之爲嘖是也。俗書諸字。或作啞。因誤爲噤矣。

喬字寬瑱，非十二子。

繼謹按楊注曰：喬與諸同，字未詳，或曰：字大也。今按讀喬爲誼是矣。誼字爲大，則與諸誼不倫。字當讀爲許。說文言部：許詭譎也。然則喬字猶言誼譎矣。

以爲仲尼子游爲茲厚於後世。

繼謹按楊注曰：仲尼子游爲此言。垂德厚於後世，則爲茲厚三字。於文未足，殆非也。厚猶重也。戰國策秦策曰：其於敵邑之王甚厚。注曰：厚重也。爲茲厚於後世者，茲卽指子思孟子而言。蓋荀子之意謂仲尼子游之道，不待子思孟子而重，而世俗不知，以爲仲尼子游因此而後得重於後世，故曰：是則子思孟軻之罪也。

成名況乎諸侯，莫不願以爲臣。

繼謹按楊注讀諸侯莫不願以爲臣作一句，則成名況乎四字，文不成義。又載或說以況乎屬下句，則成名二字，更不成義，皆非也。此當以成名況乎諸侯爲句，成與盛通。周易繫辭傳：成象之謂乾，蜀才本成作盛。史記封禪書：日主祠成山。漢書郊祀志：成作盛。然則成名猶盛名也。況者賜也。言以盛名爲諸侯賜也。大賁所至，莫不以爲榮幸。若受其賜，然漢書灌夫傳：將軍適有幸臨況魏其侯，卽此況字之義。爲詐而巧。

楊注按爲與僞通爲詐卽僞詐也管子兵法篇不可數則僞詐不敢嚮幼官篇作爲詐不敢鄉正與此同楊注曰巧於爲詐非是

察辯而操僻淫大而用之

楊謹按楊注讀察辯而操僻淫爲句誤也當以察辯而操僻五字爲句大略篇亦云察辯而操僻是其證大讀爲汰淫汰連文仲尼篇曰若是其險汙淫汰也是其證之者乏之壞字襄十四年左傳曰臣神乏祀釋文曰本或作之祀蓋之乏形似故易誤耳淫汰而用之與察辯而操僻相對成文此文自知而無法勇而無懼至利足而迷負石而隊凡七句語皆一律而總之曰是天下之所弃也楊以大而用之四字爲句而釋之曰以前數事爲大而用之則上下文氣隔矣

樂富貴者也

楊謹按楊注曰樂其道也夫樂富貴豈得爲樂其道正文樂字疑涉注文而誤下云羞獨富者也以獨富爲羞必不以富貴爲樂今雖不知爲何字之誤大要是不慕富貴之意故注以樂道說之也

其冠進

楊謹按楊注曰進謂冠在前也以冠在前爲進不詞甚矣進讀爲峻峻高也言其冠高也下云其衣進注曰進大也於冠言高於衣言大義正相類進峻音近故得通用禮記祭統篇百官進微之鄭注曰進

當爲餒然則餒之爲進猶餒之爲進矣。

侈然。

楊注按漢書敘傳。侈侈公主。師古曰。侈侈好貌。侈卽侈之段字。嚴威嚴格。成人之道。非所以事親。故子弟之容。必侈侈然好也。楊注曰。侈然特尊長之貌。爾雅曰。侈。恃也。失之迂曲。

盡盡然。

楊注按楊注曰。極視盡物之貌。望文生訓。非其旨也。盡盡猶津津也。莊子庚桑楚篇曰。津津乎猶有忍也。此作盡盡者。聲近故段用耳。周官大司徒職曰。其民黑而津。釋文云。津本作盡。然則津津之爲盡盡猶津之爲盡矣。

倏然見管仲之能足以託國也。廿尼。

楊注按說文見部。覿暫見也。目部。睽暫視貌。二字音義俱近。倏卽其段字也。倏然者暫見之謂。暫見而卽知其足以託國。是以謂之大知。楊注曰。倏。安也。失之。

武王誅二。

楊注按楊注引史記武王斬紂與妲己。又引尸子武王親射惡來之口。親斫殷紂之頸。然皆不足以爲二。所謂誅二者。殆卽孟子所稱誅紂伐奄與。

求善處大重。理任大事。擅寵於萬乘之國。必無後患之術。莫若好同之。

趙謹按。理字衍文也。處大重。任大事。相對皆蒙善字爲義。楊注曰。大重謂大位也。不釋理字之義。知楊氏作注時。尙無理字也。理字蓋卽重字之誤而衍者。

以事君則必通。以爲仁則必聖。

趙謹按。仁當作人。言以事君則必通達。以爲人則必聖知也。楊注曰。仁。仁人。失之矣。是猶伏而哂天。

趙謹按。楊注曰。哂與哂同。伏而哂天。益益遠也。然哂天二字。甚爲無誼。人豈有能哂天者乎。以此爲喻。近於戲矣。疑荀子原文作伏而哂天。哂卽古視字也。伏而視天。則不可見。故曰說必不行也。哂誤爲哂。傳寫者又改爲哂耳。

必蚤正以待之也。

借發

趙謹按。必字衍文也。下文孝弟以化之也。與此句相對。下無必字。則此亦當無必字矣。蚤字無義。疑脩字之誤。脩字闕壞。止存右旁之各。故誤爲蚤耳。榮辱篇曰。脩正治辨矣。非十二子篇曰。脩正者也。富國篇曰。必先脩正其在我者。王霸篇曰。內不脩正其所以有。皆以脩正二字連文。可以爲證。新序引此作布正。布隸書或作帑。亦與脩字左旁相似。

圖回天下於掌上。

繼謹按楊注曰。圖。謀也。回。轉也。言圖謀運轉天下之事。如在掌上也。然圖謀運轉。兩義不倫。恐非其旨。圖者。圖之誤字。廣雅釋詁。圖。回也。圖回。猶回轉也。淮南原道篇曰。圖者。常轉。是其義也。圖回天下於掌上。言天下之大。可圖轉於掌上也。隸書圖字。或作圖。或作圖。皆與圖字相似。學者多見圖。少見圖。因誤爲圖耳。

分分兮其有終始也。

繼謹按分當讀爲份。說文人部。份。文質備也。從人分聲。論語曰。文質份份。分分即份份也。省偏旁耳。楊注曰。事各當其分。即無雜亂。故能有終始。分扶間反。然各當其分。豈可謂之分分乎。不詞甚矣。君子篇。分然各以其誠通。義亦同此。

樂樂兮其執道不殆也。

繼謹按楊氏不釋樂樂之誼。蓋卽以本字讀之。然樂樂字。經傳尅見。王霸篇曰。樸然扶持心國。楊注曰。樸讀爲落。石貌也。此云樂樂兮。彼云樸然。文異義同。老子曰。落落如石。樂樂猶落落也。以其執道不殆。故以石形容之。

途選馬而進。

樞謹按楊注曰選簡擇也然荀子之意方言周公之不戒若馬必簡擇則非其義矣詩鴇嗟篇曰舞則選兮毛傳曰選齊也此選字亦當訓齊車攻篇曰我馬既同傳曰同齊也然則選馬而進蓋戎事齊力之義非簡擇之謂下文曰與固馬選矣誼亦同此猶言我車既攻我馬既同也若以選爲簡擇則選馬可通馬選不可通矣

厭旦於牧之野

樞謹按楊注曰厭掩也夜掩於旦謂未明以前也然未明以前謂之厭旦於古無徵且以文義論之上云朝食於成莫宿於百泉則此文旦下亦當有一字今止云厭旦於牧之野文義殊未足也厭旦當作旦厭厭讀爲厭強國篇如繡厭之注曰厭讀爲厭此文厭字正與彼同旦厭於牧之野與上文朝食莫宿文義一律咸十六年左傳楚晨厭晉軍而陳此云旦厭猶彼云晨厭矣

弓調矢直矣而不能以射遠中微則非羿也

樞謹按此本作及遠中微故楊注曰善射者既能及遠又中微細之物也及遠二字卽本正文又王肅篇曰故人主欲得善射射遠中微則莫若羿蠡門矣楊注曰射及遠中微細之物是其所據本亦作及遠中微注文射字包及遠中微二意讀者不察謂注文作射及遠則正文必是射遠於是盡改爲射遠中微非荀子之舊矣若道篇曰人主欲得善射射遠中微者縣賞爵重賞以招致之韓詩外傳四引作

及遠中微。可據以訂正。而外傳五引儒效篇文。亦作射遠中微。疑後人依誤本荀子改之。隨其長子。

樾謹按長子猶鉅子也。莊子天下篇。釋文引向秀曰。墨家號其道理成者爲鉅子。若儒家之碩儒。長與鉅義同。鉅子長子。蓋當時有此稱。隨其長子謂奉一先生以爲師。從而附和之也。楊注曰。長子謂君之世子也。殊非其義。事其便辟。舉其上客。

樾謹按王氏讀舉爲與。是也。解爲交其上客。則非是。此蒙事字爲文。猶言事其便辟及其上客耳。然而明不能齊法教之所不及。聞見之所未至。則知不能類也。

樾謹按楊注斷明不能齊爲句。解曰。雖有大體。其所見之明。猶未能齊。言行使無纖介之差。此失其讀也。齊讀爲濟。然而以下十八字。作一句讀。言法教所及。聞見所至。則明足以及之。而不能齊其法教所未及。聞見所未至也。所以然者。由其知不能類也。學者誤謂明不能齊。知不能類。相對成文。遂以齊字斷句。失之矣。韓詩外傳正作明不能齊法教之所不及。聞見之所未至。無知不能類句。

用大儒則百里之地。久而後三年。天下爲一。諸侯爲臣。樾謹按楊注斷久字爲句。則而後三年句。不成文義。此當以久而後三年五字爲句。言姑舉其久者言。

之。則以三年爲期。若速則或一年或二年。卽可以一天下而臣諸侯矣。韓詩外傳作久而三年。無後字。

諸子平議卷十二

荀子二

若是則大事殆乎弛，小事殆乎遂。王註、

榷謹按說文走部遂亡也。小事殆乎遂，謂近乎亡失也。正論篇國雖不安，不至於廢易遂亡，以遂亡連文。此古義之幸存者。楊曰遂，因循也。乃不得其義而曲爲之說。

成侯嗣公聚斂計數之君也，未及取民也。子產取民者也，未及爲政也。

榷謹按楊注以取民爲得民心，於義甚晦。殆非也。老子曰：故取天下者，常以無事。河上公注曰：取治也。此取字亦當訓治，取民言治民也。

人之城守，人之出戰，而我以力勝之也。

榷謹按出當爲士字之譌也。古書士出二字，每每相混。史記五帝紀稱以出，集解引徐廣曰：出一作士。淮南子繆稱篇其出之誠也，新序雜事篇出作士，並其證也。守必以城，戰必以士。人之城守，人之士戰，正相對成文。士譌爲出，義不可通矣。

是以大者之所以反削也。

繼謹按上以字衍文。是大者之所以反削也。與上文是強者之所以反弱也。正相對。

諸侯莫不懷交接怨。而不忘其敵。

樹謹按楊注曰。諸侯皆欲相連結怨國。而不忘與之爲敵。是於怨字絕句。又曰。本多作壤交接。言壤其與已交接之道也。則又於接字絕句。二說皆未安。王氏念孫謂當從後說。非也。疑怨字當在交接二字之上。本作諸侯莫不懷怨交接。而不忘其敵。懷怨交接。猶云匿怨而友其人也。故不忘其敵。傳寫奪怨字。而誤補之接字之下耳。

案謹募選閱材技之士。

樹謹按募乃募字之譌。毛詩鴛鴦篇。舞則選兮。韓詩作舞則募兮。是募與選聲近義同。故此以連文。募選皆具也。說文人部。僕具也。食部。饔具食也。選與僕並從異聲。募與饔並從算聲。於義得通。閱亦具也。說文門部。閱具數于門中也。小爾雅廣詁。閱具也。是募選閱三字同義。古書往往有之。襄三十一年左傳。繕完葺繕。繕完葺一義也。楚語蓄聚積實。蓄聚積一義也。並其例也。案謹募選閱材技之士。質言之。止是具材技之士耳。募誤爲募。楊注曰。募招也。非古義矣。管子心術篇。募選者。所以等事也。今本皆作募選。誤與此同。說詳管子。

宰爵知賓客祭祀饗食犧牲之牢數。

禮記按楊注曰宰。膳宰。爵主掌也。饗食。饗宴也。周禮膳夫之屬有庖人獸人皆掌犧牲。一曰爵官。爵也。官膳宰之官。爵掌犧牲之事者也。此二說皆未安。以爵爲主宰。則既言主宰。不必更言知矣。以爵爲官。爵則下文司徒司馬何獨不言爵乎。今以下文例之。曰司徒知百宗城郭立器之數。司馬知師旅甲兵。乘白之數。上二字皆官名。則宰爵二字亦官名也。周官天官序官。鄭注曰。宰主也。然則宰爵者。主爵也。漢書百官公卿表。主爵中尉。秦官。掌列侯。秦官之有主爵。殆本於古之宰爵乎。其所掌爲列侯。故賓客祭祀饗食犧牲之牢數。無不與知。考主爵中尉所屬有亭畜令丞。正合古制矣。學者徒以周官之膳宰說此文。遂失其解。

楮探清。

楮探按探乃塚字之誤。方言曰。塚。秦晉之閒謂之塚。是也。清者。說文广部。廁。清也。急就篇。屏廁清瀝。瀝。土境。字亦作圉。玉篇。口部。圉。圉圉也。蓋墟墓之閒。清瀝之處。皆穢惡所積聚。故必以時修治之也。楮注非。

是非功名之所就也。非存亡安危之所墮也。

楮探按墮字義不可通。當作隨。字之誤也。隨從也。言非存亡安危之所從也。儼然衆兵無動。以觀夫暴國之相卒也。

繼謹按卒當作梓。國語晉語：戎夏交梓。章注曰：梓，交對也。彼云交梓，此云相梓，義正同。案然栢仁義，伉陸高，正法則，選賢良，養百姓。

繼謹按然衍字。案乃語詞。上文云：案平政教，審節奏，砥礪百姓。與此文一律可證。非特以爲淫泰夸麗之聲，實屬。

繼謹按聲字衍文也。荀子原文：蓋作非特以爲淫泰夸麗也。因也字誤作之。後人妄加聲字耳。下文云：非特所以爲淫泰也。句法與此同，是其證。

守時力民，進時長功，和齊百姓，使人不偷，是將率之事也。

繼謹按此言足天下之道。前後皆言農事，而此云是將率之事。楊注曰：將率猶主領也。若今宰守，此曲爲之說，未爲得也。蓋古之爲將率者，其平時卽州長黨正之官，周官州長職：若國作民而師田行役之事，則帥而致之，掌其戒令與其賞罰。鄭注曰：掌其戒令賞罰，則是於軍因爲帥師。賈疏曰：云因爲帥師者，若衆屬軍吏，別有軍吏掌之，何得還自掌之？故知因爲帥師也。但在鄉爲州長，已管其民，在軍還領已民爲帥師，卽是因內政寄軍令也。又黨正職注曰：亦於軍因爲旅帥。族師職注曰：亦以軍因爲卒長，以是推之，閭胥卽爲兩司馬，比長卽爲伍長，夏官序官疏曰：閭胥以下，雖不言因爲，義可知是也。此云將率，卽指州長黨正之屬，從其在軍之名而稱之曰將率，正見內政軍令之可通。楊注未達新旨。

垂事養民

楊謹按垂猶委也。說文女部。媵。媵也。垂之爲委。猶媵之爲媵也。爾雅釋言。誣誣。累也。孫炎曰。楚人曰誣。秦人曰誣。是誣誣與。垂二字義同。垂之與委。猶誣之與誣也。垂事養民者。委事養民也。言委置其事以養民也。下文曰。進事長功。輕非譽而恬失民。正與此垂事養民相反。又曰。垂事養民。不可。句。以遂功而忘民。亦不可。垂事者。卽所謂垂事養民也。遂功者。卽所謂進事長功。輕非譽而恬失民也。然則垂事之義。可見矣。楊注訓垂爲下。非是。

則和調累解。

楊謹按楊注曰。累解。累累解釋也。然累解與和調皆二字平列。訓爲累累解釋。非其義矣。僞效篇曰。解果其冠。楊注引說苑蟹螺者。宜禾爲證。竊謂累解與蟹螺一也。彼從虫而此否者。皆有繁簡耳。蟹螺到爲累解。猶和調亦可云調和也。說苑以蟹螺汚邪對文。則蟹螺之義。殆猶平正矣。凡主相臣下百吏之俗。

楊謹按俗當爲風。聲近而譌也。下文又曰。凡主相臣下百吏之風。可證俗字之譌。楊氏不據以訂正。而曰俗謂風俗。失之。

須孰盡察。

樾謹按須字無義。乃順字之誤。禮論篇曰。非順孰脩爲之。君子莫之能知也。亦以順孰連文。是其證。順與須形近而誤。楊注非。

境內之聚也。保固視可。

樾謹按楊讀保固視可四字爲句。解爲保其險固。視其可進。王氏念孫非之。謂可字衍文。視字當屬下。午其軍取其將若撥疊讀。然禮國篇亦有視可司開之文。舊說恐未可改。

午其衆取其將若撥疊。

樾謹按楊注曰。周禮邊人職云。朝食之筵。其實粢蕡。鄭云。粢麥。今河間以北。袁種麥。實之名曰粢。據鄭之說。粢麥之牙粢也。至脆弱。故以喻之。若撥疊。如以手撥疊也。粢音疊。楊氏此注。合先後鄭二說爲一。又疊造牙粢之說。先後鄭均無此義。未知所據。不可從也。古義每存乎聲。粢既音疊。即可讀爲疊。尙書顧命篇。敷坐疊席。枚氏傳曰。疊莞。正義曰。釋草云。莞苻蘿。郭璞曰。今之西方人呼蒲爲莞。用之爲席也。王肅亦云。疊席莞。然則疊者蒲也。蒲之爲物。至脆弱。故以手撥之至易也。字本宜作疊。從麥旁作粢。乃古文段借字。楊泥本字爲說。故失之。

彼得之。不足以藥傷補敗。

樾謹按藥當讀爲療。說文尸部。療治也。或作療。古書每以藥爲之。大雅板篇。不可救藥。韓詩外傳作不

可救療。毛用假字。韓用正字耳。藥傷卽療傷也。楊法曰。藥猶醫也。雖得其義。未得其字。是猶好聲色。而恬無耳目也。王霸。

樾謹按恬當作妬。字之誤也。爾雅釋言。視。妬也。釋文引李巡孫炎注並曰。人面妬然也。是妬然爲人面之貌。故詩何人斯篇有視而目。毛傳曰。視。妬也。鄭箋曰。妬然有面目。是其義也。妬無耳目。猶言妬然無耳目。學者多見恬。少見妬。因誤妬爲恬。楊注卽訓爲安然。失之矣。

此夫過舉顛步而曼跌千里者矣。

樾謹按楊注曰。言此歧路。第過舉半步。則知差而哭。況跌千里者乎。然如注義。則以跌千里者夫爲句。不詞甚矣。曼當爲曼。玉篇引聲類曰。曼。誤也。廣雅釋詁同。曼。訓誤。正與楊注跌訓差。其義相近。言此歧路第過舉顛步。而其曼跌乃至千里。故可悲也。自曼誤爲曼。而義不可明矣。

若夫賁日而治平。

樾謹按上文云。若夫賁日而治詳。君道篇云。併耳目之樂而親。自賁日而治詳。兩文相同。此文平字。疑亦當作詳。蓋假羊爲詳。又誤羊爲平耳。楊注非。

以非所取於民而巧。

樾謹按非所猶非時也。文十三年公羊傳。往黨衛侯會公于杏。何休解詁曰。黨。所也。所猶時也。以非時。

取於民而巧言以非時取民而巧爲之名也。
僣其期日而利其巧任。

僣謹按巧任與期日對文。楊注曰。巧任。巧者之任。非其義也。莊子秋水篇曰。任土之所勞。釋文引李注曰。任。能也。然則巧任猶巧能也。言僣緩其期日。而其巧能者。則豐厚其氣。聚以利之。百工乃忠信而不僭矣。

是狂生者也。狂生者不肖時而落。君道

僣謹按狂即聖之反字。說文土部。狂。草木忘生也。從之在土上。讀若皇。狂說文作狂。本從狂聲。故義得通。狂生蓋以草木爲比。故云不肖時而落。落亦以草木言也。臣道篇。迷亂狂生。義同。楊彼注曰。迷亂其君。使生狂也。未得其義。韓詩外傳作狂生。狂亦聖之反字。

善顯設人者也。君道

僣謹按設者大也。考工記桃氏曰。中其莖設其後。鄭注曰。從中以卻稍大之也。賈疏曰。後鄭意訓設爲大。故易繫辭曰。益長裕而不設。鄭注曰。設大也。是設有大誼。顯設猶云顯大。

重味而成珍備。

僣謹按珍備二字無義。此本作重味而備珍怪。正論篇。食飲則重太牢而備珍怪。是其證也。因涉上句

重色而成文章。誤衍成字。遂倒備珍爲珍備。而臆刪怪字矣。韓詩外傳作重色而成文。累味而備珍。上句無章字。下句無怪字。然成文備珍。正本荀子。可據以訂正。

今人主有六患。

樞謹按下文使賢者爲之。則與不肖者規之。使知者慮之。則與愚者論之。使脩士行之。則與汙邪之人疑之。止可云三患。不可云六患。六疑大字之誤。學者誤以下文一句爲一患。故臆改爲六。不知合二句方成一患。若止是使賢者爲之。知者慮之。脩士行之。非患也。循乎道之人。汙邪之賊也。

樞謹按羣書治要無乎字。當從之。循乃脩字之誤。虛校云。元刻循作脩是也。脩道與汙邪相反。上文曰。使脩士行之。則與汙邪之人疑之。亦以脩與汙邪對。是其證。

欲得善駁速致遠者。一日而千里。

樞謹按虛校云。善駁下。俗閒本有及字。王氏念孫據王霸篇。欲得善駁。及速致遠。則莫若王良造父矣。謂有及字者是。不知此與彼文不同。彼無一日而千里五字。故有及速二字。此云一日而千里。則及速不待言矣。荀子原文。不獨無及字。并無速字。儒效篇曰。輿固馬選矣。而不能以致遠。一日而千里。則非造父也。亦言一日千里。而無及速之文。可證也。俗本據王霸篇誤加及速二字。宋呂錢本無及字而有

連字。則剔之未盡者耳。

偶然乃舉太公於州人而用之。

樹謹按州人當從韓詩外傳作舟人。太公身爲漁父而釣於渭濱。故言舟人也。舟州古字通。

卿相輔佐人主之基杖也。

樹謹按基杖二字。義不可通。基當爲恭。儀禮士喪禮。組恭繫于踵。鄭注曰。恭。屨係也。所以拘止屨也。漢

書楊雄傳。履機槍以爲恭。外戚傳。思君兮履恭恭也。杖也。皆人所以行者。故以爲喻。

然而應薄扞患。足以持社稷。

樹謹按薄之言迫也。僖二十三年左傳。薄而觀之。文十二年傳。薄之河。杜注並曰。薄。迫也。然則應薄猶

應迫也。言有僭迫者足以應之也。臣道篇曰。應卒遇變。卒與薄義相近。

推類接譽。臣道

樹謹按楊注曰。推其比類。接其聲譽。此未得接譽二字之義也。下句曰。以應無方。接其聲譽。豈遂足以應無方乎。譽當讀爲豫。昭二年左傳。宣子譽之。孟子梁惠王篇。引作豫。梁惠王篇。一游一豫。昭二年注。引作譽。是古字譽與豫通也。大略篇曰。先事慮事謂之接。先患慮患謂之豫。卽此文接譽之義。爪牙之士施。則仇讎不作。

摠謹按莊子秋水篇，是謂謝施，釋文引司馬注曰：施，用也。淮南子原道篇，施之無窮，高誘注亦曰：施，用也。爪牙之士施，猶曰爪牙之士用。楊注曰：施，謂展其材也。謂施爲展，而以展其材足成之，迂矣。曉然以至道，而無不調和也。

摠謹按然字衍文，當作曉以至道，而無不調和也。言事暴君者，當以至道曉之也。楊注曰：曉然，明喻之貌。曉然以至道，甚爲不詞。蓋楊氏所見，已衍然字。

以德復君而化之大忠也。

摠謹按韓詩外傳復君覆，當從之。以德覆君，謂其德甚大，君德在其覆冒之中，故足以化之。下文曰：若周公之於成王也，可謂大忠矣，是大忠之名，非周公不足當也。楊氏不知復與覆通，而訓復爲報，謂以德行之事報白於君，然則如次忠之以德，調君而補之者，豈不以德行報白乎？且但報白而已，又何足以化之乎？

故君子安禮樂利，謹愼而無闕怒。

摠謹按樂利當爲和樂，和樂與安禮相對成文。安禮和樂，承上禮樂而言。謹愼而無闕怒，承上謹愼闕怒而言。因和字譌作利，又涉上文謹愼利也。疑利字屬謹愼言，遂移置樂字之下，使安禮樂利謹愼兩句相對，而文義俱遠矣。

衡聽顯幽，重明退姦，進良之術，致士。

繼謹按楊注曰：衡，平也，謂不偏聽也。下文云：凡流言流說，流事流謀，流譽流慝，不官而衡至者，君子慎之。注曰：衡，讀爲橫。楊氏於前後兩衡字異訓，殆失之矣。衡聽之衡，亦當讀爲橫。蓋彼以衡至，故亦以衡聽也。古橫衡同字。詩：衡門。釋文曰：衡，古文橫字，是其證也。漢書王莽傳：昔帝堯橫被四表。魏志文帝紀：引獻帝傳曰：廣被四表，是橫廣音近義通。流言之屬，一時而並至，故曰橫至。猶曰大至矣。莫不明通方起，以尙盡矣。

繼謹按楊注曰：尙與上同。上盡謂盡忠於上也。然盡忠於上而曰上盡，甚爲不詞。盡當讀爲進。列子天瑞篇：終進乎不知也。張湛注曰：進當爲盡，是其證也。漢書高帝紀：主進。顏師古注曰：進字本作盡。又作噓，音皆同耳。古字段借，故轉而爲進。然則以盡爲進，猶以進爲噓矣。爾雅釋詁：噓，進也。噓從盡聲，則盡亦進也。尙盡猶言上進。忠言忠說，忠事忠謀，忠譽忠慝，皆願進於上，故曰莫不明通方起以上進矣。楊氏知尙之爲上，而不知盡之爲進，於古人段借之道，未盡得也。

水深則回，葉落盡本，弟子通利則思師。

繼謹按葉落，下當有則字。此以上二句，喻下一句。若無則字，句法不一律矣。盧校曰：宋本作水深而回，樹落則盡本。今從元刻。其實宋本是也。古書每以而則互用。孟子告子篇：人有雞犬放，則知求之，有放

必而不知求。墨子明鬼篇。非父則母。非兄而姐。史記樂布傳。與楚則漢破。與漢而楚破。皆其證也。宋本上句用而字。下二句用則字。必荀子之原文。乃反不之從。何歟。

延則若莫邪之長刃。嬰之者斷。兌則若莫邪之利鋒。當之者潰。

通兵

樞謹按楊注曰。兌猶聚也。與隊同。謂聚之使短。新序作銳。則若莫邪之利鋒也。盧校曰。延韓詩外傳作延居。兌作銳居。延讀延袤之延。謂衛布。兌讀爲銳。謂直捷。外傳兩居字。與下文圖居一例。可知注未是矣。今按楊訓兌爲聚。不如盧說之長。惟依外傳延居銳居爲說。則非也。延則若莫邪之長刃。兌則若莫邪之利鋒。與上文聚則成卒。散則成列。句法一律。不得有居字。下文云。圖居而方止。此自以圖居方止。相對成義。外傳因圖居之文。改作方居以對之。遂於此文延下銳下。各衍居字。盧氏據以說荀子。誤矣。延之言長也。故若長刃。銳之言利也。故若利鋒。以文義論。亦不當有居字。

故仁人用闕日明。

樞謹按楊注曰。日益明察。非也。明之言盛也。淮南子說林篇曰。長而愈明。高注曰。明猶盛也。禮記明堂位正義曰。明堂盛貌。然則明之調盛。蓋古誼也。國日明。猶言國日盛矣。

負服矢五十个。

樞謹按盧校曰。元刻作負矢。無服字。與漢書同。然服字實不可無。服者簠之段字。說文竹部。簠。弩矢簠。

也。經傳通以服爲之。詩采芣芣。象弭魚服。國語齊語。服無矢。皆是也。負服矢五十個者。盛矢五十個於服而負之也。若但云負矢。則矢無服不可負。若云負矢服。則疑五十個以服計矣。故曰負服矢五十個。古人之辭。所以備而明也。漢書奪服字。元劉從之。非是。

置戈其上。

樞謹按此承負服矢五十個而言。所謂其上者。矢服之上也。蓋負矢服於背。而荷戈於肩。戈之上半。適在矢服之上。故曰置戈其上也。楊注不解服字之義。故于此句。亦失其解。而曰置戈於身之上。不可通矣。

日中而趨百里。

樞謹按日中者。自旦至於日中。蓋半日而趨百里也。楊注謂一日之中。則但云日趨百里足矣。有遇之者。若以焦熬投石焉。

樞謹按楊注曰。猶以焦熬之物投石也。然以投石爲喻。不必言焦熬之物。注義未安。上文云。以桀詐堯。譬之若以卵投石。以指撓沸。此文以焦熬投石。疑有奪誤。當云以指焦熬。以卵投石。焦讀爲撓。廣雅釋詁曰。撓。拭也。說文火部。熬。乾煎也。然則以指撓熬。其義猶以指撓沸也。故招近募選。

樾謹按楊注曰近當爲延是也。招延二字同義。則募還二字亦必同義。募乃募字之誤。募還皆具也。說詳王制篇。楊注曰募還謂以財召之而選擇可者。非是。

鞀如金石。

樾謹按史記禮書作堅如金石。故楊注訓鞀爲堅貌。卽引史記爲證。然鞀之訓堅貌。諸書皆無明文。殆非也。說文鞀有二。其一見革部爲正篆。其一見鼓部爲籀篆之古文。鞀鼓聲也。故文選上林賦鏗鞀閶鞀李善注曰鏗鞀。鐘聲也。閶鞀鼓聲也。此文鞀如金石。當以聲言。不當以貌言。謂扣之而其聲鞀然如金石也。必以鼓聲相況者。鼓是革所爲。上云鼓革。卑兕以爲甲。則亦革所爲也。正見其屬鞀之密。史記作堅。自與荀子異。不得并爲一談也。

而順暴悍勇力之屬。爲之化而順。

樾謹按楊注曰順從也。謂好從暴悍勇力之人。皆化而順也。然此句與下二句本一律。多一順字。則不詞矣。而順當作順而。順而猶從也。順而暴悍勇力之屬。爲之化而順。旁辟曲私之屬。爲之化而公。矜糾收僚之屬。爲之化而調。皆承上文所存者。神所爲者。化而言性惡篇曰順是故爭奪生而辭讓亡焉。順是故殘賊生而忠信亡焉。順是故淫亂生而禮義文理亡焉。諸順字並與此同。猶言順是而暴悍勇力之屬皆爲之化焉。因順而爲而順。文義遂不可通。或乃疑其有闕文矣。

已非三年，然後民可信也。

樞謹按楊注曰：已過也。過一非之後，至於三年，然後新歸之民可信。其義甚爲迂曲，疑非也。荀子書多用恭字作窮極之義，此非字蓋亦恭字之誤。已恭三年，猶云已極三年也。宥坐篇：恭三年而百姓往矣。可證此文之譌。正論篇：期臭味。注曰：期當爲恭，得之矣。

敵中則奪，單國。

樞謹按楊注曰：敵人得中道則奪其國。一曰：中，中也。然此以民情言，不以敵國言。楊注非是。敵當讀爲適，古字通用。論語：里仁爲美，無適也。釋文曰：鄭本作敵。禮記：玉藻篇：敵者不在。釋文曰：敵本作適，並其證也。上文言劫則致畏，威則致上，執拘則最，得閒則散，並就其一偏者而言之。此云敵中，謂適乎其中也。既不用道德之威，而用暴察之威，適乎其中，則反失其所以爲暴察矣。故曰適中則奪。下文曰：非劫之以形彘，非振之以誅殺，則無以有其下。正承此文而言，足見楊注之非。

楚人則乃有褒賁開陽，以臨吾左。

樞謹按：乃疑又字之誤。上已云：巨楚縣吾前，故此云楚人，則又有褒賁開陽以臨吾左，是一國作誅，則三國必起而乘我。

樞謹按：三國乃二國之誤。上文止有楚、燕、魏三國，若依此文，則是四國矣。故知其誤也。

如是則齊必斷而爲四，三國若假城耳。

楊謹按楊注曰：三國分齊，則斷爲四，謂楚取其二，魏燕各取其一也。又曰：言齊如三國之寄城，不久當歸之也。然楚雖當齊之二面，要是一國，不當分爲二。楊注非也。四字疑衍文，當云齊必斷而爲三，其下句則云：國若假城耳。言齊之國若假人之城，不久當歸之也。古四字作三，與三字混，疑三譌作三。後人校正作三，傳寫者遂並存四三兩字。楊氏不能是正，以四字屬上讀，三字屬下讀，而兩句俱不可通矣。乃能使說已者使耳。

楊謹按下使字當訓從，爾雅釋詁：使，從也。

所謂廣大乎舜禹也。

楊謹按盧校曰：此句或疑當在強殆中國句下。王氏念孫曰：此汪說也。汪直移此句於上文強殆中國下，是也。今按上文威強乎湯武，廣大乎舜禹，相對爲文，是於湯武言威強，舜禹言廣大。若威勳海內，強殆中國下，接此所謂廣大乎舜禹也，則文義錯雜矣。汪說非也。此所謂句當移在是地徧天下也句下。試以上文例之，上文曰：是乃使讎人役也。此所謂威強乎湯武也。此文曰：是地徧天下也。此所謂廣大乎舜禹也。文法正相準。威勳海內，強殆中國二句，又承威強乎湯武句，以起下文言威強不言廣大者，舉一以包其一耳。

霸者之善著焉。可以時託也。

樞謹按託乃記字之譌。言霸者之善。所以明著者。以其可以時記也。下文云。王者之功名。不可勝日志也。正王者敬日窮者敬時之意。記志義同。記譌作託。則時託與日志不倫矣。又按不可勝下。據楊注當有數字。王氏讀書雜志已及之。日志也上。亦當有可以二字。與可以時記也一例。王氏未及。

夫義者內節於人。而外節於萬物者也。

樞謹按節猶適也。呂氏春秋重己篇。故聖人必先適欲。高注曰。適猶節也。然則節亦猶適矣。管子禁藏篇。故聖人之制事也。能節宮室適車輿以質藏。是節與適同義。下文曰。上安於主。而下調於民者也。調節爲適。則與調安相近。楊注曰。節。節限禁也。非是。

諸子平議卷十四

荀子三

天行有常天論、

樹謹按爾雅釋宮行道也。天行有常，卽天道有常。楊注曰：天自有常行之道，則道字反爲增出矣。養略而動罕，則天不能使之全。

樹謹按楊注曰：罕，希也。動罕，言怠惰也。然上文云：養備而動時，則天不能病。備與略義正相對。時與罕則不倫矣。罕疑罕字之誤。罕卽今逆字。說文干部，逆不順也。逆部，逆迎也。是逆爲逆逆字。其順逆字本作罕也。養略而動罕，正與養備而動時相對成義。

所志於天者。

樹謹按禮記緇衣篇曰：爲上可望而知也，爲下可述而志也。鄭注曰：志猶知也。所志於天者，卽所知於天者。下文志於地志於四時志於陰陽並同。此卽承上又知其所爲知其所不爲而言。楊謂志爲記識，非。

詩曰：何恤人之言兮。此之謂也。

樾謹按何恤上本有禮義之不愆五字。而今奪之。文選答賓難篇傳曰。天不爲人之惡寒而輟其冬。地不爲人之惡險而輟其廣。君子不爲小人之句句而易其行。天有常德。地有常形。君子有常行。君子道其常。小人計其功。詩云。禮義之不愆。何恤人之言。李善注曰。皆孫卿子文。是其證也。正名篇引此詩曰。禮義之不愆。何恤人之言。亦其證也。

楚王後車千乘。非知也。君子啜菽飲水。非愚也。是節然也。

樾謹按節猶適也。說詳鹽園篇。是節然也。猶曰是其適然者也。劉氏台拱引正名篇。節遇謂之命。釋之。節遇之節。亦當訓適。適與之遇。所謂命也。楊注並非。又大略篇。湯旱而禱曰。政不節與。節亦適也。謂不調適。

故君子敬其在己者。

樾謹按敬當爲苟。說文苟部。苟。自急救也。經典通作頭。爾雅釋詁。頭。疾也。釋文曰。字又作苟。是也。君子苟其在己者。猶云君子急其在己者。正與小人錯其在己者。相對成義。學者罕見苟字。因誤爲敬耳。

星隊木鳴。國人皆恐。

樾謹按木不能鳴。或因風而鳴。人亦不恐。而此云然者。蓋古有社鳴之說。文選運命論。里社鳴而聖人出。李善注引春秋潛潭巴曰。里社明。此里有聖人出其响。百姓歸天辟亡。明與鳴古字通。所謂社鳴者。

社必樹其土所宜木。故古文社從木作社。社鳴實卽其木鳴也。古人蓋甚畏之。故荀子以星隊木鳴並言也。

水行者表深。

繼謹按水行當作行水。行水者表深。與下文治民者表道一律。孟子離婁篇。如智者若禹之行水也。此行水二字之證。

故至賢時四海。湯武是也。正論。

繼謹按楊注曰。時四海謂以四海爲時域。或曰。時與壽同。計度也。此二義皆非是。時者保也。國語楚語。臣能自壽也。韋注曰。壽。保也。晏子雜篇。賴君之賜。得以壽三族。壽三族卽保三族也。管子霸言篇。國在危亡而能壽者。明聖也。能壽卽能保也。此文作時者。古字通耳。說文土部。埽。保也。凡作時作壽。皆埽之段字。

譬之。是猶僞巫鼓匡。大自以爲有知也。

繼謹按大字乃面字之譌。而大篆文相似。因而致誤。注云。猶巫庭大自以爲神異。則曲爲之說矣。溝中之瘠也。則未足與及王者之制也。

繼謹按此文當在東海之樂下。荀子原文。蓋云。語曰。淺不足與測深。愚不足以謀知。坎井之醴。不可與

語東海之樂。溝中之瘠。未足與及王者之制。此之謂也。坎井之鹽二句。所謂淺不足與測深也。溝中之瘠二句。所謂愚不足以謀知也。傳寫誤到在上。又衍兩也字。一則字。

天下有聖而在後者。則天下不離。

摠謹按後下當有子字。下文云。聖不在後子。而在三公。則天下如歸。楊注曰。後子嗣子。謂丹朱商均。三公宰相。謂舜禹。此說是也。荀子之意。謂傳賢與傳子同。天下有聖而在後子。則傳之子可也。聖不在後子。而在三公。則傳之賢可也。故兩言天下厭然。與鄉無以異也。以堯繼堯。夫又何變之有矣。正見傳賢傳子之不異也。乃自此文奪子字。而其義不顯。楊氏遂疑後三句爲重出矣。

持老養衰。猶有善於是者。與不老者休也。

摠謹按此當作猶有善與是者不與。不讀爲否。傳寫誤倒。在與下。楊注曰。不老。老也。或曰。衍不字。並非。故作者不詳。學者受其殃。非者有慶。

摠謹按此謂作世俗之說者不詳。學者從而傳述之。必受其殃。能非而闢之。則有慶也。下文引詩曰。下民之孽。匪降自天。咎皆背憎。職競由人。可見荀子之意。深疾世俗之說。故爲此言。楊注未得其旨。故盜不竊賊不刺。

摠謹按楊注曰。盜賊通名。分而言之。則私竊謂之盜。劫殺謂之賊。此蓋以刺爲刺殺之刺。實非然也。漢

世郊祀志。刺六經中作王制。師古注曰。刺。采取之也。又丙吉傳。至公車刺取。注曰。刺。謂探候之也。然則刺者。採取之義。盜不竊賊不刺。髮文以成句耳。非有異義也。

是何也。則求利之詭緩。而犯分之差大也。

樞譌按楊注曰。詭。詐也。求利詭詐之心。緩也。其義甚迂曲。詭。疑說字之誤。言古者民生富厚。求利之說。在所緩也。詭說形似致誤。楊注非。

金舌弊口。猶將無益也。

樞譌按楊注曰。金舌以金爲舌。金舌弊口。以喻不言也。金或讀爲噤。然上文云。今子宋子。不能解人之惡悔。而務說人以勿辱也。豈不過甚矣哉。則金舌弊口。謂說人。非謂不言。楊注非也。此文當作金口弊舌。金讀爲噤。說文口部。噤。口急也。弊。讀爲敝。言雖說之。至於口噤舌敝。猶無益也。戰國策。秦策。舌敝耳聾。此可證敝舌之義。今作金舌弊口。義不可通。據楊注引法言金口而木舌。又似本作金口者。豈爲後人改竄故歟。

將恐得傷其體也。

樞譌按得字無義。疑復字之誤。復者反也。猶曰。將恐反傷其體也。言子宋子之說。非徒無益於人。或反以傷其體耳。

祭齊大羹而飽庶羞禮時

楊謹按楊注曰齊讀爲嘑此因大戴記而誤也齊當爲躋禮記樂記篇鄭注曰齊讀爲躋是也文二年左傳躋僖公杜注曰躋升也然則躋大羹者升大羹也正與上文尙玄尊先黍稷一律下文云豆之先大羹也是其義也大戴記禮三本篇作嘑疑卽躋之壞字史記禮書嘑下有先字疑史公原文作先大羹後人因大戴之文妄增嘑字耳

利爵之不醴也

楊謹按楊注曰醴盞也謂祭罷畢告利成利成之時其爵不卒奠于筵前也此說殊未盡其義利者謂佐食也利爵不醴蓋據大夫饋尸之禮有司徹篇利洗爵獻于尸尸酢獻祝祝受祭酒啐酒奠之是其事也利既獻尸尸卒爵酢利利又獻祝祝受奠之不卒示祭事畢也說詳羣經平議

大昏之未發齊也

楊謹按齊當讀爲醴發猶致也昏禮父親醴子而命之迎未發醴者未致醴也亦詳羣經平議

大路之素未集也

楊謹按楊注曰未集不集升漆也則但言素而其義已足矣不必言未集且未集二字義亦未足楊注非也未字當爲本末之末素末是一事素集是一事蓋一本作末一本作集傳寫誤合之而因改末爲

未以曲成其義。非荀子原文也。末者幣之段字。上文絲末。楊注曰。末與幣同。禮記曰。君羔幣虎犢。鄭云。覆苓也。然則大路之素末。亦卽素幣耳。大戴記禮三本篇作素犢。犢與幣同。荀子作末之本。與大戴合。集者犢之段字。集音轉而爲就。詩小旻篇。是用不集。韓詩作是用不就。是也。故得讀爲犢。爾雅釋訓。犢謂之犢。釋文曰。犢本或作犢。是犢字或從周聲。山海經中山經。暴山其獸多麋鹿。郭注曰。就。離也。然則以就爲犢。猶以就爲離矣。史記禮書正作素犢。荀子作就之本。與史記合。

本末相順。

樞謹按。順讀爲巡。禮記祭義篇。終始相巡。此云本末相巡。其義正同。順巡並從川聲。故得假用。文理情用。相爲內外表裏。並行而雜。

樞謹按。雜讀爲市。古雜與市通。呂氏春秋園道篇。園周復雜。注曰。雜猶市也。淮南子詮言篇。以數雜之。容夏天下之亂。注曰。雜。市也。人生子。從子至亥爲一市。然則並行而雜。言並行而周市也。楊注曰。情文代勝。並行相雜。猶未達假借之指。

杜預聽息之時。則夫忠臣孝子。亦知其閔已。

樞謹按。楊注曰。言此時知其必至於憂閔也。文義迂曲。殆非也。爾雅釋詁。閔。病也。詩柏舟篇。藐閔既多。鵲鴒篇。鸛子之閔斯。毛傳並曰。閔。病也。亦知其閔已。猶言亦知其病已。病謂疾甚也。儀禮既夕記注曰。

疾甚曰病。

一朝而喪其嚴親。

繼謹按禮記大傳篇收族故宗廟嚴。鄭注曰嚴猶尊也。嚴親卽尊親。嚴謂君。親謂父母。

芻豢稻粱酒醴。魚肉菽藿酒漿。

繼謹按酒漿當爲水漿。王氏念孫謂涉上酒醴而誤。是也。魚肉二字當在爾鬻二字之上。蓋芻豢稻粱

酒醴魚肉屬吉。爾鬻菽藿水漿屬凶。方與上下文一律。今魚肉字誤倒。在爾鬻下。則吉凶不倫矣。楊注

曰。爾鬻菽藿喪者之食。疑楊氏所見本尙未倒。故以爾鬻菽藿連文也。當據以訂正。

故如死如生。如存如亡。終始一也。

繼謹按如死如生。如存如亡。義不可通。當作事死如生。事亡如存。上兩如字誤也。篇末云。哀夫敬夫。事

死如事生。事亡如事存。可知此文之誤。當據以訂正。

棺槨其類象版蓋斯象拂也。

繼謹按板者車輅也。漢書景帝紀。令長吏二千石車朱兩轡。千石至六百石。朱左轡。應劭曰。車耳反出。

所以爲之藩屏。翳農泥也。廣雅釋器曰。輅謂之板。版與輅通。楊注說版字未了。又云斯未詳。象衍字

象旣爲衍字。則斯拂連文。楊云。拂卽菲也。然則斯與拂必同類之物。爾雅釋器云。輿革前謂之報。後謂

之菲。報字從艮聲。與斤聲相近。故垠從艮聲。或體作圻。從斤聲。是其例也。斯疑斬字之誤。斬之本義爲當脩。而古或借爲報。廣雅釋器。謂橫謂之斬。王氏疏證。亦云未詳。不知謂橫之斬。卽與革前謂之報也。惟其在前。故繫於報也。此以版蓋斬拂並言。版卽板也。在車旁。蓋者車蓋也。在車上。斬在前。拂在後。其所說至爲詳備矣。斬字本當作報。而借用斬。亦猶齒本字本當作斷。而太元密次八。琢齒依齧。則借用齧。齧者齧也。非齒本也。艮斤聲近。故字得通耳。乃斬又誤作斯。則其義遂不可見矣。其銘誄繫世。敬傳其名也。

樹謹按周官小史職曰。奠世繫。辨昭穆。鄭司農云。繫世謂帝繫。世本之屬是也。以帝繫解繫字。世本解世字。則繫也。世也。自是二事。與銘誄相對。楊注未得。彼君子者。固有爲民父母之說焉。

樹謹按子字衍文也。此本說君之喪所以三年之故。故引詩而釋之曰。彼君者固有爲民父母之說焉。下文云。父能生之。不能養之。母能食之。不能教誨之。君者。已能食之矣。又善教誨之者也。下言君者。則此文亦當作君者。涉上愷悌君子之文而衍子字耳。毋利舉荷。

樹謹按特牲饋食禮。主人主婦賓長三獻之後。長兄弟衆賓長。又行加爵之禮。然後利洗散獻于尸。鄭

注謂以利待尸禮將終宜一進酒然則利之獻尸非祭之正故以祭禮將終始行之也此云毋利舉爵蓋以主人爲重猶言不使利代舉爵耳故下云主人有尊如或觴之楊注曰當云無舉利爵卽上文云利爵之不釐也如此則與下意不貫矣

帶甲嬰鞬歌於行伍使人心傷樂詩

櫜篋按歌於行伍何以使人心傷義不可通傷當爲惕荀子書多用惕字脩身篇曰加惕悍而不順注引韓侍郎云惕與蕩同字作心邊易謂放蕩兇悍也又策辱篇曰惕悍驕暴注亦云惕與蕩同歌於行伍則使人心爲之動蕩故曰使人心惕惕傷形似因致譏耳

君子明樂乃其德也亂世惡善不此聽也

櫜篋按自窮本極變樂之情也至弟子勉學無所營也十八句皆有韻之文獨德字不入韻當必有誤荀子原文疑作乃斯聽也斯與此文異義同乃斯聽也與不此聽也反復相明古人用韻不避重複如采薇首章連用二猷猶之故句正月一章連用二自口字十月之交首章連用二而微字車牽三章連用二庶幾字文王有聲首章連用二有聲字召旻卒章連用二百里字並其例也後人疑兩句不得疊用聽字因改上句爲乃其德也不特於韻不諧而亦失其義矣

垣僊翁博

繼謹按翁當爲滄文選江賦曰氣滄滄以霧杳翁博猶滄滄也博與滄亦一聲之轉琴婦好

繼謹按賦篇靈賦曰此夫身女好而頭馬首者與注云女好柔婉也婦好當與女好同亦柔婉之意兩疑則惑矣解蔽

繼謹按兩讀如兩政之兩桓十八年左傳並后匹嫡兩政耦國是兩與匹耦義同疑讀如疑妻疑適之疑管子君臣篇內有疑妻之妾此宮亂也庶有疑適之子此家亂也朝有疑相之臣此國亂也字亦作擬韓子說疑篇尊有擬適之子配有擬妻之妾廷有擬相之臣臣有擬主之寵此四者國之所危也意與管子同天下之道一而已矣有與之相敵者是爲兩有與之相亂者是爲疑兩焉疑焉惑從此起故曰兩疑則惑矣楊注曰兩疑謂不知一於正道而疑蔽者爲是若然則疑卽惑也於義復矣又曰一本作兩則疑惑矣此不得其解而誤乙其文也

心不使焉則白黑在前而目不見雷鼓在側而耳不聞況於使者乎

繼謹按下使字乃蔽字之誤白黑之形雷鼓之聲尙且不見不聞況於蔽者乎此承上文蔽於一曲而言下文欲爲蔽惡爲蔽諸句又承此而極言之故篇名解蔽也因涉心不使焉句而誤作使既云心不使焉又云況於使者乎文不可通揚曲爲之說非是

故爲蔽。

樞譴按宋呂夏卿錢佃本並如是。故猶胡也。墨子尚賢中篇。故不察尚賢爲政之本也。下文作胡不察尚賢爲政之本也。是故與胡同。管子修靡篇。公將有行。故不送公。亦以故爲胡。故爲蔽。猶云胡爲蔽。胡之言何也。乃設爲問辭。下文欲爲蔽惡爲蔽云云。乃歷數以應之也。元刻涉注文而誤作數爲蔽。盧氏從之。非。

昔資孟之蔽者。亂家是也。

樞譴按楊注曰。資孟周景王之佞臣。欲立王子朝者。亂家謂亂周之家事。使庶孽爭位也。此注殊誤。下文歷數墨子諸人之蔽。全與資孟無涉。此二語上無所承。下無所應。殊爲不倫。據上文云。昔人君之蔽者。夏桀殷紂是也。下乃極言桀紂之蔽。而終以成湯文王之不蔽者。明不蔽之福。又云。昔人臣之蔽者。唐執奚齊是也。下乃極言唐執奚齊之蔽。而終以鮑叔雍成諸人之不蔽者。明不蔽之福。此文云。昔資孟之蔽者。亂家是也。下乃歷舉墨子諸人之蔽。而終以孔子之不蔽者。明不蔽之福。三段相對成文。則資孟之蔽句。正與上文人君之蔽。人臣之蔽。相對。所云資孟。殆非周之資孟。且非人名也。孟當讀爲萌。孟與明古音相近。故孟可爲萌。猶孟豬之爲明都。孟津之爲盟津也。呂氏春秋高義篇。載墨子之言曰。若越王聽吾言用吾道。覆度身而衣。量腹而食。比於資萌。未敢求仕。高注曰。資。客也。萌。民也。所謂資萌。

者。蓋當時有此稱戰國時。遊士往來諸侯之國。謂之賓萌。若下文墨子。宋子。慎子。申子。惠子。莊子。皆其人矣。然則上言人君之蔽。人臣之蔽。此言賓萌之蔽。文正相對。人君之蔽。人臣之蔽。止舉兩人。故可曰夏桀殷紂是也。唐穆奚齊是也。賓萌之蔽。則所舉人多。不可并列。故曰亂家是也。亂家包下文諸子而言。上文云亂國之君。亂家之人。又曰亂國之君非之上。亂家之人非之下。此亂家二字之證也。賓萌之稱。佗書罕見。而字又段孟爲萌。適與周賓孟之名同。其義益晦矣。

宋子蔽於欲而不知得。

樞謹按古得德字通用。周易上九。君子得輿。釋文曰。得京作德。論語泰伯篇。民無得而稱焉。季氏篇。戒之在得。釋文並云。得本作德。是其證也。蔽於欲而不知德。正與下句慎子蔽於法而不知賢一律。注謂不知得欲之道。失之。

以其不可道之心取人。則必合於不道人。而不知合於道人。

樞謹按知字衍文也。下文云。以其可道之心取人。則合於道人。而不合於不道人。正與此文相對。彼云不合。而不云不知合。則此文亦無知字明矣。

夫何以知。

樞謹按楊注曰。問何道以知道人也。此注甚誤。夫何以知。與下文何患不知相對。蓋言心不知道。則將

與不道人論道人必至妬賢害善矣。夫何以知。心知道則與道人論非道。必能鑒姦去惡矣。何患不知。此兩知字。與知道之知不同。當讀爲智。夫何以知。猶言夫何能智也。楊注以爲問辭。失之甚矣。曰心知道然後可道。

樾謹按曰字衍文也。心知道然後可道。與上文心不知道則不可道。而可非道。相對成文。皆承故心不可以不知道而言。因上句。夫何以知。楊注誤以爲問辭。後人遂以此數句爲答辭。妄加曰字矣。有人也。不能此三技。而可使治三官。曰精於道者也。精於物者也。

樾謹按精於物上。疑當有非字。言此人不能三技。而可治三官者。精於道。非精於物也。精於物。若農精於田。賈精於市。工精於器是也。精於道。則君子是也。下文云。精於物者。以物物。精於道者。兼物物。故君子一於道。而以資藉物。可證其義。今本奪非字。則精於道者也。精於物者也。兩語平列。而其義遂矣。其爲人也。善射以好思。

樾謹按楊注曰。清靜思其射之妙。然凡射者。必心手相得。方可求中。非徒思之而已。且其下文曰。耳目之欲接。則敗其思。蚊蚋之弊聞。則挫其精。無一字及射。然則楊注非也。此射字。乃射策射覆之射。漢書燕文志著龜家。有隨曲射覆五十卷。射覆疑卽射覆覆而匿之。人所不知。以意懸揣而期其中。此射之義也。呂氏春秋重言篇。載成公賈說荊莊王曰。有鳥止于南方之阜。三年不動不飛不鳴。是何鳥也。王

射之曰。有鳥止於南方之阜。其三年不動。將以定志意也。其不飛。將以長羽翼也。其不鳴。將以竄民則也。然則古人設爲虛辭隱語。而使人意度之。皆謂之射。此云善射以好思。卽謂此也。非真拔弓而射之也。

故濁明外景。清明內景。

樞謹按大戴記曾子天圓篇。參寥問之夫子曰。天道曰圓。地道曰方。方曰幽而圓曰明。明者吐氣者也。是故外景。幽者含氣者也。是故內景。故火曰外景。而金水內景。荀子濁明外景。清明內景之說。卽孔子之緒言也。楊注所說。未盡其旨。

見植林以爲後人也。

樞謹按上文見疑石以爲伏虎也。伏與疑義相應。此云後人。則與植林不相應矣。植林豈必在後乎。疑荀子原文本作立人。立與植正相應。下文曰。俯見其影。以爲伏鬼也。仰視其髮。以爲立魅也。亦以伏立對文。可證也。今作後人者。疑涉上文誤立爲伏。又誤伏爲後耳。

而無所疑止之。

樞謹按詩桑柔篇。靡所止疑。傳曰。疑。定也。疑。訓定。故與止同義。此云疑止。猶詩云止疑。荀子傳詩。故用詩義耳。楊注云。疑或爲疑。非是。

其所以貫理焉。雖億萬已不足以浹萬物之變。

樾謹按已猶終也。言終不足以浹萬物之變也。詩葛藟篇終遠兄弟。傳曰已相遠矣。箋云今已遠棄族親。是傳箋並訓終爲已。僖二十四年左傳婦怨無終。杜注曰終猶已也。故已亦猶終也。

案彊鉗而利口。

樾謹按大元元莖篇。符知休咎。范望注曰。符求也。鬼谷子有飛符篇。其文曰。以飛符之辭。鉤其所好。以符求之。此范望注所本。鉗猶符也。彊鉗謂彊求也。楊注以鉗人口釋之。非是。

憂戚之無益於幾也。

樾謹按幾者事之微也。無益於幾。卽無益於事。憂戚之而仍於事無益。則爲君子所不取矣。楊注謂憂戚亦不能近道。是訓幾爲近。又增出道字。非其旨也。

正利而爲謂之事。正義而爲謂之行。正名。

樾謹按廣韻。正。正當也。正利而爲正義而爲。猶文四年左傳曰。當官而行也。楊注以正道釋之。非是。

聲音清濁。調字奇聲。以耳異。

樾謹按楊注曰。調字謂調和笙字之聲也。然笙字之聲而獨言字。義不可通。楊又引或說。謂字八音之首。斯曲說也。調字疑當爲調笑。字之誤也。孟子告子篇曰。則已談笑而道之。爾笑與談笑文異而誼同。

玉篇廣韻並曰。談戲調也。蓋談與調一聲之轉耳。笑字形似。因而致誤。楊注非也。然而微知。必將待天官之當簿其類。然後可也。

樞謹按楊注曰。天官耳目也。疑此文及注。並有參誤。上文云。然則何緣而以同異曰。緣天官。注曰。天官耳目鼻口心體也。是天官本兼此六者而言。此何以獨言耳目乎。疑天官乃五官之誤。上云心有微知。此當云。然而微知必將待五官之當簿其類。注當云。五官耳目鼻口體也。所以不數心者。微知卽心也。下文云。五官簿之而不知。心微之而無說。卽承此文而言。可知天官爲五官之誤。因五官誤爲天官。而注又有闕文。遂不可讀。

有時而欲徧舉之。故謂之鳥獸。鳥獸也者。大別名也。

樞謹按上文云。故萬物雖衆。有時而欲徧舉之。故謂之物。物也者。大其名也。既有大共大別之不同。而上云徧舉之。此亦云徧舉之。不可通矣。疑此徧字乃徧字之誤。上云徧舉之。乃普徧之義。故曰大共名也。此云徧舉之。乃一徧之義。故曰大別名也。徧與徧形。似因而致誤。

說不行則白道而冥窮。

樞謹按楊注曰。白道。明道也。冥。幽隱也。冥窮謂逕而窮處也。其說冥窮之義。甚爲迂曲。窮當讀爲躬。白道而冥躬者。明白其道。而幽隱其身也。古窮與躬通用。論語鄉黨篇。鞠躬如也。儀禮聘禮鄭注作鞠躬。

是其證矣。

吐而不奪，利而不流。

摠謹按楊注曰：吐而不奪，謂吐論而人不能奪。此說非也。吐當爲咄，形似而誤。從土從出之字，隸書每互相亂。若歟從出，而今譌作歟，復從出，而今譌作賈，是也。咄者，詘之假字。從口從言之字，古或相通。若詠之爲咏，諧之爲嗜，吟之爲吟，噴之爲韻，是也。詘而不奪，利而不流，二句相對。言雖困詘而不可劫奪，雖通利而不至流蕩也。上文於聖人之辨說曰：說行則天下正，說不行則白道而冥窮。此於士君子之辨說曰：詘而不奪，利而不流。詘謂說不行，利謂說行，其文正相配也。

欲不待可得而求者從所可。

摠謹按待字衍文也。當作欲不可得而求者從所可。楊注曰：凡人之情欲，雖未可得，以有欲之意，及至求之時，則從其所得也。注不釋待字，故知爲衍文矣。

欲不待可得，所受乎天也。求者從所可，受乎心也。

摠謹按待字亦衍文也。受乎心也上，當有所字。所受乎心，與所受乎天，正相對。下文亦以所受乎天，所受乎心並言，則此文有所字明矣。當據補。

所受乎天之一欲，制於所受乎心之多，因難類所受乎天也。

樾謹按楊注曰。此一節未詳。或曰。當爲所受乎天之一欲。制於所受乎心之計。其餘皆衍字也。一欲大凡人之情欲也。言所受乎天之大欲。皆制節於所受心之計度。今按或說甚晦。義不可通。此文當云。所受乎天之一。所受乎心之多。固難類也。所受乎天所受乎心。即承上文而言。一與多正相對。所受乎天之一。言天之與人有定也。所受乎心之多。言人之心無窮也。固難類也。猶言固不可同耳。

輕緩平筵。

樾謹按平乃席名。故與筵並言。說文艸部。蕭子可以爲平席。釋名釋牀帳曰。蕭平。以蕭作之。其體平也。並可爲證。

乘軒戴純。其與無足無以異。

樾謹按無足謂則者也。乘軒戴純而行。榮之至矣。然實與無足者之駘卓而行。無以異也。無足與乘軒相應。盧曰。無足當謂貧人之本不足者。未得其義。

諸子平議卷十五

荀子四

合於犯分亂理而歸於暴性惡

樞義按犯分當作犯文。此本以文理相對。上文曰。順是故淫亂生而禮義文理亡焉。下文曰。合於文理而歸於治。並其證也。合於犯文亂理。與合於文理。正相對成義。今作犯分。則與下文不合矣。當由後人習聞犯分。罕聞犯文。而誤改之耳。

今人飢見長而不敢先食者將有所讓也。

樞義按注不釋長字。蓋以爲尊長也。然下文云。勞而不敢求息者。將有所代也。無爲尊長任勞之文。則此句長字。亦非謂尊長也。長讀爲振。爾雅釋言。振。糧也。詩崧高篇。以峙其振。鄭箋曰。振。糧也。見振而不敢先食。與下文勞而不敢求息。意正相配。若作見長。則轉與下意不倫矣。

故聖人之所以同於衆。其不異於衆者性也。

樞義按同於衆。卽不異於衆也。於文複矣。據下文云。所以異而過衆者僞也。疑此文亦當作所以同於衆。而不過於衆者性也。而譌作其。過譌作異。而詞意俱不可通矣。

若是則兄弟相拂奪矣。

樞謹按楊注曰拂。遂戾也。或曰拂字從木旁弗。擊也。遂戾之訓。既得之矣。讀拂爲拂。義轉迂曲。說文。拂。過擊也。拂自可訓擊。何必改爲拂乎。拂者農器也。施之於此。非所安矣。又按說文。色部。皖。愠怒色也。此拂字疑皖之段音。言兄弟必皖然爭奪也。

衆者暴寡而譁之。

樞謹按楊注曰衆者。陵暴於寡而譁之。然上文云。強者害弱而奪之。譁與奪義不倫矣。禮記曲禮篇。爲國君華之。鄭注曰華。中裂之。此文譁字當讀爲華。而從中裂之訓。陵暴於寡而分裂之。與害弱而奪之者無異也。

不然。今塗之人者。皆內可以知父子之義。外可以知君臣之正。

樞謹按不然二字。當在今字之下。今不然三字爲句。上文云。今不然人之性惡。是其例也。若佚之以繩。

樞謹按楊注曰佚。猶引也。然佚無引義。恐不可從。佚當讀爲秩。秩之言次也。序也。僖三十一年公羊傳。天子秩而祭之。何休注曰秩者。隨其大小尊卑高下所宜。故字亦通作程。尙書堯典。平秩東作。平秩南訛。平秩西成。史記五帝本紀。秩皆作程。段氏玉裁以說文載趨字皆讀若詩秩秩大猷爲證。是程與秩

章義俱相近。秩之以繩。猶程之以繩也。致仕篇曰。程者物之準也。是其義也。其舉事多悔。

摠謹按多悔。義不可通。盧從元刻作悔。是也。詩生民篇。庶無罪悔。鄭箋曰。無有罪過。是過謂之悔也。襄二十九年公羊傳。尙速有悔於子身。何休解詁曰。悔咎。是咎謂之悔也。多悔猶云多過多咎耳。其本字當作悔。悔乃假借字。詩十月之交篇。亦孔之瘳。釋文曰。瘳本作悔。上不循於亂世之君。下不裕於亂世之民。

摠謹按楊注曰。循。順從也。俗謂從其俗也。然以從其俗爲俗。義不可通。俗乃鉛字之誤。荀子書屢用鉛字。榮靡篇曰。鉛之重之。又曰。反鉛察之。而愈可好也。禮論篇曰。則必反鉛過故鄉。注並曰。鉛與沿同。循也。是鉛循同證。上不循於亂世之君。下不鉛於亂世之民。兩句一律。鉛俗字形相似。傳寫者因而致誤耳。

莫敢犯大上之禁。君子。

摠謹按楊注曰。大讀爲太。太上至尊之號。其說非也。此當作莫敢犯上之大禁。傳寫到之耳。下文云。皆知夫犯上之禁。不可以爲安也。不言犯大上之禁。可知此文之誤矣。故莫不服罪而歸。

繼謹按楊注謂自請刑戮非也。請當讀爲情。成相篇明其請。注曰。請當爲情。禮論篇情文俱盡。史記禮書情作請。徐廣曰。古情字或假借作請。是其證也。情實也。莫不服罪而情猶莫不服罪而實也。言服罪而不敢虛誕也。論語所謂則民莫敢不用情也。楊注以本字釋之。誤矣。成相篇曰。下不欺上。皆以情言。明若日。卽此情字之義。

政令致明而化易如神。

繼謹按易當讀爲施。詩皇矣篇施于孫子。鄭箋曰。施猶易也。故施易二字古通用。何人斯篇我心易也。釋文曰。易韓詩作施。是其證也。化易如神者。化施如神也。正與上句威行如流一律。

繼謹按四句相對成文。下句不應多動字。注亦不及動字之誼。則動字衍文也。

忠者敦憤此者也。

繼謹按楊注曰。憤讀爲順。人臣能厚順此五者。則爲忠也。然厚與順誼不倫。其說非是。敦憤當作敦慕。儒效篇曰。敦慕焉君子也。王氏引之曰。敦慕皆勉也。爾雅曰。敦。勉也。又曰。悛。勉也。釋文悛亦作慕。是敦慕並爲勉。此文疑本作忠者敦悛此者也。敦悛與敦慕文異而義同。言人臣能勉此。則爲忠也。說文心部。悛。勉也。是悛其本字。慕其假字。此用本字作悛。因譌爲悛矣。

請成相成相、

樂議按楊解篇名引或曰成功在相故作成相三章。盧云成相之義非謂成功在相也。禮記治亂以相。相乃樂器所謂春牘又古者誓必有相。審此篇章節。卽後世彈詞之祖。篇首稱如誓無相何。復復義已明矣。首句請成相。言請奏此曲也。漢藝文志成相雜辭十一篇。惜不傳。大約託於誓。諷誦之詞。亦古詩之流。今按盧說是也。惟引治亂以相。及誓必有相。以釋相字。則皆失之。樂器多矣。何獨舉春牘爲言。既以爲樂器。又以爲誓必有相。義又兩歧矣。此相字卽春不相之相。禮記曲禮篇鄰有喪。春不相。鄭注曰。相謂送杵聲。蓋古人於勞役之事。必爲歌謠以相勸勉。亦舉大木者呼邪許之比。其樂曲卽謂之相。請成相者。請成此曲也。漢志有成相雜辭。足徵古有此體。王氏引之。必以盧說爲謬。何也。

請布基慎聖人。

禮謹按人字不入韻。疑有誤。當作慎聽之。聖與聽音近而譌。尙書無逸篇此厥不聽。漢石經作不聖。秦泰山碑。皇帝躬聽。史記作躬聖。並其證也。聽譌作聖。則聖之二字不成義。後人因改爲聖人矣。請布基慎聽之。欲人慎聽其言。下文云。請牧基賢者思。欲賢者思其言。義正同也。慎聽之三字。本禮記仲尼燕居篇。

尊主安國尙賢義。

諸子平議 荀子四

摠謹按義讀爲儀。儀亦賢也。尙書大誥篇。民獻有十夫。枚傳訓獻爲賢。大傳作民儀有十夫。廣雅釋言曰。儀。賢也。尙賢儀。言崇尚賢者也。作義者古字通用。

武王善之。封之於宋。立其祖。

摠謹按楊注曰。立其祖。使祭祀不絕也。左傳曰。宋祖帝乙。此說未得祖字之義。說文前部。祖。始廟也。蓋祖之本義爲廟。故尙書甘誓曰。用命賞于祖。弗用命戮于祖。考工記匠人曰。左祖右社。並以祖社對文。猶言廟社也。鄭康成注考工記曰。祖宗廟。得其義矣。封之於宋。立其祖。言封之於宋而立其宗廟也。今人但知有爾雅祖王父也之訓。而說文祖始廟也之訓。遂爲所奪。古誼之湮久矣。

讒人罔極。險陂傾側。此之疑。

摠謹按爾雅釋言。疑。戾也。郭注曰。戾。止也。疑者亦止。儀禮鄉射禮。賓升西階上。疑立。鄭注曰。疑。止也。是疑有止義。其字蓋訛之段借。說文匕部。𠂔。定也。定故爲止。今說文譌作未定而疑之訓。止。遂不可曉矣。讒人罔極。險陂傾側。此之疑。承上文堯在萬世如見之而言。此之疑者。此之止也。言堯明見萬世。雖險陂傾側之徒。莫不由此而止也。楊注言當疑此讒人陂險。則與上意不貫矣。

身讓下。陷舉牟光。

摠謹按舉當讀爲與。古舉與字通。周官師氏職曰。王舉則從。鄭注曰。故書舉爲與。史記呂后紀。若天舉

直徐廣曰。舉一作與。是其證也。此文本云。身讓卞。陪與牟光。作學者假字耳。中不上達。

樹謹按中當讀爲忠。言忠誠之士。不能上達也。古中忠通用。漢張遷碑。中尋於朝。魏橫海將軍呂君碑。君以中勇。並段中爲忠。國語周語曰。考中度衷爲忠。蓋中衷忠三字。義並通耳。

郭公長父之難。厲王流于虢。

樹謹按楊注曰。郭或爲郭。盧曰。古郭號字通。郭公長父。卽呂氏春秋當染篇之號公長父。作郭爲是。之難二字。當屬下爲七字句。王氏念孫曰。之是也。言難厲王者。是此人也。今按之難厲王流于虢。七字爲句。義終未安。此篇之例。雖以兩三字句。一七字句。一四字句。一七字句。爲一節。然古人之文。變動不居。如云治之道。美不老。君子由之。俊以好。下以教誨子弟。上以事祖考。此節詞意明白。無奪文譌字。其弟四句六字。其弟七句五字。豈能以子弟二字屬下爲七字句乎。然則此文以郭公長父之難六字爲句。厲王流于虢五字爲句。於義較安。不必拘泥字數。轉致不通也。

欲衷對言不從。

樹謹按此篇之例。首句必入韻。而此句對字。與下文從凶。江不協。王氏念孫因改欲衷對爲欲剖衷。此臆說也。對字實不誤。但當在衷字上。對讀爲遂。爾雅釋言。對遂也。詩皇矣篇。以對于天下。江漢篇。對揚

王休蕩篇流言以對。毛傳並曰對遂也。又禮記祭義篇對揚以辟之。鄭注亦曰對遂也。蓋對遂音近。以聲相調耳。欲對衷者欲遂衷也。言欲遂其衷忱而無如言之不從也。今本作欲衷對者。因淺人不知對之爲遂。而疑對衷二字無義。因到其文。楊氏卽據以爲說曰。欲誠意以對。失之矣。

君法儀禁不爲。

樞謹按楊注曰。爲君之法儀。在自禁止不爲惡。然禁不爲惡。而止曰禁不爲。則辭不達矣。注義非也。君法儀之儀。當讀爲俄。說文人部。俄。行頃也。詩賓之初筵篇。側弁之俄。鄭箋曰。俄。頃貌。廣雅釋詁曰。俄。衆也。是俄有頃邪之義。管子書或假義爲之。明法解曰。雖有大義。主無從知之。故明法曰。佞衆譽多。外內朋黨。雖有大姦。其蔽主多矣。以大姦爲大義。是其證也。義儀古通用。義可爲俄。故儀亦可爲俄。君法儀。與上文君法明相對。上云君法明。論有常。此云君法儀。禁不爲。言君法明盛。則其論有常。君法傾邪。則當禁之。使不爲也。蓋此皆蒙上文臣下職而言。所陳皆臣道也。楊注因上文君論有五約以明之句。妄舉五節以當之。而以君法明爲其一。所舉又不相連屬。更有佗文以閒之。殆不足據也。

請收祺。明有基。

樞謹按上文云。請收基。賢者思。此文亦當作請收基明有祺。傳寫者誤到基祺兩字耳。楊注曰。請收治吉祥之事。在明其所有之基業也。則所見本已倒矣。

滂滂淑淑。

樹謹按楊注曰。滂滂思慮昏亂也。淑淑未詳。或曰。美也。然淑淑訓美。則與滂滂不倫矣。淑當讀爲淑。文選長笛賦。踴躍貫仄。注曰。踴躍追蹙見海賦。葩萼踴注。注曰。踴注。蹙聚也。踴躍之誼。亦猶是耳。印印兮。天下之咸蹙也。

樹謹按楊注曰。雲高而不雨。則天下皆蹙難也。此注非是。蹙當讀爲揅。方言。揅。取也。雲行雨施。澤被天下。天下皆有取也。故曰印印。今天下之咸揅也。下文德厚而不捐。即承此而言。若如楊注。則與下意不貫矣。

冬伏而夏游。

樹謹按下文云。食桑而吐絲。前亂而後治。此文游字。獨不入韻。疑游字之誤。呂氏春秋明理篇曰。草木庫小不滋。注曰。滋亦長也。冬伏而夏滋。言冬伏而夏長也。楊以化而出釋游字。誼亦迂曲。非獨於韻不協也。

喜淫而惡雨。

樹謹按注曰。淫謂浴其種。既生之後則惡雨也。其說甚得荀子之意。蓋此句與上文夏生而惡暑相對。生於夏宜不惡暑矣。而蠶則惡暑。其種必浴。有似喜淫者。宜不惡雨矣。而蠶則惡雨。此雨而字。正明其

性之異也。太平御覽資產部引作疾淫而惡雨。蓋後人疑竇性惡淫。不得言喜淫。故妄改之。言疾淫又言惡雨。辭複而意淺。非荀子原文也。王氏念孫反據御覽以訂正荀子誤矣。

簪以爲父。

樾謹按簪當爲錯。禮記喪大記用雜金錯。正義曰錯釘也。釘與簪形質皆同。磨之琢之而後成簪。方其未成簪之時。則簪亦一錯而已矣。故曰錯以爲父。作簪者段字耳。若是首弁之簪。則與簪全不相涉。楊注謂言此者欲狀其形失之迂矣。盧氏謂簪當爲錯。所以琢簪之線孔者也。簪賴以成形。故曰爲父。此尤曲說。簪所賴以成形者。豈特一錯之功乎。王氏載之讀書雜誌誤矣。

聖人其手時幾將矣。

樾謹按楊注曰將送也。去也。言戰國之時。世事已去。不可復治也。如此則與上意不貫。上文曰千歲必反。古之常也。弟子勉學。天不忘也。是荀子之意。謂亂極必反。非謂世事已去。不可復治也。此二句乃望之之辭。言聖人於此亦拱手而待之耳。所謂千歲必反者。此時殆將然矣。楊注非。

念彼遠方何其塞矣。

樾謹按楊注曰遠方猶大道也。然以遠方爲大道。其義未安。此章蓋亦遺秦申君者。下文仁人細約。舉人衍矣。諸句其意實譏楚也。不敢斥言楚國。故姑託遠方言之。若謂彼遠方之國有如此耳。此荀卿之

危行言孫也。

不敬交。太略。

樞謹按上句不時宜注曰時謂得時宜謂合宜是二字平列下句不驕欣亦二字平列則此文不敬交疑不敬文之誤。楊學篇曰禮之敬文也。注曰禮有周旋揖讓之敬車服等級之文也。禮論篇曰事生不忠厚不敬文謂之野。送死不忠厚不敬文謂之狎。注曰敬文恭敬有文飾是荀子書屢言敬文性惡篇曰不如齊魯之孝具敬父者何也。注曰敬父當爲敬文此敬文誤爲敬交猶彼敬文誤爲敬父。楊氏於此無注其所據本必未誤敬文二字本書屢見故不說也。

舜曰維予從欲而治。

樞謹按此卽所謂不思而得不勉而中從容中道聖人也。孔子七十而從心所欲不踰矩可釋此文從欲之義。故下文曰禮之生爲賢人以下至庶民也非爲成聖也。楊氏誤據古文尙書爲說乃曰引之以喻禮能成聖亦猶舜藉皋陶也失之矣。

率妒味者謂之交謫。

樞謹按交讀爲狻。禮記樂記篇血氣狻憤。釋文曰狻本作交是交狻古通用。狻與謫同義。下文曰交謫之人妒味之臣是交謫與妒味皆兩字平列。楊注曰交通於謫詐之人失之矣。

有法者以法行，無法者以類舉。

樾謹按古所謂類，卽今所謂例。史記屈原賈生傳，吾將以爲類，正義曰：類，例也。非目益明也，眸而見之也。

樾謹按楊注曰：眸，謂以眸子審視之也。此說未安。以眸子審視，豈可但謂之眸乎？眸當讀爲睇。說文目部：睇，低目視也。從目冒聲。與牟聲相近。釋名釋首飾曰：牟，冒也。眸之與睇，猶牟之與冒矣。說文又有眇，眇，目低目謹視也。從目敫聲。亦與牟聲相近。荀子成相篇：身讓下，陷舉牟光。卽莊子大宗師篇之務光也。是其例矣。

篆卿不脩幣。

樾謹按上云：士不通財貨。楊注曰：不得買遜如商賈也。此云篆卿不脩幣。注曰：謂不脩財幣服息之也。然則與士之不通貨財，何以異乎？據韓詩外傳：作篆卿不脩幣施。疑此文奪施字。幣乃敝字之誤。施當爲施。古同聲假借字也。施卽今離字。一切經音義十四云：離施同力支反。引通俗文云：柴垣曰施。木垣曰柶。說文木部：施，落也。篆卿不脩敝施，謂離落敝垣不修葺之也。與下文大夫不爲場園，正同一意。皆不與民爭利之義。

不知而問堯舜，無有而求天府。

繼謹按楊注曰。好問則無不知。故可比堯舜。知無而求之。是有天府之富。蓋楊讀不知而問。無有而求。絕句。故其解如此。實非荀子意也。不知而問之堯舜。無有而求之天府。語意本連屬。下文先王之道。則堯舜已六武之博。則天府已。乃自解堯舜天府之義也。使謂不知而問。卽是堯舜。無有而求。卽是天府。下文贅矣。故知楊注非也。六武當從虞說爲六藝之誤。何謂堯舜。先王之道是也。問者問此而已。非必真起堯舜而問之也。何謂天府。六藝之博是也。求者求此而已。非必真入天府而求之也。臨患難而不忘細席之言。

繼謹按郝氏懿行曰。細席恐茵席之訛。蓋茵借爲細。細又訛爲細耳。王氏念孫載之讀書記。洵增見矣。楊注引尸子臨大事不忘背席之言。昔亦茵之訛。荀子作細席者。其原文是細席也。尸子作背席者。其原文是茵席也。兩文雖異而實同。郝王均未見及。

雨小漢故潛。

繼謹按楊注曰。朱詳。又引或曰。言漢者本因雨小水溢船而成。至其盛也。乃溢爲潛矣。其說迂曲。不可從。漢字疑衍文。雨小故潛者。爾雅釋言曰。潛深也。言雨小故入地深也。下文云。夫壺小者大。積微者著。是其義矣。

國將興必貴師而重傳。貴師而重傳。則法度存。

櫛謹按下文云國將衰必賤師而輕傳賤師而輕傳則人有快人有快則法度壞據此則貴師而重傳下疑有闕文

六者匹夫五十而士

櫛謹按楊注曰禮四十而士五十而後爵此云五十而士恐誤或曰爲卿士是二說皆非也下文云天子諸侯子十九而冠注曰先於臣下一年也然則四十而士猶二十而冠皆是論其常五十而士猶十九而冠皆是言其異也禮所謂四十始仕五十命爲大夫者蓋指卿大夫元士之適子而言此明言匹夫則殆謂鄉之俊士選士矣禮記王制篇正義曰鄉人既卑節級升之故爲選士俊士至於造士若王子與公卿之子本位既尊不須積漸學業既成卽爲造士以是言之古人於世族子弟及民間秀士自有區別故其始仕有十年之差也荀子不直曰古者五十而士必加匹夫二字明與下文天子諸侯子相對知十九而冠爲天子諸侯子之制則知五十而士爲匹夫之制不必疑其與禮經不合矣

移而從所仕

櫛謹按楊注曰仕與事同事所能也義甚迂曲仕疑任字之誤莊子秋水篇任士之所勞釋文引李注曰任能也然則移而從所任者移而從所能也於義較捷矣

詩曰瞻彼日月悠悠我思道之云遠曷云能來子曰伊稽首不其有來乎荀彘

繼謹按楊注曰有所不來者爲上失其道而人散也若施德化使下人稽首歸向雖道遠能無來乎如注義則伊稽首三字甚爲不詞殆非也首當讀爲道周書芮良夫篇于小臣良夫稽道羣書治要作稽首是首道古通用彼文稽道當爲稽首此文稽首當爲稽道皆古文假借字也尙書堯典曰若稽古正義引鄭注曰稽同也禮記儒行篇古人與稽鄭注曰稽猶合也合亦同也稽道猶同道也伊者語詞猶維也詩言道之云遠曷云能來孔子言道苟同則雖遠而亦來故曰伊稽道不其有來乎蓋借詩言而反之若唐棣之詩矣

吳子胥不磔姑蘇東門外乎

繼謹按楊注曰磔車裂也然子胥不被車裂之刑楊注非是漢書景帝紀改磔曰棄市師古注曰磔謂張其尸也當從此訓

夫遇不遇者時也賢不肖者材也君子博學深謀不遇時者多矣由是觀之不遇世者衆矣

繼謹按由是觀之四字當在君子博學深謀句上

從命則親危不從命則親安孝子不從命乃衷子道

繼謹按衷與忠通言孝子之不從命乃其忠也下文從命則親辱不從命則親榮孝子不從命乃義從命則當默不從命則脩飾孝子不從命乃敬忠與義敬正一律作衷者段字耳國語楚語又能齊肅衷

正。周禮春官序官鄭注引作中正。孝經中心藏之釋文。中本亦作忠。蓋衷中忠三字同聲而通用。楊注曰。衷善也。未得假借之旨。

今女衣服既盛。顏色充盈。天下且孰育諫女矣。由。

楊謹按楊注曰。告之畢。又呼其名。丁寧之也。此說非是。下文孔子曰。志之。吾語女。此由字當在孔子曰之下。由志之三字連文。上文孔子曰。由志之。吾語女。雖有國士之力。不能自舉其身。亦以由志之三字連文。可證孔子曰下必當有由字也。韓詩外傳正作孔子曰。由志之。吾語汝。

奮於言者華。奮於行者伐。

楊謹按韓詩外傳作慎於言者不諱。慎於行者不伐。當從之。華卽諱之省文。兩奮字皆春字之誤。乃古文慎字也。春誤爲奮。則奮於言行。不能謂之不華不伐矣。於是又刪去兩不字耳。楊氏據誤本作注。非也。

夫魚鼈鼃黿。猶以淵爲淺而堀其中。麀雉猶以山爲卑而增巢其上。法行。

楊謹按堀下當有穴字。堀穴其中。增巢其上。相對爲文。晏子春秋諫篇。古者嘗有處榘巢窟穴。亦以窟穴對榘巢。是其證也。大戴記曾子疾病篇。作鷹鵠以山爲卑。而曾巢其上。魚鼃鼃黿。以淵爲淺。而鷹穴其中。鷹穴卽堀穴也。春秋文十年。次子厥貉。公羊作屈貉。然則以鷹爲堀。猶以厥爲屈也。荀子此文。本

於曾子。彼作歷穴。此作堀穴。乃古書以聲音假借之常例。若無穴字。則文爲不備矣。交而不見敬者。吾必不長也。

楊注以不長爲不長厚。非也。以上下文例之。不仁故不見愛。不信故不見信。若不長厚與不見敬。則不倫矣。且不長厚而曰不長。亦近不詞。不長者無所長也。子道篇。色知而有能者。小人也。韓詩外傳。能作長。是不長猶不能也。吾無所能。宜其不見敬矣。

然則夫章甫。絢屨紳而搢笏者。此賢乎。

趙謹按此當作比。說文。白部。皆。俱詞也。從比從白。徐鍇繁傳曰。比。皆也。是比有皆義。比賢乎。猶言皆賢乎。大戴禮保傳篇。於是比選天下端士。漢書賈誼傳。比作皆。是其證矣。此文亦見大戴記哀公問五義篇。作此皆賢乎。蓋比誤爲此。後人又增皆字耳。

不知選賢人善士託其身焉以爲己憂。

趙謹按此十五字爲一句。廣雅釋詁。爲。瘡也。爲有瘡義。故左傳有疾不可爲之文。爲己憂者。瘡己憂也。得賢人善士以託其身。則可瘡己之憂。而庸人不知也。故曰不知選賢人善士託其身焉以爲己憂。楊注曰。不知託賢。但自憂而已。則失其義。

是故其事大。辨乎天地。明察乎日月。

樞謹按大字絕句是故其事大與上文大道者相應明字衍文辨乎天地察乎日月二語相對說詳羣經平議大戴記

兩騶列兩服入廐

樞謹按楊注曰列與裂同謂外馬壁裂中馬牽引而入廐是以七字作一句殆非也兩騶裂者兩騶斷鞅而去也兩騶在外故得自絕而去於是止存兩服馬還入廐中矣故曰兩騶列句兩服入廐聞之曰無越踰不見士莫問

樞謹按楊注曰周公聞之古也越踰謂過一日也然則荀子原文當作聞之無越日不見士楊注原文當作越日謂過一日也今衍踰字者涉下文楊注有越踰字而誤衍也既衍踰字則越踰日之文甚爲不辭乃以日字爲日字之誤而移置聞之二字之下遂成今本之誤盧校云宋本曰作日此則其舊迹之猶未盡泯者也

人人皆以我爲越踰好士然故士至

樞謹按踰字亦衍文也人人皆以我爲越好士者越之言過也人人皆以我爲過於好士也然故士至者然故卽是故也說見王氏經傳釋詞大略篇曰然故民不困財亦以然故連文是其證也楊注曰人不知則以爲越踰然士亦以禮說之故而至也此由不達然故之義故爲抑揚其辭至越踰連文則以

隄字釋越字。注家往往有此例。非以正文有隄字也。而正文隄字之衍。卽因此矣。

諸子平議卷十六

列子

謂之生化形色智力消息者非也。天壤。

樞謹按謂當作爲。古書謂爲通用。說詳王氏引之經傳釋詞。上文云。自生自化。自形自色。自智自力。自消自息。故此云。爲之生化形色智力消息者非也。張湛注上文云。皆自爾耳。豈有尸而爲之者哉。正得其義。

九變者究也。乃復變而爲一。

樞謹按上變字衍文。本作九者究也。乃復變而爲一。因涉上文一變七變而誤爲九變。則於詞贅矣。頤輅食醯。頤輅生乎食醯。黃輓食醯。黃輓生乎九獸。

樞謹按頤輅食醯。黃輓食醯八字。皆衍文。莊子至樂篇。止作頤輅生乎食醯。黃輓生乎九獸。無此八字。而欲恆其生。盡其終。惑於數也。

樞謹按盡者止也。論語雍也篇。今女畫。孔注曰。畫。止也。盡其終者。止之使不終也。上文云。生者理之必終者也。然則生固不可得而常。終固不可得而止矣。而欲恆其生。盡其終。故曰惑也。張注曰。畫。亡也。疑

本作盡止也。以形似而誤。呂氏春秋本味篇。道者以彼在己。今誤作止彼在己。與此正可互證。殷敬順釋文曰。盡一作盡。此乃字誤。盧氏文弼羣書拾補謂張本作盡。注云盡也。非是。故吾知其不相若矣。

樹謹按吾下脫安字。上云死之與生。一往一反。故云安知其不相若。言死生一致也。下云吾又安知營而求生非惑乎。正承此而言。若作知其不相若。則於語意大背矣。淺人見下兩言安知句。未並用乎字。而此是矣字。疑其不協。遂妄刪安字。不知矣猶乎也。語有輕重耳。古書多以矣字代乎字。說詳王氏經傳釋詞。

食不知所以。

樹謹按莊子知北遊篇。作食不知所味。

沒其先居之財。

樹謹按居猶蓄也。謂其先所蓄積之財也。論語公冶長篇。臧文仲居蔡。臯偃義疏曰。居猶畜也。是其義。盜陰陽之和。以成若生載若形。

樹謹按載亦成也。尙書皋陶謨篇。乃庶載歌曰。枚傳。載成也。是其義。

養正命。黃帝。

樾謹按正當爲生。古字生與性通。周官大司徒疏。辨五地之物生。杜子春讀生爲性。是其例也。列子原文本作養生。蓋誤生爲性。因誤爲正耳。張注曰。正當爲性。雖得其字。而古字亡矣。

其國無帥長。自然而已。

樾謹按釋文帥或作師。當從之。周官太宰職。以九兩繫邦國之民。二曰長以貴得民。三曰師以賢得民。此師長二字之義。其國無師長。見其無貴賤無賢愚也。若作帥長。則止是無貴賤耳。於義轉有所不盡矣。盧仲元本。正作師長。

至人潛行不空。

樾謹按張注曰。不空者實有也。至人動止。不以實有爲閔者也。其說甚爲迂曲。釋文曰。空一本作窻。當從之。莊子達生篇。正作不窻。

夫得是而窮之者。焉得爲正焉。

樾謹按爲正當作而止。字之誤也。止與正字形相似。爲古文作而。與而亦相似。襄十四年左傳。射爲禮乎。太平御覽工部引作射而禮乎。孟子滕文公篇。方里而非。論語顏淵篇。正義引作方里爲非。並其證也。莊子達生篇述此文曰。夫得是而窮之者。物焉得而止焉。可據以訂正。

其神無卻。

樾謹按釋文曰。卻。閉也。閉乃開字之誤。謂開隙也。卻與隙通。莊子知北遊篇。若白駒之過卻。釋文曰。卻本作隙。是也。故卻有開隙之義。禮記曲禮篇。相見於卻地。曰會。鄭注曰。卻。閉也。莊子養生主篇。批大卻。德充符篇。使日夜無卻。釋文引崔李云。卻。閉也。並可爲證。

口所偏肥。晉國黜之。

樾謹按釋文曰。肥。皮美反。說文字林。並作廐。又作兒。皆毀也。字從其省。然說文無廐字。尸部。廐。𦘔也。𦘔與𦘔義近。是廐爲廐字之誤。張注曰。晉鄙。肥薄也。疑本作肥。晉鄙。薄也。蓋謂讀如鄙。薄之鄙耳。廐字孫愐音符郢切。與張讀正合。廐省作肥。故釋文曰。字從其省也。秦氏恩復校刻盧重元本。以廐爲廐字之誤。夫廐字何得訓毀。於義難通。蓋誤讀張注作肥薄也。故爲此說。今正其字爲廐。其義爲毀。其音爲鄙。則皆得之矣。秦說非也。

潛於牖北聽之。

樾謹按牖北卽室中矣。禾生子伯宿於田。更商巨開之舍。必當在其室中。商巨開安得更於牖北聽之。牖北疑當作北牖。所謂向也。詩七月篇。毛傳曰。向北出牖也。是也。二子在室中。商巨開於北牖外聽之。正合事理。古者士庶人之室。皆有北牖。說詳羣經平議。衆昉同疑子華。昉令豫肉食衣帛之次。

樞謹按張注曰。昉。始也。釋文曰。昉。或作放。古字放與方通。尙書堯典篇。方命圯族。漢書傳。喜傳王商傳。並作放命圯族。是其證也。廣雅釋詁。方。始也。然則昉者。俗字。放者。段字。實卽方始之方耳。

吾誠之無二心。

樞謹按爾雅釋詁。誠。信也。吾誠之。卽吾信之也。下文唯恐誠之之不至。卽唯恐信之之不至也。太平御覽引此文。改誠爲信。意雖是。而非古義矣。

用志不分。乃疑於神。

樞謹按疑道藏本作凝。虞重元本亦作凝。莊子同。然此字實當作疑。卽所謂驚猶鬼神也。上文孔子曰。吾以子爲鬼也。察子則人也。亦可爲乃疑於神之證。管子形勢篇。無廣者疑。神解篇曰。以規矩爲方圓。則成。以尺寸量長短。則得。以法數治民。則安。故事不廣於理者。其成若神。此正用志不分。乃疑於神之謂也。說互詳莊子。

丈人曰。汝逢衣徒也。亦何知問是乎。脩汝所以。而後敢言其上。

樞謹按張注曰。脩。治也。言治汝所用仁義之術。反於自然之道。然後可載此言於身上也。殊於義未得。味丈人之言。其輕儒術甚矣。豈復使治其術乎。故必增出反於自然一語。則非本文所有矣。今按脩者。脩除也。周官典祀職。帥其屬而脩除。鄭注曰。脩除。芟掃之。是其義也。又司尊彝職。脩酌。司農注曰。以水

洗勺而酌也。以水洗勺謂之脩。亦脩除之義。此文脩汝所以言汝故所以者。宜脩除之。然後可載吾言於其上也。

吾與汝無其文。未既其實。而固得道與。

樹謹按無當作毋。毋讀爲貫。蓋貫卅本一字也。爾雅釋詁。貫習也。卅其文。言習其文也。黃帝篇。吾與若玩其文也久矣。而未達其實。釋文曰。玩五貫反。習也。然則此作毋。彼作玩。聲近而義同。因卅字誤作毋。後人遂以無字易之。而義不可通矣。盧重元本作既其文。未既其實。則據莊子改之。非列子之舊。列子入涕泣沾衾。

樹謹按衾當作衿。卽襟字也。莊子應帝王篇。正作泣涕沾襟。罪乎不誣不止。

樹謹按罪當讀爲巖。說文山部作𡵚。云山貌。是也。釋文云。罪本作萌。盧重元本亦作萌。乃後人據莊子改之。萌乃罪之誤字。說詳莊子。

是殆見吾衡氣幾也。鯁旋之潘爲淵。止水之潘爲淵。流水之潘爲淵。溢水之潘爲淵。沃水之潘爲淵。汧水之潘爲淵。雍水之潘爲淵。汧水之潘爲淵。肥水之潘爲淵。是爲九淵焉。晉又與來。

樹謹按上文云。是殆見吾杜德幾也。晉又與來。又曰。是殆見吾善者幾也。晉又與來。然則此文是殆見

吾衡氣幾也。下卽當言客又與來。方與上文一律。乃於中間羅列九淵。殊爲無謂。疑此五十八字。乃它處之錯簡。莊子應帝王篇。止列首三句。而總之曰。淵有九名。此處三焉。正以其與本篇文義無關。故略之耳。然可證莊子所見本。已與今同。蓋古書之錯誤久矣。

夫漿人特爲食羹之貨。無多餘之贏。

摭議按無字衍文。釋文曰。一本無無字。是也。張注曰。所貨者羹食。所利者盈餘而已。則張本亦無無字。淺人妄加也。若云無多餘之贏。則下不必更言其爲利也薄矣。盧重元本無無字。莊子列御寇篇亦無無字。當據刪。

舍者迎將。家公執席。妻執巾櫛。

摭議按者字衍文。盧重元本無者字。是也。舍與舍者不同。下云。舍者避席。又云。舍者與之爭席矣。皆謂同居逆旅者。此云舍。則謂逆旅主人也。主逆旅者卽謂之舍。猶與市者卽謂之市。主農者卽謂之田。禮記王制篇注曰。市與市者。月令篇注曰。田主農之官。是其例也。今涉下文而誤衍者字。則與下兩言舍者無別矣。莊子寓言篇已誤。當據盧本刪。

王之嬖御。腹惡而不可親。周穆王。

摭議按腹當作頤。言臭惡而不可親也。廣雅釋器。頤。臭也。

終身不著其術。故世莫傳焉。

摠謹按故盧重元本作固。固與故通。此古本也。張湛本竟改作故。轉非古書之舊。此者八微形所接也。

摠謹按當作此八者。形所接也。與下文此六者。神所交也相對。

其陰陽之審度。故一晝一晷。

摠謹按審度二字。傳寫誤倒。本作其陰陽之度審。下句云。其昏明之分察。故一晝一夜。度與分對。審與察對。以是明之。

吾今得之。彼直真夢者矣。

摠謹按此本作彼直真夢矣。者字衍文。盧重元本無者字。

常甘以爲苦。

摠謹按常道藏本作容。然常容古通用。禮記少儀篇。馬不常秣。釋文曰。常本亦作容。爾雅釋詁。容。祭也。釋文曰。容字又作常。並其證也。列子原文。借常爲容。道藏本易以本字。轉非古書之舊矣。榮汝之糧。不若過歸也。

摠謹按張湛盧重元注。並曰。榮。棄也。訓榮爲棄。不知何據。殆非也。榮者對質而言。榮猶華也。爾雅釋草。

曰木謂之華。草謂之榮。不榮而實者謂之秀。榮而不實者謂之英。是其義也。古人之詞。凡無實者謂之華。後漢書馬融傳注曰。華。榮虛也。訓華爲虛。則榮亦可爲虛矣。榮汝之稱。言其虛我而無實用也。漢書楊雄傳。四皓采榮於南山。師古曰。榮者聲名也。蓋榮與實對。故亦可訓名。以草木言之。則榮實也。以人事言之。則名實也。虛實也。其義固得通矣。

子昔結若。

愚謹按昔當爲皆。字之誤也。

不治而不亂。仲尼

愚謹按此本作不治而自亂。亂治也。謂不治而自治也。正與下文不言而自信。不化而自行。文義一律。後人不達亂字之義。改爲不亂。失之矣。張注曰。不以治治之。故不可亂也。是其所據本已誤。虛本同。夫回能仁而不能反。

愚謹按反字無義。疑刃字之誤。俗書刃字作及。故誤爲反耳。刃與忍通。詩將仲子篇毛傳。彌忍之木。抑篇鄭箋。柔忍之木。釋文並云。忍本作刃。是其證也。能仁而不能刃。卽能仁而不能忍。正與下文賜能辨而不能訥。由能勇而不能怯。師能莊而不能同。一律。淮南子人間篇亦載此事曰。丘能仁且忍。辨且訥。勇且怯。字正作忍。是其明證。張注曰。反變也。是其所據本已誤矣。虛本同。

雖然子列子亦微焉。

樾謹按微猶昧也。周易屯象傳。天造草昧。正義引董遇曰。昧微物。繫辭傳。知微知彰。文選西京賦注引舊注曰。知微謂幽昧。是微謂之微。二字義通。子列子亦微焉。猶曰子列子亦昧焉。故張注曰。亦自不知其數。

衍衍然若專直而在雄者。

樾謹按釋文曰。在一本作存。當從之。莊子天下篇。施存雄而無術。亦有存雄之文。可以爲證。無言與不言。無知與不知。亦言亦知。

樾謹按與猶爲也。上云。用無言爲言。亦言。無知爲知。亦知。故此云。無言爲不言。無知爲不知。亦言亦知。蓋承上文而更進一義也。上文用爲字。此文用與字。文異而義不異。古書多有此例。管子戒篇。自姜之身之不爲人持接也。尹知章注曰。爲猶與也。然則與亦猶爲也。說詳王氏經傳釋詞。人之游也。觀其所見。我之游也。觀之所變。

樾謹按觀之所變。盧重元本作觀其所變。然之卽其也。呂氏春秋音初篇。之子是必大吉。高誘訓之爲其是也。孟子公孫丑篇。皆悅而願爲之氓矣。周官載師注。引作皆悅而願爲其民矣。是之其同義。上言觀其所見。下言觀之所變。文異義同。古書多有此例。盧本作其。乃不達古書義例而改之。

羣才備也而無相位者。

摠謹按位當作洩。洩，臨也。言無相臨者也。周官肆師職：凡師甸用牲于社宗，則爲位。注曰：故書位爲洩，是位與洩古字通。

臣之力能折春蠶之股，堪秋蟬之翼。

摠謹按堪當讀爲戡。說文戈部：戡，刺也。春蠶之股細，故言折。見能折而斷之也。秋蟬之翼薄，故言戡。見能刺而破之也。作堪者，假字耳。尚書西伯既戡黎，爾雅釋詁注引作堪。此古字通用之證。張注曰：堪猶勝也。則蠶股亦可言堪。不見古人文字之密矣。

孤犢未嘗有母，非孤犢也。

摠謹按有母下當更疊有母二字。本云孤犢未嘗有母，有母非孤犢也。莊子：天下篇釋文引李云：駒生有母，言孤則無母。孤，釋立則母名去也。此可證有母非孤犢之義。因古書遇重字多省不書，但於字下作二畫識之，故傳寫脫去耳。

堯還宮召舜，因禪以天下，舜不辭而受之。

摠謹按辭通作詞。釋名釋典藝曰：詞，嗣也。故辭亦通作嗣。尚書大誥篇：辭其考我民，辭卽嗣也。顧命篇：恐不獲哲言嗣，嗣卽辭也。說詳羣經平議。蓋辭猶文作嗣。本與嗣同聲，故得通用。堯典篇：舜讓于德弗

闕。而此云舜不辭而受之。然則古本堯典作弗辭也。所謂舜讓于德者。讓當爲攘。禮記曲禮篇注曰。攘古讓字。然則古本堯典必作舜攘于德也。攘者取也。尙齊微子篇枚傳曰。自來而取曰攘。舜無得天下之心。而天下自來。是其取天下也。以德取之也。正所謂自來而取曰攘也。故曰舜攘于德弗辭。下文無帝堯申命之文。而卽紀元日受終之事。然則舜之不辭審矣。賴列子此言。可以見尙書之古義。余作羣經平議。未見及此。故具說之。

唯默而得之。而性成之者得之。

樞謹按而性成之。當作性而成之。湯問篇曰。默而得之。性而成之。是其證。

帝怒流於西極。失羣聖之居。湯問

樞謹按盧重元本。作帝怒流於西極。失羣仙聖之居。當從之。五山之根。無所運著。其流於西極。勢使然耳。何怒之有。蓋涉下文帝憑怒而誤。又仙聖字上下文三見。可證此作羣聖之非矣。至西極字亦疑有誤。五山隨波上下往還。安知其必流於西極也。下文云。岱輿員嶠二山。流於北極。可證其不必西流矣。西極似當作四極。

終髮北之北。有溟海者天池也。

樞謹按釋文曰。一本無髮字。當從之。終北國名。下文曰。禹之治水土也。迷而失塗。謬之一國。濱北海之

北其國名曰終北是也。終北之北謂在其國之北。今衍髮字者蓋後人據莊子逍遙遊篇加之不知彼自言窮髮之北此自言終北之北兩文不同若據彼以增此則既言終髮北又言之北文義複沓矣其民孳阜亡數有喜樂亡衰老哀苦。

樾謹按孳阜二字疑當在喜樂之上其民亡數有孳阜喜樂亡衰老哀苦蓋以衰老對孳阜哀苦對喜樂。

臣恐彼國之不可知之也。

樾謹按張注曰此國自不可得往耳然則不可知之者不可得往也呂氏春秋審應篇其在於民而君弗知高注曰知猶得也是其義下文云伯牙所念鍾子期必得之得猶知也知與得義相近一兒以日初出遠而日中時近也。

樾謹按兒下當有曰我二字方與上句一律。

同請扁鵲求治。

樾謹按既言請又言求於義複矣請乃詣字之誤詣至也言至扁鵲之所而求治也故下文曰二人辭歸。

柱指鉤弦三年不成章。

樾謹按盧重元本鈞作鈞。當從之。張注曰。按指調弦。三年不能成曲。是其所據本亦作鈞。故以調弦釋之。國語周語。細鈞有鍾無鈞。章注曰。鈞。調也。

汝何蚩而三招子。

樾謹按說文手部。招。手呼也。黑卯之子不見來丹之以劍擊已。但見其舉手若相招然。故曰汝何蚩而三招子。釋文云。一本作拈。此乃字誤。不當曲爲之說。

仲尼之德。不出諸侯之下。而同於陳蔡。力命。

樾謹按同乃困字之誤。楊朱篇作困於陳蔡。亦困字之誤。盧重元本皆作困。

北宮子之寐久矣。一言而能寤。易恒也哉。

樾謹按恒當讀爲旦。詩保篇。信誓旦旦。說文心部引作信誓旦旦。是。是。即恒之或體。是。但旦古通用也。人之寐者。至平旦則寤矣。北宮子久寐而忽寤。故曰易旦也哉。釋文音當割反。未得其讀。或作悟。則後人不達而臆改之。

仲父之病疾矣。

樾謹按疾盧重元本作病。當從之。莊子徐無鬼篇同。

年兄弟也。言兄弟也。才兄弟也。貌兄弟也。

樹謹按言字無義。當從釋文作誓。管子君臣上篇。吏嗇夫盡有誓程事律。卽此誓字之義。官秩貴賤。必視誓程爲準。誓兄弟也。正與下文貴賤父子也相應。殷敬順不達誓字之義。而以爲當作實財字。則下當言貧富。不當言貴賤矣。

至人居若死動若械。

樹謹按械字無義。釋文曰。本又作戒。實皆駭之段字也。周官大僕。始闌戒鼓。故書戒爲駭。列子原文。蓋亦段戒爲駭。而寫者又從木作械耳。居若死動若駭。卽處女脫兔之意。

自全也。自亡也。自喪也。

樹謹按自亡也三字。疑爲衍文。上文云。唯亡所量。亡所不量。則全而亡喪。亦非知全。亦非知喪。皆以全喪對言。此云自全也。自喪也。文義已足。增出自亡也三字。則與上文不合矣。蓋涉上有三亡字而誤衍此句。不知上三亡字。皆有無之無。非喪亡之亡也。

若實名貧。僞名富。楊本。

樹謹按此下當有實名賤。僞名貴二句。上文曰。凡爲名者必廉。廉斯貧。爲名者必讓。讓斯賤。故此引管仲陳氏事。證爲實名則貧賤。爲僞名則富貴也。

當身之娘。非所去也。

摠謹按當身乃當生之誤。下云死後之名，非所取也。當生與死後正相對。下文云且趣當生，奚遑死後，是其證。

雖殊方偏國，非齊土之所產育者，無不必致之。

摠謹按下文云雖山川阻險，塗遠修遠，無不必之，則此文當云無不必致，誤衍之字。

賓客在庭者日百住。

摠謹按住當爲數，聲之誤也。黃帝篇，滬鳥之至者，百住而不止。張注曰住當作數，是其證矣。此篇虛重元本作住，則是誤字。

一國之人受其施者，相與賦而藏之。

摠謹按賦者計口出錢也。周官大宰職鄭注曰賦口率出泉也。漢書食貨志師古注曰賦謂計口發財，是其義矣。藏猶言葬也。禮記檀弓篇葬也者藏也，故葬與藏義得相通。周易繫辭傳葬之中野，漢書劉向傳引作藏之中野，藏卽藏字也。端木叔死無瘞埋之資，故受其施者相與賦錢而葬之也。

雖毀之不知，雖稱之弗知。

摠謹按上文言舜禹周孔，曰雖稱之弗知，雖賞之不知，則此言桀紂宜云雖毀之不知，雖罰之弗知，毀之對稱之言，罰之對賞之言，方與下文彼四聖雖美之所歸，彼二凶雖惡之所歸，文義相應，稱之賞之。

是美之所歸也。毀之謂之。是惡之所歸也。今涉上文而亦作稱之。義不可通矣。物非我有也。既有。不得不去之。

樹謹按。不得不去之。當作不得而去之。故下文曰。雖不去物。不可有其物也。今作不得不去。與下文不合矣。蓋涉上文既生不得不全之故。誤而爲不。

彌食靡角。獸符。

樹謹按。靡讀爲摩。莊子馬蹄篇。喜則交頸相靡。釋文引李云。摩也。是靡與摩義通。靡角之靡。卽交頸相靡之靡。謂以角相靡也。

故不班白語道失。而況行之乎。

樹謹按。上文曰。色盛者驕。力盛者養。未可以語道也。然則色力方盛之人。不可以語道。必待班白之人。方可語之。若不班白而語道。未有不失者矣。所謂不班白語道失也。張注謂色力既衰。方欲言道。悟之已晚。言之猶未能得。而況行之乎。核之本文。與上文義皆不合。

忠信錯吾軀於波流。而吾不敢用私。

樹謹按。忠信字。涉上句而衍。

白公不得已。遂死於渚室。

樞謹按已字乃也字之誤。淮南子道應篇作白公不得也。呂氏春秋精諭篇作白公弗得也。並其證也。張注曰。不知言之所謂。遂便作亂。故及於難。正解不得之義。今趙氏之德。行無所施於稷。

樞謹按施衍字。蓋卽於字之誤而複者。呂氏春秋慎大篇亦有此文。正無施字。

臣有所與共擔繆薪菜者。

樞謹按張注曰。共同也。此說失之。其乃供之段字。釋文曰。一作供。是也。蓋擔繆薪菜。皆此人供之耳。擔繆薪菜是兩事。擔繆者。負荷什物。薪菜者。以給炊也。繆乃繆字之誤。周易坎上六。係用徽繆。馬融曰。徽繆。索也。說本王氏念孫淮南子雜志。菜當爲采。古字通用。

爵高者人妒之。官大者主惡之。祿厚者怨逮之。

樞謹按淮南子道應篇作祿厚者怨處之。是也。怨處之。謂怨讎之所處也。猶曰爲怨府也。處與妒惡爲韵。若作逮。則失其韵矣。蓋由淺人不達處字之義。而臆改。

王亟封我矣。吾不受也。

樞謹按張注訓亟爲急。非也。亟者數也。言王數封我。而吾不受也。下文城市患其亟也。注曰。亟數也。此亦當與同訓。

盡取其衣裝車牛步而去。

樾謹按此當作盡取其衣裝車馬牛缺步而去。呂氏春秋必己篇作求其車馬則與之求其衣被則與之牛缺出而去是其證也。出即步字之誤耳。此文脫馬字缺字遂以車牛連文失之矣。利出者實及怨往者害來。

樾謹按及乃反字之誤。出與反猶往與來相對成文。孟子曰出乎爾者反乎爾者也。其鄰人遠而伐之。

樾謹按鄰字衍文也。上云人有枯梧樹者此云其人即此人也。上下文所云鄰父謂此人之鄰也豈得又就鄰人言之而謂此人爲鄰人乎。下文其人乃不悅曰亦無鄰字可證此鄰字之衍。

諸子平議卷十七

莊子一

蜩與學鳩笑之曰。逍遙遊。

樾謹按釋文曰。學本或作癭。音預。據文選江文通雜體詩。癭斯蓄下飛。李善注。即以莊子此文說之。又引司馬彪曰。癭鳩。小鳥。毛萇詩傳曰。癭斯鷦鷯。鷦鷯居鷦鷯也。晉豫然則李氏所據本。固作癭不作學也。今釋文引司馬云。學鳩。小鳩也。此經後人竄改。非其原文矣。時則不至。而控於地而已矣。

樾謹按王氏引之經傳釋詞曰。則猶或也。引史記陳丞相世家。則恐後悔爲證。此文則字亦當訓或。蓋其決起而飛。槍榆枋也。有時能至。有時不能至。至則集于榆枋。不至則投於地。故曰時或不至。而控於地也。

奚以之九萬里而南爲。

樾謹按南上本有岡字。上文曰。而後乃今將圖南。故此即承上文言也。文選注正作奚以之九萬里而圖南爲。

之二蟲又何知。

摭謹按郭象注曰。二蟲謂鵲鳩也。此恐失之。二蟲當謂螟與螽蟴。下文曰。奚以知其然也。朝菌不知晦朔。蟪蛄不知春秋。是所謂不知者。謂小不足以知大也。然則此云之二蟲又何知。其謂螟蟴二蟲明矣。楚之南有冥靈者。以五百歲爲春。五百歲爲秋。上古有大椿者。以八千歲爲春。八千歲爲秋。而彭祖乃今以久特聞。

摭謹按彭祖人名也。然則冥靈大椿亦人名也。猶上文朝菌不知晦朔。蟪蛄不知春秋。蟪蛄蟲名也。而高誘注淮南道應篇曰。朝菌朝生暮死之蟲。則亦蟲名也。蓋論大年小年。當以有血氣之屬言之。故論小者則以蟲言。朝菌也。蟪蛄也。蟲之中尤爲小年者也。論大者則以人言。冥靈也大椿也。彭祖也。人之中尤爲大年者也。若雜以草木。則不倫矣。大椿疑本作大春。以八千歲爲春。故以大春名之。漢有井大春。或卽取之。此後人誤解爲木名。遂加木旁作椿耳。據釋文冥靈之冥。亦或作模。卽其例也。冥字不必從木。則春字亦何必從木乎。潘尼以木槿說朝菌。司馬彪又以木槿說大椿。幾乎無大小之辨。足知其不然矣。

湯之問棘也是已。

摭謹按釋文。棘。李云湯時賢人。此說得之矣。又引簡文云。一曰湯廣大也。棘狹小也。則以湯棘爲厲名。

是殆未讀列子者。湯之問棘，見列子湯問篇。上文所說鰥鵠及冥靈大椿，皆本是篇，故以此結之。胡所言之有徵也。

吾將爲資乎。

樞謹按此本作吾將爲實乎。與上吾將爲名乎相對成文。吾將爲名乎，名者實之資也。其意已足。吾將爲實乎，當連下文讀之。其文曰：吾將爲實乎。鰥鵠巢於深林，不過一枝。偃鼠飲河，不過滿腹。歸休乎君，予無所用天下爲。蓋無所用天下，則以實而言，又不足爲矣。故云吾將爲實乎。呂氏春秋求人篇載許由之言曰：爲天下之不治與，而既已治矣，自爲與。鰥鵠巢於林，不過一枝。偃鼠飲於河，不過滿腹。歸已君乎。惡用天下。其文與此大略相同。彼云爲天下之不治與，卽此云吾將爲名乎。彼云自爲與，卽此云吾將爲實乎。實與資形似，又涉上句實之資也，而誤。不可以不正。若如今本則爲資，卽是爲名，兩文複矣。

非不喁然大也。

樞謹按釋文，喁本亦作号。崔作謬然。說文号部，号痛聲也。喁謬說文所無。蓋皆号之俗體。施之於此，義不可通。文選謝靈運初發都詩，李善注引此文作枵。當從之。爾雅釋天，元枵虛也。虛則有大義，故曰枵然大也。釋文引李云，号然虛大貌。是固以枵字之義說之。

宋人有善爲不龜手之藥者。

樞謹按釋文引司馬云。文拆如龜文也。又云。如龜皴縮也。義皆未安。向云拘拆也。郭注亦云能令手不拘拆。然則龜字宜卽讀如拘。蓋龜有仁晉。後漢西域傳。龜茲讀曰仁楚。是也。古仁晉與區同。故亦得讀如拘矣。拘之言拘皴也。不龜者不拘皴也。龜文之說雖非。皴縮之說則是。但不必以如龜爲說耳。嗒焉似喪其耦。齊物論。

樞謹按喪其耦。卽下文所謂吾喪我也。郭注曰。若失其配匹。未合喪我之義。司馬云。耦身也。此說得之。然云身與神爲耦。則非也。耦當讀爲寓。寓。寄也。神寄於身。故謂身爲寓。夫大塊噫氣。其名爲風。

樞謹按大塊者地也。塊乃由之或體。說文土部。由。塊也。蓋卽中庸所謂一撮土之多者。積而至於廣大。則成地矣。故以地爲大塊也。司馬云。大朴之貌。郭注曰。大塊者無物也。並失其義。此本說地類。然則大塊非地而何。

小知閒閒。

樞謹按廣雅釋詁。閒。視也。小知閒閒。當從此義。謂好觀察人也。釋文曰。有所閒別。非是。故爲是舉莛與楹。厲與西施。恢雋僇怪。道通爲一。

摠議按釋文引司馬彪說以莖爲屋梁。椽爲屋柱。故郭注曰。莖橫而椽縱。然說文梓部。莖。莖也。屋梁之說。初非本義。漢書東方朔傳。以莖撞鍾。文選答客難篇。莖作莖。李善注引說苑曰。建天下之鳴鐘。撞之以莖。豈能發其音聲哉。莖與莖通。是古書言莖者謂其小也。莖與椽以大小言。屬與西施。以好醜言。豈說非是。

而其子又以文之綸終。

摠議按釋文綸音倫。崔云。琴瑟絃也。然以文之絃終。其義未安。郭注曰。昭文之子。又乃終文之緒。則是訓綸爲緒。今以文義求之。上文曰。彼非所明而明之。故以堅白之昧終。之昧與之綸。必相對爲文。周易繫辭傳。故能彌綸天地之道。京房注曰。綸。知也。淮南子說山篇。以小明大。以近論遠。高誘注曰。論。知也。古字綸與論通。淮南與明對言。則綸亦明也。以文之綸終。謂以文之所知者終。卽是以文之明終。蓋彼非所明而明之。故以堅白之昧終。而昭文之子。又以文之明終。則仍是非所明而明矣。故下曰。終身無成也。郭注尙未達其旨。

有倫有義。

摠議按釋文云。崔本作有論有議。當從之。下文云。六合之外。聖人存而不論。六合之內。聖人論而不議。又曰。故分也者。有不分也。辯也者。有不辯也。彼所謂分辯。卽此有分有辯。然則彼所謂論議。卽此有論

有議矣。

瞿鶴子問乎長梧子曰。吾聞之夫子。

樾謹按。瞿鶴子必七十子之後人所稱。聞之夫子。謂聞之孔子也。下文長梧子曰。是黃帝之所聽。堯也。而丘也何足以知之。丘卽是孔子名。因瞿鶴子述孔子之言。故曰丘也何足以知之也。而讀者不達其意。誤以丘也爲長梧子自稱其名。故釋文云。長梧子。崔云名丘。此大不然。下文云丘也。與女皆夢也。子謂女夢亦夢也。夫子者長梧子自謂也。既云丘與女皆夢。又云子亦夢。則安得卽以丘爲長梧子之名乎。

技經肯綮之未嘗。

養生主。

樾謹按。郭注曰。技之妙也。常遊刃於空。未嘗經槩於微礙也。是以技經爲技之所經。殊不成義。技經肯綮四字。必當平列。釋文曰。肯。說文作冃。字林同。著骨肉也。一曰。骨無肉也。然司馬云。猶結處也。是肯綮並就牛身言。技經亦當同之。技疑枝字之誤。索問三部九候論。治其經絡。王注引靈樞經曰。經脈爲裏支。而橫者爲絡。古字枝與支通。枝謂枝脈。經謂經脈。枝經猶言經絡也。經絡相連之處。亦必有礙於游刃。庖丁惟因其固然。故未嘗礙也。

族庖月更刀。折也。

樾謹按郭注曰。中骨而折刀也。此於文義未合。上文云。良庖歲更刀。割也。割以用刀言。則折亦以用刀言。折謂折骨。非謂刀折也。袁元年左傳曰。無折骨。指窮於爲薪。火傳也。不知其盡也。

樾謹按郭注曰。爲薪猶前薪也。前薪以指。指盡前薪之理。故火傳而不滅。此說殊未明了。且爲之訓前。亦未知何義。郭注非也。廣雅釋詁。取爲也。然則爲亦猶取也。指窮於爲薪者。指窮於取薪也。以指取薪而然之。則有所不給矣。若聽火之自傳。則忽然而不知其薪之盡也。郭得其讀。未得其義。釋文引崔云。薪火。薪火也。則并失其讀矣。

是以人惡有其美也。人而惡。

樾謹按釋文。惡音烏路反。非也。美惡相對爲文。當讀如本字。有者育字之誤。釋文云。崔本作育。云賈也。說文貝部。寶。衛也。讀若育。此育字卽寶之假字。經傳每以寶爲之。寶亦音育也。以人惡育其美。謂以人之惡。謂己之美也。

是皆脩其身。以下僂拊人之民。

樾謹按。下字衍文。脩其身。以僂拊人之民。不當有下字。涉下文以下拂其上者也。因而誤衍耳。大多政。法而不譟。

樞謹按政字絕句。大多政者。郭注所謂當理無二而張三條以政之也。法而不譌四字爲句。列禦寇篇。形譌成光。釋文曰。譌。使僻也。此譌字義與彼同。謂有法度而不便僻也。李訓安崔詡開譌。並失其義。聽止於耳。心止於符。氣也者。虛而待物者也。

樞謹按上文云。無聽之以耳。而聽之以心。無聽之以心。而聽之以氣。此文聽止於耳。當作耳止於聽。傳寫誤倒也。乃申說無聽之以耳之義。言耳之爲用。止於聽而已。故無聽之以耳也。心止於符。乃申說無聽之以心之義。言心之用。止於符而已。故無聽之以心也。符之言合也。言與物合也。與物合則非虛而待物之謂矣。氣也者。虛而待物者也。乃申說氣字。明當聽以氣也。郭注曰。還耳目。去心意。而符氣性之自得。此虛以待物者也。誤以符氣二字連讀。不特失其義。且不成句矣。

瞻彼閔者。虛室生白。吉祥止止。

樞謹按止止連文。於義無取。淮南子假真篇。作虛室生白。吉祥止也。疑此文下止字。亦也字之誤。唐虛重元注列子天瑞篇曰。虛室生白。吉祥止耳。亦可證止止連文之誤。

妄則其信之也莫。

樞謹按郭注曰。莫。然疑之。此說非也。莫。然疑之。不可但謂之莫。且旣云信之。又何云疑乎。莫者無也。猶曰莫信之也。不曰妄則莫信之。而曰妄則其信之也莫。取與上下句法一律耳。

始乎諒，常卒乎鄙。

榷謹按諒與鄙，文不相對。上文云：始乎陽，常卒乎陰；始乎治，常卒乎亂；陰陽治亂，皆相對，而諒鄙不相對。諒疑諸字之誤。諸讀爲都，爾雅釋地：宋有孟諸。史記夏本紀作明都，是其例也。始乎都，常卒乎鄙，都鄙正相對。因字通作諸，又誤作諒，遂失其旨矣。淮南子詮言篇曰：故始於都者，常大於鄙，即本莊子，可據以訂正。彼文大字，乃卒字之誤。說見王氏念孫讀書記雜志。

故忿設無由，巧言偏辭。

榷謹按由，用也。經傳由字訓用者，不可枚舉。此當以九字爲句。設，疑說字之誤。大戴記子張問入官篇：且夫忿數者，獄之所由生也。忿數與忿說同。禮記儒行篇：遠數之不能移其物，正義曰：數，說也。是其證也。忿怒之說，無所用其巧言偏辭。故曰：忿說無由，巧言偏辭。無由，卽無用也。下文：獄死，不擇音，卽申明此句之義。無用巧言偏辭，所謂不擇音也。郭氏不知由之訓用，乃曰：夫忿怒之作，無他由也，常由巧言過實，偏辭失當，是讀故忿設無由五字爲句。巧言偏辭上，必更有一由字，於義方足，是可知其非矣。過度益也。

榷謹按益當讀爲溢。言過其度則溢矣。上文曰：夫兩喜必多溢美之言，兩怒必多溢惡之言，是其義。惡成不及改。

楊謹按不及改。極言其速也。改且不及。速可知矣。上句曰。美成在久。此云惡成不及改。文不一律。而義相準。言美成之久而惡成之速也。正見惡易而美難。郭注未達其旨。

其可以爲舟者旁十數。

楊謹按旁讀爲方。古字通用。尙書皋陶謨篇。方施象刑惟明。新序節士篇。方作旁。甫刑篇。方告無辜于上。論衡變動篇。方作旁。並其證也。在宥篇。出入無旁。卽出入無方。此本告假旁爲方之證。詩正月篇。民今方殆。鄭箋云。方。且也。其可以爲舟者方十數。言可以爲舟者且十數也。釋文引崔曰。旁。旁枝也。蓋不知旁爲方假字。故語詞而誤以爲實義矣。

大枝折。小枝泄。

楊謹按釋文引崔云。泄洩同。然洩字之義。於此無取。殆非也。泄當讀爲攬。荀子非相篇。接人則用攬。楊注曰。攬。牽引也。小枝攬。謂見牽引也。詩七月篇。取彼斧斨。以伐遼揚。卽此所云大枝折也。又曰。猗彼女桑。卽此所云小枝攬也。鄭箋云。女桑。少枝。少枝卽小枝矣。猗乃倚之假字。說文手部。猗。偏引也。是與攬同義。說詩萃經平議。

故解之以牛之白額者。與豚之亢鼻者。與人有痔病者。不可以適河。

楊謹按郭注曰。巫祝解除。棄此三者。必妙選辟具。然後敢用。此說於故解之三字。殊不可通。上云。宋有

荆氏者。宜楸柏桑。司馬云。荆氏地名也。疑此文解字。亦是地名。蓋各舉其地所有之事爲說也。僖十五年左傳。路秦伯以河外列城五。東盡鉞略。南及華山。內及解梁城。杜預注解梁城曰。河東解縣。此所云解。卽其地矣。解地近河。故相傳以牛之白類者。豚之亢鼻者。人有痔病者。爲不可以適河也。風兮風兮。何如德之衰也。

樾謹按如而古通用。此如字當讀爲而。而卽爾也。蓋指風而言。郭注以何如連讀。非是。彼爲己以其知得其心。以其心得其常心。總先符。

樾謹按以其知得其心。句以其心得其常心。句兩句相對。彼爲己三字。總冒此兩句。郭讀彼爲己以其知爲句。得其心以其心爲句。而以其常心四字屬下讀失之。受命於地。唯松柏獨也。在冬夏常青。

樾謹按在疑正字之誤。受命於地。唯松柏獨也正。與下文受命於天。唯舜獨也正。兩文相對。舜爲大聖。其正之義易見。故不煩申說。松柏則二木耳。其正之義難見。故必著冬夏常青一句。以明之。莊子行文。錯綜變化。未可以後世之文法繩之也。學者不達而臆改爲在。失之矣。

彼何賢賢以學子爲。

樾謹按賢賢之義。釋文引司馬云。恭貌。張云。猶賢賢也。崔云。有所親疎也。簡文云。好名貌。皆望文生義。

未達古訓。資貧猶頻類也。漢書司馬相如傳。仁頻并闕。顏注曰。頻字或作資。是其例也。詩桑柔篇。國步斯頻。說文目部。作國步斯賡。賡。禹貢篇。海濱廣斥。漢書地理志。作海濱廣渴。是皆資聲頻聲相通之證。廣雅釋訓。頻類比也。楊子法言學行篇。頻類之黨。甚於鸚斯。皆可說此資貧之義。

彼且竊以淑詭幻怪之名聞。

儲謙按淑與詭。語意不倫。淑詭當讀爲弔詭。齊物論篇。其名爲弔詭。正與此同。弔作淑者。古字通用。哀十六年左傳。吳天不弔。周官大祝職。先鄭注。引作閔天不淑。是其證矣。

適見狔子食於其死母者。少焉胸若皆棄之而走。

儲謙按胸若猶胸然也。徐無鬼篇。衆狙見之。恂然棄而走。此云胸若。彼云恂然。文異義同。胸若並學之段字。說文兮部。學。驚辭也。從兮句聲。胸恂亦從句聲。故得通用。釋文引司馬曰。驚貌。得之矣。胸若皆棄之而走。言狔子皆驚而走也。蓋始焉不知其爲死母。就之而食。少焉覺其死。故皆驚走也。胸若二字。以其子言。不以其母言。釋文又引崔云。目動也。謂死母目動。然則其母不死。與下意不合矣。下文云。不見己焉。不得類焉爾。郭注曰。夫生者以才德爲類。死而才德去矣。故生者以失類而走也。若從崔說。死母之目尙動。是其才德未去。何爲以失類而走乎。

若然者過而弗悔。當而不自得也。大衆師。

樹謹按過者謂於事有所過失也。當者謂行之而當也。在衆人之情。於事有所過失則悔矣。行之而當則自以爲得矣。其人不然。故曰過而弗悔。當而不自得也。正文明言過。郭注謂全當而無過。失之是之謂不以心捐道。不以人助天。

樹謹按捐字誤。釋文云。郭作捐。崔云。或作捐。所以行舟也。其義彌不可通。疑皆借字之誤。借卽背字。故郭注曰。真人知用心則背道。助天則傷生。是郭所據本。正作借也。

古之真人其狀義而不朋。

樹謹按郭注曰。與物同宜。而非朋黨。是訓義爲宜。朋爲黨。望文生訓。殊爲失之。此言其狀。豈言其德乎。義當讀爲峨。峨與義並從我聲。故得通用。天道篇。而狀義然。義然卽峨然也。朋讀爲鰲。易復象辭。朋來无咎。漢書五行志。引作鰲來無咎。是也。其狀峨而不鰲者。言其狀峨然高大。而不崩壞也。廣雅釋詁。峨高也。釋訓。峨峨高也。高與大義相近。故文選西京賦。神山峨峨。薛綜注曰。峨峨高大也。天道篇義然。卽可以此說之。郭不知義爲峨之假字。於此文則訓爲宜。於彼文則曰跼跼自持之貌。皆就本字爲說。失之。

與乎其觚而不堅也。

樹謹按郭注曰。常遊於獨。而非固守。是讀觚爲孤。然與不堅之義。殊不相應。釋文引崔云。觚。棧也。亦與

不堅之義不應殆皆非也。發生主篇。技經肩髀之未容。而況大軛乎。釋文引崔云。榮結骨。疑此軛字。即彼軛字。骨之榮結。是至堅者也。軛而不堅。是謂其人。崔不知軛軛之同字。故前後異訓耳。厲乎其似世乎。

樞謹按郭注曰。至人無厲。與世同行。故若厲也。此注殊不可通。且如注意。當云世乎其似厲。不當反言其似世也。今按世乃秦之段字。荀子榮辱篇。橋泄者。人之殃也。劉氏台拱補注曰。橋泄卽驕秦之異文。荀子他篇或作汰。或作伙。或作泰。皆同漏泄之泄。古多與外大害敗爲韻。亦讀如秦也。又引賈子簡泄不可以得士爲證。然則以世爲秦。猶以泄爲泰也。猛厲與驕秦。其義相應。釋文曰。厲。崔本作廣。廣大亦與泰義相應。秦亦大也。若以本字讀之。而曰似世。則皆不可通矣。

以德爲循。

樞謹按釋文曰。循本亦作修。兩得。然下文曰。以德爲循者。言其與有足者至於丘也。則自以作循爲是。說文彳部。循順行也。故曰。與有足者至於丘。若修字。則無義矣。蓋字相似而誤。陸氏以爲兩得。非。夫藏舟於壑。藏山於澤。謂之固矣。然而夜半有力者。負之而走。昧者不知也。

樞謹按山非可藏於澤。且亦非有力者所能負之而走。其義難通。山疑當讀爲汕。爾雅釋器。巵謂之汕。詩南有嘉魚篇。毛傳曰。汕。汕提也。箋云。今之撿罟也。藏舟藏汕。疑皆以漁者言。恐爲人所竊。故藏之。乃

世俗常有之事。故莊子以爲啞耳。

在太極之先而不爲高。

樾謹按。下云。在六極之下。而不爲深。則此當云。在太極之上。方與高義相應。今作在太極之先。則不與高義相應。而轉與下文先天地生而不爲久。其義相複矣。周易繫辭傳曰。易有太極。釋文曰。太極。天也。然則莊子原文。疑本作在太極之上。猶云在天之上也。後來說周易者。皆以太極謂天地未分之前。於是疑太極當以先後言。不當以上下言。乃改太極之上。爲太極之先。而於義不可通矣。淮南子覽冥篇曰。引類於太極之上。已外生矣。而後能朝微。

樾謹按。爾雅釋詁。朝。早也。朝微。猶早達也。郭注曰。豁然無滯。見機而作。斯朝微也。正得其義。釋文引李云。不崇朝而遠微。則當爲不朝微矣。

俄而子與有病。子祀往問之曰。偉哉。夫造物者將以子爲此拘拘也。

樾謹按。此當作子來有病。下文曰。俄而子來有病。當作子與有病。何以明之。淮南子精神篇曰。子求行年五十有四。而病偃僂。脊管高子頂。闕下迫頤。兩脾在上。燭營指天。旬旬自闕於井。曰。偉哉。造化者其以我爲此拘拘邪。卽本莊子之文。而作子求。求者來字之誤。尙書呂刑篇。惟貨惟來。馬融本來作求。是

其例也。釋文引崔譔云：淮南作子永行年五十四，而病僂僂，抱朴子博喻篇亦云：子永歎天倫之倂，永亦求字之誤也。若是子與，則與求與永絕不相似，無緣致誤。故知此文本作子來，與下文傳寫互易矣。子因以求時夜。

樹謹按釋文云：一本無求字，當從之。下云：浞假而化予之右臂以爲彈，子因以求鵠炙，蓋以彈求鵠，乃可爲炙。故曰因以求鵠炙。若鵠則自能時夜，既化予之左臂以爲鵠，則因以時夜可矣。又何求焉？求字卽涉下句而行。

相造乎水者，穿池而養給，相造乎道者，無事而生定。

樹謹按定疑足字之誤。穿池而養給，無事而生足，兩句一律，給亦足也，足與定字形相似而誤。管子中匡篇：功定以得天與失天，其人事一也。今本定誤作足，與此正可互證。

蠶萬物而不爲義。

樹謹按蠶卽說文蠶字，其或體作蠶。古或以齊爲之，周官醢人職：五齊七醢，七醢三蠶，是也。蠶與苴醢爲同類之物，蠶萬物，猶云苴醢萬物。故天道篇云：蠶萬物而不爲戾，郭於此無注。彼注云：變而相雜，故曰蠶，是訓蠶爲雜也。蠶醢合衆味而成，釋名釋飲食曰：齎，濟也。與諸味相濟成也。故有相雜之義。列禦寇篇：使人輕乎貴老而聽其所患，釋文曰：蠶，亂也。亂與雜義同。然云雜萬物而不爲戾，則義有未安矣。

知北遊篇。若儒墨者。師故以是非相盪也。此則當謂爲難。蓋儒墨兩家。是非並起。故難也。郭訓爲和。義雖相通。然言固各有當矣。

日中始何以語女。歷帝王

樞謹按。釋文引李云。日中始。人姓名。賢者也。此恐不然。中始人名。日猶云日者也。謂日者。中始何以語女也。文七年左傳。日衛不睦。襄二十六年傳。日其過此也。昭七年傳。日君以夫公孫段爲能任其事。十六年傳。日起請夫環。並與此日字同義。李以日中始三字爲人姓名。失之矣。崔本無日字。何問之不豫也。

樞謹按。爾雅釋詁。豫。厭也。楚辭惜誦篇。行婞直而不豫兮。王逸注亦曰。豫。厭也。是豫之訓厭。乃是古義。無名人深怪天根之多問。故曰何問之不豫。猶云。何許子之不憚煩也。簡文云。豫。悅也。殊失其義。汝又何昂以治天下成子之心爲。

樞謹按。帛未詳何字。釋文曰。徐音藝。又魚例反。司馬云。法也。一本作竊。以諸說參考之。疑昂乃臬字之誤。故有魚例反之音。而司馬訓法。亦卽臬之義也。然字雖是臬。而義則非臬。當讀爲竊。竊本從臬聲。古文以聲爲主。故或止作臬也。一本作竊者。破段字而爲正字耳。一切經音義引通俗文曰。夢語謂之竊。無名人蓋謂天根所問皆夢語也。故曰。女又何竊以治天下成子之心爲。

有人於此。響疾彊梁物微。疏明學道不勸。

摠謹按釋文引崔云。所在疾彊梁之人也。則字當爲響疾。又引李云。敏疾如響也。簡文云。如響應聲之疾。則字當爲響疾。疑莊子原文本作響。故各以意讀之耳。文選羽獵賦。經旨如神。善注曰。響。疾也。響與響同。習與習同。然則響自有疾義。響疾連文。響亦疾也。自以作響爲長矣。惟自來讀者。皆以響疾彊梁爲句。物微疏明爲句。殊不可通。此當於微字勸字起句。物讀爲勿。古字通用。尙書立政篇。時則勿有間之。論衡譴告篇。作時則物有間之。是也。天道篇。中心物愷。釋文曰。物本亦作勿。此物勿通用。見於本書者。微去也。響疾彊梁物微者。言響疾彊梁而勿去也。與疏明學道不勸相對爲文。皆以六字爲一句。因學者不知物爲勿之段字。故失其讀矣。

萌乎不震不正。

摠謹按列子黃帝篇。作罪乎不謏不止。當從之。罪讀爲罪。說文。山部作辜。云山貌。是也。謏卽震之異文。不謏不止者。不動不止也。故以靡乎形容之。言與山同也。今罪謏作萌。正謏作止。失其義矣。據釋文則崔本作不謏不止。與列子同。可據以訂正。

子之先生不齊。

摠謹按下文。郭注曰。無往不平。混然一之。以管闕天者。莫見其涯。故似不齊。張湛注列子黃帝篇。引向

秀注同。然則向郭皆讀聲如本字。釋文音側皆反。非是。吾鄉示之以太冲莫勝。

繼謹按勝當讀爲朕。勝本從朕聲。故得通用。莫朕者。無朕也。言無朕兆也。郭注曰。居太冲之極。浩然泊心。而元同萬方。故勝負莫得厝其閒也。此泥本字爲說。未達假借之旨。列子黃帝篇。正作向吾示之以太冲莫朕。張湛引向秀注曰。居太冲之極。皓然泊心。元周萬方。莫見其迹。郭注正竊用向說。但以不達假借之旨。改其末四字耳。

鯢桓之審爲淵。止水之審爲淵。流水之審爲淵。淵有九名。此處三焉。

繼謹按審司馬云當爲蟻。蟻聚也。崔本作潛。云回流所鍾之域也。今以字義求之。則實當爲濊。說文水部。濊。大波也。從水聲。作濊者。字之省。司馬彪讀爲蟻。誤也。郭本作審。則失其字矣。又按列子黃帝篇云。鯢旋之濊爲淵。止水之濊爲淵。流水之濊爲淵。濊水之濊爲淵。沃水之濊爲淵。汎水之濊爲淵。雍水之濊爲淵。汧水之濊爲淵。肥水之濊爲淵。是爲九淵焉。九淵全列。然於上下文殊不相屬。疑爲它處之錯簡。莊子所見已然。雖不敢徑去。而實非本篇文義所繫。故聊舉其三耳。

諸子平議卷十八

莊子二

駢拇枝指，出乎性哉，而侈於德。附贅縣疣，出乎形哉，而侈於性。駢拇，

繼謹按性之言生也。駢拇枝指，生而已然者也。故曰出乎性。附贅縣疣，成形之後，而始有者也。故曰出乎形。德者所以生者也。天地篇曰：物得以生謂之德是也。駢拇枝指出乎性，而以德言之則侈矣。附贅縣疣出乎形，而以性言之則侈矣。崔云：德猶容也。司馬云：性人之本體也。混性與德與形而一之，殊失其旨。

而離朱是已。

繼謹按而如古通用。而離朱是已，猶云如離朱是已。下文而師曠而曾史而楊墨，並同。

彼正正者，不失其性命之情。

繼謹按上正字乃至字之誤。上文云：故此皆多駢旁枝之道，非天下之至正也。此云彼至正者，不失其性命之情。兩文相承，今誤作正正，義不可通。郭曲爲之說，非是。今世之仁人，諱目而憂世之患。

樹謹按司馬云。蓄亂也。郭注曰。兼愛之迹可尙。則天下之目亂矣。以可尙之迹蓄。令有患而遂憂之。此爲陷人於難。而後拯之也。是以蓄目二字爲句。解爲亂天下之目。義殊未安。蓄乃瞻之段字。玉篇目部。瞻。庚鞠切。目明又望也。是瞻爲望視之貌。仁人之憂天下。必爲之瞻然遠望。故曰瞻目而憂世之患。瞻與蓄古音相近。故得通用。詩靈臺篇。白鳥鵲巢。孟子梁惠王篇作鵲。文選景福殿賦作瞻瞻。然則蓄之通作瞻。猶蓄之通作鵲與瞻矣。周易文言傳。確乎其不可拔。說文士部曰。塙。堅不可拔也。卽本易義。是確與塙通亦其例也。

自虞氏招仁義以撓天下也。

樹謹按國語周語。好壺言以招人過。韋注曰。招。舉也。舊音曰。招音翹。漢書陳勝傳贊。招八州而朝同列。鄧展曰。招。舉也。蘇林曰。招音翹。此文招字亦當訓舉。而讀爲翹。言舉仁義以撓天下也。郭注曰。故當而無傷者。非仁義之招也。然而天下奔馳棄我殉彼。以失其常然。是讀如本字。然以仁義招人。不得反云招仁義。可知其非矣。

雖有義臺路寢焉。

樹謹按義。徐音儀。當從之。周官肆師職。鄭注曰。古者書儀但爲義。是義卽古儀字也。儀臺猶言容臺。淮南子覽冥篇。容臺振而掩覆。高注曰。容臺。行禮容之臺。儀與容異名同實。蓋是行禮儀之臺。故曰儀臺。

也

燒之剔之。刺之錐之。

樾謹按司馬彪解錐之曰。謂羈錐其頭也。是以錐爲絡之段字。然下文連之以羈。乃始言羈絡之事。此恐非也。惟疑當爲烙。說文火部新附有烙字。曰灼也。今官馬以火烙其皮毛爲識。卽其事矣。

夫赫胥氏之時。

樾謹按釋文引司馬云。赫胥時上古帝王也。此爲允當。又曰。一云有赫之德。使民胥附。故曰赫胥。蓋炎帝也。此望文生訓。殊不足據。炎帝卽神農也。肱篋篇旣云赫胥氏。又云神農氏。其非一人明矣。赫胥疑卽列子書所稱華胥氏。華與赫一聲之轉耳。廣雅釋器。赫赤也。而古人名赤者多字華。羊舌赤字伯華。公西赤字子華。是也。是華亦赤也。亦謂之赫。亦謂之華。可證赫胥之卽華胥矣。然則鄉之所謂知者。不乃爲大盜積者也。駭。

樾謹按不字衍文。此卽上文而斷之。不當作疑詞。下文曰。故胥試論之。世俗所謂知者。有不爲大盜積者乎。所謂聖者。有不爲大盜守者乎。則因此文而推論之。用者乎作問詞。宜有不字矣。此文不字。卽涉下文而衍。

故田成子有乎盜賊之名。而身處堯舜之安。小國不敢非。大國不敢誅。十二世有齊國。

繼謹按釋文曰。自敬仲至莊子九世。知齊政。自太公和至威王。三世爲齊侯。故云十二世。此說非也。本文是說田成子。不當追從敬仲數起。疑莊子原文本作世。世有齊國。言自田成子之後。世有齊國也。古書遇重字。止於字下作二字以識之。應作世。世有齊國。傳寫者誤倒之。則爲二世有齊國。於是其文不可通。而從田成子追數至敬仲。適得十二世。遂臆加十字於其上耳。

肩謁則荷寒。

繼謹按此謁字。當讀爲謁其尾之謁。說文家豪說解曰。謁其尾故謂之家。是也。蓋謁之本義爲負累。謁其尾。卽舉其尾也。此云肩謁者。謂反舉其肩以向上。

故逐於大盜。揭諸侯。竊仁義。并斗斛權衡符璽之利者。

繼謹按此二十一字作一句讀。蓋揭諸侯竊仁義云云。皆大盜之利也。人苟逐於大盜之利。則必軒冕弗能勸。斧鉞弗能禁。如下文所云矣。郭注曰。重賞罰以禁盜。然大盜者又逐而竊之。則反爲盜用矣。是誤以逐屬大盜言。失其旨。并失其讀。

人大喜邪。毗於陽。大怒邪。毗於陰。

繼謹按釋文毗如字。司馬云。助也。一云并也。然下文云。陰陽并毗。四時不至。寒暑之和不成。則謂助已不可通。謂并更爲失之矣。此毗字當讀爲毗剗暴樂之毗。爾雅釋詁。毗剗暴樂也。合言之則曰毗剗。分

言之則或止曰剡。詩桑柔篇。捋采其剡。是也。或止曰毗。此言毗於陽毗於陰是也。暴樂毛傳作爆燥。鄭箋云。捋采之則爆燥而破。然則爆燥猶剡落也。喜屬陽。怒屬陰。故大喜則傷陽。大怒則傷陰。毗陰毗陽。言傷陰陽之和也。故四時不至。寒暑之和不成。若從司馬訓毗爲助。則下三句不貫矣。淮南子原道篇。人大怒破陰。大喜墜陽。與此同義。

其動也縣而天。

趙謹按釋文曰。向本無而字。當從之。郭注曰。動之則係天而踳躍也。以係天釋縣天。疑其所據本亦無而字也。而與天篆文相似。而卽天字之誤而行者。

故賢者伏處大山嵒巖之下。

趙謹按釋文大山音泰。亦如字。當以讀如字爲是。此泛言山之大者。不必東嶽泰山也。嵒當爲湛。文選封禪文。湛恩厖鴻。李注曰。湛深也。湛巖猶深巖。因其以山巖言。故變從水者而從山耳。山言其大。巖言其深。義正相應。學者不達其義。而音大爲泰。失之矣。田子方篇。其神經乎大山而無介。入乎淵泉而不涖。釋文。大音泰。失與此同。文選風賦。緣泰山之阿。古詩。冉冉孤生竹。結根泰山阿。夫風之所緣。竹之所生。非必泰山也。其原文應並作大山。泛言山之大者。後人誤讀爲泰。并改作泰耳。

吾未知聖知之不爲桁楊接摺也。仁義之不爲桎梏繫桎也。焉知什吏之不爲盜跖嚙矢也。

樾謹按嚙矢未詳何物。向云矢之鳴者也。則因其字從口而爲之說。崔本作蓄。云蓄蓄可以爲箭。此更曲說。未聞矢以蓄爲之也。釋文稽或作矯。矯揉也。疑古本如此。說文矢部。矯。揉箭箝也。漢書嚴安傳有矯箭箝弦之語。正可以說此文。蓋摺也。柄也。矢也。皆物也。接之鑿之。則皆人也。接字見說文木部。云積木也。是凡接積字本當作接。摺者析楊之榎也。柄者桎梧之孔也。言聖知爲析楊接其摺。仁義爲桎梧鑿其柄。曾史爲桎跖矯其矢也。淮南子有大者爲柱。梁小者爲接。摺之說。鄭康成注考工記。有調其鑿柄之說。則誤以接摺鑿柄爲皆二字連文。自漢世已然。釋文所引諸說。宜其皆誤矣。

禍及止蟲。

樾謹按止蟲卽豸蟲也。爾雅釋蟲。有足謂之豸。無足謂之豸是也。史記五帝紀。鳥獸蟲蛇。正義曰。蟻音豸。直起反。直起之音。與止相近。宣十七年左傳。庶有豸乎。豸卽止也。此云禍及止蟲。止卽豸也。吐爾聰明。

樾謹按吐當作杜。言杜塞其聰明也。

有大物者。不可以物。物而不物。故能物物。

樾謹按郭斷不可以物物五字爲句。失其讀矣。此當讀不可以物爲句。物而不物爲句。挈汝適復之。撓撓以游無端。

禮記按郭於撓撓下出注曰撓撓自動也提挈萬物使復歸自動之性卽無爲之至也此未得其解爾雅釋詁適往也然則適復猶往復也撓撓亂也廣雅釋詁撓亂也重言之則爲撓撓矣適復之撓撓此世俗之人所以不能獨往獨來也惟大人則提挈其適復之撓撓者而與之其游於無端故曰挈汝適復之撓撓以游無端二句本止一句郭失其解并失其讀矣

應於禮而不諱

禮記按諱讀爲遠遠諱並從章聲故廣雅釋詁曰諱避也韋昭注周語晉語並曰遠避也是二字聲近義通應於禮而不諱卽不遠也郭注曰自然應禮非由忌諱則失之迂曲矣

夫子曰夫道覆載萬物者也天地

禮記按此與下節並冠以夫子曰釋文引司馬云莊子也一云老子也然下文有云夫子問于老聃曰則夫子非老子明矣據下老子答辭曰臣子告若而所不能聞與而所不能言則問老聃者自是孔子故釋文曰夫子仲尼也以例前則此兩夫子曰亦是孔子之言矣

吾子明於此十者則韜乎其心之大也

禮記按郭注曰心大故事無不容也此未得事字之義事心猶立心也言其立心之大也禮記郭特牲篇鄭注曰事猶立也釋名釋言語曰事傳也傳立也並其證也如郭注則是心足以容事而非事心矣

呂氏春秋論人篇。事心乎自然之塗。亦以事心連文。義與此同。足證郭注之誤。

方且爲緒使。

樞謹按緒使疑本作使緒。故郭注曰。將與後世事役之端。以事役字釋使字。以端字釋緒字也。下句曰。方且爲物絅。使緒物絅。兩文相對。言爲事作端緒。爲物作絅束也。若作緒使。不特意不可通。且與下句不倫矣。

雖然顧先生之言其風也。

樞謹按風當讀爲凡。猶云言其大凡也。風本從凡聲。故得通用。

汝將固驚邪。

樞謹按固讀爲胡。胡固並從古聲。故得通用。汝將胡驚邪。言汝與真渾沌遇則不驚也。郭注曰。故與世同波而不自失。則雖遊於世俗。而泯然無迹。豈必使汝驚哉。正得其意。古書胡字或以故字爲之。管子修廢篇。公將有行。故不送公。墨子尚賢中篇。故不察尚賢爲政之本也。皆以故爲胡之證。禮記哀公問篇。鄭注曰。固猶故也。然則以固爲胡。猶以故爲胡矣。

而今也以天下惑。子雖有祈禱。不可得也。

樞謹按祈字無義。司馬云。祈求也。則但云子雖祈禱足矣。郭注云。雖我有求。禱至道之情。則又增出情

字，殆皆非也。所疑所字之誤，言天下皆惑，予雖有所嚮往，不可得也。所所字形相似故誤耳。下同。以二缶鍾惑，而所適不得矣。

樾謹按二缶鍾之文未知何義。釋文云：缶應作垂，鍾應作鍾。言垂脚空中，必不得有之適也。此於莊子之意不合。所適謂所之也。郭注曰：各自信據，故不知所之是也。如陸氏說，則以適爲適意之適，當云不得其適，不當云所適不得也。今按鍾當作鍾，而二則一字之誤。缶則企字之誤。企下從止，缶字俗作缶，其下亦從止，兩形相似，因致誤耳。文選款遊賦注引字林曰：企，舉踵也。一切經音義十五引通俗文曰：舉踵曰企。然則企踵猶舉踵也。人一企踵，不過步武之間耳。然以一企踵惑，則已不得其所適矣。故下文而今也以天下惑，予雖有所嚮，其庸可得邪？以天下惑，極言其地之大，以一企踵惑，極言其地之小也。上文二人惑則勞而不至，惑者勝也。而今也以天下惑，予雖有所嚮，不可得也。以天下對二人言，則以人之多寡言。此以天下對一企踵言，則以地之廣狹言。一企踵誤爲二缶鍾，則不得其義矣。明於天，通於聖，六通四辟於帝王之德者，天道。

樾謹按上文天道帝道聖道並列，此云明於天，承天道而言。通於聖，承聖道而言。六通四辟於帝王之德，承帝道而言。曰六曰四，極言其無所不通，無所不辟也。天下篇六通四辟，小大精粗，其運無乎不在，是其義也。釋文以六氣四方說之，則非言帝王之德矣。

因任已明而原省次之。

繼謹按郭注曰。物各自任。則罪責除也。此未得其義。下文云。原省已明。而是非次之。是非已明。而賞罰次之。然則此時尙未有是非。未有賞罰。又何罪責之有乎。今按省之言省察也。原與省同義。晏子春秋問下篇。春省耕而補不足者。謂之遊。管子戒篇。作春出原農事之不本者。謂之遊。是原省義同也。蓋旣因物而任之。又從而原省之。於是其是非可得。而賞罰可加矣。

賓禮樂。

繼謹按賓當讀爲摛。摛。摛斥禮樂也。與上句退仁義一律。郭注曰。以性情爲主也。則以本字讀之。其義轉迂。達生篇曰。賓於鄉里。遂於州部。此卽假賓爲摛之證。

世人以形色名聲爲足。以得彼之情。夫形色名聲。果不足以得彼之情。則知者不言。言者不知。而世豈識之哉。

繼謹按果不足以得彼之情。句。衍不字。莊子之意。謂形色名聲。果足以得彼之情。則所恃乎得情者。莫如言矣。而知者不言。言者不知。世又何從識之哉。正見得彼之情。不在形色名聲也。此二十七字。本一氣相屬。妄增不字。則語意隔絕。果字則字上下相應之妙全失矣。達生篇。世之人以爲養形足以存生。而養形果不足以存生。則世奚足爲哉。亦衍不字。而如古通用。如養形果足以存生。則世奚足爲哉。兩

句一氣。今衍不字。則亦臨絕矣。凡此皆沒人拘泥字句者所妄加。不達莊子文法也。
孰隆施是。天運。

嚴謹按此承上雲雨而言。隆當作降。謂降施此雲雨也。書大傳。隆谷。鄭注曰。隆讀如雁降之降。蓋隆從降聲。古音本同。荀子天論篇。隆禮尊賢而王。韓詩外傳。隆作降。齊策。歲八月。降雨下。風俗通。義祀典篇。降作隆。是古字通用之證。

天有六極五常。

嚴謹按六極五常。疑卽洪範之五福六極也。常與祥古字通。儀禮士虞禮記。薦此常事。鄭注曰。古文常爲祥。是其證也。說文示部。祥。福也。然則五常卽五福也。下文曰。九洛之事。治成德備。其卽謂禹所受之洛書九類乎。

一死一生。一愆一起。所常無窮。而一不可待。

嚴謹按一不可待者。皆不可待也。大戴記。衛將軍文子篇。則一諸侯之和也。盧注曰。一。皆也。荀子勸學篇。一可以爲法則。君子篇。一皆善也。謂之聖。楊注曰。一。皆也。是一有皆義。郭注曰。不能待之以一。與語意未合。

今而夫子亦取先王已陳芻狗。取弟子遊居疑臥其下。

摠議按上取字如字。下取字當讀爲聚。周易萃象傳聚以正也。釋文曰聚。荀作取。漢書五行志內取茲。師古曰取讀如禮記聚塵之聚。是聚取古通用。

故西施病心而顰其里。其里之醜人見而美之。歸亦捧心而顰其里。其里之富人見之。堅閉門而不出。貧人見之。挈妻子而去之走。

摠議按兩其里字。皆不當疊。病心而顰。捧心而顰。文義甚明。若作顰其里。則不可通矣。皆涉下句而衍。外無正而不行。

摠議按正乃匹字之誤。禮記緇衣篇唯君子能好其正。鄭注曰正當爲匹。字之誤也。是其例矣。此云中無主而不止。外無匹而不行。與宣三年公羊傳自內出者無匹不行。自外至者無主不止。文義相似。自外至者無主不止。故此言中無主而不止也。自內出者無匹不行。故此言外無匹而不行也。因匹誤爲正。郭注遂以正己爲說。殊非其義。則陽篇自外入者有主而不執。由中出者有正而不距。正亦當爲匹。誤與此同。

夫白鵲之相視。眸子不運而風化。蟲雄鳴於上風。雌應於下風而化。

摠議按而化一本作而風化。當從之。郭注曰鵲以眸子相視。蟲以鳴聲相應。俱不待合而便生子。故曰風化。是郭所據本。兩句皆作風化。故總釋之如此也。

故曰夫恬淡寂寞虛無爲此天地之平而道德之質也。

摠謹按質當讀爲至。史記蘇秦傳趙得譚於魏至公子延。索隱曰至當爲質。謂以公子延爲質也。是至質古通用。至可爲質。質亦可爲至矣。道德之質卽道德之至也。天道篇曰夫虛靜恬淡寂寞無爲者天地之平而道德之至。文與此同。而字正作至。是其明證。

故曰聖人休休焉則平易矣。

摠謹按休焉二字傳寫誤倒。此本作故曰聖人休焉。休則平易矣。天道篇故帝王聖人休焉。休則虛。與此文法相似。可據訂正。

滑欲於俗思以求致其明。

摠謹按釋文滑音骨。亂也。崔云治也。此當從崔說爲長。上文繕性於俗學以求復其初。崔注繕亦訓治。蓋二句一義。繕也滑也。皆治也。故曰求復其初。求致其明。若訓滑爲亂則與求字之義不貫矣。滑得訓治者滑猶汨也。說文水部汨治水也。是其義也。玉篇手部曰扣亦指字。然則滑之與汨猶指之與扣矣。禮樂偏行則天下亂矣。

摠謹按郭注曰以一體之所履一志之所樂行之天下則一方得而四方失也。是偏爲一偏之偏。故郭以一體一志說之。釋文作偏而音通。非是。

心與心識知而不足以定天下。

樞齋按識知二字連文。詩曰：不識不知，是識知同義。故連言之曰識知也。心與心識知而不足以定天下，明必不識不知而後可言定也。諸家皆斷識字爲句，非是。向本作職，尤非。

人卒九州殺食之所生，舟車之所通，人處一焉。秋本

樞齋按人卒二字，未詳何義。司馬訓卒爲衆，崔訓卒爲盡，皆不可通。且下云人處一焉，則此不當以人言人。卒疑大率二字之誤。人閒世篇：率然拊之。釋文曰：率或作卒。是率卒形似易誤之證。率誤爲卒，因改大爲人以合之。據至樂篇：人卒聞之，盜跖爲人卒，未有不與名就利者。是人卒之文。本書所有，然施之于此，不可通矣。大率者，總計之辭。上云：計四海之在天地之間也。又云：計中國之在海內，計與大率其義正同。

梁麗可以銜城。

樞齋按司馬云：梁麗，小船也。崔云：屋棟也。然小船與屋棟，皆非所以銜城。詩：皇矣，篇與爾臨衝。毛傳曰：臨衝，車也。銜，銜車也。正義曰：兵書有作臨衝銜車之法。墨子有備銜之篇。知臨衝俱是車也。然則此云可以銜城，其爲是車明矣。徐無鬼篇：君亦必無陳鶴列於麗譙之間。郭注曰：麗譙，高樓也。司馬曰：麗譙，樓觀名也。此所云梁麗，疑是車之有樓者。若左傳所稱樓車矣。文選辨亡論：銜柳息於朔野。李善注曰：

字略作轆，樓也。可爲銜車有樓之證。

於是逡巡而卻，告之海曰：夫千里之遠，不足以舉其大；千仞之高，不足以極其深。

繼謹按：海字當在曰夫二字之下。

故曰：忠諫不聽，踵循勿爭。至樂。

繼謹按：郭注曰：唯中庸之德爲然。此不知何義。殆不得其旨而妄說也。踵循當讀爲逡巡。古書逡巡字，或作逡巡。漢鄭固碑：逡巡退讓是也。此又作踵循者，據外物篇師弟子而踰於厥水，釋文引字林云：踰，古踵字。然則踵循者，踰也。漢碑作逡巡。莊子書作踵循，字異而音義同矣。忠諫不聽，踵循勿爭，謂人主不聽忠諫，則爲人臣者當逡巡而退，勿與之爭也。下文曰：故夫子胥爭之，以殘其形。言子胥事不聽忠諫之君，而必欲與之爭，故殘其形也。學者不達踵循之義，遂失其解。并莊子引古語以起下文，其意亦不顯矣。

若果羞乎，子果歎乎。

繼謹按：羞當讀爲羞。爾雅釋詁：羞，憂也。若果羞乎，子果歎乎。羞與歎對，猶憂與樂對也。言若之死非憂，予之生非樂也。羞與歎，古字通。詩：二子乘舟，中心養養。傳：調養爲憂。卽本雅詁矣。司馬本養作慕，乃字之誤。

胡蝶管也。

樾謹按釋文曰：胡蝶管也。一名管也。此失其義。當屬下句讀之。本云胡蝶管也。化而爲蟲。與下文鶴掇千日爲鳥。兩文相對。千日爲鳥。言其久也。管也。化而爲蟲。言其速也。列子天瑞篇釋文曰：管。少也。謂少時也。得其義矣。

人又反入於機。

樾謹按又作當久。字之誤也。久者老也。上文黃軹生乎九猷。釋文引李注曰：九宜爲久。久老也。是其義也。人久反入於機者。言人老復入於機也。列子天瑞篇正作人久入於機。

用志不分。乃凝於神。達生

樾謹按疑當作疑。下文梓慶削木爲鐻。鐻成。見者驚猶鬼神。卽此所謂乃凝於神也。列子黃帝篇正作疑。張湛注曰：意專則與神相似者也。可據以訂正。

挺卻萬方。陳乎前而不得入其舍。

樾謹按萬下脫物字。此本以挺卻萬物爲句。方陳乎前而不得入其舍爲句。方者並也。方之本義爲兩。舟相並。故方有並義。荀子致仕篇莫不明通。方起以尙盡矣。楊注曰：方起並起。漢書楊雄傳雖方征僞與僞倭兮。師古注曰：方謂並行也。皆其證也。方陳乎前謂萬物並陳乎前也。今上句脫物字。而以方字

屬上讀。則所謂陵前者。果何指歟。郭注曰。覆卻雖多。而猶不以經懷。是其所據本有物字。蓋正文是萬物。故以多言。若如今本作萬方。當以廣大言。不當以多言也。列子黃帝篇。正作覆卻萬物。方陳乎前而不得入其舍。可據以訂正。

有張毅者。高門縣薄。無不走也。

懋謹按。無不走也。語意未明。司馬云。走。至也。言無不至。門奉貴富也。亦殊迂曲。走乃趨之壞字。文選幽通賦。李善注引此文曰。有張毅者。高門縣薄。無不趣義也。字正作趣。但衍義字耳。呂氏春秋必已篇曰。張毅好恭。門閭雖薄。聚衆無不趨。高誘注曰。過之必趨。淮南子人閒篇曰。張毅好恭。過宮室廊廟必趨。見門閭聚衆必下。厨徒馬圉。皆與仇禮。然不終其壽。內熱而死。其義更明。莊子文不備。故學者莫得其解耳。

沈有履窻有罍。

懋謹按。司馬云。沈。水汙泥也。則當與水有罔象等句相次。不當與窻有罍相次也。沈當爲堪。堪從甚聲。沈從尤聲。兩音相近。詩蕩篇。其命匪謚。說文心部引作天命匪忱。常棣篇。和樂且湛。禮記中庸篇引作和樂且耽。並其證也。堪之通作沈。猶謚之通作忱。湛之通作耽矣。白華篇。叩拱於堪。毛傳曰。堪。窻也。是堪窻同類。故以堪有履窻有罍。並言之耳。鄭裨諱字詁。謚卽堪之戔字。漢書古今人表作裨湛。湛亦堪

之限字。李善注文選鄒陽上吳王書曰。湛今沈字。又注答賓戲曰。湛古沈字。然則以沈爲湛。卽以湛爲湛也。

若夫以烏養養鳥者。宜棲之深林。浮之江湖。食之以委蛇。

樞謹按委蛇未詳何物。李云。大鳥食蛇。然未聞養鳥者必食之以蛇也。司馬云。委蛇。泥鰌。此亦臆說。今按至樂篇云。夫以烏養養鳥者。宜棲之深林。遊之壇陸。浮之江湖。食之鰕鰕。隨行列而止。委蛇而處。然則此文宜亦當云食之以鰕鰕。委蛇而處。傳寫有闕文耳。且云委蛇而處。方與下句則平陸而已矣。文氣相屬。若無而處二字。下句便不貫矣。

一上一下。以和爲量。山水

樞謹按此本作一下一上。以和爲量。上與量爲韻。今作一上一下。失其韻矣。古書往往倒文以協韻。後人不知而誤改者甚多。秋水篇。無東無西。始於元冥。反於大通。亦後人所改。莊子原文。本作無西無東。與通爲韻也。王氏念孫已訂正矣。

尊則議。

樞謹按議當讀爲俄。詩賓之初筵篇。側弁之俄。鄭箋云。俄。傾貌。尊則俄。謂崇高必傾側也。古書俄字。或以義爲之。說見王氏經義述聞。尙書立政篇。亦或以議爲之。管子法禁篇。法制不議。則民不相私。議亦

俄也。謂法制不傾袤也。又或以儀爲之。荀子成相篇。君法儀。禁不爲。儀亦俄也。謂君法傾袤。則當禁使不爲也。

吾敬鬼尊賢。親而行之。無須與離居。然不免於患。

樹謹按崔譔本無離字。而以居字連上句讀。當從之。呂氏春秋慎人篇。肝胝下居。高誘訓居爲止。無須與居者。無須與止也。正與上句行字相對成義。學者不達居字之旨。而習於中庸不可須臾離之文。遂妄加離字。而居字屬下讀。失之矣。下文居得行而不名處。亦以居與行對言。郭注曰。居然自得此行。非是。

王獨不見夫騰猿乎。其得枏梓豫章也。攬蔓其枝而王長其閒。

樹謹按郭注曰。遭時得地。則申其長技。是讀長爲長短之長。然於本文之義。殊爲未合。司馬云。兩枝相去長遠也。則就樹木言。義更非矣。此當就猿而言。謂猿得枏梓豫章。則率其屬居其上。而自爲君長也。故曰王長其閒。釋文。王往况反。長丁亮反。頗得其讀。

人貌而天虛。緣而葆真。清而容物。田子方

樹謹按郭注以人貌而天四字爲句。殆失其讀也。此當以人貌而天虛爲句。人貌天虛相對成義。緣而葆真爲句。與清而容物相對成義。虛者孔竅也。淮南子汜論篇。若循虛而出入。高注曰。虛孔竅也。訓孔

竅故亦謂心。淑真篇。虛室生白。注曰。虛。心也。大元斷初一日。斷心滅斧。失初一日。刺虛滅刃。滅刃與滅斧同。刺虛與斷心同。故發初一日。懷威滿虛。猶言滿心也。說詳太元經。此云人貌而天虛。卽人貌而天心。言其貌則人。其心則天也。學者不達虛字之義。誤屬下讀。則人貌而天句。文義不完。下兩句本相儔者。亦參差不齊矣。養生主篇。緣督以爲經。釋文引李云。緣。順也。緣而葆真者。順而葆真也。上綴虛字。亦爲無義。

諸大夫蹇然曰。先君王也。

樾謹按。先君下。疑奪命字。此本作先君命王也。故下文曰。先君之命王其無它。

文王觀於國。則列士墮植散萃。

樾謹按。司馬云。植。行列也。散萃。言不從徒衆也。一云。植者。疆界頭造尾以待諫者也。此兩說並未得植字之義。宣二年左傳。華元爲植。杜注曰。植。將主也。列士必先有主。而後得有徒衆。故欲散其萃。必先墮其植也。植之訓主。說詳羣經平議。

楚王與凡君坐。少焉。楚王左右曰。凡亡者三。

樾謹按。楚王左右言凡亡者三人也。郭注曰。言有三亡徵也。非是。

若正汝形。一汝視。天和將至。攝汝知。一汝度。神將來舍。知。北。姿。

樾謹按一汝度當作正汝度。蓋此四句變文以成辭。其實一義也。攝汝知卽一汝視之意。所視者專一。故所知者收攝矣。正汝度卽正汝形之意。度猶形也。淮南子道應篇文子道原篇並作正汝度。可據以訂正。

是天地之委形也。

樾謹按司馬云委積也。於義未合。國策齊策願委之於子高。注曰委付也。成二年左傳王使委于三吏。杜注曰委屬也。天地之委形卽天地所付屬之形也。下三委字並同。

邀於此者。

樾謹按說文無邀字。彳部微循也。卽今邀字也。又曰循行順也。然則邀亦順也。邀於此者猶言順於此者。郭注曰人生而遇此道是以遇訓邀。義既迂曲且于古訓無徵。殆失之矣。

神農隱几擁杖而起。

樾謹按既言擁杖而起不當言隱几。疑隱几字涉上文神農隱几闔戶晝瞑而衍。

光曜問乎無有曰夫子有乎其無有乎光曜不得問而孰視其狀貌。

樾謹按淮南子道應篇光曜不得問上有無有弗應也五字當從之。惟無有弗應故光曜不得問也。此脫五字則義不備。

諸子平議卷十九

莊子三

夫春氣發而百草生，正得秋而萬寶成，此榮華。

樹謹按得字疑衍文。莊子原文蓋作「正秋而萬寶成」。周易說卦傳：「兌正秋也，萬物之所說也。」正義曰：「正秋而萬物皆說成也。」即本莊子之義，是其證也。得字蓋涉下句「夫春與秋豈無得而然哉」，因而誤衍。春氣發而百草生，正秋而萬寶成，文義已足，不必加此一字，與上句相儷偶也。

困車之獸，介而離山。

樹謹按方言：獸無偶曰介。一本作分，非。

抱汝生。

樹謹按釋名釋姿容曰：抱，保也。相親保也。是抱與保義通。抱汝生，即保汝生。郭注曰：「無抱乎其生之外也。」猶泥抱字爲說，未達假借之旨。

夫外縛者不可繁而捉，將內捷；內褻者不可縈而捉，將外捷。

樹謹按郭於此無注，而注下文曰：「雖繁手以執之，綢繆以持之，弗能止也，則訓繁爲繁手，殆不可通矣。」

繁疑繁字之誤。繁俗作𦰩。漢書司馬相如傳。名家苛察纖縵。如治日。纖縵猶縵縵也。此以繁而提。縵而提。並言。繁謂繁繞。縵謂網縵。廣雅釋詁。繁與網縵。並訓縵。是其義一也。繁繁形似。因而致誤耳。終日噪而噬不噉。

榘謹按釋文。噉本作噉。徐音愛。當從之。老子。終日號而不噉。傳奕本作歎。即噉之異文也。楊子太元經。夷次三日。柔嬰兒于號。三日不噉。二宋陸王本皆如是。蓋以噉與柔爲韻。可知楊子所見老莊。皆作噉也。

終日提而手不挽。

榘謹按說文。無挽字。角部。觥。角觥曲也。疑卽此挽字。以角言則從角。以手言則從手。榘觥爲挽。字之所。以。掌乳浸多也。終日提而手不挽。謂手不拳曲也。崔云。挽。寄也。殊非其義。

夫至人者。相與交食乎地。而交樂乎天。

榘謹按郭注曰。自其無心。皆與物共。釋文引崔云。交。俱也。李云。共也。是皆未解交字之義。徐無鬼篇曰。吾與之遊樂於天。吾與之遊食於地。與此文異義同。交卽遊也。古字止作微。文二年左傳。寡君願微福於周公魯公。此云遊食乎地。遊樂乎天。語意正相似。作遊者。後出字。作交者。段借字。詩桑扈篇。彼交匪傲。漢書五行志作匪傲匪傲。卽其例矣。

不可內於蠹臺。

櫛謹按不可上當有萬惡二字。上文云。若是而萬惡至者。皆天也。而非人也。不足以滑成。其文已足。萬惡不可內於蠹臺。則又起下意。下文云。蠹臺者。有持而不知其所持。而不可持者也。皆承此言之。讀者不詳文義。誤謂不可內於蠹臺。與不足以滑成。兩句相屬。故刪萬惡二字耳。文選廣絕交論李善注。引此文正作萬惡不可內於蠹臺。

券外者志乎期費。

櫛謹按郭注曰。有益無益。期欲損己以爲物也。則旣言志又言期。於義復矣。釋文曰。期。卒也。費。耗也。卒有所費耗也。然志乎卒耗。於義亦不可通。今按荀子書。每用恭字爲窮極之義。王霸篇曰。欲恭色耳。欲恭聲。楊倞注曰。恭。極也。亦或作期。議兵篇曰。已非三年。然後民可信也。荀坐篇曰。恭三年而百姓往矣。是期與恭通。期費者極費也。費謂財用也。呂氏春秋安死篇。非愛其費也。高注曰。費。財也。期費之義。與恭色恭聲相近。彼謂窮極其聲色。此謂窮極其財用也。故下文曰。志乎期費者。惟賈人也。

與物且者。其身之不能容。焉能容人。

櫛謹按且卽苟且之且。詩東門之枌篇。穀旦于差。韓詩旦作且。云苟且也。是重言爲苟且。單言爲且也。上文與物窮者。郭注曰。窮謂終始。是窮爲窮極之義。苟且與窮極。義正相反也。釋文曰。且。始也。非是。

孰知有無死生之一守者。吾與之爲友。

樾謹按一守者。一道也。道字古讀若守。故與守通。知北游篇大馬曰。子巧與有道與。曰。臣有守也。守卽道字。達生篇仲尼曰。子巧乎有道邪。曰。我有道也。是其明證。說本王氏念孫。道者德之欽也。

樾謹按說文广部。廐。陳與服于庭也。小爾雅廣詁。廐。陳也。此欽字卽廐之段字。蓋所以生者爲德。而陳列之卽爲道。故曰德之廐也。漢書哀帝紀注。引李斐曰。陳道也。是其義矣。

介者移畫。外非譽也。

樾謹按郭注曰。畫所以飾容貌也。朋者之貌。旣以虧殘。則不復以好醜在懷。故移而棄之。然云外非譽。似不當以容貌言。崔云。移畫。不拘法度也。當從之。漢書司馬相如傳。移以陸離。師古注曰。移。自放縱也。卽此移字之義。桓六年穀梁傳。以其畫我。公羊傳作化我。何休注曰。行過無禮謂之化。卽此畫字之義。蓋人旣朋足。不自顧惜。非譽皆所不計。故不拘法度也。

下之質執飽而止。是羶德也。徐無與

樾謹按廣雅釋獸。羶。貓也。貓之捕鼠。飽而止矣。故曰是羶德也。秋水篇曰。騶騶驂騑。一日而馳千里。捕鼠不如羶狴。此本書以羶爲貓之證。御覽引尸子曰。使牛捕鼠。不如貓狴之捷。莊子言羶狴。尸子言貓

狂一也。釋文曰：程德謂貪如狐狸也，未得其義。

察士無凌降之事，則不樂。

摠謹按：禮記鄉飲酒篇，愁以時察。鄭注曰：察，猶察察，嚴殺之貌也。老子：俗人察察，河上公注曰：察，察急且疾也。然則察有嚴急之意，故以凌降爲樂。李云：察，識也，則與上文知士復矣。

枯槁之士宿名。

摠謹按：宿讀爲縮。國語楚語：縮於財用，則匱。戰國秦策：縮劍將自誅。韋昭高勝注並曰：縮，取也。枯槁之士，縮名，猶言取名也。釋文曰：宿，積久也。于義未安。又引王云：其所疑宿，唯名而已，更爲迂曲，由不知宿爲縮之假字耳。

農夫無草萊之事，則不比。商賈無市井之事，則不比。

摠謹按：比，通作庀。周官遂師疏云：周禮之內云比者，先鄭皆爲庀，是也。國語魯語：子將庀季氏之政焉。又曰：夜庀其家事。韋注並曰：庀，治也。農夫惟治草萊之事，故無草萊之事，則不比。商賈惟治市井之事，故無市井之事，則不比也。郭注曰：能同則事同，所以比。是以本字讀之，非是。其求唐子也，而未始出域，有遺類矣。

摠謹按：有遺類矣，當連下夫字爲句，有遺類矣夫。與襄二十四年左傳：有令德也夫，有令名也夫，句法。

相似。類謂種類也。詩裳裳者華序。樂賢者之類。正義曰。類謂種類是也。求亡子而不出域。則其亡子不可得。必無道類矣。故曰有道類矣。夫反言以明之也。郭注失其證。所說未得。

夫楚人寄而躡閭者。

樹謹按。夫字當屬上有道類矣。爲句。躡當讀。方音。譎。怒也。廣雅釋詁。譎。責也。楚人寄而譎閭者。謂寄居人家而怒責其閭者也。與下文夜半於無人之時而與舟人鬪。均此楚人之事。皆喻其自以爲是也。郭注曰。俱寄止而不能自投於高地。於義殊不可通。

王射之。敏給搏捷矢。

樹謹按。郭於敏給下出注曰。敏。疾也。給。續括也。是以敏給屬王言。殆非也。敏給二字同義。後漢書鄭玄傳。言論給捷。李賢注曰。給。敏也。是其證也。故國語晉語曰。知羊舌職之聰敏。肅給也。使佐之。荀子性惡篇曰。齊給便敏而無類。並以敏給對言。然則郭以給爲續括。非古義矣。敏給當以狙言。謂狙性敏給。能搏捷矢也。捷。顧爲接。爾雅釋詁。捷也。是捷與接聲近義通。莊十二年左氏經文。宋萬弑其君捷。僖三十二年鄭伯捷卒。文十六年。晉人納捷。肅于邾。公羊捷並作接。人閒世篇。必將乘人而闕其捷。釋文曰。捷本作接。此捷接通用。見於本書者。搏捷矢。卽搏接矢。謂以手搏而接其矢也。郭注曰。捷。速也。夫矢自無不速。又何必言捷乎。

故足之於地也踐。雖踐。待其所不踐。而後善博也。

繼謹按兩踐字。並當作淺。或字之誤。或古通用也。足之於地。止取容足而已。故曰足之於地也淺。然容足之外。雖皆無用之地。而不可廢也。故曰雖淺。待其所不踐而後善博也。外物篇曰。夫地非不廣且大也。人之所用容足耳。然則踴足而墊之致黃泉。人尙有用乎。卽此義也。下文曰。人之知也少。雖少。待其所不知而後知。天之所謂也。少與淺文義相近。若作踐則不可通矣。

舊國舊都。望之惘然。雖使丘陵草木之緡入之者十九。猶之惘然。況見見聞聞者也。則隱。

繼謹按緡字。司馬云。盛也。郭云。合也。於義俱通。入之者十九。釋文曰。謂見十識九也。此未得其義。入者謂入於丘陵草木所掩蔽之中也。入之者十九。則其出於外而可望見者。止十之一耳。而猶覺惘然喜悅。故繼之曰。況見見聞聞者也。郭曰。見所容見。聞所嘗聞。而猶惘然。則於況見見聞聞句。不復可通。遂增益之曰。況體其體用其性也。於莊子本義不合矣。

以十仞之臺。縣衆聞者也。

繼謹按此承見見聞聞而言。以十仞之臺。而縣於衆人耳目之間。此人所共見共聞者。非猶夫丘陵草木之緡入之者十九也。其爲惘然可知矣。郭注曰。衆之所習。雖危猶聞。此誤讀聞爲聞。於義殊不可通。蓋由不解上文。故於此亦失其旨。

築十仞之城。城者既十仞矣。則又壞之。

樞謹按下十字疑七字之誤。城者既七仞。則雖未十仞。而去十仞不遠矣。故壞之爲可惜。若既十仞。則直謂之已成可耳。不當言既十仞也。下文曰。今兵不起七年矣。此王之基也。明是以七仞喻七年。其爲字誤無疑。

故南非其性者。欲惡之孽。爲性霍霍。始萌以扶吾形。尋擢吾性。

樞謹按爲性霍霍。霍腹六字爲句。郭於霍霍下出注云。霍霍。害禾稷。欲惡傷正性。此失其讀也。始萌以扶吾形。尋擢吾性。尋與始相對爲義。尋之言淺尋也。漢書郊祀志。寢尋於泰山矣。晉灼曰。尋。遂往之意也。始萌以扶吾形。言其始若足以扶助吾形也。尋擢吾性。言寢尋既久。則拔擢吾性也。郭解扶吾形曰。形扶疎則神氣傷。亦爲失之。

至齊見辜人焉。

樞謹按釋文曰。辜。罪也。李云。謂應死人也。此失其義。辜。謂辜磔也。周官掌戮。殺王之親者辜之。鄭注曰。辜之言枯也。謂磔之。是其義也。漢書景帝紀。改磔曰棄市。師古曰。磔。謂張其尸也。是古之辜磔人者。必張其尸於市。故柏矩推而強之。解朝服而暮之也。

子乎子乎。

樾謹按子乎子乎，乃歎辭也。詩綢繆篇：子兮子兮。毛傳曰：子兮者，嗟茲也。管子小稱篇：嗟茲乎。聖人之言長乎哉。說苑貴德篇曰：嗟茲乎。我窮必矣。並以嗟茲爲歎辭。說詳王氏引之經義述聞。此云子乎子乎，正與子兮子兮同義。子當讀爲噓。釋文不爲子字作音，蓋失其義久矣。

歷爲物而愚不識。

樾謹按下文大爲難而罪不敢，重爲任而罰不勝，違其塗而誅不至，曰罪曰罰曰誅，皆謂加之以刑也。此曰愚，則與下文不一律矣。釋文曰：愚，一本作遇。遇疑過字之誤。廣雅釋詁曰：過，責也。因其不識而責之，是謂過不識。呂氏春秋適威篇曰：煩爲教而過不識，數爲令而非不從，巨爲危而罪不敢，重爲任而罰不勝。與此文義相似，而正作過不識。高誘注訓過爲責，可據以訂此文之誤。過誤爲遇，又應改爲愚耳。

是故丘山積卑而爲高，江河合水而爲大。

樾謹按水乃小字之誤。卑高小大相對爲文。

陰陽相照相蓋相治。

樾謹按蓋當讀爲害。爾雅釋言：蓋，割裂也。釋文曰：蓋，舍人本作害。是蓋害古字通。陰陽或相害，或相治。猶下句云：四時相代相生相殺也。

季真之莫爲接子之或使。

樞謹按尙書微子篇殷其勿或亂正四方。多士篇時子乃或言。枚傳竝曰或有也。禮記祭義篇庶或饗之。孟子公孫丑篇夫既或治之。鄭趙注並曰或有也。此云季真之莫爲接子之或使。或與莫爲對文。莫無也。或有也。周易益上九莫益之。或擊之。亦以莫或相對。

木與木相摩則然。外物。

樞謹按淮南子原道篇亦云。兩木相摩而然。然兩木相摩。未見其然。下句云金與火相守則流。疑此句亦當作木與火。下文云水中有火。乃焚大槐。又云利害相摩。生火甚多。衆人焚和。月固不勝火。是此章多言火。益知此文之當爲木與火矣。蓋木金二物皆畏火。故舉以爲言。見火之爲害大也。

相結以隱。

樞謹按李云。隱。病患也。然病患非所以相結。郭注曰。隱。括進之謂也。然隱括所以正曲木。亦非所以相結也。隱當訓爲私。呂氏春秋園道篇。分定則下不相隱。高注曰。隱。私也。文選赭白馬賦。恩隱周流。李善引國語注曰。隱。私也。相結以隱。謂相結以恩私。舊說皆非。

天之穿之。日夜無降。

樞謹按降當作瘳。即瘳之猶文。秦問宣明五氣篇。勝肱不利爲瘳。又五常政大論篇。其病癰。日夜無

痊，謂不癢也。

官事果乎衆宜。

樞謹按論語子路篇行必果，皇侃義疏曰，果，成也。衆有所宜，而後官事以成，故曰官事果乎衆宜。

彼視三釜三千鍾，如鸛雀蚊虻相過乎前也。

樞謹按雀字衍文也。釋文云，元嘉本作如鸛蚊，無虻字。則陸氏所據本，尚未衍雀字。故元嘉本作鸛蚊。陸氏但言其無虻字，不言其無雀字也。惟鸛與蚊，一鳥一蟲，取喻不倫。王云謂取大小相懸，以喻三釜三千鍾之多少，此不然也。夫至人之視物，一映而已，豈屑屑於三釜三千鍾之多寡，而必分別其爲鸛爲蚊乎？今按釋文云，鸛本作觀，疑是古本如此。其文蓋曰，彼視三釜三千鍾，如觀蚊虻相過乎前也。淮南子似真篇毀譽之於己，猶蚊虻之一過也。義與此同。因觀誤作鸛，則鸛蚊虻三字不倫，乃有刪一虻字，使蚊與鸛兩文相稱者。元嘉本是也。又有增一雀字，使鸛雀與蚊虻兩文相稱者，今本是也。皆非莊子之舊矣。

趙人三世執其君，王子搜患之。

樞謹按釋文云，搜，淮南子作翳。然翳之前無三世執君之事。史記趙世家索隱以搜爲翳之子，無顯。據竹書紀年，翳爲其子所執，趙人殺其子，立無余。又見執而立無顯，是無顯以前，三君皆不善終，則王子

搜是無顧之異名無疑矣。淮南子蓋傳聞之誤。當據索隱訂正。顏闔對曰。恐聽者謬而遣使者罪。不若審之。

樞譚按上者字衍文。恐聽謬而遣使者罪。恐其以誤聽得罪也。聽即使者聽之。非聽者一人。使者一人也。呂氏春秋貴生篇。正作恐聽繆而遣使者罪。夫生者豈特隨侯之重哉。

樞譚按隨侯下當有珠字。若無珠字。文義不足。呂氏春秋貴生篇。作夫生豈特隨侯珠之重也哉。當據補。

子恭爲我延之以三旌之位。

樞譚按恭字衍文。此昭王自與司馬子恭言。當稱子。不當稱子恭。不能自勝則從。神無惡乎。

樞譚按釋文曰。不能自勝則從。絕句。此讀是也。又曰。一讀至神字絕句。則失之。呂氏春秋審爲篇。亦載此事。作不能自勝則從之。神無惡乎。文子下德篇。淮南子道應篇。并疊從之二字作從之從之。則從神之不當連讀明矣。又按從。呂氏春秋作縱。則當讀子用反。而釋文無音。亦失之。不能自勝。而強不從者。此之謂重傷。

榷謹按重傷猶再傷也。不能自勝。則已傷矣。又強制之而不使縱。是再傷也。故曰此之謂重傷。呂氏春秋番爲篇高誘注曰。重讀復重之重。是也。釋文音直用反。非是。

天寒既至。霜雪既降。吾是以知松柏之茂也。

榷謹按天乃大字之誤。國語魯語。大寒降。韋昭注曰。謂季冬建丑之月。大寒之後也。若作天寒既至。失其義矣。呂氏春秋慎人篇。亦載此事。正作大寒。

道德於此則窮通。爲寒暑風雨之序矣。

榷謹按德當作得。呂氏春秋慎人篇。作道德於此。則窮達一也。爲寒暑風雨之序矣。疑此文窮通下亦當有一也二字。而今奪之。

時祀盡敬而不祈喜。

榷謹按喜當作禧。爾雅釋詁。禧。福也。不祈禱者。不祈福也。呂氏春秋誠廉篇。作時祀盡敬而不祈福也。與此字異義同。

樂與政爲正。樂與治爲治。

榷謹按呂氏春秋誠廉篇。作樂正與爲正。樂治與爲治。疑此文亦當同。傳寫誤倒。子之罪大極重。豈可。

繼謹按極當作殛。附雅釋言。殛。誅也。言罪大而誅重也。極。殛古字通。書洪範篇。歸則殛死。多士篇。大罰殛之。傳二十八。年左傳。明神殛之。昭七年傳。昔堯殛鯀于羽山。釋文並曰。殛本作極。卽將殛成無倫。貴賤無義。長幼無序。五紀六位。將何以爲別乎。

繼謹按五紀。司馬云。歲月日星辰歷數。然與殛成貴賤長幼之義不相應。殆非也。今按五紀卽五倫也。六位卽六紀也。白虎通三綱六紀篇曰。六紀者。謂諸父兄弟族人諸舅師長朋友也。此皆所以爲殛成貴賤長幼之別。不曰五倫而曰五紀。不曰六紀而曰六位。古人之語異耳。家語八官篇。羣僕之倫也。王肅注曰。倫。紀也。然則伯紀得通稱矣。

孔子不見母。

繼謹按孔子無不見母事。疑仲子之誤。卽謂避兄離母之陳仲子也。下句匡子不見父。釋文云。案此事見孟子。不知兩事並見孟子也。

十步一人。千里不留行。錢氏。

繼謹按十步之內。輒殺一人。則歷千里之遠。所殺多矣。而劍鋒不缺。所當無撓者。是謂十步一人。千里不留行。極言其劍之利也。行以劍言。非以人言。下文所謂行以秋多是也。司馬云。十步與一人相擊。輒殺之。故千里不留於行也。未得其義。

今日試使士敦劍。

樞謹按詩閟宮篇敦商之旅鄭箋云敦治也然則敦劍猶治劍司馬云敦斷也試使用劍相擊斷截也失之迂曲。

羣者先生有緒言而去通矣。

樞謹按楚辭九章款秋冬之緒風王注曰緒餘也讓王篇曰其緒餘以爲國家是緒與餘同義緒言者餘言也先生之言未畢而去是有不盡之言故曰緒言釋文曰猶先言也非是。

今者已得過也若天幸然。

樞謹按釋文曰過或作遇當從之讓王篇君過而遣先生食釋文過本亦作遇是二字形近易誤也過字義不可通釋文謂得過失也則失之迂曲矣。

閟胡昏視其良既爲秋柏之實矣列御寇。

樞謹按釋文曰良者良人謂緩也此與下句之義不屬又云良或作琅家也此說近之琅猶瑯也瑯琅本瑯韻字應帝王篇以處瑯琅之野是也故瑯亦得謂之琅管子度地篇郭外爲之土閟閟與琅同外物篇胞有重閟郭注曰閟空曠也其義亦相近。

自是有德者以不知也而況有道者乎。

樾謹按自是二字絕句。若緩之自美其儒，是自是也。有德者已不知有此，有道者更無論矣。故曰有德者以不知也，而況有道者乎？以讀爲已，郭注所說殊未明了。

歸精神乎無始，而甘冥乎無何有之鄉。

樾謹按釋文冥如字，又云本亦作瞑，又音眠。當從之。瞑眠古今字。文選養生論：達旦不瞑。李善注曰：瞑古眠字是也。甘瞑卽甘眠。徐無鬼篇：孫叔敖甘寢乘羽，而鄢人投兵。司馬云：言叔敖願安寢恬臥，以養德于廟堂之上，折衝于千里之外。此云甘瞑，後云甘寢，其義一也。並謂安寢恬臥也。釋文讀冥如字，失之。淮南子淑真篇曰：甘瞑于溷謂之域，卽本之此。

槁項黃馘者。

樾謹按馘者俘馘也，非所施於此。馘疑瘕之假字。說文尸部：瘕，頭痛也。黃瘕謂頭痛而色黃。

宵人之離外刑者。

樾謹按郭注曰：不由明坦之塗者，謂之宵人。釋文引王注云：非明正之徒，謂之宵夜之人也。皆望文生義，未爲塙詁。宵人猶小人也。禮記學記篇：宵雅肄三。鄭注曰：宵之言小也。習小雅之三，謂鹿鳴四牡皇皇者華也。然則宵人爲小人，猶宵雅爲小雅矣。字亦作宵。方言曰：宵，小也。史記太史公自序：申呂宵矣。徐廣曰：宵音瘠。瘠猶衰微。義亦相近。文選江文通雜體詩：宵人重恩光。李善注引春秋演孔圖曰：宵人

之世多飢寒。宋均曰。背猶小也。此說得之。

故有貌愿而益。

摠謹按益當作溢。溢之言。騶溢也。荀子不苟篇。以騶溢人。是也。謹愿與騶溢。義正相反。

有堅而縵。有緩而鈇。

摠謹按縵者慢之段字。鈇者悍之段字。堅強而又惰慢。紆緩而又桀悍。故爲情貌相反也。

醉之以酒。而觀其側。

摠謹按釋文曰。側。不正也。一云。謂醉者喜傾側冠也。王云。側。謂凡爲不正也。然上文觀其忠。觀其敬云。所觀者皆舉美德言之。此獨觀其不正。則不倫矣。諸說皆非也。其云側或作則。當從之。則者法則也。國語周語曰。威儀有則。既醉之後。威儀反反。威儀必佚。是無則矣。故曰醉之以酒而觀其則。周書官人篇。作醉之酒。以觀其恭。與此文語意相近。大戴記文王官人篇。作醉之以觀其不失也。不失卽謂不失法則也。

賊莫大乎德有心。而心有眚。

摠謹按郭注曰。役心於眉眚之間。則僞已甚矣。然正文言心有眚。非役心於眉眚之謂。郭注非也。心有眚。謂以心爲眚也。人於目之所不接。而以意度之。謂其如是。是心有眚也。聖人不適詐。不意不信。豈如

是乎。故曰賊莫大乎德有心而心有睦。下文曰及其有睦也而內視。內視而敗矣。然則心有睦。正內視之謂。內視者。非謂收視返聽也。謂不以目視而以心視也。後世儒者執一理以斷天下事。近乎心有睦矣。

天下多得一察焉以自好。天下

繼謹按郭注斷天下多得一爲句。釋文曰得一。偏得一術。王氏念孫謂天下多得一察焉以自好。當作一句讀。一察謂察其一端。而不知其全體。今按郭讀文不成義。當從王讀。惟以一察爲察其一端。義亦未安。察當讀爲際。一際猶一邊也。廣雅釋詁。際邊並訓方。是際與邊同義。得其一際。卽得其一邊。正不知全體之謂。察際並從祭聲。古音相同。故得通用耳。下文云不該不徧。一曲之士也。一際與一曲。其義相近。

爲之大過。已之大順。

繼謹按已讀爲以。順讀爲馴。古字並通。以用也。以之大馴。謂用之太習熟也。

名山三百。支川三千。

繼謹按名山當作名川。字之誤也。名川支川。猶言大水小水。下文曰禹親自操橈耜而九雜天下之川。可見此文專以川言。不當言山也。若但言支川而不言名川。則是舉流而遺其原。於文爲不備矣。襄十

一年左傳曰。名山名川。是山川並得言名。學者多見名山。遂見名川。故誤改之耳。呂氏春秋有始覽篇。淮南子墜形篇。並曰名川六百。

雖然。墨子真天下之好也。

樾謹按真天下之好。謂其真好天下也。卽所謂墨子兼愛也。下文曰。將求之不得也。雖枯槁不舍也。此求字卽心誠求之之求。求之不得。雖枯槁不舍。卽所謂摩頂放踵。利天下爲之也。郭注未得。

龜長於蛇。

樾謹按此卽莫大於秋毫之末。而大山爲小之意。司馬云。蛇形雖長。而命不久。龜形雖短。而命甚長。則不以形言而以壽言。真爲龜長蛇短矣。殊非其旨。

惠施曰以其知。與人之辯。特與天下之辯者爲怪。此其槪也。

樾謹按與人之辯。義不可通。蓋涉下句天下之辯者。而衍之字。槪與氏通。史記秦始皇紀。大氏盡畔秦吏。正義曰。氏猶降也。此其槪也。猶云此其略也。上文卯有毛鷄三足以下皆是。

諸子平議卷二十

商子

無宿治。則邪官不及爲私利於民。而百官之情不相稽。則農有餘日。邪官不及爲私利於民。則農不敵。農不敵而有餘日。則草必墾矣。想令

樹謹按此當作無宿治。則邪官不及爲私利於民。而百官之情不相稽。邪官不及爲私利於民。則農不敵。百官之情不相稽。則農有餘日。農不敵而有餘日。則草必墾矣。傳寫有奪誤耳。信則臣不敢爲邪。

樹謹按臣當作官。因官誤作宦。又誤作臣耳。下文申說此文曰。上信而官不敢爲邪。可證臣字之誤。民無所於食。則必農。

樹謹按民字衍文也。上云。則辟淫游食之民。無所於食。此云。無所於食。則必農。兩文相承。若有民字。必有辟淫游食之五字。於文方足。今無此五字。故知亦無民字也。下文云。壹山澤。則惡農慢惰。倍欲之民。無所於食。無所於食。則必農。文與此同。可證矣。施氏先秦諸子本。正無民字。當據以訂正。愛子惰民不寢。

樾謹按此承上文而言。亦當作愛子不情食。情民不寤。因有兩情字。寫者於上情字下。卽接寫民不寤。遂并誤刪上不字耳。

農不能喜醕夷。

樾謹按詩采芣篇。路車有夷。毛傳曰。夷。赤貌。字亦作絳。瞻彼洛矣篇。韎韐有夷。白虎通爵篇引作韎韐有絳。是也。夷爲赤貌。此以醕夷連文。蓋謂酒醉而面赤矣。

則誅惡亂農。

樾謹按誅通作朱。莊子庚桑楚篇。人謂我朱惡。卽此文誅惡矣。大元童次七。修條條。范望注曰。條條。無所知也。義與愚近。作誅作朱。並條之段字。說文金部。銅。鈍也。亦聲。近而義通。

官屬少微不煩。

樾謹按微上當補則字。方與通篇文法一律。

姦民無主。則爲姦不勉。爲姦不勉。則姦民無模。本姦民無模。則農民不敗。

樾謹按勉當爲免。言爲姦者不得免也。模之言。模屬也。考工記鄭注曰。模屬猶附著。堅固貌也。字通作僕。詩既醉篇。登命有僕。毛傳曰。僕。附也。姦民無模。謂姦民無所附屬也。本字衍文。因讀者誤以模爲根株。故衍本字耳。鄭案本於姦民無模下。有模根株也四字。此乃舊解之誤入正文者。本字之衍。驗此之

由。

皆作壹而得官爵。農要。

樞謹按皆作壹而得官爵。當作皆從壹孔而得官爵。下云。民見上利之從壹空出也。則作壹。上利之從壹孔出。卽承此文而言。下云。則作壹。乃始言其效。然則此文不得云作壹。明矣。

要應事商賈爲技藝。皆以避農戰。具備國之危也。民以此爲教者。其國必削。

樞謹按具備國之危也。六字。乃衍文。下云。要應事商賈爲技藝。皆以避農戰。民以此爲教。則粟焉得無少。而兵焉得無弱也。兩文大略相同。而無此六字。故知此亦不當有矣。技藝之足以距口也。

樞謹按距字無義。乃飮字之誤。莊子人間世篇。釋文引李云。餽。食也。崔云。字或作互。或作飮。然則飮卽餽之俗字。足以飮口。卽足以餽口也。

國作一歲者十歲強。作一十歲者百歲強。修一百歲者千歲強。

樞謹按作之一字。於文未明。第三句作修。又不一律。且十歲強。百歲強。並無一字。而云作一十歲者。修一百歲者。此兩一字亦殊嫌贅設矣。反覆求之。乃知此文承上句是以聖人作壹搏之也而言。本云。國作壹。一歲者十歲強。作壹。十歲者百歲強。作壹。百歲者千歲強。乃極言作壹之效也。讀者誤謂壹一同

字。而於作壹一歲句。刪去壹字。於下兩句又誤以壹十歲壹百歲連讀。改壹爲一。末句作字。又誤爲修。於是其義全失矣。本篇作壹字屢見。此文四言作壹。乃一篇之大指也。傳寫錯誤。頗宜訂正。頗言飾辭而章無用。

樞謹按章乃竟字之誤。竟猶終也。言終歸無用也。

與兵而伐必取。必能有之。_{去聲}

樞謹按取下。當歷取字。蓋有取而不能有者矣。故曰取必能有之也。斬令篇作兵出必取。取必能有之。當據補。

國好力日以難攻。好言日以易攻。

樞謹按兩日字乃曰字之誤。說民篇。國好力日以難攻。國好言日以易攻。文與此同。可據以訂正。治國能富者貧。令貧者富。則國多力。

樞謹按此當作治國能令貧者富。富者貧。今本傳寫誤倒。則能富者貧句。文義不足矣。且據上文云。貧者使以刑則富。富者使以貧則貧。是貧者句。宜在富者之前也。說民篇。治國之舉。貧令貧者富。富者貧。與此正同。可據訂。

舉口數生者著。死民者削。

摠議按民字衍文。此蓋言舉戶口之數。生者則著之。死者則削之也。襄二十七年左傳。仲尼使舉是禮也。釋文引泐注曰。舉謂紀錄之也。此舉字義與彼同。境內篇云。四境之內。丈夫女子皆有名於上者著。死者削。則又奪生字。當作生者著死者削。可與此文互訂。

輕者不止。則重者無從至矣。說長。

摠議按至當作止。上文云。行刑重其輕者。輕者不生。則重者無從至矣。蓋謂民且不敢犯輕罪。自不敢犯重罪。故重者不至。卽去強篇所謂輕者不生。重者不來也。此云行刑重其重者。輕其輕者。輕者不止。則重者無從止矣。蓋謂民既敢於犯輕罪。亦必敢於犯重罪。故重者無從止也。乃涉上文而亦誤作至字。則與商子之意大謬矣。

國敵者必王。

摠議按國下當補無字。去強篇作國無敵者強。強必王。可證。

故王者刑於九而貨出一。

摠議按此當作刑於九而貨於一。去強篇曰。王者刑九貨一。強國刑七貨三。削國刑五貨五。是刑九貨一。乃刑多貨少之意。非如農職篇所云。利從壹孔出也。不當作出一明矣。下云。民之所欲萬。而利之所出一。與此義本不相蒙。今作貨出一。蓋涉下文而誤。

山林居什一。藪澤居什一。谿谷流水居什一。都邑蹊道居什四。冢地。

樹謹按都邑蹊道下有闕文。今據來民篇補云。都邑蹊道居什一。惡田居什一。良田居什四。非生之常也。而爲之者名也。

樹謹按生性古通用。此生字當讀爲性。上文曰。求名失性之常。故民生則計利。死則慮名利之所出。不可不審也。

樹謹按名下當疊名字。蓋曰名利之所出。不可不審也。故下云利出於地。則民盡力。名出於戰。則民致死。正承此文而言。古書遇重文止作二小畫識之。傳寫奪去耳。故其農勉而戰戰也。

樹謹按此戢非戢止之義。當讀爲捷。詩鴛鴦篇。戢其左翼。釋文引韓詩曰。戢。捷也。蓋戢與捷聲近而義同。下云。戰戢則鄰危。若以本字讀之。義不可通矣。

故天地設而民生。當此之時也。

樹謹按此乃下開塞篇之起語。開塞篇曰。天地設而民生之。當此之時也。民知其父而不知其母。首二語誤入此篇。於上下文皆不屬。當刪。

親則別。曰妻。

摠謹按當作親親則別傳寫奪一親字。

親親者以私爲道也。而中正者使私無行也。

摠謹按中正當作立中。因立與正形近而誤。遂倒其文爲中正耳。上文曰。故賢者立中。設無私而民曰仁。此文承彼而言。則當爲立中。不當爲中正矣。且立中者。使私無行。與上文立君者使賢無用。兩文相對。益知今本之非。

故以愛王天下者并刑。力征諸侯者退德。

摠謹按并當讀爲屏。謂屏除之也。以愛則屏刑。以力則退德。兩文相對。作并者段字。故效於古者。先得而防。治於今者。前刑而法。

摠謹按得當爲德。德刑對文。作得者古字通。

二者名實貿易。

摠謹按賈者倖之段字。言其名相倖。其實則相易也。漢高彪碑。賈昔羣植。亦是段賈爲倖。集韻曰。賈又音倖。

此吾以殺刑之反於德。而義合於暴也。

摠謹按殺乃效字之誤。此吾以效刑之反於德。猶言此吾以明刑之反於德也。荀子正論篇。故桀紂無。

天下而湯武不祓君，由此效之也。楊倞注曰：效，明也。蓋古語如此。事本不可不搏也，豈言。

摠謹按：事猶立也。言立本不可不搏也。禮記郊特牲篇：信事人也。鄭注曰：事猶立也。是其義矣。字亦作停。周官大宰職：以任百官。鄭注曰：任猶停也。釋文曰：停，側吏反。猶立也。賈疏曰：東齊人物立地中爲停。故國者其搏力也，以富國強兵也。

摠謹按：國上有闕文。據上文云：夫聖人之治國也，能搏力能毅力。下文云：治國者貴民一，則所闕者，當是治字。

下修令而不時移。

摠謹按：令乃今字之誤。下修，今與上法古爲對文。下文曰：故聖人之爲國也，不法古，不修今，是其證。夫離朱見秋毫百步之外，而不能以明目易人，烏獲舉千鈞之重，而不能以多力易人，夫聖人之存體性，不可以易人。

摠謹按：易者延也。詩皇矣篇：鄭箋曰：施猶易也。延也。是易與延同義也。離朱之明目，烏獲之多力，聖人之體性，皆不能延及於他人之身，故曰不可易也。

四戰之國，好舉與兵以距四鄰者，國危。兵守。

櫨謹按舉衍字。蓋卽興字之誤而衍者。

客不盡夷城客無從入。

櫨謹按上客字衍文。城字當在不字之上。其文曰。城不盡夷。客無從入。與下文城盡夷客若有從入。相對爲義。夷。平也。

給從從之不洽而煠之。使客無得以助攻備。

櫨謹按上從字下有闕文。下從字當在不洽之下。洽亦當爲給。此文當云。給從而口之。不給從而煠之。蓋承發梁撤屋而言。所發之梁。所撤之屋。其材尙可作它用。若其力有餘。則取之而歸。若其力不足。則從而煠之。無使爲敵用也。給與不給。以力之有餘不足言。或衆時之緩急。地之遠近也。給洽古通用。爾雅釋天。大歲在未曰協洽。童子逢慶碑作協給。是也。上作給正字。下作洽假字。上下文用字不同者。古書往往有之。至上句所闕字。則不可以意補矣。

行治曲斷。以五里斷者王。以十里斷者強。宿治者削。斬令。

櫨謹按曲字無義。疑由字之誤。言行治由乎斷也。宿治者削。上尙有日治者王。夜治者強。八字。當據去強說民二篇補。

農宏姦勝。則國必削。

樹謹按宏字義不可通。乃韻字之誤。史記司馬相如傳。微欲受詔。索隱曰。韻。倦也。農。胡。姦。勝。謂農夫倦殆而姦邪者勝也。凡從谷之字。禁變作姦。故文選子虛賦。韻作頤。頤字闕壞。止存右旁姦字。因誤爲宏矣。去強篇。農而姦勸。其兵弱。國必削至亡。亦以農姦對文成義。姦勸猶姦勝也。其而字乃稟之壞字。稟弱也。

授官子爵。出則祿不以功。是無當也。

樹謹按此本云。授官子爵出祿。不以功。則是無當也。傳寫者誤移則字於祿字之上。遂不可通。國富而不戰。儉生於內。六姦必弱。

樹謹按此當作國富而不戰。毒輸於內。六姦生必弱。去強篇云。國強而不戰。毒輸於內。禮樂姦官生必削。與此文略同。可證也。因奪毒字。而輸又誤作儉。遂移下句生字於上。非其本文矣。

六姦曰禮樂。曰詩書。曰修善。曰孝悌。曰誠信。曰貞廉。曰仁義。曰非兵。曰羞戰。國有十二者。上無使農戰。必貧至削。

樹謹按上言六姦。下言十二者。而中所列凡九事。於數皆不合。疑禮樂詩書孝悌當爲六事。本作曰禮。曰樂。曰詩。曰書。曰修善。曰孝。曰悌。曰誠信。曰貞廉。曰仁義。曰非兵。曰羞戰。故總之爲十二也。然則何以稱六姦。曰六姦二字乃衍文也。六姦之文。見去強篇。其文曰。農商官三者。國之常官也。三官者生姦育

者六曰歲。曰食。曰玩。曰好。曰志。曰行。此說六益最得。蓋歲也。食也。農之強也。玩也好也。商之強也。志也行也。官之強也。去強篇又曰。國有禮有樂有詩有書有善有修有孝有悌有廉有辯。國有十者。上無使戰。必削至亡。然則商子之意。不以此爲六益明矣。而去強篇又曰。國用詩書禮樂孝弟善修治者。敵至必削國。不至必貧國。不用八者治。敵不敢至。雖至必卻。則又變十爲八。農戰篇曰。詩書禮樂善修仁廉辯慧。國有十者。上無使戰。是其數雖亦爲十。而所列十事。又微有不同。疑傳寫或增或減。非必皆其本文。所言之數。各就其事言之耳。實當從此文作十二者爲定。且此言修善。而彼分善修爲二。於義亦未安也。今定爲十二事。而以六益二字爲衍文。似得之矣。

重刑少賞。上愛民。民死賞。重賞輕刑。上不愛民。民不死賞。

樞謹按死賞皆當作死上。聲之誤也。去強篇曰。重罰輕賞。則上愛民。民死上。重賞輕罰。則上不愛民。民不死上。可證此文之誤。

經者不至。重者不來。

樞謹按不至乃不生之誤。當據去強篇訂。

罪重刑輕。刑至事生。

樞謹按此本作重重輕。刑至事生。亦當據去強篇訂。

力生強，強生威，威生德，德生力。

樞謹按此皆蒙力生強而言，乃又云德生力，於義難通。據去強篇云：「刑生力，力生強，強生威，威生惠，惠生於力。」與此文略同。惠即德也。又據說民篇云：「刑生力，力生強，強生威，威生德，德生於刑。」亦與此文略同。刑即力也。然則此文當作德生於力。

故不多惠言而剋其賞。

修機

樞謹按不字衍文也。多惠言而剋其賞，乃口惠而實不至之意。故與數加嚴令而不致其刑相對爲文。行賞賤祿，不稱其功，則戰士不用。

樞謹按賤當作賦，形近而誤。漢書哀帝紀：「皆以賦貧民。」師古注曰：「賦，給與也。」

此其土之不足以生其民也，以有過秦民之不足以實其土也。

宋民

樞謹按有過上不當有以字衍文也。此蓋言韓魏之士不足以生其民，秦民不足以實其土。二者相較，則韓魏士之不足，殆有甚焉。故曰有過秦民之不足以實其土也。

意民之情，其所欲者田宅也，而晉之無有也信，秦之有餘也必。如此而民不西者，秦士威而民苦也。

樞謹按信字必字絕句。承上言韓魏之上不足生其民，則其田宅之無有也信矣。秦之民不足實其土，則其田宅之有餘也必矣。故曰晉之無有也信，秦之有餘也必。

今秦之以強強者。

櫛謹按上言三晉之所以弱者。此當言今秦之所以強者。奪所字。衍強字。

天下有不服之國。則王以此春閑其農。夏食其食。秋取其刈。冬陳其寶。以大武搖其本。以廣文安其嗣。

櫛謹按閑當作逸。寶當作葆。皆同聲假借字。陳當作凍。形近而誤也。此數語見周書大武篇。其文曰。四時一。春逸其農。二。夏食其穀。三。秋取其刈。四。冬凍其葆。孔晁注曰。凍謂發露其葆聚。商君所說。卽本周書大武之文。故曰以大武搖其本也。又曰。以廣文安其嗣。今周書無廣文篇。而文傳篇曰。文王受命之九年。時維暮春。在薊。召太子發曰。嗚呼。我身老矣。吾語汝。我所保與我所守。傳之子孫。然則所謂以廣文安其嗣者。豈卽此篇乎。

而王何爲受爵而重複乎。

櫛謹按受乃愛字之誤。愛爵而重複。見上文。

有能用之。費此之半。

櫛謹按上之字衍文。費此二字誤倒。當云有能用此費之半。

萬乘之國。不敢蘇其兵中原。宣烈

櫛謹按荀子議兵篇。蘇刃者死。楊倞注曰。蘇讀爲倕。倕。向也。謂相向格鬪者。此蘇字讀與彼同。

昔湯封於贊茅。

摠議按隱十一年左傳。而與鄭人蘇忿生之田。溫原緇樊圍城。贊茅。杜注。贊茅在修武縣北。此言湯封贊茅。卽其地也。漢書地理志。河南郡偃師戶鄉。殷湯所都。臣瓚曰。湯居亳。今濟陰縣是也。其地與修武不遠。皇甫謐帝王世紀。乃有三亳之說。而謂湯都在南亳。穀熟。穀熟故城。在今商丘縣。則去修武絕遠。與湯封贊茅之說。不可通矣。商子先秦古書。足可依據。湯都偃師。卽可以此爲證。故曰。贊茅。殷周之粟。以資天下之人。不人得一勝。

摠議按勝讀爲升。古字通用。三輔黃圖曰。御宿園出粟十五枚一勝。大梨如五勝。勝。晉升之段字。周官之人。知而謂之。上者自免於罪。

摠議按周當爲同。謂當爲謁。皆字之誤。

晉國之士。稽焉皆懼曰。

摠議按稽猶同也。尙書堯典曰。若稽古。正義引鄭注曰。稽同也。禮記儒行篇。古人與稽。鄭注曰。稽猶合也。合與同義亦相近。稽焉皆懼。猶云同然皆懼也。

聖人非能通知萬物之要也。故其治國舉要。以致萬物。

摠議按非能當作惟能。惟能知要。故能舉要。若作非能。不可通矣。新令篇曰。聖君知物之要。故其治民。

有至要。足證此文非字之誤。

名尊地廣以至王者。何故。名卑地削。以至於亡者。戰罷者也。

榷謹按何故下奪戰勝者也四字。亡者下奪何故二字。當云。名尊地廣以至王者。何故。戰勝者也。名卑地削。以至於亡者。何故。戰罷者也。如此則文義方備。下文云。不勝而王。不敗而亡者。自古及今。未嘗有也。即承此而言。

故興國而責之於兵。

榷謹按興乃舉字之誤。言舉一國之人。皆責之於兵也。

入其國。觀其治兵用者強。

榷謹按兵當作民。下云。奚以知民之見用者也。民之見戰也。如餓狼之見肉。則民用矣。正承此文而言。故知當作民用。

非其法亂也。非法不用也。

榷謹按下非字當作其。

國治或重。

榷謹按國下奪或重二字。重下奪亂字。當作國或重治。或重亂。下云。是謂重治。又云。是謂重亂。即承此。

而言。下文云。兵或重強或重弱。正與此文一律。可據訂正。

四境之內。丈夫女子皆有名於上者著。死者削。境內。

榘謹按此斬生字。當作生者著。死者削。說見去強篇。

國封尉短兵千人。

榘謹按封字衍文。蓋卽尉字之誤而衍者。下文兩言國尉分地。可證。

吏自操及杖以上。

榘謹按杖乃校字之誤。上文曰。軍爵自一級已下至小夫。命曰校徒操出。卽此所謂自操及校也。彼文

出字。疑當作士。古書士出字多互誤。

故爵上造就爲簪褭。就爲不更。故爵爲大夫。

榘謹按就爲簪褭下。當補故爲簪褭四字。故爵爲大夫。當作故爵不更。就爲大夫。

故爵大夫。就爲公大夫。就爲公乘。就爲五大夫。

榘謹按就爲公大夫下。當補故爵公大夫五字。就爲公乘下。當補故爵公乘四字。

就爲大庶長。故大庶長。就爲左更。故四更也。就爲大良造。

榘謹按此當在上文故爵五大夫之下。大庶長之大。並衍文也。漢書百官公卿表。爵一級曰公士。二。上

造三，髻髮，四，不更，五，大夫，六，官大夫，七，公大夫，八，公乘，九，五大夫，十，左庶長，十一，右庶長，十二，左更，十三，中更，十四，右更，十五，少上造，十六，大上造，十七，駟車庶長，十八，大庶長，十九，闕內侯，是大庶長之爵，尊於左更，乃云故大庶長就爲更左，不可通矣，故知大字衍文也，此庶長兼左右庶長而言，謂故爵五大夫者，就爲左右庶長也，左右庶長之上，卽是左更，故曰故庶長就爲左更，於文正合，其云故四更也，就爲大良造，此四字乃三字之誤，古書三字，每誤作四，儀禮覲禮篇四享，鄭注曰，四當爲三，古書作三四，或皆積畫，字相似，由此誤也，周官內宰疏引鄭注曰，純四，四當爲三，古三四積畫，是以三誤爲四，然則三更之爲四更，亦猶三享之爲四享，三稔之爲四稔矣，三更者并左更中更右更而數之也，由左更中更右更而上之，卽爲少上造，大上造，故曰故三更也就爲大良造，大良造卽大上造也，不言少良造者，或文不備，或大少良造亦猶左右庶長分之則爲二，合之則爲一耳，此書所言與表皆合，足徵秦制之所自來，而傳寫譌奪，且多竄益，遂不可讀。

小夫死以上至大夫。

樞謹按小夫字，各本皆同，而施氏先秦諸子本作小失，非也，上云軍爵目一般已下至小夫，則當時自有小夫名目，孫氏星衍校本反從施作失，誤矣。

故國富於貧治重強，弱民。

樞謹按此有闕文。去強篇云：國富而貧，治曰重富。重富者強，當據補。農商官三者國之常食官也。

樞謹按食衍字。

法明省。任力言息。治者國治。言息兵強。

樞謹按法明下奪治字。法明治省。任力言息。四字爲句。承上文治衆國亂言多兵弱而言。謂法明則治省。任力則言息也。治者國治。當作治省國治。省與者字。形相似而誤耳。此又承法明治省任力言息而言。謂治省則國治。言息則兵強也。正與上文治衆國亂言多兵弱相對成義。

民之所樂民強。民強而強之。兵重弱。故民之所樂民強。民強而弱之。民重強。

樞謹按此承上文。政作民之所惡。民弱。政作民之所樂。民強而言。當云。政作民之所惡。民弱。民弱而強之。兵重弱。政作民之所樂。民強。民強而弱之。兵重強。傳寫奪誤。遂不可讀。文中故字。卽政字之形近而誤者。

爲辯志者不貴。外內

樞謹按志當讀爲智。上文云。爲辯智者貴。是也。列子湯問篇。女志疆而氣弱。張湛注曰。志。謂心智。是志與智義亦得通。

民之內事。莫善於農。

樞謹按善當作苦。上云民之外事。莫難於戰。故輕法不可以使之。此云民之內事。莫苦於農。故輕治不可以使之。蓋惟民以戰爲難。以農爲苦。故輕法輕治不可使之也。善與苦形近而誤耳。下云故農之用。力最苦。可證此文之誤。

法制不明。而求明之行令也。不可得也。君臣

樞謹按下明字當爲民。古每段萌爲𡵓。史記三王世家。加以姦巧邊萌。案隱曰。萌一作𡵓。漢書霍去病傳。及厥衆萌。劉向傳。民萌何以勸勉。師古注並曰。萌與𡵓同。然則此文明字。或亦當作萌。深淵者。知千仞之深。禁使。

樞謹按上深字當作探。言探淵而知其深也。今誤作深淵者。則於文義未足矣。今夫騶虞以相暨。不可事合而利異者也。若使馬焉能言。則騶虞無所造其惡矣。利異也。

樞謹按毛傳以騶虞爲義獸。而周官鍾師疏曰。今時韓魯說騶虞天子享鳥獸官。以此書證之。則韓魯說亦古義也。惟事合而利異。當作事合而利同。商君之意。蓋以騶虞兩戰事。合利同。不可使之相暨。恐其互相容隱也。故必馬能言。始無所逃。下文云吏之與吏。利合而惡同也。是其明證也。馬焉之焉。當爲衍文。卽馬字之誤而行者。或疑是說文焉鳥之本義。然焉之與馬。既非一類。合稱焉焉。於古無徵。殆

不可用。

此其執正使汚吏有資。而成其姦險。小人有資。而施其巧詐。假法。

繼謹按執當爲執。乃古勢字也。裁字絕句。正使二字屬下讀。

夫以法相治以數相舉者。不能相益。譬言者不能相損。

繼謹按以數相舉下。釋舉字。因舉舉字形相似。故傳寫誤奪之耳。下文云。民見相舉無益。又云見譬言無損。正承此而言。故知當有舉字也。

明書年月日時定分。

繼謹按日知錄謂古無一日分十二時之說。自漢以下。曆法漸密。於是以一日分爲十二時。不知始於何人。至今不廢。然此書已言年月日時。則六國時已有此說矣。意所謂時者。尙是平旦鷄鳴之屬。而非今之所謂十二時歟。管子立政篇。乃發使者致令以布憲之日蚤宴之時。亦言日象言時。

諸子平議卷二十一

韓非子

今秦出號令而行賞罰。有功無功相事也。初見秦、

樞謹按事者治也。高誘注呂氏春秋淮南內篇屢見。詩卷耳篇毛傳曰采采。事采之也。正義引鄭志答張逸云。事謂事。一一用意之事。蓋事謂治。故一一用意謂之事也。此言有功無功相事。正一一用意之義。謂分別其有功無功。不混淆也。秦策作不攻耳。無相攻事也。與上下文義不屬。蓋後人不達事字之義。而臆改其功與攻。則古字通用。

令荆人得收亡國。聚散民。立社稷主。置宗廟。令率天下。西面以與秦爲難。此固以失霸王之道一矣。

樞謹按秦策無稷字。讀廟字絕句。是也。收亡國聚散民立社主置宗廟。皆三字爲句。後人誤以令字上屬。成四字句。遂于上句加稷字配之耳。置宗廟令。義不可通。此言荆人置宗廟。非言其置令也。古宗廟亦未聞有令。足知其非矣。下文曰。令魏氏反收亡國聚散民立社稷主置宗廟。令此固以失霸王之道二矣。稷字亦衍文。令下亦當有率天下西面以與秦爲難十字。秦策闕此句。後人據以刪韓子。而令字誤屬上讀。故得僅存耳。夫率天下以與秦爲難。故失霸王之道。若惟是收亡國聚散民立社主置宗廟。

則是魏之得，猶未足以見秦之失也。然則此句不可闕，因一字之幸存，而全句轉可據補也。趙危而荆狐疑。

樞謹按秦策作趙危而荆狐，盧氏文翊翠書拾補，顧氏廣圻韓非子證誤，並謂當從之。然存韓篇云，趙氏破膽，荆人狐疑，則狐疑字不誤。盧顧說非。

下不能盡其民力。

樞謹按下當從秦策作上，惟以上言，故曰其民。若以下言，則但曰不能盡其力足矣。盧氏拾補反以策爲非，失之。上文曰，號令不治，賞罰不信，此正上之所以不能盡民力，民力之不盡，其故在上不在下。當言上不能，不當言下不能也。

大王垂拱以須之。

樞謹按秦策作大王拱手以須，吳師道補曰，韓作須之。然則韓非異於國策者，但句末多之字，其拱手字必與國策同。若作垂拱以須之，則吳師道何以不及乎？此必後人所改。當依國策訂正。

不能剋之也，又不能反，速罷而去。

樞謹按速乃軍字之誤。上云，大王又并軍而至，此云軍罷而去，文義正相應。蓋不能勝則宜退，既不能剋又不能反，故其軍至於罷病而後去也。軍誤作速，義不可通。顧氏證誤，斷速字爲句，謂反當作及，速

讀曰得。失之迂曲矣。
外者天下皆比意甚固。

趙謹按皆字衍文。蓋卽比字之誤而複者。秦策作外者天下比志甚固。無皆字。

使人使荆。重幣用事之臣。明趙之所以欺秦者。與魏質以安其心。從韓而伐趙。趙雖與齊爲一。不足患也。
二國事畢。則韓可以移書定也。存韓。

趙謹按轉字無義。趙用質本作韓是也。此篇名存韓。本因秦貴臣之計。舉兵將伐韓。故爲是說。勸之釋韓而伐趙。趙齊事畢。而韓可移書定。正見韓之不必伐也。乃乾道本道藏本皆作轉。則字之誤久矣。趙本固多謄改。然亦當以文義求之。未必趙本皆非。古本皆是也。盧氏拾補顧氏識誤。並以則韓爲非。蓋以上文已云從韓而伐趙。此不必更言定韓耳。今按韓未聞其將伐趙。秦何得從韓以伐趙。且秦之伐趙。亦何必從韓。疑韓字是衍文。蓋既使人使荆。又與魏質。則荆魏不與我爲難矣。於是從而伐趙。從而者。繼事之詞。明其事次第當如此。非從他國之謂也。後人不達其義。以爲既言從。必有所從之國。而妄補韓字以實之。盧氏顧氏不知上韓字之衍。而疑下韓字之非。誤矣。又下文云韓秦強弱在今年耳。各本皆同。顧氏謂韓當作轉。尤誤。

詔以韓客之所上書。言韓子之未可舉。

趙註按子字衍文也。韓非因聞貴臣之計，舉兵將伐韓，故上此書。言韓之未可舉也，誤衍子字，義不可通。乾道本道藏本皆同，惟趙用賢本無子字，亦當從之。

秦之有韓，若人之有腹心之病也。慮處則然，若居濕地，著而不去，以極走則發矣。

趙註按舊注讀慮處則然，然五字爲句，訓然爲妨，留喻秦慮心待韓，韓終爲妨，其說於文義未安。顧氏謂慮處平居也，則然然若居濕地，著而不去，十一字爲句，然苦也，以極走則發矣，走衍字，極困也，視舊讀爲長。然平居不得謂之慮處，且走與處對文，則走字非衍也。今按此當以慮處則然，然若居濕地爲句，慮乃衍字也，蓋卽慮字之誤而複者，著而不去爲句，以極走則發矣爲句，極猶頭也。古字通用，荀子賦篇出入甚極，又曰反覆甚極，楊倞注並曰極讀爲頭，是其證也。此言腹心之病，附著不去，平居猶可，亟走則發矣，亟走喻急也。舊注曰卒然而走，是正讀極爲頭也。下文今若有卒報之事，韓不可信也，報當讀爲赴疾之赴，禮記少儀篇毋報往，喪服小記篇報葬者報虞，鄭注並曰報讀爲赴疾之赴，是也。若有卒報之事，與亟走之喻相應，顧氏訓極爲困，而刪走字，未得其旨。

田明辜射疑可

趙註按舊注曰非罪爲辜，射而殺之，此曲說也。辜射卽辜磔，磔從石聲，與射聲相近，故得通用。辜磔本疊韻字，荀子正論篇斬斷枯磔，以枯爲辜，此云辜射，又以射爲磔，古書每無定字，學者當以聲求之矣。

周禮宰殺殺王之親者辜之注曰謂磔之田明辜射卽此刑也字又作砒史記李斯傳十公主砒死於杜案隱曰砒與礪同古今字異耳

是故大臣之祿雖大不得藉威城市愛臣

摠謹按威字衍文也藉當讀爲籍詩韓奕篇實畝實籍唐石經作實畝實藉是其例矣漢書武帝紀籍吏民馬師古注曰籍者總入籍錄而取之卽此籍字之義管子輕重甲篇桓公欲藉於室屋欲藉於萬民欲藉於六蓄欲藉於樹木與此正同言大臣之祿雖大而城市之地不得藉而取之也下云爲與雖衆不得臣士卒臣士卒與藉城市相對成文今涉上文是謂威淫及國家偏威而誤衍威字則文不成義矣舊注云市衆所聚恐其乘衆而生心也不解威字是舊本猶未衍也

虛則知實之情靜則知動者正

主道

摠謹按下知字當作爲靜則爲動者正猶下文云不智而爲智者正也涉上句而誤作知於義不可通是以不言善應不約而善增言已應則執其契事已增則操其符

摠謹按道藏本趙用實本不言下皆有而字當從之乾道本奪去則與下句不一律矣惟下句增字之義殊不可通兩增字疑皆會字之誤不言而善應語本老子不約而善會亦卽老子所謂善結無繩約而不可解也善會猶善結也會誤作會因又誤爲增耳

此數物者。險世之說也。而先王之法所簡也。有虞。

樞謹按險世之說。本作險世所說。說讀爲悅。舊注曰。險世所說。適取一時之利。先王所簡。必令百代常行。是其所據本未誤。

遠在千里外。不敢易其辭。勢在郎中。不敢蔽善飾非。

樞謹按勢當作替。國語楚語曰。居寢有替御之箴。注曰。替。近也。替在郎中。與遠在千里外。正相對成義。替。勢形近而誤。或古字通也。

法不信則君行危矣。

樞謹按危讀爲詭。呂氏春秋淫辭篇。所言非所行也。所行非所言也。言行相詭。不祥莫大焉。與此意相近。蓋法不信。則君之所行。前後違反。故曰詭也。作危者。古字通耳。漢書天文志。司詭星出正西。史記天官書。詭作危。淮南子說林篇。尺寸雖齊。必有詭。文子上德篇。詭作危。並其證也。舊注曰。法不信。則後不可行。故君危也。此未達假借之旨。危當以君位言。不當以君行言。足知舊說之非矣。

明主之所導制其臣者。二柄而已矣。二柄。

樞謹按舊注訓導爲引。此未達古語也。導當爲道。道者由也。明主所道制其臣者。猶言明主所由制其臣者。古語每以道爲由。本書孤憤篇曰。法術之士。奚道得進。稽言奚由得進也。呂氏春秋貴因篇。孔子

趙盾子瑁見釐夫人。猶言由彌子瑁見釐夫人也。晏子春秋諫上篇曰：楚巫微導齊款以見景公，亦言由齊款以見景公，而其字作導，可證此文所導之卽所由矣。八姦篇云：凡人臣之所道成姦者有八術，義與此同。

故劫殺擁蔽之主，非失刑德而使臣用之，而不危亡者，則未嘗有也。

樞謹按：失刑德而使臣用之，不當有非字，非衍文。

人主欲見，則羣臣之情態得其資矣。

樞謹按：欲見當作見欲，與上文見惡見好一例。見惡見好，卽自見其所欲矣。下文曰：堅刁易牙，因君之欲以侵其君者也。正承此而言。主道篇曰：君無見其所欲，可證此文見欲之義。

上有所長，事乃不方。楊按

樞謹按：舊注曰：所長謂任材用物，皆得其宜，故事不一方面而成。此失其旨也。上文曰：使幾司夜，令狸執鼠，皆用其能，上乃無事。然則上固不必有所長矣。上有所長，是失其爲上之道。事乃不方，猶言無方也。謂不得其方也。下文曰：矜而好能，下之所欺；辯惠好生，下因其材；上下易用，國故不治。皆承此而言。聽言之道，溶若甚辭。

樞謹按：舊注曰：溶，閑漫之貌。下文勸之溶之，注亦曰：凡所舉動，溶然閑暇。顧氏謂不見所出，今按溶若

甚醇。此溶字當爲容。言其容有似乎醉也。下文動之溶之。此溶字當爲溶。說文手部。溶。動溶也。動之溶之。卽動之溶之也。動溶亦作動容。孟子盡心篇。動容周旋中禮者是也。疑古本兩溶字。皆止作容。一爲容貌之容。一爲動容之容。傳寫增水旁。因失其義矣。

若天若地。是謂累解。

樾謹按累解乃聲韻字。古人常語也。荀子富國篇。則和調累解。累解與和調並言。可知其義。楊倞注。以爲累累解釋。非也。儒效篇。解果其冠。楊注引說苑蜚蠊者。宜禾爲證。然則累解猶蜚蠊矣。古語雖不盡可通。而累解二字平列。則罔然無疑。舊注曰。君用意如天地。則上因下考之累可解也。其失與楊倞注荀子同。

欲爲其地。必適其賜。

樾謹按呂氏春秋重己篇。故聖人必先適欲。高注曰。適猶節也。管子禁藏篇。故聖人之制事也。能節宮室適車輿以實藏。是適與節同義。必適其賜者。必節其賜也。舊注謂欲治其國。必令賜與適宜。失之下操度量以割其下。

樾謹按此當作上操度量以割其下。舊注云。故上必當操度量以割斷其下也。是其所據本未誤。掘其根本。木乃不神。填其洵淵。毋使水涸。

繼謹按顧氏以本字爲衍文。是也。下句洵字。蓋亦衍文。舊注云。洵者水之停積。水清鑒之者衆。不釋洵字。是舊本未衍也。上云。木數披。竊與乃離。此云。掘其根。木乃不神。填其淵。毋使水清。皆上句三字下句四字。今衍本字洵字。非其舊也。至趙本作木枝數披。則更失之矣。

凡此八者。人臣之所以道成姦。世主所以鑒劫。失其所有也。八姦。

繼謹按道字衍文也。所以成姦。所以鑒劫。兩文相對。讀者見篇首云。凡人臣之所道成姦者有八術。誤以道成姦三字連讀。故忘增入之。不知所道成姦。卽所由成姦也。義與所以同。此旣云所以。卽不得復有道字矣。

荀息伐虢之還反。處三年。與兵伐虞。又克之。十過。

繼謹按伐虢下脫克字。下云。又克之。正承此而言。呂氏春秋權勳篇。荀息伐虢。克之。還反伐虞。又克之。是其證。

其脩士不能以貨賂事人。恃其精潔。而更不能以枉法爲治。五憤。

繼謹按其脩士三字。衍文也。上文云。其脩士且以精潔固身。其智士且以治辯進業。此云不能以貨賂事人。則總蒙脩士智士爲文。言其皆不能也。恃其精潔。當作恃其精潔治辯。因衍其脩士三字。則此文專屬脩士。遂刪去治辯二字耳。舊注云。智士不重說。似闕文也。是其所據本已誤。

其意有下也。然而不能已。說者因爲之飾其美。而少其不爲也。其心有高也。而實不能及。說者爲之舉其過。而見其惡。而多其不行也。說者

櫟謹按此兩文相對。言其意雖甚卑下。而有所不能已。則說者必爲之飾其美。反若以其不行而少之。如此乃見不能已之不足爲病矣。其意雖甚高尚。而有所不能及。則說者必爲之舉其過而見其惡。反若以其不行而多之。如此乃見不能及之不足爲恥矣。不能已者。若犬馬聲色之好是也。爲之飾其美。若管子以是教者爲不害霸是也。不能及者。若堯舜之道仁義之說是也。爲之舉其過而見其惡。若陳賈諫仁智周公未能盡是也。舊注所說皆未了。且此與上文彼有私急也。必以公議示而強之。本不相蒙。舊注必牽合爲說。宜其不可通矣。

此道所得親近不疑。而得盡辭也。

櫟謹按上得字衍文也。道所當作所道。此所道親近不疑。猶曰此所由親近不疑。古書每以道爲由。說已見前矣。史記作此所以親近不疑。所道卽所以也。讀者不解道字。而誤倒之。又妄增入得字。遂至不可通矣。

夫有術者之爲人臣也。得效虔數之言。上明主法。下困姦臣。以尊主安國者也。蓋尋就臣

櫟謹按得字衍文。此論有術者之爲人臣。其道如此。非論得不得也。蓋涉下文虔數之言得效於前而

衍。

從是觀之。則聖人之治國也。固有使人不得不愛我之道。而不恃人之以愛爲我也。

繼謹按。不得不愛我。當作不得不爲我。涉下句而誤耳。下文曰。恃吾不可不爲者安矣。不可不爲。卽不得不爲也。又曰。明主者使天下不得不爲己視。天下不得不爲己聽。此使人不得不爲我之義也。可據以訂正。

父之愛子也。猶可以而害也。

繼謹按。以字衍文也。可而卽可以也。墨子尚賢篇曰。使天下之爲善者。可而勸也。爲暴者。可而沮也。又曰。上可而利天。中可而利鬼。下可而利人。呂氏春秋功名篇曰。故當今之世。有仁人在焉。不可而不此務。有賢主不可而不此事。並其證也。此文本云。父之愛子也。猶可而害也。淺人不達古語。於面上又增入以字。則不可通矣。

託於犀車良馬之上。

繼謹按。漢書馮奉世傳注。引晉灼曰。犀。堅也。然則犀車良馬。卽堅車良馬。吳子應變篇曰。車堅馬良。是其義也。顧云。犀字未詳。偶失考耳。

民信其相。下不能其上。主愛信之。而弗能廢者。可亡也。亡幾。

樾謹按民下脫不字。民不信其相。下不能其上。兩文相對。民所不信。下所不能。而人主弗能廢。故曰可亡也。

變福而心急。

樾謹按變當讀爲辯。說文心部。辯。一曰急也。是與福同義。作變者。聲近假借也。易文言傳。由辯之不早辯也。釋文曰。辯荷作變。孟子告子篇。萬鍾則不辨禮義而受之。音義引丁音曰。辨本作變。皆其例矣。故桃左春秋曰。備內。

樾謹按左疑兀字之誤。桃兀蓋卽桃兀之異文。楚之桃兀。亦有春秋之名。楚魯申叔時所謂教之春秋是也。故謂之桃兀春秋矣。

少索資以事譴主。南河。

樾謹按誣字無義。疑誘字之誤。下文云。主誘而不察。因而多之。卽承此而言。蓋先少索資。而以事誘其主。主既爲其所誘。乃因而多之也。

賞罰無紀。國雖大兵弱者。地非其地。民非其民也。師邪。

樾謹按此言賞罰無紀。則國雖大。而兵必弱。所以然者。由地非其地。民成其民也。文義本甚分明。顧氏讀國雖大。逗兵。句。謂與上文國雖小。富民雖寡。強。一律則兵之一字。殊不成義。而弱者二字。屬下讀。於

義亦未安矣

今人臣多立其私智。以法爲非者。是邪以智過法立智。如是者禁。

樞謹按邪字衍文。是以智過法立智七字爲句。言自以其智過公法立私智也。舊注曰。以此思之。則知凡官之情。皆欲過公法立私智也。疑其所據本。作是以知過法立智。故其解如此。然不說邪字。則猶未衍也。今衍邪字。於義難通。顧氏於前後文句讀。一一訂正。而此句未了。由不知邪字之衍耳。明凌瀛初本作以邪爲智。與舊注不合。非是。根者。書之可謂樞也。解老。

樞謹按根上當有直字。上文云。樹木有曼根有直根。此云直根者。書之所謂樞也。樞也者。木之所以建生也。曼根者。木之所持生也。蓋承上文而分釋之。韓子之意。以老子所謂深根固柢者。根是曼根。柢是直根也。今奪直字。失其旨矣。人無毛羽。不衣則不犯寒。

樞謹按犯寒上當有足以二字。言不衣則不足以犯寒也。下文曰。故聖人衣足以犯寒。是其證。設炮烙。喻老。

樞謹按段氏玉裁謂炮烙本作炮格。史記索隱引鄭誕云。烙一音閣。楊倞注荀子議兵篇云。烙音古賣。

反觀鄭楊所音，皆是格字無疑。鄭康成注周禮牛人云：互若今屠家縣肉格，意紂所爲亦相似。段氏此說，洵足訂正向來傳寫之誤。惟炮格似有二義。荀子議兵篇：紂列比干，囚箕子，爲炮格刑。楊注引列女傳曰：炮格爲齊銅柱加之炭上，令有罪者行焉，輒墜火中，紂與妲己大笑。此則炮格爲淫刑以逞之事，是一義也。若此文云：紂爲肉圃，設炮格，登糟，醢酒池，則似爲飲食奢侈之事，別爲一義。蓋爲銅格，布火其下，欲食者於肉圃取肉，置格上炮而食之也。如此說，方與肉圃糟醢酒池一類，且因爲象箸而至。此正見其由小至大。箕子所以畏其卒而怖其始也。若是炮格之刑，則不特與肉圃諸事不類，且與上文爲象箸事亦絕不相干矣。呂氏春秋過理篇曰：糟醢酒池肉圃爲格，格即炮格，不言炮格而直曰爲格，即承肉圃之下，是於肉圃中爲格也。其爲炮肉之格明矣。高注曰：格以銅爲之，布火其下，以人置上，人爛墮火而死。夫糟醢酒池肉圃皆是飲食之地，何故即於其地炮炙人乎？蓋古書說炮格者，本有二義，當各依本書說之。學者但知有前一義，不知有後一義，古事之失傳久矣，故冬耕之稼，后稷不能羨也。

機謹按羨當作美，字之誤也。下文曰：豐年大禾，載獲不能惡也。美與惡相對。

秦武王令甘茂擇所欲爲於僕與行事。設林上

機謹按事字衍文也。下文曰：公佩僕璽而爲行事，是僕與行爲官名，言佩僕之璽而爲行之事也。讀者

誤以行事運讀。遂於此文亦增事字矣。

子巧於相踞馬。而拙於任在脛膝。而不任拙於脛膝。說林下。

樾謹按此乾道本也。文錯誤不可讀。各本皆作子巧於相踞馬。而拙於任脛膝。顧氏誤從之。然上文云。夫踞馬也者。舉後而任前。脛膝不可任也。是任膝者馬也。非相馬者也。安得云巧於相踞馬。拙於任脛膝乎。疑韓子原文。本作子巧於相踞馬。而拙於在脛膝。在者察也。蓋徒知其爲踞馬。而不能察知其脛膝之不可任。是巧於相踞馬。拙於在脛膝也。乾道本在脛膝三字不誤。但在上又有任字。則因任與在形似。又涉上下文諸任字而誤衍耳。其下又有而不任拙於脛膝六字。全無意義。則即上句之複文。傳寫又錯誤。當刪去無疑。乃各本皆作而拙於任脛膝。則徒知乾道本之誤。而以意刪改之。仍無當也。君曰。我愛之信。答曰。臣亦愛臣之信。

樾謹按上信字衍文也。君曰我愛之之者。指鼎而言。君固愛鼎不愛信也。涉下句而衍信字。則義不可通。

因攢而縫。用人、

樾謹按攢字無義。當作簪。荀子賦篇。簪以爲父。楊倞注曰。簪形似篴而大。是簪亦篴類。故曰。因簪而縫也。說文金部。鑄。可以綴簪物者。簪卽鑄之段字。亦或作攢。周易豫九四。朋盍簪。京作攢。是也。古本韓子

當亦作摺傳寫因誤爲摺矣。

厚貨之使人爲賁諸也。婦人之拾蠶。漁者之握蠶。是以效之。內儲說上七所。

摺謹按是以效之。當作以是效之。效者明也。是卽指婦人漁者而言。謂厚貨之下。可使人人爲賁諸。以婦人之拾蠶。漁者之握蠶明之也。下文云。蠶似蛇。蠶似蠋。人見蛇則驚駭。見蠋則毛起。然而婦人拾蠶。漁者握蠶利之所在。則忘其所惡。皆爲孟賁。是其義也。荀子正論篇。故桀紂無天下。而湯武不弑君。由此效之也。楊注曰。效。明也。與此文句法正同。今誤作是以效之。舊注曰。此得利忘難之效也。失其解矣。臣請使王遇之遇。

摺謹按上遇字。當作與。上文云。王何不試與之遇乎。故此云。臣請使王與之遇。乾道本作遇之遇。傳寫誤耳。道藏本改下遇字爲乃字。屬下讀。趙本并扇乃字。均非其僞。行刑重其輕者。輕者不至。重者不來。

摺謹按不至當作不生。言犯輕罪者不得生。則自無重罪也。商子去強篇曰。輕者不生。重者不來。是其證。

采金之禁。得而輒率。磔於市甚衆。壅離其水也。

摺謹按此言率磔其人。而棄尸於水。水之中流。爲積尸棄過。遂至分流。是謂壅離其水。極言率磔者之

多也。舊注云。又設防禁遮擁。令人離其水也。據下文云。大罪莫重辜磔於市。猶不止者。不必得也。又曰。故不必得也。則雖辜磔。竊金不止。知必死。則天下不爲也。並無設禁遮擁。令人離水之義。且設蓋遮擁。令人離水。而猶竊金不止。則是設禁之未善。與下文不必得。及知必死之意。不相應矣。顧曰。離讀爲離。此亦不得其解。而強爲之辭。

哀公懼。自將衆輒救火者。

榘謹按。輒當爲趣。者字衍文。上文云。魯人燒積澤。所謂火田也。哀公實親在其閒。及火南倚將燒國。故哀公懼。自將衆趣救火也。趣誤作輒。蓋以形似之。故又因下文三言救火者。而亦衍者字。於是其義愈晦。并輒字之誤。莫之能正矣。

因詐逐所愛者。令走王知之。

榘謹按。此本作令王知之。走字衍文也。舊注於上經云。佯逐所愛。令君知而不疑。令君知即令王知也。可證舊本之無走字。

昭侯以察左右之臣不割。

榘謹按。割字涉注文割爪不誠而衍。顧氏已訂正矣。臣竊本作誠。顧謂誠不句絕。不否同字。此說非也。誠不當作不誠。注云。割爪不誠。則其所見本未倒也。下文云。子之以此知左右之不誠信。注云。僞報有

白馬者是不誠信。正與此一律。

靖郭君相齊，與故人久語，則故人富。內儲說下六條。

樞謹按北齊書顏之推傳，觀我生賦，祇夜語之見忌，寧懷刷之足恃，皆本此書。疑古本韓子久語作夕語，古人朝見謂之朝夕，見謂之夕。

公叔相韓而有攻齊。

樞謹按爾雅釋詁，攻，善也。有讀爲又，相韓而有攻齊，謂相韓而又善齊也。下文云，翟璜魏王之臣也，而善於韓，其義相同。藏本趙本改攻作功，失之。

犀首與張壽爲怨，陳需新入，不善犀首。

樞謹按入字衍文也。上文云，季辛與爰壽相怨，司馬喜新與季辛惡，與此條情事相同。文法亦一律。此云陳需新不善犀首，猶彼云司馬喜新與季辛惡也。

能爲之諸侯乎。

樞謹按爲字衍文也。能之諸侯乎，言能適諸侯乎。左傳作能行乎，是其證也。

被王衣。

樞謹按王當作玉。三國志魏文帝紀注云，舜承堯禪，被珍裘，玉衣。猶云珍裘矣。古人於美好之物，皆曰

玉，食言玉食，衣言玉衣，其義同也。此與下文之握玉璫，本同作玉，後人不解而臆改耳。
先問邵之豪傑良臣，辯智果敢之士，盡與姓名。

櫛謹按與當作舉。周官師氏，王舉則從，注曰：故書舉爲與，是其例也。襄二十七年左傳，仲尼使舉是禮也。釋文引沈云：舉謂記錄之也。然則盡舉姓名，爲悉記錄其姓名矣。

晉國之辭仕託者國之鍾。外傳說左上。

櫛謹按乾道本託誤作記，當從道藏本訂正。趙用賢本託下有藝字，則由誤讀下文而衍也。下文曰：晉國之辭仕託，藝叔向者，國之鍾矣。此於託字絕句。仕謂仕者，託謂託者。襄二十七年左傳，衛子鮮出奔，晉託於木門，終身不仕。然則古人自有仕與託之兩途。凡託於諸侯者，君必有以發之。觀孟子可見。故曰辭仕託，蓋仕可辭，託亦可辭也。藝叔向者，自爲句。後人不達託字之義，誤以託藝連讀，遂於此文亦增入藝字耳。又鍾字無義，疑古本止作垂。莊子逍遙遊篇，其翼若垂天之雲。崔譔曰：垂猶邊也。其大如天一面雲也。然則國之垂，猶云國之一面，與上文中牟之民，弃田圃而隨文學者，邑之半，文義一律。國之垂，猶邑之半，垂亦半也。今加金作鍾，則不可通矣。

請無以此爲稽也。

櫛謹按稽字無義，疑當作指。漢書河間獻王德傳，文約指明，注云：指謂意之所趨。若人以手指物也。字

亦作旨。孟子告子篇。願問其旨。是也。齊桓伐蔡。意在蔡姬。故管仲請無以此爲指也。稽從旨聲。故得通借。禮記王制篇。有旨無簡不聽。卽尙書呂刑篇。有稽無簡不聽之異文。然則稽旨通用。古有徵矣。道藏本改稽爲規。非是。

傷者之母立泣。

樞謹按立字不當有。蓋卽泣字之誤而衍者。

趙主父令工施鈎梯。而緣播吾刻踈人迹其上。

樞謹按踈當作踈。卽迹字也。迹猶文作迹。此變作踈。亦猶迹之變作跡矣。古本韓子。當作刻人踈其上。寫者依今字作迹。而踈字失不刪去。遂誤倒在人字之上。又誤其字作踈也。

以馬爲不進。盡釋車而走。

樞謹按韓子古本當作以馬爲不盡。句釋車而走。不盡卽不進也。列子天瑞篇。終進乎不知也。張湛注曰。進當爲盡。是進與盡古通用。詩文王篇。毛傳。訓盡爲進。師古注。漢書高帝紀曰。進字本作賁。又作賁。皆其例也。寫者依本字作進。而又失刪盡字。遂并失其讀矣。

曰信名。信名則羣臣守職。

樞謹按曰。信名之下。當有信義信事四字。蓋文公問安信。箕鄭告以信名信義信事。下乃一一申之也。

今奪之則文不備。

跽危引之而逃之門下室中。外儲說左。

樞謹按舊注曰。跽者行步危。故曰跽危。此曲說也。危乃跪之省文。古謂跽足者爲跽跪。內儲說下篇。門者跽跪請曰。是其證也。晏子春秋雜上篇。則跪擊其馬而反之。孫氏星衍曰。跪足也。此說得之。

秦韓攻魏。昭卯西說而秦韓罷。

樞謹按昭卯疑當作明卯。卽孟卯也。顯學篇云。魏任孟卯之辨。是也。又作芒卯。雖三篇云。孰與彘之孟。芒卯。是也。明孟芒古音俱同。孟卯之爲明卯。猶孟津之爲盟津。芒卯之爲明卯。猶民祀之爲民萌。今作昭者。蓋與明形似義同。因而致誤。

吾父獨冬不失袴。

樞謹按舊注曰。跽足者不衣袴。雖終其冬夏。無所損失也。疑其所據本作終不失袴。故曰。雖終其冬夏。無所損失。今涉注文有冬字而誤終作冬。則不可通矣。跽者既不衣袴。何有冬夏之別。安得獨於冬言不失歟。當據注訂正。

聖草初邑。

樞謹按初當作瓶。謂瓶造其邑也。作初者字之誤。舊注曰。初。入也。所食之邑。能入其租稅也。訓初爲入。

未詳其義。新序載此事。正作翹邑。當據以訂正。

發廩粟以賦衆貧。散府餘財以賜孤寡。外儲說右上。

慙謹按。餘字衍文。散府財與發廩粟相對爲文。不當有餘字。涉下文倉無陳粟。府無餘財而衍。

諛乎。其已乎。苞乎。其往歸田成子乎。

慙謹按。已字當作芭。昭十二年左傳。我有圃生之杞乎。從我者子乎。與此歌文義相似。史記田敬仲世家載此歌曰。嫗乎采芭。歸乎田成子。字正作芭。惟此本以諛苞爲韻。芭子爲韻。史記作歸乎田成子。歸與諛則非韻矣。當以此爲正。

左右有嬖子者。

慙謹按。嬖子卽蘭子也。嬖與蘭音近。說文門部。闔。妄入宮掖也。讀若蘭。卽其例也。列子說符篇。宋其蘭子者。釋文曰。凡人物不知生出者。謂之蘭也。是蘭子之蘭。卽闔之引申義。故此書以嬖爲之矣。慎而言也。人且知女。

慙謹按。知當作和。字之誤也。此云慎而言也。人且和女。慎而行也。人且隨女。和與隨相爲韻。下文云。而有知見也。人且匿女。而無知見也。人且意女。女有知也。人且藏女。女無知也。人且行女。匿與意。藏與行。亦相爲韻也。若作人且知女。則首句失其韻矣。

左右引王之說之曰。先告客以爲德。

樞譚按引當作以。曰當作日。皆字之誤也。隸書以字或作臥。因誤爲引矣。蓋因客說宣王。宣王說而大息。故左右以王之說之曰。先告客以爲德也。

吾適勢與民相收。若是吾適不愛。而民因不爲我用也。故達絕愛道也。外儲設有。

樞譚按道藏本作吾釋勢與民相收。當從之。上文云。彼民所以爲我用者。非以吾愛之爲我用者也。以吾勢之爲我用者也。是言君民之間。本是以勢相制。若釋勢而用愛。則吾適有不愛。民遂不爲我用矣。故不如絕愛道爲得也。文義本甚分明。因釋適聲近。又涉下句有適字。故乾道本誤爲適勢。顧氏謂適勢適愛相對。非是。

五苑之草著。

樞譚按著字衍文也。蓋涉下文今發五苑之蔬草者。而於草下衍者字。又因草字及下蔬菜字。皆從艸。遂又誤者爲著耳。舊注曰。謂草木著地而生也。殊爲曲說。

造父方握。得有子父乘車過者。

樞譚按得當作見。因古得字作尋。故得與見二字。往往相混。史記趙世家。踰年歷歲。未得一城。趙策得作見。留侯世家。果見穀城山下黃石。漢書見作得。並其證也。趙本改得爲時。非是。顧氏疑得上有闕文。

亦失之。

延陵卓子乘蒼龍撓文之乘。

櫪謹按撓當讀爲翟。下文。一日延陵卓子乘蒼龍與翟文之乘。注云。馬有翟之文。是也。撓從兆聲。與翟聲相近。故翟通作撓。尙書顧命篇。王乃洮頽水。鄭讀洮爲濯。詩大東篇。佻佻公子。韓詩佻作嬾。爾雅釋魚。蜃小者玼。衆家本玼作滌。並其例也。翟注不知撓卽翟之假字。而訓爲雕飾之誤矣。矜僞不長。蓋虛不久。是。

櫪謹按矜字無義。乃務字之誤。言務爲詐僞。不可以長也。管子小稱篇作務僞不久。蓋虛不長。是其證。是子言分謗也。

櫪謹按此當作是鄧子之言。非分謗也。益謗也。今脫六字。則文義不明。下文云。故曰鄧子之言。非分謗也。益謗也。正與此應。可以據補。

且蹇叔處干而干亡。是。

櫪謹按干卽虞也。莊子刻意篇曰。夫有干越之劍。釋文引司馬云。干。吳也。荀子勸學篇曰。干越夷貉之子。楊倞注曰。干越猶言吳越。淮南子原道篇曰。干越生葛絲。高誘注。亦曰。干。吳也。是吳有干名。而虞與吳古同聲而通用。桓十年左傳正義曰。讀云。虞姬姓也。武王克商。封虞仲之庶孫。以爲虞仲之後。處中

國爲西吳後世謂之虞公。然則虞之始封本爲西吳。蓋以別於荆蠻之吳。因春秋經傳皆作虞。而西吳之名廢矣。漢書地理志。河東郡大陽。吳山在西。上有吳城。周武王封太伯後於此。是爲虞公。夫虞之故城。謂之吳城。是虞卽吳也。吳得稱干。則虞亦得稱干。蹇叔處干卽處虞也。顧云未詳。故具論之。

伊尹自以爲宰干湯。百里奚自以爲廚干穆公。

繼謹按兩以字皆衍文。自由也。言由爲宰以干湯。由爲廚以干穆公也。難一曰。故伊尹以中國爲亂道。爲宰干湯。百里奚以秦爲亂道。爲廚干穆公。道亦由也。與此一律。

且夫物衆而智寡。寡不勝衆。智不足以徧知物。故則因物以治物。下衆而上寡。寡不勝衆者。言君不足以徧知臣也。故因人以知人。難三。

繼謹按故則因物以治物。故則二字無義。趙本刪則字。當從之。惟此文有從舊注畧入者。韓子原文當云。且夫物衆而智寡。寡不勝衆。故因物以治物。下衆而上寡。寡不勝衆。故因人以知人。舊注於上句寡不勝衆云。言智不足以徧知物也。於下句寡不勝衆云。言君不足以徧知臣也。傳寫誤入正文。而又有錯誤。遂參差而不可讀矣。

賢智未足以服衆。而勢位足以侑賢者也。難四。

繼謹按侑乃詘字之誤。詘字闕壞而爲出字。又因誤爲侑也。上文云。賢人而詘於不肖者。則權輕位卑。

也。此卽勢位足以誦賢者之說。趙用賢本作任賢者。乃不得其字而臆改。不可從也。

夫勢者非能必使賢者用已。而不肖者不用已也。

樾謹按兩已字皆當作人已之已。卽以勢而言。勢者人人得而用之。不能使賢者用我。而不肖者不用我也。顧云已字當有誤。未詳。由不達古人語意耳。

若吾所言。謂人之所得勢也而已矣。

樾謹按勢當作設。上文云。此自然之勢也。非人之所得設也。故此曰。若吾所言。謂人之所得設也而已矣。設誤作勢。文不可通。顧氏因疑有缺文。非是。

先王有幸臣之意。然有大傷臣之實。而也。

樾謹按先王當作先生。卽謂堂谿公也。堂谿公諷韓子舍全遂之道。而肆危殆之行。故曰先生有幸臣之意。幸臣猶愛臣也。呂氏春秋至忠篇。王必幸臣與臣之母。是也。韓子自卽不忍將貪鄙之爲。不敢傷仁智之行。若從堂谿公之言。則仁智之行傷矣。故曰然有大傷臣之實。此有字當讀爲又。

晉伯陽秦頗頡衡僞如說疑、

樾謹按伯陽乃舜七友之一。晉字衍文。顧氏識誤已及之矣。惟頗頡晉人而係之秦。僞如魯人而係之齊。爲不可曉。且其人亦非如下文所云。伏死窟穴者也。據下文云。若夫齊田桓宋子罕魯季孫意如晉

僑如衛子南勁鄭太宰欣楚白公周單荼燕子之。此九人者之爲其臣也。皆朋黨比周。以事其君云云。疑魯季孫意如晉僑如。當作晉顓頊魯僑如。而傳寫誤入上文。又誤移晉字於伯陽之上。遂妄置入秦字耳。

此六人臣之弑其君者也。

榘謹按上文自田成子以下凡八人。不得言六。六疑亦字之誤。承上文舜偃蹇禹偃蹇湯放桀武王伐紂而言。故云亦也。

若夫轉身法易位全衆傳國。最其病也。

榘謹按法字衍文。傳當爲傳。上所謂破國殺身者。以國君死社稷而言也。故曰尙皆賢主也。此所謂轉身易位全衆傳國者。則晉靜公齊康公之類是矣。以其不能死而反見屈於臣。故曰最其病也。趙本改傳爲傳。正得其字。惟不知法字之衍。而刪去身字。失之矣。

名之所以成。城池之所以廣者。爲使。

榘謹按顧云池當作地。是也。惟城池連文。近於不辭。城疑衍文。名之所以成。地之所以廣。兩文相對。不當有城字。蓋卽成字之誤而衍者。

狐蟲爲順辭於前者。

樞謹按蟲乃螽字之誤。春秋蟲字。春秋繁露竹林篇作螽字。卽其例矣。狐螽二字連文。見僖十五年左傳。

而士卒之逃事狀匿。附託有感之門。以避僭威。

樞謹按狀匿卽藏匿也。狀與壯通。考工記槩氏。凡錡金之狀。故書狀作壯。是也。壯與莊通。漢書古今人表。柳壯。柳弓作柳莊。是也。而藏字說文所無。古書多以藏爲之。藏莊聲近。狀通作壯。壯又通作莊。則亦可通作藏矣。

是故決賢不肖。愚知之美。六反。

樞謹按美乃筴字之誤。上文云。嚴愛之筴。亦可決矣。此云。決賢不肖。愚知之筴。其文義正相似。作美者。形近而誤耳。趙本改美爲分。未得其字。

明君之法。揆也。治賊非治所揆也。所揆也者。是治死人也。

樞謹按此當作明主之法也。揆賊非治所揆也。治所揆也者。是治死人也。方與下文刑盜非治所刑也。治所刑也者。是治胥靡也。文法一律。揆賊之揆。誤移在上句。因移下句。治字以補之。義不可通矣。道藏本趙本但於所揆也者。上加一治字。猶未盡得也。又按揆字未詳何義。據與刑盜對文。疑字當作殺字。或以蔡爲之。尙書禹貢。二百里蔡。鄭注曰。蔡之言殺。是蔡殺聲近義通。說文米部。臣鑑引左傳蔡蔡

叔。今作蔡蔡叔。亦其例也。蔡誤作葵。傳寫者又以意改爲揆耳。
慈母之於弱子也。愛不可爲前。八誤

樞謹按愛不可爲前。猶言無前於此者。正見其愛之至也。舊注曰。不可先以愛養之。非是。
醫曰詭。八起

樞謹按醫字無義。趙本作緊。亦非也。醫當作醫。醫者蔽也。下文易功而貨。見罪而罰。而詭乃止矣。易乃見字之誤。說本顧氏譌誤。見功見罪。是不醫也。不醫而詭乃止。可證醫曰詭之義。
卽邇以知其內。疏置以知其外。

樞謹按疏置當作置疏。疏與邇對。今作疏置。則不對矣。下文曰。倒言以昏所疑。論反以得陰姦。論反當作反論。反論與倒言相對。並傳寫誤也。

事大未必有實。舉則闕而委。效璽而請兵矣。五誤

樞謹按舉則二字誤倒。道藏本作則舉。當從之。韓子原文。本作事大必有實。則舉闕而委。效璽而請矣。未字兵字。皆衍文也。言事大必有事大之實。非空言事大而巳。舉闕而委。效璽而請。皆其實也。所謂舉闕而委者。謂舉地圖而委之大國。故下文曰。獻闕則地削也。所謂效璽而請者。謂收百官之璽。效之大國。而請大國發之也。故下文曰。效璽則名卑也。外儲說右云。王因收吏璽。自三百石以上。皆效之子之。

子之大重。此雖非以小事大。然效顰之事則同。效顰初非請兵。淺人不得其解。於請下增入兵字。殊失本指。而趙用賢本乃於上句委字之下。增地字以配之。謬矣。下文曰。敕小未必有實。則起兵而敵大矣。宋字亦衍文。謂敕小必有敕小之實。起兵敵大。是其實也。與此文正相對。因涉下文敕小未必能存句。而衍宋字。遂於事大。必有實句。亦增宋字。淺人不詳文義。率意增益。往往如此。

故事私門而完解舍。解舍完則遠職。遠職則安。行貨賂而襲當塗者。則求得。求得則私。安私安則利之所在。安得勿就。

櫛謹按解舍完三字。衍文也。事私門而完解舍則遠職。與行貨賂而襲當塗者則求得。兩文相對。不當衍此三字也。求得則私。私乃利字之誤。遠職則安。求得則利。與上文窮危相對。安對危言。利對窮言也。安私安則利之所在。當作安利之所在。上云窮危之所在也。民安得勿避。此云安利之所在。安得勿就。兩文亦相對。

其忠御者積於私門。

櫛謹按忠讀爲串。詩臬矣篇。串夷載路。毛傳。串。習也。釋文曰。串本作思。是其證也。串御蓋謂近習進御者。趙本竟改作近御。失其字矣。

今夫與人相善也。無豐年旁入之利。而獨以完給者。非力則儉也。與人相善也。無饑饉疾疫禍罪之殃。獨

以貧窮者，非侈則墮也。顯學。

繼謹按兩善字皆若字之誤。與人相若也。猶曰鈞是人也。俗書若字作𠂔。善字作𠂔。兩形相似而誤。

不道仁義者，故不聽學者之言。

繼謹按者當作諸。古字通用。禮記郊特牲曰：或諸遠人乎。儀禮士虞禮注：引作或者遠人乎。是其證也。廣雅釋言：諸之也。不道仁義諸故，即不道仁義之故。與不聽學者之言。兩句相對。諸之互用。古書多有。禮記少儀篇：申之而撫諸臂。孟子滕文公篇：注諸海。注之江。皆是也。大戴記將軍文子篇：道者孝弟，說之以義，而觀諸體者，與諸並猶之也。然則此文者字，亦自可通，并不必破爲諸矣。顧氏以者字爲衍，而以故字屬下讀，則失其義。

諸子平議卷二十二

呂氏春秋一

乘鸞格孟春紀

櫪謹按鸞本作鸞。今作鸞者。後人依月令改之也。呂氏原文本作乘鸞格。高誘注文本作鸞鳥在衡。和在軾。鳴相應和。後世不能復致。錯銅爲之。飾以金。謂之鸞格也。蓋高意錯銅象鸞鳥形。故其字從金從鸞省。若正文作鸞。則不必有錯銅飾金之說矣。明劉如龍本。正作乘鸞格。是其所據本不誤。惟因正文是鸞字。疑注文不當以鸞鳥爲說。遂改注文鸞鳥在衡作鸞在錯。則又失注意矣。不可從也。還乃賞卿諸侯大夫於朝。

櫪謹按高注曰。三公至尊。坐而論道。不嫌不賞。故但言卿諸侯大夫者也。據此則卿上無公字。畢氏沅曰。舊本卿上衍公字。乃後人據月令增入。而不知其與注不合。其說是也。然呂氏原文實有公字。其上文云。天子親率三公九卿諸侯大夫以迎春於東郊。下文云。率三公九卿諸侯大夫躬耕帝籍田。又云。反執爵于大社。三公九卿諸侯大夫皆御。並以三公九卿對言。則此文亦必當有公字矣。若謂三公至尊。不嫌不賞。則執爵大社。三公至尊。亦何嫌不預而必及之乎。然則呂氏原文當與月令同。今奪公字。

者。涉下文卿諸侯大夫九推而誤。高氏所據本已無公字。正高氏序所謂既有脫誤者也。不加是正。而曲爲之說。疏矣。

夫水之性清。土者相之。故不得清。本生。

樾謹按高注曰。扣讀曰骨。骨。濁也。此注必有錯誤。下文曰。人之性壽。物者扣之。故不得壽。注曰。扣。亂也。扣字既見於前。不應又注於後。疑此文物者扣之。本作物者滑之。高注扣讀曰骨。本作滑。讀曰骨。淮南原道篇。混混滑滑。高注曰。滑。讀曰骨也。卽其例矣。骨。濁也。當作滑。濁也。滑滑與混混同。故有濁義。物也者所以養性也。非所以性養也。

樾謹按。下句當作非以性養也。涉上句而衍所字。則義不可通。注文有所字。亦誤衍也。三者國有一焉。無幸必亡。

樾謹按。無幸必亡。乃到句也。言其國必亡。無可幸免也。高注未得其義。

一曙失之。終身不復得。重己。

樾謹按。高注曰。曙。明日也。然一明日失之。文義未安。說文無曙字。日部。曙。旦明也。文選魏都賦。注引作曙。蓋曙卽曙之俗體耳。一曙失之者。一旦失之也。且明謂之曙。故旦卽謂之曙矣。夫弗知慎者。是死生存亡。不可未始有別也。

禮記按此當作是死生存亡可不未始有別也。可不即可否也。死生存亡可不。皆兩字相對。後人不知不爲否之假字。故又加可字耳。序意篇曰。若此則是非不可無所適矣。亦當作是非不可。其誤正與此同。

壽長至。常亦然。

繼謹按常乃當字之誤。壽長至三字連讀。下文高注曰。推行仁義。壽長自至。

大庖不豆。貴公。

繼謹按高注曰。但調和五味。使神人享之而已。不復自列簠簋豆也。若然。則不簠不簋不豆。無不可言。何獨言不豆乎。豆當讀爲剗。廣雅釋詁曰。剗。裂也。玉篇曰。小裂也。大庖不剗。言大庖但調和五味。不親爲宰割之事。與上句大匠不斲一律。古無剗字。故假豆爲之。亦或假用脰字。後漢書馬融傳。脰完羶。王氏念孫讀脰爲剗。是也。

上丁。命樂正入舞。仲春紀。

繼謹按孟春已有命樂正入學習舞之文。故月令於仲春止言命樂正習舞。不言入學。從省也。此不云習舞而云入舞。文義不足。疑呂氏原文。本作入學習舞。傳寫奪學習二字耳。下云。中丁。又命樂正入學習樂。又字承此而言。是則入學二字。固不可省也。

耳雖欲聲。目雖欲色。鼻雖欲芬香。口雖欲滋味。害於生則止。在四官者不欲。利於生者則弗爲。養生

摠議按高氏讀不欲利於生者則弗爲九字爲句。而釋之曰。則不治此四官之欲。此注非也。不欲字當屬上讀。弗字疑衍文。當曰。在四官者不欲。句。利於生者則爲。句。言四官者雖不欲。而利於生則爲之。與上文耳目鼻口雖欲之。而害於生則止。正相對成誼。故其下曰。耳目鼻口不得擅行。必有所制。若如高注。謂不治四官之欲。則四官得以擅行。大失呂氏本意矣。當由誤衍弗字。故失其讀。並失其誼耳。本生篇曰。是故聖人之於聲色滋味也。利於性則取之。害於性則舍之。義與此同。害於性則舍之。卽此所謂害於生則止也。利於性則取之。卽此所謂利於生則爲也。廣雅釋詁曰。取。爲也。然則取與爲字異而義同矣。

顏闔守闔。鹿布之衣。而自飯牛。

摠議按鹿字乃麤字之誤。莊子讓王篇。作顏闔守陋閭。苴布之衣。而自飯牛。釋文曰。苴音麤。本或作麤。故使莊王功迹著乎竹帛。傳乎後世。情欲。

摠議按此下竟無一語。則文義未足。疑上文功雖成乎外。至豈不悲哉五十三字。當在此下。傳寫者誤移置於前耳。今訂正如左。

世人之事君者。皆以孫叔敖之遇荆莊王爲幸。自有道論之則不然。此荆國之幸。荆莊王好周遊田獵。

駢駢弋射。歡樂無遺。盡仰其境內之勞。與諸侯之憂。於孫叔敖。孫叔敖日夜不息。不得以便生爲故。故使莊王功述著乎竹帛。傳乎後世。功雖成乎外。而生虧乎內。耳不可以聽。目不可以視。口不可以食。胃中大擾。妄言想見。臨死之上。顛倒驚懼。不知所爲。用心如此。豈不悲哉。

中行寅染於黃藉。秦高強當染。

樞謹按黃字衍文。蓋卽寅字之誤而行者。墨子所染篇無黃字。

不知要故也。不知要故。則所染不當。

樞謹按下句故字。涉上句而衍。當云不知要。則所染不當。墨子所染篇。作不知要者。所染不當也。無故字。

帝王亦然。

樞謹按上文舜禹湯武皆帝王也。帝王之事。已見上文。何以又出此四字。下文所言孔子墨子。皆非帝王。與此不相應。且旣言帝王亦然。而下卽繼之曰。非獨國有染也。兩句亦不相屬。義殊可疑。據墨子所染篇云。非獨國有染也。士亦有染。疑此帝字爲衍文。王乃士字之誤。呂氏原文。本云士亦然。非獨國有染也。蓋卽用墨子之意。而倒其文耳。下文言孔文墨子事。而總之曰。此二士者。無爵位以顯人。無貨祿以利人。舉天下之顯榮者。必稱此二士也。士字正與此應。因士誤爲王。後人遂臆加帝字耳。

仿融黃螭聚之有酸。功名

摠謹按此當作仿融黃有酸螭聚之。有讀爲又。言黃而又酸。故螭聚之也。高注曰。黃。美也。黃故能致酸。酸故無致螭。可知有酸二字。本在螭聚之上矣。當據以訂正。

行不異亂。雖信今民猶無走。

摠謹按高注曰。行不異亂。雖欲信利。民無有歸走也。然正文本無利字。且既行不異亂矣。又何信利民之有。高注非也。信疑倍字之誤。上云。今之世至寒矣。至熱矣。而民無走者。取則行鈞也。此云。行不異亂。雖倍今民猶無走。言雖寒熱加倍於今之世。民猶無可走也。倍信形似而誤。知士篇視若是者倍反。職國策作若是者信反。卽其例。

及其天年。先己

摠謹按及字無義。呂氏原文當作終其天年。終古文止作久。故誤爲及耳。孫氏星衍云。御覽作反。則又及之誤字。

督聽則姦塞不皇。

摠謹按皇讀爲惶。謂姦邪閉塞。不至惶惑也。蜀志呂凱傳曰。遠人惶惑。是惶與惑同義。字亦作遄。後漢光武紀曰。遄遄不知所之。遄與皇古通用。故此又作皇也。高注曰。姦軌塞斷於不皇。皇。暇也。殊不成。

義。

三王先教而後殺，故事莫功焉。

樾謹按高注曰：成王事之功，無過於三王。此未得功字之義。國語齊語辨其功苦。韋注曰：功，半也。管子小匡篇辨其功苦。尹注曰：功，謂堅美。荀子王制篇辨功苦。楊注曰：功，謂器之精好者。是古以堅美精好者爲功。本書經徒篇曰：從師苦而欲學之功也。亦以功苦對文。此功字義與彼同。事莫功焉，猶曰事莫善焉。正與上下文德莫盛焉，兵莫彊焉同義。御覽引作功莫大焉，後人不知古義而妄改耳。

事心乎自然之塗。晉人

樾謹按高注曰：事，治也。於義未得。禮記郊特牲篇：信事人也。鄭注曰：事，猶立也。釋名釋言語曰：事，傳也。傳，立也。荀徐人言立曰傳。然則事心乎自然之塗，猶曰立心乎自然之塗也。

哀之以驗其人。

樾謹按人當讀爲仁。言哀之以驗其仁愛之心也。高氏不知人爲仁之段字，乃曰人人可哀，不忍之也。斯曲說矣。

黃帝曰：帝無常處也，有處者乃無處也。以言不刑蹇，圖道也。圖道

樾謹按刑蹇二字連文。刑蹇與形偁同。莊子山木篇曰：君無形偁。注曰：形偁，躑躅之謂。然則不刑蹇者，

不踴礙也。蓋引黃帝之言而釋之曰：帝無常處者，以言不踴礙也。是圖道也。應同篇引商賁而釋之曰：以言禍福，人或召之也。慎大篇引周書而釋之曰：以言慎事也。文法並與此同。高注非是。

堯舜賢主也，皆以賢者爲後，不肖與其子孫，猶若立官必使之方。

摭謹按高注曰：以賢者爲後，謂禪位也。堯傳舜，舜傳禹，故曰不肖與其子孫也。方正不私邪之謂也。如高氏意，則謂堯舜傳賢而不傳子，猶立官之无私邪耳。大失呂氏之旨矣。本篇名曰圖道，其大旨以爲主執閭而臣處方，故上文曰：先王之立高官也，必使之方。此文立官必使之方，卽承上文而言。猶若者，猶然也。經徒篇曰：雖不肖者，猶若勸之，蕩兵篇曰：中主猶若不能有其民，凡言猶若，並與猶然同義。此言堯舜不以天下傳之子孫，而其立官也，猶然必使之方。下文曰：今世之人主，皆欲世勿失矣，而與其子孫立官，不能使之方，以私欲亂之也。何哉？其所欲者之遠，而所知者之近也。此正見其與堯舜相反。堯舜不爲子孫計，而立官猶必使方。今世人主無不爲子孫計，而立官反不使方，故爲所欲遠而所知近也。又按高氏訓方爲正，亦未合。方與圖對，下文曰：百官各處其職，治其事，所謂方也。正字之義，未足以盡之。

其性禮，其事視，孟夏起。

摭謹按畢氏沅曰：月令無此二句。此書前後亦無此例。當爲衍文。然既前後皆無此文，何由而衍？蓋五

行分配五常五事。自古有此說。竊疑呂氏原文。每紀皆有之。後人據月令刪去。而孟夏紀尙存此二語。則刪之未盡者耳。正可藉以考見呂氏之舊。未可反以爲衍也。

不疾學而能爲魁士名人者。未之嘗有也。勸學。

樞謹按高注曰。魁大之士。名德之人。其說名字之義未得。名亦大也。禮記禮器篇。因名山升中於天。鄭注曰。名猶大也。國語魯語。取名魚章。注曰。名魚。大魚也。然則名人猶大人也。正與魁士一律。安死篇曰。又視名臣大墓葬之厚者。此言魁士名人。猶彼言名臣大墓矣。高氏注戰國策秦策賂之一名都曰。名大也。然則名之爲大。高氏固有此訓矣。乃此注以爲名德之人。殊失其誼。

復過自用。不可證移。訓從

樞謹按高注訓證爲諫。則其字當作証。說文言部。証。諫也。戰國策齊策。士尉以証靖郭君。高注曰。証。諫也。本書知士篇亦誤作證。是其例矣。畢氏校本於知士篇已改作証。而此文猶未訂正。偶未照耳。

見樞親勢及有富厚者。

樞謹按親字衍文也。高注曰。見樞勢及富厚者。可知正文本無親字。當據以訂正。人之情。惡異於己者。此師徒相與造怨尤也。

樞謹按兩句傳寫互易。此師徒相與造怨尤也。與上文此師徒相與異心也。文義相闕。人之情惡異於。

已者。與下文人之情不能觀其所怨。不能譽其所惡。文義相屬。當乙正。故不能學者。遇師則不中。

樞謹按中讀爲忠。古字中忠通用。漢張遷碑。中簪於朝。魏橫海將軍呂君碑。君以中勇。並段中爲忠。是其證也。遇師則不中。言其事師不以忠誠也。高注以不中爲不正。非是。

嗜欲不辟。樂乃可務。大樂。

樞謹按辟讀爲僻。謂不邪僻也。高訓爲閒。非是。

大樂君臣父子長少之所歡欣而說也。

樞謹按大疑夫字之誤。

先聖擇兩法一。

樞謹按高注曰。擇。棄也。法。用也。則擇乃釋字之誤。長見篇。視釋天下者釋蹢。注亦訓釋爲棄。是其證。世之人主。多以珠玉戈劍爲寶。愈多而民愈怨。國人愈危。身愈危累。

樞謹按國人愈危句。衍人字。身愈危累句。衍危字。民愈怨。國愈危。身愈累。皆三字句。下文曰。故樂愈侈。而民愈怨。國愈亂。主愈卑。亦皆三字句。是其例也。今誤衍人字危字。則不特句法參差。且國人卽民也。既言民。又言國人。於義複矣。

失樂之情。其樂不樂。

樹謹按高注曰。非正樂。故曰不樂也。此注未得古義。古無一字兩讀之說。禮樂之樂。哀樂之樂。其讀同耳。其樂不樂者。言其所爲音樂不足喜樂也。上文曰。以此爲樂。則不樂。又曰。凡古聖王之所爲貴樂者。爲其樂也。上樂字並禮樂字。下樂字並哀樂字。高氏以非正樂釋不樂。非其旨矣。

制乎嗜欲。制乎嗜欲無窮。則必失其天矣。

樹謹按。下制乎二字。衍文也。嗜欲無窮四字爲句。涉上句而衍制乎二字。則文不成義。勝理以治身。則生全。以生全則壽長矣。通音

樹謹按。下以字衍文。勝理以治身。則生全。生全則壽長矣。若作以生全。則文不成義。下文勝理以治國。則法立。法立則天下服矣。法立上無以字。是其證。

太小則志嫌。以嫌聽小。則耳不充。

樹謹按。高注曰。嫌聽。譬自嫌之嫌。此注必有誤。高注原文。當作嫌讀如自謙之謙。禮記大學篇。此之謂自謙。鄭注曰。謙讀爲慊。高意此嫌字與自謙之謙同。亦當讀爲慊。故云然也。孟子公孫丑篇。吾何慊乎哉。趙注曰。慊。少也。大學篇正義曰。慊。不滿之貌。太小則志嫌。於義正合。以危聽清。則耳谿極。

樾謹按高注曰。鈴處極病也。殊不成義。鈴疑韻字之誤。其左旁谷字。與籒字左旁谷字相似。因而致誤也。文選上林賦曰。與其窮極倦飢。郭注曰。窮極倦飢。疲憊者也。是飢極義同。並有病義。

乃之阮陰之陰。古樂。

樾謹按阮陰本作阮陰。阮讀若昆。說文繫傳。自部。阮代郡五阮關也。從耳元聲。讀若昆。是其證也。阮字讀與昆同。故即可借爲昆。陰者命之借字。阮陰卽昆命也。因陰誤作陰。而讀者又不知阮與昆古音相近。故莫得其旨。

有僂作爲鼗鼓鐘聲吹荅管壎僂鞀椎鍾。

樾謹按吹字衍文也。下文云。或鼓鼗擊鐘聲。吹荅展管篪。卽承此文而言。此言鼗鼓。不言鼓鼗。言鐘聲。不言擊鐘聲。則荅上不得有吹字明矣。蓋卽涉下文而衍。

周文王處岐。諸侯去殷三淫而翼文王。

樾謹按高氏解三淫。爲剖比干之心。斷材士之股。剝孕婦之胎。先識覽殺三不辜。注同。然竊謂殺三不辜。或如高氏之說。若此云三淫。恐注義尙有未安。且如注義。則三淫卽殺三不辜。使易其文曰。諸侯去殷殺三不辜而翼文王。其可通乎。三淫之文。殆必有誤。呂氏原文。疑當作諸侯去殷王受而翼文王。王與三形似易誤。受誤作至。因又誤爲淫耳。

土潤溽暑。季夏也。

樞謹按暑字衍文也。高注曰。夏至後三十日大暑。節火王也。潤溽而溽重。又有時雨。然則潤溽下無暑字明矣。後人因注有大暑字。遂於正文驟入暑字。并禮記月令而亦誤矣。月令鄭注曰。潤溽謂塗溼也。是古本禮記無暑字。

以將陽氣。

樞謹按詩樛木篇。福履將之。箋云。將。扶助也。以將陽氣者。以扶助陽氣也。說文手部。將。扶也。將與將通。無留獄訟。以頭以故。

樞謹按高注曰。頭疾故事。然以疾以事。義不可通。下以字乃爲字之誤。無留獄訟。以頭爲故。猶上文曰。無敢懈怠。以多爲務也。兩文正一律。

候人兮猗。音切。

樞謹按文選吳郡賦注。引此文無兮字。是也。猗卽兮字。不當並用。

涉漬梁敗。

樞謹按左傳正義云。舊說皆言漢濱之人。以膠膠船。故得水而壞。此言梁敗者。天子造舟爲梁。舟敗卽梁敗也。畢校疑其互異。非是。

四面不出周郊。制樂

樞謹按上文曰。東西南北。不出國郊。則此周郊亦國郊之誤。韓詩外傳。正作四面不出國郊。舍行七星。星一徙當七年。

樞謹按下星字衍文也。舍行七星。故一徙當七年。其中閒不應有星字。寒暑則不當明理。

樞謹按寒暑上當有其字。方與上三句一律。人民淫燄不固。

樞謹按下文云。禽獸胎消不殖。草木庫小不滋。五穀萎敗不成。則此句是言男女不能生育。季夏紀。禾稼不育。乃多女異是也。高注曰。不閉。不執正道。失之。

有若山之楫。

樞謹按高注曰。楫。林木也。然楫之爲林木。古訓無徵。楫疑攝字之誤。說文木部。攝。木葉搖白也。徐鍇曰。謂木遇風而翻見葉背。背多白。故曰搖白也。氣之形狀。若風之翻動木葉。故曰有若山之攝。上文云。有若水之波。亦以水之播動者爲喻。義正一律。有鬼投其隙。

樞譔按高注曰。陣。腳也。音楊子愛肝一毛之肝。然陣不謂腳。亦不音肝。音謂均有可疑。以下文有經集其國例之。則陣字仍當從城上女牆之本義。說文自部。陣。城上女牆俛倪也。投其陣。集其國。文正一律。高讀殆非。

攻伐之與救守一貫也。振鳳。

樞譔按高注曰。攻伐欲陷人。救守欲完人。其實一也。然其實一也。謂之一貫。義似未安。一貫當作一貫。知化篇曰。雖知之與勿知。一貫也。過理篇曰。亡國之主。一貫。是呂氏書多用一貫字。此文實字。當亦貫字之誤耳。

自今單唇乾肺。蔡表。

樞譔按自今乃自令之誤。畢校已及之矣。單字高注訓盡。然唇無可盡之理。殆非也。單當讀爲燁。省不從火耳。後漢泗水王歆傳注。燁。灼也。然則燁唇者。灼唇也。與乾字同義。顧民篇。焦唇乾肺。此言燁。猶彼言焦。

今不別其義與不義。而疾取救守。不義莫大焉。

樞譔按疾取救守。義不可通。疑疾下奪攻伐二字。當云。今不別其義與不義。而疾攻伐取救守。不義莫大焉。下文屢以攻伐救守對言。此可爲證。疾攻伐者。言深惡此攻伐之事也。安死篇曰。今多不先定其

是非而先疾鬪爭。此惑之大者也。疾攻伐與疾鬪爭同誼。呂氏之意。主乎攻伐而不取教守。故以疾攻伐取教守爲不義。振亂篇曰。今之世。學者多非乎攻伐。非攻伐而取教守。取教守則鄉之所謂長有道而息無道。實有義而謂不義之術不行矣。文義與此相似。此云疾攻伐取教守。猶彼云非攻伐而取教守也。下文云。故大亂天下者。在於不論其義而疾取教守。誤與此同。高注訓疾爲爭。其義迂曲矣。故取攻伐者不可非。

摠議按取者二字。衍文也。此文本云。故攻伐不可非。攻伐不可取。教守不可非。教守不可取。言攻伐與教守皆有是非也。第一句衍取字者。字則與下三句不一律。而義亦不可通矣。教守不可取。

摠議按高注曰。於義當守當教。不可取而有之也。此注蓋有奪誤。當云。於義不當守不當教。不可取而有之也。上文攻伐不可取。注曰。於義不可攻不可伐。故不可取。是其例矣。惟高氏解取字爲取而有之。殊失其指。不可取與不可非對文。乃孔子奚取焉之取。非謂取而有之也。畢氏沅校本不解前後文誼。又不知高注之奪誤。反疑此五字爲衍文。故具論之。

若令桀紂知必國亡身死。殄無後類。吾未知其厲爲無道之至於此也。吳王夫差智伯瑤。知必國爲巨墟。身爲刑戮。吾未知其爲不善無道侵奪之至於此也。晉厲知必死於匠師氏。陳靈知必死於夏徵舒。宋康

知必死於溫。吾未知其爲不善之至於此也。

繼謹按此文凡言吾未知者三。惟末句不誤。第一句第二句皆有衍字。蓋此文皆承上文而言。上文曰。使夏桀殷紂無道至於此者幸也。使吳夫差智伯瑤侵奪至於此者幸也。使晉厲陳靈宋康不善至於此者幸也。據此。則第一句當云。吾未知其爲無道之至於此也。第二句當云。吾未知其爲侵奪之至於此也。今第一句衍厲字。第二句衍不善無道四字。則與上文不相應矣。

古之至兵。民之重令也。篇底

繼謹按古乃謂字之誤。涉下文故古之至兵句而誤也。謂之至兵四字爲句。乃結上之詞。當連上文讀之。曰。凡軍欲其衆也。心欲其一也。三軍一心。則令可使無敵矣。令能無敵者。其兵之於天下也。亦無敵矣。謂之至兵。高氏本於此下出注曰。至兵。至德君之兵也。令無不化。故謂之至兵也。今誤移注文於民之重令也下。乃改注文至兵爲至重。而文義俱乖矣。民之重令也。本與下文重乎天下。貴乎天子。一氣相屬。今誤斷之。則文不成義。非高氏之舊。當訂正。

晉文公造五兩之十五乘。而選

繼謹按高注曰。兩。技也。以技訓兩。未知所出。疑呂氏原文作五能之士。古能字或段而爲之。不屈篇曰。施而治農夫者也。注曰。而能也。是本書段而爲能之證。而兩形似。因誤爲兩矣。

能審因而加勝，則不可窮矣。決證。

摠議按此本作能審因而加，則勝不可窮矣。下云勝不可窮之謂神，即承此言。今則勝二字傳寫誤倒。趙簡子有兩白驪而甚愛之，陽城胥渠處廣門之官，夜款門而謁曰：主君之臣胥渠有疾，醫教之曰：得白驪之肝，病則止，不得則死。受主。

摠議按高注曰：陽城，姓胥渠，名處，猶病也。廣門，邑名也。官，小臣也。此注殊誤。當以陽城胥渠處廣門之官爲句。官，館古同字。周易隨初九：官有渝，蜀才本官作館，是其證也。陽城胥渠處廣門之官者，言陽城胥渠居於廣門之館也。夜款門而謁者，即陽城胥渠。其曰主君之臣胥渠有疾，乃胥渠自通於謁者之詞，非他人代爲之請也。故董安子曰：謁胥渠也。期吾君驛，請即刑也。若他人代請，則不得以此爲胥渠罪矣。高氏不知官爲古館字，而讀處字絕句，謂處爲病，古無此義。又以款門者爲廣門之小臣，益非當時事實。

天子乃厲服厲飭。李秋超。

摠議按厲飭本作廣飭。高注曰：是月天子尙武，乃服猛厲。其所佩之飾以射禽也。猛厲下脫之服廣三字。本作乃服猛厲之服，廣其所佩之飾以射禽也。淮南子時則篇：天子乃厲服廣飾。高注曰：天子尙武，乃服猛厲之服，廣其所佩之飾以取禽是其明證也。廣字涉上文而誤作厲，而注文又有脫字，遂不可

復正矣。

於是翦其髮，斷其手。顧氏

樾謹按：斷未詳何字。畢校云：李善注文選，應休連與廣川長書，引此亦作斷。音斷，似當從曆得聲。善又注劉孝標辨命論，引此作歷，恐是曆字之誤。今按畢說是也。呂氏原文本作歷，後人皆曆爲斷，遂并正文曆字亦誤加B旁，而曆又誤作歷，於是其字益非矣。曆者歷之段字，說文本部，歷，歷，歷，指也。韻會引繫傳曰：謂以木桺十指而縛之也。亦通作歷。莊子天地篇：罪人交臂歷指，是也。此云曆其手，於義正合。至精通篇：刀若新斷，研高注曰：斷，砥也。其字宜是曆字之誤。與此文全別。手豈可言砥乎？畢氏混而一之，非是。

上貢必適。

樾謹按：此本作貢士必適。禮記射義疏引書傳曰：古者諸侯之於天子也，三年一貢士，一適謂之好德，再適謂之賢賢，三適謂之有功。又云：貢士一不適，謂之過，再不適謂之敖，三不適謂之誅。然則貢士必適，謂文王貢士於紂，無不適也。士誤作上，又誤作上貢，而義不可通矣。

顏色愁悴，不賄者。

樾謹按：愁悴，即憔悴也。說文禾部：秋从禾，穗省聲。籀文作穗，不省。火部：燠，讀若焦，是秋與焦聲相近。漢

齊律曆志曰秋鑿也。古誼卽存乎聲。秋之訓鑿亦秋與焦聲近之證也。然則憔悴之爲愁悴正古人同聲假借之例。

顧一與吳微天下之衷。今吳越之國相與俱殘。士大夫履肝膽同日而死。孤與吳王接頸交臂而值。此孤之大願也。

樾謹按微天下之衷句。衍下字。畢校已及矣。今吳越之國當作令吳越之國。蓋言願令如此也。作今者誤。

客有爲寡人少來靜郭君乎。知去。

樾謹按少字衍文。涉上文寡人少殊不知此而誤。戰國策無少字。故子路拚雉而復釋之。審已。

樾謹按高注曰不欲天物。故釋之。此未得呂氏之旨。下文曰子列子常射中矣。請之於關尹子。關尹子曰。知子之所以中乎。答曰弗知也。關尹子曰。未可。子路之釋雉卽關尹子之意。蓋拚襲而取之。是未知所以取之也。猶射中而未知所以中也。雖足以得物。而於己未審。此子路之所以復釋之。而呂氏引以證審己之義者也。高注失之。

君之賂以欲岑鼎也。以免國也。

樾謹按此當作君之賂以岑鼎也。欲以免國也。欲字誤移在上句。則文不成義。畢曰。猶言賂以君所欲之岑鼎。曲說也。

今夫攻者砥厲五兵。修衣美食。發且有日矣。所被伐者不樂。非或聞之也。神者先告也。

樾謹按修衣美食四字。當在所被伐者下。言攻者將發。而所被伐者。雖修衣美食而不樂也。

夫葬所愛所重。而以生者之所甚欲。其以安之也。若之何哉。節喪。

樾謹按生者之所甚欲。謂利也。珠玉國寶之類。豈非生者之所甚欲乎。而以之殉葬。其必不能安也明矣。下文曰。民之於利也。犯流矢。蹈白刃。涉血塗肝。以求之。卽承此而言。高注曰。甚欲欲厚葬也。則與下意不屬矣。

皆鄉里之所釜者。而逐之。安死。

樾謹按此句與上下文不屬。疑鄉里以下十字。乃後文撲擊過奪下之錯簡。當云。君之不令民。父之不以孝子。兄之不悌弟。皆憚耕稼採薪之勞。不冒官人事而祈美食之樂。智巧窮屈。無以爲之。於是乎聚羣多之徒。以深山廣澤林藪。撲擊過奪鄉里之所釜鬻者而逐之。又視名臣大募葬之厚者。求舍便居以微扣之。如此則文義始順。戰國策秦策。蘇澤見逐於趙而入韓魏。遇釜鬻於涂。此云撲擊過奪鄉里之所釜鬻者而逐之。卽其事矣。若在上文。則義殊不可曉。

此言不知鄰類也。

樾謹按鄰字衍文也。此言不知類也。與孟子告子篇此之謂不知類文義正同。鄰類形似。因譌致衍耳。聽言篇曰。乃不知類矣。達鬱篇曰。不知類耳。並無鄰字。足徵此文之衍。其所非。方其是也。其所是。方其非也。

樾謹按兩方字。並乃字之誤。言所非乃其所是。所是乃其所非也。故曰是非未定。高氏不知方字之誤。而謂爲比。迂矣。

其主俗主也。不足與舉。異實

樾謹按舉字衍文也。此當云。其主俗主也。不足與。今衍舉字者。古與舉二字通用。周官師氏職曰。王舉則從。故書舉爲與。史記呂后紀。蒼天舉直。徐廣曰。舉一作與。是其證也。疑此文與字本或作舉。傳寫誤合之。因爲不足與舉矣。高注訓舉爲謀。非是。

五員過於吳。

樾謹按此當作五員適於吳。涉上文過於荆而誤耳。上文云。因如吳過於荆。蓋紀其所經歷。故得言過。若吳則其所如也。不得言過矣。高注曰。過猶至也。當作適猶至也。莊子天地篇釋文。引司馬注曰。適至也。高氏訓適爲至。正與此同。足徵過字之誤。

天地至大矣。至衆矣。將奚不有爲也。而無以爲爲矣。而無以爲之。

樾謹按而無以爲四字爲句。將奚不有爲也。而無以爲。言人皆有爲。而彼獨無爲也。爲矣而無以爲之。言雖有爲而仍無爲也。高氏讀而無以爲爲矣六字爲句。則上下文皆不成義。

搏杖而揖之。與用。

樾謹按搏杖卽扶杖也。尊聲夫聲相近。故義得通。釋名釋言語曰。扶。傳也。傳近之也。是其例矣。無發蓋藏。無起大衆。以固而閉。發蓋藏起大衆。地氣且泄。作冬起。

樾謹按以固而閉。本作以固天閉地。地氣且泄。本作陽氣且泄。音律篇曰。黃鐘之月。土事無作。慎無發蓋。以固天閉地。陽氣且泄。是其證也。月令作以固而閉。地氣且泄。乃奪陽字。又誤天字爲而字耳。後人據月令以改此文。幸音律篇未改。尙可訂正。說詳羣經平議。

兼用六物。

樾謹按上文稊稻必齊。麴蘖必時。湛醴必潔。水泉必香。陶器必良。火齊必得。正是六物。故月令正義曰。六物者。稊稻一。麴蘖二。湛醴三。水泉四。陶器五。火齊六也。其義明白。自可無疑。而高氏此注曰。六物。稊稻麴蘖水火也。則與上文不合。疑高注本曰。六物。稊稻麴蘖湛醴水泉陶器火齊也。傳寫有奪文耳。人時澆之。則惡之。而日伐其根。至惡。

樞譏按日當作自字之誤也。此句自字與上句人字正相對。下文曰夫惡聞忠言乃自伐之精者也。即承此言之。足徵日伐之當作自伐矣。

王大怒不說。

樞譏按大怒不說於文似複而非複也。說之言解也。詩氓篇猶可說也。鄭箋曰說解也。禮記檀弓篇天下其孰能說之。鄭注曰說猶解也。然則大怒不說猶大怒不解耳。

殺身出生以徇之。

樞譏按高注曰出猶去去生必死也。然出生二字義甚迂曲。疑當作出身殺身以徇之。儀禮篇曰此二士者皆出身棄生以立其意亦以出身二字連文可證。

有妻之子而不可置妾之子。

樞譏按此當作有妻之子不可而置妾之子乃後人不解古義而妄改之也。不可而者不可以也。本書每有此例。功名篇曰故當今之世有仁人在焉不可而不此務有賢主不可而不此事。不屈篇曰惠子曰若王之言則施不可而聽矣。用民篇曰處次官執利勢不可而不察於此。凡言不可而者並與不可以同。

寬語數犯我以義達我以禮。

櫛謹按犯我以義，達我以禮，卽範我以義，圍我以禮，範圍作犯達，皆假借字。周易繫辭傳，範圍天地之化，釋文曰，範馬張王肅本作犯，圍本作達，是其證矣。

遭乎亂世，不爲苟在，疏康。

櫛謹按在字無義，疑仕字之誤。

與其竝乎周以漫吾身也，不若避之以潔吾行。

櫛謹按竝字無義，疑立字之誤。

公孫宏敬諾，不徒。

櫛謹按敬諾上本有曰字，傳寫奪之耳。戰國策正作公孫宏曰，敬諾。

良人請問十二紀，序尊。

櫛謹按高注曰，良人，君子也。此訓未得。國語齊語曰，十連爲鄉，鄉有良人焉。章注曰，賈侍中云，良人，鄉士也。昭卽良人鄉大夫也。呂氏所稱良人，或亦此乎。

嘗得學黃帝之所以誨顯頊矣，爰有大圖在上，大矩在下，汝能法之，爲民父母。

櫛謹按大圖四語皆黃帝之言，爰卽曰字也。尙書洪範篇，土爰稼穡，史記宋世家作土曰稼穡，古爰曰通用，爰有卽曰有耳。

三者皆私設精。則智無由公。

樹謹按精之言甚也。呂氏之意。蓋謂目耳心三者。皆爲私設。至其甚。則智無由公矣。至忠篇曰。夫惡聞忠言。乃自伐之精者也。注曰。精猶甚。勿弱篇曰。夫自爲人官。自蔽之精者也。注曰。精甚。然則謂甚爲精。本書之恆言。畢氏疑精爲情。失之矣。

諸子平議卷二十三

呂氏春秋二

秦之陽華有始覽

樹謹接高注曰陽華在鳳翔或曰在華陰西當以華陰之說爲是陽華與華陰其實一地皆從華山得名主乎山而言之則爲華山之陰故縣名華陰主乎地而言之則華山當其陽故數名陽華漢書地理志大原郡陽曲應劭曰河千里一曲當其陽故曰陽曲陽華之名猶陽曲也周禮之楊紆爾雅之楊陰並陽華之段音至周禮以楊紆爲冀州葢亦猶以潁潁爲荊州浸波潁爲豫州浸同屬傳寫之訛郭璞注爾雅謂在扶風汧縣西則混於雍州之弦蒲高誘注淮南子謂在鴻翔池陽則混於周之焦饒並非也說詳羣經平議

南方曰巨風

樹謹按李善注文選木元虛海賦王子潤洞簫賦潘安仁河陽縣作詩引此並作凱風今作巨者疑豈之壞字也禮記孔子閒居篇表記篇釋文並曰凱本作豈豈豈凱古通用豈風卽凱風也豈字闕壞止存下半因譌爲巨耳

諸子平議 呂氏春秋二

代火者必將水。天且先見水氣勝。水氣勝故其色尙黑。其事則水。水氣至而不知數備。將徙于土。應同。

樾謹按水氣勝。故其色尙黑。其事則水。此十二字當爲衍文。乃淺人不察文理。以上文之例增入。而不知其不可通也。當呂氏著此書時。秦猶未并天下。所謂尙黑者。果何代乎。呂氏之意。以爲周以火德王。至今七百有餘歲。則火氣之衰久矣。其中間天已見水氣勝矣。但無人起而當之耳。故曰水氣至而不知數備。將徙于土。言後之有天下者。又當以土德王也。今增入故其色尙黑。其事則水二語。則與水氣至而不知文不相屬矣。厥後秦始皇有天下。推五德之運。以爲水德之始。此由其時不韋已死故也。若不韋猶在朝用事。則必以爲水數已備。秦得土德矣。

其室培濕。可。

樾謹按淮南子齊俗篇。鑿培而遁之。高注曰。培。屋後牆也。此培字當從彼訓。其室培者。其室之牆也。濕讀爲溼。廣雅釋詁。墁下也。其室培濕。謂其室牆卑下也。與下文其城郭庫。正同一律。若依本字讀之。則不可通矣。

列近則持諫。將衆則罷怯。尋本。

樾謹按持諫二字。義不可通。疑持祿之誤。持祿。言保其祿也。管子明法篇。小臣持祿養交。不以官爲事。晏子春秋問篇。仕者持祿。游者養交。荀子臣道篇。偷合苟容。以持祿養交。皆古書言持祿之證。

武王欲及湯而不成。既足以王道矣。論大。

樞謹按既足以王道。文義未足。呂氏原文。當作既足以王通達矣。務大篇曰。湯武欲繼禹而不成。既足以王通達矣。是其證也。荀子儒效篇。通達之屬。莫不從服。楊倞注曰。通達之屬。謂舟車所至。人力所通之處也。荀子書屢言。通達之屬。蓋古有此語。呂氏亦循用之耳。通與道字形相似。史記天官書。氣來卑而循車通。漢書天文志作車道。是其形似易譌之證。此文通譌作道。又奪達字。以致文不成義。當據務大篇文訂正。

地大則有常祥。不庭蛟毋羣。抵天翟不周。

樞謹按高氏於天翟下注曰。皆獸名也。不周二字。屬下句讀。注曰。不周山在翟。然下文云。山大則有虎豹熊羆。水大則有蛟龍鼉鼉鰐鰐。山大水大。文正相對。不得有不周二字也。且山亦多矣。何獨舉不周山乎。不周二字。當屬上。自常祥以至不周。皆山水名也。雖不盡可考。然即不周之爲山名。已可例其餘矣。若從高注。以常祥之屬皆爲獸名。則與下文言山複矣。山者獸之窟穴。故舉獸類以明其大。若地之所有。固不獨獸矣。言地大而專舉獸類。非理也。高氏失其義。因失其讀。殆不可從。

人主有畜而好獨者。本疾。

樞謹按畜猶矜也。畜而好獨者。矜而好獨也。荀子子道篇。畜於言者華。畜於行者伐。楊注曰。畜。振矜也。

故古詩每以喬矜連文。荀子正名篇曰：有兼聽之明，而無喬矜之容。墨子所染篇曰：其友皆好矜喬，淮南說林篇曰：呂望使老者喬，項託使嬰兒矜。

湯曰：可對而爲乎？

摠謹按對字衍文也。可而爲乎，猶曰可以爲乎。本書多有此例。去私篇曰：南陽無令，其醴可而爲之，可而卽可以也。此因涉下文對曰而誤衍對字耳。

甘而不噉。

摠謹按噉者味之厚也。言甘而不失之過厚也。古或假噉爲之。文選七發：甘脆肥噉。注曰：噉厚之味也。是矣。說文無噉字。噉亦鹽之俗體。其訓爲腫血，非肥厚之義。然衣部：褊，衣厚貌。酉部：醴，厚酒也。衣厚謂之褊，酒厚謂之醴。然則味厚謂之噉，正合六書之例。未可因說文所無而轉疑見于呂氏書者爲譌字也。畢氏沅疑爲噉字之誤，非是。

馬之美者，青龍之匹，遺風之乘。

摠謹按此論果之美，而忽及馬之美，殊爲不倫。疑此當蒙上文所以致之爲句。馬之美三字，乃衍文也。當云：所以致之者，青龍之匹，遺風之乘。蓋果之美者，皆不可以致遠。時日稍久，則味變矣。故必有青龍之匹，遺風之乘，然後可以致之也。後人不得其義，疑此二句言馬，與上文言果者不屬。因加馬之美三

字。使自爲一類。而不悟與本篇之旨。全不相涉。且上句所以致之四字。亦無著矣。道者止彼在己。

樸謹按止彼在己。誼不可通。止疑亡字之誤。亡彼在己。言不在彼而在己也。古書每以亡與在相對。荀子正論篇曰。然則鬪與不鬪。亡於辱之與不辱也。乃在於惡之與不惡也。正名篇曰。故治亂在於心之所可。亡於情之所欲。堯問篇曰。吾所以得三士者。亡於十人與三十人中。乃在百人與千人之中。淮南原道篇曰。聖亡乎治人。而在於得道。樂亡於富貴。而在於得和。並其例也。莊子田子方篇曰。其在彼邪。亡乎我。在我邪。亡乎彼。與此文亡彼在己。文法正同。亡譌作止。因失其旨矣。

聖人之見時。若步之與影。不可離。當時。

樸謹按見當作尋。尋古得字形。與見相近。因譌爲見。史記趙世家。踰年歷歲。未得一城。趙策得作見。卽其例也。又按聖字疑衍文。呂氏之意。泛言人之得時。若步與影之不可離。非專言聖人也。涉下文聖人之所貴唯時。而誤衍聖字。

民之嚮之。若性戎夷。胡貉巴越之民。是以雖有厚貨。嚴罰。弗能禁。義貧。

樸謹按性字衍文也。上文云。民之安之若性。此云民之嚮之若性。戎夷胡貉巴越之民。雖句法參差。而意本相準。因涉上文而衍性字。則戎夷胡貉巴越之民八字贅矣。

賞重則民移之。

按謹按高注曰移猶歸此未得移字之義禮記郊特牲篇順成之方其蟠乃通以移民也鄭注曰移之言羨也是移有羨義賞重則民移之言賞重則民欣羨之也玉篇遷移也移之爲羨猶遷之爲移矣各一則不設長庚

樹謹按廣雅釋詁設合也尙書盤庚中篇各設中于乃心隸釋載漢石經設作翁爾雅釋詁翁合也是設與翁文異義同各一則不設者言各一則不合也高注以爲不設攻戰則增出攻戰字矣遇時雨天地也

樹謹按地字衍文遇時雨天也與上文遇湯武天也遇桀紂天也一律正呂氏引喻之旨也地與也形相似因譌致衍耳

人有爲人妻者人告其父母曰嫁不必生也衣器之物可外藏之以備不生遇令

樹謹按高注曰不必生謂終死此解大誤不必生者謂不必生子也古者婦人無子則出蓋恐其以無子見出故令外藏衣器以備之而不知其適以盜竊見出也高注大非其旨矣淮南子汜論篇宋人有嫁子者告其子曰嫁未必成也有如出不可不私藏私藏而富其於以復嫁易大旨與此略同故嬖母執乎黃帝

樾謹按高注曰。黃帝說之。然執無說義。此注非也。詩執競篇釋文。引韓詩曰。執服也。執乎黃帝者。服乎黃帝也。白虎通三綱六紀篇。婦服也。以禮屈服也。後漢書皇后紀注曰。婦服也。明其服事於人也。皆可。以解此文執字之義。下文黃帝曰。厲女德而弗忘。與女正而弗衰。雖惡奚傷。方見黃帝說之之意。若此文但言嫫母服事黃帝。未以黃帝言也。

客有進狀有惡其名言有惡狀。

樾謹按客下涉下文而衍有字。其下涉上文楚王怪其名句而衍名字。句末狀字。亦涉上文而衍。呂氏原文本云。客進。句狀有惡。句其言有惡。句兩有字均讀爲又。狀又惡。其言又惡。卽下文所謂惡足以駭人。言足以喪國也。因多衍字。遂不可讀。

一上一下。以禾爲量。必已。

樾謹按以禾爲量。殊爲無誼。高氏引淮南繆稱篇。禾三變之文以釋之。亦曲說也。禾當作和。莊子山木篇。一上一下。以和爲量。是其明證。禾卽和之壞字。

不衣芮溫。

樾謹按高注曰。芮。絮也。不解溫字。殆卽以本字讀之。非也。溫讀爲緼。禮記玉藻篇。緼爲袍。鄭注曰。緼謂今績及舊絮也。是芮緼義同。

子不耕於東海。吾不耕於西海也。吾馬何得不食子之禾。

樞義按吾不二字衍文也。子不耕於東海。耕於西海也。此也字韻爲邪。古字通用。言東海西海。非皆子所耕邪。吾馬何得不食子之禾乎。淮南子人間篇。作子耕於東海。至於西海。吾馬之失。安得不食子之苗。其義更明。後人不達古書語意。臆加吾不二字。使與上句相對。而文義不可通矣。

紛紛分分。俱大變。

樞義按高注曰。紛紛。殺亂也。分分。恐懼也。然則分分當作忿忿。老子五十六章。解其分。王弼注曰。除爭原也。顧數本分作忿。即其例矣。

若告我曠夏盡如詩。

樞義按上文。民心積怨。皆曰。上天弗恤。夏命其辛。是有韻之詞。卽所謂詩也。湯誓所稱時日曷喪。予及女偕亡。亦是韻語。蓋當時民俗歌謠。有此言。故湯以爲盡如詩也。高注訓詩爲志。於義轉迂。

親郭如夏。

愚謹按高注曰。郭讀如衣。今荊州人謂殷氏皆曰衣。言楚民親殷如夏氏也。高氏此注。未得呂氏之意。蓋由正文錯誤耳。呂氏本文。當作親夏如郭。言湯之親夏民。無異於郭民也。故下文卽繼之曰。此之謂至公。而還篇曰。親殷如周。視人如己。彼言親殷如周。可知此當言親夏如郭矣。其文誤到。因失其義耳。

靖箕子之宮。

摠議按靖讀爲旌。旌箕子之宮。與下句裴商容之間一律。靖從青聲。青從生聲。旌亦從生聲。故旌字段靖爲之。介立篇。東方有士焉。曰爰旌目。列子說符篇。文亦同。而後漢書張衡傳注。引列子作爰精目。然則旌爲靖。猶旌爲精矣。高注曰。清淨其宮以異之。非是。

士過者趨。車過者下。

摠議按士過者趨。當作徒過者趨。徒與車相對成義。晏子春秋諫篇曰。殺過者馳。步過者趨。文義正與此同。徒字或作辻。闕壤而止存士字。因誤爲士耳。

將斬岸墮路以迎鐘。僅動。

摠議按斬當爲鑿。說文金部。鑿。小鑿也。字亦作嶺。文選海賦。壓陵嶺而嶺鑿。注曰。鑿與嶺古字通。是鑿有鑿義。言岸之高者。則鑿鑿之也。若作斬岸。則無義矣。

弗聽。有頃諫之。

摠議按頃字衍文也。弗聽有諫之。有當讀爲又。言又諫之也。後人不知有爲又之段字。故妄加頃字耳。昌國君將五國之兵以攻齊。

摠議按戰國燕策曰。於是遂以樂毅爲上將軍。與秦楚三晉合謀以伐齊。然則所謂五國者。秦楚三晉

也。高注謂燕秦韓魏趙大誤。燕是本國，不當更數。燕策又曰：昌國君樂毅爲燕昭王合五國之兵，其語更明，可知五國之不數燕矣。

恩思乎其心之堅固也。下賢。

樞謹按高氏訓恩思爲明貌，然於下堅固義不相應，殆非也。恩思當作勿勿，禮記禮器篇祭義篇鄭注並曰：勿勿猶勉勉也。大戴記曾子立事篇盧注同：勉勉之義，與堅固相應。今誤作恩思者，因俗習恩字作忽，或省作勿，與勿字相似，因而致誤耳。

迷乎其志氣之遠也。

樞謹按迷當讀爲彌，古字通用。左傳彌子瑕，大戴禮保傳篇作迷子瑕，周官展稷，七曰彌，鄭注曰：故書彌作迷，並其證也。襄二十有五左傳以肥之得備彌甥也，杜注曰：彌，遠也。文選西京賦：彌望廣像，薛綜注同：彌乎其志氣之遠，義正相應。若作迷則不可通矣。

堪士不可以驕恣屈也。報更。

樞謹按高氏讀堪爲湛，故曰：堪，樂也。然非呂氏意也。堪之言克也，字通作戡，爾雅釋詁：戡，克也。釋言：克，能也。然則堪士猶能士也，士之有能者，必不爲驕恣屈，故曰：不可以驕恣屈也。

其實人則甚不安之二者，臣爲大王無取焉。順說。

樞謹按則字衍文也。人字乃又字之誤。其實又甚不安。與上文其名又甚不榮相對。之字屬下句。之二者猶言此二者。與莊子之二蟲。文法相同。先謙篇曰。之二國者。皆將亡。憤勢篇曰。之二臣者。甚相憎也。皆可爲證。

時不可必成。其人事則不廣。不虞。

樞謹按廣讀爲曠。古廣曠字通。荀子王霸篇。人主胡不廣焉。解蔽篇。則廣焉能弃之矣。楊注並曰。廣讀爲曠。列子湯問篇。不思高林廣澤。釋文曰。廣一本作曠。並其證也。無義篇曰。以義勸則無曠事矣。高注曰。曠。廢也。此文廣字。誼與彼同。言時不可必成。而人事則不可廢也。下文曰。若是而猶不全也。其天邪。人事則盡之矣。正見人事不曠之意。此篇卽以不廣名篇。蓋欲人以人事自盡。毋自曠廢也。高氏不知廣之爲曠。而釋之曰。廣。博也。則此二句之義。不可通。而於名篇之意。亦失之矣。

公子糾外物則固難必。雖然管子之虛近之矣。

樞謹按公子糾三字。涉上文而衍。高注曰。糾在外不可謂必得主。故曰固難必。則其所據本已衍。

朝要甲子之期。而紂爲禽。賁賈。

樞謹按此當作要期甲子之朝。而紂爲禽。高注曰。與諸侯要期以甲子之日。可證正文之本爲要期也。朝期二字形相似。又涉下文吾已令膠鬲以甲子之期報其主而誤耳。其下文曰。武王與周公旦明日。

早要期則弗得也。亦以要期二字連文。

孔子道彌子瑕見釐夫人。

畢氏引梁仲子曰：淮南泰族訓云：孔子欲行王道，東西南北七十說而無所偶，故因衛夫人彌子瑕而欲通其道。語義正合。此文似有脫誤。

樞謹按：梁氏誤以道字爲行道之道，故疑有脫誤。其實非也。道者由也。道彌子瑕見釐夫人者，由彌子瑕見釐夫人也。晏子春秋諫上篇曰：楚巫微導齊款以見景公。文法正與此同。道導古通用。其時已與先王之法虧矣。釋今。

樞謹按：高注曰：虧，毀也。然如高注，則但當曰其時先王之法虧矣，不得曰其時已與也。虧當爲詭。聲之誤耳。左傳齊公子無虧，史記齊世家作無詭。漢書古今人表亦作無詭。是其證也。詭之言異也。文選西京賦：豈不詭哉。海賦：詭色殊香。注並曰：詭，異也。其時已與先王之法詭矣。猶曰其時已與先王之法異矣。故其下曰：世易時移，變法宜矣。蓋先王之法，所以不可行者，非法之毀，乃時之異也。注以本字釋之，未得其旨。

而倭進今之世當之矣。

樞謹按：倭進三字，衍文也。謹聽篇無當據。刪。

若是而擊可大強傳。

樞謹按注云一作若是而弗擊不可大強此蓋校者之詞誤入注文然作若是而弗擊不可較今本爲勝當從之惟大強二字義不可通今按若是而弗擊不可先軫之言已止於此大強二字屬下句當作大臣強請擊之襄公不得已而許之強請與不得已正相應上文先軫言於襄公曰秦師不可不擊也臣請擊之若此文猶言臣請擊之則詞複矣今本卽涉上文而誤

鄒鄒有服樂成

樞謹按說文又部段治也從又從日日事之制也然則服事之服字本作段今經典皆作服而段字廢矣日爲事之制故服亦爲制都鄒有服者都鄒有制也襄三年左傳杜注曰公卿大夫服不相踰則誤以爲車服之服此篇高注曰服法服也然都鄒有法服義不可通疑高氏原文曰服法也蓋服爲制故亦爲法段人不知其義妄加服字耳

故聽無事治事治之立也人主賢也

樞謹按聽無事治謂聽愚民之言必無事治也上文曰使鄒簡魯哀當民之誨誠也而因遂弗用則國必無功矣子產孔子必無能矣卽其義也故又曰事治之立也人主賢也高注殊未明了孔子見之以細觀化遠也蔡

樾謹按以細觀化遠也。甚爲無義。高注曰。見其治知其終。故曰觀化遠也。亦曲說耳。觀下蓋脫大以近觀四字。化字當在遠字之下。而化上又脫通於二字。本作以細觀大以近觀遠通於化也。何以明之。淮南子齊俗篇載此事曰。孔子之明。以小知大。以近知遠。通於論者也。故知此文當作以細觀大以近觀遠。說苑政理篇亦載此事曰。孔子可謂通於化矣。此文有化字。故知當作通於化也。與淮南子字異而句法同。

郕氏介其雞。季氏爲之金距。

樾謹按此當從左傳作季氏介其雞。郕氏爲之金距。蓋爲金距更甚於介其雞。故季氏不勝而怒也。因歸郕氏之宮而益其宅。

樾謹按歸饋爲壞。禮記緇衣篇。私惠不歸德。鄭注曰。歸或爲懷。古懷壞同聲。字亦通用。襄十四年左傳。王室之不壞。服虔本壞作懷。是其證也。歸可爲懷。故亦可爲壞矣。

以魯恐不勝一季氏。況於三季同惡。

樾謹按高氏於同惡下出注云。同惡昭公。殆失其讀也。此當於三季絕句。言一季氏猶恐不勝。況於三季乎。同惡二字。屬下固相助爲句。同惡固相助。言同惡之人固相助也。昭十三年左傳曰。同惡相求。如市賈焉。卽其義也。惡如字。

將奮於說以取少主也。去賓

樞謹按高注曰。少主惠王也。此說非是。據下文云。人之老也。形益衰而智益盛。今惠王之老也。形與智皆衰邪。然則惠王是時已老矣。非少主也。蓋因惠王年老。有漢景帝疑周子夫非少主臣之意。故唐姑果以此言譖謝子耳。

未失其所以爲士一。而王以爲臣。失其所以爲士一。而王不以爲臣。則士者乃士乎。正名。

樞謹按上文云。雖見侮而不闕。未失其四行也。未失其四行者。是未失其所以爲士一矣。然則此文失其所以爲士。上無所承。且於義亦不應有疑。呂氏原文本云。未失其所以爲士一。而王不以爲臣。則士者乃士乎。今衍十二字。遂不可讀。

齊湣王周室之孟侯也。

樞謹按湣王二字。衍文也。齊周室之孟侯也。乃推始封之齊而言。若湣王時。周室衰微。僻於列國。久無此稱矣。下文曰。太公之所以老也。桓公嘗以此霸矣。皆承齊字而言。若此句是齊湣王。則下二句便不可通。高氏作注時。已衍湣王二字。故有山頭井底之譏。其實非也。

分地則速。無所匿遲也。審分聖

樞謹按運字衍文也。上云公作則遲。有所匿其力也。此云分地則速。無所匿也。其文甚明。因涉上文而

衍通字義不可通。高氏曲爲之說，非是。

奪其智能，多其教詔，而好自以。

樹謹按奪當作奪，形似致誤也。奪猶矜也。說見前本味篇。奪其智能，謂矜其智能。今誤作奪，義不可通。夫說以智通，而實以過愧。

樹謹按衍校云：過一作遇。此當以作遇者爲是。遇與愚古通用。詩巧言篇：遇犬獲之。釋文曰：遇世讀作愚。莊子則陽篇：匿爲物而愚不識。釋文曰：愚本作遇，並其證也。愚字與上句智字正相對。玉篇：愧，惑也。然則遇愧猶惑也。說以智通而實以愚愧，與下文譽以高賢而充以卑下，贊以潔白而隨以汙德，任以公法而處以貪枉，用以勇敢而擯以罷怯，諸句一律。下兩字與上兩字，義皆相反，因借遇爲愚，又誤遇爲過，而其義始晦矣。

莫人不能全，乃備能也。

樹謹按莫人當爲真人，字之誤也。隸書真字作莫，莫字作真，二形相似，故往往致誤。史記高祖功臣侯者表：甘泉藏侯莫搖，漢表莫搖作真枯，新序雜事篇：黃帝學乎大真，路史疏仡紀曰：大真或作大莫，並其證也。真人不能全，乃備能也。蓋卽堯舜不偏物之意。高注不知莫字之誤，曲爲之說，大謬。

故曰天無形而萬物以成，君守。

趙謹按曰乃昇字之誤。昇字闕壞。止存上半之日。因誤爲日矣。下文至精無象而萬物以化。高注曰說與昇天同。則其所據本正作故昇天無形。

故善爲君者無識。

趙謹按無識當爲無職。周官職方氏。脩華嶽碑作識方氏。是職與識古通用。善爲君者無職。其次無事。無職與無事義相近。若作無識。失其義矣。下文云。人主好以已爲。則守職者舍職而阿主之爲矣。然則善爲君者無職。正以此也。高氏不知識之當爲職。乃曰物不可悉識。此曲說也。勿躬篇曰。人主知能不能之可以君民也。則幽詭愚險之言。無不職矣。無不職者無不識也。此借識爲職。彼借職爲識。正可互證。

故思慮自心傷也。智差自亡也。

趙謹按心字衍文。思慮自傷也。智差自亡也。兩句一律。注云。思慮勞精神而亂於心。故自傷也。正以自傷二字連文。可知本無心字。因涉注文亂於心句而誤衍耳。差讀爲賒。淮南子原道篇曰。闕差智故。曲巧譌詐。此云智差。卽彼云偶賒智故也。故與思慮相對。注曰。差。過也。用智過差。極其情欲。以自消亡。未得其義。

齊能自歿。其有處自狂也。

櫟謹按此當作齊能自歿也。有處自狂也。與上句思慮自傷也。智差自亡也。兩句正一律也。字秦刻石文作芑。其字古鐘鼎文或止作芑。兩形微似。因而致誤。

謂孔子而進食。孔子佯爲不見之。在數。

櫟謹按孔子佯爲不見之七字。當在上文選閒食熟之上。呂氏本文蓋云。孔子望見顏回。攫其餽中而食之。孔子佯爲不見之。選閒食熟。謂孔子而進食。孔子起曰。今者夢見先君。食潔而後饋。今到其文。則義不可通。李善注文選君子行。因并刪此七字矣。

故善爲君者。矜服性命之情。而百官已治矣。勿輕。

櫟謹按矜字義不可通。疑務字之誤。

不好淫學流說。如度。

櫟謹按流說卽游說也。流游義得相通。漢書項籍傳。必居上游。注曰。游卽流也。韋元成傳。德盛而游廣。注曰。游亦流也。匡謬正俗曰。旂者旌旗之旂。訓與旋同。然則從旂從充之字。本得通用。荀子勸學篇。昔者瓠巴鼓瑟而流魚出聽。流魚卽游魚也。游說之爲流說。猶游魚之爲流魚矣。

蒙厚純樸。以事其上。

櫟謹按蒙與厚同義。詩長發篇。爲下國駿虓。毛傳曰。虓。厚也。荀子榮辱篇。引作爲下國駿蒙。楊注曰。蒙

讀爲厯。厚也。此云蒙厚純樸。以事其上。蒙亦當讀爲厯。厯厚爲一義。純樸爲一義。

以不知爲道。以索何爲實。知度。

繼謹按舊校云。實一作實。與淮南主術篇合。當從之。高注曰。以不知爲貴。因循長養。不戾自然之性。故以不可索何爲實也。實亦實字之誤。惟正文但言索何。而注文增出不可。恐非其旨。索何卽如何也。昭十二年公羊傳注曰。如猶索也。是索與如同義。旣以不知爲道。則遇事必曰如何如何。故以如何爲實也。孔子曰。不曰如之何。如之何者。吾末如之何也已矣。可證此義。下文堯曰。若何而爲及日月之所燭。舜曰。若何而服四荒之外。禹曰。若何而治。齊北化九陽。奇怪之屬。引三聖人言。皆有若何二字。若何卽索何也。以索何爲實之義。呂氏自申明之如此。足見高注之非。

諸子平議卷二十四

呂氏春秋三

待其功而後知其舜也。是市人之知聖也。審應、

樹謹按上文云。未有功而知其聖也。是堯之知舜也。然則此文亦當云。待其功而後知其聖也。是市人之知舜也。聖舜二字。傳寫互易。

王射之。重耳、

樹謹接高注曰。使王射不動不鳴何意也。是以王射之三字爲成公賈之言。殆非也。此三字當連下曰字爲句。王射之曰。有鳥止於南方之阜。其三年不動。將以定志意也。其不飛。將以長羽翼也。其不鳴。將以覽民則也。皆王射之言。若如高注。則曰字上又當有王字矣。

昔吾所亡者紡緇也。今子之衣裋緇也。以裋緇當紡緇。子豈不得哉。淫辭、

樹謹按紡與裋對。紡猶複也。紡字從方。方之本義爲兩舟相並。其字亦或作紡。衣之複者謂之紡。猶舟之並者謂之紡矣。故計其裋與紡。而因以爲得耳。

罪不善善者。故爲不畏。

諸子平議 呂氏春秋三

繼謹按此本作罪不善者故爲畏。故讀爲胡。墨子尚賢中篇。故不察尚賢爲政之本也。一本故作胡。下文曰。胡不察尚賢爲政之本也。是上文故字。乃胡之段字。管子修廉篇。公將有行。故不送公。亦以故爲胡。並其證也。故爲畏。卽胡爲畏。言所罪者止是不善者。則善者胡爲畏也。後人不知故與胡通。而疑故爲畏三字。文不成義。遂臆加不字。失其旨矣。楊倞注荀子解蔽篇。引論衡正作善者胡爲畏。

以示諸民人。

繼謹按舊校云。民人一作良人。當從之。良人見序意篇。蓋當時有此名目。高彼注曰。君子也。非是。說見前。

豎子操蕉火而鉅。不風。

繼謹按蕉當作焦。求人篇。十日出而焦火不息。是其證也。字亦作燾。舉難篇。燾火甚盛。蓋燾焦聲近通。用。莊子逍遙遊篇。日月出矣。而燾火不息。釋文曰。燾本作焦。儀禮士喪禮。楚燾置于燾。注曰。燾。炬也。所以然火者也。禮記少儀篇。執燾抱燾。注曰。未燬曰燾。是其字本作燾。說文火部。燾所以然持火也。求人篇作焦者。從省。此篇作蕉。則段字耳。

寡人事以臧爲司徒無用印。歷耳。

繼謹按高注曰。臧亦魏臣。此恐不然。若臧實有其人。則魏王已有爲司徒之人矣。何以下文又曰。顧大

王之更以他人詔之也乎。此威乃威獲之威。方言曰。荆淮海岱雜齊之閒。罵奴曰威是也。寧以威爲司徒。無用印。乃極言印之不可用。故下文起賈誼孟印曰。公甚賤於公之主也。蓋視之不如威獲賤之至矣。若威亦魏臣。則何賤之有乎。

以絳翟安邑。令負牛書與秦。猶乃善牛也。印雖不肖。獨不如牛乎。

樾謹按此當作令牛負書與秦。蓋注曰。言王使負牛持絳翟安邑之書。致之於秦。秦猶善牛。亦當作使牛負持。正文注文牛字。並當在負字之上。蓋言王以地與秦。則雖使一牛負持其書以往秦。猶將善視此牛也。故曰。印雖不肖。獨不如牛乎。今牛負字到。義不可通。畢氏沅曰。負牛當亦是魏臣。在孟印之下。誤矣。

令二輕臣也。令臣責印。雖賢固能乎。

樾謹按令二兩字。義不可通。疑今王兩字之誤。言王令三將軍爲臣先曰。視印如身。是重臣也。今王輕臣也。令臣責印。雖賢固能乎。因涉上下文並有令字。故誤今爲令。因又誤王爲二耳。高注曰。二疑也。臣見疑則不重矣。此注亦有誤。高注本云。輕疑也。臣見疑則不重矣。蓋高氏以疑訓輕。又以其義未足。故加下句以申明之。今作二疑也。乃後人以既誤之正文。改不誤之注文耳。又高氏於令臣責下注曰。令秦責臣。此注亦誤。當云令臣責秦。言王既輕臣。日後秦復有隙。臣不能復責之也。今到其文曰。令秦責

臣則失其義矣。古書錯誤所在多有，學者宜悉心考正之。又況於弱魏王之令乎。

櫪謹按乎字衍文。又況於弱四字爲句，當連上文讀之曰：魏雖強，猶不能資，無資又況於弱。魏王之令四字，屬下文讀。當云：魏王之令孟卯爲司徒，以棄其責，則拙也。今衍乎字，遂失其讀，并失其義。中非獨弦也，而弦爲弓中之具也，具獨。

櫪謹按弓字衍文也。無弦則必不能中，故弦爲中之具。今衍弓字，則文不成義矣。吾子胡不位之。歷俗覽

櫪謹按之字衍文也。高注曰：何不位天子之位也。則所據本正作胡不位，卻而自歿。

櫪謹按殽當爲剗。一切經音義引字略曰：斷首曰剗。又曰：剗古文殽同。荀子彊國篇：是猶欲壽而殽頭也。楊倞注曰：殽當爲剗。蓋古無剗字，古人每借殽爲剗。此又作殽者，殽卽殽之或作體也。高義篇：殽頭乎王廷。殽亦當爲剗。

澹乎四海。上後

櫪謹按高注曰：澹，之也。之乃足字之誤。古書每以澹爲贍足之贍。漢書食貨志：司馬遷傳：東方朔傳：趙

充國傳師古注並曰。濟古贍字。是其證也。畢校本謂濟贍義同。疑是安也之誤。非是。君利勢也。次官也。處次官執利勢。不可而不察於此。用長。

繼謹按次官二字。義不可通。疑當作大官。蓋大誤作欠。因誤作次矣。貴公篇曰。夫相大官也。處大官者。不欲小察。可以爲證。

知其能力之不足也。則以爲繼矣。以爲繼知。則上又從而罪之。通處。

繼謹按畢校云。則以爲繼矣。以爲繼知。當作則難。以爲繼矣。難以爲繼。脫兩難字。下知字衍。今按畢謂下知字衍是也。謂脫兩難字。非也。爲當讀作僞。古字通用。知其能力之不足也。則以僞繼矣。以僞繼則上又從而罪之。文義甚明。莊子則陽篇亦有此文。大略相同。正作民知力竭。則以僞繼之。可證明此文之義。

子陽極也好嚴。有過而折弓者。恐必死。遂應剝狗而弑子陽極也。

繼謹按子陽好嚴四字爲句。中間不得有極也二字。蓋涉下句而衍。

冬之德寒不信。其地不剛。地不剛。則凍閉不開。貴信。

繼謹按冬之德寒則凍閉不開。固其所也。何以反是不信之。故此說殊不可通。孟冬紀曰。孟冬行春令。則凍閉不密。疑此文開字亦密字之誤。高注曰。不開。氣不通也。其所據本已誤矣。

管仲可謂能因物矣。以辱爲榮。以窮爲通。雖失乎前。可謂後得之矣。物固不可全也。

樞謹按物固不可全也。六字與上文不屬。疑此篇之文止於可謂後得之矣。言管仲失乎前而得乎後。其意已足。物固不可全也。乃下舉難篇之起句。當云物固不可全也。以全舉人固難。物之精也。人傷。堯以不慈之名。舜以卑父之號。禹以貪位之意。湯武以放弑之謀。五伯以侵奪之事。由此觀之。物豈可全哉。物豈可全。正與物不可全相應。傳寫者誤繫於上篇之尾耳。

故君子責人則以人。舉難。

樞謹按下人字當讀作仁。責人則以仁。與下文自責則以義。正相對。

疏賤者知。親習者不知。理無自然。自然而斷相過。

樞謹按理無自然下。奪理無二字。蓋言疏賤者知。而親習者不知。此理之所無由然也。理之所無由然。而以之斷其孰爲相。則過矣。今奪二字。文義未足。

君道何如。利而物利章。待君覽。

樞謹按章字衍文。物當爲勿。尚書立政篇。時則勿有間之。論衡證告篇。作時則物有間之。莊子天道篇。中心物悅。釋文曰。物本亦作勿。是古字本通也。君道何如利而勿利。言君人之道。宜何如乎。務在利民。而勿以自利而已。貴公篇曰。伯禽將行。請所以治。魯周公曰。利而勿利也。此可爲證。下文曰。德衰世亂。

然後天子利天下。國君利國。官長利官。此國之所以遞興遞廢也。亂難之所以時作也。然則君道以利而勿利爲貴。正呂氏此篇之旨矣。

謂子有志則然矣。謂子智則不然。

樞謹按。下然字衍文。不讀爲否。則然則否。相對爲文。後人不知不爲否之段字。故又加然字耳。戰國策正作謂子智則否。

今而後知吾先君周公之不若太公望封之知也。兵利

樞謹按。太公望下不當有封字。涉下文太公望封於營丘而誤衍耳。

子嘗見兩蛟繞船。能兩活者乎。如矣

樞謹按。兩活無義。兩疑而字之誤。本在能字之上。其文曰。子嘗見兩蛟繞船而能活者乎。兩而形似。又涉上文兩蛟字而誤。後人因移之能字之下耳。

嬰且可以回而求福乎。子惟之矣。知矣

樞謹按。高注曰。惟。宜也。義不可通。呂氏原文。當作子推之矣。晏子春秋雜上篇曰。嬰且可以回而求福乎。曲刀鉤之。直兵推之。嬰不革矣。呂氏此文蓋卽本晏子春秋而省其詞。子推之矣。卽所謂直兵推之。晏子謂持直兵者曰。子推之矣。正見其勇於死義。若謂崔子曰。子惟之矣。轉失當時語氣矣。推與惟形。

似，因而致誤耳。

四上之志。

樞謹按高注曰：四上謂君也。卿大夫士與君爲四，四者之中，君處其上，故曰四上之志。其說四上義甚迂迴。且下文所言，亦非君之志也。四上疑當作匹士，皆字之誤耳。禮記禮器篇：匹士太牢而祭，謂之坩。此匹士二字之證。下文云：爲之天下弗能禁矣。釋之天下弗能使矣。又云：生不足以使之，則利易足以使之矣。死不足以禁之，則害易足以禁之矣。正所謂匹夫不可奪志者。然則四上爲匹士之誤無疑也。寡人與仲父爲樂將幾之，逆也。

樞謹按幾與旣通。周易歸妹六五：中孚六四，月幾望。釋文並曰：荀本幾作旣。旣之言終也。將旣之者，將終之也。畢氏疑是幾何，非是。

比獸之角，能以爲城，舉其尾，能以爲旌。行也。

樞謹按兩能字皆當讀爲而。

莫敢諫者，非弗欲也。駢悉。

樞謹按此當作莫敢諫者，非弗欲也。言羣臣莫敢諫者，非不欲諫，乃未得進言之道耳。故下文曰：春居之所以欲之與人同，其所以入之與人異。今本本作若，以形似致誤耳。

共伯和修其行，好賢仁，而海內皆以來爲稽矣。開春

樞謹按以爲二字，衍文也。而海內皆來稽矣，與上文而鳳皇聖人皆來至矣，文法一律。稽之言同也。詩元鳥篇正義引尙書緯曰：「若稽古帝堯，稽同也。」鄭注堯典亦曰：「稽同也。」是稽有同義。故韓子主道篇曰：「保吾所以往而稽同之。」禮記儒行篇：「古人與稽。」鄭注曰：「稽猶合也。」合亦同也。海內皆來稽，言海內皆來同也。因衍以爲二字。高注乃曰：「皆以來附爲稽遲，失之矣。」

先君必欲一見羣臣百姓也，天故使纁水見之。

樞謹按天字誤。戰國魏策：「論衡死僞篇」並作「夫當從之，夫字尉上句讀。」

弊生事精察矣。

樞謹按說苑政理篇：「作弊性事情，當從之。爾雅釋詁：「事，勤也。勤，勞也。然則事亦猶勞也。」言弊其性，勞其情也。生與性，精與情，古字並通。」

十人者其言不義也。期其

樞謹按其言當作言其十人者言其不義也。謂言伐衛之不義，其卽指伐衛之事而言。

民相連而從之。審爲

樞謹按高注曰：「連，結也。民相與結構隨之。」此說連字，未得其義。連當讀爲羣。周官鄉師注曰：「故書羣作。」

連。鄭司農曰。連讀爲羣。又巾車職曰。連車組轆。釋文曰。連本亦作羣。是連羣古通用。管子海王篇。行服連軺羣者。亦段連爲羣。是其證。相連而從之者。言相羣而從之也。人挽車爲羣。莊十二年左傳。以乘車羣其母。又襄十年傳。羣重如役。皆是。莊子讓王篇。亦載此事。司馬彪曰。連讀曰羣。得之矣。與諸侯約。爲高葆禱於王路。疑與

樾按。按禱字不可通。當讀爲塿。說文土部。塿。保也。連言之。則曰保塿。九章算術。今有方塿塿。是也。塿塿卽保塿之異文。此作葆禱者。或古文假借。或聲近而誤也。王路者。大路也。廣雅釋詁。王大也。如大父母稱王父母。塿大者。謂之王塿。皆其例也。爲高葆禱於王路。猶云爲高塿塿於大路。御覽引此文。葆作塿。蓋易以今字。無下四字。則由不達而臆刪之。

不可知。則知無安君。無樂親矣。豈行。

樾謹按。下知字衍文。不可知。則無安君。無樂親矣。不當於則下更出知字。上文曰。不可知。則君臣父子兄弟朋友夫妻之際。敗矣。是其例也。

威利敵。而憂苦民。行可知者。王威利無敵。而以行不知者亡。

樾謹按。威利敵。當作威利無敵。上云。故賢主必使其威利無敵。故以禁則必止。以勸則必爲。此承上文而言。不當云威利敵也。蓋同是威利無敵。而王與亡異。則以所行者有可知有不可知耳。今奪無字。義

不可通。又接以行不知者亡。當作以行不可知者亡。可知不可知。相對爲文。下云。小弱而不可知。則破大疑之。卽承此而言。本篇不可知之文。凡七見。無作不知者。

士義可知。故也。則期爲必矣。

樞謹按。故也二字。涉上文易知故也而衍。此言士之義苟可知。則必爲人所期會矣。不當有故也二字。故賢者所惡於物。無惡於無處。

樞謹按。王氏引之經義述聞曰。處之爲居爲止。常訓也。而又爲審度爲辨察。書傳具有其義。所引證凡七事。王說是也。此文云。無惡於無處者。謂無惡於無辨也。篇首先王所惡無惡於不可知。卽其義也。高注未得其旨。

北至人正之國。夏海之窮。求人

樞謹按。高注曰。今正北極之國也。畢云。注首今正。與正文人正。不知孰是。今按皆誤字也。當作令正。淮南子時則篇。作北至令正之谷。是也。又按夏海當作夏晦。故高注曰。夏海。大冥也。淮南子正作夏晦。高注曰。夏。大也。晦。冥也。與此正同。海字雖亦有晦義。然使正文是海字。則高氏以夏海爲地名足矣。何必定訓爲大冥乎。

未死而言死不論。以雖知之。與勿知同。知化。

樾謹按論當作論。字之誤也。言未死而言死。則人不論也。不論謂不知也。以雖知之。與勿知同。以請爲已。已者已然也。一字爲句。言已然之後。雖知之。與勿知同矣。篇末曰。夫患未至則不可告也。患既至。雖知之。無及矣。故夫幾之知。懸於子胥也。不若勿知。正其義也。高注未明。

肉圖爲格。過理。

樾謹按高注曰。格以銅爲之。布火其下。以人置上。人爛墮火而死。笑之以爲樂。畢氏沅曰。炮格各書俱訛作炮格。得此可以正之。今按畢說。本段氏王裁。詢足訂向來傳寫之誤。惟炮格似有二義。荀子議兵篇。紂剖比干四筴子爲炮格刑。此則淫刑以逞之事。如高氏所說是也。韓非子喻老篇云。紂爲肉圖。設炮格。登積丘。臨酒池。則似爲飲食奢侈之事。蓋取肉置格上。炮而食之也。此云肉圖爲格。可知格卽在肉圖中。其爲飲食事無疑矣。高注非是。說詳韓非子。

雕柱而枯諸侯。

樾謹按此卽後世鞦韆之戲所自始。高注曰。雕畫高柱。施桔槔於其端。舉諸侯而上下之。所說正得其義。蓋此與上文精丘酒池肉圖爲格。皆飲食遊戲之事。玉篇革部。鞦韆。繩戲也。

不可以直言。則過無道聞。而善無自至矣。應夷。

樾謹按高氏解過無道聞曰。其過成以無道遠聞。此說迂曲。且與下句不一律。道之言。由也從也。過無

道聞言過無由聞。與善無自至義同。當賞篇曰。民無道知天。民以四時寒暑日月星辰之行知天。又曰。人臣亦無道知主。人臣以賞罰爵祿之所加知主。慎小篇曰。輕小物則上無道知下。下無道知上。凡言無道者。並猶言無由也。高注失之。

此戴氏之所以絕也。

樞謹按此卽上文齊滅宋之事。戴氏爲宋公族。孟子書有戴盈之。戴不勝。韓非子內儲說有戴騶。爲宋太宰。蓋皆戴公之後。世執國柄。時人習見戴氏爲宋公族。遂相沿以宋爲戴氏。故曰此戴氏之所以絕也。乃結上文齊攻宋事。非別一事也。高注未達此旨。

凡說之行也。道不智聽智。從自非受是也。

畢校本曰。道謂有道也。自字疑衍。

樞謹按畢以自爲衍字。是也。以道爲有道則失之。道者由也。道不智聽智者。由不智聽智也。由不智聽智。從非受是。文義一律。言說之所以得行者。以人主能由不智而聽智。從非而受是也。從下衍自字者。從與自同義。疑一本作從。一本作自。而傳寫誤合之也。畢以道字屬上句讀。而釋爲有道。失其旨矣。然則子事非子之事也。不苟。

樞謹按子事非子之事。言子所事者。非子之事也。下文今子爲非子之事。是其誼矣。畢氏疑上子字爲

衍文，非是。

鍾況然有音自知、

鍾謹按況讀爲鍾。說文金部，鐘，聲也。此作況者，古字通用。尙書秦誓篇，我臯多有之，公羊傳作而況乎我多有之，況之爲鍾，猶況之爲臯矣。

故復右主然之罪，而賜菌改官大夫，當貧、

鍾謹按高注曰，復，反也。反其罪不復罪也。若然，獻公於右主然僅不治其罪，而於菌改則賜之官大夫之爵，未見其能用賞罰也。下文云，凡賞非以愛之也，罰非以惡之也，用觀歸也。所歸善，雖惡之，賞所歸不善，雖愛之，罰是獻公必賞右主，然而罰菌改。於下文之義方合。疑右主然菌改傳寫互易。呂氏原文本作故復菌改之罪，而賜右主然官大夫，復之言報也。見周官宰夫職注，復菌改之罪，卽報困改之罪。說文牽部，報，當罪人也。卽此文復字之義也。後人見上文皆先言右主然，後言菌改，遂互易之，以順上文之序。然正文言復，而注文言不復，其義正相反。足知非呂氏之冒矣。且下云，賜守塞者人米二十石，夫守塞者卽助右主然守塞之人也。故承賜右主然句而言。若如今本作菌改，則菌改乃內獻公者，何有守塞之人乎。是故賜守塞者與賜右主然，兩文必相接，其傳寫之誤，更可見矣。

癸由基尹儒皆六藝之人也。傳志、

樞謹按明李瀚本六藝作文藝舉刻從之謂與下篇合其實非也。蓋由基善射尹儒善御射與御皆六藝之事則作六藝爲是下貴當篇曰故賢主之時見文藝之人也非特具之而已也。所以就大務也文藝亦當作六藝此承上善相人者而言亦藝術事也。今作文藝者字之誤耳反據此以改上篇謬矣。賢良又有死之臣蒙耻似煩

樞謹按又有死三字衍文也。賢良之臣蒙耻文義甚明疑有死二字本在下文其文云今越人起師臣與之戰戰而敗敗而有死賢良盡死不死者不敢入於國蓋戰而敗敗而有死卽上文所謂戰請必敗敗請必死也有讀爲又敗而又死此謂完子自死也完子爲將而死則賢良莫敢不死其或不死亦必畏罪而不敢入國矣所以不敢入國正以主將先死之故若無此句但曰戰而敗則賢良之死者固死矣其不死者何不敢入之有未足以盡國中之賢良也有死二字謬入上文因并敗而二字刪去之矣至有死卽又死又有二字不當疊用蓋讀者因此有字讀當作又旁注又字因而致衍耳

小方大方之類也小馬大馬之類也別類

樞謹按小方大方義不可通方疑犬字之誤因篆文相似而誤也犬馬義正一例高氏無注以犬字不煩更釋也若作小方大方則不容無注矣

高陽應將爲室家匠對曰未可也別類

櫨謹按此當於家字絕句。杏梓材篇。若作室家。詩縣篇。俾立室家。皆以室家連文。此云將爲室家。亦猶是也。高氏於室字絕句。云家匠。家臣也。失之。

德行尊理。而差用巧衛。士容諱。

櫨謹按衛當作僊。乃段借字。或填字也。哀二十四年左傳。是僊言也。正義引服虔曰。僊。僞不信也。然則巧僊猶云巧僞。高注謂差以巧媚自榮。衛非是。

竈突決。上棟焚。甚大。

櫨謹按此本作上焚棟。傳寫誤倒。論大篇。作竈突決。則火上焚棟。是其證。

民農則其產復。其產復則重徒。上農。

櫨謹按兩復字並當作後。字之誤也。後與厚古通用。釋名釋言語曰。厚。後也。莊子列禦寇篇注曰。靜而怯乃厚其身耳。釋文曰。元嘉本厚作後。是其證也。民農則其產後。言民農則其產厚也。其產厚。故重徒矣。御覽兩後字並作厚。正得其義。但字仍當作後。以仍古書段借之舊。辯士篇曰。必厚其駟。又曰。其駟而後之。亦厚後通用之證。

農不敢行賈。不敢爲異事。

櫨謹按此當以農不敢行賈爲句。言農復爲農。不敢爲商也。行賈者商也。僖三十二年左傳。鄭商人弦

高杜注曰：商行賈也。高氏以農不敢行爲句，而釋之曰：守其疆畝，失之矣，不敢爲異事，亦以農言。若如高注以賈言，則非所謂野禁也。

奪之以水事，是謂菑，喪以繼樂，四鄰來虛。

總謹按：篇字義不可通，疑當作淪。莊子知北遊篇：釋文：淪，漬也。淪，卽淪之異文。奪之以水事，正與漬義相應。蓋淪變作菑，又省作菑，又誤作菑耳。四鄰來虛，當作四鄰來虐，亦字之誤。虐與淪樂爲韻。若作虛，則失其韻矣。

子能以望爲突乎？子能聽其惡而揖之以陰乎？在地。

總謹按：下文土處爲韻，淫風爲韻，堅均爲韻，糠粃爲韻。獨此二句無韻，疑突乃窆字之誤。突與陰正爲韻。高注曰：望，容汗下也。突，理出豐高也。是以望爲突，猶以下爲高。然下文諸句並不從相反取義，不必定如高氏之說。且諸句之意，皆不甚可解，而韻則苟有可憑，突字之誤，殆無疑也。

人肥必以澤。

總謹按：高注曰：人肥則顏色潤澤，此大誤也。通篇皆言耕種事，不當此句獨言人之顏色。且此句與下文人耨必以旱正相對，然則澤者，雨澤也，非謂顏色潤澤也。肥疑耨字之誤。上文曰：是以六尺之耨，所以成畝也。其耨八寸，所以成剛也。耨柄尺，此其度也。其耨六寸，所以開稼也。以耨耨並言，則此文人耨

必以澤人稱必以旱亦承上而以耜耨並言可知矣。耜謂耕也。耨謂芸也。言耕宜雨。耘宜旱也。耜字從日。肥字從口。篆文相似。又涉上文地可使肥而誤耳。

寒則雕。熱則脩。辟去。

樹謹按高注曰。脩。長也。於義未得。詩中谷有蕓蕓。嘆其脩矣。毛傳曰。脩。且乾也。釋名釋飲食曰。脩。脩縮也。乾燥而縮也。熱則脩者。言熱則乾縮也。正與寒則雕同義。

衡行必得。縱行必術。

樹謹按術讀爲遂。春秋文十二年。秦伯使術來聘。左穀並同。公羊作遂。禮記學記篇。術有序。鄭注曰。術當爲遂。是術與遂古通用。衡行必得。縱行必遂。言衡縱皆必順其性也。

樹境不欲專生而族居。

樹謹按高注曰。專。獨也。於誼未得。專讀爲搏。史記秦始皇紀。搏心壹志。案隱曰。搏古專字。周易繫辭傳。其靜也專。釋文曰。專。陸作搏。昭二十一年左傳。若琴瑟之專一。釋文曰。專。本作搏。是專與搏古同字而通用。管子霸言篇。不搏不聽。見本篇。夫搏。國不在牧古。尹注並曰。搏。聚也。又內業篇。搏氣如神。注曰。搏。謂結聚也。然則不欲專生者。不欲聚生也。與族居同義。若訓專爲獨。則與族居義反矣。下文曰。境而專居。則多死。蓋以專生族居義同。故省文言專居。專居者。聚居也。猶族居也。如高注。則不可通矣。

穗鉅而芳。奪時。

趙詵按高注曰。奪或作奪。非也。此當以作奪者爲是。奪者脫之本字。說文奮部。奪手持隹失之也。故引申之爲脫失字。後人借作攷。而本義晦矣。後漢李膺傳。豈可以漏奪名籍。苟安而已。漏奪即今人言漏脫也。此文芳字。當讀爲房。房者柑也。山海經西山經。員葉而白柑。郭注曰。今江東呼草木子房爲柑是也。穗鉅而房奪。言穗雖大。而其房必脫落也。因借芳爲房。而後人又昧於奪之本義。遂不得其解。而誤以爲芳。奪奪致有作奪之本。不可從也。

搏米而薄糠。

趙詵按搏之言圖也。考工記梓人。搏身而鴻。廋人。刺兵搏弓人。紆而搏廉。鄭注並曰。搏。圖也。楚辭橘頌篇。圓果搏兮。王注曰。搏。圖也。楚人名圖爲搏。然則搏米而薄糠。與上文其粟圓而薄糠。文義正同。下文曰。大菽則圓。小菽則搏。亦以圓搏並言。如此者不益。

趙詵按益字無誼。高注曰。益。息也。亦不可曉。益疑當作噤。方言曰。噤。噤也。秦晉或曰噤。又曰噤。然則不噤者。言食之不噤也。呂氏秦人。故言秦耳。舊校云。益一作蔣。蔣者荇之誤也。說文口部曰。蔣。籀文噤字。然則呂氏原文之作噤。固無疑矣。

諸子平議卷二十五

春秋繁露一

三者不得則諸侯之得殆貶矣。此楚靈所以稱子而討也。楚莊王。

繼謹按楚靈稱子而討疑若得之矣。然齊桓不予專地而封。晉文不予致王而朝。楚莊弗予專殺而討。以三君者之賢而不得焉。則凡諸侯之得之者殆非所以爲褒而適所以爲貶也。故曰諸侯之得殆貶矣。明王道規本注曰殆恐是不待未達斯旨。

春秋之辭多所況是文約而法明也。

繼謹按況字絕句言春秋之辭多以況譬而見此其所以文約而法明也。凌氏曙注本讀是字絕句失之。

人臣之行貶主之位亂國之臣雖不篡殺其罪皆宜死。

繼謹按亂國之臣當作亂主之國此蒙人臣之行爲文五句一氣相屬。

春秋曰晉伐鮮虞奚惡乎晉而同夷狄也。

繼謹按自此至是其所以窮也當在竹林篇鄭伐許一節之前彼文云春秋曰鄭伐許奚惡於鄭而夷

狄之也。中間亦有問者曰云云。與此文一律。故知兩文必相次也。蓋子原書。當以春秋分十二世以爲三等節爲首篇。其篇名卽曰繁露。今書稱春秋繁露者。以首篇之名。目其全書也。傳寫者誤取楚莊王及晉伐鮮虞二節。列于其前。遂以楚莊王題篇。并繁露之名而失之矣。然則楚莊王節宜在何處。曰。此固不可考。然晉伐鮮虞節在竹林篇。則楚莊王節或亦當在竹林篇。蓋與晉伐鮮虞節本相次也。今本竹林篇迂丑父及鄭伐許兩節相次。古本此兩節之間。當有楚莊王及晉伐鮮虞兩節。晉伐鮮虞與鄭伐許。固以類相從。而楚莊王節。以楚莊殺陳夏徵舒。靈王殺齊慶封相提並論。迂丑父節。以丑父欺晉祭仲許宋相提並論。是二事亦以類相從也。然則此兩節之當廁于其間。無疑矣。傳寫者升此兩節於篇首。必非其舊。雖未敢率議遷移。然不可不知其誤也。盧氏文詒注引錢說。以爲後人掇拾綴輯所致。蓋已見及此。但未知爲竹林篇之錯簡耳。

朱伯姬恐不禮而死於火。齊桓公疑信而虧其地。

樞謹按疑下亦當有不字。疑亦猶恐也。禮記雜記。五十不致毀。六十不毀。七十飲酒食肉。皆爲疑死。鄭注曰。疑猶恐也。大戴記曾子立事篇。君子見善恐不得。與焉。見不善恐其及己焉。是故君子疑以終身。然則疑與恐同矣。此文上言恐不禮。下言疑不信。文異而義同。傳寫奪不字。義不了矣。如何與同姓而殘賤遇我。

摠謹按與當作以古字通用。

視其溫辭。

摠謹按溫當讀爲蕘。古字通也。蕘辭謂蕘辭之辭。卽上所謂徵其辭者。

然而介以一言曰王者必改制。

摠謹按襄三十一年左傳介于大國杜注曰介猶閒也。故古語以閒介連文。孟子盡心篇山徑之蹊閒介文選長笛賦閒介無蹊卽用孟子文是也。介以一言猶閒以一言。蓋春秋之於世事善復古護易常欲其法先王而或且出一言以介之曰王者必改制此介字卽吾無閒然之閒。玉林篇漢梁之盟信在大夫而春秋刺之爲其奪君尊也。平在大夫亦奪君尊而春秋大之此所閒也。卽可說此介字矣。凌注曰介因也失之。

今天大顯已物毀所代而率與同。

摠謹按已字絕句。物當爲勿。尙書立政篇時則勿有閒之論。衛譴告篇作時則物有閒之。莊子天道篇中心物豈釋文物本亦作勿是古字通也。此承上文受命之君天所大顯而言。謂天既大顯已於所代之國本不相襲而已不能改制大率與同則非天意矣。

其有繼周之弊故若此也。玉帛。

榘謹按有猶爲也。言春秋所以貴志好誠者。爲繼周之弊。故若此也。爲有一弊之轉。爲可謂有。有亦可謂爲。見王氏引之經傳釋詞。

五其比。

榘謹按五當爲伍。古字通。伍其比。偶其類。兩義相近。伍猶偶也。比猶類也。

屠其贅。

榘謹按屠當爲杜。古字通。昭九年左傳。屠蒯。禮記檀弓。簋作杜黃。是也。凡非經所本有之義。皆謂之贅。爲春秋者宜杜塞之。則聖人之大義。不爲羣言淆亂矣。

今夫天子踰年卽位。諸侯於封內三年稱子。皆不在經也。而操之與在經無以異。非無其辨也。有所見而經安受其贅也。故能以比貫類。以辨付贅者。大得之矣。

榘謹按文九年公羊傳曰。未稱王。何以知其卽位。以諸侯之踰年卽位。亦知天子之踰年卽位也。以天子三年然後稱王。亦知諸侯於其封內三年稱子也。夫經書公卽位。則諸侯踰年卽位見矣。而天子踰年卽位。于經無見也。武氏子毛伯不稱使。則天子三年然後稱王見矣。而魯十二公無有三年稱子於其封內者。是諸侯於其封內三年稱子。于經無見也。凡此皆所謂贅也。而學者操其說。與實在經者無異。然而其中固有辨也。何也。必於經實有所見。然後引而申之。觸類而長之。而經亦安然而受之也。蓋

子此言必有爲而發。當時若公孫宏以曲學阿世。其所學春秋雜說。必有附益于師說之外者。故以此辨之與。

書曰。厥辟不辟。去厥祗。

榷謹按此今文尙書也。祗者病也。易復初九。无祗悔。鄭注曰。祗。病也。說文尸部。病也。祗與疾通。

致意而觀指。則春秋之所惡者。不任德而任力。驅民而殘賊之。其所好者。設而勿用。仁義以服之也。竹林。

榷謹按其所好者。設五字。當爲衍文。術修之義也。

榷謹按術當讀爲通。爾雅釋詁。釋文引孫炎云。通古述字。述與術通。述通同字。則術通亦同字矣。匡謬正俗引逸禮記曰。知天文者冠鵠。鵠字音聿。亦有術音。故禮之衣服圖及蔡邕獨斷。謂爲術氏冠。以顏說推之。術通作鵠。則亦通作通矣。爾雅訓通爲自通修之義。卽自修之義。正與上文雷同之義。相對成文。詩文王篇。聿修厥德。疑三家詩有作通修。而訓爲自者。董子此言。卽本詩文耳。

故按春秋而適往事。

榷謹按詩殷武篇。勿子禍適。釋文引韓詩曰。適。數也。適爲責數之數。亦可爲計數之數。按春秋而適往事。猶云數往事矣。

春秋以薄恩，且施失其子心。

摠謹按：恩字絕句，施失二字連文。下文云：「子施失恩於親，是其證也。」施讀爲弛，古字通用。禮記樂記篇：「庶民弛政，釋文曰：弛，廢也。」然則弛失其子心者，廢失其子心也。下文施失恩，亦謂廢失恩，以本字讀之，則不得其解矣。

故君子爲之諱，不居正之謂避，其後也。亂移之宋哲，以成善志。玉英。

摠謹按：不居正之謂及也字，並衍文。此本云：「故君子爲之諱，句避其後亂，移之宋哲，以成善志。」今衍此六字，則文義不屬矣。下文云：「棄之則棄善志也，取之則害王法。」疑不居正之謂也。六字當在此下。王道篇云：「春秋嘉義氣焉，故皆見之，復正之謂也。」與此文法一律。

至於郤取乎莒，以之爲同居。

摠謹按：同居二字無義，疑司君之誤。司君者嗣君也。尙書高宗彤日篇：「王司敬民。」史記殷本紀作「王嗣敬民」，是嗣與司古通用。

或諸焉或怒焉者何？精義。

摠謹按：怒當作攻，誤爲奴，因誤爲怒矣。上文曰：「大旱，雩祭而請雨；大水，鳴鼓而攻社。」此承上文而言，不得改爲怒也。下文曰：「故鳴鼓而攻之，亦不云怒，足知其誤。」

不教陳之患。而責陳不離。

摠謹按周易否九四。時離祉。九家注曰。離。附也。責陳不離者。責陳不附也。本或作納。乃不得其義而妄改之。

故去其位辭。徒言君之子而已。

摠謹按位當作正。字之誤也。上文曰。奚齊避此正辭。而稱君之子。是其證。

別孕婦見其化。王道。

摠謹按見字當作觀。乃壞字也。呂氏春秋過理篇。作剖孕婦而觀其化。可據以訂正。立適以長不以賢。以貴不以長。

摠謹按以貴上。當據公羊隱元年傳補立子二字。

楚公子比脅而立。而不免於死。

摠謹按此本作楚公子比脅而立。而不免於誅絕。今誅絕二字傳寫誤入下文。後人遂臆補死字耳。下文云。齊桓晉文。擅封致天子。誅絕。繼絕存亡。侵伐會同。常爲本立。按擅封是一事。致天子是一事。繼絕存亡是一事。其間不得有誅絕二字。明是上文奪去。誤著於此也。

思衛葆。

榘謹按莊六年經齊人來歸衛寶。惟左氏經作衛俘而傳亦作衛寶。杜預注曰公羊穀梁經傳皆言衛寶。此傳亦言寶。唯此經言俘疑經誤。然公羊傳文曰此衛寶也。則齊人曷爲來歸之。衛人歸之也。其文雖是寶。其義則皆可通。何休解詁曰寶者玉物之凡名。於是始定爲寶玉字矣。董子固傳公羊之學者。而此篇有恩衛葆之文。葆之與寶。固得通用。然葆從保聲。保從采省。采卽古文孚也。則葆之與孚。亦得通用。若是衛寶不得言恩。其下又言以正囹圄之平也。則其爲俘因明矣。竊謂字當作寶。義當爲俘。何休所解未達斯旨。

閔公妬其言曰此虜也。爾虜焉知魯侯之美惡乎致萬怒搏閔公絕脰。

榘謹按莊十二年公羊傳作爾虜焉故魯侯之美惡乎。至傳文故字蓋知字之誤。此文致字當從傳作至。古字通也。爾虜焉知四字爲句。魯侯之美惡乎至。七字爲句。惡音烏。至猶甚也。說詳羣經平議。自內出外。無亡不行。自外至者。無主不止。

榘謹按宣三年公羊傳王者則曷爲必以其祖配。自內出者。無匹不行。自外至者。無主不止。此卽用彼傳文。而有謁字。然後傳論祭祀配食之禮。與此論虞公貪財。全不相當。未詳其旨。

乾谿有物。女水盞則女見。水滿則不見。

榘謹按漢書郊祀志有物曰蛇。注曰物謂鬼神也。東平思王宇傳或明鬼神信物怪。注曰物亦鬼然。則

乾谿有物女者。殆亦鬼神之類。

匹馬隻輪無反者。

樹謹按倍三十三年公羊傳。匹馬隻輪無反者。釋文曰。一本作易輪。董仲舒云。車皆不返。故不得易輪。轍。然則董子原文。必作易輪。今作隻者。後人所改也。惟不易輪轍之義。殊爲迂曲。而董子所見傳文如此。必當有說。今按易者。析之段字。析易聲韻。故蝦蟇名蜥蜴。而詩節南山篇。胡爲蜥蜴。說文虫部引作胡爲蜥蜴。然則易之通作析。猶蜴之通作蜥矣。說文木部析。破木也。其字亦或作析。張遷碑。陽氣厥析。是也。又或作析。魯峻碑。析薪弗荷。是也。析析並從片。則析輪猶片輪也。與馬之稱匹。正同一律。較隻輪之文爲優矣。

觀乎潞子。知無輔自詛之敗。

樹謹按詛當讀爲作。言無輔而自作也。詩蕩篇。侯作侯視。釋文曰。作本作詛。蓋作詛雙聲。古得通用耳。傳曰。諸侯相聚而盟。君子修國曰此將率爲也哉。盟會要。

樹謹按修國二字。當在也哉之上。君子曰。此將率爲修國也哉。言將相率而修治其國也。上文曰。以爲本於見天下之所以致患。其意欲以除天下之患。夫諸侯相聚而盟。固欲相率而修治其國。其意本以除天下之患。而天下所以致患。卽在於此。此春秋所以善齊命也。修國二字。誤倒在上。則文不可通。

論賢才之義

樞謹按義者宜也。論賢才之義。卽論賢才之宜。言各有所宜也。

故元者爲萬物之本。而人之元在焉。安在乎。乃在乎天地之前。重政

樞謹按乃在乎三字。衍文也。安在乎天地之前。言不必在天地之前也。易曰。有天地然後有萬物。聖人之言。未有及天地之前者。有物混成。先天地生。此老氏之旨。非聖人之言也。下文曰。故春正月者。承天地之所爲也。繼天之所爲而終之也。其道相與其功持業。安容言及天地之元。天地之元。奚爲於此。此正申說安在乎天地之前之意。可證此三字。是衍文矣。

安容言乃天地之元。

樞謹按乃是及字之誤。聚珍本曰。乃他本作及。當從之。

夫能通古今。別然不然。乃能服此也。聖訓

樞謹按下然字衍文也。此以通古今。別然不爲對文。玉篇士部引傳曰。通古今辯然不謂之士。是其證也。後人不知然不卽然否。而於不下又加然字。失之矣。荀子哀公篇。情性者。所以理然不取舍也。大戴記哀公問五義篇。作所以理然不取舍者也。蓋亦後人所增。失與此同。

是故春秋之道。以元之深。正天之端。二端

樾謹按深字無義。據隱元年公羊傳注曰：故春秋以元之氣，正天之端。疑此文深字，亦氣字之誤。深字左旁之深，隸書或作深，與氣相似，氣誤作深矣。因誤作深矣。當據何劭公注訂正。

故子先言春秋，詳已而略人。會序

樾謹按下文有故子夏言，故子池言，則此文子字必子字之誤。子先未知何人，殆亦七十子之弟子歟。此篇所稱引，皆七十子之微言，惜多舛誤，難以盡通耳。

任羣賢所以爲受成。疑合契

樾謹按此本作任羣賢以受成，所爲二字，涉上下文而衍。

分隙險阻，立元神。

樾謹按淮南子覽冥篇曰：上天之詠也，雖在曠虛幽閒，遼遠隱匿，重疊石室，界障險阻，無所逃之，亦明矣。文義與此略同，則此文分字，疑介字之誤。介與階通。

以爲名定實。考功名

樾謹按爲字衍文，以名定實，與上句以多除少相對。

其先比二三分，以爲上中下，以考進退。

樾謹按比二皆衍文，比卽先字之誤。二卽三字之誤。皆因誤致衍者也。

以爲一最。

榷謹按當作以一爲最。與下文五爲中。九爲殿。一律。

順數四而相復。三代改制實文。

榷謹按此言五帝。不得言四而相復。其上當有闕文。

然則其略說奈何。曰。三正以黑統初。正日月朔于營室。斗建寅。

榷謹按三正以黑統初。謂三正以黑統爲始也。初下有闕文。當據下文補正。黑統奈何。曰。正黑統者。歷十一字。

是月不殺。

榷謹按凌氏注云。王者養微。故懷任新產之月。雖有罪。法所不刑。此誤以是月二字屬上爲義也。上云。法不刑有懷任新產者。其義已足。無取申說。下云。法不刑有身懷任。又云。法不刑有身重懷藏。以養微。夫旣以養微說之。則是月不殺。不連上事明矣。今按是月不殺。與下文聽朝服刑。發德相次。是月。謂晦日也。僖十六年經曰。是月六鷁退飛過宋都。公羊傳以爲晦日。其明證矣。凌氏以公羊說董子書。抑何不達此旨。

用織施舞。

樞謹按此卽所謂施舞也。周官樂師有施舞。鄭司農注曰。施舞者。雉牛之尾。又春官序官施人。鄭注曰。施。施牛尾。舞者所持以指麾。此稱爲纓施者。據周書王會篇。纓纓以星施。孔晁注曰。施所以爲施羽珥。然則纓施舞之卽施舞明矣。魯公子尾字施父。亦可爲證。

四法修於所故。祖於先帝。故四法如四時然。

樞謹按四法卽上文所謂主天法商而王。主地法夏而王。主天法質而王。主地法文而王也。虞注引錢云。四法卽夫子所以答顏淵者。殊失其旨。

吾聞聖王所取。儀金天之太經。官制乘天。

樞謹按金字無義。下文云。何謂天之太經。又云。三而一成。天之太經也。不言金天。此金字乃法字之誤。言聖人所取者。無不儀法乎天之太經也。法古文作金。因誤作金矣。

一陽而三春。非自三之時與。

樞謹按王道焜本。作一陽而三者。當從之。陽卽春也。董子原文。本作一春而三者。非自三之時與。晉人避諱改春爲陽。若春秋之稱陽秋矣。校正者不知一陽之卽一春。而反疑三者之爲三春。易其文曰。一陽而三春。不可通矣。

是故以其三爲選。

繼謹按依下文當作是故其以三爲選。

以十端四選。

繼謹按上云。是故以四選率之。此當云。以十端率之。四選二字。涉上而誤。

以三公之勞率之。

繼謹按勞當讀爲僚。僚從寮聲。與勞聲相近。肱亦從寮聲。而或體作管。從勞省聲。卽其例也。昭七年左傳。隸臣僚。服注曰。僚。勞也。是僚之與勞聲近而義通。

子猶安敢擅以所重受於天者。予他人也。堯舜湯武。

繼謹按此有闕文。當云。子猶不敢擅以所重受於父者與他人。堯舜安敢擅以所重受於天者與他人也。

舟車甲器有禁。服制。

繼謹按甲乃申字之誤。申與陳通。詩大雅文王篇。陳錫哉周。商頌烈祖篇。申錫無疆。陳錫申錫一也。說詳羣經平議。申器卽陳器。定四年穀梁傳。徒陳器。范注曰。陳器。樂縣也。是也。管子立政篇正作舟車陳器。

天子分左右五等。三百六十三人。法天一歲之數。奇國。

摠謹按下文。天子有三公九卿二十七大夫八十一元士二百四十三下士。合之適得三百六十三人。凌引天官疏。天官總攝三百六十官。未得其旨。

通佐十上卿。與下卿而二百二十人。

摠謹按十乃七字之誤。據下文云。有七上卿。有通作。又三公九卿外。又有七上卿。即所謂通佐也。故知十上卿當爲七上卿矣。二百二十人。當作二百八十人。聚珍本云。下二他本作六。六與八形似而誤。今本作二十。則後人依既誤之下文改之也。說詳後。

諸侯大國四軍。

摠謹按諸經皆言大國三軍。無言四軍者。凌氏注云。考小司徒注。百里之國凡四都。一都之田稅入于王。古者計夫出稅。有稅則有夫。以其奉公家也。故不言四軍而言三軍。其實暗中有一軍也。凌氏此注。雖似合下文一軍以奉公家之說。然奉公家非奉王家也。則與小司徒注所稱稅入于王者。本非一事。未可援以爲說。今以本文考之。四軍實當爲三軍。下文曰。大國十六萬口。而立口軍三。又曰。定率得十六萬口。三分之。則各五萬三千三百三十三口。爲大字。一口軍三。此公侯也。然則以十六萬口三分之而爲三軍。不得鑿立一軍矣。其下又曰。天子地方千里。爲方百里者百。亦三分除其一。定得田方百里者六十六。與方十里者六十六。定率得千六百萬口。九分之。各得百七十七萬七千七百七十七口。爲

京口軍九。三京口軍以奉王家。然則天子九軍。以三軍奉王家。大國三軍。以一軍奉公家。皆與數適合。奉王家之三軍。卽在九軍之中。則奉公家之一軍。亦卽在三軍之中。不得有四軍也。古三四字皆積畫。往往致誤。儀禮覲禮四享。鄭注曰。四當爲三。古書作三四。或皆積畫。字相似。由此誤也。周官內宰疏引鄭注曰。純四。四當爲三。古三四積畫。是以三誤爲四。並其證。

方十里爲方百里者百。得二千四百口。

樞謹按上百字。衍文也。方十里之地。不得有方百里者百。而方百里者百。則不止二千四百口。故知其誤。當云方十里爲方里者百。

得良田方十里者六十六。六十與方里六十六。

樞謹按凌氏注曰。與上十字。當在方字之下。里字之下。當有者字。此大誤也。與上十字。乃衍文耳。董子原文本云。得良田方十里者六十六。與方里者六十六。蓋方百里之地。爲方十里者百。三分去一。應除去方十里者三十三。得方里者六十六。餘一箇方里之地。除之不盡。姑舉大數耳。下文言天子地方千里。得田方百里者六十六。與方十里者六十六。然則大國地方百里。爲方十里者六十六。方里者六十六。其數甚明。凌氏何猶未達乎。

有七上卿，二十一下卿，六十三元士，百二十九下士。

櫛謹按三七二十一，二十一而三之得六十三，爲元士之數，六十三而三之，當得一百八十九，爲下士之數，今乃云百二十九下士，文之誤也。於是上文言通佐二百八十八，亦改爲二百二十人矣。王后置一太傅太母。

櫛謹按下文疑衍文，蓋尊之曰太傅母，不當分之爲太傅太母也。

士入仕宿衛天子者，比下士，下士者，如上士之下數。

櫛謹按下文言大國次國，並云士宿衛公者，比上卿者有三人，下卿六人，比上下士者如上下之數，則此文亦當云士入仕宿衛天子者，比上卿者有三人，下卿六人，比上下士者如上下之數，傳寫舛誤。士宿衛公者，比公者，比上卿者有三人，下卿六人。

櫛謹按比公者三字衍文。

故伯七十里，七七四十九，三分除其一，定得田方十里者二十八，與方十里者六十六。

櫛謹按當作方十里者三十二，與方里者六十六，蓋方七十里之地，爲方十里者四十九，三分去一，應除去方十里者十六，得方十里者三十二，餘一箇方十里之地，三分去一，應除去方里者三十三，得方里者六十六，餘一箇方里之地，除之不盡，今作方十里者二十八，方十里者六十六，失其數矣。

故子男方五十里，五五二十五，爲方十里者六十六。

摠議按當作方十里者十六，與方里者六十六，蓋方五十里之地，爲方十里者二十五，三分除一，應除去方十里者八，得方十里者十六，餘一箇方十里之地，三分去一，應除去方里者三十三，得方里者六十六，餘一箇方里之地，除之不盡，今作方十里者六十六，傳寫奪誤耳。

故附庸字者，地方三十里，三三而九，三分而除其一，定得田方十里者六十。

摠議按當作方十里者六，蓋方三十里之地，爲方十里者九，三分除一，應得方十里者六，傳寫誤衍十字。

稱名善者，地方半字君之地，九半四分除其一，定得田方十里者三。

摠議按善衍字，蓋卽者字之誤而衍也。上云附庸字者方三十里，名者方二十里，而此云稱名者地方半字君之地，則止方十五里，與上文不符。九半之文，亦不可曉。據云，四分除一，定得田方十里者三，則適是方二十里之地，蓋方二十里之地，爲方十里者四，四分除一，則方十里者三矣。然則所云半字君之地者，必誤也。

下四半三半二十五，三分除其一，定得田方十里者一，與方里者五。

摠議按文譌難讀。據云，三分除其一，定得田方十里者一，與方里者五十，則是方十五里之地，蓋方十

五里之地。爲方五里者九。三分除一。則爲方五里者六。并四箇方五里之地。作爲方十里者一。則餘兩箇方五里之地。各爲方里者二十五。并之爲五十矣。上云附庸字者。方三十里。名者方二十里。人氏者方十五里。則此所說者。必是附庸稱人氏之制。上文所謂半字君之地者。宜移之於此矣。

仁義發第二十九

榷謹按。發乃法字之誤。篇中云。是故春秋爲仁義法。仁之法在愛人。不在愛我。義之法。在正我。不在正人。是其證也。

未致豫備之則美之。

榷謹按。致當讀爲至。

凡此六者。以仁治人。義治我。

榷謹按。上文春秋刺上之過。而矜下之苦。小惡在外弗舉。在我書而誹之。並無六者。則此六字當爲衍文。

且論已見之而人不察。

榷謹按。論卽謂論語也。言此所說者。在論語已有明文。而人顧不之察也。下文引君子攻其惡。不攻人之惡。居上不寬。爲禮不敬。皆論語文。可證。必仁且智篇曰。論之所謂不知人也者。恐不知別此等也。論

亦卽是論語所謂不知人者卽患不知人是矣。

絕世無復殘類滅宗亡國是也。參仁且智

繼謹按無復當爲無後字之誤也。亡國下有闕文。據上文云。福及子孫。德加萬民。湯武是也。則此當云桀紂是也。

諸子平議卷二十六

春秋繁露二

今人有大義而甚無利，身之義。

榘謹按當作大有義而甚無利，與下文人甚有利而大無義相對。

泰伯至德之侔天地也，上帝爲之廢適易姓而子之，讓其至德海內懷歸之。觀後、

榘謹按讓字衍文，上帝爲之廢適易姓而子之，謂天與之也，其至德海內懷歸之，謂人歸之也，中間不得有讓字。

魯桓卽位十三年，齊宋衛燕舉師而東，紀鄭與魯戮力而報之。後其日，以魯不得逼，避紀侯與鄭厲公也。榘謹按上下文有避齊桓也，避楚莊也之文，則此文避紀侯與鄭厲公也八字爲句，逼乃偏字之誤，偏誤作偏，因爲逼矣。偏者偏戰也，春秋之例，詐戰月，偏戰日，桓十年公羊傳注曰，偏一面也，結日定地，各居一面，然則魯不得偏者，言不得獨當一面也，是時齊宋衛燕伐我，魯不能獨當，與紀鄭戮力，然後結日定地，各居一面，與之偏戰，偏戰然後得書日，故經書曰，公會紀侯鄭伯，己巳，及齊侯宋公衛侯燕人戰，傳曰，曷爲後日，恃外也，其恃外奈何，得紀侯鄭伯然後能爲日也，是可知魯不得紀鄭之助，不能爲

日不能爲日者，但能詐戰，而不能偏戰之謂也。故曰魯不能偏也。號其大全，曷也者，名其別離分散也。深察名號。

楊謹按此本作號其大全，名其別離分散也。故下文曰：號凡而略，名詳而目。正承此而言。曷也者，三字當在上文。按上文云：士者事也，民者曷也。士不及化，可使守事從上而已。此下當有曷也者云云。乃釋民者曷也之義，傳寫奪之，又誤著在後耳。

是故主意不普大皇。

楊謹按天下稱而字。

詰其名實，觀其離合，則是非之情，不可以相調也。

楊謹按此下當接春秋辨物之理至五石六鵠之辭是也。六十三字下，有脫簡在玉英篇。其文曰：是故治國之端，在正名。至非子路之所能見三十六字。深察名號篇至此已畢。篇首云：治天下之端，在審辨大辨大之端，在深察名號。末云：是故治國之端，在正名。首末正相應也。今定其文如左。

詰其名實，觀其離合，則是非之情，不可以相調已。春秋辨物之理，以正其名。名物如其真，不失秋毫之末，故名實石則後其五，言退鵠則先其六。聖人之謹於正名如此。君子於其言，無所苟而已。五石六鵠之辭是也。是故治國之端，在正名。名之正，與五世五傳之外，美惡乃形，可謂得其真矣。非子路之所能

見。

今世關於性言之者不同。胡不試反性之名。性之名非生與。如其生之自然之資。謂之性。性者質也。詰性之質於善之名。能中之與。既不能中矣。而尙謂之質善。何哉。性之名不得離質。離質如毛。則非性矣。不可不察也。

摠議按此下當接桎衆惡於內云云。自此以下。卽爲實性上篇。董子論性。必反求諸性之名。故曰性之名非生與。論心必反求諸心之名。故曰心之爲名桎也。蓋古人言義理。不離乎聲音訓詁。卽孔子正名之義。實性篇與深察名號篇。所以相次也。後人因兩篇之文。有相近者。遂將篇首今世關於性云云。誤歸入深察名號篇。春秋辨物之理一節之上。而兩篇遂不可分矣。今定此爲實性上篇。而孔子曰名不正則言不順以下。則爲實性下篇。庶不失董子之舊乎。

桎衆惡於內。弗使得發於外者。心也。

摠議按王道規本注曰。桎。梏也。如甚切。梏也。然桎不訓梏。說文本部。桎。弱貌。則梏仍桎字之訓耳。非其旨也。今按桎者衣襟也。襟有禁禦之義。釋名釋衣服曰。襟。禁也。交于前所以禁禦風寒也。桎亦有任制之義。釋名釋喪制曰。小要又謂之桎。桎。任也。任制際會使不解也。任制與禁禦其義相通。桎衆惡於內。弗使得發於外。正取任制之義。下文曰。天有陰陽禁。身有情欲桎。桎禁對文。然則桎卽禁也。亦猶桎卽

襟也。原注所訓未達其旨。

聖人以爲無王之世。不教之名民。莫能當善。

懋謹按名衍字。

土者火之子。五行莫貴於土。土之於四時。無所命者。不與火分功名。木名春。火名夏。金名秋。水名冬。忠臣之義。孝子之行。取之土。土者五行最貴者也。其義不可以加矣。五聲莫貴於宮。五味莫美於甘。五色莫貴於黃。此謂孝者地之義也。五行對。

懋謹按河間獻王以夫孝天之經地之義爲間。董子以天有五行對天之經矣。又對地之義曰。地出雲爲雨。起氣爲風。風雨者地之所爲。地不敢有其功名。必上之於天命。若從天命者。故曰天風天雨也。莫曰地風地雨也。勤勞在地。名一歸於天。非至有義。其孰能行此。故下事上。如地事天也。可謂大忠矣。以下卽當云。此謂孝者地之義也。乃又有此土者火之子也八十二字。夫上文旣以五行爲天之經矣。豈此又以五行爲地之義乎。反覆推求。此八十二字。乃五行之義篇脫簡。誤羈於此耳。今訂正如左。

五行之主土氣也。猶五味之有甘肥也。不得不成。土者火之子也。五行莫貴於土。土之於四時無所命者。不與火分功名。木名春。火名夏。金名秋。水名冬。忠臣之義。孝子之行。取之土。土者五行最貴者也。其義不可以加矣。五聲莫貴於宮。五味莫美於甘。五色莫貴於黃。是故聖人之行。莫貴於忠。土德之爲也。

人官之大者。不名所職。相其是矣。天官之大者。不名所生。土是矣。

天之大數畢於十句。句天地之間。十而畢舉。句生長之功。十而畢成。陽尊陰卑。

樹謹按上句字衍文。天地陰陽篇云。天地陰陽。木火土金水九與人而十者。天之數畢也。是天之數非以句計。安得言十句乎。下兩句字乃旬字之誤。旬者周匝之本字也。基義篇同。而畢於十。又誤作畢有十。

安所加以不在。

樹謹按以猶而也。說詳王氏引之經傳釋詞。安所加以不在。猶云何所加而不在。故下文云。在上下。在大小。在強弱。在賢不肖。在善惡。歷舉所在以明之也。

冬出居上。置之空處也。

樹謹按處乃虛字之誤。上文曰。陰常居空虛是也。漢書董仲舒傳。陰常居大冬。而積於空虛不用之處。亦作空虛可證。

然而主好惡喜怒。乃天之春夏秋冬也。王道通三。

樹謹按當作人主之好惡喜怒。下文云。然則人主之好惡喜怒。乃天之媛清寒暑也。可證。生既其樂以養。死既其哀以藏。

樾謹按既讀爲既。既。盡也。

天無怒氣。亦何以清而秋就殺。天辨在人。

樾謹按就當讀爲會。史記得世家。考公會。索隱引系本作就。是也。大元元文。直會相勦。范望注曰。會。殺。是會與殺同義。

以出入相損益。以多少相斲濟也。陰陽終始。

樾謹按斲濟。卽既濟。損益既濟。皆易卦名。

故清漂之於歲也。若酸鹹之於味也。陰陽義。

樾謹按清漂同義。不得以酸鹹爲比。據煖燠孰多篇云。非薰也不能有育。非漂也不能有熟。又云。薰與漂。其日孰多。皆以薰漂相對爲義。疑此亦當云。故薰漂之於歲也。若酸鹹之於味也。淺人罕見薰漂。故誤改耳。

上所右而上所左也。陰陽出入上下。

樾謹按當作上所右而下所左也。下文云。以此見天之夏。右陽而左陰也。上其所右。下其所左。與此文同可證。

以其有餘徐來不暴辛也。甚義。

樾謹按有餘二字衍文。餘卽徐之誤而衍者。旣衍餘字。因又增入有字耳。上文云。天之氣徐。乍寒乍暑。故寒不凍暑不暍。並無有餘之義。故知其誤。

首爰員。人副天數。

樾謹按爰讀爲頤。說文頁部。頤。大頤也。詩魚藻篇。有頤其首。毛傳曰。頤。大首貌。並合爰員之義。

木者君之官也。夫木者農也。五行相勝。

樾謹按下文云。土者君之官也。蓋土居中央。于五行最尊。故爲君之官。此乃云木者君之官也。義不可通。當爲衍文。

司營爲神。

樾謹按宣三年左傳。使民知神姦。是神與姦同類。上云。司農爲奸。此云。司營爲神。則神亦不美之名。故與司馬爲讎。司徒爲賊。司寇爲亂。一律矣。

士卒不使。

樾謹按不使。詔不從也。爾雅釋詁。使。從也。

比相生。而問相勝也。五行相生。

樾謹按問乃問字之誤。比相生。若春木生夏火是也。問相勝。若秋金勝春木是也。

鳳凰高翔五行類纂

樹謹按上文恩及羽蟲則曰鳳凰翔此文咎及羽蟲則曰鳳凰高翔豈以高卑爲恩咎之別乎殆不然矣高翔當作不翔宣元年公羊傳注曰摘巢毀卵則鳳凰不翔是其證

木干金則地動治風五行

樹謹按當作木干火則地動

惡者不出五行要訣

樹謹按出乃黜之假字

隱武行文

樹謹按隱讀爲假漢書古今人表徐隱王師古注曰卽偃王也是隱偃古通用

故王者爲民治則不可以不明華繩不可以不正五行五事

樹謹按則下有闕文或於民字絕句治爲法字之誤法則不可以不明華繩不可以不正二語相對

官太宰曰讓則以馭其官

從作父言王者言可從明正從行而天下治矣

樹謹按明正乃則臣二字之誤當作王者言可從則臣從行而天下治矣尙書洪範正義引鄭注曰君

言從則臣職治。與此義相近。

此十物者皆奇而可怪。郊謚。

樾謹按上文有八物無十物也。蓋由淺人誤分蠶珥絲於室而絃絕於堂。禾實於野而粟缺於倉。爲四事耳。其誤顯然。不可不正。

言不必立校。

樾謹按校讀爲效。謂不必立有效驗也。

問爲而爲之。

樾謹按當作問其所爲而爲之。奪其所二字。

率由舊章。舊章者。先聖人之故文章也。率由各有所從之也。

樾謹按各字。乃者字之誤。修字乃循字之誤。循誤爲脩。因誤爲修矣。此引詩而釋之。舊章者。先聖人之故文章也。率由者。有循從之也。有與又通。本書借有爲又者。不可勝舉。循字解率字之義。從字解由字之義。言舉先聖人之故文章。又循而從之。是謂率由舊章也。

祭而地神者。春秋謚之。

樾謹按當作不祭天神而祭地神者。春秋謚之。蓋卽僖三十一年傳。謚不郊而望也。

今爲其天子而闕然無祭於天。天何必善之。

榘謹按郊語郊義郊祭郊祀四篇實止一篇。殆由後人欲取足崇文總目八十二篇之數。以意妄分之耳。其文多錯亂。盧注訂正已多。上文今郊事天之義。此聖人故以下文脫。當云。此古聖人文章之最重者也。盧以郊祭篇故古之聖王文章之最重者也。接之。文氣一貫。於是自篇首至此文。始可讀。然至此處。天何必善之下。接所聞曰。天下和平云云。仍有脫誤。今考定其文。合四篇爲一。錄之如左。

今爲其天子而闕然無祭。天何必善之。春秋之義。國有大喪者。止宗廟之祭。而不止郊祭。不敢以父母之喪。廢事天地之禮也。父母之喪。至哀痛悲苦也。尙不敢廢郊也。孰足以廢郊者。故其在禮亦曰。喪者不祭。惟祭天爲越喪而行事。夫古之畏敬天而重天郊如此甚也。今羣臣學士。不探察曰。萬民多貧。或頗饑寒。足郊乎。是何言之誤。天子父母事天。而子孫畜萬民。民未偏飽。無用祭天者。是猶子孫未得食。無用食父母也。言莫遠於是。是其去禮遠也。先貴而後賤。孰貴於天子。天子不可不祭天也。無異人之不可不食父。爲人子而不事父者。天下莫能以爲可。今爲天之子而不事天。何以異是。是故天子每至歲首。必先郊祭以享天。乃敢爲地。行子禮也。每將興師。必先郊祭告天。乃敢征伐。行子之道也。文王受天命而王天下。先郊乃敢行事。而興師伐崇。其詩曰。芃芃棫樸。薪之楨之。濟濟辟王。左右趨之。濟濟辟王。左右奉璋。奉璋我羣。羣士攸宜。此郊辭也。其下曰。溥彼遐舟。烝徒楫之。周王于邁。六師及之。此伐辭

也。其下曰：文王受命，有此武功，既伐于崇，作邑于豐。以此辭者，見文王受命則郊，郊乃伐崇，伐崇之時，何遽平乎？已受命而王，必先祭天，乃行王事。文王之伐崇是也。詩云：濟濟辟王，左右奉璋，奉璋載蜚，髦士攸宜。此文王之郊也。其下之辭曰：俾彼遼舟，烝徒攸之。周王于邁，六師及之。此文王之伐崇也。上言奉璋，下言伐崇，以是見文王之先郊而後伐也。文王受命則郊，郊乃伐崇，崇國之民，方困於暴亂之君，未得被聖人德澤，而文王已郊矣。安在德澤未洽者不可以郊乎？所聞曰：天下和平，則災害不生，今災害生，見天下未和平也。天下所未和平者，天子之教化不行也。詩曰：有覺德行，四國順之。覺者著也。王者有明著之德行於世，則四方莫不響應風化，善於彼矣。故曰：悅有慶貨，嚴於刑罰，疾于法令。周宣王時，天下旱，歲惡甚，王憂之。其詩曰：倬彼雲漢，昭回于天。王曰：嗚呼！何辜今之人？天降喪亂，饑饉薦臻，靡神不舉，靡愛斯牲，圭璧既卒，甯莫我聽。早既太甚，蘊隆蟲蟲，不殄禋祀，自郊徂宮，上下奠瘋，靡神不宗，后稷不克，上帝不臨，耗射下土，甯丁我躬，宜王自以爲不能乎？后稷不中乎？上帝故有此災，有此災，愈恐懼而謹事天，天若不于是家者，是家安得立爲天子？立爲天子者，天子是家，天子是家者，天便是家，天便是家者，是天之所予也。天之所使也。天已予之，天已使之，其間不可以接天，何哉？故春秋凡議郊，未嘗設君德不成于郊也，及不郊而祭山川，失祭之義，適於禮，故必諱之，以此觀之，不祭天者，乃不可祭小神也。郊因先卜，不吉不敢郊，百神之祭不下，而郊卜，郊祭最大也。春秋譏喪祭，不譏喪郊，郊不辟

喪。喪尚不辟。況他物。春秋之法。王者歲一祭天於郊。四祭於宗廟。宗廟因於四時之易。郊因於新歲之初。聖人有以起之。其於祭不可不親也。天者百神之君也。王者之所最尊也。以最尊天之故。故易始歲更紀。卽以其初郊。郊必以正月上辛者。言以所最尊。首一歲之事。每更紀者。以郊郊祭首之。先貴之義。尊天之道也。郊祝曰。皇皇上帝。照臨下土。集地之靈。降甘風雨。庶物羣生。各得其所。歷今歷古。維予一人。某敬拜皇天之祐。夫不自爲言。而爲庶物羣生言。以人心庶天無尤也。天無尤焉。而辭順恭。宜可喜也。右郊祀九句。九句者。陽數也。

按郊祀之辭。舊有脫誤。今從盧校本。

今羣臣學士不探察。

繼謹按探乃深字之誤。

天已予之。天已使之。其間不可以接天何哉。

繼謹按其間當作其家。上文曰。天若不于是家者。是家安得立爲天子。立爲天子者。天子是家。天子是家者。天使是家。故此云天已予之。天已使之其家。不可以接天何哉。以文義求之。當作其家無疑。

每更紀者。以郊郊祭首之。

繼謹按此本作每更紀者。以郊祭首之。涉上文卽以其初郊。郊必以正月。而誤舉郊字耳。

父者子之天也。天者父之天也。順命。

樞謹按當作祖者父之天也。故下文曰。天者萬物之祖。

州國人民。

樞謹按民乃氏字之誤。莊十年公羊傳曰。州不若國。國不若氏。氏不若人。

臣不奉君父。

樞謹按當作臣不奉君命。

或以鶩當鳧。鶩非鳧。可用否。郊事對。

樞謹按此本作或以鶩當鳧。鳧當鶩。可用否。故仲舒對曰。鶩非鳧。鳧非鶩也。又曰。奈何以鳧當鶩。鶩當

鳧。可證此文之誤。

搔而不可從繞。執於

樞謹按從衍字。繞者繞之段字。搔而不可撓。即荀子法行篇所謂折而不撓也。漢書枚乘傳。足可搔而

絕。然則搔與折義亦相近。

賜有似於聖人者。

樞謹按聖人下當崇聖人二字。下所說皆聖人之德也。至賜亦取百草之心。始說賜之似聖人。然則此

於義不合二也。然則此文宜如何。曰此文直云五人亦齋三日。衣黃衣而立之。所謂五人。非如丈夫五人。以數計也。五人乃當時有此名目。其字本作伍。漢書酷吏尹賞傳。乃部戶曹掾史與鄉吏亭長里正父老伍人。是伍人與亭長里正同類。此所使衣黃衣而立之者。即其人也。作五者古字通耳。後人不達其義。謂五人是以數計。則五人之上。不得無文。臆加老者字。而古制失矣。

夏之所受初也。祭義。

槩謹接受初當作初受。傳寫誤倒。

夏約故曰約。

槩謹按此本作初受。故曰約。即承夏之所初受而言。與始生故曰祠。先成故曰嘗。畢熟故曰烝。皆承上而言者一律。因上文初受誤作受初。於是此文亦作受初。而今本作夏約者。即受初之誤。受之與夏。初之與約。字形皆相似也。

天有兩和。以成二中。留天之遺。

槩謹按兩和謂春分秋分。二中謂冬至夏至。

是故和東方生而西方成。東方和生。北方之所起。前而西方和成。南方之所養。長起之不至。於和之所不能生。養長之不至。於和之所不能成。

鵲按此節多衍字。今正之曰：是故東方生而西方成，東方和生，北方之所起，西方和成，南方之所養，起之不至，於和之所返，不能生，養之不至，於和之所返，不能成。

天地先盛壯而後施精，故其精固。

摠謹按地誤字，盛壯而後施精，以天言不以地言也。下文曰：地氣盛壯而後化，故其化良，則此文天地必天氣之誤。

天地之經，生至東方之中，而所生大養，至西方之中，而所養大成。

摠謹按生衍字，蓋卽至字之誤而衍者。

鶴之所以壽者，無宛氣於中，是故食冰，蟻之所以壽者，好引其末，是故氣四越。

摠謹按凌注以是故食冰四字，屬下爲義，非也。蟻無食冰之說，於義無取，且鶴之所以壽者，蟻之所以壽者，兩文相對，是故食冰，是故氣四越，兩文亦相對，則食冰自屬鶴矣。蜃子原文，疑作是故食不冰，冰者疑之正字，說文於冰篆下出重文，疑曰：俗冰從疑，是也。食不凝，謂所食不凝滯也。蓋中無宛氣，故食不凝滯，此鶴之所以壽也。相鶴經謂大喉以吐，故修頸以納新，是矣。淺人但知冰爲冰凍字，誤刪不字，遂失其義。

氣不傷於以盛通，而傷於不時天并。

槩謹按天井二字無義。疑當作弃天。弃與井字相似。傳寫又誤倒耳。下文曰。不與陽陰俱往來。謂之不時。恣其欲而不顧天數。謂之天井。夫不顧天數。正弃天之謂。可知其誤矣。

冬避重溼。

槩謹按溼爲涕溼字。說文本作濕。而今經傳相承皆以濕爲燥溼之溼。然則此言重溼。卽重溼也。以溼爲溼。猶經傳之以濕爲溼矣。李翁析里橋斷關頭。驛散關之漸溼。溼卽溼也。與此正同。說詳王氏念孫漢隸拾遺。

是故當百物大生之時。羣物皆生。而此物獨死。可食者告其味之便於人也。其不可食者。告殺穢除害之不待秋也。當物之大枯之時。羣物皆死。如此物獨生。

槩謹按如此物獨生。卽而此物獨生也。惟其文傳寫錯誤。今正之曰。是故當百物大生之時。羣物皆生。而此物獨死。不可食者。告殺穢除害之不待秋也。當物之大枯之時。羣物皆死。如此物獨生。可食者告其味之便於人也。

故貴爵而臣國所以爲仁也。天地之行。

槩謹按此皆承上文而言。上文云高其位所以爲尊也。下其施所以爲仁也。則此文貴爵下奪所以爲尊也五字。

聖人何其貴者。起於天至於人而畢。天地陰陽、

樞謹按聖衍字也。此明人貴於物之義。上文曰。天地陰陽木火土金水九。與人而十。是起於天畢於人也。此人之所以貴也。但言人貴。非言聖人貴。聖字之衍明矣。

物者投所貴之端。而不在其中。

樞謹按投字無義。疑數字之誤。

受其治者。不能辭其終。天道篇、

樞謹按治乃始之誤。

諸子平議卷二十七

賈子一

東劉符腴之地。北收要害之郡。過秦上。

櫛謹按史記無北字。是也。文選有北字。而李善注引李斯上書曰。惠王用張儀之計。西并巴蜀。南取漢中。東據成皋之險。劉符腴之壤。亦無北字。蓋要害之郡。卽指成皋之險。在東不在北。則北字衍文也。合縱綽交。相與爲一。

櫛謹按明吉府本作相舉爲一。舉與古通用。作舉者必古本也。

良將勁弩。守要害之處。

櫛謹按吉府本守上有而字。疑勁弩上闕一字。下句云。信臣精卒。陳利兵而誰何。此句良將與信臣精卒對。勁弩與利兵對。必更有一字方與陳字對也。此字偶闕。後人誤以良將勁弩四字。對信臣精卒四字。遂覺而字無謂。輒刪去之矣。吉府本有而字。猶可推尋其迹。然所闕者何字。無可據補也。俛起阡陌之中。

櫛謹按俛當從始皇本紀作偃。字誤作俛。而陳涉世家遂作俛仰矣。阡陌亦當從史記作什伯。十人爲

什百人爲伯。以軍法言。卽上文所謂行伍之間也。

然秦以區區之地。致萬乘之勢。序八州而朝同列。

趙謹按致字衍文。萬乘當從史記作千乘。區區之地。言其地之小也。與序八州相對。千乘之勢。言其勢之弱也。與朝同列相對。序者次第之也。陳涉世家作抑。蓋字之誤。因而始是本紀又誤爲招矣。

二世不行此術。而重以無道。壞宗廟。與民更始作阿房之宮。通秦中。

趙謹按與民更始四字。當在不行此術句下。

故先王者見終始之變。

趙謹按此本作故先生觀終始之變。觀字誤分爲者見二字。亦猶禮記祭義篇分鬲字爲閒見二字。通秦下。

循津關。通秦下。

趙謹按潭本循作修。是也。修通作脩。因誤作循耳。

案土息民。以待其弊。

趙謹按案土無義。案當從史記作安。土乃土字之誤。吉府本正作土。言安息其士民。以待諸侯之弊也。

臣故曰。時且過矣。上弗蚤圖。疑且歲閒所不欲焉。案首。

趙謹按閒乃閒字之誤。疑猶恐也。禮記雜記篇皆爲疑死。鄭注曰。疑猶恐也。是矣。且猶將也。淮南時則

篇當且發聲。高誘注曰：且猶將也。是矣。疑且歲間所不欲焉。猶曰：恐將歲間所不欲焉。上文云：今或親弟謀爲東帝，親兄之子西嚮而擊。今吳又見告矣。間所不欲，卽指此等事而言。蓋謂不蚤圖之，則此等事恐無歲不聞也。聞與間形似致誤。儀禮士虞禮篇：鄭注曰：不言養禮，畢於尸間嫌。又曰：此記更從死起，異人之聞，其義或殊。兩間字，今皆誤作間。辯見羣經平議。此文間誤作間，正與彼同。盧氏文昭不能訂正，反謂此十九字不成文理，而刪去之，謬矣。句奴篇云：疑將一材而出，奇厚贊以資漢。此云疑且，猶彼云疑將，可以互證。

且謂天何，權不甚奇而數制人，豈可得也。

樹謹按：吉府本建本並有此十六字，在豈有異秦之季世乎句下。當從之。且謂天何四字爲句。天卽天時也。上云：時且過矣。上弗蚤圖，故此曰：且謂天何。權不甚奇而數制人，八字爲句。奇之言奇羨也。奇贏也。史記貨殖傳曰：時有奇羨。漢書食貨志曰：操其奇贏，是其義也。言漢與諸侯王比權量力，亦不甚奇贏，而欲諸侯王數數受其制，豈可得也。此乃賈子原文。班固刪去之，而後人依漢書以刪賈子，故源本無此十六字。盧氏謂其不成文理，從源本削去，是讀漢書，非治賈子也。

臣聞之，自禹以下五百歲而湯起，最奇。

樹謹按：漢書射獵之娛，與安危之機孰急也。卽接使爲治，勞知虛苦身體云云。文氣脗合。今以臣聞之。

自禹以下至又將誰須也一段橫隔其中殊不可通。若移在篇首，臣竊惟事勢之上，則文理俱順矣。蓋由後人依漢書刪去此段，而校補者又不當其處耳。

自武王已下，過五百歲矣。聖王不起，何極矣。

繼謹按：係字難通。明吉府本作何怪矣。當從之。怪猶異也。言何其異也。蓋過五百歲而聖王不作，可怪異之甚也。作懷者，形似而誤。

臣觀寬大知通，竊曰：是以摻亂業，提危勢。

繼謹按：是當爲足。下文食穀之法，固百以是。盧校曰：是當爲足。正與此同誤。因諸侯附親軌道，致忠而信上耳。

繼謹按：自此以下，凡用因字耳字者十，其句法皆同。班固刪改以入漢書，大失賈子之真。當以此書爲正。後人習讀漢書，不觀賈子原文，故亦無幾用此句法者，或反以爲誤，失之。

因親成之廟，爲天下太宗。承太祖與天下漢長亡極耳。

繼謹按：此當作爲天下太宗。承天下太祖與漢長亡極耳。天下二字，誤在漢上。義不可通。

子生而立，其身以子。夫將何失？舊傳

繼謹按：立字絕句。其身以子句，當有闕文。蓋謂奪之其身以與其子也。盧校謂當作其身而天。子將何

失。非是。

若與臣下相殘。與骨肉相飲茹。天下雖危。無傷也。則莫如循今之故而勿變。以前觀之。其國最大者反最先。漢書

摠謹按盧校本刪此四十一字。非也。此與上文欲令天下之治安。天子之無憂。莫如衆建諸侯而少其力。反覆相明。其云以前觀之。其國最大者反最先。則又起下文也。上文大都篇曰。昔楚靈王問范無宇曰。我欲大城陳蔡葉與不羹。與此句正相接。蓋賈子原文本是一篇也。後人割而分之。盧氏遂疑其語氣不了矣。

臣聞大都疑國。大臣疑主。亂之謀也。大略

摠謹按謀當爲媒。古字通用。權重篇曰。亂媒日長。是其證也。審微篇曰。故明者之惑。奸由也。蓋其除亂謀也。遂謀亦當爲媒。奸言由亂言媒。語意相近。

以皇帝所在宮法論之。等齊

摠謹按建本作皇帝在所宮法論之。非也。上句云。諸侯王所在之宮。衛織履蹤夷。則此句當作皇帝所在宮明矣。兩所在字正相應也。盧校本反從建本作在所。殊誤。

諸侯之言曰。令令儀令言是也。

樞謹按明吉府本作諸侯之言曰令儀之言是也儀之言句雖不可解必是古本如此後人因上文天子之言曰令令甲令乙是也遂臆改之曰令儀令言是也使與上文一律然令儀令言亦仍不可解當從古本而闕疑

是以高下異則名號異則權力異則事勢異則旗章異則符璫異則禮寵異則秩祿異則冠履異則衣帶異則環佩異則車馬異則妻妾異則薄厚異則宮室異則牀席異則器皿異則飲食異則祭祀異則死喪異服疑

樞謹按名號異下當疊名號異三字本云是以高下異則名號異名號異則權力異以下諸句皆同古書遇疊句多省不書止於字下加二小豈識之傳寫奪去耳建本於則死喪異下又加則字是誤於則字絕句矣

其苦之甚矣其欲有卒也類良有所至逋走而歸諸侯殆不少矣矣

樞謹按卒乃立字之誤其欲有立也類良有七字爲句蓋言吏民苦屬漢欲有所立者多有也類乃語詞良猶甚也良有卽甚有也漢書作其苦屬漢而欲得王至甚卽本此文而潤色之耳屬遠篇云甚苦屬漢而欲王類至甚也逋遁而歸諸侯類不少矣可與此篇互證所至二字屬下句讀今所持者代淮陽二國耳皇太子亦恃之

樞謹按特之下脫二國耳三字。皇太子亦特之二國耳。謂亦特此二國耳之猶此也。上文曰。陛下所特以爲藩捍者。以代淮陽耳。又曰。唯皇太子之所特者。亦以之二國耳。與此文相同。可證。

天子無可以徵倖之權。五美

樞謹按天子當作天下。吉府本不誤。

於是齊悼惠王之子孫王之。分地盡而止。

樞謹按此本作於是齊悼惠王之子孫。各以次受其祖之分地。下文云。趙幽王楚元王之子孫。亦各以次受其祖之分地。卽承此而言。可據訂也。又按漢書盡而止上。有地字。此亦當有。傳寫奪之。

特賴其尙幼。倫緩之數也。割不定

樞謹按倫乃倫字之誤。緩乃緩字之誤。倫緩者。言苟緩之而已。建本誤作倫緩。其字形尙相近。潭本作倫緩。則彌遠矣。

所排擊所剝割。皆象理也。

樞謹按此當從漢書作皆衆理解也。衆卽衆字之誤。

周襄王出逃伯鬲。密微

樞謹按周襄王出居於鄭。左傳以爲避大叔帶也。而此以爲逃伯鬲。乃古事相傳之異。宜表出之。以廣

異聞。闕卽闕之俗字。

其中罪者。聞命而自弛。弛緩。

樹謹按弛讀爲緩。說文糸部。緩。繫緩也。聞命而自緩者。聞命而自繫也。故下曰。上不使人頸整而加也。據說文。弛或作張。與緩同聲。故得通用。師古注漢書曰。弛。廢也。自廢而死。無論自廢而死。不得但謂之自弛。且與下文大罪之聞命自裁。何別乎。

虛非顧行也。俗黃。

樹謹按虛猶無虛也。古人常語。虛非顧行也。謂大氏非顧行也。建本虛下衍念字。乃淺人不得其義而妄增。下云。盜者虛探柱下之金。掇髮戶之簾。亦言其大氏如此也。譚本作利。亦淺人改之。

攻擊奪者爲賢。貴人善突盜者爲折。時變。

樹謹按攻當作工。貴人並衍文。貴卽賢字之誤而衍者。因又衍人字耳。折乃折字之誤。故譚本作圻。圻與折尤相似也。善突盜者爲折。折讀爲哲。古字通用。尙書呂刑篇。折民惟刑。墨子尙賢中篇。作哲民惟刑是也。爲哲與爲賢同意。下云。諸侯設詔而相飭。設。而相紹者爲知。知亦哲也。諸侯二字。未詳。疑衍字。

今俗侈靡。以出相驕。出倫驕等。以富過其事相競。

樾謹按。下出字衍文。偷盜等三字。即在上出字之下。本作今俗侈靡。以出偷盜等相屬。以富過其事相競。傳寫脫偷盜等三字。補者誤答句下。又衍一出字耳。

民不爲奸而貧爲里母也。

樾謹按。母當作侮。言爲里人所輕侮也。下文云。廉吏釋官而歸爲邑笑。語意相近。夫雕文刻鏤。周用之物繁多。現理。

樾謹按。周疑害字之誤。害用者害於用也。下文云。黼黻文繡。纂組害女工。

作之宜一日。今十日不輕能成。用一歲。今半歲而弊。作之費日挾巧。用之易弊。不耕而多食農人之食。是天下之所以困貧而不足也。

樾謹按。用一歲。當作用之宜一歲。與作之宜一日相對爲文。作之費日。用之易弊。兩文亦相對。其中閒不當有挾巧二字。此二字當在不耕而多食之上。謂其挾巧伎而不耕作。反多食農人之食也。是使天下公得冒主。而夫人務侈也。

樾謹按。公得冒主者。謂顯然得冒主也。漢書吳王濞傳。公卽山鑄錢。胡建傳。公穿軍垣。以求賈利。師古注並曰。公謂顯然爲之也。是其義也。夫人務侈。謂人人務侈也。襄八年左傳。夫人愁痛。杜注曰。夫人猶人人也。是其義也。

曰爲大夫治可也。若爲大亂。豈若其小。賈產子。

樞謹按。建本如此。譚本無夫字。然夫字非衍文。但當移在曰字之上。其文云。夫曰爲大。句治。句可也。句若爲大。句亂。句豈若其小。蓋此因獻計者類曰。無動爲大耳。故以此破之。無動是一說。爲大又是一說。上文云。夫無動而可以振天下之敗者。何等也。乃破無動之說也。此云。夫曰爲大。治可也。若爲大。亂豈若其小。乃破爲大之說也。賈子以爲獻計者。但知爲大耳。爲大而治。誠可也。爲大而亂。則豈若爲其小乎。文義甚明。盧本刪去此十五字。則上文有無動爲大兩說。此但破無動一說。於文爲不備矣。進計者猶曰無爲。

樞謹按。上文云。獻計者類曰。無動爲大耳。夫無動而可以振天下之敗者。何等也。夫曰爲大。治可也。若爲大。亂豈若其小。蓋舉獻計者之說。而一一破之也。此文當云。進計者猶曰。無動爲大。方與上文相應。乃云。進計者猶曰。無爲。則既違爲大一說。而上云。無動。此云。無爲。亦殊不合矣。蓋賈子原文。本作無動爲大。班固刪削。遂成此誤。不可不正也。

所謂禁游宦諸侯。及無得出馬關者。並通。

樞謹按。所謂即所爲也。古書謂爲字多通。呂氏春秋恃君篇。凡吾所爲爲此者。趙策作所謂。史記蕭相國世家。上所爲數問君者。漢書作所謂。此文用所謂。正賈子之原文。盧校本云。本作所謂。誤。今改正。則失

之矣。上文云。所謂建武關函谷。臨晉關者。所謂亦所爲也。盧氏何不改乎。

天子都長安。而以淮南東南邊爲奉地。

樞謹按。自此至陛下。秦何久不正。此與前段建關意不相承。當合下屬遠篇爲一。蓋壹通篇之文。至害兼覆之義。不便而止。天子都長安以下。卽爲屬遠篇。傳寫者誤割之。非賈子之舊矣。

故陳勝一動。而天下不振。屬遠

樞謹按。不字衍文。天下振者。言天下爲之振動也。今衍不字。非其意矣。

行中道而衣行勝。已羸弊矣。彊提荷弊衣而至。盧非假貸自儲。非有以所聞也。

樞謹按。虛校疑行勝當作行勝。已得之矣。自謂當從潭本作自儲。吉府本作自諸。諸卽儲之假字也。以所聞三字涉下竊以所聞句而衍。盧非假貸自儲。非有也。言大氏非假貸自儲。則無有也。非有猶無有耳。卒篇曰。死而非補。猶死而無補也。可證此非字之義。

竊以所聞縣令丞相歸休者。盧非甚強也。不見得從者。

樞謹按。盧氏以丞相二字連讀。大誤也。此以縣令丞連讀。相歸休者連讀。見字衍文。卽得字之誤而衍者。古得字作尋。闕境而爲見字。校者注得字於下。傳寫誤合之。遂成見得二字矣。此言道路遼遠。人不願往。縣令丞之歸休者。大氏非彊有力。卽不得從者耳。

六七諸公皆無恙。親疏危視。

樞謹按六七下又言諸不辭甚矣。諸公當作公諸。諸讀爲者。古字通用。爾雅釋魚。鰓。俯者靈。仰者謝。前弁諸果。後弁諸獵。諸卽者字也。禮記郊特牲篇。或諸遠人乎。士虞禮注。作或者遠人乎。是其證也。六七公諸皆無恙。猶言六七公者皆無恙。後人不達其義。涉下文屢言諸公。因誤倒之耳。漢書正作六七公者。可證。

慮無不宰制。而天子自爲者。

樞謹按白虎通諫證篇曰。宰。制也。故此以宰制連文。漢書作帝制。則與天子自爲復矣。誰與領諸侯。此所謂親也者。

樞謹按漢書作誰與領此。此卽指諸侯而言。班固所改也。又刪此所謂親也者六字。然此句上應臣請試言其親者。下起故疏必危親必亂。似未可刪。盧校從漢書削去。則不如讀漢書矣。故禹水九年。湯旱七年。甚也。野無青草。交民。

樞謹按甚也卽甚者。屬下爲義。猶曰甚者野無青草也。禮記檀弓篇。古者冠縮縫。今也衡縫。論語陽貨篇。古者民有三疾。今也或是之無也。並上言古者。下言今也。是也與者同。未獲年。富人不得。貧民且飢。

榷謹按年當從潭本作耳。吉府本同。此言豐歲特未收穫耳。然其困已若此。上弗自憂。將以謹儉。

榷謹按儉讀爲輸。荀子脩身篇。儉僇轉脫。楊倞注曰。儉當爲輸。是其例也。言上弗自憂。則此憂無可委輸也。

中國乘其歲而富彊。解經

榷謹按歲乃歲字之誤。此說匈奴事。與歲無涉。

此其示武昧利之時也。匈奴

榷謹按昧利猶貪利也。漢書匈奴傳贊。昧利不顧。師古曰。昧。貪也。

愛人之狀。好人之技。人道。信爲大操。帝義也。

榷謹按師古注漢書本傳。引此曰。愛人之狀。好人之技。仁道也。信爲大操。常義也。此文人道下奪也字。

仁人古通。帝常形似。然上文曰。妨害帝義。則帝字不誤。

匈奴之使至者。若大降者也。

榷謹按匈奴之使至者是一事。大降者是一事。若猶及也。猶言匈奴之使至者。及大降者也。禮記內則篇。父母有婢子。若庶子庶孫。與此若字同義。下文曰。降者之傑也。若使者至也。又曰。陛下之所召幸。若

所以約致也。並與此同。

美臠臠炙肉。

臠謹按炙肉二字。衍文也。臠卽炙之異文。炙從肉從火。此變從火爲從爻。則以義而兼聲矣。故炙亦作臠。顏氏家訓曰。火旁作庶爲炙。是也。庶與煮同聲。周官庶氏注曰。庶讀如樂煮之煮。然則臠從臠聲。猶臠從庶聲矣。讀者以臠卽炙肉之炙。故注炙肉二字於下以識之。傳寫誤合之正文耳。美臠臠具醢醢。皆三字爲句。今衍炙肉二字。則與下句不倫矣。

上使樂府幸假之但樂。

臠謹按但乃具字之誤。具誤爲俱。因誤爲但矣。下文云。上幸令官助之。具假之樂。與此同義。彼分言之。則曰。助之具。假之樂。此合言之。則曰。假之具樂矣。具謂器具。樂爲鼓樂。非一事也。

陛下必時有所富。

臠謹按富當從建本作官。盧校本他本作富。非是。官者館之古文。說詳余所著字義載疑。保傅篇云。學者所學之官也。節古注選書曰。官謂官舍。官舍卽館舍也。此云時有所官。猶云時有所館。下文云。必令此有高堂邃宇。善廚處。大囷京。廩有編馬。庫有陳車。並就館舍言。可證。下文又曰。於來降者。上必時時而有所召幸拊循。而後得入官。益知此文作富者之誤矣。

皆過其故。王虛出其單于。或時時賜此而爲家耳。

摠謹按王乃土字之誤。屬上讀言皆過其故土也。虛出其單于。或六字爲句。或讀爲域。說文戈部。或邦也。從口從戈。以守一地也。重文域曰。或又從土。是或本域之正字也。出其單于或者。出其單于之邦域也。虛與無虛同。猶大氏也。言大氏出其單于之邦域。時時賜此而爲家也。

上乃幸自御此薄。

摠謹按薄讀爲博。謂博戲也。莊十二年公羊傳。與閔公傳。釋文曰。博字書作簿。然則此作簿者。疑簿之誤矣。上文或薄或揜。義與此同。

具帶服資餘。

摠謹按資餘。卽史記匈奴傳所謂比余也。餘余同聲。古字通用。周官委人職。凡其余聚以待頒賜。鄭注曰。余當爲餘。是也。資與比亦一聲之轉。白虎通封禪篇。資連者本名也。其狀連累相承。然則資連卽比連也。說文目部。引詩國步斯踣。今詩桑柔篇。作國步斯頻。鄭箋云。頻猶比也。蓋頻比一聲之轉。踣頻亦一聲之轉。資得通比。猶踣得通頻也。國語齊語。夫管夷吾射寡人中鉤。是以濱於死。管子勢篇曰。動靜者比於死。比於死。卽濱於死也。並可爲資餘卽比余之證。

衆欲無來。恐或軒之。

繼謹按軒乃擢字之誤。文選長楊賦。磨城擢邑。李善注引蒼頡曰。擢。拍取也。恐或擢之言。恐爲人所取。方與上句若虎在後一律。漢書楊雄傳作擢。卽擢之誤。此作軒。又指之擢字矣。

大每一關。屠沽者。賣飯食者。美醢炙臠者。每物各一二百人。

繼謹按大字不誤。潭本作夫。非也。大猶言大率也。數篇篇曰。故聖王之起。大以五百爲紀。與此大字正同。

閔閔富。故然使專諸刺吳王僚。燕太子丹富。故然使荆軻殺秦王政。准疑

繼謹按此本云閔閔富。句然故使專諸刺吳王僚。燕太子丹富。句然故使荆軻殺秦王政。然故猶是故也。禮記少儀篇曰。然故上無怨而下遠罪也。管子任法篇曰。然故謹行習士聞讒博學之人。不可亂也。荀子大略篇曰。然故民不困財。韓子難三曰。然故忠臣盡忠於公。諸書並以然故連文。說見王氏引之。經傳釋詞。此文兩言然故。正與彼同。今作故然。則不可通矣。

今陛下將尊不億之人。

繼謹按不億猶不遠也。襄二十四年左傳。不可億逞。是億與逞同義。

或稱春秋而爲之登善而抑惡。以革勸其心。符疑

繼謹按革者戒也。文選三國名臣序贊。訓革千載。李善引蒼頡篇曰。革。戒也。革勸卽戒勸。國語楚語正

作以戒勸其心。

總言以揚之。

繼謹按楚語作德音以揚之。疑此言字誤。

天子不姻於親戚。

繼謹按古人稱父母爲親戚。昭二十年左傳。親戚爲戮。不可以莫之報也。韓詩外傳。親戚既沒。雖欲孝。誰爲孝。並其證也。此本作天子不恩於親戚。後人不達親戚之義。故易以姻字耳。大戴記保傳篇作天子無恩於父母。父母卽親戚也。

天子居處燕私安所易。

繼謹按此本作安而易。與下句樂而湛。相對爲文。隸書所字或作所。見魏孔羨碑。與而字相似。因致誤耳。大戴記保傳篇作安如易。如卽而也。

夜漏屏人而數。

繼謹按數者說也。詩擊鼓篇。與子成說。毛傳曰。說。數也。說爲數。故數亦爲說。禮記儒行篇。遽數之不能終其物。正義曰。數。說也。蓋稱說者必一一數之。故數與說。其義得通。隱十二年穀梁傳曰。猶言同時也。累數皆至也。范甯注曰。累數。總言之也。然則累數卽累說也。屏人而數。猶屏人而言。盧校未得數字之

義。故疑其有脫文矣。

左臆右臆。連舉。

臆謹按臆讀爲十萬曰億之億。左億右億。極言其數之多也。

提石之者猶未肯止。

臆謹按史記絳侯周勃世家。以冒絮提文帝。案隱引蕭該曰。提猶擲也。廣雅釋詁。石。擲也。此提石二字之義。

以時巡循。輔佐。

臆謹按巡乃順字之假借。巡順並從川聲。古通用也。循乃脩字之誤。循脩二字。隸書相似。往往致誤。荀子王制篇曰。以時順脩。楊注曰。謂不失其時而順之。脩之。可據訂正。盧校云。循卽巡字。後人妄增。猶未得也。

審詩商。命禁邪言。息淫聲。

臆謹按命字上奪脩巡二字。審詩商。脩憲命。禁邪言。息淫聲。皆三字爲句。荀子王制篇作脩憲命。審詩商。禁淫聲。是其證也。

諸子平議卷二十八

賈子二

虞人翼五穀以待一發。所以復中也。

繼謹按復乃優字之誤。言優假尊者。使之易中也。上文云。所以優飽也。文義正同。今誤作復。義不可通。既云以待一發。則無再發之事。又何復中之有。

禮者所以節義而沒不還。

繼謹按還乃還字之誤。小爾雅廣詁。沒。無也。方言曰。還。及也。沒不還者。無不及也。故下所說。皆逮下之事。

不出頽羅。

繼謹按頽讀爲絰。大元元榮篇。禍福絰羅。正以絰羅二字連文。可證也。絰從圭聲。頽從頃聲。而得相通者。說文絰讀若頃。卽其例矣。禮記祭義篇。故君子頃步而弗敢忘孝也。鄭注曰。頃當爲跬。聲之誤也。然則絰之通作頽。猶跬通作頃矣。

魚肉不入廟門。

樾謹按魚肉之義未詳。肉疑育之誤字。育下從肉。闕其上半。則爲肉字矣。魯語曰。鳥獸成。水蟲孕。水虞於是禁置。罔設。罪郭。以實廟庖。卽魚育不入廟門之義。

樾嘗搏擊之獸。鮮。毒。蟲。猛。切之蟲。密。毒。山不蕃。草木少。薄矣。鏐乎大仁之化也。

樾謹按盧校本於鮮字密字絕句。是矣。惟未解密字之義。密讀爲伏。古人書伏字。或作處。或作宓。故伏義氏。漢書五行志作處。古今人表作密。密與處密同聲。故亦得通作伏矣。毒山句不可曉。疑毒字衍文。蓋卽涉上句而衍者。薄矣二字傳寫誤倒。賈子原文云。山不蕃。草木少矣。言山之不蕃。草木者少也。又云。薄鏐乎大仁之化也。薄鏐連文。猶言灼鏐也。古音灼與暴近。墨子親士篇。靈龜近灼。神蛇近暴。以灼暴爲韻。是其證也。而薄與暴聲相同。匡謬正俗七引山海圖讚曰。暴有薄音。漢書宣帝紀注曰。薄亦暴也。並其證也。是故薄鏐卽灼鏐也。凡形況之辭。本無定字。亦無定義。在以聲求之而已。爾雅釋詁。毘劉暴藥也。桑柔篇毛傳作暴鏐。卽此文薄鏐也。暴鏐本希疏之義。而因有光明之義。凡樹木茂密則幽。希疏則明也。因又變其字爲灼鏐。說文新附。灼鏐。光也。許書無灼鏐。而有均璫。實則皆後出字耳。

溲然溲然愛以湫。

樾謹按此當從草木作憂以下。湫卽溼之異文。不當重出。

喪紀之容。慟然慟然若不還。

繼謹按迎亦當爲還。與禮篇沒不還同誤。若不還者。若不及也。下云言若不足喪紀之言也。不足猶不及也。

身似不則。

繼謹按不則之義不可曉。或改爲側字。亦非也。身自不宜傾側。豈但似之而已乎。則當讀爲卽。禮記王制篇。必卽天倫。鄭注曰。卽或爲則。是古字通用。故廣雅釋言曰。則卽也。身似不則者。身似不卽也。言其身若不往就之者然。故下句曰。從容而任。

施如澀絲。

繼謹按淮南墜形篇。多施犀。高誘注曰。施讀近綢繆之繆。急氣言乃得之。此文施字。當從彼讀。方合如澀絲之義。

隨前以舉。

趙謹按隨乃饌之假字。隨從隋聲。與妥聲相近。儀禮士虞禮注曰。今文墮爲綏。特性饋食禮注曰。墮與接讀同。並其證也。古無饌字。故以隨爲之。說詳羣經平議周易執其隨下。此云隨前以舉。與下句項衡以下。相對爲文言拜之時。其饌必前以舉。其項必衡以下也。益知隨之爲饌假字矣。

故能宗揖其國。

樞謹按排異輯通宗疑安字之誤。安輯之文。史傳屢見。漢書段會宗傳。使安輯烏孫。孫寶傳。蠻夷安輯。西域傳。可安輯。安輯之。王莽傳。安輯海內。並其證也。

審乎明王。

樞謹按淮南子本經篇。審于符者。高誘注曰。審。明也。審乎明王。正以審乎爲形況之辭。審乎所以擬其明也。譚本審作沈。非是。

故威勝德則管。德勝威則施。

樞謹按信當讀爲慙。周書世俘篇。凡整國九十有九國。孔晁注曰。慙。惡也。威勝德則惡矣。故曰慙也。施者弛之段字。言德勝威則廢弛也。

是法廢而威不立也。春秋

樞謹按此下有非所聞也四字。盧校以爲不類原文而去之。此大誤也。論衡福虛篇載此事云。念謹之而不行其罪乎。是廢法而威不立也。非所以使國人聞之也。然則此文亦必與彼同。但奪去以使國人之五字耳。當據論衡補。

惠王之後而蛭出。故其久病心腹之積皆愈。

樞謹按故字衍文。論衡福虛篇作及久患心腹之積皆愈。無故字。

故天之視聽不可謂不察。

樞謹按視聽乃親德之誤。論衡作故天之親德也。可謂不察乎。是其證也。上云。臣聞皇天無親。惟德是輔。故此云天之親德。卽承上文爲說也。廣雅釋詁。察。至也。不可謂不察者。不可謂不至也。後人不達察字之義。疑與天之親德。意不相承。遂以形似之字易之。而爲天之視聽矣。

冠挾城環矣。

樞謹按挾讀爲接。儀禮鄉射禮。策挾乘矢。大射儀。挾乘矢。鄭注並曰。古文挾皆作接。小而生大。必伯於天下。

樞謹按戰國策作小而生巨。當從之。古占驗之辭。必有韻。巨與下爲韻。大與下則非韻矣。當據國策訂正。

昔楚莊王卽位。自靜三年。先醒。

樞謹按靜讀爲靖。古字通用。尙書堯典篇。靜言庸逵。漢書王尊傳作靖言庸逵。是其證也。爾雅釋詁。靖。謀也。自靖者自謀也。韓詩外傳載此文。作昔者楚莊王謀事而居。雖與此不同。然彼謀字卽此靜字之義。

天下服而口御耳。

諸子平議 頁子二

樾謹按上句云上下調而無尤。下句云四境靜而無虞。則此句所闕亦必是無字矣。御讀爲悟。御從卸聲。卸從午聲。悟從吾聲。吾從五聲。故御與悟聲近而得通。說文金部。鑄或作鑄。卽其例也。天下服而無悟者。天下服而無逆也。說文午部。悟逆也。後人不解御字。以無御不可通而闕之。又或妄補在字。更失之矣。

飲膽水。

樾謹按膽卽腐字。移下半肉字於古旁耳。呂氏春秋盡數篇。流水不腐。然則腐水謂淤積之水。楚辭離世篇。淹芳芷於腐井兮。王逸注曰。腐臭也。卽此所謂腐水矣。

諸婦人爲妾。丈夫爲臣。百世名寶。因閒官爲積。

樾謹按官乃館之古文。說詳何奴篇。閒官卽閒館。謂館舍之空虛者。上林賦。鑿園燕於閒館。是也。此言諸以越國百世之名寶。因吳國館舍之空虛者。而以爲積。故曰因閒館爲積也。稱善累德。

樾謹按稱讀爲稱。說文苴部。苴并舉也。并舉亦有積累之義。故與累德對文。范蠡負室而歸五湖。

樾謹按潭本作負石而蹈五湖。吉府本同。當從之。蓋此文言越之君臣。皆不善終。以明誣神而遠人。則

天必敗其事也。下文曰：大夫種繁領謝室，渠如處車裂回泉，句踐不樂，憂悲尋至，內崩則死，然則范蠡負石蹈湖，亦是言其不得其死，非如蔡澤所謂超然避世，長爲陶朱者也。呂氏春秋悔過篇，故箕子窮于商，范蠡流于江，意與此近。古事相傳，往往不同，卽如子胥爲夫差所殺，其事甚著，此云子胥見事之不可爲也，何龍而自投水，然則說范蠡事，豈必如世所傳乎？

天之處高，其聽卑，其牧芒，其觀察。

樞謹按：牧乃狀字之誤，言天之處雖高，而其聽則甚卑，其狀雖若芒芒然，而其視則甚察也。

寡人朝飢，時酒二醢。皇疏

樞謹按：說文角部，觶，小觶也，卽卮字，變從角者，而從酉耳。說文以爲小觶，實卽觶之異文，觶之爲觶，猶觶之爲觶也。

大夫國士畜我。

樞謹按：大字衍文也。上云：夫衆人畜我，此云：夫國士畜我，兩文正同。古人書大夫字，或止於夫下，積二畫，如崑山碑御史夫二臣，德是也，故往往和亂。晏子春秋問篇，晏子聘於魯，魯昭公問曰：夫儼然辱，障是誤大夫爲夫也。此云：大夫國士畜我，是誤夫爲大夫也。雖因錯謬，而尙可見古書之真，別本有作是以者，則後人率意妄改耳。盧校反謂建本謬，非也。又階殺篇，作國士遇我，此作畜我，義通。盧氏必從別

本作遇我亦失之拘矣。

翟筵國也。惡見此臺也。退讓。

樞謹按見當作尋。古得字也。與見相似。往往致訛。史記趙世家。臨年歷歲。未得一城。趙策得作見。亦尋字之訛。

文王有志爲臺。令近境之民聞之者。裹糧而至。君道。

樞謹按民聞之者。民自聞之也。非文王令之聞之也。於義殊不可通。譚本作令近規之。民聞之者。辟麥而至。吉府本同。據此則當於規之絕句。近乃匠字之誤。干祿字書所載。如匠作運。匹作延。匠作運。陋作隨。凡從匚之字。每變而爲辵。然則匠之誤作近。亦猶是矣。此言文王有志爲臺。令匠氏規度之。而民之聞之者。已裹糧而至矣。詩曰。經始靈臺。經之營之。此卽所謂令匠規之者。蓋古詩說也。因匠誤作近。遂改規字爲境字以合之。其句讀外。而義亦全失矣。

檢缺陵。雜芷若。蚩虱視。益口笑。勸學。

樞謹按此皆以三字爲句。檢缺陵。未詳。疑檢字讀若司馬。相如傳。揔紆縞之揔。揔之言引也。陵乃較段字。此句蓋言衣服之美耳。雜芷若者。芷若皆香草也。列子周穆王篇。雜芷若以滿之。正以雜芷若連文。故知此當以三字爲句也。蚩虱視。義不可通。蚩疑望之假字。虱則風之誤字。言望風而視也。益口笑者。

益讀爲翳。變與之益。秦本紀作翳。是其例也。方言曰。翳。掩也。翳口笑。即掩口笑也。此數句。惟第一句之義。尙當闕疑。以下三句。皆明白矣。盧校本疑檢缺。卽陝輪。因以檢缺。陝輪爲句。芷若蚩虱爲句。無理殊甚。不可從也。

昔者南榮跽醵聖道之忘乎已。

樾謹按。忘當爲亡。亡乎已者。不在乎已也。古人謂不在爲亡。禮記祭法篇。諸侯在其地則祭之。亡其地則不祭。荀子正論篇。然則闕與不闕邪。亡於辱之與不辱也。乃在於惡之與不惡也。正名篇。故治亂在於心之所可。亡於情之所欲。淮南子原道篇。聖亡乎治人。而不在於得道。樂亡於富貴。而不在於得和。諸書並以亡與在對。是亡猶不在也。後人不達亡字之義。加心作忘。轉不可通矣。

鏡儀而居。遺街。

樾謹按。儀讀爲俄。詩賓之初筵篇。側弁之俄。傳曰。俄。傾貌。廣雅釋詁曰。俄。衰也。凡人置鏡必稍傾衰之。然後可以自鑒。故曰鏡俄面居也。

反友爲齋。

樾謹按。齋字無攷。說文齒部。齋。缺齒也。讀若權。疑卽此字。蓋相齋齒之意。放理渾靜謂之行。反行爲汗。

鼂謹按。隱三年左傳。服注曰。水不流。謂之汙。字亦作汚。一切經音義八引三蒼曰。停水曰滯。是汙爲停積之水。故反行爲汙也。

行歸而過謂之順。

鼂謹按。過當作和。古書和字。或以高爲之。淮南子說山篇。高氏之壁。高誘注曰。高古和字。是也。賈子原文本作高。後人不識。因改爲過矣。和與順義正相應。

六理無不生也。六術。

鼂謹按。無字絕句。言無此六理。則不生也。

以與詩書易春秋禮樂六者之術。

鼂謹按。與乃與字之誤。

是故先王設爲昭穆三廟。以禁其亂。何爲三廟。上室爲昭。中室爲穆。下室爲孫嗣。令子各以其次。上下更居。

鼂謹按。此所謂廟。非廟祫之廟也。呂氏春秋慎勢篇曰。古之王者。擇天下之中而立國。擇國之中而立宮。擇宮之中而立廟。是王者所居。謂之廟也。此三廟。卽所謂三寢。莊三十二年公羊傳。何休注曰。天子諸侯皆有三寢。一曰高寢。二曰路寢。三曰小寢。父居高寢。子居路寢。孫從王父母。妻從夫寢。夫人居小

察其說略同。而謂孫從王父母。似不若此書所說之善矣。
數加於少而度出於居。

摠謹按此本作數加於少而度出於小。言數之多者由少而加。度之大者從小而出也。下文曰。數度之始。始於微細。有形之物。莫細於爻。是故立一爻以爲度始。此正度出於小之說。建本作數加於小。蓋卽下句之小字。誤移至上句耳。於是下句遂不得其字。妄加居字以足句。校者雖知上句之當作少。而不知移小字於下句。則終無以得其義也。

德生理。通之以六德之畢離狀。六德者。德之有六理。理離狀也。道德段。

摠謹按盧校本改畢作華。而說以周官彤方氏華離之地。恐未足據。其於離字絕句。尤誤。據下文。故曰如蒼謂之德。德生理。通之以六德之畢離狀。則狀字當屬上讀。此云理離狀也。亦離狀連文。不得於離字絕句。明矣。理離狀卽畢離狀。蓋畢誤作里。又誤作理耳。
未變者道之頌也。

摠謹按末字乃夫字之誤。

易者察人之精德之理與弗循。而占其吉凶。

摠謹按精乃循字之誤。察人之循德之理與弗循十字爲句。下文云。春秋者。守往事之合德之理與不

合。句法與此一律。因循字誤作精。虛校遂於弗字絕句。下句亦讀至不字絕句。殊失之矣。故國以爲力。君以爲力。吏以爲力。大致上。

樞謹按此下有闕文。以上文例之可見。

知善而弗行。謂之不明。知惡而弗改。必受天殃。

樞謹按謂之不明句。當在知惡而弗改下。

至於子孫而衰。則士民皆曰。何君子之道衰也。數也。

樞謹按衰也。當作衰之。此云何君子之道衰之數也。下云何天誅之運也。兩文相對。數之言促速也。禮記曾子問篇。不知其己之遲數。鄭注曰。數讀爲速。此以數與遲對。正與彼同。亦當讀爲速。下文曰。故堯舜禹湯之治天下也。所謂明君也。士民樂之。皆卽位百年然後崩。士民猶以爲大數也。桀紂所謂暴亂之君也。士民苦之。皆卽位數十年而滅。士民猶以爲大久也。久數對文。可知數字之義。卽可證此句之誤。

故爲人君者。其出令也。其如聲。士民學之。其如響。曲折而從君。其如景矣。

樞謹按曲折而從君。上有闕文。當有如形一喻。然後如景句乃有所承。蓋聲響一喻。形景一喻。不可并而爲一下文曰。君鄉善於此。則佚佚然協民皆鄉善於彼矣。猶景之象形也。君爲惡於此。則嗔嗔然協

民皆爲惡於彼矣。猶響之應聲也。以後證前。知此文將言如景。必先言如形。其有闕文明矣。信道而不爲國家必空。大政下。

樞謹按信疑倍字之誤。

故苟上好之。其下必化之。此道之政也。

樞謹按此道之政也。文不可通。當作此道之謂也。傳寫誤耳。上文云。故勸之其上者。由其下而上。暗矣。此道之謂也。與此文法一律。

故國也者。行之綱。然後國威也。

樞謹按行下本有政字。上云。臣忠君明。此之謂政之綱也。此云故國也者。行政之綱。然後國威也。兩文相承。今奪政字。則文不成義矣。

故古聖王君子不素距人。以此爲明察也。國之治政在諸侯大夫。士察之理在其與徒。

樞謹按察也二字。誤倒。侯字衍文。士察二字亦誤倒。本云。故古聖王君子不素距人。以此爲明也。察國之治。句。政在諸大夫。察士之理。在其與徒。下文云。君必擇其臣。卽所謂察國之治政在諸大夫也。惟國之治在諸大夫。故君必擇其臣也。又云。臣必擇其所與。卽所謂察士之理在其與徒也。惟士之理在其與徒。故臣必擇其所與也。舊校本作察國之治。在夫諸侯。察士之理。在其與徒。下句得之。上句猶未得。

又按上句所謂政在諸大夫者。此政非政令之政。乃是語詞。猶言正在於此也。下文政有命國無君也。政有命國無吏也。政有命國無人也。又云。故政謂此國無君也。故政謂此國無吏也。故政謂此國無人也。諸政字並同。論語述而篇。正唯弟子不能學也。卽此文政字。

分人而不諱者。其惟道矣。新政語。

樾謹按。諱讀爲劓。說文刀部。劓。滅也。字或作撻。管子五輔篇。整齊撻誦。以避刑戮。又或作縛。荀子不苟篇。不能則恭。敬縉緇以畏人。撻誦縉緇。並卽劓滅之義。而引申之。字異而義同也。分人而不諱者。謂雖分以與人。而其數不爲之減也。虛解以諱。齊釋之。則與分人之義不相應矣。吉府本諱字下注云音撻。故撻之於天下而不忘者。其惟道矣。

樾謹按。忘讀爲亡。大元交次四。往來重惡。得亡之門。范望注曰。亡猶絕也。撻之於天下而不忘。謂撻之於天下而不絕也。詩有女同車篇。德音不忘。謂德音不絕也。國語周語。令聞不忘。謂令聞不絕也。其義並同。若以本字讀之。則皆失之矣。

學黃帝之道而貧之。

樾謹按。貧讀爲愆。廣雅釋言。愆。復也。

帝嚳曰。緣道者之辭。而與爲道已。緣巧者之事。而學爲巧已。行仁者之操。而與爲仁已。故節仁之器。以脩

其躬而身專其美矣。故士緣黃帝之道而明之。學帝顓頊之道而行之。而天下亦平矣。帝嚳曰：德莫高於博愛人。而政莫高於博利人。故政莫大於信。治莫大於仁。吾慎此而已矣。

樞譔按：故士緣黃帝之道至天下亦平矣二十五字皆衍文也。上文載帝顓頊之言云：故上緣黃帝之道而行之。學黃帝之道而實之。加而弗損。天下亦平矣。此文涉彼而衍。又改下句黃帝爲顓頊。以實其爲帝嚳之言。盧氏校親疏危亂篇云：儲書小人唯欲篇幅稍溢。利多得金。其知言乎。困學紀聞卷二引此書曰：帝嚳曰：緣巧者之事而學爲巧。行仁者之操而興爲仁也。故節仁之器以脩其財。而身專其美矣。德莫高於博愛人。而政莫高於博利人。故政莫大於信。治莫大於仁。吾慎此而已矣。是王厚齋所見本無此數語。且兩條合爲一條。亦無下帝嚳曰三字也。或疑王氏所引不備。未足爲據。則固不然。如下文有兩湯曰：王氏引之。則云湯曰又曰。未嘗并爲一說也。若此有兩帝嚳曰。則亦當云帝嚳曰又曰。何以并而一之乎。故吾詳取之以敬也。

樞譔按：困學記聞引此無詳字。當據刪。

弼子曰：唯攻守而勝乎同器。儲按：語下。

樞譔按：盧校別本作戰乎。當從之。上文周武王問守而必存。攻而必得。戰而必勝。則吾爲此奈何。故弼

子告以攻守戰三者同器也。攻守而戰乎。猶大政上篇云。明君而君子乎。賈子自有此文法。言攻守與戰也。三者並舉以而字連屬之。又用乎字爲語詞耳。上下文弼子之對並曰唯疑。此文唯下亦當有疑字。

上下之人等其志矣。

樞謹按禮記樂記篇。然後立之樂等。鄭注曰。等。差也。周官司勳職。以等其功。鄭注曰。等。猶差也。然則等其志矣。謂其志有等差也。與上文賢不肖之人別其行矣一義。非齊等之謂。

賓禮贈賂同。是禮而從。禮容語下。

樞謹按是當爲視。釋名釋姿容曰。視是也。視與是義本相通。故古書或段是爲視。荀子解蔽篇。是其庭可以搏鼠。楊倞注曰。是蓋當爲視。此其證也。國語周語載此事曰。賓禮贈賂。視其上而從之。此言是彼言視。文異而義同矣。

命者制令也。基者經也。勢也。

樞謹按制令當爲制度。蓋訓命爲制度。訓基爲經。故下文曰。經制度。卽釋基命之義。後人不達其意。疑命當訓令。遂改爲制令。然詔令稱制。三代未開。制令二字。義不相連。賈子述叔向之言。不當以制令連文也。至基之訓勢。未聞其義。直當爲衍文耳。

太宰持斗而御戶右。鄭注

榘謹按斗大戴記保傳篇作升。盧辯注曰。升所以斟。孔氏廣森補注。以士冠禮注勺尊升所以斟酒說之。然穆天子傳。佐者承斗而哭。郭璞注曰。斗。斟水杓也。御覽七百六十二引通俗文曰。木瓢爲斗。則斗亦未始不可以斟。盧氏所據大戴記。其作升作斗未可知也。且下文云。荷斗而不敢煎調。則並非斟酒之物。孔氏謂持升卽持勺。義亦未安。今按斗與豆音近而易誤。考工記梓人。一獻而三鬯。則一豆矣。鄭注曰。豆當爲斗。又云。飲一豆酒。注曰。一豆酒又聲之誤。當爲斗。並其證也。疑此文本作太宰持豆而御戶右。詩生民篇。卽盛于豆。毛傳曰。木曰豆。豆。薦菹醢也。大戴記曾子事父母篇。執觴觶杯豆而不醉。盧注曰。豆。爵器。則與下文不敢煎調。文義正合。因豆斗聲近而誤豆爲斗。又因斗升形似而誤斗爲升。均非本字耳。

正之禮者王太子。無羞臣領臣之子也。故爲領臣之子也。身朝王者妻朝后之子朝王太子。是謂臣之子也。

榘謹按羞臣領臣三字。及故謂領臣之子也七字。並疑衍文。此本云。正之禮者王太子。句。無臣之子也。身朝王者妻朝后。句。之子朝王太子。句。是謂臣之子也。蓋以上文所說諸禮。惟王太子得行之。人臣之子皆無是也。故曰正之禮者王太子。無臣之子也。正之禮者。猶云正其禮者之猶其也。呂氏春秋晉初篇。

之子是必大吉。高誘訓之爲其是也。此下云云。又申說臣之子之義。謂其身朝王者。其妻必朝后。其子必朝王太子。是乃所謂臣之子也。因多衍字。故文爲難讀耳。

威王以齊疆於天下。而簡公以殺於桓臺。

樞謹按威王在簡公之後。不應先言威王之弼。而後言簡公之殺。與上下文皆不一律矣。大戴記文與此同。惟說苑尊賢篇作威王以齊強於天下。而湣王以弑死於廟梁。則與上下文一律。或賈子原文也。無宜治之民。

樞謹按上云無常安之國。則此當云無恆治之民。恆與宜相似而誤。說苑尊賢篇。正作恆字。當據訂正。使天下之俗。失明尊敬而不讓。立後義

樞謹按俗字絕句。明疑所字之誤。失所尊敬而不讓七字爲句。虛校於失字絕句。而解明尊敬爲明知所當尊敬。義未安也。吉府本作失開尊敬。尤誤。

諸子平議卷二十九

淮南內篇一

神與化游以撫四方原道

樹謹按撫讀爲撫。說文巾部。幪。覆也。古書或以撫爲之。荀子宥坐篇。努力撫世。守之以怯。楊倞注曰。撫。掩也。掩卽覆也。此云以撫四方。猶言以覆四方。上文云。舒之輒於六合。高誘注曰。幪。覆也。幪輒同義。作撫者。假字耳。高注。撫。安也。失之。

神託於秋毫之末而大宇宙之總。
樹謹按。天下疑脫於字。謂神雖託於秋毫之末。而視宇宙之總合更大也。今脫於字。文義未明。
遂兮洞兮。

樹謹按。遂讀爲遂。離騷經。圓中既遂。遂兮。招魂篇。高堂邃宇。王逸注並曰。邃。深也。洞亦深也。文選西京賦。赴洞穴。薛綜注曰。洞穴。深且通也。是洞有通義。遂兮洞兮。皆言其深也。方與上句幽兮。冥兮。意義相稱。高注曰。洞。達也。非是。

扶搖摻抱羊角而上。

繼謹按此當作扞扶搖抱羊角而上。讀者因淮南書多以扞抱連文。高氏此注又曰扞抱。引戾也。故移扞字於下。使扞抱連文。以合於高注。不知高注自總釋二字之義耳。非正文必相連也。扶搖也。羊角也。皆風也。莊子逍遙遊篇。搏扶搖而上者九萬里。釋文引司馬云。上行風謂之扶搖。又曰。搏扶搖。羊角而上者九萬里。司馬云。風曲上行若羊角。是其義也。扞扶搖抱羊角而上。猶云搏扶搖。羊角而上。今作扶搖。扞抱羊角。則義不可通矣。

執道要之柄。而游於無窮之地。

繼謹按既言要又言柄。於義未安。當作執道之柄。而游於無窮之地。文子道原篇。作執道之要觀。無窮之地也。彼言要。此言柄。彼言觀。此言游。文異而義同。後人據文子以讀此文。遂有改柄爲要者。傳寫兩存其字。又誤入上文耳。又按地下亦當有也字。蓋此是答問之辭。若無也字。則與上文何也不相應矣。當據文子補。

人生而靜。天之性也。感而後動。性之害也。

繼謹按害乃容乎之誤。禮記樂記作性之欲也。欲亦容字之誤。史記樂書作性之頌也。徐廣曰。頌音容。蓋古本樂記字本作容。故徐廣讀頌爲容也。靜性爲韻。動容爲韻。作欲作害。則皆失其韻矣。且上言動下言容。容亦動也。說文手部。榕。動榕也。容卽榕之段字。亦或作溶。韓子楊權篇曰。動之溶之。是也。感而

後勳。卽是性之勳。故曰性之容也。作欲作害。則皆失其義矣。史記作頌者。頌與容古通用字。若是欲字害字。則史記無緣誤作頌。徐廣又何據而讀爲容乎。故知此與禮記並誤也。說詳羣經平議。

是故輶噓狗策駮焉而欲教之。雖伊尹造父弗能化。
樹謹按伊尹不聞以善御名。何得與造父並稱。伊尹疑當作尹儒。呂氏春秋博志篇。尹儒學御三年。夢

受秋駕於其師。卽其人也。傳寫脫儒字。後人臆補伊字於尹字之上耳。道應篇作尹需。

夫井魚不可與語大。拘於隘也。夏蟲不可與語寒。篤於時也。曲士不可與語至道。拘於俗束於教也。

樹謹按大字泛而無指。義不可通。疑本作夫井魚不可與語大海。拘於隘也。夏蟲不可與語寒。篤於時也。曲士不可與語至道。拘於俗束於教也。曰大海曰寒。皆二字爲文。與莊子秋水篇不同。彼云井蠶不可以語於海者。拘於虛也。夏蟲不可以語於冰者。篤於時也。曲士不可以語於道者。束於教也。曰海曰冰曰道。皆一字爲文。古人屬辭必相稱如此。高注於次句曰言蟬蠶不知寒雪也。則其所據本正有雪字。若正文但言寒不言雪。則高注何以橫加雪字乎。卽謂增字以足句。何不據莊子加冰字。而必加雪字乎。此句既有雪字。則上句亦有海字可知。不然次句曰語寒雪。三句曰語至道。而首句獨曰語大。文不相稱。且寒以雪言。至以道言。大以何物言乎。文又不備矣。梁張綰文曰。井魚之不識巨海。夏蟲之不見冬冰。巨海卽大海也。

藏於不敢。

樾謹按文子道原篇作藏於不敢。當從之。卽所謂百姓足君孰與不足也。取與敢形似而誤。授萬物而無所前後。

樾謹按授上當有稟字。上文曰。稟授無形。又曰。布施稟授而不益貧。下文曰。稟授於外而以自飾也。並以稟授連文。是其證也。文子道原篇作稟授萬物而無所先後。當據補。

味者甘立而五味亭矣。

樾謹按說文高部。亭。民所安定也。是亭有定義。故文選謝靈運。初去郡詩注引蒼頡曰。亭。定也。亦通作停。釋名釋言語曰。停。定也。定於所在也。五味亭矣。猶曰五味定矣。文子道原篇字正作定。可證也。高注曰。亭。成也。於義轉迂。

憂悲者德之失也。

樾謹按上云。喜怒哀道之邪也。下云。奸憎者心之過也。喜之與怒。好之與憎。皆二字相反。此云憂悲。則非其義矣。憂悲當作憂樂。下文云。心不憂樂。德之至也。卽承此文而言。精神篇曰。夫悲樂者德之邪也。與此文異義同。悲卽憂也。當由別本從彼作悲樂。而傳寫誤合之。轉脫樂字耳。

豈必處京臺章華。

櫓謹按京臺卽強臺也。戰國策魏策。楚王登強臺而望崩山。是也。強字竊文作強。從強得聲。與京聲相近。聲或作慶。或作鯨。皆其例也。故強臺亦稱京臺矣。強臺見道應篇。而文選應璩與滿寵書注引作京臺。此京臺卽強臺之明證。

此其爲樂也。炎炎赫赫。恍然若有所謗。森。

櫓謹按高注曰。恍然猶惕然。此說非也。下文解事休馬罷酒微樂之後。方云忽然若有所喪。惕然若有所亡。則此時不得遽云惕然也。若已惕然。又何樂之有乎。恍當讀爲諷。說文言部。諷。謗也。下言有所謗。森。故上言諷然。義正相應。作恍者段字耳。

夫內不開於中而強學問者。不入於耳而不著於心。

櫓謹按不入於耳。句衍不字。言雖入耳而不著於心也。不字涉上下句而誤衍。

此齊民之所爲形植。黎累憂悲而不得志也。

櫓謹按王氏念孫據文選江淹上建平王書注。訂黎累爲黎黑。是也。惟未說植字之義。植當讀爲殖。管子地員篇。五殖之狀。甚澤以疏。離疥以臚。培。是殖有臚疥之義。形殖卽形體臚疥也。蓋卽從脂音殖。敗之義而引申之耳。

今夫狂者之不能避水火之難。而越溝瀆之險者。

摠謹按不能當作能不傳寫誤倒。

夫精神氣志者靜而日充者以壯躁而日耗者以老。

摠謹按下兩者字皆衍文日充以壯日耗以老猶言日充而壯日耗而老也。有者字則文不成義。文子九守篇正無兩者字。

一範人之形而猶喜似異

摠謹按範即犯之段字。周易繫辭傳。範圍天地之化而不過。釋文曰。範圍馬王肅張作犯達。是範犯古字通也。莊子大宗師篇正作特犯人之形而猶喜之。又曰。今一犯人之形而曰人耳。耳皆其證也。高注曰。範猶遇也。遭也。此說得之。郭象注莊子曰。人形乃是萬化之一遇耳。是亦以遇釋犯也。高注又曰。一說範法也。言物一法效人形而猶喜也。則望文生訓失之泥矣。

其道可以大美興而難以算計舉也。

摠謹按美當作筴。隸書筴字也。史記五帝紀。迎日推筴。晉灼曰。筴數也。是大筴即大數也。興亦舉也。言止可以大數舉也。筴與美形似而誤。大戴記易本命篇。此乾坤之筴。盧辯注曰。三百六十。乾坤之筴。而今正文筴字亦誤作美。是其證也。高注曰。言天地萬物。但可以大美興而育之。是其所據本已誤。中徒倚無形之域。而和以天地者乎。

樞謹按和以天地義不可通。地疑倪字之誤。莊子齊物論篇曰和之以天倪。

休于天鈞而不羈。

樞謹按高注曰。稱敗也。天鈞北極之地。積寒之野。休之輒敗。唯體道能不敗也。此說天鈞之義。殊爲無據。莊子齊物論篇曰。是以聖人和之以是非。而休乎天鈞。郭象注曰。莫之偏任。故付之自均而止也。釋文引崔譔曰。鈞。陶鈞也。淮南休乎天鈞之文。卽本莊子義。亦當與彼同。謂休乎自然之陶鈞。故不敗也。他書無以積寒之地爲天鈞者。足徵高注之非矣。

其所居神者。臺簡以游太清。

樞謹按高注曰。臺猶持也。以持訓臺。蓋以聲爲訓。釋名釋宮室曰。臺持也。築土堅高。能自勝持也。是其證也。方言曰。臺。支也。支與持義同。錢氏坫謂臺當作臺。古文提字。然臺之訓持。自是古訓。不必疑其字誤也。莊子庚桑楚篇曰。靈臺者有持而不知其所持。而不可持者也。是亦以臺爲持。故釋文曰。靈臺謂心有靈智能任持也。然則臺簡卽持簡。猶靈臺卽靈持矣。

譬若周雲之龍從遼巢彭瀛而爲雨。

樞謹按高注曰。周雲。密雨雲也。然密雨之雲謂之周雲。甚爲未安。殆失之矣。周當讀爲朝。詩汝墳篇。怒如調飢。毛傳曰。調。朝也。周之爲朝。猶調之爲朝也。朝雲爲雨。卽詩所謂朝隤于西。崇朝其雨也。鄭箋云。

朝有升氣於西方。終其朝則雨。氣應自然。升氣卽雲也。文選高唐賦。王閭玉曰。此何氣也。玉對曰。所謂朝雲者也。卽可說此周雲之義。

芒然仿佯于塵埃之外。而消搖于無事之業。

摠議按廣雅釋詁。業。始也。無事之業。謂無事之始也。文子精神篇作無事之際。乃淺人不得其義而臆改。九守篇亦作無事之業。

華藻鑄鮮。

摠議按高注曰。華藻。華文也。鑄。今之金尊也。鮮。明好也。此說於鑄字之義未得。鑄鮮連文。若是金尊。則與鮮字不屬矣。陳氏壽祺左海經辨說。以說文金部之鑄。鮮。謂鮮當爲鑄。然鑄自是鑄。上橫木之飾。此言鑄字。非所施也。今按鑄從專聲。專猶敷也。謂以金敷布其上也。古者以金飾物。謂之鑄。史記禮書注。金薄瑱。案隱引劉氏曰。薄猶飾也。薄卽鑄之段字也。鮮讀爲獻。禮記月令篇。天子乃鮮羔開冰。注曰。鮮當爲獻。是其證也。明堂位篇。周獻豆。注曰。獻疏刻之。然則鑄獻謂疏刻而以金飾之也。畫爲華藻之形。疏刻而金飾之。是爲華藻鑄獻。
不知耳目之宜。而遊于精神之和。

摠議按宜當作宜。字之誤也。莊子德充符篇。夫若然者。且不知耳目之所宜。而遊心乎德之和。卽淮南

所本。文字精誠篇。作知九竅四肢之宜。而游乎精神之和。字正作宜。但知上脫不字耳。夫世之所以喪性命。有衰漸以然。所由來久矣。

樾謹按衰乃等衰之衰。上文自伏義氏而歷數之以至于周室之衰。每降而愈下。故曰有衰漸以然。與其有說也。不若尙羊物之終始也。而條達有無之際。

樾謹按終始下行也。字。不若尙羊物之終始。而條達有無之際。兩句一氣相屬。今衍也字。則文義隔絕矣。

人莫鑑於流沫。而鑑於止水者。以其靜也。

樾謹按高注曰。沫。雨潦上沫起覆甌也。又說山篇。人莫鑑于沫雨。而鑑于澄水者。以其休止不瀉也。注曰。沫雨。雨潦上覆甌也。沫雨或作流潦。今按此當以流潦爲正。流潦卽行潦也。詩洞酌篇毛傳曰。行潦。流潦也。孟子公孫丑篇趙注曰。行潦。道旁流潦也。是其義也。流潦與止水。正相對爲文。莊子德充符篇。人莫鑑於流水。而鑑於止水。流潦猶流水也。文子九守篇亦作流潦。可知古本如此矣。高本作流沫者。疑流泉之誤。隸書泉字或作源。楊君石門頌。平阿源泥。是也。古本作流潦。別本作流泉。義初不異。源與沫相似。因誤爲沫矣。高據誤本作注。而以雨潦上沫起覆甌說之。蓋謂是水中浮瀾耳。其說迂曲。而說山篇之沫雨。則又涉高注而誤。因高注沫雨二字相連。淺人妄謂是舉正文而釋之。遂改正文流沫作

沫雨。又於注文雨下加雨字。以從既改之正文。斯爲謬矣。王氏念孫謂當作流雨。流雨之文。殊不成義。不可從也。文選江賦注引作流泉。蓋卽說文泉部篆字之異文。許君云泉水也。此正可爲別本作流泉之證。

袁窺形於生鐵。而窺於明鏡者。以觀其易也。

樾謹按太平御覽服用部方術部引此文。並無觀字。是觀爲衍文。以其易也。與上句以其靜也。正相對。惟易字於義無取。疑明字之誤。明字從日從月。而易字據說文引祕書說日月爲易。象陰陽也。則亦從日從月。故明誤爲易耳。

能有名譽者。必無以趨行求者也。

樾謹按趨乃越字之誤。越之言。逸也。躡也。越行猶言過行也。謂不以過甚之行求名譽也。文子九守篇。作能有名譽者。必不以越行求之。是其證。

勢利不能誘也。辯者不者說也。聲色不能淫也。美者不能濫也。智者不能動也。勇者不能恐也。

樾謹按聲色句移在辯者句前。則勢利聲色以類相從。辯者美者智者勇者亦以類相從矣。文子九守篇正如此。可據以訂正。

夫化生者不死。而化物者不化。

樞謹按化生當作生生。涉下句而誤。精神篇曰。故生生者未嘗死也。其所生則死矣。化物者未嘗化也。其所化則化矣。是其證也。

橫。肩天地之閒而不究。

樞謹按高注曰。肩猶閉也。則與橫字之義不貫矣。儀禮士冠禮鄭注曰。肩所以扛鼎。考工記匠人注曰。大局。牛鼎之肩。長三尺。小肩。鴈鼎之肩。長二尺。是肩者橫木以扛鼎者也。宣十二年左傳服注曰。肩。橫木校輪閒。一曰車前橫木也。是凡橫木皆謂之肩。故以橫肩並言。

盜。蠱嗜腐而知不能平。

樞謹按知猶志也。禮記緇衣篇。爲上可望而知也。爲下可述而志也。鄭注曰。志猶知也。是知與志義通。知不能平者。平。定也。謂志不能定也。與上句蜂蠶螫指而神不能澄。高注曰。澄。定也。義正一律。太平御覽蟲豸部引作性不能平。恐後人不達知字之義而隱改。未足爲據。王氏念孫謂性猶體也。此恐不然。神也。志也。皆就在內者而言。故下文曰。夫憂患之來。擾人心也。直蜂蠶之螫毒。而蚤蠹之慘怛也。言擾人心不言擾人體。則此不當以體言矣。

雖欲勿稟。其可得邪。

樞謹按國語晉語。將稟命焉。楚語。是無所稟命也。韋注並曰。稟。受也。此言萬物之來。撮拔吾性。攫取吾

情。吾雖欲勿受之。而不可得也。高注曰。稟猶動用也。於辭意未合。且稟字亦無動用之義。

東北曰變天。天文。

樞謹按周易說卦傳。艮東北之卦也。萬物之所成終而成始也。正義曰。東北在寅丑之間。丑爲前歲之末。寅爲後歲之初。則是萬物之所成終而成始也。東北變天之義。亦取諸此。以其居終始之交。故以變名。高注以萬物萌芽說之。尙未盡變字之義。

景風至。則爵有位。實有功。

樞謹按既云有位。又何爵焉。爵有位之文。殊不可通。位疑德字之誤。有德有功。相對爲文。草書德字作虛。與位相似。故德誤爲位耳。白虎通義八風篇。正作爵有德封有功。可據以訂正。

何謂五官。東方爲田。南方爲司馬。西方爲理。北方爲司空。中央爲都。

樞謹按都上疑脫官字。官都者。官之都總也。蓋以二字爲官名。管子問篇曰。問五官有度制。官都其有常。斷今事之稽也。何待。此五官有官都之埒證。又按度篇云。自言能爲司馬。不能爲司馬者。殺其身以登其鼓。自言能治田土。不能治田土者。殺其身以登其社。自言能爲官。不能爲官者。剕以爲門父。故無敢姦能。經祿至於君者矣。故相任寅爲官都。按司馬及治田土。卽此東方南方之官也。然則官都亦卽此五官之一矣。

太微者，太一之庭也。

樞謹按下文曰：紫宮者，太一之居也。然則太一自在紫宮，不在太微。此太一乃天子二字之誤。太平御覽引天官星占曰：紫宮太一坐也。太微之宮，天子之庭，五帝之坐也，是其明證。

天阿者，羣神之闕也。

樞謹按高注曰：闕猶門也。然開元占經甘氏中官占引甘氏曰：天阿一星，在昴西，以察山林之妖變也。則非門闕之謂。北堂書鈔太平御覽引此，並作天河。然天河非星也。徧考書傳，無以天河爲星名者。今按天河當作兩河。史記天官書曰：鉞北北河，南南河，兩河天闕，是其證也。天字篆文作𠂔，與兩字相似，故兩誤爲天矣。

日冬至則水從之，日夏至則火從之。故五月火正而水漏，十一月水正而陰勝。

樞謹按此文有錯誤。冬至水王，夏至火王，豈得但曰水從之火從之一也。火正與水漏有二義。水正與陰勝則止一義耳。兩文不釋二也。且連下文讀之曰：陽氣爲火，陰氣爲水，水勝故夏至溼，火勝故冬至燥。夫冬至水從之，夏至火從之，則夏至何以溼，冬至何以燥乎。前後不相應三也。今按日冬至則水從之，日夏至則火從之，水火二字當互易。冬至一陽生，故日冬至而火從之也。夏至一陰生，故日夏至而水從之也。五月火正而水漏，正說夏至水從之之義。言五月火方用事，而水氣已滲漏也。十一月水正

而陰勝。陰乃火字之誤。勝字當讀爲升。勝升古通用。謂十一月水方用事。而火氣已上升也。正說冬至火從之之義。如此則與下文一貫矣。

二陰一陽成氣二。二陽一陰成氣三。

樞謹按陽之數以三而奇。陰之數以二而偶。所謂參天兩地也。周書武順篇曰。男生而成三。女生而成兩。是其義也。二陰一陽。則二二如四。一三如三。其數七。除五生數則得成數二。所謂二陰一陽成氣二也。二陽一陰。則二三如六。一二如二。其數八。除五生數則得成數三。所謂二陽一陰成氣三也。高注未得其解。此陰陽之數。即易少陽少陰之數。說辭萃經平議。以至於仲春二月之夕。乃收其藏而閉其寒。

樞謹按高注曰。收斂其所藏而閉之。然二月非收斂之時。義不可通。太平御覽時序部引作乃布收其藏而閉其寒。引高注作收斂其所藏而出布之。是今本脫布字。然布收連文。義亦未安。收疑斂字之誤。尚書洛誥篇。乃惟孺子頌。說文支部作乃惟孺子斂。是布斂即布頌。猶言頌布也。上文云。至秋三月。地氣下藏。故至二月乃布頌之也。高氏據誤本作注。後人以布收異義。不得連文。遂以布爲衍字。而削之矣。

太陰治春。則欲行柔惠溫涼。

樹謹按溫涼異義。不得連文。涼當作良。聲之誤也。
南方曰巨風。地形。

樹謹按巨乃豈之壞字。豈讀爲愷。高注云。一曰愷風。愷正字。豈借字。巨誤字耳。說詳呂氏春秋。
其高萬一千里。百一十四步二尺六寸。

樹謹按萬一千里言城之高。則百一十四步二尺六寸當言城之厚。然其數奇零。疑有脫誤。
旁有四百四十門。門間四里。里間九純。純丈五尺。

樹謹按門間四里。言每門相距之數也。里間九純。義不可通。疑本作門九純。言門之廣也。門誤爲間。後
人遂妄加里字耳。

自東北方曰大澤。曰無通。

樹謹按此當作自東北方曰無通曰大澤。方與下文東方曰大渚曰少海。東南方曰具區曰元澤。南方
曰大夢曰浩澤。西南方曰渚資曰丹澤。西方曰九區曰泉澤。西北方曰大夏曰海澤。北方曰大冥曰寒
澤。文義一律。蓋無通也。大渚也。具區也。大夢也。渚資也。九區也。大夏也。大冥也。所謂八殯也。大澤也。少
海也。元澤也。浩澤也。丹澤也。泉澤也。海澤也。寒澤也。所謂八澤也。故下文總之曰。凡八殯八澤之雲。是
雨九州。今無通大澤。傳寫誤倒。則先澤而後殯。與下不一律矣。高注大澤無通。皆數名也。本作無通數

名也。蓋無通是數。大澤是澤。澤名已顯。故不必注。數名未顯。故必注之。因無通大澤傳寫誤倒。遂增大澤於無通之上。而以爲皆數名矣。其注少海曰。東方多水。故曰少海。亦澤名也。上注無澤名之文。而此云亦者。亦大澤也。大澤是澤名。少海亦是澤名。特因東方多水。故從大稱而曰海耳。實亦澤也。故言亦也。卽此可見大澤與少海同所八澤之數。然則大澤不應在無通之上。其證一矣。下文浩澤注曰。浩亦大也。上注無大文。而此云亦者。亦大澤也。大澤以大得名。浩澤亦以大得名。故言亦也。卽此可見大澤與浩澤同在八澤之數。然則大澤不應在無通之上。其證二矣。

是故堅土人剛。弱土人肥。

樹謹按下文。塹土人大。沙土人細。息土人美。秬土人醜。大與細對。美與醜對。剛與肥則不對矣。肥當作脛。廣雅釋詁。脛。弱也。脛卽脛之俗體。堅土人剛。弱土人脛。正相對成義。家語執轡篇。作堅土之人剛。弱土之人柔。柔亦脛也。

食土者無心而慧。

樹謹按高注曰。蚯蚓之屬是也。然蚯蚓之屬。何慧之有。大戴記易本命篇。作無心而不息。盧辨注曰。蚯蚓之屬。不氣息也。此文慧字。疑亦不息二字之誤。

其人面未僕修頸。

繼謹按高注曰未猶脊也。然則未僂者謂其脊句僂也。末上不當有面字。疑是衍文。又按莊子外物篇未僂而後耳。釋文引李云末上謂頭前也。蓋訓末爲上。又以上爲頭。故以未僂爲頭前。此說末字之義較合。說文木部木上爲末。故人亦以上爲末矣。

汶出弗其流合於濟。

繼謹按說文水部汶水出琅琊朱虛東泰山東入濰。又曰桑欽說汶水出泰山萊蕪西南入沛。是汶水有二一入濰一入沛。沛卽濟也。高注曰弗其山在北海朱虛縣東。是誤以入濰之汶說入濟之汶。王氏讀書樓志已辯正矣。惟弗其之名未能確指。漢書地理志曰泰山郡萊蕪有原山。禹貢汶水出西南入沛。今原山在山東泰安府萊蕪縣東北七十里。亦名馬耳山。弗其二字疑卽馬耳之誤。弗與馬其與耳字形皆相似。

變生海人。

繼謹按下文又曰凡蛟者生於庶人。兩蛟字皆股字之誤。史記司馬相如傳躬膝砥無股。韋昭曰股咸中小毛也。漢書相如傳注引孟康曰股鱗鱗皮也。然則凡股者生於庶人。與下凡羽者生於庶鳥。凡毛者生於庶獸。凡鱗者生於庶魚。凡介者生於庶龜。一律人以股言。猶鳥獸魚龜以羽毛鱗介言也。其字本從肉。傳寫誤從穴。後人以從穴之字多上形下聲。因變爲交矣。管子修務篇有鴈字。卽寫字之誤。鴈

子備城門篇有鱗字。卽鱗字之誤。說見本書。彼蓋先誤穴爲肉。後人以從肉之字多左形右聲。因變爲鰓爲鱗。與此正可互證也。道藏本作凡容者生於庶人。則與蛟生海人不相應。卽與下文羽毛鱗介不一律矣。又按蛟生海人。箋下脫一字。說詳下條。

介鱗生蛟龍。

摠謹按蛟龍乃鱗蟲。非介蟲也。不當兼言介。上文羽嘉生飛龍。毛鱗生應龍。下文介潭生先龍。曰羽嘉曰毛鱗曰介潭。是羽毛介各有一字以配之。使成二名。則此文鱗下亦當有一字。傳寫脫去。又涉下文介潭而誤衍介字耳。以此推之。上文蛟生海人。箋下亦必脫一字矣。

孟春行夏令。則風雨不時。時則

摠謹按月令作雨水不時。是也。仲春之月始雨水。則孟春之月而雨水。卽爲雨水不時矣。漢太初以後更改氣名。以雨水爲正月中。則正月雨水不復爲異。於是改雨水不時爲風雨不時。非淮南之舊矣。呂氏春秋孟春紀亦作風雨不時。並太初以後人所追改。

草木旱落。

摠謹按月令作草木蚤落。呂氏春秋作草木早稿。此旱字卽旱字之誤。

令滂人入材草。

櫨謹按高注曰。滂人。掌池澤官也。然池澤之官。不聞謂之滂人。高注非也。滂人當作榜人。月令。命漁師伐蛟。鄭注曰。今月令。漁師爲榜人。文選。司馬相如子虛賦。榜人歌。張揖曰。榜。船也。月令曰。命榜人。榜人。船長也。張所據月令。卽鄭君所謂今月令。船長之義。亦必月令舊說也。淮南書用榜人字。正本月令。高氏以爲掌池澤官。蓋據月令作命澤人。納材葦。故云然耳。非榜人之本義也。後人因高注池澤之文。疑榜字從木無義。改榜爲滂。而古義湮矣。

大禘祭于公社

櫨謹按月令作大割祠于公社。割者禘字之誤也。禘之與禘。猶愾之與輅。說文分禘禘爲二字。非是。阮氏稽古齋鐘鼎款識。所錄無尊鼎銘有勛字。釋爲割字。然其文云。用勛眉壽萬年。則非割字也。此字當讀爲禘。其左旁乃周字。蓋假周爲禘。而右旁又作刀。翁氏方綱以爲持刀立戈之類。古鐘鼎文往往有之。不足異也。用禘眉壽萬年。卽用禘眉壽萬年也。說詳余所著金石瑣談。月令大割祠之文。甚爲無義。以此鼎文證之。疑本亦作禘。學者不識古文。故誤以爲割字耳。淮南作禘。可證月令之誤。余著羣經平議。未見及此。故於此詳之。

春行夏令泄

櫨謹按下云。冬行春令泄。不當重複。且上文云。仲春始出。季春大出。則春日發泄。不足爲咎也。管子幼

官箴作奉行夏政。閭當從之。蓋發泄太過。故奄然而息也。方言及廣雅並曰。奄。息也。閭與奄通。因脫閭字。而寫者以泄字補之。殊非其義。高注曰。象盛陽發泄也。是其所據本已誤。夫下文冬行春令泄。高注曰。象春氣布散發泄也。然則布散發泄。自是春氣所固然。豈行夏令所致乎。即此可知其非矣。直而不爭。

摠護按爭讀爲綵。儀禮士喪禮鄭注曰。綵。屈也。江沔之間。謂繫收繩索爲綵。故此曰繩之爲度也。直而不綵。

自古及今。不可移匡。

摠護按移之言迪也。說文是部。迪。逶行也。移亦有逶義。禮記玉藻篇。手足毋移。正義曰。移謂靡迪搖動也。是其證也。匡與輶通。說文車部。輶。車戾也。考工記。輪雖敝不匡。匡即輶字。不移匡。言不逶曲也。

諸子平議卷三十

淮南內篇二

陽侯之波。逆流而擊。覽又。

櫟謹按高注曰。陽侯。陽陵國侯也。然陽陵自是漢侯國。史記高祖功臣表有陽陵侯傳。寬是也。高注以說古之陽侯。殆失之矣。春秋閔二年。齊人遷陽。杜注曰。國名。正義曰。世本無陽國。不知何姓。杜世族譜土地名闕。不知所在。古之陽侯。當卽此陽國之侯。水經。沂水南遷陽郡縣故城。東縣故陽國城。是其所矣。

直偶於人形。

櫟謹按偶與寓通。言特寄寓於人之形耳。高注曰。外直偶與人同形。則增出同字矣。

觀九鑽一。

櫟謹按高注曰。九謂九天。一龜也。此說迂曲。九一皆以數言也。數始於一而極於九。至十則復爲一矣。素問三部九候論曰。天地之至數。始於一。終於九焉。是其義也。故古人之言。凡至少者以一言之。如孟子一杯水一鈞金是也。至多者以九言之。如公羊傳。筮者九國是也。觀九鑽一。言所觀覽者多。而所鑽

學者少也。精神篇曰：能知一則無一之不知也，不能知一則無一之能知也。是其義知不能論。

嚴謹按論者知也。說山篇以小明大，以近論遠。高注曰：論知也。此論字不謂爲知，蓋以正文已有知字故耳。不知正文知字當讀爲智，知不能論，謂智者不能知也。說文心部：倫，欲知之貌。論與倫通。下文曰：心意之論，不足以定是非，論亦知也。

然以掌握之中，引類於太極之上，而水火可立致者，陰陽同氣相動也。

嚴謹按高氏注太極之上曰：太極，天地始形之時也。上猶初也。此說殊失其義。周易繫辭傳：易有太極。釋文曰：太極，天也。然則太極之上，言天之上也。上文曰：夫陽燧取火於日，方諸取露於月。此云取類於太極之上，而水火可立致，即以取火於日取露於月而言。日月麗乎天，故曰太極之上也。注以爲天地始形之初，則與上義不相屬矣。

其得之乃失之，其失之非乃得之也。

嚴謹按非上脫未始二字，非下衍乃字。本作其失之未始，非得之也。故高注曰：自謂得道，乃失道者也，自謂失道，未必不得道也。各依正文爲說耳。文字精神篇曰：其得之也，乃失之也；其失之也，乃得之也。雖用淮南文，然意同而字句固小異矣。不得據彼改此，而轉與高注不合也。

左右若纒。

臧謚按纒當讀爲纒。說文糸部。纒交索也。段氏玉裁曰。謂以纒二股交辨之也。交絲爲辨。交索爲纒。此云左右若纒。言如纒之交辨也。左右若纒。周旋若環。兩句一律。高以本字讀之。故所列二說皆非。

黃雲絡。

臧謚按此當作絡黃雲。方與上下文句法一律。高注曰。黃雲之氣絡其車。正說絡黃雲之義。猶下注曰。白螭導在於前。是說正文。前白螭之義。奔蛇騰蛇也。從在於後。是說正文後奔蛇之義。非正文作白螭前奔蛇後也。後人因注文絡字在黃雲之下。輒改正文作黃雲絡以合之。謬矣。

率臣華上意而懷當。

臧謚按高注曰。準望懷思當合也。取合上意。不復以道正諫也。然懷當二字。甚爲不辭。高注亦曲說耳。懷當乃懷當之誤。言羣臣皆準上意而敗壞其典當也。文子上禮篇作羣臣推上意而懷當。是其明證。諫不聽其樂。

臧謚按高注曰。樂崩故不復聽田獵之樂。是此樂字是喜樂字而非音樂字。乃言不聽於義未安。聽疑德字之誤。家語本命篇。効匹夫之聽。王注曰。聽宜爲德。是其例也。德與得通。不德其樂。卽不得其樂。言雖田獵而不得其樂也。正與上句喪不盡其哀。文義一律。後人不知德爲得之假字。遂臆改爲聽耳。

相攜於道，奮首於路。

樞謹按高注曰：奮首，民疲於役，頓仆於路，僅能搖頭耳。此說極爲迂曲。淮南原文本作奮於首路，首猶奮也。漢書司馬遷傳：北首爭死敵師。古曰：首，奮也。是其義也。相攜於道，奮於首路，言不得已，自奮勉而奮路也。兵略篇曰：百姓之隨逮肆刑挽轂首路死者，一旦不知千萬之數，正以首路連文，可證此篇之誤。

潦水不澌，澌澌極望。句月不雨，則澍而枯澤，受澍而無源者。

樞謹按者當作也。澤字絕句，如而古通用。澍而枯澤者，澍如枯澤也。此言潦水雖澌澌極望，然句月不雨，則澍如枯澤矣。所以然者，以其受澍而無源也。與上文河九折注於海而流不絕者，昆侖之輸也，正相對成義。句末也字誤作者，則文義轉似不了矣。

古未有天地之時，惟像無形。精神

樞謹按惟乃惛字之誤。隸書惛字或作𠂔，故惛與惟相似而誤也。惛像卽惛象也。文選思元賦：鹹汨𦣻辰沛以惛象兮，亦作象惛。莊子天地篇：乃使象惛，象惛得之是也。惛象乃聲韻字，與下文頽瀟鴻洞一律，皆無形之象。故曰惛象無形。今作惟像無形，義不可通。乃高注訓惟爲思，則其誤久矣。

天有四時五行九解。

樞義按高注九解有三說。當以八方中央之義爲靖。天文篇。天有九野。中央曰鈞天。東方曰蒼天。東北曰變天。北方曰元天。西北方曰幽天。西方曰顯天。西南方曰朱天。南方曰炎天。東南方曰陽天。卽此九解矣。解者分也。謂分周天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而爲九也。

人之耳目能久靈勞而不息乎。

樞義按重當爲勳。勳勞二字連文。古人常語。主乎勳而言之。則勞亦勳也。禮記明堂位篇。成王以周公爲有勳勞於天下。言有勳於天下也。主乎勞而言之。則勳亦勞也。此文曰。曷能久勳勞而不息乎。言不能久勞而不息也。文子九守篇。作何能久燠而不息。蓋由後人不達古語而改之。

故事有求之於四海之外而不能遇。或守之於形骸之內而不見也。

樞義按守當作得。言求之於四海之外而不能遇者。或得之於形骸之內也。求與得文義相應。下文曰。故所求多者所得少。正承此而言。今作守之。失其義矣。一切經音義一引衛宏古文官書曰。導得二字同體。導與守相似。故誤爲守耳。

夫惟能無以生爲者。則所以脩得生也。

樞義按脩得生。本作得脩生。得脩生者得長生也。淮南以父諱長。故變長言脩耳。文子九守篇。正作得長生。是其證。今作脩得生。則文不成義矣。高注曰。無以生爲者。輕利害之鄉。除情性之欲。則長得生矣。

長得生亦當作得長生。後人依既倒之正文而改之耳。
以死生爲一化。以萬物爲一方。

樞謹按文子九守篇作以千生爲一化。當從之。言生之數雖有千而以爲一也。以千生爲一化。以萬物爲一方。兩文相儷。而意亦相準。若作死生。則不類矣。且以死生爲一化。義亦未安。當據文子訂正。此精神之所以能登假於道也。是故真人之所游。

樞謹按是故真人之所游。本作是真人之游也。乃結上之辭。文子九守篇亦有此文。大略相同。結之曰此真人之遊也。乃其明證也。下文曰。若吹呶呼吸吐故納新。熊經鳥伸。鳧浴蟻隱。鵠視虎顧。是養形之人也。不以滑心。高注曰。是非真人之道也。若如今本作是故真人之所游。則下文云云。皆爲真人之道矣。其謬殊甚。不可不正。

使醇酒蕩而不失其充。

樞謹按充當作元。元者本也。謂不失其本也。文子九守篇作使精神暢達而不失於元。與此不同。雖不必據彼改此。而元字之義。自較充字爲長。高注曰。充實也。是其所據本已誤。

子求行年五十有四。而病僂僂。脊管高於頂。屬下迫頤。兩脾在上。燭營指天。匍匐自關於井。曰。偉哉造化者。其以我爲此拘拘邪。

樾謹按子求當作子來。字之誤也。子來事見莊子大宗師篇。其文曰。子祀子輿子犁子來四人相與友。又曰。俄而子輿有病。子祀往問之曰。偉哉夫造物者將以子爲此拘拘也。曲僂發背。上有五管。頤隱於齊。肩高於頂。句贅指天。又曰。俄而子來有病。喘喘然將死。淮南所見莊子。其子輿有病。子來有雨。文蓋與今本互易。故以僂僂之病屬之子來也。莊子釋文引崔譔云。淮南作子永。抱撲子博喻篇亦云。子永歎天倫之偉。顧氏千里以作永爲是。誠知其當爲子來。則求與永並屬形似之誤。求固非而永亦未是也。說互詳莊子。

行快而便於物。本經

樾謹按快當爲決。周易文言傳鄭注。謂古書傳作立心與水相近。決快相亂。正由此矣。說文水部。決。行流也。是決有行義。上句曰發動而成於文。發亦動也。此云行決而便於物。決亦行也。

元元至碣而速照。

樾謹按高注曰。元。天也。元。氣也。分兩字爲兩義。殊不可通。疑正文及注均誤。正文本曰。元光至碣而速照。注文本曰。元。天也。光。氣也。假真篇曰。繫其元光而求知之於耳目。此元光二字見於本書者。高彼注曰。元光。內明也。一曰。元。天也。然則此曰元天也。正與彼注同。疑彼亦有光氣也三字。而今脫之也。

雷棲稷聚埒畝。

樹謹按高注曰。茂草曰苗。木聚曰榛。積之於畝。此注殊失其義。苗者殺草之名。爾雅釋地。田一歲曰苗。孫炎曰。苗始災殺其草木也。榛穢連文。其義相同。漢書楊雄傳注曰。榛榛梗穢貌。是也。苗榛穢聚埒畝。皆三字爲句。言榛穢之區。皆災殺之。而集成埒畝也。下云。芟野蕞。長苗秀。是此四句。皆言治田之事。苗榛穢故芟野蕞。聚埒畝故長苗秀也。下文曰。草木之句萌。衍華戴實而死者。不可勝數。正見殺草之多。若從高注。則與下文不貫矣。

按樹謹題。雕琢刻鏤。喬枝菱阿。夫容菱荷。

樹謹按高注曰。阿。曲屋。不說菱字之義。疑高氏所據本菱字作淩。言檉檉捷題之上。雕刻樹木。故其喬枝上淩於曲阿也。淩字之義易明。故不煩訓釋。後人因下句言菱荷。遂改淩作菱以配之。則義不可通矣。

故聖人者。由近知遠。而萬殊爲一。古之人同氣於天地。與一世而優游。

樹謹按古之人三字。衍文也。四句一氣相屬。皆蒙故聖人者爲文。若有古之人三字。則文義不貫矣。此文本云。故聖人者。由近而知遠。以萬殊爲一同。句氣蒸於天地。與一世而優游。今本而字脫去。校者誤補於遠字之下。遂誤刪以字。一同與萬殊本相對爲文。今衍古之人三字。遂以同字下屬。而誤刪蒸字。皆非其舊。文子下德篇。作聖人由近以知遠。以萬里爲一同。炁蒸乎天地。宜據以訂正。彼云由近以知

遠。卽由近而知遠也。以萬里爲一同。卽以萬殊爲一同也。彼云蒸蒸乎天地。故知此脫蒸字矣。上文云。氣乃上蒸。卽此蒸字之義也。

故德之所總。道弗能害也。

樞謹按總字無義。乃利字之誤。利古文作𠂔。總俗作𠂔。其上平相似。因而致誤。周書大匡篇。及其利害。今本利亦誤作總。是其證也。德之所利。道弗能害。利與害義相應。高注曰。總一也。是其所據本已誤矣。九嬰大風。

樞謹按高注曰。大風。風伯也。能壞人屋舍。此下當有一曰鷖鳥四字。而今脫之。文選劉孝標辨命論注。引高誘曰。大風鷖鳥。是其證也。下文繳大風於青丘之澤。注曰。羿于青丘之澤。繳繳使不爲害也。一曰。以繳繁矢射殺之。繳造之說。以風言也。繳射之說。以鳥言也。

堯乃使羿誅豷齒於時華之野。殺九嬰於凶水之上。繳大風於青丘之澤。

樞謹按王氏念孫謂時華之野。野本作澤。青丘之澤。澤本作野。引北堂書鈔太平御覽爲證。然劉孝標辨命論曰。豷齒畜於華野。華野者時華之野也。若本作時華之澤。何不曰華澤而曰華野乎。然則古本自作時華之野。青丘之澤。類書所引。殆未足據。

燎焚天下之財。

樾謹按天下之財不當言燎焚。燎焚當作撝聚。古人書聚字或作聚。漢書古今人表。聚子。師古注曰。聚字也。俗書焚字作樾。兩形相似而誤。聚誤爲焚。自然改撝爲燎矣。廣韻釋撝。撝取也。聚與取古字通。周易萃彖傳。聚以正也。釋文曰。聚苟作取。漢書五行志。內取茲爲禽。師古曰。取讀如禮記聚塵之聚。並其證也。撝聚卽撝取。謂撝取天下之財也。

地愛其平。

樾謹按詩黍苗篇。原隰既平。毛傳曰。士治曰平。此平字之義也。高注曰。平。正也。未得其旨。

抑波怒濤。以揚激波。

樾謹按高注曰。波。怒水也。波既爲怒水。何以又云怒濤乎。高說非也。波者連也。言抑而連之。以揚其波也。莊子天下篇。其風竄然。郭注曰。逆風所動之聲。水逆謂之波。猶顧逆謂之竄。

樂斯動。動斯蹈。蹈斯蕩。蕩斯歌。歌斯舞。歌舞節則禽獸跳矣。

樾謹按歌舞節則禽獸跳矣。本作舞則禽獸跳矣。與下文動則手足不靜。發怒則有所釋憾矣。文義一律。歌字節字。皆衍文也。下文曰。故鐘鼓管簫干戚羽旄。所以飾喜也。是此時所謂舞者。尙未有干戚羽旄之飾。不過手之舞之。足之蹈之而已。其去禽獸跳踉無幾也。今衍歌字節字。義不可通。王氏余孫謂當作歌舞無節。不知節與不節。尙非所論於此也。

言爲文章，行爲儀表於天下，主明。

摠謹按於天下三字，衍文也。涉高注曰爲天下人所法則也，故誤衍此三字。

昔孫叔敖恬臥，而郢人無所害其鋒。

摠謹按害字無義。王氏念孫謂是用字之誤，然用與害字形不似，無緣致誤也。害蓋容字之誤，容亦用也。釋名釋委容曰：容，用也。合事宜之用也，是其義也。無所容其鋒，卽無所用其鋒。老子曰：兵無所容其刃，此淮南所本也。

木斲折轉，水戾破舟，不怨木石而罪巧拙者。

摠謹按水戾破舟，當作石戾破舟。故云不怨木石，今作水戾，則下句石字無著矣。巧字疑功字之誤。功與工通。周官肆師職：凡師不功，故書功爲工，是也。不罪木石而罪工拙，工卽工人之工，言不罪木石而罪作舟車者之拙也。高注曰：罪御者刺舟者之巧拙也，是其所據本已誤。

任輕者易權。

摠謹按文子下德篇：作任輕易勸也。勸字之義。視權字爲長。言任輕則易舉，故人皆相勸而爲之也。高注曰：權，謀也。其所據本已誤。

夫乘衆人之智，則無不任也；用衆人之力，則無不勝也。

樞謹按無不任也。當作無不聖也。上文曰。文王智而好問。故聖。武王勇而好問。故勝。此即承上文而言。說文耳部。聖。通也。無不聖。即無不通也。後人不達聖字之義。疑無不聖也。於文難通。故臆改爲任字。不知任即勝也。勇當言勝。智當言聖。若亦言任。則與勝義複。而無以爲智勇之別矣。

是以勇者盡於軍。
樞謹按此下當有智者云云。而今闕之。下文云。爲智者務於巧詐。爲勇者務於鬪爭。亦以智勇並舉。是其證也。

不隨南畝。

樞謹按脩務爲隨山桑木。注曰。隨。循也。不隨南畝者。不循南畝也。王氏念孫以隨爲脩字之誤。非大謬不和。

樞謹按高注曰。不致五味。疑本作大羹不致。故高注云然。桓二年左傳曰。大羹不致。杜注亦曰。不致五味。即本諸此。

舉天下而以爲社稷。非有利焉。

樞謹按此本作以爲社稷。非有利焉。言皆以爲社稷。而非自以爲利也。涉下文舉天下而傳之舜句。衍此四字。當刪。

縣法者法不法也。設賞者賞當賞也。

樞謹按設賞者賞當賞也七字疑衍文。下文法定之後，中程者賞，缺繩者誅，卽承縣法者法不法也而言。文子上義篇正作縣法者法不法也。法定之後，中繩者賞，缺繩者誅，可據以訂正。王氏念孫謂上句當作縣罰者罰不法也，與下句對。若然，何不竟改爲罰當罰，與下句不尤對乎。

夫寸生於稯，稯生於日，日生於形，形生於景，此度之本也。

樞謹按王氏引之以稯爲稯字之誤，稯與秒同，其說是也。惟稯生於日，義不可通。疑本作寸生於稯，稯生於形，形生於景，景生於日，與下文樂生於音，音生於律，律生於風，文義一律。言度之本生於日，聲之宗生於風也，傳寫錯亂其文耳。

景桓公臣管晏位尊也。

樞謹按此本作桓景臣管晏，言桓臣管景臣晏也。因傳寫誤作桓公，後人遂加景字於桓字之上。先景後桓，與管晏不相當。而景桓公臣管晏，與上文衛君役子路，句法又參差不一律，足知其非矣。故據劍鋒以離北宮子司馬蒯賁，不使應敵，操其軀招其末，則庸人能以制勝。

樞謹按王氏念孫謂離是離字之誤，使上應有可字，皆是也。疑提劍鋒以之下有脫文，則尙未盡得。此當於鋒字絕句，操其軀招其末之下，更無它文，則提劍鋒下亦不必更有何字矣。以字本在離字之下。

其文曰。故握劍鋒。雖以北宮子司馬蒯賁。不可使應敵。因雖字誤作離。遂移以字於上。使成句耳。中田之獲卒歲之收。

櫛謹按。既言之獲。又言之收。重複無謂。疑本作中田卒歲之收。無之獲二字。故文子上仁篇。作中田之收。蓋省卒歲二字耳。若使本作中田之獲。卒歲之收。而文子省其一句。則何不曰中田之獲。而必變獲言收乎。

處靜持中。

櫛謹按。文子微明篇。作處靜以持躁。當從之。靜躁對文。與上文得要以應衆。執約以治廣。文義一律。凡此六反者。不可不察也。

櫛謹按。高注曰。六反。謂孔墨。莚宏。孟賁。吳起。張儀也。其行相反。故曰六反。此注大謬。上文雖有此六人。然非舉以相較。莚宏。孟賁。不過謂孔子之智勇過此二人耳。初非言其相反也。六反者。卽上文所謂心欲小而志欲大。智欲員而行欲方。能欲多而事欲鮮也。小與大反。員與方反。多與鮮反。是謂六反。衆愚人之所見者寡。事可權者多。愚之所權者少。此愚者之所多患。

櫛謹按。此有脫誤。當云物之可備者衆。愚人之所備者寡。事之可權者多。愚人之所權者少。此愚者之所以多患也。下文曰。物之可備者。智者盡備之。可權者盡權之。此智者所以寡患也。與此文反覆相明。

是其證也。衆上脫物之可備者五字。王氏念孫遂欲以衆字屬上句讀。然上文云。物之若耕織者。始初甚勞。終必利也。其文義已足。必綴衆字於句末。轉爲不詞矣。

治國上使不得與焉。

樹謹按高注曰。使不得與亡傷之危。是上術也。此蓋屬上文讀之。然文義迂迴。不可從也。此當屬下文讀之。下文曰。孝於父母。弟於兄嫂。信於朋友。不得上令而可得爲也。釋己之所得爲。而責于其所得。悖矣。是不得可得兩文。反覆相明。疑治國下脫非字。本云。治國非上。使不得與焉。蓋上文言國無義。雖大必亡。人無善志。雖勇必傷。此言國之有義無義。乃治國之事。非上使我爲之。我不得與焉。若人之有善無善。則在我而已。故曰不得上令而可得爲也。上令卽上使也。不得上令而可得爲。正與非上使不得與相對。高所據本已脫非字。故失其解矣。

故上世體道而不德。中世守德而弗懷也。末世繩繩乎惟恐失仁義。

樹謹按文字微明篇。作中世守德而不懷。此文懷字亦懷字之誤。懷卽懷來之懷。言中世守德。未知仁義之爲美。猶無意乎懷來之也。字誤作懷。失其旨矣。

凡行戴情。雖過無怨。不戴其情。雖忠來惡。

樹謹按高注曰。戴。心所成也。此未得戴字之義。戴當讀爲載。釋名釋委容曰。戴。戴也。載之於頭也。是戴

載聲近義通下文曰其載情一也。施人則異矣。可證此文戴之當爲載矣。下文又曰義載乎宜之謂君子亦與此載字同。

蓋力優而克不能及也。

樞謹按高注曰克猶能也。則是克不能及。爲能不能及矣。於義難通。王氏念孫以能爲衍字。然力優而克不及。義亦未安。今按此文蓋有錯誤。此注亦後人竄入。非高氏原文也。克當作惡。及當作良。皆以形似而誤。惡者惡之古文。與德字通。良者服之本字也。古書服字每作良。而傳寫多誤爲及。尙書呂刑篇何度非及。大戴記王言篇及其明德也。及並良字之誤。說詳羣經平議。此文本云蓋力優而惡不能良也。高注於上文注曰力能殺虎而德不能服之。本當注於此句之下。德不能服四字。卽本正文。因惡誤作克。良誤作及。遂移注於上文。又竄入克猶能也四字爲此句之注。而文義俱晦矣。

喜憎議而治亂分矣。

樞謹按高注曰下有喜議而國治。有憎議而國亂也。此未得議字之旨。議當讀爲儀。周易繫辭傳。議之而後言。釋文曰。議陸姚桓元荀柔之本作儀。國語鄭語伯翳能議百物。漢書地理志議作儀。是議儀古通用。廣雅釋詁儀見也。喜憎儀謂喜憎見也。淑真篇是非無所形。高注曰形見也。儀與形同。故廣雅形與儀並訓見。齊俗篇曰是非形則百姓眩矣。此云喜憎儀而治亂分矣。句法一律。乃諸書多以形爲見。

少以儀爲見。而此又假議爲之。其義益晦。宜表出之。以存古訓也。故戎兵以大知小。人以小知大。

櫓謹按戎兵以器言。猶曰器以大知小。人以小知大耳。兵器有大小。如考工記所載。弓與劍皆有上制中制下制是也。句上制如干。則等而下之皆可知矣。故曰戎兵以大知小。高氏以湯武說上句。葵舜說下句。殊非其旨。

羊羹不斟。而宋國危。

櫓謹按方言曰。斟。益也。凡相益而又少謂之不斟。然則羊羹不斟。謂羹少也。上句得酒薄而邯鄲園酒薄羹少。其事正相類。宣二年左傳。其御羊斟不與羊斟自是人名。此云羊羹不斟。自謂羹少。必并爲一談。則皆失之矣。

夜行瞑目而前其手。事有所至。而明有不害。

櫓謹按至當作宜。害當作容。皆字之誤也。容。用也。說見主術篇。容與庸通。莊子胠篋篇。容成氏。六韜大明篇作庸成氏。庸爲用。故容亦爲用也。夜行者不用目而用手。是事之宜也。故曰事有所宜。而明有不害也。說林篇曰。夜行者掩目而前其手。涉水者解其馬載之舟。事有所宜。而有所不施。可證此文至字之誤。不施亦卽不用也。

雍門子以哭見孟嘗君，涕泣沾襟。

樞謹按孟嘗君下當更有孟嘗君三字，而今脫之。覽冥篇曰：昔雍門子以哭見於孟嘗君，已而陳辭通意，撫心發聲，孟嘗君爲之增款啟喑，流涕狼戾不可止。彼文再言孟嘗君，故知此亦當同。不然則涕泣沾襟，仍屬雍門子，而不屬孟嘗君，不見其感人之至矣。

其衣致緩而無文，其兵戈銖而無刃。齊俗

樞謹按文子道原篇作其衣緩而無文，其兵鈍而無刃。故王氏念孫謂致與戈皆衍文，其說是也。高解銖字曰：楚人謂刃頓爲銖，是銖與無刃一意也。緩與無文，則非一意矣。疑緩當爲緩，緩者緩之段字也。說文糸部緩，給無文，國語晉語曰：乘緩不舉。韋注曰：緩，車無文也。是凡無文者皆謂之緩，故曰其衣緩而無文。正與其兵銖而無刃同義。緩與緩古音相同，得以通用。廣雅釋詁：慢緩並訓緩，故緩亦通作緩也。後人不知緩爲緩之段字，因其言衣，輒改作緩，似是而實非矣。

山處者木。

樞謹按木乃采之類字，謂采樵也。山處者采，與上句水處者漁，下句谷處者牧，陸處者農，一律。漁也采也，牧也農也，皆言其事也。若作山處者木，則上句當云水處者魚矣。文子自然篇作林處者採，可據以訂正。說林篇漁者走澗，木者走山，木亦當爲采。

涕之出於目。

樞謹按莊氏達吉曰。太平御覽引此目作鼻。疑是。此說非也。周易萃上六。庸咨涕洟。釋文引鄭注曰。目曰涕。白鼻曰洟。然則涕出乎目。非出乎鼻。不得據御覽之誤字。以改淮南之不誤者也。

雖之夷狄徒保之國。
樞謹按廣雅釋詁。徒。袒也。徒保猶袒保。徒與袒一聲之轉。呂氏春秋異用篇。非徒網鳥也。高注曰。徒猶但也。袒與但同。絹以綺繡。

樞謹按絹當爲絹。漢書司馬相如傳。絹要褻。師古注曰。絹謂羅縠之也。文選上林賦。李善注引聲類曰。絹係取也。絹以綺繡。謂以綺繡繫之。作絹者省不從罔耳。太平御覽皇王部引作飾以綺繡。殆由不得其義而臆改也。

故天之圓也不得規。地之方也不得矩。

樞謹按兩得字皆當爲中。周官師氏。掌國中失之事。故書中爲得。是其例也。文子自然篇正作天圓不中規。地方不中矩。

跌在宮壁。

樾謹按跌衽宮壁於文未明。高注曰。跌衽至平。公衣衽中宮壁。疑本作跌衽中壁。跌猶越也。言越過平公之衽。而中於壁也。今作宮壁。卽涉注而誤。

常欲在於慮。則有不能爲虛矣。若夫不爲虛而自虛者。此所慕而不能致也。

樾謹按此言欲爲虛。則不能爲虛。若夫不爲虛而自虛。則又慕之而不能致也。蓋性之自然。非可勉強。故慕之而不能致。文字道德篇作此所欲而無不致也。於義不可通。王氏念孫反據以訂正淮南。殊爲失之。

秦王之時。或人蒞子。利不足也。

樾謹按或人卽國人也。說文戈部。或。邦也。口部。國。邦也。或國古通用。

諸子平議卷三十一

淮南內篇三

可以竊。可以明。證與

樞謹按竊讀爲幽。故與明相對。禮記玉藻篇。再命赤韍幽衡。鄭注曰。幽讀爲黝。竊之通作幽。猶幽之通作黝也。

若以石投水中。何如。

樞謹按中字衍文。列子說符篇。呂氏春秋精諭篇。並作若以石投水。

惠子爲惠王爲國法已成。而示諸先生。先生皆善之。

樞謹按先生乃長者有德者之稱。惠子爲國法而示諸先生。乃就正有道之意。呂氏春秋淫辭篇。先生皆作民人。舊校云。一作良人。此當以良人爲是。序意篇。良人請問十二紀。高注曰。良人。君子也。然則諸良人卽諸先生也。若是民人。則惠子豈能一一示之。且使民人皆以爲善。則其可行也必矣。下文翟煎何以云善而不可行乎。王氏念孫反以民人爲是。而欲改淮南以從之。誤矣。

飄風暴雨。日中不須臾。

樾謹按。颶風暴雨下。脫不終朝三字。老子曰。颶風不終朝。驟雨不終日。是其義也。日中不須臾。乃日中則仄之義。今脫不終朝三字。則若颶風暴雨亦不須臾者。失其義矣。列子說符篇。正作颶風暴雨不終朝。日中不須臾。可據以訂正。呂氏春秋慎大篇。亦脫不終朝三字。

異哉。歌者非常人也。

樾謹按。呂氏春秋舉難篇。歌者上有之字。當從之。之。歌者即是歌者也。無之字。則文不備。新序獲事篇。作此歌者。此亦猶是也。

寡人得立宗廟社稷。

樾謹按。立字無義。疑主字之誤。

輪扁曰。其人在焉。

樾謹按。焉。猶乎也。儀禮喪服傳曰。野人曰。父母何算焉。禮記檀弓篇曰。子何觀焉。論語子路篇曰。又何加焉。皆是也。詳見王氏經傳釋詞。其人在焉。猶曰。其人在乎。故桓公告之曰。已死矣。莊子天道篇。作聖人在乎。與此文異而義同。

夫國家之安危。百姓之治亂。在君行賞罰。

樾謹按。君字衍文。涉下文君自行之而衍。此但言行賞罰。下乃分別言之曰。夫爵賞賜予。民之所好也。

君自行之。殺戮刑罰。民之所怨也。臣請當之。若此文有君字。則下文不可通矣。

王壽負害而行。見徐馮於周。
樞謹按韓非子喻老篇周下有塗字。是也行而見之。則必在道塗之間。故曰見徐馮於周塗。周塗猶周道也。

爭者人之所本也。

樞謹按本字無義。乃去字之誤。下文始人之所本。逆之至也。說苑指武篇作殆人所棄逆之至也。彼作棄。此作去。文異而義同。惟始字亦不可通。說苑作殆。尤爲無義。始乃治字之誤。吳起欲砥礪甲兵。故屈子以爲治人所去。言取人之所去者而治之也。文子下德篇作治人之亂。逆之至也。治字不誤。可據以訂正。

差須夫子也。

樞謹按此本作嗟。句須夫子也。嗟乃歎辭。說苑指武篇作嘻且待夫子也。是其證也。嗟字闕壞。高注遂以差須連讀而釋之曰。猶意須也。失之甚矣。

周伯昌行仁義而善謀。

樞謹按行字衍文也。下云。太子發勇敢而善謀。中子且恭儉而知時。若此句有行字。則與下兩句不一。

律矣。蓋涉上文與之競行而衍。

元玉百工。大貝百朋。

摠謹按高注曰。三玉爲一工也。五貝爲一朋也。然三玉爲一工。它無所見。疑本作元玉百珪。注本作二玉爲一珪也。說文珪部。二玉相合爲一珪。是也。莊十八年左傳。賜玉五穀。僖三十年傳。納玉於王。與晉侯皆十穀。襄十八年傳。獻子以朱絲係玉二穀。國語魯語。行玉二十穀。穆天子傳。於是載玉萬穀。杜預韋昭郭璞注。並以雙玉說之。穀卽珪之或體。是古人用玉。率以珪計。未聞其以工計也。蓋珪字闕壞而爲耳。後人因改爲工。又改高注二玉爲三玉。以別異於珪耳。至朋之訓。五貝。本詩菁菁者莪篇鄭箋。然正義曰。五貝者。漢書食貨志以爲大貝。壯貝。小貝。小貝不成貝爲五也。言爲朋者。爲小貝以上四種。各二貝爲一朋。而不成者不成朋。鄭因經廣解之。言有五種之貝。貝中以相與爲朋。非總五貝爲一朋也。然則高氏泥鄭箋五貝之說。以注此文。殊非埒詁。古者實以二貝爲一朋。周易損六五。十朋之龜。李鼎祚集解引崔憬曰。雙貝曰朋。得之矣。詩七月篇。朋酒斯饗。毛傳曰。兩樽曰朋。貝以兩爲朋。猶樽以兩爲朋也。此云元玉百珪。大貝百朋。珪也。朋也。皆以兩計。元玉百珪者。玉二百也。大貝百朋者。貝二百也。其數正相當矣。

是以犯敵能威。

櫟謹按威乃威字之誤。威讀爲滅。言能滅之也。呂氏春秋傳過篇正作滅。又按呂氏春秋此句下有去之能速四字。高注曰。故進能滅敵。去之能速也。此文無此四字。則於文爲不備。疑寫者脫去之。

盧敖仰而視之弗見。乃止芻止桎治。悖若有喪也。

櫟謹按王氏念孫謂止桎治之止。乃心字之誤。是也。桎治之義。高注曰。楚人謂恨不得爲桎治也。其實桎治卽不怡也。不怡二字。本於虞書。古人習用之。國語晉語曰。主色不怡。太史公報任少卿書曰。聽朝不怡。此言心不怡。非必楚語。因聲誤而爲桎治。其義始晦矣。論衡道虛篇作乃止喜。句心不意卽乃止。恕心不怡也。喜者嘉字之誤。恕之假字也。怠者怡之假字也。

嘗有如此而得活者乎。

櫟謹按嘗下脫見字。下文對曰。未嘗見也。嘗見字與此相應。呂氏春秋知分篇作子嘗見有兩蛟繞船。能兩活者乎。正有見字。能兩活當作而能活。說見呂氏春秋。

棄劍而已。

櫟謹按己乃人之己。己上當有全字。呂氏春秋正作棄劍而全己。

孔子聞之曰。夫善載腐肉朽骨棄劍者。飲非之謂乎。

櫟謹按載當作載。聲之誤也。載下脫不以二字。呂氏春秋正作夫善載。不以腐肉朽骨而棄劍者。其大

非之謂乎。

故大人之行，不掩以繩。

樾謹按：掩字無義。高注曰：掩猶揮也。義亦未詳。掩乃扶字之誤。管子宙合篇曰：千里之路，不可扶以繩。是其證也。下文：此所謂筦子梟飛而維繩者。王氏念孫引陳觀樓說，謂當作此筦子所謂鳥飛而準繩者。按鳥飛準繩，本管子宙合篇，其曰千里之路，不可扶以繩。萬家之都，不可平以準。即說鳥飛準繩之義也。然則此云：大人之行，不扶以繩，亦本管子掩字之誤無疑矣。宙合篇又曰：夫繩扶掖以爲正。即此扶字之義。因扶字闕壞，止存扶形，淺人遂以意補成掩字耳。

道全爲無用之事，煩擾之教。

樾謹按：全乃令字之誤。令猶使也。道與導同。謂導使爲無用之事，煩擾之教也。

於是乃去其髻而戴之木。

樾謹按：高注曰：髻，被髮也。木，鶩鳥冠也。知天文者冠鶩。王氏引之以木爲虎字之誤。虎卽鵠字也。引匡謬正俗：鵠字音聿，亦有術音。蔡氏獨斷謂爲術氏冠爲證。其說洵瑣，不可易矣。惟未說髻字之義。髻當爲髻。髻者兜髻也。說文：兜部，兜，兜髻，首鍔也。從省言之，則止曰髻。凡論篇：古者有髻而總頭。高注曰：髻，頭著兜髻帽是也。去其髻而戴之虎，謂去其首鍔而戴之鵠鳥之冠。正與解其劍而帶之笏文義一律。

作啓者段字耳。高注以被髮說之。夫被髮豈可言去。足知其非矣。

夏后氏祭於閭。殷人祭於陽。周人祭於日出以朝。

樾謹按高注首句曰。於室中。中夜祭之也。二句曰。於堂上。日平旦祭也。三句曰。於日出時。祭於庭中。朝者庭也。所說皆未得其義。此文本禮記祭義篇。其文曰。郊之祭。大報天而主日。配以月。夏后氏祭其閭。殷人祭其陽。周人祭日以朝及闇。鄭注曰。闇。昏時也。陽。讀爲日。雨曰暘之暘。謂日中時也。朝。日出時也。夏后氏大事以昏。殷人大事以日中。周人大事以日出。亦謂此郊祭也。以朝及闇。謂終日有事。正義曰。此郊之祭。一經止明郊祭之禮。郊之祭者。謂夏正郊天。然則此文所說。本屬郊祭。郊祭必爲壇。初非廟祭。有何室中堂上庭中之分乎。祭於闇者。於中夜時祭也。祭於陽者。於日中時祭也。祭於日出。卽是祭以朝。朝者日出也。因周人尙文。郊祭終日有事。日出而祭。及闇而畢。故曰以朝及闇。淮南引此文不連及闇二字者。意在明三代之祭不同。若言闇則疑與夏同。且周人初非有取於闇。直以禮繁不得不及闇耳。檀弓篇止言大事以日出。其無取於闇明矣。故淮南省此二字也。高氏誤以朝爲庭中。遂并上文亦以室中堂上言之。與祭義不合。不可從也。

有奉持於文王。洞洞屬屬而將不能恐失之。

樾謹按而將不能恐失之。義不可通。高注曰。而將不能勝之。恐失之。慎之至也。疑本文作而將不能勝。

之。而與如古通用。謂如將不能勝之也。恐失之三字。高氏自解如不能勝之義。此三字誤入正文。而轉脫去勝之二字。於是文不成義矣。

古者人醺工嫠商樸女重。

摠謹按重本作童。大戴記王言篇。民敦工璞商嫠女童。即淮南所本也。童與童通。今作重者。形聲相似而誤。

和者陰陽調。日夜分而生物。春分而生。秋分而成。

摠謹按下言春分而生。上言日夜分而生物。文義重複。且春分秋分。皆日夜分也。日夜分而生物。於秋分而成。義亦不合。文子上仁篇作和者陰陽調。日夜分。故萬物春分而生。秋分而成。然則此亦當同上。而生二字。乃故萬之說。

國之所以存者道德也。

摠謹按德當爲得。字之誤也。文子上仁篇正作得。國之所以存者道德也。與下句家之所以亡者理塞也。正同一律。高注曰。理道也。然則道理一也。得則存塞則亡矣。高注此句曰。道德施行。民悅其化。故國存也。蓋以道德本屬恆言。故加德字以足句。非正文本作道德也。下文曰。存在得道。而不在於大也。亡在失道。而不在於小也。正與此文相應。疑此塞字亦即失字之誤。故高氏無注矣。

湯武救罪之不給，何謀之敢當。

樞謹按：當字無義。羣書治要作盧，然謀卽盧也。何謀之敢盧，義亦難通。當疑當字之誤，言救罪且不給，不暇更審他謀也。

昔楚恭王戰於陰陵，潘筮從，由基黃筮微公孫丙相與筮之。

樞謹按：高解相與筮之句曰：四子楚大夫，筮皆取恭王。夫上文並無恭王見禽於晉之事，卽云相與筮之，於文不備。據戰於陰陵下，有高注曰：恭王與晉厲戰於陰陵，呂錡射恭王中目，因而禽之。疑此二十字是正文，本在昔楚二字之下，因此二十字誤作注文，後人遂於昔楚下補恭王戰於陰陵六字耳。玉工眩玉之似碧盧者。

樞謹按：上云，劔工惑劔之似莫邪者，莫邪是良劔之名，則碧盧亦必是美玉之名。地形篇：碧樹瑤樹在其北，高注曰：碧，青玉也，是其義也。下文云：關主亂於姦臣，小人之疑君子者，然則莫邪碧盧是喻君子，非喻小人。高注曰：碧盧或云破硤，失之。

薛燭庸子見若狐甲於劔，而利鈍識矣。

樞謹按：狐甲之義不可曉。狐疑，爪字之誤。荀子大略篇：爭利如蚤甲而喪其羣。楊注曰：蚤與爪同。此爪甲，通文之證。若爪甲者，言其小也。言燭庸子之於劔，止見若爪甲者，而已識其利鈍矣。下文曰：夷兒易

牙漏漚之水合者。管一哈水而甘苦知矣。一哈言其少也。與此文正一律。故達道之人。不苟得。不讓福。

樞謹按讓當爲撓。證言篇。不能使福必來。信己之不撓也。高注曰。撓。卻也。此云不撓福。義與彼同。不食無用。則不以欲用害性。註實。

樞謹按下用字衍文。文子符言篇。作不食無用。卽不以欲害性。是其證。

故治未固於不亂。而事爲治者必危。行未固於無非。而急求名者必到。

樞謹按襄二十七年公羊傳。我卽死。女能固納公乎。秦策。王固不能行也。何休高誘注並曰。固。必也。治未固於不亂。行未固於無非。言爲治未必不亂。爲行未必無非也。下文曰。爲義之不能相固。威之不能相必也。是可知固必同義。高此注以尙未牢固說之。其義轉迂。

故常無禍。不常有福。常無罪。不常有功。

樞謹按常與尙通。史記衛綰傳。綰尙盛。漢書尙作常。漢書賈誼傳。尙憚以危爲安。賈子宗首篇尙作常。並其證。

其智也。告之者至。然後覺其動也。使之者至。然後覺其爲也。

樞謹按使之者至上。當有其能也三字。上文云。有智而無爲。與無智者同。道有能而無事。與無能者同。

德。下文云。有智若無智。有能若無能。皆以智能對舉。故知此亦當然。

然而守重寶者。必開戶而全封。

樞謹按全字無義。乃璽字之誤。國語魯語。迫而予之璽書。韋注曰。璽書。璽封書也。此璽封二字之證。時則篇曰。固封璽。封璽與璽封同。五音集韻曰。璽俗作全。與全字形相似。故誤爲全矣。汜論篇。盜管金高注曰。金印封所以爲信。金亦璽字之誤。說見王氏讀書模志。彼璽誤爲金。此璽誤爲全。其誤正同。雖有聖賢之寶。不遇暴亂之世。可以全身。而未可以爲王也。

樞謹按寶字無義。疑當作資。荀子性惡篇。離其資。楊注曰。資。材也。謂雖有聖賢之材也。質與寶形似而誤。

一身之身。旣數變矣。

樞謹按上身字當作人。汜論篇曰。故一人之身而三變者。所以應時矣。文義與此同。此四者。耳目鼻口不知所取去。心爲之制。各得其所。

樞謹按鼻字衍文也。上文云。目好色。耳好聲。口好味。接而說之。不知利害嗜慾也。食之不留於體。聽之不合於道。視之不便於性。三關交爭。以義爲制者。心也。然則此承上文而言。亦當止言耳目口。不當兼言鼻。今衍鼻字者。蓋後人據文子符言篇增入。不知彼文上言目好色。耳好聲。鼻好香。口好味。故下言

耳目鼻口此文上言曰好色耳好聲口好味故下止言耳目口兩文不同未可據彼以增此也聖人內藏不爲物先倡

樞謹按先字衍文先即倡也言倡不必言先文子上德篇正作不爲物唱無先字智達於事

樞謹按選讀爲劇說文力部勞劇也然則劇亦勞也劇於事謂勞於事也選劇古通用公羊宣六年傳釋文曰劇本作選

不能爲御者不可以爲僕無害於爲佐

樞謹按高注曰佐君位也則正文及注佐字均當作左禮記曲禮篇正義曰車行則有三人君在左僕人中央勇士在右是左爲君位也今加人旁作佐則失其旨矣

行成獻止成文

樞謹按成獻之文殊不成義高注曲爲之說非也獻疑獻字之誤隸書獻或作獻有桐柏廟碑形與獻似故獻或誤爲獻周官庖人職賓客之禽獻注曰獻古文爲獻杜子春云當爲獻是其例也論語八佾篇文獻不足故也文獻對文自有所本行成獻止成文者獻賢也言行則成賢善止則成文采也字誤作獻則不可通矣

其作始簡者。其終本必調。

樾謹按王氏念孫以本爲卒字之誤。其說是矣。惟調之言和也。合也。與簡字之義。殊不相應。調當作綱。玉篇多部。綱丁亥切。多也。大也。其作始簡者。其終卒必綱。言始於少而終於多也。莊子人間世篇曰。其作始也簡。其將畢也必巨。巨者大也。大與多義相近。故玉篇綱訓多亦訓大。且其字亦或從大作育也。故神制則形從。形勝則神窮。

樾謹按文字符言篇作故神制形則從。形勝神則窮。當從之。此申明上文神貴於形之義。言可使神制形。不可使形勝神也。觀高注則其所據本已誤。

故不得不中絕。吳略

樾謹按此當作故人得不中絕。言聖人勃然而起。夷險除穢。故人類不至於中絕也。今作不得不中絕。於義難通。文子上義篇亦然。則其誤久矣。

夫畜池魚者必去獮獫。養禽獸者必去豺狼。

樾謹按主術篇。夫華鬪綠耳。一日而至千里。然其使之搏兔。不如豺狼。太平御覽獸部引作狼契。王氏引之曰。狼契皆犬名也。廣雅曰。狼狐狂狼。犬屬也。玉篇。契公八切。獾犬也。契與契通。犬能搏兔而馬不能。故曰不如狼契。說見讀書錄志。今以其說推之。此文豺狼亦當作狼契。蓋獮獫能食魚。狼契能搏獸。

故獮獮不可與池魚並畜，而狼契不可與禽獸同養。若豺狼本非人之所養，又何待言去乎？此於義不可通，且獮與契爲韻，若作豺狼則於韻亦不可協矣。蓋由後人習聞豺狼，罕聞狼契，故率意更改，皆非其舊。

此天之所以誅也，此民之所以仇也。

樞謹按兩以字皆衍文。呂氏春秋懷寵篇作若此者天之所誅也，人之所讎也。無兩以字。文子上義篇同。

有逆天之道，帥民之賊者。

樞謹按帥字義不可通。呂氏春秋作衛是也。當由衛誤作術，因改爲帥耳。

是故至於伏尸流血，相支以日。

樞謹按相支以日，甚爲無義。文子上義篇作相交於前，當從之。交與支形似而誤。交誤爲支，因改於前爲以日，使成文義耳。

凡物有脰，唯道無脰。

樞謹按高注曰：言萬物可脰也，而道不可脰也，則正文及注文脰字，皆勝字之誤。故以不可言，若是脰字，則但當言有無，不當言可不可也。文子自然篇作夫物有勝，唯道無勝，當據以訂正。

察行陳解賸之數。

樞謹按解賸當爲解續。解之言解散也。續之言連續也。解續猶言分合。下文曰。出入解續。是其證。

博則能禽缺。

樞謹按博與缺義不相應。與上文辭則能應躁。後則能應先。數則能勝疏。不一律矣。博當作搏。字之誤也。說文手部。搏。圓也。故與缺相對爲文。太元中次六曰。月闕其搏。月之有闕有搏。卽此文搏缺對文之證。

是故處於堂上之陰。而知日月之次序。見瓶中大冰。而知天下之寒暑。

樞謹按於字衍文也。處堂上之陰者。謂察堂上之陰也。兵略篇曰。相地形處次舍。是處與同義。主術篇曰。按白黑而示之。則不處焉。不處猶不察也。蓋物居其所謂之處。使物各得其所。亦謂之處。國語魯語曰。夫仁者講功。而知者處物。是也。故處卽有辨別之義。後人不達。而妄加於字。處於堂上之陰。於義殊不可通。且處堂上之陰。本與見瓶中之冰相對。今增於字。則句法亦參差不齊矣。

典疑如冬。

樞謹按高注曰。典常。疑。正也。此未得典字之義。典讀爲顧典之典。考工記。轉人。是故。轉欲顧典。鄭注曰。顧典。堅刃貌。然則典疑猶堅疑也。與上句湫漻如秋一律。若訓典爲常。則失其義矣。

故將必與卒同甘苦俟饑寒。

繼謹按俟字義不可通。乃併字之誤。併與并通。廣雅釋詁。并同也。併饑寒與同甘苦一律。

魄曰言者獨何爲者。吾將反吾宗矣。設也。

繼謹按吾將反吾宗矣。上當有魂曰二字。此乃魂之言也。吾將反吾宗者。魂欲反其宗也。故下文曰。魄反顧魂。忽然不見。惟反其宗。所以不見也。高解反吾宗曰。魂將反于無形。則其所據本正有魂曰二字。不然何知其是魂而非魄乎。

鸛鵲能言而不可使長。

繼謹按載文類聚鳥部。太平御覽羽族部。引此並作不可使長言。當從之。高注曰。長主也。又曰。不知所以長言。下注又曰。不能自爲長主之言。則未得長字之義。長主也。則長猶典也。不可使長言。猶曰不可使典言。謂不可使典主教令也。

鞞不可以虛氣召也。

繼謹按氣當作器。莊子人間世篇。氣息弗然。釋文曰。向本作謁器。云器氣也。是器氣聲近義通。大戴記文王官人篇。其氣寬以柔。逸周書官人篇。氣作器。此古書以器爲氣之證。鞞不可以虛器召。猶上句云。魚不可以無餌釣也。文子上德篇。正作鞞。不可以空器召。

保者不敢畜噬狗。

樹謹按高注曰保城郭居也。然以居城郭者謂之保者義殊未安。此保字乃阿保之保。禮記內則篇其次爲保母是也。保者不敢畜噬狗恐其齧孺子也。上句云亡者不敢夜揭炬亡者保者皆以事言非以地言。

小馬非大馬之類也。小知非大知之類也。

樹謹按上非字衍文也。本作小馬大馬之類也。小知非大知之類也。言馬則小大同類。知則大小迥殊。正以馬之類明知之不類也。孟子告子篇然則犬之性猶牛之性牛之性猶人之性與亦以物之同見人之不同。與此語意相近。呂氏春秋別類篇曰小方大方之類也。小馬大馬之類也。小智非大智之類也。卽淮南所本。後人不達其旨誤謂兩句一律於上句亦增非字失之矣。然觀高注曰小馬不可以進道致千里故不得與大馬同類。小知不可以治世長民故不得與大知同類。則其所據本已衍非字。見卵而求晨夜。

樹謹按晨當作辰。淺人誤謂與夜對文故加日作晨不知非其義也。辰者時也。詩東方未明篇不能辰夜。毛傳曰辰時也。正義曰不節時節此夜之漏刻。然則辰夜卽時夜也。莊子齊物論篇正作見卵而求時夜蓋皆本於毛詩淮南用其文莊子用其義耳。

見一葉落而知歲之將莫。賭瓶中之冰。而知天下之寒。

樾謹按。塞下當有暑字。兵略篇曰。是故處堂上之陰。而知日月之次序。見瓶中之冰。而知天下之寒暑。彼以暑與序爲韻。此以暑與莫爲韻。今刪暑字。則失其韻矣。上文曰。啓一櫛肉。知一鑊之味。縣羽與炭。而知燥溼之氣。味氣爲韻。則此文亦必有韻。可知當據兵略篇補。

孫叔敖制冠浣衣。

樾謹按。制疑刷字之誤。爾雅釋詁。刷。清也。故與浣衣對文。

祭之日而言狗生。

樾謹按。生當作胜。說文肉部。胜。犬脊鼻也。狗胜猶言狗鼻。

爲醫之不能自治其病。病而不就藥。則効矣。

樾謹按。藥當讀爲療。說文广部。療。治也。或作療。古每以藥爲之。詩板篇。不可救藥。韓詩外傳。作不可救療。毛用段字。尊用正字也。病而不就藥。謂不就其療治。申鑒俗媛篇曰。藥者療也。

諸子平議卷三十二

淮南內篇四

曹氏之裂布說林

。摠按高注曰。楚人名布爲曹。今俗間以始織布繫著其旁。謂之曹布。然則高氏所據本。疑無氏字。若有氏字。則曹是人之氏族。何得以布言之乎。今有氏字者。蓋涉下文夏后氏之璜而衍。非高本之舊也。惟高注義亦未安。若從前一說。則曹卽布之異名。言曹不必更言布。若從後一說。則當以曹布連文。不當曰曹之裂布也。曹疑當讀爲藉。廣雅釋器曰。藉。繒也。玉篇巾部曰。繒。藉也。繒卽藉之異文。又衣部曰。繒。小兒衣也。然則藉者。疑是小兒承藉繒屨之布。故亦謂之繒。繒猶席也。漢書宣帝紀注引李奇曰。繒。小兒大藉也。卽其類也。繒之裂布者。說文衣部。裂。繒餘也。字通作烈。爾雅釋詁。烈。餘也。裂布卽餘布。言承藉小兒其四邊所有之餘布也。是其爲物至賤。然而繒者貴之。正上文時有所合之意。

烏飛反鄉。兔走歸窟。狐死首丘。將將翔水。各哀其所生。
。樞謹按文子上德篇。作各依其所生也。哀與依古聲同。此作哀者。卽依之假字耳。高注曰。哀。猶愛也。非是。

大匠不斲。大豆不具。大勇不闕。

摠議按大匠大勇皆以人言。而大豆獨以器言。且大豆不具。義亦難通。殆非也。淮南原文本作大庖不豆。呂氏春秋貴公篇曰。大匠不斲。大庖不豆。大勇不闕。即淮南所本。高氏彼注曰。但調和五味。使神人享之而已。不復自列簠簋豆也。疑高氏此注亦與彼同。今但存豆簠簋豆之器七字。蓋後人刪改之以合於既誤之正文。非其舊也。又按豆者剗之段字。廣雅釋詁。剗。裂也。大庖不剗。謂不自剗裂。與不斲不闕一律。說詳呂氏春秋。

任動者車鳴也。

摠議按高注曰。任者輦也。詩曰。我任我輦。此說失之。黍苗篇。我任我輦。我車我牛。毛傳曰。任者輦者車者牛者。鄭箋曰。有負任者。有輓輦者。有將車者。有牽牛者。是毛鄭皆以任輦爲二事。若曰。任者輦也。亦將曰。車者牛也。其可通乎。今按此任。卽所謂任木也。考工記。輅人曰。凡任木。任正者。十分其輅之長。以共一爲之。輅。任者。五分其長。以共一爲之。輅。鄭康成說。任正。衡任。未得其義。宋戴侗六書故曰。任正者。輅也。衡任者。軸也。近世學者程氏孫用。則謂必在輿下者。始足當任木之名。陸深四尺四寸。輅在四尺四寸下者。任正也。車廣六尺六寸。軸在六尺六寸下者。衡任也。金氏榜則謂凡任木。縱者皆名任正。橫者皆名衡任。任正者。輅也。伏兔也。衡任者。軸也。衡也。其說皆本戴氏而推之。可以說此文。任動車鳴。

之義。

使但吹竽。使氏厭竽。雖中節而不可聽。

樞謹按高注曰。但古不知吹人。此殆望文生訓。且既不知吹矣。又何能中節乎。文子上德篇。作使倡吹竽。使工趁竽。然則但氏二字。乃倡工之誤。倡也。工也。特爲異名以別之。明非一人。實則同義。蓋倡與工。雖善吹竽。然必自吹之而自厭之。若一人吹竽。一人厭竽。則雖中節而不可聽矣。韓子外儲說右篇曰。田連成竽。天下善鼓瑟者也。然而田連鼓上。成竽撥下。而不能成曲。此意卽淮南所本。倡也。工也。猶曰。田連也。成竽也。彼舉其人以齊之。此則不舉其人耳。倡字闕壞而成但字。隸書工或作五。氏或作互。二形相似。故工誤作氏。高據誤本作注。曲爲之說。失之矣。

蜺狄之捷來乍。

樞謹按高注謂乍爲暫疾。而以疾擊取之。申明其義。此曲說也。乍與作通。當讀爲訢。爾雅釋器。魚曰訢之。禮記內則篇作魚曰作之。卽其例也。成二年公羊疏引樊光曰。訢。砍也。砍乃斫之俗字。斫者擊也。蜺狄之捷來訢。謂見斫擊也。方與上句虎豹之文來射。文義一律。總稱篇曰。蜺狄之捷來諧。高注曰。諧。刺也。刺擊義亦相近。

穀立三十幅。各盡其力。不得相害。使一輻獨八。眾輻皆棄。豈能致千里哉。

樾謹按文子上德篇作殺虛而中立。此文殺下脫虛而中三字。一幅文子作一軸。亦當從之。蓋一軸在殺中。三十幅在殺外。若一軸獨八而三十幅皆棄。即不成爲輪矣。故不可以致千里也。

蘇秦步曰何故。趨曰何趨。馳

樾謹按此當作蘇秦步曰何步。趨曰何趨。馳曰何馳。因首句高注有何故二字。遂誤正文何步爲何故。而馳下又脫曰何馳三字。則文不成義矣。

的的者獲。提提者射。

樾謹按高注曰的的。明也。爲衆所見。故獲。提提。安也。王氏念孫謂的。提提。皆明也。引管子白心篇爲善乎無提提爲證。其說得之矣。惟未說獲字之義。今按的猶提提也。獲猶射也。兩句實止一意。儀禮鄉射禮篇者獲坐而獲。鄭注曰射者中則大言獲。是古謂射中爲獲。上句言獲。下句言射。變文以成辭耳。

扶之與提。謝之與讓。故之與先。諾之與已。也之與矣。相去千里。

樾謹按故之與先。本作得之與失。草書得字作乃。故字作故。兩形相似。隸書失字或作失。先字或作先。兩形亦相似。因誤得爲故。誤失爲先耳。之與矣三字衍文也。蓋校者見淮南舊本有得之與失句。因補注於諾之與已也下。而傳寫又脫得字。且誤失爲矣耳。文子上德篇正作扶之與提。謝之與讓。得之與

失。陷之與已。相去千里。可據以訂正。待利而後拯溺人。亦必以利溺人矣。

樾謹按以字衍文。高注曰。利溺人者。利人之溺得其利也。則其所據本無以字。聖人處於陰。衆人處於陽。聖人行於水。衆人行於霜。

樾謹按四語相對成文。且陽霜爲韻。非有脫誤。文選洛神賦注。引作聖足行於水。無迹也。衆生行於霜。有迹也。太平御覽天部。引作聖人行於水。無迹。衆人行於霜。有迹。疑無迹也有迹也。是許叔重注引者。并注文舉之。使其意明顯耳。王氏念孫欲據以增入正文。然則處於陰處於陽下。又將增入何語乎。足知其非矣。

寅巳無整。泉原不薄。

樾謹按寅巳謂大巳也。方言。寅。大也。廣雅釋詁同。寅卽寅之段字。言巳雖大而無整。則泉原不薄也。下文曰。尋常之整。灌千頃之澤。尋常言其小。則寅巳必言其大矣。高注以爲汙潦水名。非是。疹和切適。

樾謹按高注曰。疹。轉也。轉其和更作急調。然則正文疑當作疹和適切。切者急切也。適猶之也。往也。言轉其和平之音。而適於急切之調也。

尾生之信不如隨牛之誕。

樾謹按高注曰。隨牛弦高橋。君命爲誕以存國。然隨牛未知何人。據人間篇注曰。塞他弦高之黨。未聞其有隨牛也。隨牛疑當作隨生。卽謂漢初之隨何也。生猶先生也。史記儒林傳索隱曰。自漢已來。儒者皆號生。亦先生省字呼之耳。然則稱隨何爲隨生。乃漢時常語也。隨何爲漢初辯士。故曰尾生之信。不如隨生之誕。陸士衡漢高祖功臣頌曰。隨何辯達。因資於敵。紆漢拔楚。唯生之績。此卽隨何稱生之證。發一端。散無竟。周八極。總一筦。謂之心人。

樾謹按總一筦三字。當在周八極之上。蓋言發於一端。而散於無竟。總於一筦。而周於八極。猶下文所云執一而應萬也。兩句誤倒。失其義矣。

歸而封孫叔敖。辭而不受。病疽將死。

樾謹按諸書無言孫叔敖以病疽死者。疽乃疔且二字之誤。病將二字。皆衍文也。說文疔部。疔。病也。人有疾痛。象倚著之形。是古疾病字止作疔。其從矢之疾。蓋疾速字。而非疾病字也。後人假疾爲疔。疾行而疔廢矣。疔且。卽疾且殂也。其事亦見列子說符篇。呂氏春秋異寶篇。並作疾將死。將猶且也。彼作疾此作疔。古今字耳。因疔且二字誤合爲疽字。後人乃於上加病字。下加將字。失之矣。

楚國之俗。功臣二世而爵祿。惟孫叔敖獨存。

樹謹按二世而爵祿文義未完疑本作二世而奪祿下文曰夫孫叔敖之請有從之丘沙石之地所以累世不奪也奪字即承此而言因奪與爵草書相似又以文在祿上故奪誤爲爵耳夫所謂孫叔敖獨存者存其從丘之地也祿也非爵也不當兼言爵韓子喻老篇作楚邦之法祿臣再世而收地亦言祿不言爵則爵字之誤無疑矣

魯君聞陽虎失

樹謹按失當讀爲逸荀子哀公篇其馬將失楊注曰失讀爲逸是其證也桓八年左傳隨侯逸杜注曰逸逸也陽虎逸即陽虎逃古字逸與佚通故亦通作失

智伯求地於魏宣子宣子弗欲與之

樹謹按弗欲與之本作欲弗與之下文求地而弗與即承此而言戰國趙策作魏桓子欲勿與虞之與競相恃而勢也若假之道競朝亡而虞夕從之矣

樹謹按勢字義不可通疑本作相恃而存也呂氏春秋權勳篇曰夫競之亡也恃虞虞之亡也亦恃競也若假之道則競朝亡而虞夕從之矣即淮南所本競不亡恃虞虞不亡恃競故曰相恃而存也今本誤作勢者蓋因呂氏春秋此文之上有虞競之勢是也句韓子十過篇亦有虞競之勢正是也句疑淮南不當無此句因以意竄改非其舊矣

此吉祥以饗鬼神。

樾謹按吉祥下脫也字。列子說符篇論衡福虛篇並作此吉祥也。當據補。

近塞上之人有善術者。

樾謹按近謂近時也。此蓋淮南舉近事言之。故曰近。非近塞字爲義也。班孟堅幽通賦北叟顏譔其倚伏。卽用此事。而云北叟者。以下文言胡人大入塞。故知是北方之塞耳。乃顏師古注漢書敘傳引此文作北塞上之人。蓋涉正文北叟而誤。非顏注之舊。是以李善注文選幽通賦止云塞上之人。若使本作北塞。則正宜引之以證北叟之義。安得刪去之。惟其是近字。故可有可無也。後漢書蔡邕傳得北叟之後福。李賢注曰。北叟。塞上叟也。但言塞上。不言北塞上。然則淮南子原文不作北塞。明甚。而藝文類聚太平御覽引此文。並作北塞上之人。則爲漢書注所誤。王氏念孫反據以訂正淮南。謬矣。下文近塞之人。死者十九。則當作塞上之人。漢書後漢書注文選注及諸類書所引。無作近塞者。可知近字之非。然亦無作北塞者。又可見此文作北塞上之誤矣。

無害子之慮。無中於策謀。無益於國。然而心調於君。有義行也。

樾謹按調當爲周。楚辭離騷。雖不周於今之人。今王逸注曰。周。台也。心周於君。謂心合於君也。作調者古字通用。文子微明篇正作心周於君。

以詐僞遇人。雖愈利後無復。

樞謹按愈當爲愉。古愉字也。周官大司徒職。以俗教安則民不愉。釋文云。愉音愉。是其證也。愉利卽愉利。謂雖愉取利而後不可復也。呂氏春秋義賞篇曰。雖今愉可。後將無復。至其日之夜。

樞謹按其當作期。謂所期之日之夜也。韓子十過篇正作至於期日之夜。倭人得志。是使晉國之武舍仁而後倭。

樞謹按後字義不可通。乃從字之誤。倭人得志。故晉國之士皆舍仁而從倭也。晉國之武。卽晉國之士。淮南一書。通謂士爲武。

陳成常果攻宰子於廷中。而弑簡公於朝。

樞謹按攻乃殺字之誤。殺宰子。弑簡公。君臣異辭。其實一也。下文曰廷殺宰子。是其明證。耶公作難。

樞謹按耶昭伯魯大夫。不得稱耶公。乃耶氏之誤。上文云耶氏介其難。是其明證也。今作耶公者。涉下文魯昭公出走而誤。又按魯昭公出走句。王氏念孫謂衍公字。以上下文皆四字句故也。然上文云。簡公遇殺。身死無後。疑此文本作昭公。昭公不稱魯。猶簡公不稱齊。後人誤加魯字。遂致句法參差。而王

氏乃議刪公字失之矣。

西風流沙北。擊遼水東。結朝鮮。

樹謹按擊字無義。疑馨字之誤。爾雅釋詁。馨。盡也。言北盡遼水也。史記作起。臨洮至遼東。至卽有盡義。哀公默然深念。憤然自反。

樹謹按憤然非自反之貌。憤疑墮字之誤。周易繫辭傳。夫坤墮然。示人簡矣。虞注曰。墮。安也。馬注曰。柔貌。皆與自反之義合。上文孔子讀易至損益。未嘗不憤然而歎。王氏念孫謂憤然當作噴然。此誤墮爲憤。猶彼誤噴爲憤。皆形似而誤。古書從資從貴之字。往往相亂。詳見讀書稊志。

武王蔭囑人於樹下。

樹謹按注曰。樹下。衆樹之虛也。此注未得精神。篇曰。當此之時。得蔭樹下。則脫然而喜矣。注曰。楚人樹上大本小如車蓋狀爲越。言多蔭也。越讀經無重越之越也。此注得之。越樹古同字。而前後異說。疑有許高之異。釋稱齊俗道應。證言兵略。人閒泰族。要略八篇。標目下。無因以題篇四字。與它篇不同。或許注也。因無塙證。故不別言之。

子發盤罪威王而出奔。

樹謹按盤罪二字。甚爲無義。盤疑本作服。服古字作般。與般字相似。往往致誤。爾雅釋詁。服宜貫公事。

也。釋文曰：服又作般。荀子：風篇：譏人服矣。楊注曰：服本或作般，並其證也。服誤爲般，因又誤爲盤耳。服者負之段字。考工記：車人注：鄭司農曰：服讀爲負，是負服一聲之轉。古得通用。服罪威王而出奔，言其負罪而出奔也。高注曰：盤，辟也，是其所據本已誤。

禹沐浴霖雨，拂扶風，俗奇。

樹謹按：浴字衍文。王氏念孫已訂正矣。扶字疑卽疾字之誤。隸書疾字或作扶，見周令趙君碑。扶字作扶，見桐柏廟碑。兩形相似，故誤耳。莊子：天下篇：禹沐甚雨，拂疾風，卽淮南所本。

夫地勢水東流，人必事焉，然後水潦得谷行。

樹謹按：高注曰：水勢雖東流，人必事而通之，使得循谷而行也。然循谷而行謂之谷行，甚爲不辭。且水注谿曰谷，水之東流，豈必循谷而行乎？於義亦不可通。谷疑沿字之誤。沿字缺壞，止存右畔之沿，因誤爲谷矣。荀子禮論篇：榮辱篇：楊倞注並曰：沿，循也。然則沿行者循行也。高注本作循沿而行，蓋以循訓沿耳。又下文說申包胥事曰：於是乃羸蹠跣足，跋涉谷行。夫申包胥自楚至秦，非必行於谷中，且其下說所經歷之地曰崤山，曰深谿，曰川水，曰津關，乃獨以谷行二字冠之，則於文轉爲不備矣。谷亦沿字之誤。沿亦循也。申包胥恐爲吳軍所得，不敢從正路，循沿邊際而行，故曰沿行。楚策載此事曰：於是羸蹠潛行，是其義也。

值於中則應於外故在所以成。

樾謹按咸下本有之矣二字傳寫脫之則文義未完文字精誠篇正足故在所以成之矣。世俗廢衰而非學者多。人性各有所脗短若魚之躍若鵲之駭此自然者不可損益。

樾謹按非學者多下有闕文或是言字或是曰字未敢臆補蓋人性各有所脗短云云乃世俗非學者之說意謂人性之自然者非學所能損益也下文吾以爲不然則淮南自爲破之之說。使未嘗鼓瑟者。

樾謹按瑟當作琴上文云然而搏琴撫弦此與相應不容異文。

然而莫能至焉者偷慢懈惰多不暇日之故。

樾謹按不字衍文多暇日者謂其人偷慢懈惰而不學故多暇日也今衍不字失其指矣荀子脩身篇曰其爲人也多暇日者其出入也不遠矣即淮南所本。

此所謂名可彊立者。

樾謹按彊立本作務立上文名可務立功可彊成高注曰務事也然則此亦當言務立今作彊立者乃後人據文字精誠篇改之不知彼上文云名可彊立功可彊成與此文本不相同不得據彼以改此也。戰而身死卒勝民治全我社稷可以庶幾乎。

摠謹按治字衍文。本作卒勝民全。此時但求民之全。不當計其治不治也。後人誤以全字屬下句讀。故妄增治字耳。楚策作社稷其庶幾乎。無全字。然則此全字上屬無疑。

申包胥竭筋力以赴嚴敵。伏尸流血。不過一卒之才。不如約身卑辭。求救於諸侯。

摠謹按竭筋力以下。皆申包胥之言也。申包胥下當有曰吾二字。而今脫之。楚策曰。楚冒勃蘇曰。吾被堅執銳。赴強敵而死。此猶一卒也。不若奔諸侯。是其明證。

琴或撥刺枉撓。闕解漏越。而稱以楚莊之琴。側室爭鼓之。

摠謹按側室二字無義。高注曰。側室或作廟室也。廟室亦無義。疑淮南原文本作則尙士爭鼓之。尙與上通。尙士卽上士也。考工記桃氏爲劔。弓人爲弓。並有上士服之之文。故此言琴亦曰上士鼓之也。上文曰。今劔或絕側。竊疑卷紙。而稱以頃襄之劔。則貴人爭帶之。兩文相對。此曰則上士爭鼓之。猶彼曰則貴人爭帶之也。因假尙爲上。而尙士二字誤合爲室字。淺人因改則字爲廟字。高所據或本是也。又因古本實是則字。遂改室字爲室字。而加人旁於則字之左。使成側字。高所據本是也。皆非淮南之舊。

藜藿之生。蟻蟻然。日加數寸。不可以爲檣棟。

摠謹按高注曰。檣。屋也。然則正文及注文。並當作廡。漢書食貨志注曰。廡。田中屋也。故高注訓廡爲屋。

以爲廡棟。猶曰以爲屋棟。說山篇曰。鄧人有買屋棟者。彼云屋棟。此云廡棟。其義一也。因棟字從木。梁并廡字而亦誤從木作樅。樅者柱上折也。若果是樅字。何得以屋訓之。本經篇標棟樅樅。高注曰。樅柱上附。卽梁上短柱也。然則高氏非不知柱上附之義。何以於此篇必變其說乎。且以文義言之。日加數寸。言其長也。屋棟之木必取其長。若樅則短柱耳。以方木爲之。其形如斗。故亦謂之斗拱。非必長木乃可爲之。何取於日加數寸者乎。

一言聲然大動天下。秦漢。

樅謹按聲然二字。文不成義。聲當作聲。涉上文四海之內寂然無聲而誤也。周書太子晉篇。師曠聲然又稱曰。孔注曰。聲然。自嚴整也。是其義也。下文。故聖人者懷天心。聲然能動化天下者也。聲然亦聲然之誤。能讀爲而。

奚仲不能旅。魯般不能造。

樅謹按旅字無義。疑放字之誤。廣雅釋詁。放。效也。言天地所生者。雖奚仲不能放效之。雖魯般不能造作之也。高注曰。旅。部旅也。其所據本已誤。

故聖人懷天氣。抱地心。

樅謹按文子精誠篇作懷天心。抱地氣。是也。上文云。故聖人者。懷天心。則此文亦當作懷天心矣。懷天。

心之文。既與文字同。則下句亦當作抱地氣矣。傳寫誤耳。上文故聖人者懷天心下。疑亦當有抱地氣三字。今闕此句。文義不備。

巢枝穴藏

樹謹接枝乃枝字之誤。巢枝穴藏相對成義。史記梁孝王世家索隱引通俗文曰。高竝立枝棚曰枝間。卽此枝字之義。巢高故言枝。穴深故言藏。

乃澄列金木水火土之性。故立父子之親而成家。

樹謹按故立當從文字上禮篇作以立。王氏念孫已訂正矣。惟木水二字傳寫誤倒。當作水木。蓋金水木火土相生之序。故本之以立父子之親也。

故勇者可令進鬪。而不可令持牢。重者可令埴固。而不可令凌敵。貧者可令進取。而不可令守驢。廉者可令守分。而不可令進取。信者可令持約。而不可令應變。五者相反。聖人兼用而財使之。

樹謹按勇者當作輕者。上文云。故用兵者或輕或重。或貧或廉。此四者相反。而不可一無也。輕者欲發。重者欲止。貧者欲取。廉者不利。非其有。然則此承上文而言。亦當以輕重貧廉對舉。其本作輕者明矣。淺人不尋上下文理。見有進鬪之文。妄改爲勇者。非其舊也。又接上言四者。而下言五者。義亦可疑。且輕與重反。貧與廉反。所謂四者相反也。信則與何者相反乎。乃云五者相反。義不可通。疑信者可令持。

約而不可令應變十二字。沒人竄入。淮南本無此句。五者亦作四者。與上文相應。因竄入信者句。遂改四爲五以合之。而不悟其不可通耳。

小見不達必簡。

樞謹接小上當有道字。因涉上句小義破道。兩道字適相連。寫者之於上句道字下作二小畫以識之。而遂脫去也。見乃則字之誤。則字闕。止存左旁之貝。因誤爲見矣。達下當更有達字。亦因止作二小畫而脫去也。其文本曰。道小則不達。達必簡。文子上仁篇作道小必不通。通則必簡。與此文小異而義同。若如今本。則不成文理矣。

故不言而信。不施而仁。不怒而威。是以天心動化者也。

樞謹接天心動化。本作無心動化。因無字作无。故誤爲天耳。文子上仁篇亦作天心。誤與此同。而精微篇曰。一言而大動天下。是以无心動化者也。无字不誤。可據以訂正上仁篇。卽可以正淮南子矣。夫欲治之主不世出。而可與興治之臣不萬一。

樞謹按興字衍文。蓋卽與字之誤。而衍者。高誘注呂氏春秋觀世篇引此文曰。欲治之君不世出。可與治之臣不萬一。是其明證。文子下德篇亦無興字。衆衰而流。

櫛謹按衰乃等衰之衰。水之從高流下。必有次第。故曰乘衰而流。高注訓衰爲下。未得。王氏引之。因以衰爲衰之誤字。更非矣。

故百川並流。不注海者不爲川谷。

櫛謹按既云百川。則不得又云不爲川。川字衍文也。後人因下句云不爲君子。故妄增川字。使字數相當耳。文子上義篇。正作不注海者不爲谷。

使人左據天下之闕而右劓喉。

櫛謹按刻下當有其字。文子上義篇。作左手據天下之闕。而右手劓其喉。

天下大利也。比之身則小。身之重也。比之義則輕。

櫛謹按身之重也。本作身。句所重也。與天下。句大利也。一律。涉上下句兩言比之而誤。文子上義篇。作身之所重也。比之仁義則輕。所字不誤。之字亦涉上下句而衍。

昭王奔隨。百姓父兄攜幼扶老而隨之。乃相率而爲致勇之寇。皆方面將臂而爲之闕。

櫛謹按乃相率而爲致勇之寇。文不成義。當作乃相率爲勇而致之寇。與下句相對。致如致師之致。寇卽謂吳人也。言致死於吳也。下文曰。各致其死。卻吳兵。復楚地。是其義也。王氏念孫改爲相率致勇而爲之寇。然百姓卻敵。初非爲寇。於義不可通矣。

天地之間無所繫戾。

樞謹按繫戾當爲繫戾。主脩篇曲得其宜。無所繫戾。是也。繫戾猶拂戾也。繫者轂之段字。說見荀子脩身篇。

故因其患則造其備。

樞謹按因乃困字之誤。言困於患難則造作其備也。與下句犯其難則得其便一律。

又況知應無方而不窮哉。犯大難而不懼。見煩繆而不惑。晏然自得其爲樂也。豈直一說之快哉。

樞謹按知應無方而不窮哉。衍知字哉字。應無方而不窮。犯大難而不懼。見煩繆而不惑。三句一律。皆蒙又況二字爲文。因涉上文欲知高下欲知輕重欲知遠近而誤衍知字。則與下二句不一律。遂於句末加哉字。使自爲句。而文義隔絕矣。

根深則本固。

樞謹按根卽本也。不得云根深則本固。本乃末字之誤。上文云。草木洪者爲本。而殺者爲末。是也。後人習於根本之說。遂妄改爲本字。失其義矣。根深則末固。與下句基美則上留一律。說文木部曰。木上曰末。然則末卽木之上也。末固上留。文異而義同。王氏念孫據上文猶城之有基。木之有根。謂本當作木。然則下句上字亦當作城字矣。下句不言城。知此句亦不言木。王說非也。

師曠曰。此亡國之樂也。大息而撫之。

樹謹按撫下脫止字。本作大息而撫止之。史記樂書作師曠撫而止之。韓非子十過篇作師曠撫止之。論衡紀妖篇作曠撫而止之。並有止字。是其證。

故事有鑿一孔而生百隙。樹一物而生萬業者。

樹謹按生百隙本作開百隙。涉下句而誤也。下文曰。所鑿不足以爲便。而所開足以爲敗。是其證。懼爲人之悟惛然弗能知也。要略。

樹謹按爲字涉下句多爲之辭。博爲之說而衍。本作懼人之惛惛然弗能知也。與下文又恐人之難本就末也。一律衍一爲字。則文不成義。

葵號施令。以時教期。

樹謹按期當讀爲基。宣二年左傳。楚人基之。杜注曰。基。教也。文選西京賦。人基之謀。薛綜注曰。基。教也。是基與教同義。故曰以時教基。

標舉終始之壇也。

樹謹按高注曰。壇。塲也。然終始不當以壇塲言。此注未得其義。壇當讀爲壇。說文女部。壇。一曰傳也。精神爲以不同形相壇也。高注曰。壇。傳也。終始之壇。卽終始之傳。作壇者假字也。

一盃酒白蠅漬其中。

樾謹按酒白二字。文不成義。疑本作白酒。而傳寫誤倒之。周官酒正職鄭注曰。昔酒。今之酋。久白酒。然則白酒。正漢時常語。藝文類聚禮器部引此白作甘。蓋因已倒爲酒白。故臆改爲甘字。一盃酒甘。亦於義不安。未足據也。

諸子平議卷三十三

楊子太元

火魁頤水包貞中

櫛謹按諸家本皆作大魁頤。溫公從王涯本作火魁頤。與水包貞對文。是也。惟魁字義常從范望訓藏。周次三吉凶之魁。積次七。魁而頤而元告篇神之魁也。范並曰。魁藏也。魁之訓藏。他書所無。而范注屢見。必有所受之。說文衣部。裏袖也。一曰藏也。訓魁爲藏。蓋讀魁爲裏。魁裏並從鬼聲。故得通也。說文包部。包象人褻妊。是則裏與包同義。故曰火裏頤水包貞。漢書外戚傳晉灼注曰。包。藏也。是裏包皆藏也。謂曰。舍舍之包。任臣則也。言包不言裏。以其義同耳。因段魁爲裏。學者但知有魁首之義。而范注遂莫之從矣。

拔車山淵中

櫛謹按山疑出字之誤。言拔其車而出之於淵也。范望注雖亦有山字。然曰民溺於世。惟大位能濟之也。則其所據本。必作拔車出淵。若作山淵。則淵可言溺。山不可言溺也。注中山字。或後人竄入。非其舊耳。次六。謂曰。將車入虛。道不得也。拔車出淵。與將車入虛。文正相對。

諸子平議 楊子太元

將其車入于丘虛。

榷謹按丘字衍文也。次七出險登丘。或牽之牛。范注曰。火生土故爲丘。彼丘字有注。此丘字無注。知所見本無丘字也。因注云。將車入險。在於丘虛之中。故後人於經文增入丘字。不知注有丘字以足句耳。其下云。車以喻君。君而隨臣。臣道不正。猶入虛也。是可爲經文無丘字之證。測曰。將車入虛。道不得也。亦無丘字。增次七丘。范注亦曰。火生土。故言丘。可和七有丘象。六無丘象矣。且以義言之。次五曰。拔車出淵。次六曰。將其車入于虛。次七曰。出險登丘。蓋由淵而虛而丘。經文固自有次第也。今出淵誤作山淵。入于虛誤作入于丘虛。全失其義矣。

閑于遼條。或寢之虛。閑。

榷謹按范本作遼條。王涯宋惟幹本作遼條。溫公從宋衷陸績本作遼條。然止字體之小異。古文以聲爲主。不足爲異同也。惟范訓遼條爲不能俯者。王訓遼條爲傳舍。則皆失之。方言曰。簞。宋魏之閒。或謂之遼苗。其義者謂之遼條。上文次六。閑黃埃。席金第。王曰。埃古雉字。謂城也。第。簀也。此云閑于遼條。或寢之虛。虛則非黃埃之固。遼條則非金第之安。兩贊之義正相反。然則遼條當從方言訓簀矣。

赤臯播闢。

榷謹按王曰。赤臯者。陰陽交爭殺傷之象也。播於遼闢之外。然播于遼闢之外。而但曰播闢。似爲不辭。

播疑當作播。或字之誤。或聲同而借也。干次八日。赤舌燒城。此云。赤鼻播關。兩文相近。播猶燒也。關猶城也。

閤門以終虛。

樞謹按終衍文也。測曰。閤門以虛。終不可實也。贊辭終字。卽涉測辭而衍。

眇于謙少。

樞謹按范注曰。眇。微也。溫公同。然測曰。不見謙也。則是以不見解眇字。當爲眇能視之眇。易釋文。眇。盲也。

少持滿。今盛後傾。

樞謹按持疑特字之誤。惟其以滿自恃。故今盛而後傾也。若作持滿。則與持盈同。詩。鳧鷖爲序曰。能持盈守成。國語。越語曰。夫國家之事。有持盈有定傾。不當反以致傾危也。

女不女其心予。

樞謹按予猶我也。女子從人者也。今其心惟知有我。斯不女矣。所以覆夫謂也。范注曰。予。我也。得其旨矣。又曰。我謂五也。則未必然。溫公謂予與與同。非是。

殺生相午。戾。

樞謹按范本作相矢。然其注云矢乖也。則疑矢乃失字之誤。因其下云射兕東南而矢西北故乖。後人遂改失爲矢。不知范引次五之文以說此贊射兕東南而矢西北正見乖失之意。今改經作相矢。改注文作矢乖也。不可通矣。必非范本之舊。諸家本作相午。達悟之與乖失義亦不甚遠耳。

思登于天谷在于淵上

樞謹按谷當作谷字之誤也。谷者卻之借字。古文以聲爲主。卻從谷聲。故即以谷爲之。廣雅釋言卻退也。卻入於淵猶退入於淵也。思登天而退入淵。正由上無根之故。今字譌作谷失其義矣。

陽扶物如鑽乎堅干

樞謹按范王本作陽氣扶物而鑽乎堅。溫公從二宋陸本。然諸首辭多言陽氣者。如中首曰陽氣潛萌于黃宮。周首曰陽氣周神而反乎始。鑽首曰陽氣微動。閏首曰陽氣閉於陰。皆是也。范王本作陽氣未始不可從。至如與而古書通用。二宋陸本作如鑽乎堅。即而鑽乎堅也。增首云日宣而殖。二宋陸本亦作如。溫公於彼不從。於此從之。何歟。

蚩蚩于干。于巨脩。或錫之坏。

樞謹按巨脩未詳何義。范注曰巨聚也。脩美食也。溫公曰巨以喻高大。脩。餌也。以喻甘美。其義皆似未安。巨脩疑區區之借音。說文瓦部區。甌謂之區。是也。區從區聲。禮記曲禮篇鄭注曰。雖名謂聲音相近。

若禹與禹，禹與區也。是古音禹與區同。故禹可讀爲區。至飴之與餗，並從台聲，義更可通矣。范曰：未成瓦曰坏。温公說同。所求者餗，而或錫之以未成瓦之坏，故潤曰：蚩蚩之干，錫不好也。坏之與餗，實爲同類之物，但不好耳。若釋餗爲美食爲餽，則與坏絕遠矣。豈楊子屬辭之旨乎？

四馬就括矣。

樞謹按：括當讀爲府。說文广部，府，芻藥之藏也。軸折衡，拐，則車不可行。故四馬反而就府也。府從會聲，括從容聲。兩聲相近。話簡文作諭，卽其例也。詩車瑟篇：德音來括。毛傳曰：括，會也。括之訓會，亦以聲近而義通。儀禮士喪禮：誓用組。鄭注曰：古文誓皆爲括。尙書禹貢篇：梲，韓，栝，柏。史記集解引鄭注曰：栝，栝。松身曰栝。爾雅釋木篇則曰：栝，栝。栝，栝。松身，然則以括爲府，猶以括爲誓，以括爲栝矣。

迷腹達目，以道不明也。

樞謹按：范本如此。温公從之。宋陸本作以不道明，似於義爲長。蓋必達於腹而後達於目，此明之以道者也。今迷腹而達目，則明不以道矣。是謂以不道明，范本誤。

大國閱閭，小國交之矣。

樞謹按：管子幼官篇：強國爲閭，弱國爲閭。然則范望訓閭爲國，正得其解。大國小國，猶大國小國，謂小國交於大國也。王曰：閭者殺養之器。温公謂閭養畜閭也，並與交之之義未合。

不禍禍侯。天活我侯。

樞謹按。測曰。禍不禍。非厥就也。疑贊辭亦當作禍不禍。范注曰。近比於九秋。氣將降。禍不爲禍。正釋禍不禍之義。是范氏作注時。經文未倒也。下云。故言不禍禍。則後人據已倒之經文而改之。

進以高明。其道迂也。

樞謹按。迂大也。蓋卽許之段字。爾雅釋詁。許大也。字亦作盱。周易豫六三。盱豫。釋文引王肅注曰。盱大也。又或作于。書大傳。名曰朱于。鄭注曰。于大也。蓋于盱迂並聲近而義通。禮記文王世子篇。況迂其身。以善其君乎。正義曰。迂猶廣也大也。是其義矣。進以高明。故其道大。范注以迂遠釋之。非是。

勳之。丘陵失澤朋。

樞謹按。范注曰。朋類也。此未得朋字之義。古朋字與崩通。史記齊太公世家。陽朋。集解引徐廣曰。朋或作崩。周易復彖辭。朋來无咎。漢書五行志。引作崩來無咎。並其證也。此贊朋字。當讀作崩。言高以下爲基。其下無澤。則丘陵不能成其高。而致崩壞矣。測曰。勳之丘陵。失下危也。以失下危。朋失澤朋之義。可知朋之當爲崩矣。

柔。嬰兒于號。三日不嘔。爽。

樞謹按。二宋陸王本嘔作嘔。溫公從范本作嘔。然實以作嘔爲長。蓋此贊三句。柔一字爲句。嘔與柔韻。

若作嘔。失其韻矣。玉篇口部。噉。於求切。老子曰。終日號而不噉。噉。氣逆也。而今本老子亦皆作嘔。惟傳奕本作歔。尙爲近之。

或飫之徒。

樾謹按王曰。徒猶空也。或飫者食。徒空爾也。此說於義未安。溫公謂雖有美食。不能食。適足飫其徒。爾而已。然按之經文。亦未允協。訓曰。食不足嘉也。豈謂有美食而不能食乎。徒蓋塗之段字。或飫之塗。卽所謂噉爾而與之。行道之人不受者。故曰食不足嘉也。列子天瑞篇。食于道。徒者。道徒卽道塗。故釋文曰。徒。道旁也。以徒爲塗。正與此同。

臂膊脰如脰。

樾謹按王小宋本脰作脰。然脰爲鳥胃。於此殊非所施。溫公從大宋范陸本作脰。言臂大如脰。不可使也。然脰如乃形容之詞。與下句股腳腠如一律。若以脰如爲如脰。則下句腠如當爲如腠。溫公曰。腠音噴。肉膜起也。然則兩句不一律矣。脰當訓直。漢書楊惲傳注。脰脰直貌。是也。臂膊脰如。言其不能屈伸也。爾雅釋詁。類直也。禮記曲禮篇。鮮魚曰脰祭。鄭注曰。脰直也。脰與頤脰。聲並相近。

丈人扶孤。豎子提壺。

樾謹按王曰。丈夫有扶持孤弱之事。然居次七曰。老夫提車。少女提壺。與此贊辭義相近。提車與提壺。

並實指一事言。則扶孤與提壺亦當如之。若謂扶持孤弱之事。則虛實不倫矣。孤疑孤字之誤。國語晉語。侏儒扶盧。韋注曰。扶。援也。然則扶孤者。援孤也。孟子告子篇。思援弓繳而射之。是其義也。丈人扶孤。小子提壺。孤壺對文。與周易睽上九。先張之弧。後說之壺。相似。大元本華周易。楊子所見周易。蓋與京馬鄭王本同也。

懷威滿虛終

樞謹按范注曰。虛。空也。雖威而消。故曰滿虛。然次三曰。戴威滿頭。句法與此同。若謂虛爲空。則與滿成兩義。以次三之文例之。殆非然也。淮南子淑真篇。虛室生白。高注曰。虛。心也。蓋虛謂空。故亦謂孔竅。淮南子汜論篇。若循虛而出入。注曰。虛。孔竅也。謂孔竅故亦謂心矣。史記吳起傳。批亢擣虛。猶言批其亢。擣其心也。管子心術篇。心者智之舍也。淮南子詮言篇。虛者道之舍也。是虛與心義相近。更以本經證之。斷初一日。斷心滅斧。失初一日。刺虛滅刀。滅刀與滅斧同。則刺虛與斷心同矣。此云懷威滿虛。猶云懷威滿心。與戴威滿頭一律。盛次三。懷利滿胃。次五。何福滿眉。末一字皆屬形體。更可證矣。

不田而穀穀于揀祿

樞謹按宋陸王本揀作揀。溫公從范本作揀。言剛果所施。施于擇祿而已。然揀祿之文。義殊未安。范望注云。五爲天子家。性穀穀然自亢。處高食祿。故不田也。是范氏並無揀擇之說。尋釋其意。所謂自亢者。

正釋棟字之義。周書作榱。篇孔晁注曰。重亢。重棟也。是棟與亢同。范氏所據本。必亦作棟。故以亢字釋棟字。又以處高申明之。見經文所謂穀于棟。祿者。棟則高亢之意。祿則但知食祿之謂也。若是棟字。則注何以不及。而所謂自亢與處高者。何指乎。次五。穀于棟柱。卽承此贊而言。穀于棟。處高食祿而已。穀于棟柱。則處高而有樁柱之功。不能食祿也。兩贊意本相承。後人不達。因棟祿連文。他書罕見。遂妄改爲棟字。非范本之舊。溫公從之。誤也。

廳戰嗜嗜。若熊若羆。

榱。謹按。榱卽康字。說文家部。康。闔相凡不解也。從豕虎。豕虎之闔不相捨。是康之本義。爲兩獸相闔。老子曰。猛獸不據。鹽鐵論曰。虎兕相據。並卽康字也。彼從手作據。此從足作踰。皆古文借字耳。廳戰卽以熊羆言。溫公謂據當作劇。非是。

其志資戚親。

榱。謹按。范注曰。資。用也。二爲平人。未仕於世。志在親戚骨肉。王曰。資。取也。戚。親也。其志惟取於相親附也。此二說並非經義。初一日。其志醜醜。此曰。其志資戚。文法正同。資戚與醜醜並雙聲字也。資讀爲咨。周易略例。不諮于閭。釋文諸本作資。是其例也。資戚猶咨戚。訓用謂取分資戚爲二義。皆失之矣。

雞繩不市。注。

樹謹謹范注曰甫始也然準繩不始甚爲不辭溫公訓爲美義亦未合甫當讀爲專說文寸部專布也昭三年左傳寡君使虎布之杜注曰布陳也然則準繩不專猶言準繩不陳禮記經解篇繩墨誠陳是其義矣

幽遇神及師夢遇

樹謹按范注師衆也此未得其解也衆次七師孕唁之哭且噴范曰師盲者也晉次三師或導射范曰師爲替者也此替師字亦當同之蓋所遇者神已爲幽矣而又見夢於無目之人幽益甚也

兌人遇雨

樹謹按易繫辭傳潤之以風雨又曰上棟下宇以待風雨虞注並曰兌爲雨然則兌本有雨象蓋雨者水氣兌爲澤故爲雨也兌人言處川澤之人以兌人而遇雨故測曰還自賊也范注以兌爲巫說之雖亦用易義然非楊子之旨

陽蓬其外大

樹謹按范本蓬作蓬溫公從二宋陸王本作蓬宋曰蓬猶盛也其實蓬亦盛也禮記儒行篇衣逢掖之衣鄭注曰蓬猶大也荀子非十二子篇其衣逢楊倞注曰蓬大也蓬訓大則亦即與盛同義矣蓋蓬與豐通淮南天文篇五穀豐昌史記天官書豐作蓬是其證也訓大訓盛皆豐字之義是故作蓬者豐之

段字作蓬者。逢之異文。溫公疑蓬無盛義。必作其葉蓬蓬之蓬。始得訓盛。是猶未達乎古訓也。雉之不祿。而雞蓋殺文。

樞謹按宋陸本而下有不字。蓋卽而字之誤而衍者。王本無而字。則更非矣。溫公從范本。是爲得之。惟未解蓋字之義。方言蓋餘也。秦晉之間。炊薪不盡曰蓋。廣雅釋詁亦曰蓋餘也。雉之不祿。而雞蓋殺。言雉不祿。而雞有餘殺也。

子序不序。未。

樞謹按上序字疑衍文。蓋卽子字之誤而衍者。王云子而不居子之次序。則祭祀賓客長無主矣。疑王涯所據本正作子不序。而溫公不言有異同。蓋寫者改從既衍之本矣。居次三。長幼序。子克父。宋陸王本並同。而范本作長幼序。序誤亦類此。

決欲招寇。積。

樞謹按王本決作快。當從之。方言。還曉俊苦快也。自關而東。或曰曉。或曰還。自關而西曰快。然則快欲猶還欲也。還欲故招寇矣。諸家作決。乃字之誤。溫公從之。非是。

前尸後喪。決。

樞謹按尸當訓陳。言前雖陳列之。後終喪失也。故訓曰。終以貪敗也。王曰。危亡之道。相繼而至。故前尸

後喪未得其旨。

爾儀而悲坎我西階內。

樞謹按范注曰坎憂也親迎之道婦升西階有代親之義故悲也然坎我西階甚爲不辭且旣言悲不必更言憂矣范說非也坎乃次字之誤次者卽也說文奎古文作翌是次卽古音相同尙書康誥勿庸以次女封荀子致士篇有坐篇並引作勿庸以卽是次與卽通用也次我西階者卽我西階也范引婦升西階爲說是矣。

贈提明聲。

樞謹按贈當從小宋晉眇云一目盲也范云贈目不明也意亦與眇同眇從目少聲贈從目肖聲少與肖並從小聲其聲同也本或誤從日王涯以爲古肖字然肖何以從日乎殆不然矣提字之義自來莫得其解王云提明自照提明謂燭之類其說至爲鄙陋提當爲睪說文目部睪迎視也贈睪明謂眇而視明正周易眇能視之義范本明下有德字因調而誤溫公已正之。

天禍以他窮。

樞謹按他古字作佗說文人部佗負何也負何故有加義詩小弁篇予之佗矣傳曰佗加也字亦作挖易訟上九終朝三褫之鄭本作挖云三加之也挖挖字異義同然則天禍以他猶曰天禍以加故測曰。

廷不幸也。范注以爲不偶天禍。非是。王曰。咎非他作。亦於文義未合。

車繫馬。行可鄰也。其

樞謹按大戴記子張問入官篇。故不先以身。雖行必鄰也。盧注訓鄰爲鄰。蓋鄰者遷之假字。說文是部。避行難也。行難則宜止而不行。故亦得訓鄰。此云行可鄰也。謂其行可以鄰退也。范注謂止於鄰里。失之矣。

弓善反。弓惡反。其

樞謹按范注云。善反。詩云四矢反兮。言反其故處也。惡反者。不善發則徧然反也。此注非是。弓善反。弓惡反。言弓善者亦反。弓惡者亦反。與下文善馬很惡馬很。義正一律。不曰善弓惡弓。而曰弓善弓惡。故與下文錯綜其辭。見文法之變。亦猶論語迅雷風烈。楚辭吉日兮辰良之比耳。善惡以弓言。不以反言。注以善反惡反爲說。則兩反字義異矣。

成微改。未成而殆。成

樞謹按殆當讀爲意。詩元鳥篇。受命不殆。鄭箋云。受天命而行之不解殆。論語爲政篇。思而不學則殆。何晏注曰。徒使人精神疲殆。解殆與疲殆。其字並當作意。而作殆者。古字通也。此贊言成之尙微。而改之又改。則未及其成而先已解怠矣。故測曰。不能自遂也。王以危殆釋之。非是。

羴角之吾勑、

樞謹按吾當讀爲牙。後漢書崔駰傳注。童牙謂幼小也。是其義也。牙吾古同聲。故得通用。猶羴吾之或爲羴牙矣。管子海王篇。吾子食鹽二升少半。尹注曰。吾子謂小男小女也。與此吾字義同。王曰。吾者。吾

聞也。皆合二而密也。咸用一元聲。

樞謹按咸乃咸字之誤。咸用一。與皆合二。相對爲文。范注曰。二氣協和而成一。是其所據本已誤矣。親附疏。割犯血。

樞謹按血與疏對文。則血是親近之意。猶言骨肉也。

疑者提之。元聲。

樞謹按范注曰。提猶正也。然提無正義。且於文亦未合。提當爲提。說文見部。題顯也。從見是聲。疑者題之。謂使之明顯也。提亦從是聲。故得通用耳。

穢也入穢。

樞謹按穢字無義。當讀爲穢。說文大部。穢。空大也。玉篇大部。穢。空也。空與孔同。謂其纖細者可入乎孔穴之中也。

檢漏率刻元集

樞謹按范注曰。檢猶寫也。則檢當讀爲檢。說文手部。檢。引也。檢。訓引。故得訓寫。作檢者。段字。或字之譌也。

噴情也。抽理也。瑩事也。昭君子之道也。

樞謹按上云。陰陽所以抽噴也。從橫所以瑩理也。明晦所以昭事也。此當云抽噴也。瑩理也。昭事也。方與上合。今抽噴誤作噴情。情字蓋卽噴字之誤而衍者。於是移抽字以易下句瑩字。而瑩理誤作抽理矣。又移瑩字以易下句昭字。而昭事誤作瑩事矣。至昭字無下句可易。因置之下句之首。楊子原文。本作抽噴也。瑩理也。昭事也。君子之道也。今作昭君子之道也。此昭字卽昭事之昭。其致誤之由。尙歷歷可指耳。

爲猛元數

樞謹按許翰曰。唐人避諱。書多改虎爲猛。此字疑當作虎。而未有本證定。然范注曰。金堅剛也。則晉時已作猛矣。非唐人改也。又按以虎爲猛。楊子書固自有之。養次七。小子牽象。婦人徵猛。君子養病。范注曰。婦人謂四三爲虎。而四在前。故徵猛。然則以虎爲猛。亦非自唐人避諱始也。若謂彼文正避唐諱而改。則固不然。象猛養三字爲韻。若本文作虎。則非韻矣。故知不然也。

爲大咭。

繼謹按許翰曰。丁宋無此一句。今考范望本。此句無注。是范本亦無此一句也。當刪。

辰辰未戌丑。

繼謹按許曰。多作辰戌丑未。今從丁宋本。然范注曰。辰取其延長。未取其冥昧。戌取其悉戌。丑之言畜也。是亦以辰未戌丑爲次。今作辰戌丑未。寫者誤耳。非范本之舊。

二爲方沮。

繼謹按沮與且通。婁壽碑。榮且溺之糲耕。且卽沮也。方沮當爲方且。廣雅釋詁。方。始也。莊子庚桑楚篇。與物且者。釋文。且。始也。是方且並有始義。一爲規模。二爲方且。言規模既定。始爲之也。范注謂將有事而自止。非是。

蒙南方也。夏也。物之修長也。皆可得而戴也。元文

繼謹按許昂黃伯思本。均作戴。范注曰。枝葉已成。蒙覆於上。皆可覆載者是。范本亦作戴。然蓋載自是兩義。蒙則蓋也。而非載也。不當并爲一讀。而以蓋載說蒙字之義也。章督丁謂郭元亨本。並作戴。戴與蒙義合。自以作戴爲長。福則有膊。禍則有形之謂直。

樾謹按膊字無義。乃蠃之段字。膊從專聲。端從耑聲。兩聲相近。禮記雜記篇載以輜車。注云輜或作搏。史記屈原賈誼傳何足控搏。索隱云本作控搏。文選長笛賦冬雪擺封乎其枝。注曰擺與圍古字通。並專耑聲近之證。膊之爲端猶搏之爲輜。圍之爲擺也。福則有膊猶云福則有端。正與禍則有形。文義一律。

日月相解。星辰不相觸。元提

樾謹按解與觸同義。御覽八百三十引風俗通曰解者角也。廣雅釋言曰角觸也。然則相解猶相角。相角猶相觸也。日月歲十二會。故相解。星辰不相干犯。故不相觸。解與觸變文以成句耳。其義一也。范曰解量也。非是。

與物旁震。元岡

樾謹按丁謂本與作與是也。下文云與物時行。正與此句一律。涉上文百并權與。下文天地與新。故誤作與耳。

南征不利遇崩光。

樾謹按章晉本作遇乎崩光。宋惟幹本遇於崩光。並非也。范注曰陽而南征。與陰相遇。光明崩毀。故不利。然則遇崩光謂相遇而崩毀其光。若作遇乎崩光。或作遇於崩光。均不可通矣。讀者因此篇多四字。

爲句。故妄增之。然下文曰。天地人功成。會貞。亦七字句。

天句其道。

樹謹按詩信南山篇。維禹句之。周官稍人注引作維禹。陳之。是句與陳通。古田陳同聲。句通作陳。亦猶齊陳氏之爲田氏也。說文支部。陳列也。今經典皆以陳爲之。天句其道者。天陳其道也。范法曰。句之言挺也。言天挺立其道於上。未得其義。

歲寧悉而年病。元奇

樹謹按日躔黃道一周。歷春夏秋冬四時。共三百六十五日有奇。是爲一歲。月躔白道一周。歷朔弦望晦復。追及日而合朔。十二合朔。共三百五十四日有奇。是爲一年。歲與年較。多十一日弱。所謂氣盈也。年與歲較。少十一日弱。所謂朔虛也。歲寧悉。卽氣盈之謂。年病卽朔虛之謂。寧乃語詞。諸本或作能。能亦語詞也。悉者盡也。自立春至大寒。而歲實始盡。然正月朔日立春。至十二月晦日。尙未至大寒。是年病也。病者病其不足也。於是三年必置閏焉。故下文曰。十九年七閏。天之價也。范注曰。一歲之數足則年安。不足則病。混歲年而一之。然則足與不足。於何見之乎。

諸子平議卷三十四

楊子法言一

羿逢蒙分其弓，學行、

樹謹按分字之義不可通。當讀爲焚。文十一年左傳。獲僑如之弟焚如。史記魯世家作焚如。爾雅釋天。焚輪謂之箭。釋文作焚。曰本或作焚。然則分之通作焚。猶焚之通作焚也。羿逢蒙焚其弓。正與下文良舍其策。般投其斧一律。

川有瀆。山有嶽。高而且大者。衆人所不能踰也。

樹謹按李軌注曰。言諸賢之有妙蘊。猶百川之有四瀆。衆山之有五嶽。而川可度。嶽可登。高而且大者。惟聖人之道。如天不可升也。宋咸曰。觀正文之意。當云高而且大者。衆人所不能踰也。脫其不字矣。何以明之。或人問般。羿周孔之名如一。楊以川有瀆。山有嶽。而對之。是謂般羿之徒。猶川山。周孔之道。猶嶽瀆。自然小大不同。高低有異矣。故下篇亦云。仲尼之道。猶四瀆也。由是詳之。楊之旨。皆以嶽瀆比聖人明矣。注不能辨。但依誤文以爲之解。反謂聖人之道。如天不可升。且正文安有如天之說哉。吳祕曰。周孔顏子之道。如山川之有嶽瀆。豈曰處一而已。羿逢蒙良般之裁。如山川高而且大者。甚衆人所能

證也。今按正文初無如天之說。李氏增益其義。誠非楊子雅意。然宋著作謂其依誤文爲解。則非然也。李云。高而且大者。惟聖人之道。如天不可升也。則其所據本作高而且大者。衆人所不能證也。明矣。使無不字。何以有天不可升之說哉。推尋李意。直以論語有他人仁。仲尼日月之說。疑其未足擬聖人之高大。故必極之於天。然後見人之不能證也。以是言之。李本當有不字。宋氏糾之。反爲疏矣。惟吳司封本實無不字。故云。舉達蒙良般之義。如山川高而且大者。甚衆人所不能證也。音義謂俗本脫不字。殆指此而言然也。字古通作邪。荀子正名篇。其求物也。養生也。弼壽也。楊倞注曰。也皆當爲邪。問之辭。今依此讀之。衆人所不能證也。猶曰衆人所不能證邪。雖無不字。其旨亦同。疑楊子原文本如此。其有不字者。乃後人不達古語而臆加之。音義所斥爲俗本者。轉是古本矣。

桐子之命也。

樞謹按桐者。桐之段字。法言序云。天降生民。倅桐顯榮。卽此桐子之桐。序用正字。經用段字耳。李注曰。桐洞也。桐子洞然。未有所知之時。夫洞有通達之義。故淮南子原道篇。達今洞今。高誘注曰。洞達也。此乃云洞然未有所知。義不可通。疑注文洞字卽桐字之誤。注本云。桐洞也。桐子洞然。未有所知之時。蓋不礙經字。而卽以訓詁明段借用毛傳例也。莊子山木篇。倅乎其無識。正李注所本矣。宋著作以經文桐字爲誤。又譏李氏依誤文訓爲洞。恐皆失之。至吳司封以桐子爲太甲。則不達段借之旨。務穿鑿而

喜新奇。宋以後說經者，多此類矣。

或曰：顏徒易乎？曰：歸之則是。曰：昔顏嘗歸夫子矣。正考甫常歸尹吉甫矣。公子奚斯常歸正考甫矣。不欲歸，則已矣。如欲歸，孰禦焉？

繼謹按：歸之則是上，已有曰字。而其下又有曰字。明世德堂本，遂將上曰字刪去。然歸之則是，明是楊子應語，不得以爲或人問也。以文義求之，上曰字不當刪。下曰字當在正考甫句上。因或人問顏徒易乎，故應之曰：歸之則是。昔顏嘗歸夫子矣。又恐或人聞此疑夫子大聖，非人所能歸，故又曰：正考甫嘗歸尹吉甫矣。公子奚斯嘗歸正考甫矣。不欲歸，則已矣。如欲歸，孰禦焉？古人之文，往往有一人之辭，而亦加曰字以別之者。若禮記檀弓篇：公墨衰，失席曰：是寡人之罪也。曰：寡人嘗學斯獄矣。哀十六年左傳：乞曰：不可得也。曰：市南有熊宜僚者，若得之，可以當五百人矣。論語憲問篇：子曰：若臧武仲之知，公綽之不欲，卞莊子之勇，冉求之藝，文之以禮樂，亦可以爲成人矣。曰：今之成人者何必然？微子篇：齊景公待孔子曰：若季氏則吾不能，以季孟之間待之。曰：吾老矣，不能用也。皆加曰字以別更端之語。此文亦猶是耳。不然，楊子之意，自以顏歸夫子爲主。至正考甫公子奚斯，不過泛舉之，以小見大，以淺見深。若其間無曰字以別之，則顏之歸夫子，正考甫之歸尹吉甫，公子奚斯之歸正考甫，直是一律而論，漫無主賓之辨矣。

吾不觀參辰之相比也。是以君子貴遷善。遷善者聖人之徒與。

樞譏按君子貴遷善。與參辰之不相比。意不相承。下文云。百川學海而至于海。丘陵學山而至于山。是故惡夫畫也。頻頻之黨。甚於鸛斯。亦賊夫糧食而已矣。頻頻之黨。與惡畫之義。亦不相承。疑此兩節傳寫互誤。楊子蓋因參辰之不相比。而成人之黨比游晏。故曰頻頻之黨。甚於鸛斯。廣雅釋訓曰。頻頻。比也。李軌注亦以黨比游晏釋之。則與參辰之不相比。意正一貫矣。至君子貴遷善。乃申明惡畫之義。遷善是不畫也。兩節傳寫互易。而其義皆不可通。今訂正如左。

吾不觀參辰之相比也。頻頻之黨。甚於鸛斯。亦賊夫糧食而已矣。

百川學海而至于海。丘陵學山而至于山。是故惡夫畫也。是以君子貴遷善。遷善者聖人之徒與。

吾聞先生相與言。則以仁與義。市井相與言。則以財與利。如其富如其富。

樞譏按如其富。言如何其以富也。重言之者。深疾之之辭。此句法本於論語之如其仁如其仁。孔安國注云。誰如管仲之仁。增字解經。頗非經旨。以楊子之意推之。則如其仁者。不許之也。孔子於管仲。但許其事功之盛。而未嘗予之以仁。故其意若曰。論管仲者。但以事功論之足矣。如何其以仁也。如何其以仁也。卽下章民到於今受其賜。可謂推許之至。而於仁字固不一及也。非楊子此文。則孔子之意不見矣。吾子篇或問屈原智乎。曰。如玉如瑩。爰見丹青。如其智。如其智。此與孔子之論管仲正可互明。蓋若

管仲者論其事功可也。不必論其仁也。若屈原者論其志節可也。不必論其智也。楊子以法言擬論語。正在此等處。吳秘注曰。如何其智。如何其智。非智也。卽所以說論語之如其仁矣。

使我紆朱懷金其樂不可量已。

樞謹按不字衍文。已當從世德堂本作也。也邪古字通。其樂可量也。猶云其樂可量邪。與上文衆人所能論也。文法一律。學者不達古語。妄增不字。又改也字爲已字。失其衍矣。文選鮑明遠擬古詩。李善注引此文。正作使我紆朱懷金。其樂可量也。當據以訂正。

有教立道無心仲尼有學術業無心顏淵。

樞謹按術當讀爲述。禮記祭義篇。結諸心形諸色而術省之。鄭注曰。術當爲述。韓勣後碑。其術。韓君德政張表碑。方伯術職。樊敏碑。臣子藝術。並以術爲述。皆其證也。述業與立道正相對。有教立道作者之謂聖也。有學述業述者之謂明也。又按音義曰。天復本心作止。當從之。言立道不止。則爲仲尼。述業不止。則爲顏淵也。李宋吳本並作心。於義難通。溫公從之。非是。

或問蒼蠅紅紫曰明視。音子。

樞謹按蒼蠅當以聲言。此乃與紅紫並以色言。義似可疑。李注曰。蒼蠅開於白黑。夫蒼蠅則何開於白黑之有。疑楊子原文本作蒼蠅。驢與蒼皆色也。周易說卦傳。震爲龍。庚翻本龍作驢。云驢。蒼色。字亦通。

作尨。文選思元賦。尉尨眉而郎潛兮。舊注曰。尨。蒼也。是蒼驪同義。故得連文。廣雅釋器。蒼。青也。故亦曰青驪。史記何奴傳。其西方盡白馬。東方盡青驪。北方盡烏驪。南方盡騂馬。然則李注所稱開於白黑。其卽本史記爲說與。

如玉如瑩。爰見丹青。

樾謹按宋髣鼎臣東原錄曰。嘉祐中。予在國子監。與監長錢象先進學官校定李軌注楊子法言。後數年。乃於唐人類書中。見如玉如瑩一義。惜其未改正也。或問屈原智乎。曰。如玉加瑩。爰見丹青。軌注曰。夫智者達天命。如玉加瑩。磨而不磷。往日不知其誤。遂改軌注以就文義爾。以上皆髣說。今按華嚴經音義引倉頡篇曰。瑩。治也。爾雅釋鳥篇釋文曰。瑩。磨瑩也。如玉加瑩。爰見丹青。言屈原之放逐。猶玉加磨瑩而成文采也。說文玉部引逸論語曰。如玉之瑩。然則楊子此文。自有所本。今作如玉如瑩。不可通矣。當據髣說訂正。

足言足容。德之藻矣。

樾謹按學行篇曰。吾未見好斧藻其德。若斧藻其素者也。然則德之藻矣。自是美之之辭。容猶用也。釋名釋姿容曰。容。用也。字亦通作庸。莊子胠篋篇。容成氏。六韜大明篇。作庸成氏。是也。庸亦用也。足言足容。謂既足以言之。又足以用之。斯其言非空言。乃德之藻飾也。李注曰。足言。夸毗之辭。足容。威儀之而。

言皆藻飾之僞。非篤實之真。恐非楊子之意。今試連上文讀之。或問君子尙辭乎。曰。君子事之爲尙。事勝辭則伉。辭勝事則賦。事辭稱則經。然則足言足容。所謂事辭稱者。正申明君子事之爲尙也。上文並未言及容儀。烏得分言容而二之乎。

升東嶽而知衆山之崩。施也。況介丘乎。

樾謹按廣雅釋詁介獨也。此介字當訓獨。與衆山相對爲義。

多聞則守之以約。多見則守之以卓。

樾謹按卓亦約也。莊子大宗師篇。彼特以天爲父。而身猶愛之。而況其卓乎。郭象注曰。卓者獨化之謂也。是卓有獨義。說苑君道篇。蹕然獨立。蹕與卓同。多聞則守之以約。多見則守之以卓。並謂聞見宜多。而所守宜少也。蓋卓與約本疊韻字。莊子逍遙游篇。淖約若處子。文選上林賦。便煥綽約。此云守之以約。守之以卓。亦猶淖約。綽約之比。變文以成辭。初無異義也。溫公注曰。約謂擇其精要。卓謂取其高遠。強爲區別。未達古人用字之法矣。

焚魂曠枯。糟李曠沈。修身

樾謹按焚魂以喻輕清之氣。糟李以喻重濁之質。糟者酒之滓。李者米之皮也。其輕清者日以枯。其重濁者日以沈。斯旨矣。柳宗元注以糟爲精之誤。而訓李爲目精之表。殆失其旨。李注曰。李。孰也。義亦未

安。

章璣梓茹。

樾謹按梓讀爲啐。禮記雜記篇。主人之酢也。嘑之。衆賓兄弟則皆啐之。鄭注曰。嘑啐皆啗也。嘑至齒。啐入口。

仁以人之問逆。

樾謹按禮記中庸篇。仁者人也。鄭注曰。人也讀如相人偶之人。以人意相存問之。言仁以人之當從此讀。成曰。有仁則人必歸之光曰。仁者人道之常。均未達古義。

佗則荅。

樾謹按成曰。荅當爲蒙。字之誤也。然荅與蒙雖並從艸。其下絕不相似。安得致誤。祕曰。荅。荅耳也。荅耳徒有其名。而無聆聞之實。然上文言惟聖人爲可以開明。此當從目取喻。不當從耳取喻也。光曰。荅音聆。闕。蓋於二說皆未安。故闕其義。今按荅當讀爲答。說文竹部。答。車答也。釋名釋車曰。答。橫在車前。綴竹作之。孔荅荅也。此言惟聖人爲可以開明。其佗則如車答然。所見者小矣。

閉之閑然。不覩牆之裏。

樾謹按此卽所謂不得其門而入。不見宗廟之美。百官之富者。上句云。開之廓然。見四海。言聖道之大。

也。此云閉之閉然，不覩牆之裏，言聖道之深也。李注云：不開聖卷，喻無所見，非楊子之意。祕曰：自背其道，不見數仞之內。光曰：不學牆面，皆仍李注之誤。

夫智用不用，益不益，則不益虧矣。

摠議按宋吳二說，皆未解益虧之義。溫公謂有餘曰益，不足曰虧，是也。惟疑不爲衍字，非也。凡物用之則虧，益之則益，知者以不用爲用，以不益爲益，用而不用，是不虧也，益而不益，是不益也，故曰：夫智，用不用，益不益，則不益虧矣。文義甚明，亦無衍字，舊說均失之。

或問太古塗民耳目。

摠議按塗當讀爲敷，說文丹部，𦔑篆下引周書，惟其敷丹𦔑，今得梓材篇，作惟其塗丹𦔑，是塗與敷通也。說文支部，敷，閉也，從支度聲，讀若杜，經典卽以杜爲之。尙書桀誓篇，杜乃撻，周官籛氏注引作敷，乃撻，是也。敷民耳目者，謂閉塞民之耳目也。若以今字書之，當云杜民耳目矣。

若牛羊用人，則狐狸螻蛄不臘臘也與。

摠議按李注曰：臘，八月旦也。今河東俗奉之以爲大節，祭祀先人也。臘，腊也。見禮記。是但釋臘臘二字之義，而於狐狸螻蛄，未有發明。咸曰：臘，獵也。冬則獵取百獸，故狐狸至是死矣。呂氏春秋曰：南呂之月，蟄蟲入穴，故螻蛄至是絕矣。夫以申韓刑名，如牛羊之用人，則人之生也，何可久乎？其趨死猶狐狸螻蛄。

蟪不過乎臆臆之候矣。此說亦殊不可通。正文言狐狸螻蛄。不言人如狐狸螻蛄。不可通一也。正文言不臆臆也。歟。若謂不過乎臆臆之候。當云不臆臆矣。如左傳云虎不臆矣。於義方合。詠對之文。非所施也。不可通二也。且冬日雖獵取百獸。然狐狸之類。不應便絕。而云不過此候。不可通三也。尋楊子之意。直以申韓之法行。則人死者多。屍相枕籍。狐狸螻蛄得食其肉。如人遇臆臆有酒食醉飽之樂。故曰狐狸螻蛄不臆臆也。與正文上文牛羊用人相應。以人爲牛羊。則食之者必狐狸螻蛄也。自來未達此旨。如申韓。如申韓。

樾議按兩言如申韓。謂如何其用申韓也。與學行篇如其富如其富。吾子篇如其智如其智。酒德篇如其疑如其疑。同義。祕曰。豈如申韓之法。光曰。如申韓者何足爲法。皆未達楊子語意。請問之。同神。

樾議按之當作心。隸書相似而誤也。上文或問神曰心。故或人又請問心也。晉義曰。天復本作請問之。蓋既誤心爲之。因又改問爲聞。以就其義。溫公從之。非是。聖人以不手爲聖人。

樾議按李軌注曰。手者桎梏之屬。義甚淺陋。咸曰。手當爲干。聖人雖爲紂囚。然終不干其刑。祕曰。手持也。執也。雖以非禮見囚。終不能執而戮之。此二說亦未安。既見幽囚。安得云不干其刑。亦安得云終不

能執也。光曰：手謂人所提攜指使，枉己之道，而隨人左右也。如此說，則與姜里之問不相應矣。今按手當爲午，成二年公羊傳，曹公子手，釋文曰：手本作午，是其例也。說文午部，午，輅也。五月陰氣午逆，陽冒地而出，釋名釋天曰：午，作也。陰氣從下上，與陽相作逆也。然則不午者，不逆也。此言聖人之德，與神龍異，龍以不制爲龍，聖人則以不午爲聖人。記曰：素富貴行乎富貴，素貧賤行乎貧賤，素夷狄行乎夷狄，素患難行乎患難，君子無入而不自得焉。此不午之義也。文王之囚於羑里，正所謂素患難行乎患難，何損于文王之聖乎。

惜乎書序之不如易也。

摠謹按書有序，易亦有序。今序卦傳是也，序卦傳自登天地之間者唯萬物，故受之以屯，至物不可窮也，故受之以未濟終焉，皆以意義聯貫，其或闕失，可以推求。故上文曰：易損其一，雖悉知闕焉，至書序則但云：爲某事，作某篇，不相聯貫。故上文曰：至書之不備過半矣。而習者不知此，或人歎書序不如易之意也。自來說此者，皆未明曉，吳說略近之。宋以大衍虛一說上文易損其一，誤甚矣。

狄牙能喊。

摠謹按李注曰：喊，啞物聲也。然義不可通。吳曰：喊，聲也。直訓爲聲，更無義矣。喊者，誠之異文。從口與從言同，詠詠詩吟，即其例也。說文言部，誠，和也。廣雅釋詁，誠，調也。狄牙能喊，謂狄牙能和調也。戰國魏策

曰。易牙乃煎熬燔炙和調五味而進之。所謂狄牙能喊矣。又按狄牙卽易牙。猶簡狄漢書古今人表作簡遏也。溫公以狄爲儀狄。牙爲易牙。失之而相之辭相適。

愚謹按之字絕句。相之相適。對文成義。溫公曰之亦適也。宋注非。

著古昔之嚼嚼。傳千里之恣恣者。莫如啗。

愚謹按恣恣與嚼嚼同義。史記屈原傳。受物之汶汶。索隱曰。汶汶猶昏暗不明也。汶汶卽恣恣也。李注曰。嚼嚼目所不見。恣恣心所不了。得其義矣。宋吳從本義訓爲勉。非是。

或問經之艱易曰。存亡。或人不諱曰。其人存則易。亡則艱。

樞謹按光曰。人當作文。字之誤也。今以下文證之。頗以溫公之說爲是。下文曰。延陵季子之於樂也。其庶矣乎。如樂弛。雖札末如之何矣。夫人如延陵季子。而樂弛則無如何。是所重者在其文。不在其人也。下文又曰。如周之禮樂。庶事之備也。每可以爲不難矣。如秦之禮樂。庶事之不備也。每可以爲難矣。是難不難由於備不備。益足見經之艱易。存乎文矣。溫公所改。殆非無見。

或曰。君子病沒世而無名。畫勢諸名卿可幾也。

樞謹按李注曰。勢。親也。名卿。親執政者也。言何不與之合勢以近名也。祕曰。言何不附勢於有名之卿。

可以近名也。二注大略相同。以下文求之。則似皆失其義。且失其讀矣。此當以盡勢諸三字爲句。古勢力字止作勢。種莖字亦止作勢。蓋本一字耳。盡勢諸。卽盡莖諸。莖縮樹也。藝三十一年左傳。吾子盡與季孫言之。可以樹善。正與此言盡莖諸同意。名卿可幾也。五字爲句。名可幾是一事。卿可幾又一事。下文梁齊趙楚之君。非不富且貴也。惡乎成名。是對名可幾而言。谷口鄭子真不屈其志。而耕乎巖石之下。名振於京師。豈其卿。豈其卿。是對卿可幾而言。

惡語。君子不出諸口。

樹謹按李於愈下出注曰。欲問其義。是愈一字爲句。或人問辭也。吳讀同。然義實未安。愈字當合下語字爲句。愈語者。過愈之言也。過愈之言。君子不出諸口。咸曰。恥言之也。正得其義。或宋固以愈語連讀乎。

不聰。實無耳也。不明。實無目也。同明。

樹謹按兩實字皆當爲是。不聰是無耳也。不明是無目也。非實無耳無目也。是通作寔。故爾雅釋詁曰。寔是也。寔通作實。故詩韓奕篇鄭箋云。趙魏之東。實寔同聲。然則實亦可通作是矣。

如庸行醫路。銜銜而潛。君子不貴也。

樹謹按咸曰。醫塞也。銜銜多也。祕曰。醫路。言多也。然上文言明哲。此文宜與相應。但言其多。不相應矣。

漢書甘泉賦。迺登夫鳳皇兮。而翳華芝。注引韋昭曰。翳。隱也。如庸行翳路。謂以庸愚之人而行翳隱之路也。銜說文作銜。本從童得聲。此銜字卽上文童蒙之童。因或人言童蒙則潛。故楊子應之曰。銜銜而潛。君子不貴也。字不作童而作銜者。承上庸行翳路爲文。故從行作銜也。此古人屬辭之法。後世解此者希矣。

舉茲以旃。不亦寶乎。

樾謹按旃字義不可通。咸曰旃之也。言舉此諸德以議之。莊亦寶也。則增出議字矣。旃疑稱字之誤。禮記射義篇注曰。稱猶言也。

靈場之威。宜夜矣乎。

樾謹按李注曰。靈場。鬼神之壇祠也。靈壇所以爲威。可冥夜。不可經白日。偏謬之談。可獨說不可核諸實。此未得楊子之意也。楊子因或問堯讓天下於許由而爲此說。靈場者。禪位之壇也。鄭康成注尙書大傳曰。古者天子命大事命諸侯。則爲壇國之外。堯聚諸侯。命舜涉位居攝。致天下之事。使大錄之。其後漢魏之事。循用此義。故魏公卿上尊號奏有曰。遊大庭之道。訓達於繁昌。築靈壇。皇帝乃受天子之箝云云。此靈場之義也。楊子以爲帝者禪位。其事至大。其禮至嚴。若如或說。堯讓天下於許由。則天下之重輕相傳受。靈場之威。不必在白。而宜乎在冥夜矣。豈其然乎。故曰。靈場之威宜夜矣乎。說者

誤以靈場爲鬼神壇祠。斯失其義。且如李說靈場之威。實宜於夜矣乎之文。施之不當矣。或問韓非作說難之書。而卒死乎說難。

樞謹按。下難字衍文也。此本云。韓非作說難之書。而卒死乎說。蓋傷其知說之難。而終以說秦王爲李斯姚賈所毀害致死也。太史公曰。余獨悲韓子爲說難。而不能自脫耳。亦是此意。今作死乎說難。義不可通。且如此。則或人已知韓非之死由於說難矣。何以楊子又應之曰。說難蓋其所以死乎。然則此文卒死乎說下。不當有難字。蓋涉上下文並言說難而衍。

如賢人謀之美也。詘人而從道。如小人謀之不美也。詘道以從人。本見。

樞謹按。如猶與也。如賢人謀者。與賢人謀也。如小人謀者。與小人謀也。如與聲近。故得通用。說見王氏經傳釋詞。

古者之學耕且養。

樞謹按。此本作古之學者耕且養。傳寫誤倒耳。古之學者。與下文今之學也相對爲文。上句用者字。下句用也字。亦猶論語陽貨篇。惡紫之奪朱也。惡鄭聲之亂雅樂也。惡利口之覆邦家者。孟子盡心篇。孩提之童。無不知愛其親者。及其長也。無不知敬其兄也。並以者也互用。是其例也。魯不用真儒故也。

榘謹按秘曰齊人歸女樂季桓子使定公受之三日不朝孔子行言不聽孔子故也此恐非楊子之意上文曰昔在姬公用於周而四海皇皇奠枕於京孔子用於魯齊人章章歸其侵疆是楊子固以魯人爲能用孔子矣豈有甫言其能用而又言其不能用乎且如吳說但當日魯不用儒足矣何以言不用真儒乎蓋或人所問魯用儒而削自指魯穆公時事鹽鐵論相刺章曰昔魯穆公之時公儀爲相子柳子原爲之卿然北削於齊以酒爲境南畏楚人西資秦國或人此問意亦猶是楊子則以公儀諸人皆未足爲真儒必如周公孔子乃見用儒之效故曰魯不用真儒故也孟子告子篇魯穆公之時公儀子爲政子柳子思爲臣魯之削也滋甚是魯穆公以用儒而削自戰國時已有此說子思疑亦當作子原不然何以反列子柳之下且果用子思不得謂非真儒矣觀楊子不用真儒之說益見穆公之未能用子思也

奔墨之車

榘謹按光曰奔墨謂馬驚逸抵敵墨者此未解奔字也說文天部奔走也從天資省聲故資與奔古通用詩鴇之奔奔禮記表記引作鴇之資資是也奔墨當作資墨射義資軍之將鄭注曰資讀爲債債猶覆敗也大學此謂一言資事釋文曰資本又作債猶覆敗也然則資墨之車謂車之覆於墨者下句沈流之航謂舟之沈於流者兩文正相對隱三年左傳鄭伯之車債於濟車以債言古語然也債通作資

又通作奔。而學者據本字說之。失其義矣。

諸子平議 楊子法言一

諸子平議卷三十五

楊子法言二

因往以推來。雖千一不可知也。五百、

樹謹按千謂千歲。一謂一歲。從其極疏者言之。或千歲而生一聖人。從其極數者言之。或一歲而生一聖人。故曰雖千一不可知也。李軌注曰。千歲一人。一歲千人。不可知也。夫聖人之生。必無一歲千人之理。疑李注本作一歲一人。傳寫誤耳。祕曰。雖千年一聖。亦未可知也。則但從其疏者。言於義爲不備矣。若是。則仲尼之開跡諸侯也。非邪。

樹謹按國語晉語。夫樂以開山川之風。呂氏春秋樂成篇。夫開善豈易哉。韋昭高誘注並曰。開通也。然則開跡者。通跡也。如魯兩生之不冒行。則絕跡於漢廷矣。故以孔子之歷聘諸侯爲通跡也。宋謂開爲開布。於義未安。吳分開跡爲二義。則更失之。

不聽正諫而不用。噫者吾於觀庸邪。無爲飽食安坐而厭觀也。

樹謹按不聽正諫。從宋讀作不聽政。溫公亦云。正與政同也。噫當作意。意者吾於觀庸邪。七字爲句。邪乃語詞。蓋託爲孔子之言。若曰意者吾將於此觀彼庸庸者邪。故又曰。無爲飽食安坐而厭觀也。楊子

容每以庸爲庸衆之稱。問明篇。甚矣聖道無益於庸也。又曰。如庸行賢路。宋吳並以庸愚釋之。此文庸字亦當與同。因段噫爲意。說者遂不得其解。宋吳本又增雉字於噫字之上。於義益不可通矣。世人之益者。倉廩也。取之如單。

樾謹按如讀爲而。古字通用。故李注曰。有時而盡。或問聖人占天乎。曰。占天地。

樾謹按地疑也字之誤。下文。史以天占人。聖人以人占天。但言天不言地。可證地字之誤。德隆則暑星。星隆則暑德也。

樾謹按暑者日景也。古人以土圭致日景。以定南北。易通卦驗所謂樹八尺之表。日中視其暑是也。故楊子卽借暑爲推測之義。言君德隆盛。則當暑之於星。以驗德之至與不至。星象隆盛。則當暑之以德。以驗星之應與不應也。吳訓暑爲規。本之釋名。意蓋近之。惜所說不了。咸曰。暑。影也。猶影蔽之也。義殊未安。光曰。影從形者也。德崇則星從而祥。星崇則德從而壞。夫星崇何以壞德。此說甚不可通。且正文但言暑星暑德。亦不得強爲區別也。

月未望則載魄於西。

樾謹按李注曰。載。始也。魄。光也。載魄於西者。光始生於西面。以漸東滿。此古義也。咸曰。按周書召誥。惟

丙午臘。傳曰。臘。明也。月三日明生之名。康誥曰。惟三月載生魄。傳曰。三月始生魄。月十六日明消而魄生。是則臘爲明。魄爲晦矣。夫月未望者。卽始生明之時也。正文宜曰。月未望則載魄於西。今未望亦言魄。蓋字之誤。溫公從其說。故曰魄當作臘。明也。明始於西。以漸變魄。今以古義求之。則宋說非也。康誥篇釋文引馬云。魄。臘也。謂月三日始生兆。臘。名曰魄。是臘卽魄矣。說文月部。霸。月始生霸然也。承大月二日。承小月三日。從月。業聲。周書曰。哉生霸。以是言之。魄者霸之假字。壁中古文本作霸。後人因經傳相承作魂。魄字。遂誤以魄爲月質。而有死霸。朔生霸望之說。與禮記鄉飲酒義月三日則成魄。白虎通三日成魄。八日成光之說。皆不合矣。是故康誥之惟三月載生魄。實卽洛誥之越若來惟三月丙午。說詳羣經平議。此文云。月未望則載魄於西。既望則終魄於東。始終皆以魄言。足徵僞孔傳之誤。而宋咸輒生異說。溫公亦爲之惑。信古義之久湮矣。

聆聽前世。清視在下。

樞謹按聆聽。疊用無義。故宋吳本改作聆德。溫公從之。然其注曰。前世不可見。故云聽。臣民今在下。故云視。則雖從作德之本。而仍不及德字之義。若然。德字爲贅說矣。宋吳之本。殆不可從。今按聆當作洽。洽與清本雙聲字。文選風賦曰。清清洽洽。聲聲近者。義亦相同。洽聽前世。清視在下。洽亦清也。楊子正以洽聽與清視相對爲文。後人不達。因其與聽連文。改洽爲聆。又因聆聽不宜疊用。而改聽爲德。愈改

而愈失其真矣。

先甲一日易。後甲一日難。先知。

樾謹按管子四時篇曰。春三月。以甲乙之日發五政。夏三月。以丙丁之日發五政。秋三月。以庚辛之日發五政。冬三月。以壬癸之日發五政。是以周易稱先甲三日。後甲三日。蓋以春三月言也。又稱先庚三日。後庚三日。蓋以秋之日言也。楊子此文獨稱先甲。則專以春言耳。其三日一日。皆行事之節。如冠禮前期三日筮賓。此先三日之例也。子生三日卜士負之。此後三日之例也。祭禮前期一日視濯視牲。此先一日之例也。鄉射禮明日有息司正之事。此後一日之例也。說互見羣經平議。先甲一日易。後甲一日難。卽所謂靡不有初。鮮克有終耳。舊說皆未得。

死者述。

樾謹按既死矣。又何述之有。樾曰。見死者述。逃而不葬。光曰。逃棄不葬。皆就生者言。亦曲爲之說耳。述乃膊之段字。膊從專聲。專從甫聲。述亦從甫聲。故得通用。說文肉部膊。薄脯膊之屋上也。方言。膊。暴也。燕之外郊。朝鮮洌水之間。凡暴肉發人之私。拔牛羊之五藏。謂之膊。然則死者膊。猶言暴露也。正與上文死者非相對。

或問民所勤。

樞謹按僖二年穀梁傳不雨者勤雨也。釋文曰：「糜氏音現。」集韻去聲二十二稔，渠客切，憂也。春秋傳勤雨，糜氏說此文勤字，當從彼讀，音義無音失之。

吾見玄駒之步。

樞謹按襄二十六年左傳：「左師見夫人之步馬者。」杜注曰：「步馬，習馬。字亦作駢。」玉篇馬部：「駢，益故切。」習馬，此云玄駒之步，蓋因駢有駒名，故借用步馬之義。正古人屬辭之密。吳注但曰：「步行也，未得其旨。」雷不一，風不再。

樞謹按李解上句曰：「三令五申。」解下句曰：「制無二也。」甚得楊子之旨。惜其說下句未了耳。易通卦驗曰：「立春調風至，春分明庶風至，立夏清明風至，夏至景風至，立秋涼風至，秋分闔闔風至，立冬不周風至，冬至廣莫風至。」是一時有一時之風，風不再，謂不並至也。王者法之，故號令亦無錯出矣。光曰：「一再言其少，洊雷隨風，乃能動物。」三令五申，乃能齊衆，然則一與再，何必異其文乎？

聖人樂陶成天下之化，使人有士君子之器者也。

樞謹按宋吳本樂下有「天」字，然於義殊不合。疑「天」乃「夫」字之誤。聖人樂陶成天下之化，使人有士君子之器者也。其旨亦與李本不殊。因「夫」字誤作「天」，宋吳遂依誤本爲說，鑿矣。宜溫公不之從也。爲國不迪其法，而望其效，譬諸算乎。

樾謹按李注曰。夫算者不運籌策。不能定其數。然正文並無不運籌策之說。先曰。譬如無財而運算。終無益於富。然正文亦無無財之說。是二說皆以意增益。非楊子意也。算疑算字之誤。方言曰。凡取物而逆謂之算。爲國者必先通其法。而後望其效。今不通其法。而卽望其效。猶之乎逆而取之矣。故曰。譬諸算乎。論語陽貨篇。譬諸小人。其猶穿窬之盜也與。亦以人事爲喻。正與此同。法言固擬論語而作也。蓋哉蓋哉。應難未幾也。重黎

樾謹按應難二字。衍文也。此本云。蓋哉蓋哉。未幾也。李注曰。再言蓋哉者。應難以事未有近其理者。是應難之文。乃李氏解再言蓋哉之意。猶言應之難也。正文卽涉注而衍耳。

迄始皇三載而咸。

樾謹按始皇二十六年。始并天下。始稱皇帝。而此言三載。於義可疑。祕曰。蓋言稱皇帝後三年。東行郡縣。上鄒嶧山。刻石頭秦功德。封泰山。禪梁父。而天下咸一也。此亦曲說矣。今按重黎一篇。多楊子之微言。李注上文黃帝終始章曰。深矣。楊子之談也。王莽置羲和之官。故上章寄微言以發重黎之間。而此句明言真僞之分也。然則楊子之文。固有深意矣。夫始皇以二十六年并天下。當時無不知之。乃云始皇三載者。故爲悠謬之辭。以寓意也。按漢書元始五年。平帝崩。莽稱攝皇帝。改明年爲居攝元年。至居攝三年十一月戊辰。遂卽真天子位。以十二月癸酉朔爲始建國元年。然則所謂始皇三載者。其文則

指始皇。其意則在新莽。以居攝三年當始皇之二十六年。使其文若謬誤者。而其旨微其辭曲矣。學者拘文牽義。烏足以語此哉。又按咸者。殲之假字。說文戈部。殲。絕也。讀若咸。經傳卽以咸爲之。尙書君奭篇。咸劉厥敵。周書世俘篇。越五日。甲子朝。至接于商。則咸劉商王紂。咸皆殲之假字也。迄始皇三載而咸。訛至始皇三載而絕也。李注云。皆屬秦也。謂咸爲皆。失之。

子弟且欲喪之。況於民乎。況於鬼神乎。

樞謹按此論秦楚。而秦楚初無子弟欲喪之事。楊子是言。豈虛設乎。蓋爲王莽發也。莽子宇非莽隔絕衛氏。恐帝長大後。見怨與師吳章。婦兄呂寬。議其故。使寬持血灑莽第門。吏發覺之。莽執宇送獄。飲藥死。其後皇孫功崇公宗。坐自資容貌被服天子衣冠。自殺。莽有宗屬爲皇孫。僞爲上公。不知厭足。窺欲非望之語。事在天鳳五年。亦楊子所及見也。然則所謂子弟且欲喪之。殆以是而發乎。至地皇二年。太子臨與莽妻侍者通。恐事泄。謀其殺莽。此則非楊子所及見。然其言愈信而有徵矣。重黎一篇。雖論古人實寓時事。上文或問趙世多神。何也。曰。神怪茫茫。若存若亡。聖人曷云。此刺莽之以符命自立也。下文論韓信歸布云。忠不終。而躬逆。焉敢令。亦刺莽始以誅淳于長。及徵去定陶太后坐。獲忠直名。而後乃躬爲大逆也。孟子曰。頌其詩。讀其書。不知其人可乎。是以論其世也。讀楊子書。宜論其世矣。如矯世則葛溝尙矣。

櫨謹按爲溝未詳何義。李注曰：古者未如喪送之禮，死則裹尸以爲，投諸溝壑。然裹尸何必以爲，亦似曲說也。葛疑楊之段字，周官蜡氏：若有死于道路者，則令埋而置楊焉。楊，溝言棄尸於溝而置楊其上，較之僇罪，爲更疏略矣。

攀龍麟附風翼，異以揚之。兩案。

櫨謹按：光曰：宋吳本作翼以揚之。今從李本。揚，發揚也。是李本無翼字。虞氏昭弓云：李本翼作翼，不知翼者即涉上句附風翼而誤衍。溫公但云：發，發揚也。不及翼字之義。是其所據本無翼字，亦非別有他字也。今各本皆作翼以揚之。蓋據宋吳本加，非李本之舊。

起臨洮擊遼水。

櫨謹按：擊字無義。疑擊字之誤。爾雅釋詁：擊，盡也。言起臨洮而盡遼水也。史記作起臨洮至遼東，至卽有盡義。

力不足而死有餘。

櫨謹按：力者功也。周官司勳：治功曰力，是也。言蒙恬爲秦築長城，無救於秦之亡，以論功則不足，以致死則有餘矣。故曰力不足而死有餘。宋吳本死作屍，誤也。溫公從之，非是。

患不足相也。

櫨謹按說文木部相省視也。從目從木。易曰：地可觀者莫可觀於木。是相與觀義近。忠不足相也。猶曰：忠不足觀也。不曰觀而曰相。子雲好爲艱深之辭故耳。李注訓相爲助。將使誰助之乎。失楊旨矣。實蛛螯之靡也。

櫨謹按李注曰：若蜘蛛之蟲小巧耳。然下文曰：實壯士之靡也。實刺客之靡也。豈亦小巧之謂乎。竊曰：靡。披靡而死也。光曰：謂靡爛也。義皆未安。靡與爲古音相近。故廣雅釋詁曰：靡爲也。蛛螯之靡。卽蛛螯之爲。猶曰：是乃蛛螯之所爲耳。下文兩靡字義同。

曼而爲姊。

櫨謹按曼當讀爲鋟。爾雅釋宮：鋟謂之栢。說文木部：栢所以塗也。是鋟者所以塗之具。故塗卽可謂之鋟。鋟而者塗面也。音義曰：曼。謨官切。塗面。此說得之。栢曰：曼無也。使他人無所識認。則不可通矣。

折節周昌汲黯。

櫨謹按以周昌汲黯而謂之折節。義不可通。栢曰：折節言其能降也。夫彊直之人。降則爲亂。若二公者。天姿彊直。而乃能降。其折節可尙矣。斯亦曲爲之說。非楊子意也。折疑抗字之誤。言其能抗節而不撓也。隸書亢字或作亢。華山碑：禮與僉亢。是也。凡從亢之字亦或作亢。劉寬碑：仿浮雲之志。仿卽仇字。殺阮神祠碑：於是殺阮以爲之資。防卽阮字。並其證也。此文抗字。從隸體作抗。形與折似。因誤爲折。吳氏

曲爲之說謬矣。

滕灌樊鄴曰俠介。

摠議按俠與夾通。尙書多方篇。爾曷不夾介父我周王。此卽楊子所本。一切經音義十二引倉頡曰。夾輔也。爾雅釋詁曰。介。助也。夾介猶言輔助。說詳羣經平議。李注曰。此四人前後輔夾高帝。得其義矣。吳說非。

叔孫通曰。斲人也。

摠議按李注謂見事敏疾。未詳其義。據五百篇。楊子以魯兩生爲大臣。則其不滿於叔孫通也甚矣。不當如李氏說也。祕曰。叔孫通采古禮與秦儀模著漢儀。簡牘之人也。斲猶牘也。此說亦殊未安。斲疑當爲斲。大元上初一。挫厥斲。溫公解爲挫其銳進躁急之志。叔孫通不知禮樂百年而後興。而急欲爲之。豈非所謂斲者乎。故楊子以爲斲人。斲字依說文本作斲。茲作斲者。或亦如斲之與斲。古本一字耳。

曰血國三千。使捋疏飲水渴溲沒齒無愁也。

摠議按成曰。昔禹會塗山。執玉帛者萬國。於商周之世已漸并之矣。故至漢世但可三千而已。此說殊謬。古之建國。蕩然無存。安得云可三千乎。祕曰。周一千八百國。而漢郡國一百三。縣邑千三百一十四。

云三千者。蓋貨殖之人。倍取於國。且言其多。此亦曲爲之說。非楊意也。今按漢書王莽傳。始建國四年。授諸侯茅土。諸侯之員。千有八百。附城之數亦如之。是合諸侯與附城。凡三千六百國。血國三千。依非制言之。舉成數耳。楊子此文。蓋亦有譏焉。是時以圖籙未定。未授國邑。且令受奉都內月錢數千。諸侯皆困乏。至有庸作者。楊子因或問貨殖而應之曰。蚊又復爲此言。若謂彼貨殖者。亦猶蚊之爲蟲。食人之血以生耳。今天下建國三千。彼得國者。亦將血之以自肥也。乃使之捋疏飲水。渴博沒齒。無愁邪。句末也。字當讀爲邪。楊子書多有此文法。學行篇。衆人所詭譎也。其樂可量也。並以也爲邪。說已見前矣。上文已有曰字。而此復有曰字。乃更端之語。溫公謂衍字。非也。說此文者。皆不達血國三千之義。故不得其解。

陳平之無悟。

樹謹按李注曰。內明奇畫。外無遠悟。疑其所據本作無悟。說文午部。悟。逆也。故注曰外無遠悟。若是悟字。則遠悟之文。不相屬矣。後人多見悟少見悟。因改悟爲悟。宋吳本又因悟字無義。易以悞字。而訓爲悞悞。愈失其真。溫公反謂悞與忤同而從之。其失甚矣。

鼓之以道德。征之以仁義。

樹謹按征乃鉦字之誤。詩采芣篇。笠人伐鼓。傳曰。鉦以靜之。鼓以勸之。是鉦鼓相對爲文。鼓之以道德。

鉅之以仁義。猶言以道德勸之。仁義靜之耳。今誤作征。殊失其義。應語似優。

樞謹按李注曰。似倡優。此說非也。下文。不窮似哲。正諫似直。稷德似隱。哲也直也隱也。皆美名。不應首句言似倡優也。且似倡優矣。尙何名過其實之有。與間意亦不相應也。此優字乃優游之義。論語志問篇皇侃疏曰。優猶寬閑也。左氏春秋序。優而柔之。正義曰。優柔俱訓爲安。寬舒之意也。皆可說此優字之義。

或問航不漿街不齊。有諸君子。

樞謹按李注曰。樓航不搥漿。街車不載齊。然齊有三。說文艸部。齊。薺藜也。此一齊也。詩谷風篇。其甘如齊。釋文曰。齊。菜也。又一齊也。禮記月令。靡草死。鄭注曰。靡草。齊亭歷之屬。又一齊也。此所謂齊何齊乎。且草類亦多矣。何獨言齊乎。齊當爲璽。周官醴人以五齊七醴。七醴三醴。齊之。鄭注曰。齊當爲璽。凡醴齊所和細切爲璽。然則航不漿街不漿。謂樓航不可搥酒漿。街車不可盛齋璽也。漿與璽以類相從。作齊者假字耳。以本字讀之。則不倫矣。

玩而廉。

樞謹按上句柔而堅。堅與柔對。則此句必廉與玩對。祕曰。玩。猶珍也。廉。稜也。珍玩與廉稜則不對矣。光

曰玩當作刑。音完。謂廉而不剗。如溫公說。則當改玩而廉。謂廉而不玩矣。殆亦未得也。蓋溫公雖知玩爲刑之段字。而未得其義。凡物刑之則圓。楚辭懷沙篇。刑方以爲圓兮。是也。故史記鄧生陸賈傳。刻印刑而不能授。集解引孟康曰。刑刑斷無復廉鐫也。然則刑而廉。正與刑斷無廉鐫相反。漢書陳平傳。士之頑鈍者利無恥者如淳曰。頑鈍謂無廉隅也。孟子萬章篇曰。頑夫廉。頑與廉對。足證此文之義。以物言之。爲刑而廉。以人言之。爲頑而廉矣。

除乎其不可形也。

樹謹按宋訓除爲衆。未知何據。祕曰。除乎猶言垂之如隊。溫公從之。然王之德多矣。何獨以下之如隊言之乎。說文心部。條深也。隊疑條之段字。或學者多見隊少見條。而改之也。惟其深故不可得而形矣。甚矣傳書之不果也。

樹謹按說文木部。果。木實也。木實謂之果。故果與實同義。淮南子道應篇高誘注曰。果。誠也。誠卽實也。傳書之不果。言傳記之書多失實也。宋吳說果字皆未得其義。

如回之殘牛之賊也。焉德爾。

樹謹按焉德爾當作焉得爾。咸曰。言假令顏行之殘。冉行之賊。則安得不朽之壽如是哉。正釋焉得爾之義。因涉上文德故爾而誤耳。

天地裕於萬物乎。萬物裕於天地乎。孝至。

榷謹按世德堂本無兩乎字。然觀宋成注曰。正文當云。萬物非裕於天地。疑脫其非字。裕。饒裕也。天地生萬物。非冀其報。故能饒裕於萬物。而萬物不能饒裕於天地也。是宋所據本亦無兩乎字。不然則豈不知其爲疑問之辭。而顧疑其脫非字乎。

是以祭不賓。

榷謹按以儀禮言之。則祭必有賓。楊子此言。非古制矣。祭疑齊字之誤。上文曰。夫能存亡形屬荒絕者。惟齊乎。故孝子之於齊。見父母之存也。此云是以齊不賓。義正相應。謂方齊之時。不接見賓客也。齊誤作祭。義不可通。宋吳之解。與禮不合。光曰。賓謂敬多而親少。如待賓客。則曲爲之說矣。

或曰。何以處僞。

榷謹按物居其所謂之處。使物各得其所。亦謂之處。魯語。夫仁者講功。而知者處物。是其義也。故處卽有審察之義。文十八年左傳。則以觀德。德以處事。大戴禮文王官人篇。以其聲處其氣。漢詩谷永傳。臣愚不能處也。淮南子主術篇。按白黑而示之。則不處焉。其義並同。何以處僞。謂何以辨別其僞也。下文。楊子應之曰。有人則作之。無人則輟之。之謂僞。觀人者審其作輟而已矣。是告之以審察之道。故知此處字非居處之謂也。祕曰。何以居僞。失之矣。

知情天地形不測。

繼謹按光曰。知與智同。是也。咸曰。知情天地者。言知天地之情。祕曰。知天地之情。其形不可測。並誤讀知字矣。知情天地形不測。與上文德謚頑闇謹萬國相對爲文。天地不能匿其情。是謂情天地。不測者。無所隱其形。是謂形不測。舊說皆失之。

不亦享乎。

繼謹按享字無義。乃厚字之誤。隸書厚字或作庠。婁壽碑。高位厚祿。是也。亦或作庠。度尙碑。惠以庠下。是也。庠庠二形。均與隸書享字作享者相似。因誤爲享耳。此言單于來臣。禮之太厚也。自來皆依誤本作注。祕曰。不亦施饗禮之盛乎。增益其文。殊非本義。光曰。享當作亨。亨猶泰也。亦爲迂曲。

周公以來。未有如漢公之懿也。勤勞則過於阿衡。

繼謹按王莽居攝三年。劉歆與博士諸儒議莽母功顯君服。稱股成湯既沒。而太子蚤夭。其子大甲。幼少不明。伊尹放諸桐宮而居攝。以興殷道。周武王既沒。周道未成。成王幼少。周公屏成王而居攝。以成周道。是以殷有翼翼之化。周有刑錯之功。然則伊尹周公者。莽居攝以前所以自比者也。至始建國元年。莽曰。王氏。虞帝之後也。出自帝嚳。劉氏。堯之後也。出自顓頊。則不自以爲伊尹周公。而以爲虞舜矣。楊子仍以伊尹周公待之。蓋不許其爲虞舜也。楊子此言。與阮嗣宗爲鄒沖勸晉王箋同意。箋曰。昔伊

尹有莘之廢臣耳。一佐成湯，遂荷阿衡之號。周公籍已成之勢，據既安之業，光宅曲阜，奄有龜蒙，是以伊周比之也。末云：「令大魏之德光於唐虞，明公盛勳超於桓文。」然後臨滄洲而謝支伯，登箕山以揖許由，豈不盛乎？是亦不許其爲虞舜也。此皆古人之微辭，後人鮮或能喻矣。或疑楊子既不諂莽，何必爲此言？溫公釋之曰：「晉袁宏作東征賦，不序桓彝陶侃，猶爲桓溫陶侃所却。況楊子作法言，品藻漢興以來將相名臣，而獨不及莽，莽能無恥且忿乎？溫公之論亦屬膚淺。」楊子特著此文，蓋有微意矣。法言一書終以孝至，是篇論唐虞成周而終之以漢。上文曰：「或問秦和曰：『其在唐虞成周乎？』」又曰：「漢德其可謂允懷矣。」下文曰：「漢興二百一十載而中天，其庶矣乎？」終之曰：「唐矣夫，蓋以漢德上媲唐堯也。中間特著此文，以見漢祚中絕之由，且上言允懷，見民心之思漢也；下言中天，見漢祚之方半也。若無此文，則前後文之微意皆不見矣。故按楊子之文觀之，自唐虞成周而漢，漢絕於新，新復爲漢，歷歷可數，至誠前知，楊子之謂矣。」

辟廱以本之，校學以教之。

摠議按後漢書世祖建武五年初起太學，中元元年起辟廱。楊子之言至是驗矣。上文漢興二百一十載而中天，柳宗元曰：「楊子極陰陽之數，此言知漢祚之方半耳，其信然乎？」

陳施子意序

繼謹按。意。漢書作億。李奇曰。布陳於億萬事也。溫公不言諸本有異同。是其所據本皆作意。然祕曰言陳施之勛成萬法。則吳司封本固作億也。

陶宏橫廣。

繼謹按。宋吳及溫公本均作橫度。當從之。廣卽度字之誤耳。惟橫度之義。宋吳皆未得。橫與光同。書堯典光被四表。後漢書馮異傳作橫被四表是也。度與宅同。堯典五流有宅。史記五帝紀作五流有度。禹貢三危既宅。夏本紀作三危既度是也。然則橫度卽光宅也。書序昔在帝堯。聰明文思。光宅天下。此卽楊子所本。

參差不齊。一概諸聖。

繼謹按。荷頤皆於齊字絕句。非也。詩載馳篇。毛傳曰。進取一概之義。正義曰。一概者一端。然則此云一概諸聖。不可通也。疑當於一字絕句。淮南子脩務篇。故立天子以齊一之。是齊一連文之證。惟其參差不齊。一。故必概諸聖也。學行篇序曰。訓諸理。五百篇序曰。經諸範。此云概諸聖。句法正同。

中華民國二十四年七月初版

國學諸子平議 一冊

00114

每冊定價大洋玖角
外埠酌加運費

著者 俞樾

發行人 王雲五

印刷所 商務印書館

發行所 商務印書館

60

詳

